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册目次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二)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 一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一)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 八九

皇明從信錄四十卷（二）

〔明〕陳建撰　沈國元訂補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八

秀水沈國元述

乙未 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詳存亡，關白或另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僉

賞賚有差。

[illegible]正見侯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惟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

諭[illegible]長語枝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

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

[illegible]疏六可疑五可慮謂 識漢字恐中間兩[illegible]

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督遼議報將許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倭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可成矣。出証東考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見朋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目一紙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爲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訒言其年會元湯賓尹則易水生也大物固是天定。信哉 品[illegible]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愼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蔡復一吳宗劉尚朴朱光祚荊養喬林欲棟劉尚質俱年少未娶而尚朴僅十七尤奇何宗彥劉一燝俱入閣孫如游尚書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黃志清孫如游陳之龍劉餘澤郭淐佴祺劉綱南師仲趙用光朱延禧鄒士龍劉一燝梁有年林秉漢顧秉謙以侍讀劉元震劉楚先教習

之亂及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察永寧酉陽壁馬千乘皆與龍通姻媾而黃平白泥諸司久爲作孽計先剪其枝黨以檄曉譬應龍大畧稱引咎劉王杲事宜 罔威稜龍來當待而不死不者 國家懸萬金購而頭若早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罔匿其間又幸龍反因以爲利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詰龍所問狀檄撤綦江烏江兵諭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郵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皐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奏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illegible]

所屬 秦民 殺掠

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略總督特檄詣綦江
趣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游擊吳
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
侍郊迎叩頭致餔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
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綦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
睨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綦
勘地也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
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國亨襲亦被
訐懼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
執罪人及罰金獻庭中太守為請總督委兩贊畫及道府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八

孫以七月廿四日詣安穩應龍因服郊迎涌伏縛獻黃元
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贖法得贖輸四
萬金助採木仍革職予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
追贓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
馬欲緩應龍文附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
泥餘慶重安五司暫改屬黃平併故事黃平併治獄訟賦
稅而五司襲替貢馬表箋須宜慰印信宜慰多以此罷五
司故也初川東兵備巡播州殿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
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間設撫夷同知東

溪巡司移置松坎並允從論功賞　賜總督邢玠以下金
加玠右都御史歸　朝重慶守王士琦即陞川東兵備使
彈治之應龍再及寬政乃益怙終不悛舞忿五司七姓奴
董君我必盡刀俎釋忿而次子可棟尋死重慶則益心痛
分遣夷目置關據險借立巡警江內七牌江外四牌搜殺
綦民刼掠屯堡無虛日厚撫諸苗用以摧鋒名硬手州人
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于是諸苗人願為之
出死力矣。出征 播考
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
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叫場父塔失並及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八

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蠶
食之會色失為莽匣英革仇殺往投奴酋搜殺無孑遺
張海等因奔海西南關都督歹商是時海西北關逞擊
卜寨那林孛羅方連西虜以兒鄧等攻歹商急奴兒哈
赤以歹商匿仇弄連那卜二酋圖歹商　朝議諭歹商
歸海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特恃于撫順諸
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頂之有住牧木札河部夷 非良者
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劉斧走建州宜諭
奴酋即斬克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三非述祖
父與國王臬阿台有殉　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

塞且給東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長東夷
時開原參政成遜遼海參政栗在庭會查本夷原領勅
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勤王杲後並死兵火
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克五十有功得陞
都督制東夷便總督侍郎張國彥以聞 報可是時萬
曆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
愈强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
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
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搆釁那卜二
酋殲歹商則併訐妻安明姐被搶請勦亦桀能然奴兒
哈赤竟殪卜寨旋以保塞功至是得加是秩 視王台時
矣。出建州夷直考

皇明從信錄 卷三八

丙申 萬曆二十四年

正月先是東封之使久稽覲望訛傳不一至是方抵釜山
而沈惟敬又詭云演禮同行長先渡海私奉秀吉蟒玉翼
善冠及地圖武經又驅壯馬三百爲戈麾騎從陰厭秀吉
嬖阿里馬女與倭合宗城故姚禕子誅親從言倭臣測四
月三日乘夜易服弃印勅遁遼撫鎮馳奏併報惟敬就擒
上遣問宗城議戰守會副使楊方亨受惟敬誠揭倭情無
變故 命科臣往廷臣交章請罷封
上責規避抗違下御史曹學程于理竟以方亨充使加惟
敬神機營衙爲副惟敬因得舞智播弄巧完封局弄司馬
股掌矣。出征東考

七月楊應龍肆逆焚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破其尸又掠石
阡都㽦焚劫餘慶草塘二司逼及興隆偏鎮都勻各衛已
又遣兆龍引兵圍黃平戕及重安司長官張熙家屬出征播考
時奴兒哈赤附貢夷稱奏總五十一酋佯虜岸乞折賞
及援董狐狸例懇蟒段加賞五百兩下部容議出建州考
是年輔臣陳于陛卒謚文憲

皇明從信錄 卷三八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正月，湖廣苗變，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解蕃祚條議撫苗方略。時城步去任元知縣因丈苗田，致苗叛亂。當經請詳捕獲崗苗雷晟聰、藍進梅監候，另捕江通海等聽候歸結間，元知縣遂因苗變改官，諸苗恐有擒勦之禍，而當事者紛紛無定。乃條上曰：看得城步縣乃楚之西南絕徼，控五崗四十八寨之阨口，苗夷環繞，僅西北通武岡一路。縣民所居不甚輻輳，大都苗居十九，民居十一。若其地產之利，苗獲十九有餘，民得十一不足。考之賦稅，則民又十倍于苗。雖苗之戶口田糧載于冊版，同歸天府，然苗田從來

黔記從信錄　卷三十八

免其清丈，糧米惟任自相科辦，曾未問其孰甲孰乙孰多孰寡。即諸苗多有自相轉賣者，亦未問其誰盈誰縮也。苗糧舊額一百八十餘石，續因洪武、永樂、景泰、天順等年，諸苗屢次倡亂，累經調兵勦平，然糧額漸減，僅納至八十石，而所減百石之糧，悉派于七里包賠，竟不取足于苗。至萬曆二十一年，始得議免，寧為七里豁除，終不科之苗。此明借八十石之糧為羈縻之制，凡苗崗之境外，邊廣西古田天水一帶，皆散苗盤據出沒為祟。嘉靖三十八年，漫入城步，踰城劫庫，比得本處崗寨諸苗追殺殆盡，帑金全歸，散苗至今不敢東窺。朝廷念其微勞，定為三年五年大賞

小賞之格，所賞甚微，而苗人攜老挈幼赴縣叩領，舞忭歸謝，未始不欽遵王法。此蓋微制馭之妙用，羈縻之定政也。近因元知縣進崗丈田，崗苗雷晟聰糾黨阻丈，厲詞惡態，體統掃地，但肇禍之端，寔開自縣民薛思祖等。當時下城步浮糧三十石，原經攤入七里代納，以抵下城步增納條銀之數，乃薛思祖等倡為告豁浮糧之說，科歛七里鄉愚，使費後事不行，銀皆侵破，無以辭于七里，又復創為民買苗田，避重就輕，合行清丈作數，以抵下城步浮糧。元知縣遂然其說，不知此乃薛思祖等借公行私，吏胥挾詐，客民之買苗田者，或丈或免，任其開報，名曰效忠，寔則媒利。

黔記從信錄　卷三十八

而李進安等又從史引導，遂致元知縣深信，而雷晟聰之阻路撓丈，誠有授之以意者，蓋典苗田之人，皆本縣吏胥及寄籍客戶。元知縣既欲清丈起科，以抵浮糧，而典田者惟恐不利于己，乃激苗以阻，嘵嘵衆之說，雷晟聰等遂倡衆攔阻。元知縣既已改官，而啟釁造謀者竟令漏網，何哉？至如江通海、藍進梅並置之阻丈行兇之列，似屬風馬牛，安得不令敷敷乎？近日羅爾館籍春清據崗圖詐晟聰之家，以致彼就寔而貴之所自召，且雷進金已認敗歸，而再植風清，自不欲出此犬羊之性，不可以理諭者。衬初到城非之時，正羅爾館執之仕雷晟聰、藍進梅妄聽

出獄紛紛訴詞羅再貴又與羅進金等洶洶求勝身曰帶刀入城進縣告擾擱牛一尚苗賴不見如期完納及明白開諭曉以禍福漸覺稍稍相安苗賴俱已完倉覺其惡態盡消所以不敢申報者正恐張皇視聽貽田之衆又生事端益起苗疑急則困圖生變且據雷進金藍進梅近日所告之詞迥與前日懸絕但欲求出毫無異言竊恐事久不決疑畏益生縣獄防閑久疎虞有出押之患當責令雷進金楊再聰放出羅再禎等二人仍令江通海自出投到聽勘況苗非我類可以德感難以專任法制城步邊徼小邑土狹民貧武備廢弛難與戰守爲一尚寨糾合而來蹂躪

在所不免稱兵勦伐必至殘命傷財收拾之難萬萬倍惟當察止戈之議播祝網之仁矜其無知宥其既往俾得渠魁自獻不勞擾攘甲兵豈特諸苗沐再生之德而一縣人民亦可以帖于衽席矣

二月復議東征時封事已壞而楊方亨詭報去年六月十五從釜山渡海九月二日于大阪受封即以四日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子不往謝留釜山如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至是沈惟敬始投表文案驗潦草前折用豐臣圖書不奉正朔無人臣禮而寬奠副總兵馬棟報清正業擁二百艘屯機張營方亨始直吐顛末委罪惟敬幷本兵前後手書進　御覽而惟敬辱　國及本兵彌縫罪狀奉　旨勘如律于是以總督尚書邢玠經略麻貴從延綏改備倭爲大將軍而經理朝鮮特　勅僉都御史楊鎬天津亦開府申警備

初惟敬本一無賴石司馬誤中其游說借款息兵意雖爲　國而堅于持議遂譬通國之言藉口省餉盡徹戍兵欲倚小人成功難矣封使久羈亦稍稍疑數遣心腹偵探復飾詞迷惑自甘欺罔至欲媚

上以珍珠鳥銃防東厰官校漏言此眞老而天奪其魄惟敬小人何所不至令早如邀督撫言罷遣而劉綎吳惟

忠等防戍不盡撤亦何至請張潰裂也大臣謀國惟公與虛難矣哉蓋前後凡七年而邢司馬奏蔵倭南上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縣及南川

五月九日麻將軍貴抵遼陽十八日望鴨綠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濟師經略疏請募兵川浙并調薊遼宣大山陝兵朝鮮惟閑山水兵一枝稍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剿與麻貴各建牙麻將軍咨報候宣大兵至乘倭未備先取釜山經界謂一取釜山則行長擒淸正走此奇着伏人而勢未可乘初擬楊元吳惟忠分屯全羅之南原慶尚之大丘慶州大將軍駐

王京居中調度而南原城圮盡燬爲不繼慶尚一道半爲
賊據孤軍難入乃檄楊元趙餉整理南原吳惟忠扼忠州
七月麻將軍至碧蹄訂至王京去釜山千四百里而南原
忠州道相去數百里勢難遽搗且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
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梁山西北有峻嶺止容雙
馬路險絕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二處皆咽喉地
倭並伏勁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骨三處亦咽喉加德
安骨有倭船鱗次巨濟尚無兵屯此應先據恐一過梁山
三浪江倭水陸各一枝在梁山東西扼險吾後無應援再
益以機張等兵自東來益不可當如破清正陸路自西而
東則由東萊機張自北而南則由慶州蔚山此路東南大
海西北山嶺稍田止可用步兵水路必自東而西由長鬐
甘浦開雲長鬐水兵極單弱倭所依者水而水戰不利正
兵須東西各水兵一枝牽其回顧陸兵方可衝突仍一軍
屯南原捍全羅一軍屯大丘扼慶尚一軍屯全慶中如晉
忠宜寧爲中堅然後分向釜山機張兩陸路水兵東西四
面齊發此正着而兵糧不齊難輕動疏聞
上諭與經理圖進止大學士張位等請于開城平壤開府
屯田西控鴨綠旅順之師東爲王京鳥嶺之援因山鼓鑄
中興又言招南兵不若求南縣傳示朝鮮其王虞
中朝吞併乃疏稱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並
殘破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小邦形勢全慶二道爲重慶
尚門戶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
道終無所資以爲根本斯乃倭所必爭我所必守倭若據
全羅則遂之西海一帶近之珍島濟州皆爲窟穴縱橫無
所不通便風一二日抵鴨綠即開城半壞不足爲固往在
壬辰倭陸抵平壤又從水犯全羅統出西海幸舟師扼于
閑山島今倭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爲其巢穴對
馬釜山間海纔數百里爲其糧道得于慶尚要害設險屯
積兵餉時以輕兵相机攻剿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
艦銳卒出沒海上邀截其後庶幾有濟若屯田則地上磽
确終不如南方[illegible]
六月倭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加德安骨等處從九
如再職朝鮮郡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嶺[illegible]梁山熊川
初沈惟敬率營兵二百出入釜山宜寧與倭合[illegible]不諧
便衆是入倭經略向切齒諸爲剿籍惟敬漸移駐南原釜
山七百里經略即以屬楊元先假更換撤其勢[illegible]後慎徹
闊
上罪石司馬而倭酋平調信益兵進犯乃爲起宜寧命行
長之說誘欲走倭調信果以倭五百來迎楊元開館[illegible]龍

之催敬執而倭嚮導始絕倭已奪梁山占三浪則遂入慶
州侵閑山
七月十五夜襲李川島統制使元均風靡遂棄閑山要害
倭駐巨濟閑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
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而我水兵止
浙三千甫抵旅順經略檄且哨且行赴閑山協守閑山破
則守王京以西之漢江大同江扼倭西下兼防運道
八月十二日倭圍南原守將楊元本倚師無固志十六夜
倭登乘城元驚起帳中跳走適時全州有陳愚衷忠州有
吳惟忠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
至州無斗糧及勸十里外山寨中多貯米豆乃兵益鮮
若我兵具于倭不欲在州遠貯山谷者恐倭乍反爲寇恥
也南原告急愚衷懦不發兵閑已破而州民爭欲棄城去
麻將軍急遣游擊牛伯英赴援與愚衷合兵屯公州倭遂
犯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臨爲鳥嶺忠州
西臨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東西皆倭我兵單弱
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將軍日夜造筏通我師防倭臨
襲而發兵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由鳥嶺出
忠清道遮賊鋒經理身赴王京駐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
山征東考

京省主試官順天中允全天敘修撰焦竑應天諭德朱國
祚中允葉向高浙江編修楊道賓吏科給事中戴士衡江
西編修董其昌戶科給事中程紹福建編修劉曰寧兵部
員外黃煒湖廣編修馮有經兵部主事馮上知河南尚寶
司卿將春芳兵部主事李長庚山東吏部主事錢養廉工
部主事沈朝煥山西光祿寺少卿何倬大理寺評事石九
奏陝西兵部主事用立家中書舍人吳仁度四川刑科給
事中李應策中書舍人侯執躬廣東戶部主事鄒原岳行
人陳嘉訓廣西工部主事張宗孔行人汪若霖雲南戶部
主事王大合行人沈時來貴州中書舍人鍾兆斗
部加兩京監生中額十名不爲例是科解元徐光啟後錄
進士入翰林少詹兼監察御史管理練兵多所建白時未
遐用
順天場中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闒
節偏坐副考焦竑謫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牽黜
然皆高才博學文奇僻有之而關節未也至庚子科中
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離經論而不宜旁及無
根且正者已自認難諉而偏坐尤非語浙白 出三元考
九月副將解生游擊牛伯英顧貴于稷山水源設伏各有
斬獲參將彭友德等亦報追倭至青山獲級自十六軍鏖

蔚山

命振經畧乃移郎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宮屯平
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旦暮至福廣浙直水兵
直搗日本倭聞風遂不敢進行長奔井邑離王京六百里
清正踰竹嶺奔慶尚離王京亦四百里
十一月經畧渡鴨綠二十九日抵　上京共議進勦而所調
宣大延浙諸勝兵並集乃分三協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
生中高策並以副總兵分將時監察爲御史陳效
上復賜經畧尚方劍重事權經畧乃令麻將軍同經理諭
左右協自忠州鳥嶺向東安趨慶山專攻清正恐行長自
西來援令中協兵馬近宜城東援三協西扼全羅援倭又

于三協中摘馬兵千五百同朝鮮合營由天安全州南原
而下大張旗鼓詐攻順天等處以牽行長我師陸路粗備
獨水兵屢檄不至既大聚兵經畧與麻將軍于十二月二
十日會慶州探倭屯蔚山蔚山之南島山地不甚高而城
皆依山險中一江通釜寨其陸路間由彥陽通釜山麻將
軍欲專攻蔚山恐釜倭由彥陽來援令中協高策與椎忠
等扼梁山左協董正誼等赴南原張疑又遣右協盧繼忠
兵二千屯西江口防水路援于二十三日從蔚山進攻游
擊擺賽以輕騎誘倭入伏獲級四百餘倭酋奔島山于前
連築三寨翼日游擊茅國器統浙兵先登連破之獲級六

功罪而以僨防

百六十一倭堅壁不復出島山际蔚高石城新築堅甚我
師仰攻多損傷諸將白倭艱水道飭難繼第圍守之清正
可不戰縛也經理以爲然分兵圍十日夜倭至嚼紙充饑
飯先用礮者倭從隙用礮發命中彈孔碎鉄爲之中多壘
雙礮我師稍怠佯約降緩攻而行長來援行長亦慮我襲
釜營止選銳倭三千虛張幟蔽江上頃之經理聞報即倉（成何經理）
皇撤兵倭襲兩協棄輜重無算經畧乃移各兵回王京圖
再舉而贊畫主事丁應泰疏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劾大學士張位
閣臣以位密揭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僨事故也（出東征考）

時楊應龍縛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縊城下諸訛之石砫
宣撫司土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母覃與應龍私覃寵
千駟謀奪長子千乘爵于是聘應龍次女爲繫援因私朋
姦所從來矣（出播州考）
黃鶴樓雄峙武昌是年一日無故自火延燒于家負鶴
之磯民汲甞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口如有他虞
我械繩鈴懸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人穴有火光
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
起驟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
淵有紙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冢之無有民間見龜

就大鬪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而稱
事與全楚被捶死及逼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
幾千人明年諸宗復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
者數人[illegible]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
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
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
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藥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
上一群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
取珠玉綺繡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
其蹤跡夜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illegible]之詰得大搜索
衆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illegible]
八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晶中[illegible]尺
許照之于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illegible]又持一
金鏡小函中有經卷鳥書篆字如蝌蚪名[illegible]字飛
頭持此二者爲[illegible]曰汝等必與人[illegible]不受然可
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illegible]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畧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議
海運爲持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
後至而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武語經畧朝鮮
地里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
人自爲戰守經界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
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各守信地相
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沿海千餘里亦分三窟東路
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營築西生機張在在屯兵
而恃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堅砦以守
巡廂天城與南海勢相望負山臨水故屹爲塞中路則石
曼子據泗川北特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
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番休濟餉往來如駛尤倭緊重
經畧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日並進而
中路李如梅尋調遼帥以董一元代[illegible]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
充主試官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邵景堯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一人黃國鼎張文光楊文灝丘禾實洪

聘祖趙師聖周道登温體仁李思誠楊希聖胡賓臣何如
寵張邦紀周如磐張鳳翔黃陛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
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楫教習
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
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 國
朝御史喬璧星監試以舉子重表以進便于懷挾請改
三月用单夾衣則宿弊可清李廷机駁之曰如此則四
月十五日殿試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
耶衆閧然一笑遂寢
特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移在三月其
便有五一在觀吏後從舟可省程費二便于窮貢士五
三減衣表防閑甚易四謄錄無可凍之苦五歸宗無鬭
河運舟之阻喬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未悉也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適行長營挑戰奪倭櫓斬級
九十二驅入大城陳璘舟師協堵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
蔚山與清正對壘據險割其粮稍焚溺甚多董一元進取
晉州拔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
川老營壘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殁于陣得級九十二前逼
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為濠海艘泊寨下以千計
粟金海固城為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步兵游擊茅國
器彭信古葉邦榮三營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
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應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北水門
副將祖承訓殿攻圍自辰至未彭信古用大梘擊寨門碎
城垜數處步兵齊至壕砍護城柵湧入忽營中梘破火藥
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兵先潰遂
奔還晉州經畧查參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狥彭信古
等充為事官董一元革宮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
朝議以師久無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皐請令總督節
鎭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
永清等疏爭乃一意進剿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
吉七月九日死各倭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
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
西浦劉將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
百六十石曼子引舟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戰行
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氛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
船追擊并焚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水為赤副將鄧
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錦山

醫事

巖陽出征東考

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
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
爭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于倭載尸
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瘞焉于龍善戰能盡其才亦
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將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
容才乃爾沉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異
哉出彙錄

童將軍一元報擄浙兵游擊茅國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
理諭文往有石曼子用事郭國安內應石曼子遁諭先撫
各佘潰東西始結局云提聞
上發罔金十兩兩縣賞丁應泰再疏賄倭賣　國
上念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敘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
改給事中楊應文考東征

變之罪通天矣

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洪
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
奏譽民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
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鑾承恩及子女嫱戮以殉令
諸苗對父奸女面夫淫妻或裸體坐木叢射笑樂或燒蛇
從陰入腹人蛇俱斃又掘墳墓焚屍灰飛蔽天巡撫貴州

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自正法巡撫四
用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游擊一
員合江募兵千二百名扼岡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
部覆如議播州考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四服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
放罪覿莫登庸有閒爲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
俯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黼伏　天
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
按進金人代罪乃益穢文所以戲唐太宗者　我朝宣
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夠諸大臣其未之攷耶出小品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渡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
百人臨高知縣陳垣與焉幷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
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卽位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卽請于
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
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共
建生祠祀忠銘題曰崇報忠銘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忠
銘祔焉吁爲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忠銘可以永矣
按忠銘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澹于名利幾入相
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已卫與許文穆公去

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二十二人，忠銘即以是年南行，至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衛門而下，凡八十餘人，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君若忠銘者，即不入相，其何憾。朱平涵記

巳亥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時黔撫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奪獲三百落，賊佯走天邦囤，誘罷我師，殲之。楊國柱罵賊不屈，竟脅跪斬，與經歷潘汝資等俱死。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央意征勦。

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陳董三帥並檄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官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擒倭六十一。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是日天氣清和，獻倭俘，刑成，大司寇蕭大亨領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長身偉貌，燁燁有威。時上御午樓，朝瞰正耀，蕭跪御道，兩侍郎夾之，首僅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請犯人某某等磔斬，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請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上親傳拏去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接者二，遍為四，乃有聲，又為八，為十六，漸遞為三十二，最下，則大漢

將軍三百六十人，聲聲應如轟雷矣。出小品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蜀，即請設標兵，並調募浙、閩、粵
將士，先檄總兵萬鏊自松潘移重慶，并調集鎮雄、永寧各
漢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乘我師未集，大勒兵犯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
婁國等，以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其子朝棟守沙溪、綠
麻山，防永寧、宣撫與貴州。十七日，游擊張良賢遇賊舊東
溪，頗有斬獲。念一日黎明，應龍督苗兵圍綦江城數匝。游
擊房嘉寵誤藝火磚，反傷城上兵，賊乘勢登城，嘉寵率師
巷戰，蜀兵爭躁走水上，乃先殺其妻，與良賢赴敵死。應龍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因矯令，縱囚焚掠，綦江失守，則賊勢如出柙，乘勢長驅，計
半日可抵重慶，重慶失則蜀門戶去矣。而賊方出綦江，庫
犒師，係倉就食，盡取貲財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
下，水為赤，退屯三溪，以綦江之三溪、母渡、術川之東鄉壩
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統兵
清理。遲回累日，總督乃得日夜徵調漢土各兵守渝城，獲
奸細十六人，沉于河，分戍南川、合江、瀘州，勢漸張，賊亦遷
延不進。初，賊本無意射天，徒以安恐猖狂，既覆我師，飛練
則騎虎勢不終下，益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腳等苗，負險夭
兵，然猶時與我如往局，幽宥未敢鼓行深入，止言爭界，給

餘并索奸奴，而總督因我援師未集，蜀人畏賊如虎，成都
兵甫出門，即欲投錦江，亦時時移文詰責，示無遽絕意，計
以緩賊。賊果具文求撫，不復西向，總督亦翏作好語縻之，
止駐會城，調度示賊無張皇已。
上聞破綦江，追褫兩省撫臣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緹騎
逮兵備使王貽德。賜劍懸賞，嚴旨進剿。總督益調沿江
南兵及武岡、麻陽兵，移粵西總兵陳璘改湖廣，駐偏貴州。
總兵童元鎮平越，專候大舉。出播州考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東征功次，共四路擒斬倭二千二
百四十八，宣捷祭告郊廟如例。因題叙四帥，首陳璘，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次劉綎，又次麻貴，而董一元始破三寨，終掃諸巢，功亦難
矣。
上晉邢玠太子太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賜金蟒。
萬世德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入監。陳璘、劉綎各加都督
同知，麻貴右都督，廕一子世指揮僉事、正千戶有差。董一
元准復職，仍並給金幣。部使董漢儒、王士琦、梁祖齡等各
加賞。并賜兵部尚書田樂金蟒，廕一子入監。兵科都給
事中張輔之、職方郎中楊應聘並優擢，再叙覆蔚功。賜
茅國器、陳寅、彭友德等金，前經理楊鎬以原官叙用，已復
念御史陳效殞命絕域，廕一子錦衣，而奔師楊元遁倭洸

惟敬先後弃市。出東征考
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忽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沖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出新志
十月，劉將軍綎統兵至蜀，總督亦就近移重慶，而賊微聞上無意肆赦，益結生苗，大治拖塞，以黔兵弱，時偵諜黃平、牛越間，總督前檄水西兵三萬守黔省，斷招苗路。
十一月，應龍屯官壩，聲窺蜀，已遂焚東坡、爛橋，楚黔路梗。

已又出掠偏橋、興隆、鎮遠，請衛援，取九股生苗，平越、新添、黃平、龍泉所在告急，黔危于累卵。總督以偏橋開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寔楚黔滇要害，一爲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將無黔。且撫滇議罷，勁兵萬餘遏道，因疏參黔師童元鎮擁兵銅仁不前。
上怒，逮留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而故總兵沈尚文且緹騎逮治也，劉綎亦以赴師踰期，尤爲事官報効。
上以楚地遼濶，偏橋既設總兵，仍以文臣特開府，視師廷推江鐸往。是時，徵兵稍至，總督大頒賞格，爲諭苗雜言，廣招慰賊黨頗衆。出播州考

時倭氛雖靖，尚有留戍之議，征東經略疏稱留戍缺餉，戶部尚書陳渠議：天朝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餘萬，朝鮮辦餉，方可議戍。刑部尚書蕭大亨議：關白狄清行二酋貳倭未能糾衆再來，惟對馬窮倭若難資生，必肆掠，況昔年釜山爲倭戶住種，似屬必爭，計留兵萬五千，歲費不下三十萬，應從長計處。而廷臣議留十三，議撤十七。
倭去王京屯釜山，首尾將五歲，如鷙鳥之匿形，測之者曰：倭初因糧朝鮮，故輕入不反兵，後朝鮮殘破無見糧，倭雖六十六州，實止及中國一大省，徵輸猝難取給，

航海運糧，風不利，倏衆支一年，有進無退。或曰：沈惟敬許倭上事，約割忠清、全慶二道，朝鮮王疑往謝小人，辱國所許，至有不忍言者，倭坐獲全贏，可無戰。或曰：倭懲平壤之銳，借封貢以愚我，撤兵取勝十全。釜山南連對馬，北通全慶，東有東萊、机張、西生、琳卿、五浦，爲之左臂；西有安骨、加德、熊川、森浦、巨濟、閑山、德橋、金海、竹島、龍堂，爲之右臂，聯絡犄角，可攻可守。倭因講暫退，以愚我援兵盡撤，乃借釁朝鮮負約，秋筭在定。凡此皆倭得策也。我以樓船横海之師，四將軍二十六偏裨，費金錢數百萬，竟收功一死關白，天方替我。倭小醜何能爲一時

文武大吏幾貪天功矣差强人意惟平壤一捷而李以封貢敗豈所謂進銳退速者耶○或言倭入貢以刀扇小物規大利惟申海禁遵 祖訓絕勿與通倭入犯觀風風自東北則犯大小琉球風自正北則犯廣東高廉風自東北則犯福建溫台風自正東則犯浙直風自東南則犯淮揚登萊風自正南則犯遼陽天津若朝鮮折而入于倭王京之漢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江淮平壤之大同江不三百里入海可窺登萊義州之鴨綠江不百里入海可窺天津而陸由義州窺遼陽曾不尺咫往贊畫劉黃裳疏曰遼東一溝外即虜一江下即倭可寒心哉可寒心哉。

外史氏曰今稱倭强大與虜敵然倭以海爲穴𡰪險爭衡上國于勢不順而智多出于蠶食往噬朝鮮 中朝經畧數歲訖不得要領或謂關白忌清正借兵事出之全慶間姑冀以弄臣行長坐是啟釁互異不其然與琉球受脅而閩浙爲震動將憂豈在朝鮮也余嘗策倭非有大志必不越海生心封畧唯窮島素覬我子女玉帛而奸民又潛爲勾引鋌而走險憂方大耳海禁萬不可弛人亦有言懲之適以三變綏寇操縱消弭未形在當事善自爲謀矣。出征東考

吳郡崑山邑庠生李文詠素性孝友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父原任沂水縣知縣李大經獨寢書室陡然發火文詠臥室與父懸隔一墻驚號悲救突入抱父戴仍俱出而炎燎熾天棟榱盡覆橫身翼父而竟不得免父子俱遭煨燼僕李安目擊其狀夜半火息檢撥瓦礫見父剩全屍子餘半腿時督學御史陳子貞嘉其殺身成仁殉父全孝疏請旌獎。出題疏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

正月五日，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龍泉司。守備楊維忠擁兵二千，以勢不敵，先期托言議事往鷄䳒溪，止土官安民志部卒五百拒守，被擄。吏目劉玉鑾妻子並死于賊。

龍泉係思南、石阡咽喉，一失，則婺川孤懸，賊方移兵進攻，陷蜀金竹官壩營，徼圍不果（金竹官壩係南川接壤地）。石砫宣撫馬千乘軍鄧坎，賊乘懈于三更時衝劫，我軍堅壁，至黎明奮擊，連破金竹、青岡、簫虎、跳隅七寨。酉陽宣撫冉御龍進攻官壩，斬隔直上，復擒斬三百有奇，賊棄龍泉通益二捷，有以牽之矣。初，洪邊宣慰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及龍反，承恩得請兩臺絕婚，黔撫臣令率土兵三千協守烏江。桃子營至是應龍遣楊珠等輕師遠襲，劫菌圖中時二月七日也。自徂冬至二月，所調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兵至者踵背相屬。上司如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先後報至。總督乃分爲八路，蜀分四路：一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將，參遊麻鎮等隸之，督以參政張文耀；一南川，以總兵馬孔英將，參游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之，督以僉事徐仲佳；一合江，以總兵吳廣將，游擊余世威等隸之，督以參議劉一相；一永寧，以原任副將曹希彬將，受吳廣節制，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之，督以參議史旌賢，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川東總監以參政張槚，川南總監以參政謝詔，楚、黔亦分四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龍澄、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而偏橋分兩翼，統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督餉紀功，烏江則參議梅國樓、沙溪則副使洪澄源，總監以按察使楊寅秋；興隆則副使尤錫類，監以參議張存意，而白泥督餉以參議蔚敬，東紀功以副使王應霖；龍泉督餉以副使陳與相，紀功以副使路雲龍，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黔、楚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支可大移沅州，部署已定。總督大集文武于重慶，監祀作軍誓，登壇慷慨，期二月十二日分道並發，每路兵約三萬，出師之盛，近所未有。先是，蜀玉壘山忽裂，僉謂昔年平九絲，地數動，殆播平前兆云。曾未再浹旬，而綦江一捷至。綦江自東溪入播，箐峻嶺茂，箐、楠木、山羊、崗臺等嗣奇險，爲賊目穆炤等盤據，劉將軍綎于十五日進兵連戰

破三峒。

三月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迎敵鋒銳甚我師央攻數陷陣朝棟大驚潰圍走幾爲我獲始綦江諸苗自分徃屠城罪不赦又賊忌綎威名冀首挫其鋒屬親子悉勁兵間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林積聚渠無能爲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胆破益爲守禦計矣而諸路捷音相繼南川則酉石二司先登初八日遂尅桑木關烏江則壩陽永順兵先登十一日遂尅烏江關翌日尅河渡關陳將軍璘及副將陳寅擊四牌賊各披靡遂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遂敗乃乘隙出奇兵前突烏江詐水西瀧澄會哨益誘

永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

上怒奪元鎮失律逮至京或飛語水西佐賊者總督檄詰水西不自安會賊殺其頭目澄大恨二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賄澄澄斬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背漢自是二氏交絕劉將軍綎戰九盤以二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毀柵入

四月朔屯白石應龍身率各苗央死戰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四面合圍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衛堅以游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急攻以十三日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勢急父子相哭上囤死守每路遞降文誘我師總督檄賊詭降即斬使焚書無爲所紿虞綎與應龍昔撫無通賊綎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朔三日入崖門關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郤之徼利欲受降弛攻賊詭令婦人于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輕信按兵不動已覘知田氏詐降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砲擊死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勢如失一手廣覺詐益厲兵協攻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迭攻自是賊坐困窮崖知兵在頸矣會總督開府黔而草檄愈治軍念賊囤前陡絕勢難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偕併力攻後囤營中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劉水西懼曰吾不爲亡播續也與鎮雄引嫌先以五月念八日拔營去時久雨士苦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綎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把挺刀自巡其壘見四關營火徧天

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顧若矣翌
日淩晨我師遂登囤破大城各將爭奪首功應龍倉皇同
愛妾二閻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酋子朝棟及妻田氏
思覓屍出焰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須而甦總計出師至
滅賊百十有四日八路共斬級二萬餘生獲朝棟兆龍等
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一日解俘重慶計賊去歲
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督露布以聞既
首述劉將軍綖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將土
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征播考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楊道賓修撰顧天峻應天諭德黃

汝良中允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中兵科左給事中桂有
根江西編修楊繼禮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
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討沈漼兵部主事張其廉
河南吏部主事倪斯蕙刑部主事陸應川山東工科左給
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春工
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江中楠行人胡國鑑四川
戶部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拱極廣東兵部主事沈麟
祥工部主事張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柴
大屐雲南戶部主事魯點評事蔣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
士吉行人王孟震

增監生中額順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中式解元
順天趙維寰應天李胤昌浙江葛寅亮江西江和福建周
起元湖廣趙嗣芳河南荆時薦山東徐光前山西馬呈德
陝西劉宇曜四川丁紹春廣東關憲曾廣西毛文浻雲南
蕪鴻貴州張文星極一時人文之選而趙聲名尤盛竟不
得一第士林恤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認
本色口糧至是議遂得 旨盡撤經理疏善後八事一選
將以朝鮮右文將宜惸揉一練兵麗人鷙悍耐寒苦而長
衫大袖非甲胄制一守衝要朝鮮三面距海釜山與對馬

相望揚帆半日可至東入机張蔚山西入閑山唐浦釜所
必經我登釜山瞭望如指掌而巨濟次之宜各守以重兵
一修險隘朝鮮王京北倚叢山南環滄海稱四塞而忠州
左右鳥竹二嶺羊腸繞曲眞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踰向
倭守此防我南渡而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倭不敢窺皆
得地利也今營壘遺址尚存亟加修葺一建城池朝鮮八
道十九無城以避地爲便而平壤西北鴨淚二江俱南通
海倘倭別遣一旅占據平義則王京聲援既絕腹背受攻
一造器械倭戰便陸不便海以船制重大不利攻擊令惟
福唬造千百艘爲奇兵而添造神机百子火箭一訪異材

賀蔚市
默不可

朝鮮俗貴世官賤世役如錚錚自負不宜一切錮之一修
內治　國家東南臨海登萊門戶鎮江噤喉應援宜添不
宜撤自此以後對馬島倭橘智正稱倭將平調信島主平
義智意時剳還所擄請和蓋對馬地並山嶼不產五穀向
資食米朝鮮自侵掠後絕關市生理薄自計脅款朝鮮王
請裁　天朝且乞量發水兵協防不許東考出征
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援耳尚未賜爐火亦
未舉
光廟方出禁甚郭明龍充講官最科深且長既入大言天
寒如此勿論

殿下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爲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
書得此一官忝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
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細氊氣府中官各圍爐密室
特無人倡率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撤出奉
光廟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
上聞亦不罪也郭後最受眷宋平紀
十二月獻俘　門下大司寇請對應龍屍磔朝棟兆龍等
市梟示各夷并戮田氏馬千駟其宋承恩以先絕姻釋勿
誅
獻俘之日寒甚百官禁寒宣畢因大呼稱枉每因一鎚

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各目畢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
出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轍轂擊夫
亟牽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晡方達比行刑近昏黑矣
播人楊氏八百餘年至應龍凡二十九世始以其地分
爲二郡屬蜀者日遵義屬黔者日平越遵義領州一眞
州改眞安州即古珍州縣四遵義綏陽並故縣桐梓舊
爲夜郎縣仁懷舊爲懷陽縣平越領州一黃平改甕州
爲川貴要區縣三湄潭餘慶而甕水重安合爲甕安縣
龍泉所改縣屬石阡又專設播州兵備使駐遵義置成
遠衛建學增驛烏言卉服並洽華風矣其地西南左接

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三十八

水西右通永寧犬牙相錯水西向侵播州水煙天旺及
宅壩脫頰來蜀黔爭執經界數年始定考征播
騎司業傅新德奏請易孔廟以琉璃先是曲阜廟剏于魯
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
大備元凡三修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山下即六代樂
遊苑亦古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校場西則學基學舍隙
地中萊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　太祖視學釋菜七年
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須大成樂
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　列聖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殿

[illegible]為九間樓閣門無皆廊其制弘治十一年廟灾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巳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是年易以琉璃奕然一新矣出示品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馮琦掌翰林院事禮部侍郎曾朝節充主試官取許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以誠王衡曾可前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項夢鉉王胤李儁昌錢象坤許獬王元翰王基洪袁懋謙雷思霈龔三益駐石呂邦燿公鼐曾六德鄭以偉薛三省陳宗器蔡毅中戴章甫宋熹文在茲馮奕垣、以吏部侍郎馮琦禮部侍郎曾朝節教習、

以禮部尚書朱賡為東閣大學士、

閣臣趙志皐致仕、

秋、奴兒哈赤請補雙貢、時奴兒哈赤日益強潛有并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鬭于關猛酋不支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林孛羅恐布飛語謂猛酋且執部夷以激怒奴酋奴酋果信其言因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骨孛羅置寨中、盡掠其資尋誣猛酋姦妾汰賴射殺之留其妾松代速代 中朝宣諭則願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部夷百二十家願以女女猛骨孛羅長子吾兒忽答于明年三月受室送歸寨至是奴兒哈赤于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那林孛羅亦歸原據敕書六十道請補進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旋竄建州寨南

關不絕如綫𣏌關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
托奴酋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矣、
冬冊立　元子爲　皇太子。時冠婚並舉。翰林院檢討沈
潅撰元良頌曰。皇矣休明。奕世載京。有命自天。繼繼承承
于天受命。　皇祖之命。綠字金書。啟祥夏正。建國于常。兌
本于初。有邸天京。罔昵武渝。　列聖繩哉。順叙時敷。罔訛
罔斁。以偕泰符。　肅皇天授。在宗載統。於穆　莊考。元龍
垂拱。成穡天若。以勤以肇。篤生　我皇。百祿是總。皇建百
祿肇種有穀。思皇朱芾。既伯且淑。一紀寤清。一周冲穆。珵
枝載繁。振振僕僕。有僕斯何。本茂枝多。　皇儀惟一。而心

孔嘉。　皇揆于正。主器非他。一索自天。受命是宜。　皇言
作令。爰有定命。宗臣休臣。丕應徯正。　皇慮塞淵。匪爾聽
瑩繹訓審。時于惟邦。靖周爰是謀、惟公惟愼。萬禩之基。蹟
卬茂譽。既聖既睿。上懌下孚。蓍龜具依。　皇覽其同。協于
穆卜。敬愛式金。溫清裕王。時見五稱。日朝三屬。展也國貞
元良。允托乃應。昌明臚于寶冊。于廟于郊。自公載錫。見于
宮庭。以明邦國。爰啟東明。牓銀纓碧。　皇謂元儲。爾實能
纘。資爾元良。式惟主器。象簟貽安。龍樓表貴。爰建　二王
親親相暨。　太子受冊。祗祗戚戚。孝敬罔鈇。友愛且怡。明
德麗　父。瞻文得師。　皇朗照。太一紫微。紫微帝居。明星

燗如乾。心洩洩。純嘏方初。　皇帝萬年。　皇儲燕譽。其緊
惟何。天保有祜。亦曰吉蠲。百神爾主。　皇帝萬年。　皇祖
貽女。其福惟何。天錫仁慈、
兩宮聖母。並奠坤維。　皇帝萬年。應地無期。應地惟何。思
齊有繹。有嗣徽音。期男則百。　皇帝萬年。乾清坤謐。清謐
無疆。載錫之光。神堯聖舜。萃于一堂。式救爾家。以畜萬邦
小臣作頌。日紀太常。
冊封　福王、瑞王、惠王、桂王。恭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群臣奉表稱
賀。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　勑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
前屢有疏揭。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責直沽
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卿等忠言至計。尚鬱于懷
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冊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
暨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率文武百官奉冊寶加
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
慶溢宮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勑存問。仍令
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特
送以示優眷。賜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壬寅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因降　勅諭遣刑部員外王玠齎至臣第存問

恩錫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

嘗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節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為名者既蒙　屢旨渙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鬱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自清如日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氷釋以臣之愚越在草野但有傾耳下風伏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賸而以勸　九重萬里遺簪弃履之思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飛草可辭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因并推舊臣感恩圖報之心凡事為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

湖廣進鮓粗惡　詔奪布政使程正誼官

湖廣進魚鮓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

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至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嘗聞劉侍御廵城禁鬻蝦蟹蛣鱉之類一日　御膳中有缺焉

上問劉御史禁此何處得來侍者以郊外對

上曰令後勿復進毋犯御史禁也可見　聖明　一予一奪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嗜味為喜怒也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
舊歲壬寅當封請于　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
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珍瓏開爽明豁宜若
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
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躡于出入面雖啟牖亦若
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
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闊二
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

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
黃屋二層上供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
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
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
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
艕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
中惟甘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
船以紅布為帷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銃之
數多多益善佛郎机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
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諭德陶
望齡中允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
年江西編修郭淐吏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
龍工部員外李之藻湖廣檢討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
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積山東工科右給
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騏戶部
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賈兆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
川戶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
中書舍人呂圖南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諒雲
南刑部主事程寰大理寺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

朱化孚行人張國儒
是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燁應天王納諫浙江陳萬言
江西龔而安福建林欲楫湖廣郭士望河南侯應琛後
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十二月妖書事發
上怒甚中外危疑幸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太聲諭曰哥兒汝莫
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
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聖母回宮就宜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

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揑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捕，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廊，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 萬曆三十二年

叙播功

正月，叙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英授都督同知，加廕職二級世襲；吳廣、李應祥，子並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瀧澄、母鳳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與戶部尚書

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總督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著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于原廕加級世襲；賜金蟒職方郎中申用懋候廷推缺推用；副使逮治總兵童元鎮已論戍，得開伍。

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而罪人終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剿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口寔；是役征調兵凡二十萬，出師甫踰百日，計三省征剿防守，約二百萬，而逆酋授首，闢要荒為郡邑，遂為西南一大奇捷，非

皇上獨斷督臣宣力、當不至此
或曰、應龍井底蛙耳、何能爲、獨不勝匹夫之忿、與其屬
爲難、徂于中朝宣諭故敉、時緊時釋、時勦時撫、一逞于
白石、再逞于飛練、三逞于綦江、以爲漢終不奪我播事
無過一撫完局、乃敢螳臂當車、益至天兵四集、而酋頓
足知悔、晚矣、檻虎阱猿、死不擇音、然猶竭天下之全力
環而攻之、以山壓卵、其愁不尅、而我亦已疲甚、事莫不
譸於微而成于激、方酋雞伏、以一太守單騎幸臨、皇遽
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相持數月、殺人如
麻、僅乃尅之、誰生厲階、得不償失、叅考楊酋、察其終始

信怨毒于人爲甚也、酋始因緊重慶踰年、猶耳乞憐、豈
有意反者哉、
皇上至仁且武、方命再三、赫然徂征、貪功妄殺、自始用兵
已惓惓申飭矣、初賊已破綦江、假軍師孫時泰狠人說賊欲
圖大事、先取重慶、直搗成都、虜王入營爲質、時蜀無重大危
兵、鼓行而前、三巴且幾不守、幸賊自顧巢穴、計不出此、
我得乘間厚集王師、及川兵四路入關、賊始悔失策、欲
兵一處、殊死衝突、已無救于滅亡、掌大蠻崖、狠天作佻
覆不旋踵、豈非天哉、 國家十餘年間、更三大征、千里
轉餉、西事凡費二百萬、東事首尾七年、踰七百萬、是役

亦踰二百萬、而調兵獨最廣、疲中國空內帑、以事島夷
獸夷白骨山積、海內騷動、計非王者得已、而或者猶侈
言開疆斥土、以播爲說、抑獨何與、以上征播考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掌翰林院禮部
侍郎唐文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
差、
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進士、次科登鼎甲者、自宗達始
庚戌則馬之騏、此榜少年十餘人、余家士茂叔亦列焉
然嘗稱萊陽宋、東莞李尤少、而李僅十七、未娶兩公英

才妙齡、一時盛傳其與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李諱
待問、宋諱繼登、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駱從宇、丘上毅、周炳謨、王緍、鄧澄
魏廣微、劉士驥、黃立極、王家植、徐光啟、韓文炳、黃煇、汪元
極、唐之夔、江灝、來宗道、姚士慎、黃炳儒、梅之煥、張爵、陳五
昌、彭凌霄、以吏部侍郎周應賓、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時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魏國公賜第
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日就窘迫、至有
投河死者、兩事關繫、獨在閣臣勳臣已乎、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

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
關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
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
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讙呼以爲武穆露形
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
而上從者數百遥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守者
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
拜上公黄龍已盡隳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
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逆維其
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酹此廟矣大約明神再生必

有奇績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言英國面白
而肥與魏國公徐鵬擧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
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出入品）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折幹爲二植墓前名
分尸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爲檜檜妻王氏万
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
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于
祠前（出小品）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
今上天啟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帝喜得元孫　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
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
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覽得　旨各降一部爲
定式
南京吏部葉向高等公疏　上賀曰竊惟　天神有作功
與德以並隆祚胤克昌子因孫而益衍故螽斯麟趾式昭
有道之長而鶴禁龍樓載篤無疆之慶矣此　文孫之誕

育益古　帝曆之綿延恭遇我
皇上深仁必世駿烈同天長樂尊崇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承華垂裕惟成正則缺而啟後人多福多壽而多男二
應華封之祝重輪重輝而重潤兩离離照之明爰自　元
良冊立以來以至大婚禮成之後　青宮玄圃陶成玉裕
之姿瑜珮鈿函嗣播葛藟之響屬　皇天之篤祜肆　宗
社之垂休適當長至之期有此　元孫之慶黄鐘和六琯
一陽來復于斯時紫氣滿千門慶氣騰懽于此日在
皇上則子而有子固歷朝罕值之嘉祥在
聖母則孫下見孫尤振古希逢之盛事况慶源遠濬　慈

寬貸

圃之花甲初周而少海嘗澄奕世之銀潢未艾凡有血氣
莫不歡呼臣等職列留京情懸魏闕五雲天遠每翹首于
鳧趍萬葉祈長欲齊心而燕賀追惟　元子誕生之日曾
于詔書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陳微悃茲敬修乎舊典虔
仰答于洪休蓋茂發　孫枝寔九廟神靈之顯祐而欣逢
帝祉乃萬方臣子之同情也伏願益順歡心旁流濊澤
延天休滋至匪獨樂于巳而同樂于民貽哲命初生以遠垂
于孫如近垂于子則鴻基燕翼後錫徽于周京而卜觀書
堂匪鍾祈于漢代此寔　聖謨之所素裕而亦愚臣等不
勝惓惓者也

上以
聖母壽屆六袠適介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
貞壽端獻恭僖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覃恩中外
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為甌脫時
奴酋勢甚張漸逼寬奠李成梁再出鎮乃有此議已而奴
速二酋先後請金繒即于靉陽清河諸沿邊用土灘派給
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
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奴酋金役虜得賞志益驕逞矣
歸烈婦陳氏卒
歸烈婦者太倉陳鼎彝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

此閩人從不得事兄是為情變

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
婦曰爾母寡居無子我即死喪畢爾自歸寡母居養爾
母婦泣曰妾無歸埋君即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歿婦哭
之頹脉頭劍拔刎欲自裁母抱持奪劍謂母曰兒必死
業巳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
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曰
趣市棺我婦人死即殯不可露尸母守之三日夜謂母
曰兒活一刻即一刻如刀刺願聽兒死侍婢以糜進不
食則以置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
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懽然見君獨吾母老煢無

所歸是故悲也令尸以玉珥留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
此為信母見其志堅不可奪慨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
耳吾且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母子相對縫衣衾治
殮且市棺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
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母毛節婦周氏十九歲喪夫無子
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　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
之曰如汝從大母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
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
遙遙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母死決矣退而復自
語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必為名姑謂母曰吾

兩人何至立視其死，必止之。毋出棺釘盈握，錚然擲于
前，曰：視之女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是夜婦自經于牀，
喉間聲如鋸，毋堅塞兩耳，臥嚙被流汗，他媼救之，復甦，
張目視救者，頻蹙曰：徒苦我，我終當死。明日日中婦寢，
以被蒙頭，伺人去，仍以被裹衣，為蒙頭狀，脫身縊死。其
辭舅姑也，襲衰其縊也，以殮服，時十月十四日也。婦之
初欲死也，勸者曰：盍從爾夫臨沒之言乎？婦曰：臨沒之
言，非夫意也。去年里中某婦者，夫死，年少無子，而獨自
居守，吾夫哀其志，謂我曰：不如速死。夫固已命我矣。其
初婦激烈欲死，家人簇簇私語，咸謂不可留，乃更小殺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綫衣，絜輕粗，與諸親相勞勉，救曲如平時。初絕粒矣，
臨沒乃更吸粥，家人又簇簇私語，因令食矣，婦自若也。
故而涕之，緯有徐酴，其斬決，蓋丈夫不如云。此歸于某傳真是名
子
是年秋，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華山忽裂，下
視俯黑，又鎮江以至宜興一帶，天鳴如泰州。○留京教
場夜隕星，或墜地化為灰，或自空中分作二塊，墜地有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
京省主試：順天府，子吳道南、賛善孫如游；應天，翁[illegible]
大經、中允傅新德。浙江，檢討蔣孟育、戶科左給事中蕭近
高。江西，檢討趙用光、刑科右給事中曹于汴。福建，編修[illegible]
宗彥、吏科右給事中翁憲祥。湖廣，檢討張邦紀、兵科左給
事中胡忻。河南，吏部員外卞承寵、中書舍人吳亮。山東，尚
寶司丞彭遵古、兵部主事狀汝霖。山西，吏部員外陳釆、工
部主事馬天錫。陝西，工科左給事中孟成己、戶部員外朱
鴻儒。四川，戶部主事王鐵、兵部主事胡來聘。廣東，刑部主
事張維樞、工部主事魏說。廣西，兵部員外王舜鼎、戶部主

皇明從信錄　卷之三十八

事張鶴騰。雲南，刑部主事陸錫恩、工部主事王宗義。貴州，
評事周延光、行人張孔教。
是科解元：順天王獻吉、應天鄒之麟、廣東陳熙昌、山東
李模、陝西韓繼思、雲南賀文明、貴州楊廷詔，後俱成進
士。而才名陽閔一時，無與鄒、陳比隆者。
秋，叔會強勸清河沿邊參直復爭入貢車價，語狂悖，邊吏
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回波諸部落俱苦
之。兵科宋一韓以棄地啗虜參劾李成梁、趙楫等。
冬長至日，百官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
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

毋得出，圍城詢慑，街市不見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

付應天獄，為首者劉天叙，所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鞫擬

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得　旨不時取決，

是時何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絕三日矣，天叙，鳳陽

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錢，得少錢米

若鞋線之類，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

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為指揮等官，一婦人哭于陌

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為后妃，遂携與俱去行淫，如是

而已，南京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為師，請試其

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數四，逼之急

[illegible] 卷之三三一　三三

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

際人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

逸去也，軍得其情，即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李遣人告之

內外守備尚書參贊，俱會守備府，既內懼，且色動，并告

者執之，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大難，

封侯不足道，其實天叙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

則南都兼備路努人也，漸有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

方為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寺，知其詐，既得　旨

下法司，則丁為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戮，不可

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依，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嚴行之

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當之，不以累諸公，諸

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請，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

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械其詞致之參贊，乃改擬

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叙已死，如法梟示，而故

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

沙壅其屍，候滿日，方埋于闕，亟往視，召錦衣與兵馬官

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

之，且以骨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亟搭蓆蓋坐，以薄

圍湯沐飲食之，餘人乃得全活

日本寄書朝鮮

日本家康復奉朝鮮書，欵尋盟，并縛送擄王京時，發掘朝

[illegible] 卷之三三八　三八

鮮先王丘墓賊僧松雲往探家康，云壬辰身在關東，不預

兵事，關東卒無一渡海，而朝鮮還人報，頃倭諸島築城對

馬島，以主和事，獨蠲役，倭言和事不成，則六十六州半築

城，半往戰朝鮮，朝鮮王以聞

上諭加意偵防，而對馬島私款不絕

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閱前司獄孫

一謙之賢，詢其向所行事，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

竟何如，夢暘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于是盡舉一謙所

為踵行之，而益嚴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

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

鳴者同罪獄中肅然其他賤吏稱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玩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葬者率置竇中羣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請爲櫝以待死者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甚盡發衣絮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夢暘去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冠惟有王郎中經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經先死而司獄又遠遷于是特奬夢暘資遣之甚厚王郎中乃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今丁公以夢暘並稱不其榮乎夢暘嘗曰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于是跳身之㝡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家其爲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出三詞獄傳

髙起瞻寅亮爲兩祠部所領近畿諸剎有　賜田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與䄂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亾何爲狂生所𢹂拔劾罷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所爲今已蕩然矣出小品

部侍郎蕭雲舉詹事王圖致習
夏大學士朱賡等上疏會推諸臣
聖諭云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已點用了
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贊多年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
際可以共濟時艱欲召來同卿等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
諭來行特諭卿知欽此
吏部奏　命加王錫爵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遣
官召用錫爵具疏謝　恩辭　召出文肅文集
閏六月二十四日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
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深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
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
民渰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
金城亦坍壞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嘉靖
甲寅更深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
三百六十石渰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猶多公私帑
物民間田廬一切流蕩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
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壁不可涉誠近世未有之變也
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
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出小品
是年召禮部尚書于慎行入東閣未赴卒謚文定
以葉向高李廷機爲禮部尚書各兼東閣大學士
廷機拜　命未及踰年即杜門乞休半歲之中疏凡四
十餘上俱不報所著九邊屯政考寔　廟廷長慮也其
辭曰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如屯政矣　國家九邊之
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即積之所棲耒耜之所事綿
亘數千里十爲耕耨十爲捍禦蓋即古寓兵于農之遺
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
嘗收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于上者碩畫于
下將臣經界于外謀士講求于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
其間或舉或廢或利或否非壞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

也。高皇帝闢海內之塹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控制如此其制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泌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于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 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爲市牛鑄器至欲廣屯于遼陽而遣人徵牛于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詔將領能

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感奮勤力稼穡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穀獨多降勅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

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毋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遣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人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灌輸貿易多至一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 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收

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蓋其立法也廣故人便其任人也當故法舉其與士也優故士奮其取利也緩故利集即所稱湟中渭濱涼州振武之舉不曾過之胡不及焉乃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幹所論者矣有墩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役用以管屯爲職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趣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廩之實如劉定

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勦靖持之以太急今日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今荒地漸多逃民猖獗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廢弛日復一日邊境籍係沃壤盡棄茭粟不繼士馬不肥挽運倒銀所費不貲而度支亦告匱矣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選幹吏闢荒蕪革豪強覈乾沒修亭障遠斥堠每歲終以聞部臣分別上請明示勸戒或欲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微其稅或以爲利歸于下則人樂趨往時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大與肖土沃田勦爲茂草孰若指以與人請

明詔能有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
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盡令商輸
粟于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實盡諸議
之擂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與屯田相爲維
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卯其野積人成
功積豐於坦士歷於伍內有亾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
備以振威生氣飭戎攘虜其誰與敵哉出名臣奏議
大學士朱賡疏畧曰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
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薦俸官來即說礦稅各處
書來未開緘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

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加飾不過增譏
皇上於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將時
戶外羅無對業之究家日日堦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拔劍
相視詐語橫加轄相之地真苦海矣出奏記
初平秀吉將歿令源家康領東北三十三州輝元領西南
三十三州協輔七歲孤秀賴有僧景勝叛據關東家康悉
兵擊破之盡誅其黨行長等併敗輝元專國政秀賴因娶
家康孫女而薩摩州兵最勁太守平義弘格與頡頏及家
康老兩會幾不相下近聞家康物故自長岐島外盡與其
子爲難勢且中變往丙午朝鮮偵報家康已代秀吉爲王

盡反前轍迨丁未云家康傳位其子秀忠稱新關白移秀
賴於大坂止給廩食頃則復以兩酋不攫來報然竟未審
情實出日本記
一宗室入門見一巨人從非來著白衣白幘耳有鏤高
二丈餘兩目燗燗火光射地望南而去出小品
汪宗孝歙人有義概受廩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
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詹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
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
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黑跳瓦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
廢也丁未入京師至蕪城病作憂　文皇遣緹騎召使

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髯垂膝左右以奏牘
進　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
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離子舍　文
皇色不懌有卑衣入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
三楚三吳沉竈產蛙人相啜食宗孝傷感遂病卒紀錄彙編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
二月閣臣葉向高上當今第一急務疏曰臣少讀大學一
書其論治國平天下惟用人理財兩端自古至今未有不
用人不理財而可以爲天下國家者今日之用人何如哉
缺者不補矣選者不下矣廢者不錄矣巡差之御史到處
乏人作養之廩常經年曠棄　祖宗設立百司廢府殆半
空虛而
皇上猶若贅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吝惜名爵有印剳不與之弊臣謂不然意者　聖心
於此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官不必備年來員缺許多亦未

至廢事不知一官不補即一事不治若一官兩攝又一事
兩妨平居因循苟且猶可支吾一旦緩急必至狼狽譬如
操舟順水安流篙師柁工或不必盡具至於急浪驚濤前
危後險卒然需之則已無及矣知今紀綱法度廢弛已極
固不待他日而後急也其一必謂除授一官則推舉銓選
催請者皆得假以市恩所以重靳不知爵位官職皆出
朝廷與臣下何與臣任南都每見除官命下人輒歎呼曰
此
聖明簡用不聞其云出某人推舉某人銓選某人催請也
昔人謂貪天之功其罪甚于竊人之財今日在廷諸臣顧

知尊　君敬上豈容有此其一必謂諸臣皆希圖榮寵自
爲身謀甚者至相爭相訐此輩一用必復多事故爲此以
催抑之不知爵祿名譽人主屬世磨鈍之大權使天下人
皆輕視　朝廷官爵不求進取則雖神聖誰與分猷況人
品不同難以例論懷私貪位之輩豈敢謂無固亦有身受
國恩思酬尺寸名存仕版自許馳驅者矣而槩以嘗進疑
士不亦過乎若恐用之而多事則臣竊以爲今日之紛紜
正緣于不用如其用之將各業其官各營其職何事之可
多臣願
皇上察此數端有官必補有補必速用舍予奪斷自

宸衷勿以猶豫之心而致天工之曠也至于理財則更可
慮者太倉積儲盡太僕馬價空矣兵部工部無不告匱即
大官供應之需亦朝不及夕矣滇黔之餉日望救于西江
無米之炊徒與嗟于巧婦　國家二百餘年軍國之供無
如是之困苦危急而
皇上猶若緩視之者人竊疑
皇上端拱穆清有秦越肥瘠之意臣又謂不然意者
聖心於此亦有數端焉其一必謂天下之財皆與天下公
共非上所得私況其出如流不能久聚而惟積不用者爲
財不知天子之所以富貴者正其臣妾億兆富有四海窮

天極地無非一家藏于無垠流于不涸乃稱得意耳如使
身之所蓄不出宮庭力之所營僅資滕鎬此何異千萬乘
而舟乃示天下隘乎漢臣有言人主患不廣大夫惟廣大
則知用財之術矣其一必謂礦稅數年行之無事民間財
力猶堪朘取不知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贏彼縮理勢必
然今輦轂之下家家貧窮苟有百金之產即思迯徙兼之
連年水旱到處災傷百姓剜肉醫瘡以償租賦每聞催征
積逋輒疾首蹙額怨詈守令敲朴鞭笞終不可得似此景
象即卒然有事欲出萬不得已之計其誰應之其一必謂
中外積貯尚有贏餘縱使目前不敷猶可設法處置不知

今日庫藏處處空虛西借東挪捉襟露肘即 臣 在部暫管
署戶工二部戶部所積向有百餘萬工部亦數十萬今皆
盡矣其所存者不能以萬計矣其在各省匱乏更甚夫酌
行潦者猶挹彼注茲今日之則將安所挹而安所注乎日
者小有給發列曹主吏至相與詬誶此公家之物何分彼
此而爭執如是其萬不得已之情亦自可見夫他費猶可
寬也九邊歲額軍士旦夕倚以為命者而今歲所少且百
二十萬嗷嗷待哺能不寒心今虜猶未定邊事尚紛遼左
諸夷雄黠日甚雖 聖明在御恩威懾伏萬無可虞然使
營門之下庚癸長呼亦豈所以壯三軍之氣消戎虜之心

乎頃歲寧夏朝鮮播州三役所費至千餘萬此皆藉
皇上威靈掃除戡定不至蔓延而所費已若此矣今滇南
茁酋又復騷動如使一時未能撲滅而重以他警何以待
之 臣 故又願
皇上察此數端以天下財足天下用公私緩急斟酌通融
勿以彼此之心而重計臣之困也 臣 之來天下人見
皇上拔 臣 于疏遠之中以為曠世遭逢必有一番聽用一
番感格 臣 亦廩廩兢兢夜罷振奮惟恐以不肖之心有傷
聖主知人之明而受事將三月目見 朝端景象空虛若
此竊謂處 聖明之世無蒸蒸濟濟之風當全盛之時有

岌岌皇皇之慮心竊惜之日追隨二 臣 見其蒿目焦心殷
憂積念諸所揭請肝膽俱竭大者如
皇上日講之官 東宮開講之期頻煩懇瀆皆不得報每
相對嘆息以為居如此高位受如此厚恩而進不得瞻望
天顏退不能發舒悃款每日所供不過票擬尋常一二套
數本章以為職業心竊愧之 臣 至愚極陋雖欲效芻蕘之
獻而其說已窮惟此用人理財二事亥意
皇上必有所疑未能釋然言者或未盡及故敢以其私衷
忖度冒昧言之蒭實見今日 國家治亂安危間不容髮
若只為諸臣一身計進退用舍為持籌主計之臣較尋常

盈虛出入則臣萬不敢以此輕瀆　君上自取煩瑣之罪
伏望　聖明俯賜省覽亟將吏部推陞考選章疏及臣等
所推日講　東宮侍班講讀教習庶吉士掌翰林院各官
次第檢發令其供事仍　勅戶部悉心講求今日邊餉缺
少作何處補何事尚可節省何項尚可請發其一切宣索
上供之需盡行停止則年來扞格匱竭之病為之一瘳而
太平之業可立致矣綸扉奏草
南京科道內外守備大小九卿應天巡撫各揭帖皆稱地
方因淫雨連綿江湖泛漲自留京以至蘇松常鎮諸郡皆
被淹沒週廻千餘里茫然巨浸二麥垂成而顆粒不登秋

苗將插而寸土難藝圩岸無不衝決廬舍無不傾頹纍纍
漂屍慘涼滿目棄妻失子號哭震天甚至舊都宮闕監局
向在高燥之地者今皆蕩為水鄉街衢市肆盡成長河舟
航徧於陸地魚鼈遊於人家蓋二百年來未有之災也奏報
吳固水鄉加以霖雨夾旬城中架木而居鄉民鼓舟而
竄田室廬井雞犬桑麻蕩然無復存留一望汪洋無際
民艱於食旋有聚衆行掠者撫臺周懷魯素有威望嚴
處數人而東南賴以靖謐
時蘇人某從湖州歸方二百里舟人鼓櫂而行每逢墻
址竈基則畧慱一帖覓以半日紙家不復知太湖今在
何處矣小品
十一月　詔留稅銀五萬兩賑濟蘇松常鎮四府又發鹽
課儀眞稅銀共十五萬兩賑濟浙江杭嘉湖三府邸報
閣臣葉向高條陳時政揭曰臣觀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
極每衙門不過一人而又或以眞病或以被言皆杜門求
去其見在供職者惟戎政尚書李化龍禮部侍郎楊道賓
工部侍郎劉元霖三人而道賓又欲給假化龍又偶感寒
疾尚未出戶長安道上遂幾無九卿之跡昔嘉靖庚戌虜
闖郊關凡治兵督餉皆用大臣卿九門亦各使大臣分守
今劉鎮報虜五萬騎窺邊雖以我

皇上威靈必不敢震驚畿甸萬一邊臣不戒如嘉靖將令
何人任管鑰之司效奔走禦侮之力耶臣竊憂之戶部尚
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苦悲號幾無生趣日
來控訴于臣工部又以賞賚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
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擬此等
章疏則茫然莫知為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
何又復瀝情告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窮迫如此尚可以
為國乎京民困苦商累破產傾牛逃亡流竄每聞號訴盡
為酸心叩其受害之故半為鋪墊半為奸胥干　國家曾
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與此幾望其亦倒置之甚矣

儻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
兵即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
委咎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
舊歲于慎行之歿臣屢以爲羨今賡已垂危而臣廷機亦
具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孱然之肉其
足食乎日夜憂惶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憐而軫念焉（綸扉奏草）
時福州軍蘇九郎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邸報）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照得　東宮輟講已

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
等屢次題請未蒙　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
制叅之時宜元良輔導之職萬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傅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顧天埈左春坊左諭
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
讀官制誥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
左評事范可優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量陞

詹事翁正春量陞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
量陞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
之蕃春坊兼翰林院侍講其范可優向經侍書日久量陞
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
職事伏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邸報）
陳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
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郡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
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於府者也繼源固辭
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
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

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人湊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
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
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
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入部獄繼源盡其金以
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
源温麻人（出三司獄傳）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
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可種出俸
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
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兩關天行非旦夕可速

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
一孤樹指曰君欲活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
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
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
人粹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澍因令百姓菜
蕎訖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槁久之忽霈雨無常枯
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
菜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
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霈而獨

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畏耳我今奉　天子命活百
姓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見而稱山人者造其室
父曰此兒有肯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
登封輯纂萬書馴雅有體裁紀錄彙編
是年海建修貢奴酋混入南關猛酋物三百六十三道日
領　賜賞部案驗諭無兼弁建夷考

己酉　萬曆三十七年
正月初九日達虜在邊講賞而民間訛傳警至街市喧擾
安定德勝二門百姓扶老携幼爭入城避難內閣上揭言
今日民間訛傳遂致此動擾雖事本無實而虜賊窺伺人
心驚惶之情狀亦可槩見矣薊鎮去京師甚近虜衆動稱
數萬我守邊軍皆饑寒窮困勢必不支萬一潰邊而入其
抵　國門在呼吸間耳夫安知今日之訛傳不爲他日之
實乎平都下人民以商役破家一有事變盡皆離心誰爲
國家效守禦之力而兵部戎政兩署只李化龍一人雖其
威望才猷真堪倚任而單旅一動凡百倥傯一人之身何

以答應況化龍今尚病臥未能出門此皆臣之所甚慮也
大僚當補臣已屢請
皇上縱未盡允亦望將兵部兩侍郎先行　檢發使緩急
有人不至臨時失措此實今日萬不容已之急務矣至于
戶部錢糧苦稱匱乏只有老庫八萬即使盡發所濟能幾
而太僕寺雖尚存少許警急之時又須買馬臣誠不知計
之所出也不勝杞憂冒昧上聞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綸扉奏草
薊鎮督臣王象乾揭報虜情急迫軍士饑餒非但不能禦
虜恐生中變兵部請市餉京營添設哨探閣部請

上發內帑以給邊餉謂太倉已空民間雖少有拖欠皆以
災傷難追且不能應目前之急自發帑之外更無別策或
暫那移令其日後補還伏候 裁奪 邸報
羣臣請東宮出講特蠲講已踰四年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往者閣臣得關其忠全在票擬票擬不
行全賴疏揭今章奏留中發票者少票而不當仍復留中
至于疏揭亦十九不報名為閣臣其隔絕之勢乃與外間
不殊而外間之一政一事所不能得者無不委之閣臣寧
不立見其斃此臣之所以懇懇請補閣員也 綸扉奏草
二月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逮解至京 邸報

吏禮二部缺官掌印閣臣葉向高揭奏銓衙與禮事務煩
多勢難停滯若遲延一日則廢一日之事往時掌印官缺
猶可令人暫署今六部尚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
戶部尚書趙世卿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病尚未愈
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稱病篤只一禮部
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陪祭時忽眩仆壇中至今未甦即
本部之事尚不能理況于兼攝伏乞 點用原推官二員
分補二部 綸扉奏草
吏部參糾擅去諸臣時工科給事孫善繼掛冠長往劉道
隆繼之顧天峻等出都尚在近郊議處有差 邸報

閣臣葉向高以議論混淆紀綱廢弛上疏言曰臣惟天下
之治亂必有其形治者非豐亨豫大之謂也朝政清明庶
官雍睦即謂之治亂者非禍變擾攘之謂也法紀凌遲人
心囂競即謂之亂
皇上視今之天下治耶亂耶臣不敢言其他即如近日建
言諸臣意見稍分門戶遂立藩籬既樹釁隙彌開始而臭
味繼而參商又繼而水火矣始而傍觀繼而佐鬬又繼而
操戈矣株連蔓引枝節橫生暮跖朝夷好莠自口遂使盡
言無諱之朝反憂白馬清流之禍一何諸臣之失計也夫
天下議論有一時而定者有一時未必定而俟之日後則
又自定者有爭辨而明者有愈辨愈不明而置之不辨則
又自明者揚湯止沸不如去薪可謂善喻諸臣何不思乎
然此為諸臣言耳 朝廷者臣下之紀綱威令所自出也

故言一事則必決一事之從違毋因一事而滋盈庭之議
言一人則必斷一人之用舍毋因一人而開羣枉之門今
皇上一切涵容無所可否當去不去當留不留當斷決不
斷決聚之使爭養之使鬬奏牘日多事端日起職此之故
夫人主之明日月而威雷霆也日月之明以其常運雷霆
之威以其迅速非遲非速則毋乃自傷其明而威幾頓乎
自古忠邪不分朋黨為害多見於叔季之世庸愚之君今

聖明在御乾綱獨攬豈容有此誠宜盡發諸臣之疏勑
下部院詳其是非曲直以聽　聖裁言當則行不當則止
中有顛倒謬戾之甚者量處一二以警將來則人心震肅
議論分明而　朝寧之間廓然有天清地寧之景象矣
皇上亦何憚而不爲乎至于諸臣自此亦宜平心和氣正
大光明勿以國家公事而徇私交勿以兒女下情而賣君
父臣嘗爲相知者言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自舉爲君子無
益也天下後世以爲君子則眞君子矣見詆爲小人未傷
也天下後世以爲小人則眞小人矣小人君子界限甚嚴
公論甚嚴自古及今未有能逃念及于此將客氣自消而
爭端自息此又臣一得之愚而欲爲諸臣忠告者臣與諸
臣比肩事　主無嫌無疑亦無一毫偏護私意但月與世
界紛紜至此而臣處輔弼之任默無一言安所逃責故敢
直陳其愚惟　聖明少加意焉（綸扉奏草）
五月山東巡撫揭報濟南青州二處各產犉牛一隻兩頭
三鼻四目二口（邸報）
吏部尚書孫丕揚受事兩月所推上內外大僚疏揭一槩
不報春夏二季選過各官以吏科無官掌印不得領憑困
苦哀痛于長安道上者數百人丕揚因上疏乞休閣臣葉
向高奏言承平無事人主常視士大夫輕而視官重及至

有事士大夫亦視身家重而視官輕至于士大夫以官爲
輕則其禍不忍言矣此循臣之所深懼也伏望　聖明將
吏部推舉諸疏　亟賜檢發使丕揚得以少行其志而安
其身其所光于　聖治聖德眞不小矣奉（上知不報）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忠悃銓臣公清端亮董率百僚況今
國家多事之際豈可以疾求去已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
日愼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其補官等事諸疏朕知道了
候朕詳審即行　掄發該部知道（奏記）
上命發餉募兵以拯遼左
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蔣孟育趙用光應天諭德何宗彥

洗馬南師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庠江西
檢討盛以弘刑科給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霈戶科
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龔三益戶科給事中顧士琦河
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伸山東刑科給事中
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兵部
主事曹珍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
四川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
鄒元會工部主事趙賢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丘
懋煒雲南戶部主事朱之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
丘雲肇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遼東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艱
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大科
八人、又大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
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既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不
絕、水强二尺有咫、厲風隨之、垣壞壁穿、至初十日、雨漸緩、
行泥淖中、乃以十二日爲初試。邸報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纂修玉牒、揭云、伏覩玉牒、紀載宗
支、係 朝廷重事、臣等查得舊例、十年一次纂修、自萬曆
十二年起至萬曆二十七年止、奉 旨命翰林院委官并

制誥兩房官員續修完備進呈、近查得前次襲封新生、計
有一十五萬七千餘位、玉牒計二百九十餘冊、迄今又踰
十年、宗支日益綿衍、冊籍日益浩繁、比之昔年、不啻百倍、
若不及時續修、益難考據。請 勑宗人府禮部、通行查照、
取勘明白、照例委官續修、揆之事理、勢難再緩矣。奏記
閣臣葉向高請處置邊餉、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
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
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遼左一鎮、將拱
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且該鎮糧食罄竭、
救援之兵、何所仰給、非反戈內向、即相率投虜、天下事將

大壞不可收拾矣。臣聞其言、寢不安席、食不下咽、伏知
聖明亦必爲此縈念、欲講求備禦之方、顧所爲備禦、豈有
他法、惟有食則有兵、有兵則封疆之臣、可以責其戰守、而
酋雖强横、我亦何至坐受其禍哉。今薊遼兵餉皆缺至數
月、其養馬之軍、皆牽馬還官、云身且無食、安能及馬、似此
景象、即使平居無事、猶恐生變、況欲責其出力以禦虜乎。
祖宗相傳、金甌無缺之天下、一旦危急至此、誠可憂也、誠
可痛也。中外臣工、共望
皇上發帑以濟此急、而 聖心必不肯從、戶部又萬分匱
竭、冏寺又那借將盡、萬想千思、策將安出、不得已、且下廷

臣會議、看其作何計較、再行區處、伏望
皇上將此疏亟發、勿待三日、如復遷延遲緩、視爲故常、則
臣真不知其禍之所終矣。
閣臣葉向高再請會議兵餉、揭云、昨接薊遼總督王象乾
揭報、言達虜頭目十箇、共聚精兵五萬餘、要明犯鐵嶺衛
等處、搶擄廣寧東西地方、傳約諸虜、但有不到者、加以重
罪、此其勢已極爲猖獗、而督臣又移書于臣、恐此虜與奴
酋合謀、東西並舉、遼東孤鎮、難以支吾、即欲發兵應援、而
糧草久缺、兵不肯行、然則邊鎮之危急、未有甚于此時者
矣、前戶兵二部請餉之疏、皆至窮至迫、至明白易曉、臣四

次票擬下廷臣會議。而皆留中。我
皇上神明聖武。留心邊事。何致今日獨玩忽若是。豈恐廷
臣會議首及內帑而故難之耶。臣觀士庶之家。苟有蓄積。
則必高其垣墉。多其奴僕。以為捍衛。即糜費不惜。何也。小
有所損則大有所全也。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蠢爾犬羊
生心日久。有如邊鎮不支。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
皇上守此者。誠使剖內帑之什一以充軍儲。資之捍衛。其
為利害得失。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細觀事勢。實萬不容
緩。臣若不懇切極言。則誤國之罪。當在于臣。故敢冒昧直
陳如此。給事奏草

是年薊鎮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
各十餘萬。山西大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
形怪狀。從古稀聞。甘肅地震如雷。搖倒邊墻一千一百餘
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無算。山東旱蝗。饑
畿眞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邸報
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闌入靖安
堡。聞那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
關。脅賞牛酒。已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
吏日夜告急。時按部御史請添募兵及改三協允寺馬厲
鎧甲。急撫北關。收宰煖以折其謀。建夷考

倭幷琉球。虜其王。聲叛雞籠淡水。倭閩廣。日本考
時朝議允于釜山港開市。本島商船歲以二十為率。事竣
即回。海上嚴飭舟師以待。
大臣何宗彥防海固藩議曰。今之譚東事者。益憤懣公
車矣。任事者見謂我以封款彼。而海上之盟。固若金石
也。何順也。議事者見謂彼以封愚我。而其謀叵測。至且
旦夕也。又何逆也。然而一順一逆。均非倭之情矣。夫謂
封之足以款彼者。謂其愛我耶。以武往而以好歸。皆犇
者之詞耳。俛而聽命。必有厚覬。其非愛我也明甚。謂其
畏我耶。我之伎倆。倭所畢知。平壤之捷。以當碧蹄可矣

其非畏我也亦明甚。非愛非畏。而尤徘徊觀望。受封以
逗也。此其謀亦狡矣。然而遂謂倭能併朝鮮以與我也。
力未能也。恐朝鮮之中變也。而又遂謂倭能越朝鮮以
攻我也。力亦未能也。恐朝鮮之議其後也。故任事者乖
而議事者亦詘也。愚請借著而籌之。釜山之寇已淡而
其師已老。寇深則朝鮮積憤而思報。師老則朝鮮狎敵
而易乘。進有勁敵。退無便汛。勢不得不挾中國以制朝
鮮。而中國疲于奔命。憚于轉輸。勢不得不許一封以結
其局而要之。倭當已退之後。果肯泄泄而已耶。養其全
力。一舉而下朝鮮。而又因朝鮮以肆螫于我。此一策也

不然則直走天津。扼我咽喉出偏師以綴朝鮮而令其毋敢動也。又一策也。不然則候風乘汛。北指登萊。南窺閩廣吳越。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恍惚蕩漾。莫可端倪。此又一策也。此三策者。倭所必出之計。而我內防海外防藩。所謂萬全之器。烏可不朝計而夕議之。竊聞倭之為患也。拒之於岸。不若拒之於海。拒之於門庭之內。不若拒之於藩籬之外。拒之於海內者。中國自為守也。拒之於藩籬外者。朝鮮為中國守也。所謂自為守者。法在據要害而充軍實。夫鴨綠江。朝鮮之犄角也。宜宿重兵以固封畧。而時令偏裨往來順口。張朝鮮而助之勢。

時詘則修屯田之政。汛便則扼泛海之路。此遼左之急務也。天津京師之襟喉也。舊制海船頗稱得策。奈何因封而遂廢之。今宜多製艅艎。練習水戰。召募近地土著。漸以南兵代充其籍。時浮游於渤海之中。時偵探諸島嶼之上。此亦備豫 神京之急務也。其他如守沙門諸島以控登萊。守馬蹟諸山以控淮揚。守大堵諸山以控兩越。守彭湖諸島以控閩廣。各以信地責成撫按。毋令一人一兵得及於岸。方爲完策。何也。我師海戰而勝者十之七。內戰而敗者亦十之七。其故有二。我師入海。敵必莫逃。淮浙巨艦。可以奏賊。毒藥火器。賊難近島。一[illegible]

彼欲泊島。我已先據。竟走登岸。我可夾攻。截水而戰。火盡而逃。二也。惟是情竊之罪。宜重關出之禁。宜嚴間諜之賞。宜厚自防。既固。彈丸小醜。尚安能借陰陽候鼓威海若。以逆我執事之顏行乎。若夫朝鮮之為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為守也。彼其先延祚千百年。類能奉我中國之命。役屬諸夷。雄長海上。豈其於今而遂為纖弱。夫亦竊其君臣康淫逸豫。素無備而動耳。今播遷之後。君臣上下。捍衛甚嚴。士馬芻糗。徵之諸觀察各道甚給。起義勤王。各道之父老子弟甚切。鞭雖長。不及馬腹。倭即乘其不意而中之。毒惡能夷千餘年之國為甌脫乎。況

其地有烏嶺之險。一夫當關。千人自廢。又可憑藉而守也。宜時遣一介行李。討朝鮮君臣而責成之曰。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莫如此。淫樂不可禁也。而後布德彌惠。弔死問孤。莫如此。此失小民心。而後察夷傷。補卒伍。據扼塞。莫如此。寇至而不能禦。寇退而不能守。夫水激則騰。馬激則蹶。況國之君臣乎。以隋煬帝之凶暴。唐太宗之英武。曾不能得志於朝鮮。奈何覷爲積弱而不一振厲之也。或者遂謂宜倣漢設一都護。以鎮撫而訓練之。愚竊以為未可。蓋昔日往援濟拯之毒。已深怨咨之口。未息。今復遣將屯守。能保其不恣睢以逆下乎。能保其不

姑息以縱士乎朝鮮奉我正朔爲我能庇之也庇之而
故援之其不折而之倭也鮮矣况因糧於彼則殘破之
後所在空虛轉輸於我則千里饋糧士不宿飽非計也
愚故曰朝鮮之爲我中國守抑亦朝鮮之自爲守也我
自爲守則倭不得窺我之𢧐朝鮮亦自爲守則倭不得
窺朝鮮之𢧐其勢若分而不合然我堅而後可以餘威
庇朝鮮朝鮮堅而後能以全力屏我其勢又合而不分
此雖書生之恒談而究竟萬全之畧曾不出此藉第令
信無賴之飾詞昧彼夷之要領謂一封可以塞責而暫
退可以釋肩遂令兵之已聚者散備之已設者弛船之

已造者毁開釁啓侮長此安窮其禍恐不可勝悔已嗚
呼保金甌而守屬國　天子之任也布公道而收羣策
大臣之任也執桴鼓而众封疆將帥之任也各盡其任
而互濟其功則扶桑之劍可倚肅愼之矢可來而今何
大謬不然耶上與下乖任與議左勇怯互在行間賞罰
多乖名實此昔人所云憂不在疆場而在朝廷者愚兢
兢抱杞人之見而未敢深言之也 泰議
各省巡按於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鳳
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 明督學
送入學者拒之眞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

神宗初年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按至千五
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千請
批送者甚多已酉陳大綬至亦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
梁人先是屠枰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浙中持法嚴竽牘
俱絕先任爲秦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
青衿居間可以劵取時有暴進屠出之謠屠陞南太常
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治如督學
時而周敬菴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和厚得士心時
又有屠毒周全之謠至形奏疏屠尋轉太常卿 出小品
鄞人祈王妻楊氏夫歿守節王好鯉魚每忌日必設鯉

以祭時河枯無魚楊悲慟不已忽漁父持鯉至以一金
易之祭畢食肺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孝烈
孺人 出紀錄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
以隆政本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爰
立之盛事于天道至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聰新輔之手
采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阪
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哀而志苦矣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曰臣惟今日天下事雖多
然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毋
論大小臣工奏牘如山即臣閣中連年題請其疏揭亦且

百通于一切當講之故及講與不講之利害固已開陳無
餘臣即有喙三尺無所復加矣惟是居恒私念
皇上至聖至慈之心光昭千古而每以遲回猶豫致天下
之煩言如往者　元良未建　聖衷何嘗不默定也祇因
遷延數年遂紛紜如許今　皇太子春秋方盛　聖衷何
嘗不欲其勤學親賢陶成睿質也祇因輟講日久悠悠之
口又復滋多以　神聖之貽謀當人倫之極盛顧使四海
人情皇皇岌岌一至于此此臣之所甚惜也夫天下事苟
少有可已者臣子何敢必欲煩瀆　君父惟此一事
皇上試思可已乎不可已乎舉論臣民顒望于下即　列
聖在天之靈願念宗社共傾耳于　青宮誦讀之聲亦已
年復一年歲復一歲矣
皇上獨可不為之仰體乎今青陽肇布正堪進修伏乞
裁定一日命　皇太子及　福王俱出開講是真目前甚
不容已之切務也綸扉奏草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
官取韓敬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馬之騏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
先是已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
以來科科皆選以致翰林官壅滯日甚難以疏通請照往

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條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
外臣僚惟州縣官最為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
見亦最為險途故向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
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為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
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調或幸得一轉而又以原任掛
議去者故人情甚為厭苦即循之往事亦委靡不振于民
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覲各官其
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祲拊循拯救所凡竭力其勞

君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謝應選便有百餘人
何處得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
月日而道路公私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
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益一以為　朝廷存舊章一
以為地方省勞費一以為銓部通選法并有私于各官也
伏侯　聖裁。奏記
時京師風霾異常又日久不雨苗麥枯焦
四月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
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
勅該部另推就近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遼防邸報

附紀都御史馬驌破虜疏曰臣伏思北虜為中國患自
古有之惟有備然後可以無患今鎮兵雲屯關戍櫛比
然賊奄至不能防禦者承平久而實政不立粉飾多而
武備不修也臣請以修武備之法利害之說戰守之便
廢置緩急之序施為相度之宜為　皇上陳之計我邊
歷東起遼陽西至臨洮所守之地廣也自春至冬自幼
至老所守之日長也所守之地廣信未有千里之堅城
所守之日長信未有千日之銳志矧彼醜虜以馬為家
何如其便利也與我軍之欲戰而後索馬者異矣以射
為食何如其習熟也與我軍之董勸成能以為技者異

矣且其膚革毛髮長養于風日沙莽之中飲食衣服不
藉烹飪溫煖之細譬之風林之鳥走壙之獸其桀驁猛
厲固其性也且彼聚而我散彼逸而我勞窺我之隙侯
我之懈衝突而至彼截其直我守其橫首尾不能相應
內外不及為援檄召未至而關門已破議論未定而彼
已饜足去矣此彼之所以世為中國患也然我中國習
五行以為具我得勝氣者也聚諸省之供餉我得勝制
者也上有剛健神武明略之君我得勝主者也彼烏得
有其一二以加我十百千萬哉夫五行者金木水火土
是也蓋殳戟刀劍矛鋒矢鏃是以金勝也弩幹弓材標

架楯櫓是以木勝也崇城壘堡高壁深塹是以土勝也
內則桑乾白河蘆溝環繞京師外則黃河一帶亘絕萬
里以為大限是以水勝也神鎗機炮烈燭焚薪是以火
勝也斯五者我算得彼算不得皆我所長而彼所短今
以我所長而角彼所短反不足以屈彼何也有其具未
有其用有其君未有其臣自古謀臣戰士毋苦于庸暗
之君詭佞之臣居其中而牽制阻撓以僨其事宋轍可
鑒也乃今
皇上獨攬乾剛神謨廟算駕出羣臣之表固非詭佞可容
喙也而平虜安邊以貽百世之太平此其時矣凡敵國

對峙固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獨言守將誰欺乎爲今之計惟擊爲便所以備擊者有三事焉儲峙爲急鼓勇爲急制車爲急而繕城垣修斥堠之類宜次第興舉可也儲峙之法有三復輸粟之令革買賣之窩則鹽引開而飛芻走粟至矣久任沿邊守令以徵收每年邊額多寡爲賢否則積多而倉廩寔矣先時出帑藏銀預糴芻粮以儲各鎮急則價不踊貴也鼓勇之法有二養敢死之士重首功之賞制車之法當如總制都御史劉天和昝年所議式不可改也嘗考盛漢之兵制曰車騎曰材官曰樓船今之禦虜舍車騎材官何以哉而車騎尤爲

急也古者用車戰動則足以衞突止則足以營衞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況中國以火器勝虜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馳遠而後可以機發準也蓋兵車者制虜之要術不可以虜瑠之偶敗遂因噎而廢食也與虜對壘則重車疊陣方軌而行山移而進謂之奮擊虜衆未集則衝車直隊充刺部落謂之衝擊我衆未集虜騎忽入關門則排車橫陣高壘厚壁以奪歸路謂之要擊虜衆深入絡繹連亘則分車負陣縱橫開闔約號四起謂之夾擊虜之還也既有所駝載必不能疾行則輕車夾驍三道排堵而尾之或夜

砍其營或擾奪其馬伺便則以火器車直擣其輜重斯以必救然後三道夾攻謂之追擊我有三備用是五擊雖使頭曼復生冒頓再出亦不能支矣昝人以虜惟利擄掠不羞逃遁斯言得之矣且彼以獵于沙漭者爲食今不獵沙漭而惟欲冦我中國以爲利必其所利益有倍于獵者而後爲之使我有備焉彼將不利于進雖進不利于退則不若獵于沙漭者安且利焉尚何擾擾之患哉今養武士其情狀如畜獵犬然日聽其發蹤指視以馳逐林藪則精神鼓動各逞技能而犬有獲也不然則將安疲樂怠惟噉嗷待食于人且釀成驕悍之氣反

搏噬人矣此無他養而不戰無所用氣故也及見近時馬勇梁震王效號稱名將夫豈有他長哉惟是皆養能死之士而已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亦不下數十人結以恩養飽以嗜欲一旦虜至則出死力以報之使我九邊戰士盡如三家者士又何難于燕然之勒哉此臣之所謂鼓勇者不可不急也大抵主兵一動便問倉廩所積若干石客兵一至便問芻粮所供若干時適者遣粮無數月之備士卒有枵腹之憂一旦攻圍援絕又何以爲自存之計哉此臣所謂儲峙者不可不急也六韜所謂車者軍之羽翼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非走也曰一

車當步卒八十人。又曰一車當六騎。又曰十乘敗千人。
百乘敗萬人。古之所謂大車、革車、兵車、戎車、衝車、攻車、
後世所謂武綱車、扁箱車、鹿角車。自古兵家所恃以為
勝者。况虜專騎射之能、往來游衍、疾于風雲、非車不足
以當之。臣所謂制車不可不急也。竊狀時事。如延羸之
人病大疽也。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攻剌封剔以
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
而毒氣入腹。不可復救。悔何及焉。大抵剔刺甚恐人。溫
補之言易入也。奸諛誤國。故庸醫者流也。不曰失機。則
曰生事。不曰開邊釁。則曰冒破錢粮。師旅未興。而議論

紛然。舉劾一行。而經年聽勘。雖使頗、牧、衛、青等復起。將
安用之。是故在彼不殺則不威。不震則不懾。不戰則不
定。在我者不橫奔四出。不可以收復河套。不戰勝攻取。
不可以退守邊疆。所謂不一勞者不永逸也。伏願
皇上推選大臣之兼仁智勇者一二人。以總制邊務。不必
急其旦夕之效。而惟責其成功于五年之上下。不必問
其城堡小戰之失利。而惟取其軍律氣勢之壯盛。不必
計其供億之多寡。而惟覘其胡虜侵犯之疎數。不必責
其武弁之廉檢。而惟課其謀勇之大節。聽其生殺予奪
之便宜。而不可使舞文弄墨者為之排阻掣肘。且我國

家建都。與虜僅隔一山。一則據關塞之險。足以制北虜
之命。一則恃京營之兵。足以壯畿甸之盛。今虜突入北
圍口。若履坦途。我軍坐視縱橫。不與交刃。此皆當事之
臣不能預處也。地雖險而不知所以守。兵雖衆而不知
所以用。束手旁皇。以致誤事。臣愚以為每季輪差總兵
官一人。督京營四分之一。屯練關口。多設火器。布虎落。
以為必不可犯之勢。京師民居之外。擇要害之地。立四
大堡。每堡可屯萬人。遇有聲息。即分布屯守。以安城外
居民之心。關口固則外虜難入。四堡立則內宄不作。此
安畿輔固根本之首務。然而便宜處置。鼓舞作興。則在

帥臣。而其委任責成。則在
皇上也。
初二日戌時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為灾。小民飢饉。
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寔惠。以仰（全在得人）
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
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觀

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費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灾民。卿可詳擬來行。令一併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厰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綸音

六月閣臣葉向高催請刑部掌印揭云。竊惟刑部掌印官、候命日久、催請頻數、未蒙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米無措。皆令舖戶包賠。炎暑鬱蒸。薰熱難過。即重罪者不足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年恤刑之差。舊例皆于二三月題請。延至于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印爲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

東宮輒講。已幾七年內閣屢疏請未得報、

八月閣臣奏請戶禮二部掌印揭云。目前戶部事務。停閣已久。其最急者。如各邊請餉無人給發。各處解銀無人批收。此如咽喉哽塞。一切飲食出納皆不得通。最爲困急。而禮部則頒曆賀冬。皆將屆期。與禮之臣。豈容久缺。即如進貢番夷。有六七百人。久當發遣。亦以部堂無官。遂至停滯留一日則費光祿寺一日之供給。該寺錢糧方極匱乏。而復有此冗濫之費。甚可惜也。故敢冒昧上請。伏候

聖裁、奏草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
有至急二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
部考選軍政考察日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蒙
聖諭擬于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
察若再有遲延則必至耽誤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
察典之害更不小矣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
未蒙　允發不敢揭榜奸弁乘之爲非人心因而疑駭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年一舉之舊章

其可視爲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切要
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
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綸扉奏草
二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諡文肅
三月閣臣葉向高回奏南京刑部尚書李楨擅去揭云竊
惟人臣之去留聽于　君父若不候　命而擅去既失臣
義亦壞朝綱
皇上以此責李楨即楨亦無辭以自解矣但臣反覆思之
祖宗朝雖無擅去之大臣亦無求去不得之大臣其四品
以下官多一疏即　允至二品以上亦只再疏三疏至四
五疏而極止未有十餘疏猶不聽者即我
皇上初年亦是如此故臣下進退得以從容而不至自擅
去之罪自頃十餘年來大臣得請者百無一二今且一槩
不報甚至如輔臣李廷機部臣趙世卿皆羈留數載疏至
百餘困若無聊人人歎息而廷機又屢次叩　閽莫回
天聽蓋大臣之情急計窮至此而極若非二臣含忍寧耐
以候
命爲恭亦豈能淹留以至今日哉臣竊度　聖心或以諸
臣之求去爲非故厭而置之耳不知其不容不去之故自
有數端如疾病則當去被言則當去職業不得盡則當去
此皆出于迫切至情非有矯飾
皇上所當曲體者也今李楨既以真病去而尚書孫丕揚
李化龍又以考察軍政不下相率求去且將踵楨之所爲
矣效尤不止臣恐　朝廷之紀綱日以陵夷而天下後世
謂
皇上爲何如主乎臣以爲欲禁諸臣之擅去則必先體諸
臣之至情可留則留且行其言以安其身不可留則聽其
去明白　裁斷毋事虛拘使臣子之進退得全則　朝廷
之紀綱不失下之而煩言可省上之而　國體常尊即諸

臣退伏田野亦頌 聖德于無窮矣(奏草)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閣臣葉向高具揭奏云竊念連年天旱陽氣燥烈故蒸而為火且火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舊歲正陽門箭樓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為細故而忽之也近來庶政隔塞人情鬱結憤悶無聊咨嗟愁歎皆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 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空宮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竊懼焉(奏草)
閣臣葉向高請留非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令地方官多方賑恤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為人攻擊情迫乞歸閣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點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溫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為自便相率慼然求去蕭雲舉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偱黨狥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諭旨)
十五日 詔掌院王圖廷試貢士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二麥無收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當苗稼浸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邸報)
上靜攝將二十年臣民思覩已久時惟孟冬禮宜頒曆閣臣因上揭請 御殿云伏計
皇上臨御以來頒曆已四十次而 聖壽又適逢五十
聖母萬壽又將屆七十上極 九重之色養下撫四世之孫曾 福履之盛真千古所僅見者誠宜乘此頒曆之期
御文華殿延見羣臣維新庶政則人情暢而泰運開矣
閣臣葉向高疏曰竊見兵部為延綏大捷敘疏與宣大薊鎮閱視敘疏已經四次發擬俱復留中此乃 聖明慎重

爵賞之至意非有所靳但事關邊鎮固有舊章非此無以鼓舞將吏之心而得其死力且九邊一體不可異同今甘肅之捷功已敘而延綏獨否陝西之閱視已敘而薊鎮宣大獨否非但人情因此觖望而揆之政體亦似不平又昨遼東大捷兵部題請先發銀二萬兩給賞亦未蒙 允發竊惟遼東積弱之後有此一捷稍覺生氣而黠酋之窺伺報復勢尚猖獗甚為可慮則夫捐一二萬之金錢以激勸吏士使之感恩用命相率而死敵此亦機之必不容緩者也前此遼將遼兵無人肯戰自
皇上一置佟鶴年于重典諸弁始不敢逗縮以有此捷臣

以爲有罰則必有賞諺云軍無賞吉不往而賞不及時則人雖得之而不以爲恩是尤軀事得失之一大竅係而臣不容于不言者也 奏草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竪柱疏曰照得左右二門已成惟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沍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竪柱年復一年復多陰陽拘忌興建愈爲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況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肅瞻望也伏乞 勑下擇日竪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 邸報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化龍奏請叙賞薊鎮宣大閱視功次故事閱視之典三年一舉以激勵邊將前此一番已經寢閣今次名爲三年寔六年矣

按此番所叙督撫諸臣如蹇達馬鳴鑾劉四科連標霍鵬等皆已物故河清難俟人壽幾何可勝歎息

皇太子生母 皇貴妃王氏薨 逝已久發引無期禮臣屢請擇地未蒙 允發閣部因 李貴妃墳地原有九穴可

叢葬

奴酋請還 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張其哈喇伯子即前李成梁弃地也按臣上駁如機務而科議則請移建州爲 都典交兒

外藩姑置侵地先許貢赦寧東方部覆如科臣言上報可 奴酋考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而俱紅色無毛無眼人戶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母羊腹內剜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邸報

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許氏哀慟不食次日視夫殮畢淚盡血出而死于柩旁先是乙未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 小品

明從信錄 卷三十九

壬子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
右庶子郭淐暫署院印 邸報
禮部題請 瑞王婚禮踰期乞蚤完大典以昭 聖慈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四月閣臣葉向高議處黔國莊田揭云黔國莊田予粒以
莊丁爲盜之故該省撫按屢次疏爭兵部覆奉 欽依令
有司代徵西南之人無不慶幸今若復准該鎮自收則
明旨前後相違人情亦將搖動生變伏望留中不必發行
則該鎮與地方相安所全寔多矣 奏草

閣臣葉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曰臣伏枕五旬屢疏陳請
病苦昏迷語言無次不足以感動 聖心臣之罪也然使
皇上矜臣而無害于 國家無損于 聖政臣即病困以
死可以無言乃臣一日未去則朝政一日不行月復一日
將使紀綱盡壞國體盡傷廊廟不成廊廟世界不成世界
臣雖木石其心豈能安處
皇上即視臣如犬馬可以羈縻進退去留可以置之不問
乃百僚可盡空乎言路可盡廢乎各省之按差可終不代
乎浙江湖廣貴州之科場可不用監臨乎恐從古以來無
此事也或者妄意

皇上罪臣以去要求甚難其行則臣以爲要之爲言必有
所挾臣么麽豎儒譴誅罷斥皆由 君父何憑何恃而敢
言要惟是受恩深重情不能已又生平讀聖賢書事 堯
舜主不欲以阿狥逢迎得罪于天下萬世故冒昧瀆之
若是耳今中外離心人人愁歎即 輦轂之下肘腋之間
怨聲憤氣已自滿盈種種禍機無人敢說臣方深憂
皇上之孤危而
皇上顧閉塞愈深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
不得舉其職至于閣臣冢卿亦視若可有可無舉天下無
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不測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

明王無此法也
皇上今日誠厭臣多言欲臣緘默苟容甚是容易但天下
人各有心人各有口一臣之順從不足以勝千萬人之怨
怒一旦禍變之來即食臣之肉有何益耶臣聞之責難于
君謂之恭臣之所望于
皇上者皆易事非難事律以責難之義尚爲有愧若復畏
罪懼譴併此不言則眞孟氏所謂泄泄沓沓事君無義進
退無禮爲不忠不敬之大者矣伏望 聖明察臣愚衷即
行罷斥亟下考選以應目前之用其推補閣臣點用吏部
尚書與卿貳督撫等官皆不可緩併望次第施行天下一

日僉然稱　聖主矣。綸扉奏草
五月署吏部印趙煥疏請推補閣臣大僚考選
六月副都御史許弘綱閑刻臺臣缺乏各差緊急之狀具
揭內閣
皇貴妃發引
鄉試主考官順天庶子郭淐諭德朱延禧應天諭德趙秉
忠洗馬邵景堯浙江檢討鄭以偉兵科給事中李瓚江西
檢討周如磐戶科給事中韓光祐福建修撰張以誠戶科
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
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
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郭士望工
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趙士諤兵部主事蕭丁泰
四川兵部主事張應徵評事陳向庭廣東戶部主事洪啓
聰工部主事繆國維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
士茂雲南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尊德貴州刑部主事
王家相行人彭際遇
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部閣屢疏上請至七月
終始下應天陝西至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
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年所創聞也。
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甎。先是棘闈與杭郡庠相連
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東廢倉隙地宏
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甎永絕火患。
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邸報
是科應天解元張瑋父應登力學工文數奇不偶賫志
弃世時瑋猶在襁褓母陳氏氷蘗自持拊而董之十歲
輒有文聲屢困童子試會闈中盧臺蔡公以院檄拔遺
嘖嘖歎賞至是發解人以氷蘗歸蔡而以和丸之功歸
其母云。發解後益下帷攻苦絕戶外交布衣蔬食泊如
也巳未釋褐疏册節于　朝得　旨建坊旌焉三元考
是榜華亭張拱端履端軌端同胞三兄弟中式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昨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冉興讓于九月初
八日將冠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駙馬何官
不奉明旨。擅自離任。私自逃行。姧生狂躁恣肆效尤可惡。
着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等處訪尋伴回奏請定奪。此
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差。敎習部官賈
之鳳。訓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卿可傳示遵行。欽
此綸音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猓作亂十分危

急乞速黜，趂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
曹于汴已管兩次考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
郊祀遣官恭代。
閏十一月初一日，以長至節，賜羣臣宴。邸報
是年日本冒琉球貢海上，福建巡撫丁繼嗣奏言：倭將明
檄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閩越亡命郭安國亦寄書其家
暗指入犯之期，其檄與書語多狂悖，乞　頒明旨，以懸繫
遣時琉球巳為倭奴所并，其貢使貢物俱是真倭，是為窺
伺心甚叵測。日本考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

時虜中降人驅百馬入塞，遇餓虎三四，自林中突出攫
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皐為賦猛虎行云：邊城猛
虎白日蹲嗁厲，爪磨牙過犴貆，不能噬虜偏噬馬，餓虎突
起誰為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年穹廬盡投扑，降人萬
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蹂踐。擇肉能飛似暴秦，考精
解學九方堙，一呑數十未饜厭，飽然猶睨道旁人，何不
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千羣還塞徼，降人驅馬能幾何，
竟爾一飽無遺骨，安能弘農化大行，渡河北去惠蒼生，
又安得中黃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小品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九終

秀水 沈國元 述

癸丑 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輔臣李廷機予告抵家上疏謝 恩

閣臣請定會試主考知貢舉官

科臣官應震論閣輔獨相之非向高力請推補乞休留中

羣臣合辭上請 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而南京差來船二百五十隻船戶數萬嗷嗷索工食乃行期無定人情弗安蓋分封已定則宮幃有必割之留戀土田有制雖寵愛無溢額之恩私乞即擇吉啓行畢完大典泰記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內閣止一人入闈票擬不便再疏辭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曾楚卿葉燦陳玄暉蕭命官羅喻義李國楷繆昌期李孫宸孟紹虞胡胤嘉孔貞時王應熊劉鍾英周希令姜逢元楊景辰劉鴻訓馮銓韓繼思王祚遠申廷諜暴謙貞史永安以吏部侍郎劉楚先詹事何宗彥教習

四月工部侍郎劉元霖都御史孫瑋各上疏乞歸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 冊封誰爲幹理吏部推孫愼行等請亟 賜點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點用廵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養贍地土不完錢糧未到今已春暮明春行閣臣葉向高封還奏本附揭云 福王之國日期

欽諭今春借錢糧土地爲辭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紛呶此亦非所以自明也 王國田糧悉照 親王潞府例應辦錢糧該部力措至如田土則 福王地租四萬六千餘兩多 潞府六千矣且河南山東搜括已盡尺寸盡屬民產豈可彊爲使地方擾動王亦何能安享之乎伏乞裁酌

時九列空虛而都御史孫瑋許弘綱又以人言求去大學士葉向高疏略云糾發奸邪者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者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爲國家用者皆當愛惜護持就事論事勿因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居恆私念今日之大臣多昔日之言官而今日之言官又他日之大臣昔日之言官未必盡遜今日之言官而他日之大臣又未必遠過今日之大臣

易地而居。則其情可見。設身而處。則其意自平。故愛惜今
日之大臣。亦所以爲言官。而總之皆爲世道耳。伏乞
聖裁。以上俱綸扉奏草
六月。武弁王日乾訐奏孔學等詛咒
聖母、
皇上及
東宮事情。先是日乾與孔學結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
皇城放炮。進本刑部。欲當以重辟。爾時內外譁張矣。
大學士葉向高恭慰
聖懷揭。云臣密訪得王日乾、孔學等。原京城光棍。此事大

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今告者
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伏其辜。
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
有不可言。彼奸人不過拚一條性命。乃國家之所損多矣。
是反墮其計中也。伏望
聖慈炤察。○吏部尚書趙煥求去。溫
旨慰留。○都御史許弘綱致仕去。時議論煩多。大僚相繼
引去。閣中請
嚴旨諭禁。邸報
七月。吏部尚書趙煥催請點用各省巡撫。內六省皆係緊

要地方。而河道南北咽喉。尤一日不可缺者。綸音
八月。輔臣葉向高奏爲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敬陳目前切務。一推補閣部九卿撫
按臺省諸急缺。一起林下廢棄。一釋久繫三臣。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見爲國忠愛懇切至意。朕已悉知。但閣
臣乃心膂股肱之任。非比他員。今九卿奏着吏部會推堪
任的六七員來簡用。其大僚、巡撫及廢棄候補各官。知道
了。滿朝薦等。既屢屢懇請。着該衙門開寫來看。今朕壽節
在邇。卿爲輔弼重臣。豈得不列朝班表率。而杜門不出。是
何君臣禮體。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卿可即遵屢旨。

速出入閣視事。不負朕眷倚至意。不必再陳。吏部知道。綸音
部請召用原任大學士沈鯉。先是科臣張延登揭云。自
皇上御極以來。閣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鯉有立朝
之節。而未竟其用。故部請特召。以章眷念舊臣德意。奏記
九月。新簡閣臣方從哲疏辭。不允。
大學士葉向高奏爲
聖政推行有機。人情乖忤難挽。敬陳愚衷。共維世運。臣竊
覩年來中外所喁喁仰望者。不過日 儲講也。封婚也。枚
卜也。補大僚也。起廢也。釋繫也。今閣臣補矣。滿朝薦等放
矣。各部所請之國事務。已多得

旨斷在明春無疑矣婚禮亦必不久停矣其大且難者已
見施行其餘當可漸次而舉況有新臣受事畢力替襄其
功效當百倍於臣臣故知
聖政之推行誠有機也於此之時使臣工輯睦以事
皇上天下事自有可爲乃藩籬未破攻擊仍煩遂令二三
大臣相繼去國紀綱爲之破壞邦國因而將空凡在人倫
無不太息且使
聖主愛惜人才保全言路之盛心反與優游不斷者同類
而共譏臣竊歎之古人上殿相爭多是國家大事然猶不
失和氣今經年執爭不過庚戌之科場荊熊兩御史之行

勘呂圖南之論劾以此三事牽纏不休賠累無數夫此等
事務本不甚關于利害安危若平心而觀自無難處即小
有不平二三疏而外便可歇手而舉朝爲之鬨然無有寧
日果何爲也當列國分爭與南北割據之時則有某國人
與南人北人之名目今天下一家萬姓一　君凡列朝紳
皆吾兄弟何地無君子何地能限君子而盡界分疆判若
異域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云者人既以此加
老成之言
我我亦以此自稱匪但不庸抑亦不祥又何爲也古人居
廟廊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處各異設
心則同近來林下諸臣皆有再觀去國不以其罪但使于

輿論共與者急推以盡其才衆志未同者緩推以觀其後
大小各適其宜中外各營其職朋亡羣渙自可相安而在
朝在野頌言日生又何爲也人才之生最爲難得其才堪
爲大臣者又經　國家數十年作養方得成就當此大僚
空乏之秋用人艱苦之日去一人甚易進一人甚難凡有
心胸皆當保惜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門戶一分猜嫌四
起千山濯濯更尋斧斤又何爲也臣聞之物極必反勢窮
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紛紛攻擊之談亦淡然而無
味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天方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迎
聖上之善機成維新之美政從前傾軋之習返爲蕩平隱

憂伏禍從此而消則諸大臣雖去當有補于世道足　社
稷之幸蒼生之福也如或嗔前事之未工尋覆轍于無已
力務經營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旦夕臣惟有掛冠
一去以天下事聽之新臣而已臣每讀史冊見漢唐宋黨
人之禍皆與國家相終始私心竊歎以爲此端必不可開
此名必不可立一開此端一立此名雖使大有權力如牛
僧孺李德裕之輩能驅除蕩滌而遞仆遞興爲禍更酷故
常欲彌縫消弭至于犯調停之議而不惜今雖勢窮力竭
而區區一念終不能自已故復冒昧言之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擬如臣言非是當另行分別奏請以聽

聖慈頁望
皇上深惟治亂之幾。益發風雷之勇。將儲講大條起[illegible]
事悉見施行，則人心翕服，議論自消矣。論鼎奏草
十一月延鎮三次大捷議行陞賞。
十二月新輔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
吳道南等同奏云伏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辭，送票還照前旨出
旨來。此係舊例，不是新特恩。欽此。臣等仰見　福王謙冲
節損為國為民之美意，真足追古昔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前　為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臣等當即欽遵擬上，但細查此項田土委辦
處置，臣等亦千方百計，圖所以仰副
聖心者，而終不得其說。今幸　王有此謙讓之舉，傳之四
海，一日雷動歡聲，書之史冊，千古永標盛事，上光于
祖宗，下施于蒸庶，即
皇上與
皇貴妃咸有休稱，雖使百萬庄田其利不足以易此也。臣
等敢不將順以成　王之美哉。惟是
皇上愛　王之意不敢盡虛，臣等再三斟酌，謹擬二萬之
數，責令該部務行湊足，不許復有瀆奏，使　王之令德既
昭，而于府中養贍亦無不給。揆之事勢，只能如此，不可復
加也。臣等亦知
皇上所傳原有舊例，乃區區愚衷，正望
皇上減省于舊例之中，乃愈見愛民之德意耳。連日大小
臣工以吉期未定，盡責臣等不行力請，為不忠之大。或面
見，或移書，備極詬詆，臣等以國家大事，不敢置辯，而目前
廷臣催請疏中，以為奸人乘機搆隙，無所不有。
皇上父子兄弟之間，岌岌不安，此等危言，傳播天下，孰不
驚疑。臣等見之，亦不勝駭懼。昨得　王此疏，何以解人心
之惑而弭目前之釁乎。臣聞諸臣已約于數日內伏闕
疏請，且必責臣等與之同疏，不得旨不已。臣等深恐事體至
此，將成決裂，即使
皇上幸而聽之，其傷亦已多矣。正欲具揭上聞，適覩
王疏歡喜欲狂，故敢以此附奏，伏望
聖明將臣等所擬，即行裁發，仍將欽天監所擇吉期，即
賜點定，其二萬庄田，撫按官自極力設處。　王疏臣等亦
傳示各官，俾共知　王之賢明，相與頌讚于無窮也。先是
福邸以奏請田庄未足，故之國之期稍遲，已有

旨於明春舉行人心安帖及　上以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欲親率　太子及　諸王等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于次歲春三月內擇日之國既而
上又以
聖母壽旦在于四十二年須曆後令歲豫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而　聖躬又在調攝恐難成禮着于次歲
春三月擇吉啓行于是內外驚疑文武百司至欲伏　闕
叩請閣臣乃啓　上立刻傳示　母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白于天下
上乃先以札諭　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令傳示欽

天監擇日來看眞是
聖明毫無成心從諫如圜千古　帝王未有如
皇上者也若　福王自求減田土之數自請明春之國亦
可謂　賢王矣 俱綸扉奏草
閣部諸臣上疏恭候
聖母萬安時
聖母違和
上日夜恭侍藥餌復虔禱
穹蒼願以身代孝誠感格果獲康愈羣臣齊慶奉候 邸報
是年奴酋圖其壻江夷卜台吉急因率所部投北關金白

二酋匿之脩怨仇殺時當事者計欲宥今北關行反間奴
酋所併灰扒兀剌諸仇夷合攻之以　中國爲援不能行
而奴酋益墾南關曠土圖窺併糾西虜宰煖卜兒孩爪兒
兎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鵰遮告急徵薊兵五千赴援并
禁糴及參貂珠寶而奴兒哈赤巳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
撫安等區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棄罷濤揣情形上書稱
北關近且開二釁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卜
許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壻卜台吉來奔北酋即許婚老
女卜酋遜謝爲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寔匿伊逋壻其一金
台失有女爲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及旦項金酋故殺

那酋妻即宰賽之外母宰酋乘隙攄求老女婿罪老女矢
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怨奴酋胻結講釁二憾無釋難
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急別將曹文煥爲潛盟給以火
器奴酋計靡我兵北關乃可圖制益造于胥盟勢不昔漢
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爲信并上書訟北關匿壻狀
濤以爲然遣官藉大成往申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
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寧或　京師濤巴卜海乃奴酋親
子妻眞奇生親巴卜太弟也濤聽　朝議進止其北關匿
奴壻卜台吉勑發完聚當示紓遼患時濤甚後其功未幾
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一九寨我師援不時發

總督侍郎薛三才乃疏爭往遼失策。棄南關不救，一之誤甚。北關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已竟發援時質子故在此，而奴酋固已易志矣。其先　中朝原以遼左孤危，發帑金三十萬，議于開原遼陽各募騎兵五千策應。已因缺餉汰額。總督薛三才請先募二千餘，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參將曹文煥分統，合四千為一營，屯開原，諸堡待其變頃之。御史翟鳳翀新入遼，疏稱奴酋意不在婿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為北關罪，似不必逢奴酋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污而體褻。前遣通官人，奴慢語以部夷貂衣充賞，輕我已甚。長子洪巴兎兒一語罷兵，隨奪其兵柄，囚之獄，度北關勢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請令麻承恩以二千七百至瀋陽，而別遣他將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聲援，便報可。奴酋又撤兵，以五百騎詣撫順，愬負婿明無他意。時北關為西虜掠搶芻糧，殆盡，部落苦饑，投奴甚衆，即金酋從兄亦往。奴又甘言撫慰，給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手三百助守老寨，并貸以豆穀千石，給鍋六百，北關始有固志。建夷考

甲寅　萬曆四十二年

正月，諸司請定　福王之國水陸路程，發護送諸應用事宜。時吉期已近，都察院亦催補河南巡按，以便料理福藩公務。邸報

聖諭內閣：覽卿等復慰，悉見忠愛悃誠。前聖母自去冬因暴寒，偶痰火交侵，調攝安愈，茲旬日以來，聖體虛煩，前恙復作，膳饈漸減。聖躬軟弱，朕心驚惕，憂懼不勝，痛切五內，日夜祈懇皇天俯從朕願，已身應代，默佑聖躬，增益壽齡，蚤賜安泰，永保天和，是朕本欲。覽卿等所奏諸事，朕知道了。特諭欽此。

二月初九日，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午時崩逝。聖諭：合行喪儀，該部從優查例開具來看。聖諭諭內閣：朕聖母皇太后自去年十一月內違和以來，朕齋庋竭誠祈禱，在于聖母前日每視藥侍膳。聖母諭朕，內外有罪輕的，當赦的赦。天下有災傷之處，錢糧免的免些。朕正在回奏，待

聖躬萬安。發旨擬行問。
慈母偶爾崩逝朕心哀切痛悼不已。卿等擬赦稿來看。欽
此。俱
諭
禮部請發
大行皇太后遺誥。例于次日即頒時已三日、故特請
十二日、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疏云。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據戶部
侍郎李汝華刑部侍郎張問達、工部尚書劉元霖開送各

款隨與九卿諸臣再三酌議開列上請、大較多昔年
恩詔中已經施行且皆係赦罪恤災中事不敢他及、惟刑
部所開楚宗一款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楚王、戕殺巡撫自犯不赦
之罪即重加懲創原不爲過、惟是坐謀反則人以爲冤。且
重辟六人、已足正法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
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
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爲傷心酸鼻所以中
外諸臣連章苦請、嘗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奏俱留中、未發、
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謂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爲開列

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
祖宗列聖亦自歡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淮進繳
長蘆過路、落地、生熟鹽等稅擬與蠲免工部所開陝西織
造羊絨蘇松織造綾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
蠲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之日、欲蠲常賦、則無以給
軍、不蠲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處置無策諸臣皆望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款

慨
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聽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臣等連日與百官哭臨人人
皆咨嗟歎息謂
聖母之惻怛慈仁。
皇上之孝誠哀慕皆千古所未見。至恭誦
聖母遺命無不潸然泣下。傳之四海臣民悲思感戴又當
如何今臣等所擬赦稿亦就
聖母所命稍稍推行一二事恭請
聖裁伏望
聖明詳加省覽批發于以昭不匱之思而廣錫類之孝其

所助于
聖母寘福良不少矣。奏草
輔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上
聖母謚議曰。伏以
聖善垂休。百世衍敬承之緒。
含弘需澤。羣生荷厚載之功。禮重易名。治隆報本。欲賛揚
乎大美。當備舉乎　徽稱。斯
聖孝所以特隆。亦羣心于焉共戴。欽惟
大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
道涵太始。

德合重坤。承賛
先皇肇撫豐亨之運。爰開
大聖允符震索之祥。當太平朝。為
天子母。方
冲齡而踐祚。深藉保綏。迨
必世以成仁。弘資啓佑。
德全履盛。無忘執幽之勤。
養備稱尊。不輟混龍之警。軫艱難于兆姓。寶鏹時頒
流湛濊于八荒。
慈雲徧覆。坚天厚地。蕩蕩乎莫能名。

翼子貽孫。繩繩乎為可繼。幸稀齡之已屆。何
長樂之遽違。人懷喪
妣之悲。
帝切循陔之痛。恭聆
遺誥。愈動深哀。
鸞馭將升。尚厪思乎國典。
彤宮欲閟。猶加意于民窮。言言關
宗社之安危。念念在閭閻之疾苦。蓋遜稽任姒。猶遜其徽
若近視高曹。敢方斯烈。悵
音容之日遠。徽盛美之在玆。臣等祗奉

明綸。搏綜舊典。咏歌嗟歎。四海雖極其尊親。擬議形容。寸
衷終難于窺測。欲伸
不匱之孝。敢揚
大德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謹議。奉
聖旨依議。送翰林院擬撰冊文進覽。奏議
閣臣催請候補科道揭云。竊見諸臣待
命經年。拜官無日。勢窮理極。萬難再遲。該吏部具題。不止
數十。臣等催請亦復再三。而

天聽愈高杳無
俞旨夫有人而不任之以職則失人有事而不付之于人
則又廢事究使官聯日缺言路日虛灰諸臣圖報之心失
朝廷培養之意
皇上亦何利于此也且諸臣非
皇上所嘗拔之制科試之庶職以需異日之用者乎業已
服官中外敭歷多年考選之時該部覈其才品稽其政績
必赫然有聲粹然無議者始得與臺諫之選是
皇上于諸臣既用之有效信之不疑矣至于今日而復阻
抑之困頓之致令蹉跎歲月等白日之空拋枚守長安數

河清之難俟是前之拔擢者何心而今之棄置者又何心
也自爲培養而又自爲摧折明知爲適用之器而又阻其
向用之途譬之得騏驥之足而但羈之于槽櫪有棟樑之
具而故委之于泥塗不亦深可惜哉方今大小臣工用舍
不同顯晦各異仕進者既得展布于朝廷家食者尚需徵
召于田野而此數人者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
地上既不能效職下又無以資身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徘
徊躑躅悒鬱無聊無論　祖宗朝創
皇上二十年前絕無此事是雖諸臣所遇之窮而臣等濫
職之罪亦無所逃矣伏乞

皇上釋
聖母親賢圖治之訓速允部推各補原職俾諸臣得盡任
事之忠而國家因收得人之效豈非今日之盛事哉（奏皁）
上
聖母尊謚已擇定日期　香冊寫二十八日　詔書寫二
十九日時
聖體下部濕毒傳示改期閣臣揭云不便乞仍于廿八日
皇上于內殿扶掖行禮其
御門不妨傳免
聖諭諭內閣

聖母崩逝以來朕哀感
慈妣恩深痛裂五內悲悼之思不能自已因日夜懸仰刻
無寧寐心神恍惚偶爾濕火流于下部見今敷藥未愈頭
目眩暈肢體軟弱動履艱難尚在請攝所有
尊謚大典朕甚憂畏恐弗成禮卿可傳示禮部等衙門
尊上
冊寶命司禮監等官併文武羣臣如儀奉迎朕在几筵前
恭候力疾親行上禮
尊上以盡孝思至情卿等仰體朕敬慎之意諭卿等知欽
此（綸音）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綸報
聖諭諭內閣云覽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
所擬其蠲免陝西騐造羊羢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若
但係緊急上供且數不多難以停免各省額進稅課准以
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恤民德意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
三殿工有次第即行停止起廢遺建言謫戍等官已有旨
分別敘用故諭欽此綸音
福王之國百官送于郊外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瀆但各省稅額多不
過六七萬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為困苦
即地方向有商船往來今已寥落前業
聖恩減去二萬今又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
不無偏重況黎夷作亂興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垂憐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奏記
初四日頒
聖母遺詔于天下臣民感泣
請存問申沈二原輔謂鯉精忠亮節未登首輔經綸鬱懷

今年已八十四時行老成持重深得輔相之體又當時政
鎩急之後濟以寬和元氣漸復其調劑苦心蓋有人所不
及知者今年八十例宜
存問
五月命閣輔率中書官詣
南薰殿恭寫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
臣等歷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隨具揭奏明奉

旨云具見詳慎綸音
十五日潞王薨
祀地于方澤遣閣臣方從哲侍郎孫慎行行分獻禮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
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卿貳寥寥數
員恐分遣無人安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覲不雅非
皇上孝事慎禮之深意伏乞
盡點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以襄　大典眞目前急務也
禮臣孫慎行題
發引擇吉已奉

明旨。裏事之期，約在一月之內。中間尚有許多體節許多
題議，必朝上夕
下，方不後時。乞
批發禮科署印之官，照抄發有人。而 大禮不誤 俱聽報
聖諭諭內閣，朕覽河南撫按官奏報朕弟潞王乃因思慕
聖母仙逝，成恙未愈，偶爾痰火上壅，于五月十五日辰時
薨逝。朕甚悼切傷感。合行事宜，卿等即着該部查優厚例
出旨。朕欲遣一內官往弔，卿等可詳議來行。特諭欽此 稿音
閣部諸臣上疏恭慰
聖懷言

聖母崩，皇太子妃逝，皇太子第四子殤，今 潞王又
薨之變故相仍。
宸衷慘怛，伏乞勉抑 哀情，以慰斷明之望。
六月閣臣葉向高等同奏云前蒙
聖諭遣弔 潞王，臣等稽之往例，凡親王妃薨，卒遣內官
弔祭給與 勅書若親王則無內官致祭之例。令
皇上有此特典，察臣等擬 勅一道，令賫之以往，此亦禮
之可以義起者，又查得凡親王薨逝，其子幼弱，不能任事
者，即 勅王妃管理府事，但舊例必待本地方官題請，
皇上念手足至情，即俯從優恤，勅令 王妃管理本府

家事，免其奏請，是又
皇上超出尋常之德意也。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悉朕意。朕弟潞王薨逝，特遣內官往
弔，着給與勅書，其祭儀及管理府事，着該部照例詳議具
奏來行。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 半殺
幾于舉國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嚴諭兵部，行
令該管衙門申明禁令，巡輯奸宄，以保無虞 奏議
聖諭內閣，朕自足疾，遇朔望并各節皆朝謁

聖母。
聖母見朕足痛步履不便。
聖母慈恩，傳准着人攙扶行禮，今恭遇
聖母梓宮發引，所行禮儀，朕當親行，以盡孝誠，足疾尚未
痊可，恐弗成禮，擇請 神帛謁 祖，着遣貧官恭代。朕遵
奉
慈命，用人扶掖攀送
聖靈，卿等傳示，係拱宸，潔虔敬慎奉行，令諭卿等知，欽此
諭 旨
十五日閣臣葉向高奉 命謹

山陵行題
主禮已畢捲
玄宮後恭題
神主訖是日天氣清明風物和美執事各官百凡整飭禮
畢奉
神還京
上至午門跪接
閣臣葉向高感觸 聖孝乞休疏爲第四十五上云臣觀
皇上之事
聖母尊養備隆志物兼盡合四海九州以奉長樂之歡者

四十餘年可謂千古之僅見矣而且當違和之時虔請代
之禱當升遐之日動擗踊之哀鴻名顯號極典上儀凡可
以自效于
聖母者更無一毫之不盡至于 靈駕啓行攀號摳送
山陵襄事延佇焦勞天地鬼神皆爲感動于斯時也凡戴
顏面而爲人子者孰不自興其罔極之思而特有人爲親
恩莫報墳墓久荒乃恬然立于 聖明之朝不思引退豈
非天下萬世之罪人哉請卽以臣言之臣海上孤生家世
貧賤其生也爲嘉靖己未之年適當倭亂室廬焚燬人民
逃竄臣母懷臣彌月爲倭所追徒步奔馳產臣于曠野旁
無一人自斷其臍復抱之而走野棲露宿飢餓不支更數
日臣父始覓得之相與扶携逃生屢瀕于倭幾死而免者
數四如此五六年倭難始息又值荒年疠死無數臣父母
減衣損食課臣讀書臣備員詞林父母相繼淪沒未嘗受
臣一日之養草率營葬不能成禮自除服補官二十餘年
南北仕宦不得一登先人之丘壠荒塋頹廢洪水漂流每
一念及痛心刺骨人皆有父母臣之父母劬勞獨甚人皆
有子臣之爲子不孝亦獨甚
皇上大孝錫類及于普天奈何獨使臣向隅而無訴乎臣
自入綸扉再承 龍命每徼躬奉 璽書匍匐墓次一告

先人之靈而後葺治封樹小構墓廬長依先人魂魄以沒
世庶幾少償疇昔之愆卽溘然而死亦無所憾此臣之所
泣血哀鳴屢瀆 君父而不能自已者也如
皇上堅不放臣使臣困死長安永爲不忠不孝之鬼將何
顏面見臣父母于地下乎綸扉奏草
山陵 奠獻禮成駙馬都尉侯拱宸復 命
閣臣葉向高上乞休第六十二疏得請上表謝恩并效餘
忠云一 東宮講學一 瑞王婚期一 補大僚一 起廢一
點科道一 邊餉一 罷稅
是年奴酋合勾西虜圖北關而煖兔乘機挾老女非賜願

與煖兔子締婚、當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狙詐自
喜、輒發兵以圖復爲名、不知所向、流聞不責蜂蠆以備猰
㺄幾五六歲、志不在小、議者率爲寒心、而都御史濤終謂
風聞多妄、濤之言曰、北關開原、本覬東夷參貂東珠之利、
誘匿十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久爲所用、我師未出、
彼防已預、此未可虛聲喝、我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
爲北關守老女、遒婚且北會、爲我守二十餘里之邊、東奴
爲我守九百餘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餘里之
邊患、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渭濤誤中邊官藉大成之席
以質子爲奴所輕、聊以解嘲、廷議多右聲教者、已而奴兒

哈赤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
都御史郭光復新蒞任、薊門援兵及同金至者道相望、奴
聞震恐、都御史康知通夷佟養性、貫其重罪、令徉入奴反
間、遣備禦蕭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隨統標兵赴遼陽巡閱、
示虛聲、奴兒哈赤遂遵諭退地定界、始猛骨孛羅遺南關
邊外四堡、曰三岔、曰撫安、曰柴河、曰靖安、及奴兒哈赤爭
墾耕三岔撫安爲舊種、止結退柴河靖安、予秋穫、至是參
議薛國用備查南關界土、王台存日、自威遠至三岔堡後
猛酋時三岔入于奴、以撫安堡爲界、及猛酋故、並歸建州
奴綵巳屬含糊、且察兩關地素饒沃、而建州高下不等、苦

澇旱、薄收、頃生齒日繁、計必墾南關自給、揭稱我制奴正
在此、奴雖强而糧不繼、勢不得不取給清撫之糴、我以清
撫制奴之命、而開原亦可安枕、今日畫界、請無技梧結局、
因與鐵嶺遊擊梁汝貴等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松子
二堡、共立碑六、白家松子二堡、臨邊向係高山、未墾故也、
都御史執曰、白家衝非原題、并撫按非奉　旨、驅逐地、且
私立無以服夷、行暫徹、國用抗議、撫安要害、尺鐵嶺、斷
不宜失、會御史翟鳳翀巡清河、諭夷使照界鐫碑、始給柴
河秋穫、逆將六堡俱退、大書番字碑陰、自明年永不敢越
種、七月、部夷盜毀陽馬、奴兒哈赤即戮碑下、示恭敬、是歲

貢夷減至十六人、蓋奴酋多慾好名、賴此、都御史疏報退
地、請將撫順備禦改遊擊、與清河遊擊分統兵各千人、奴
酋一攻北關、即會遼陽出搗、鎮北堡距北關六十里、以清
河備禦移駐、原委廢將羅拱極撤回、以馬時楠專任本堡、
練習火器、御史翟鳳翀亦疏稱奴所最貪、清撫之市、而所
最畏、清撫兩處之搗巢、部覆從其議。建州夷考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
五月初四日薊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梃梏仆守門內侍一
人韓本用等呼集執之
皇太子親奏逆部鞫審是犯姓張名差宿有風癲疾者廿
八日亭午
聖駕幸慈寧宮不傳鹵簿不設通贊令中貴四出急傳百
官以次進令內侍引至
聖母靈次一拜三叩頭時
聖上西向禮畢
上御倚左門柱設低坐身倚白石欄楯百官伏

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
御前不數武耳
上練冠練袍
聖容睟穆　御音清亮朗如洪鐘知爲萬萬壽無疆慶也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
御座右龍表鳳姿清標玉瑩震器之祥奕葉輝暎三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岐嶷日角不啻玉樹亭亭臨風容與
周家繼述之美聚于庭墀几席之間猗歟盛哉群臣瞻候
聖上叫宣諭曰朕自

聖母升遐今春以來足膝無力然遇節次朔望忌辰必身
到慈寧宮
聖母座前行禮不敢懈怠昨夏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
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
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中趙會稹問的招情止將
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
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釁尋
執
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

伏于衆中忠愛激切喜極揚言曰
陛下極慈愛　太子極仁孝因班稍後聲高而
聖上聞之不甚悉誤以爲別有所爭執屢
目攝之且顧左右近侍曰彼所言謂何道長仍以前說對
聖怒微于色
龍顏勃收數而責之連呼緹騎何在者三無有應者
令中涓挐下彼承　旨者見
上震怒群緣之甚有挺杖交下者
聖上意戒無亂毆但押令朝房待　貴怒稍霽又以手約
皇太子體曰彼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

不干此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其弟　福王且已之
國卽有他舉亦須你文武百官羣議若官去取來彼能擁
翅飛至乎膝下左列三　孫現在復呼三　孫至
御前舉示衆曰俱會見否閣臣因請
東宮出講復
應稍待辭後昨　瑞王婚遲原無別意不過以
聖母之服不便且
聖母臨終囑我冊立
皇孫我說少俟之衆官欣應時刑部臣張問達以法司臣
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篆亦跽在後復一一備誦本內五犯名

字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爲何官傍
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　至仁
何等親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孝　至孝
之子矣深爲可恨
聖上又遞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跽聽未起
上厲聲謂者曰但有續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攔阻
以故零星突至跽拜錯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跽班者稍居後與
帝坐不相對
聖上又持
皇太子而稍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徐謂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嗚呼
上久以堯舜之聖統寰宇垂五十年謐如安瀾業已駕古
軼今矣今茲
皇天眷行二百餘年希有之事舉三十餘年曠缺之典開
誠加勝不啻家人父子然群臣等因思乎

召見伏謁
天語惟內閣輔臣始與其盛常朝臨御偶睹
聖容然簾陛嚴隔懼愆于儀未有咫尺
天顏盈耳謦咳移時歷晷盡去苛禮且
聖子　神孫聚于一堂如今日之都俞盛美者也臣等草
茅賤士真可謂不世遭逢矣臣問達士昌以職守所關懼
上有顧問故班稍越而前且聚精傾聽聞之極真然
皇言如綸何取文飾故不敢增減一字直述便據以俟修
起居注者採擇爲熙朝盛舉萬世美談云　臣張問達王士昌同紀
非關翁白羊骨竟以老奴許嫁鬼子蠏兮兒大且執建

州夷六人。開原道諭不聽，七月逆成婚。奴兒哈赤發兵二千屯南關，氣甚惡。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撤，奴酋與煖兔合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而北關依强援于煖兔，適為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援甲不動，以觀奴酋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關，陰約煖兔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之民震牙露爪，思甘心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犄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罷攜北關，稜全。建夷考

戚繼光鎮薊，所駐三屯，置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梵宮、道院。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香錢籌取佐軍資，公不入一錢，皆以飭材具。有東湖，因濠為隘，導以資灌溉，蘗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鋼，可供游賞。忠者蜚語上聞，寨西河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勞，為太平雅觀，即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乃得釋。嗟乎，為大帥者，修邊成功，暇逸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劾，亦太苛矣。戚未幾亦謫廣西，坐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卹典。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諡，以勵邊將，得諡。出小品

丙辰　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錫有紅、黃、黑三色，城中瓦屋犬小人家俱有巨人跡。

二月清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雪珠，濺入蓬窓，甚巨，鷄首。頃刻可掬。出小品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一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弊發除名。先是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于圜，魚水族，水至穢而汚穢至此，又見于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二人俱吳江人，吳為水國，遂應其兆。故吳人為之謠曰：丙辰會錄斷公絕六。第六名最有才名，士林嗟之。出小品

三月，廷試，賜進士錢士升、賀逢聖、林釬等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東湧偵倭。福建巡撫黃承玄遣義民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等出海探倭，十六，館頭開洋，經竿塘、橫山，十八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泊山後南風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連，遂墻俱登，但掠定海白艄船藏南磧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硃票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廟判官手為証。忽見南磧船張帆來，衆欲走，李進曰：勿走，走則銃打立盡。頃刻倭至，通事同倭過船搜

檢問何船衆以詞海難對通事問有兵船否應云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說有兵船他方去也汝但開口我爲汝說又令取水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業貴三人徧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的老實說不則殺汝以刀臨脛者數次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等實是軍門海道差來的聞汝造船三百我這裏已備戰艦五百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又泊此處何爲今日殺不殺也繇汝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既不便歸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免

罪矣不宜汝即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國老爹之稱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躍過曰我今拚命報　國矣即索綱巾十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來貲等借衫通與倭首軍陪伯起食飯遂帶所擄船併差船從出台山伯起請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辭待你中國人見我們來便要殺說彼國便坦易說中國即綱甯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採卻有字仍寫無字倭與吾人亦無異但善弄刀或以手作銃形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明年伯起以計給之逃歸被以爲海口裨將紀錄彙編

伯起一義民也以身救衆以智全生下患難存亡之際固了然有以自命者使用離其志又何變之不可定險之不可出耶

六月濟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叛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游擊馮有功戴罪以需後効邸報

蘇蝗

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刲羊豕禱神有猶犬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茭蘆不及五穀

有一朱姓者牲醴悉具見蝗已過遂寢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鄰苗不損一穎相傳有怪背挾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出小品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

正月禮部遵五年議謚例疏請應得謚諸臣雍泰畢鏘趙參魯王之誥張佳胤余懋學馬理曹端李夢陽賀欽朱冠譚大初段民魏學曾朱鴻謨魏時亮龎尚鵬陳茂烈姜洪黃鞏汪宗礽林稴楊起元汪治楊愼裴應章李中盛納曾鶴齡黃鳳姜廷顧何源陶望齡劉一儒傅新德沈節甫周怡梅泉王宗沐張允濟李棠董堯封馮應京敖文禎共四十四人彙請候　旨勅下翰林院撰擬謚號。

太常寺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纍臣劉光復。

兵科給事趙興邦參論陝西虜事疏曰看得套虜乞款邀

賞臣許之仍議帯補前級益未七年市賞納以新舊互市一歲兩開七年補完犒惟一年兩市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幾六十萬取此六十萬金錢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即以長驅虜廷可也何至忿犬羊之求塡谿壑之欲示我以弱至此乎。

貴州苗仲肆虐黔中生靈塗炭極矣撫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初攻蒙自蒙兵賊巢副總兵陳寅自垻陽由羅勇進都司李上林由改窄進遊擊劉范和督彝兵由擺猹進指揮黃運淸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現督蒙兵由翁貴進寬安知縣袁大化督伍司等兵由鼠場關進分擊苗國蒙兵備孔權章蒙等寨斬馘一百二十六級續攻宗角生烈翁忙者貢賊巢陳寅兵由天台進李上林黃運淸及伍司兵由焦山進或剳大雷或剳垻下或剳陽城國或剳者貢分擊國箐婁把大山谷猎谷隆交馬打狼羊容銅笋等寨斬馘一百六十六級前後俘獲夷屬牛馬甚衆其餘險勁賊寨如大箐國俱未克蘆山木瓜大華麻响四司程番等十二司尚多賊巢未及掃蕩爲力尤難巡按楊鶴上疏曰臣奉命入黔急勸進剿夷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西竄未易收拾今賊種浩繁與軍民錯壤而居加以叢山深箐鳥道羊腸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攻甚難召

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勢不得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提兵滿萬無一大將登壇二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提衿見肘不敢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勦之不能盡勦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遽撫必固守以俟其敝而后撫可堅也總之患于無餉有餉則飽佚饑逸待勞其權在我勦可也撫可也無餉則彼飽我饑彼逸我勞其權在彼勦之不能勦也撫亦不成其爲撫也黔中自平播之後用兵仲賊者凡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波

罷濟永寧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有定番翁仡者貢之
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數年之間叛逆再四今宜
頒各如往日者草草結局已耶、然臣反覆籌之目下成功
固難將來善後尤難、臣之愚計伏乞　亟發帑金四萬以
二萬爲目守之需以二萬爲善後之用增兵增餉不爲無
米之炊此萬全制勝之長策也。奏記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皇長孫出閣就傳。
三月初八日吏部奉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
遲至此亦變局也
直隸饑撫毛堪疏請近畿蝗旱甚慘懇　恩免稅以修實

政以召天和
禮部題請鑄　福王第一子由崧賜封德昌王印信、
五月、冊封各藩、
六月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比
例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侍郎崔景榮奏成曉恩
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　成命昭太公全　國體
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請勘賑、
正陽門箭樓成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〇山西大旱山東旱蝗
大學士吳道南丁憂回籍

大學士方從哲疏爲閣務煩重勢難獨任請簡新輔以塗
政本。
八月顏子六十代孫五經博士顏伯康等慶賀
聖壽至京、
聖諭兵部近來虜情變動備禦宜周。秋防事宜便行與督
撫等官嚴督將吏着實用心料理務保萬全有功優敘失
事的從重參處。
宣府大鳴地震、已上俱邸報
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原平奸民釀
亂奏、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發云、看得嘉秀里老不遠數千
里眛死陳言、碁爲三縣田粮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善
之民鼓噪公庭故嘉秀之民因而叩閽辦訴耳、夫田粮即
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在嘉善之積書有無增割
冊籍在嘉秀之豪倚有無掛漏通同不可不窮詰弊情各
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粮歸嘉善田在嘉秀者似
宜粮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抵竊恐田在嘉秀之三千
餘畝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敵甚明
也若云三縣始合而後分冊籍相仍經界難正夫合之日
經界自混而爲一分之後經界宜晰而爲兩縱令差錯于

初分。正應釐革于今日，豈可因仍冊籍之混淆，而不剖晰
疆界之分明乎。爲子民者，宜靜聽處分。若擁衆譁然，嘵嘵
追挾，則當急懲也。疏抄
九月，湖廣承天等處，夏旱，秋水，蝗蝻蔽天，三災疊至，萬姓
倒懸。各官請賑以重 邸業。
詔停刑。
山東星隕，天鳴，地裂，龍鬬。
江西大水。
直隸巡視屯田御史奏報屯田災異洊加，懇乞矜恤，歇折
以撫窮軍。

十月 命鼎渭進封代藩世子。先是鼎渭生于隆慶五年，
鼎莎生于萬曆十三年，雖俱庶出，而長幼之序，判然矣。附
代王溺愛鼎莎，謀黜鼎渭，捏辭以請。時部寺通政司宗人
府各疏斥其謬，經年不結，至是始奉 旨定奪。
十一月二十日 皇太子第三子薨。
潞簡王妃李氏懇請 天恩，特准襲封，以重親藩。時世子
年已九歲， 賜名常淓，跳極哀切。
虜犯喜峯等處，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選、李家峪守備魏
允高，降罰有差。
隆德殿災。

纂修玉牒成，加効勞諸臣候洪宸等。
漳州大水。
延禧宮災。已上俱邸鈔
十二月，大學士方從哲疏曰：竊見數月以來， 朝廷之上，
政事日壅，章奏日積，外廷之仰望益切，而批發益遲。諸臣
之陳奏徒煩，而允行無日。臣內循職業，外惕人言，憂心如
焚，莫知所以爲計。因念我
皇上英明天縱，太阿獨持，事無大小，無一不出親裁，無一
不由宸斷。臣等誠不勝欽服，惟是事體重大者，
皇上既以爲重而愼之，其無甚緊要者，又以爲輕而忽之。

臣等懇祈迫切者
皇上既因其急而故緩之，其稍可從容者，又因其緩而故
置之。卒之重者不行，輕者亦不得行，急之無用，緩之益無
所用。徒見臣等日日祈請，日日煩瀆，而于天下國家事曾
有分毫之濟否乎？夫總攬，美名也；獨斷，盛節也。臣等豈不
爲
皇上願之。但使吏部備一官，而
皇上即賜點用，其誰不感
皇上之恩。諸司奏一事，而
皇上即賜允行，其誰不服

皇上之斷如是則威福惟辟權不下移主勢自尊人心自
服臣下方且自幸其職之得舉言之得行方將順奉承之
不暇何欒有言惟
皇上不肯即用不肯即行而後諸司不得不循職以催臣
等亦不得不補牘以請至于催之多而請之煩也
皇上又且以為此煩聒也此激擾也甚且以為市恩沽名
也于是持之愈堅拒之愈力諸事悉從寢閣諸疏一概留
中夫其所催請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乎催之而
不報請之而不從其所謀者諸臣之事乎抑　朝廷之事
乎姑以因循之意隳明作之功繼以疑二之心滋叢挫之

弊相持不已舉行無期畢竟朝政何時疏通人心何時愉
快而臣等尸位之罪何時可以少解也臣等經年累月請
點大僚請補科道請起廢臣近日又請用都御史請用兵
科河南道請點巡按各差連篇累牘臣等亦自厭其煩瑣
矣而一言不效一事未行溺職曠官慙愧欲死今亦不敢
一一條陳以瀆　天聽特舉用人行政本原受病之處請
皇上深思而熟計之倘蒙　特賜省覽不勝幸甚
礦賊高二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
獲伏法耶臣
是年春濟南臨邑縣紀家窪有異火每夜分即出其大
如斗色紅黃明亮烧煙直上約高二三丈恍惚望之隱
隱似有動躍狀尋復墜下散漫無蹤遇一二人夜行光
逐人而來其疾如箭近一二丈即止尋復散去先是乙
卯歲出于選城儒生張玄地內未幾赤地千里兆庶流
離安丘劫庫劫獄泰安齊東殺兵殺官以彼騐此良可
畏也雜編
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群啣尾渡江而南穴
處食苗旱蝗未已又增一害民困斯極矣

四月，奴兒哈赤併令部夷赴撫順市，潛以勁兵踵襲，十五日，凌晨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會併廿關巡撫都御史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二十一日，奴兒哈赤暫退，誘我師前，以萬騎迴繞夾攻，承胤及副總兵頗廷相、遊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而牽幾各營方集遼河西岸，虎墩傳調喝喝，炒花亦屯鎮靜邊外，虜東西騷動。會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京師震恐。

上特起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

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調度。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命以新啣往經略。　詔總督薊遼侍郎汪可受先出關駐天，撫臣移鎮山海，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以便控禦，皆創例也。遼報不至凡三晝夜，開原以西虜窺瀋懿，請救，廷議懸發帑金，湊餉百萬，大興問罪之師

上諭內帑無措，止括十萬金佐軍興。項之，諜稱奴兒哈赤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　詔斬奴酋首，予千金，世職。總督汪可受疏稱夷虜更番疲我，征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爲守。遼產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尋以虜儆薊，保撫臣罷移鎮，本兵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而帑金竟不時發。

閏四月，奴兒哈赤歸漢人張儒紳等，賫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惱恨七宗，大畧以護北關、嫁老女，及三岔、柴河退墾爲辭，實藉儒紳等以行間諜，最秘。會廣寧民婦生一猴，二角四齒，開原殷家庄堡杌杆起火，御史李徵儀謂遼必以剿之規模爲守，以守之餘力爲剿，乃爲完算，請速飭遼撫臣李維翰。

五月十九日，奴兒哈赤統衆寇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經略楊鎬兼程受事，以二十一日抵山海關，得寇堡報，疏請

就近徵調。

上罷維翰，令鎬兼攝巡撫，增設標營遊擊。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三鎮，以四萬金徵兵萬人，延寧并固四鎮，以八萬金徵兵六千。

上可其奏。　諭總兵杜松、劉綎等星馳出關，并摘調薊鎮臺兵，給同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　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巡撫李維翰失城喪師，得革職爲民。○偵報奴酋八子，舁登山寨，謀兵至如風雨。建州馬夏月喜嘆河旁柳葉兼與宰賽合衆，近十萬，并關惴惴，不免朝鮮已諸寨晉，且督匠造船烏龍江，李永芳亦俾奴縮姻。　命借大

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遼餉。虜之西虜乃變炒花等進犯長勇堡。
七月、賜䘏事總兵張承胤謚。加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
時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斾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隳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斾戰死。儲賢望見叛人李永芳招脅。大罵赴敵。亦䘏之。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參將賀世賢於靉陽邊外縱擊。得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鎬劍一。幷 諭飭諸邊。經略聞儆。單騎赴河東。靉陽寬奠衆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會朝鮮遣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幷乞硝黃。許之。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閱邸報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德鄭以偉、贊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楫、吏科給事中張延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福建檢討丁紹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駿、刑科給事中陳伯友。河南尚寶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𬙊。山東戶科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伯輿。山西吏部主事唐文燦。

兵部員外陳騰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驄、行人。四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評事齊琦。廣東刑部主事熊秉鑑、工部主事陳應元。廣西兵部署郎中事譚昌言、中書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啓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藻。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各省解元。順天王家基。應天盛文琳。浙江陳山毓。江西張斌。福建戴國華。湖廣陳君寵。河南唐時明。山東邢泰吉。山西胡舜封。陝西李尚霖。四川詹亂昌。廣東朱祚昌。廣西蔣佳胤。雲南施堯中。貴州周成德。綸音○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栢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級七十六。乃發尋受欵。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 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最暱夷婦爲指揮王世忠姑。密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兎憨輩。且旦夕勦夷受賞。豐以千金。金酋利

之。遂有是捷。

是月海州遥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建州彙考

己未 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徵調雲集。

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恐師老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略楊鎬既决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及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監隸麾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簡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項赤光射人如血，西長安坊楼為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為地矣。建州彙考

揭會試榜。福建永春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史繼偕、禮

侍郎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
差。三鼎甲莊以會元又為名魁子。孔兄弟俱入木天，陳為
解元熙昌子。年十八。稱最盛事。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
六人：蘄州王琪、蒲田黃鳴俊、韓城劉永祚、晉江黃廷師、富
順范鑛、侯官鄧捷春、安福王振奇、孝感楊金通、龍溪顏繼
祖、華亭董象恒、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息縣陳韜、晉江
劉鱗長、新興雷躍龍、武昌彭祖壽，彭丰儀俊朗，飄飄乎如
玉樹臨風。京師人稱癸丑馮琢州，此則彭，可為雙絕。
考選庶吉士二十三人：倪啟祚、丁進、施兆昂、姚明恭、侯恪、

張翀、吳士元、楊尚袞、曾時昇、楊世芳、顧錫疇、劉守亮、金秉
乾、朱繼祚、何吾騶、姚希孟、許可微、姜曰廣、林欲楫、陳尚言、
丁乾學、雷躍龍、胡尚英，吏部侍郎史繼偕、禮部侍郎韓爌
教習之。

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尚餘忽遮
擊，衝我師為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
軍林敗由三岔出壘，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
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竇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
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抵十餘寨。初四日，賊詭漢
卒裝，誘陷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

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綎出師
日，五星鬭於東方，松誓發牙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災，
火藥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
知為敗徵云。報至，舉朝氣索。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兔乘機挾賞，申飭薊
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為兵部左
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
廷弼以大理丞馳渡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
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
士。廷議頗謂李如栢畏懦不堪登壇，是役逗遛獨全，矧有

諺巧，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詔廷臣
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
人擁戴，恐為唐季藩鎮之漸。
上竟遣如楨往撤如栢候勘。　諭經略楊鎬戴罪贖事。趣
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當是時，牟綏諸酋並
奴酋，媛兔方沿河駐牧，奴兒哈赤許令部夷降金台失，稱
損衆萬餘，叛人李永芳遣奸細探三岔，斫聯船，陰倒金酋
寨，頃之，奴兒哈赤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而金台失以
奴酋男貴英把兎師殺來告。初，我師之出，朝鮮國王願親
提兵三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將軍先登，遇覆

盤踞而北關於竢三日方以二千衆赴三岔北則三部已
陷御史陳王庭請獎勵朝鮮 諭以一旅屯沿江寒奴酋
攻寬奠鎮江路并刱北關連屯開原使奴犯開鐵亦襲老
寨無為所紿大學士方從哲疏籍遼民為兵并捐佐濟餉
御史楊鶴因 上遣中使薦陣亡將士請卹故帥劉綎家
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以倡忠義
四月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望後宣武門外嚮闇
至東玉河水盡赤 正陽門尤甚協理戎政尚書薛三才
總督忻城伯趙世新相繼殁人人自危虎墩兔憨擁衆數
萬臨廣寧邊旋去宣鎮營兵鼓噪不赴調 詔逮治總兵
劉孔胤 賜勅褒恤朝鮮并令經略宣諭[illegible]東
諜稱奴酋部夷可萬餘於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illegible]
路城壕
五月二十九日奴酋深入撫順更以偏師躡鐵嶺撫安堡
而新帥李如楨方與經略總督爭抗熊廷弼以新推晉後
令 益自敢書初聞中外倉皇匝月爾後衆謝轉弛
丁示梢俟篤格矣朝鮮方咨報奴酋移書聲嚇偕號後金
國改建元天命指 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意甚恣
六月十五夜奴兒哈赤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且倚宰賽煖兔盟孤城立示

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於河十九日陷[illegible]
西堡瀋鐵奔潰
上乃起擢熊廷弼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并
從本兵議遣司屬招兵陝浙河南山東廷弼疏請決策恢
復開原
上賜劍令刻期從事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召南兵
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廷弼駐驛就道司業張鼐疏請
京營簡選鋒三千壯其行竟不及從改差御史張銓按遼
而大司馬及職方且以人言引疾也時遼陽養奸細數輩
或謂開原被攻時北關先期各報及寇至出兵[illegible]千來援
而開原已失宜 賜勅撫慰且以北關與虎酋新締婚可籍
聯屬奴酋奸細在兩河甚殺可即用為間而司農以軍餉
無措且開救令郡邑捐助有識哂之
七月妙花攻尅十方寺堡奴兒哈赤聲窺鐵嶺
上允省稅暫充遼餉左贊善徐光啓願使朝鮮宣 諭應
援有 旨留用遣給事中姚宗文查閱援遼兵馬二十五
日奴兒哈赤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及辰城陷蓋自開
原既尅瀋鐵逃竄一空奴酋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
備甚疎聞敵膽落開原一帶堅城應時立破良可歎也經
略熊廷弼特携兵八百甫抵廣寧聞西虜自鎮西堡合侵

努甚急。會二十八日，我師襲之熊官兒屯，以捷聞。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逃遊擊劉遇節等，
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且諭北關必復意。
上疏新經略已受事。十三日，遣緹騎逮治楊鎬。御史陳王
庭疏糾總兵李如楨，謂宰賽因奴酋陷鐵嶺，引兵爭斷被
執，如楨竟襲西虜殘級為首功。經略熊廷弼亦摘如楨十
不堪，謂賊陷開原，淫酗擄截，不能邀擊；陷鐵嶺，與西虜爭
殺，不能乘其敝；更虛報西虜三萬合營，致遼瀋驚竄。願急
調李懷信代將。北關且報奴酋計搗遼陽，盡戮朝鮮降卒，
防內變。二十一日，奴兒哈赤徉敗我師，擁衆數萬騎直抵

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illegible]報酋
相繼淪覆矣。其後給事姚宗文奉　命閱遼，因訪金台[illegible]
落顛。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illegible]奴酋
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系河兒[illegible]
次中根兒，娶虎墩兔憨。會虎酋挾賞，乃屬按察使袁應泰
遣諜虜營，并授畫副總兵要豥，傳諭腦毛大及憨同仇，併
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攣其意。科臣并請為金台立廟，
而前所遣指揮王世忠即南關裔，時隸虜宗，為加銜遊擊，
補陞實職，風示西夷。
諭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然爵猶引外

夷仆殘二奴，北關然湯口孫，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illegible]
屠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
為肉而我覆為俎哉。是故原海西審通開鐵，為我屬夷，與
東西二夷，一錯努能離其合，近虎抵北關以藩遼，稱制奴
上策，而竟努焉。胥覆為開鐵續誰職焉階。一蹶不振，悲夫。
上聞報　命李懷信刻期赴遼會經略，獲奸細賈朝輔，悉
賊攻北關及遼瀋本謀，奴兒哈赤連破開鐵，則兵益強，生
擒宰賽，鈐制煖兎、炒花數十營，不敢動。取北關如拉朽，睥
遼瀋直几上肉耳。
上以遼數告急，超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

史，專練京兵。予總督汪可受回籍。經略熊廷弼疏稱遼瀋
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遼陽，厚集兵力。
上諭酌量緩急，務保孤城，遇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
挾宰賽為質，且連煖兎諸營，持諭帖激炒花虎憨，啖以利，
及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帑金二百萬。
上允部議，釋罪弁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
援遼。初，諸邊將領多扣空月餉自肥，遼左為甚。經略特斬
遊擊陳倫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壕築垣，借水為防。巡撫
周永春請添兵鎮江，守朝鮮貢道，佐犄援。而少詹事徐光
啓以事多掣肘，疏請

匿截不報建考

十月二月雷震廣寧諜稱奴酋方遣奸細誆女裝謀焚海州糧草約日截運餉會遼左大雪多凍餓經略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計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可三百二十四萬金而兵部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費頗不貲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潭口且往開鐵馱運窖粟二

十一月巳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苍色甚異司天失占而諜稱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方令黃把兎等謀入犯朝鮮赤驟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兎虎墩諸酋東西分擒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偽建州兵考

皇明從信錄 卷四十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

正月遼鎮新兵全伍脫逃。奴兒哈赤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兒粆花等與奴酋歃血約虜從三岔河進東截潛船奴酋從淸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間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本兵得報張皇分布京師防守會二十一日暴風揚沙僉謂兵占已而奴酋竟寂然建夷考

四月初六日 大行皇后崩。

諜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憨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粆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上以巡撫周永春疏請添兵廣寧已又諜稱奴酋糾伯要兒歹青等將入犯及收江夷為用窺海道經略以兵力稍集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兒哈赤未敢深入併誘虜睨河西徐圖乘敝稱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引輕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詐偽無狀 詔令敢貸書爲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刻期赴遼。建夷考

五月 召見輔臣方從哲于睟閣。諭以枚卜已有票旨東事在亢 大寮科道稍俟間即檢發。

上深居三十餘年。一朝舉此眞曠典也。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閣不聞聲，御朝　召對之請，群臣
亦既舌敝頴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違和，輔臣方從哲忽蒙　召見之寵，噫，當是時，不召
勳臣，不召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惟輔臣
是篤摯者，豈非以股肱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个臣，
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一个臣乎，意輔臣仰對
天顏，俯盟幽衡，聽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
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
數語，俄而入，俄而出，如枚卜、銓印、大察、考選、發帑、諸事十
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宮府轉睽，旬日之間，不聞用

一人，行一政，下一章奏，朱明炬赫之候，仍為除冬委燎之
景，有識者益不勝杞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得于
搖摩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肯綮，覿面失之千里，宮
門隔若九閽，豈不慮此良遘哉。疏草
六月十二日，奴兒哈赤乘經略閧遼，瞯遼陽，以萬騎由撫
順關，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
防瀋陽，却之。
上特發冏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援兵躡遁，嚴檄招撫。
閣臣方從哲跪曰，昨蒙
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剋期赴任，其關原監軍二道，
亦令該部速催，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為推補，若
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　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而閉
之門者何異哉。
兵部疏為夷氛正熾，防禦宜嚴，奉
聖旨云，奴賊大舉深入，迫近瀋陽，深為可慮，着各總兵官
督率將士極力拒堵，彼此策應，務挫狂鋒，有觀望退縮致
誤軍機的，照法處治。集邸報
七月初九日，
聖諭內閣，前皇太子來大行皇后几筵前祭醮，因朝見朕

問安，朕面諭皇太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墳園未建，朕心
未嘗須刻忘之，欲行另擇，恐延歲月，可就附葬于郭妃墳
園之側，汝意如何，皇太子回奏，才人誕育元孫，父皇所論
附葬妃墳之側，極為便益，朕見皇太子純誠孝敬，朕心嘉
悅，卿可傳示該部遵行，特諭卿知。
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內治，四十餘年，仁
徽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
徽稱，以詔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羣議，茲以天地宗廟社
稷，遣官持節發冊，諡為孝端皇后，將行循實，朕不敢私稱

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外大小衙門知會。故諭。邸報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趣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乞　勅該部酌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二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俱無上等略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弁可充厮養者不過四千。其真堪教練成爲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銃筤械督營官分率訓習技藝更委通曉陣法諸將教營軍演操方圓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革。召募之人有志向往而者練習猶易僉派之兵類多老羸。悉應退回祗緣始事之初人無固志恐致尤

者衆。未敢遽遣。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不意至今乃有大良未安。全須處置者。蓋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以附循便無攜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厚餉即教習調遣久暫遠近惟上所命只聞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獨異是。職初簡選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速發贍家銀兩者迨後日多一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並不援遼又以二年限滿即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加贍家月糧銀六兩職聞之不覺喟然而嘆以爲練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得而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即人人日日

只盼瓜期之至亦隱力藏功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及期代去職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即欲强之使留乃諸人實有父母妻子目今月糧六斗銀六錢僅足餬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家銀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即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愁思居者佌傺教習之難如登山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負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羸且皆不樂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既須例給安家銀兩又須遞新教習于費更

多于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銀兩歲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贍家二議徑自寢閣置之不理月餉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

皇上即　勅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議務令力可爲繼情可爲安勢可爲久或有未妥不嫌改絃易轍以求至當職擇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矣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疾遽不
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
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固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
二十一日、酉時。
帝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室。其合
行典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
旨免命婦哭臨弁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通灣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
相、丘乘雲知道。先年開礦抽稅。為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
藏空虛。權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
地畝錢粮。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
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大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
報國。各要盡心供職。毋得怠惰悞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撫守軍。皇城、京城、各門嚴
謹守衛。
禮部啓為查照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以昭　國典。以
成　大孝。曰、今早內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爾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
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捧誦。不勝駭愕。隨
即詳考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按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　累朝來豈其無
抱裯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不載也。　皇貴
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
生前。而顧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
不及致詳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
得子其子。毋其毋。恐九原亦不無怨恫也。　鄭皇貴妃賢
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

得相安所為善承
先帝者孰大于此乎。若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
播之天下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為 盛代典禮之累且
昭
先帝之失言非所以為孝也。中庸以善繼善述為孝所為
善者正斟酌于義之可否也。義可行則以遵命為孝義不
可行則以遵禮為孝臣願
殿下體武王之孝而為繼述之善無徒以遵命為孝
神宗皇帝遺詔曰朕以沖齡纘承大統君臨海內
載于茲享國最長夫復何憾念朕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
無負 先帝付託比緣多病靜攝有年郊廟弗躬朝講
希御封章多滯僚寀半空以礦稅繁興征調四出民生日
促邊釁漸開夙夜思維不勝追悔方圖改轍嘉與天下維
新而遘疾彌留不復可起蓋愆補過允賴后人皇太子聰
明仁孝睿智夙成宜嗣皇帝位尚宜修身勤政親賢納諫
以永鴻圖皇長孫宜及時冊立進學瑞王惠王桂王各擇
善地令早就藩封天下臣工各協恭和衷輔理嗣君保乂
王室是皆朕惓惓之至意也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
僚盡行推補兩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
棄及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榷稅并新增織造燒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審應釋
放者釋放吏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陣亡將士速
加恤錄喪禮遵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
音樂嫁娶宗室親王藩屏為重毋得輒離本國各處總督
鎮巡三司官地方攸係不許擅去職守聞喪之日止于本
處哭臨三日進香差官代行衛所府縣并王宮俱免進香
詔告天下咸使聞知
皇太子令旨今日發銀一百萬兩該部各差文武官星夜
解赴九邊着該處各該撫按官酌量犒賞務沾實惠其本
來奏前遼東犒賞并今九邊犒賞二項共與六十餉價銀五千
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不
許延遲悞事特諭
八月初一日
光宗即皇帝位

新刻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一卷（一）

〔明〕涂山輯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政統宗敘

孫章涂生為明政統宗成
命其友傅生屬余序昔
之韓昌黎作史者不有人
禍必有天刑懼之故歷引古
人以析其說然昌黎言自
有見矣史職既備陳詆誣賢
抑揚扶幽隱入以雜恩怨之
即無論人禍天刑固難為心
國已亂矣此其失在近代之
為國史者少而為野史者多
國史非一人手實有忌諱野
史亦可憑恣胸臆矣其失
在薦紳者少而在韋布者
多縉紳所見既廣歷練差
深韋布亦因陋就寡自用
自專弊所不免涂生是集抑
何其嘐嘐之多傅生曰生既為說
史也本朝無史惟有
列聖實錄與史不同體須備

國史中竟多輟
天子命之宰執主之一時文
學侍從之臣分曹載筆者
損敘年功孫淥生間於言
史生見之世有為通紀者為

吾學編者為憲章錄者為大
政紀者為昭代典則者人自
董狐家自司馬意製於說
算遠折衷者寡以編年之法
繪通鑑序是備史者便于討

[illegible]其義詳在凡例實
寔有天刑人禍之或是紀襄
剎述而不作抑何病焉余取
觀之與傅生商略如建文而
隆有

論備復而仍以革除稱如隆
慶事略記未悉而後先附或
徵至指為指摘而生其肯復加
草削餘不遑盡校也至于其畧
[illegible]徒同實

太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
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大寧
河套交趾諸番西域雲南之
宜皆政之大者復鉤摭傳乘劄
記奏議論策別爲一編以據爲

命之曰明政統宗善乎張氏
部之叙曰朱紫陽語左傳詳
其詳乎爲不與其理蘇子由
春秋集解從趙告爲不與云
穀之揣摩係生即爲論事無比

揣摩其書信當與鄭薛雷
黃諸家並行也堅儒自括帖外
鮮所涉獵生白首書於寒廬
嘿腹乃能考屬朝之典以究四
方之利病旁蒐遠覽摘錙次

輯可以副金匱之采佐石画之
籌彼皆名著作日飽尚食省
能無意耶余舊充位史局
一行作吏此事都廢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聊借生解嘲

矣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明政統宗序

明無史非無史也夫人而能為史也夫人能為史何以無史弇州氏言之矣國史之人恣野史之人臆家史之人史〻者可以益小人恣者不免誣君子臆者可以亂一時耳目之實恣者不免殺萬世斧衮之公吾嘗讀國史之行世者於吾學見體裁矣而不敢望蘭臺之衣冠也於憲

章通紀典則諸書見編摩矣而不能方涑水之肉好也安所稱禘孔氏而祖春秋孔子時有不修春秋云蓋魯史也春秋得孔子而後筆削嚴孔子據春秋而

後事辭倫春秋者魯史也進史而經者猶之乎進春秋為天子之事尊孔子而失之者也為孔子難為春秋易故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此讀史法也謂與

其過而廢之無寧過而存之者則今日作史法也此其說莫辨於子貢賢識大不賢識小文武無常道孔子無常師不賢吾師之而況識其大者

聖祖

神孫之謨訓功烈乎易之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往行猶識而況今用之典章文物乎容

有刻明政統宗者其發凡定例
不必盡合於實錄其襃貶進退
不必盡不謬于聖人雖肰紫陽
之論左氏許其事之詳而不與
其理子由之集解從赴告而不

與揣摩揣摩者意也以意則公
穀不能與左氏並駕以事則丘
明得附孔子聲施惜也我
明僅僅一弇州身負異才家世
閥閱皙於事矣忽忽為文人以

老近始行其史料佐討論耳
國家昌明久道一再加意正史
不報天祿石渠閒必有起而肩
其事者潤色皇猷與天圀極屬
之譙氏之子所未可知謀於野

則獲與編其是也夫請予序者
臨川傅三來雲杜李太史之埶
賓天之有意於國史也文不在
茲乎三來其請太史公蔵書之
副質統宗而糾擿之是正之屬

硯席之盟抑亦以余素樂道
人之善誼不能讓爰命墨卿
以償其慇懃之請云
旹
萬曆乙卯中秋吉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
尚書蜀達衛承芳撰

明政統宗敘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
記言行故史佚居三公之次
傳聞強記備天子之遺忘若
齊之太史晉之董狐史蘇史
黯皆有聲于史者惟魯之春
秋一經素王筆削乃稱白眉
焉既有左氏之傳義例僅足
羽翼麟經公穀無論矣至語
其體則有三焉曰編年曰紀

傳曰實録其紀事之所因者凡四曰起居注曰時政記曰日曆曰臣僚事狀他若三長五難與夫三等四患之談紛紛聚訟史豈易言乎哉漢有

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作史記而貽蘇子由之譏班固父彪嘗續史記作前漢書而来范曄鄭樵之誚瑕瑜難掩于一時求其寓目而當心者惟

朱紫陽之綱目旨法春秋意取左氏實于國家之興廢年代之絕續人君之賢否臣工之忠佞僭國之竊據華夷之名分抑揚予奪華袞鈇鉞顕

微闡幽是誠另闢一新宇宙大觀哉夫男子昇昇六尺居畎畮而抱膝長吟纚纚自謂規天畫地爕昇奇勲已有成筭矣胡當繁劇鞅俯首縮項

噤口撟舌者何哉蓋以學癖
聞稀愛憎關于時諱臧否碍
于世家是以可否謬于月旦
去取忌乎風聞無以紀傳表
書襟出于傳誌之內罔可綜

驗而麗詞贅義難以取裁擅
恣胸臆妄肆譏評信劉知幾
一羊九牧之憤不容已也竊
慨自古帝皇臨御天下中國
居内以制夷狄未聞夷狄入

主中國者自宋祚傾移元以
夷狄入主中國冠履倒置蓋
自開子以來未有之變古云
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
信如蓍蔡荷

天眷祐挺生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崛起于滁
濠之間提劍奮旅于元至正
乙未之年一時謀臣良將識
聖主之有真納心委命應之如

嚮奮六師而江漢奠安惕九
伐而荆蠻底定旋收淮甸遂
略中原齊魯十二之山河燕
甸俱下幽薊百年之腥穢一
旦廓清華毡毳而復衣冠剏

業惟艱猗與盛矣洪武之末
爰有建文諸藩飈釁革除学
議一時中外臣工識闇涇渭
説銓四寸無裨
廟謨即載筆詞臣間有撰記然
亦私庋篋笥未敢懸之市門
者揆厥所由惕于時諱難于
言也恭惟
成祖文皇帝治惟善述幾炳因
革再闢幽燕益敷文教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繼體元良垂熙衍
慶再傳
英宗睿皇帝履泰之極因有己
已之變仰荷

景皇帝監國天心攸順智勇同
猷已而
英宗復辟天下晏然嗣以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三統之治禮樂可
興正德之間奸孽涵政逮
世宗肅皇帝入繼大統天啓聖
明之資時值述作之盛光前
裕後倫制燦然而
穆宗莊皇帝紹聖致治恭己無

為肆今
皇上聲教四訖文軌一家二百
餘年深仁闓澤兆民賴之擊
壤康衢于今再見大都自古
文人演著皆欝結發憤之所
為今古人寧甚相遠哉我
明自通鑑續編大成之後僅于
東莞陳建通紀稱晨星然竟
以燕織見黜嗣有京山鴻猷
毘陵憲章攜李之吾學吉州

之大政瑯琊之史料諸集均
為世所拱璧間有好事者不
無玉石俱焚薰蕕同器闌闠
駔驓轂門衙賈而軒輕之者
如直道何綈閲斯集編年叙

事悉皆網羅金匱石室之儲
以至百司掌故馥語稗記巷
談埜述諸所臚列于汗青者
要皆捃摭其根胎蔵咀其菁
華而咸者也茲盖不離眉睫

則所謂贊萬幾分庶務抒丹
赤定國是為時鑒賞然余之
所以許可者特于附卷簡末
所論尊崇
二祖辨論有曰自古未有父子

稱祖之一言又于
建文
少帝革除遜位有曰孫蒙祖號
死作生年之二語初閲之則
擬其為小心之談既繹之實

為放膽之論要言不煩足贊
萬年之畫洛陽價踊蓋不俟
昆命元龜而可卜哉昔揚子
雲作大玄桓山君深慕好之
茲編信傳不啻桓山君矣嗟

嗟吠月吠雪吳蜀所限安可
皐于牛尨知我罪我是在立
言者自信之何如耳然余非
佞舌阿私好也以譚生濂于
余乃有梨梓之雅于生夙堅

草以竢客為誰南昌涂氏山也
萬曆乙卯長至日
蘭陵張師繹撰

明政統宗叙

葢聞宇中有大權二人主之權黜陟爭天下史職之權是非爭天下肰黜陟僅及于一世而是非則及于萬世然則史且有助於人主之不逮厥任艱哉第史

有辭有義辭猶繪形肖貌凡珥筆者類能之至義則嚴一字于彰善癉惡之間筆之曲直則信史穢史名所攸分矣曾南豐曰所稱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

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任其庶幾乎東萊子云見辱于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于君子萬世而不泯信史為天子之刑書聖人不敢專而曰我有罪乎者以匹夫而權天子也乃今家操斧鉞人擅

雌黃竊國靈者四出矣皐將安辭大都史之為職貴公而明直而斷實而審總之秦無私而歸諸天若孫盛作晉春秋質以大司馬之威而不受吳兢撰唐史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毀褚遂良之是非

必紀魏謩之善惡必錄雖以天子臨之
而不失其職是謂得之至論寓目而當
心者惟朱紫陽繼麟經之後綱倣春秋
目擬左氏綱目名編寔史學之指南而
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得朱子之意者也

我
明之續綱目又師朱子之遺意者也夫
國是百年而後定胡今之立言者一豹
未窺三豕肆辯傳聲于燕說郢書者每
溷于風聞之或誤哆口于井哇市乕者

尤苦于月旦之靡真稱述溢于章奏贊
頌盈于實錄勢惕忌諱語多文飾愛憎
難一其心毀譽難一其口辨言亂真強
辭奪理成童挾策白首操戈且註釋如
閩剞劂成林家衒市鬻聚訟築舍姑亡

論短見謭識不能窺聖人勸懲之深意
即史氏所稱劍精劌彔者亦冥肰莫得
其萬一繁瑣靡薾尚可謂國有信史史
有人哉吾宗子壽年垂舞勺孝友四聞
英姿雅抱詘于一第咳唾散落皆為流

珠結綠為世珍異久矣迺今斯集駭嗟
為經辭以為緯抽金匱石室之秘披鄴
架酉室之藏肆力編摩殫精討索稿凡
四易而書始成諸所寄嘅間附論評義
寓箴規體兼獻納事關

廟禁即幽隱而兼收無與彝常即縟采
而並刻所謂銜泌之墨兵邁軸之楮獄
山林之彝器非耶書成間有嘲之者曰
閨中處子而頗結念于姑章衣食之不
足得無計之過也盍俟為婦乎彼且築

而謝曰極知過計肰不可非忠于姑章
也余婦而逐者也安得废易初念而生
别腸共其自信若此則其遠識玄心自
足千古而凡離憂送窮鱷魚鵩魚之態
牢騷沈痼之辭都不入其腑臟夷肰不

用于世而世不可泯其言矣世購得之
者不啻得寶于波斯紙價踊貴不占有
孚孰謂身既隱矣焉用文之為子壽詬
乎昔齊公仲氏惧女醜而無歸日誉女
之美且許以千金之裝人曰女姣而須

以厚裝必醜卒不聘申屠氏女美惧王之入于宮也乃毁為惡亦卒不聘夫醜不以譽掩而美終不毁蔽如此信乎明妃窮廬宿留金屋芝菌形均鼠璞聲并淄澠孰辨玉石誰分美惡是非世有定衡余安得曲舌作寱囈語妮子壽之敝帚而享千金

旨

萬曆乙卯歲季夏朔日柱下史涂喬遷

撰

凡例

一論史之為職要秉天下之公心以裁天下之公典言有盡而意無窮者是謂名言故語貴含蓄方堪咀嚼古人為善立言者貴先有不朽者以植其根果爾信不必待詔金馬細天祿石渠之書始稱快矣

一非史職而談史紀也自起居注廢而國是淆矣是以論史貴公而詳故無所考者不

得書有所諱者不敢書嬖于好者不可書家乘是而疑譽者不敢摭也野史非而疑毀者弗敢庇也其齟齬而兩有證者又當兩存之以俟當事者之莬採也

一集敘載人物之賢否言行之臧否要皆攷據群籍直書不敢虛美隱惡以重穢史之咎孔子曰誰毀誰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一集編年序事悉倣續編之例固矣然例有進言其始者有述言其終者有功十而過一者有利一以害十者有本傳略他傳詳者今皆參互隱括一歸于是益以傳信闕疑本史之職干繫匪輕若徒信耳信手信口信胸臆則危言無當耳目盡成荊棘矣

一集自黻扆以至貂璫巨細媺醜靡不備載至若宮幕之顰咲輦掖之滑稽悉笈雜之

一紀事紀言即修殘理棼不自附會至其文之蕪陋字之粗鄙每為改竄以訂其鋃根之譌魯魚之訛蓋以史以傳信不妨潤色前人代匠斲也

一集中所錄間屬小傳劄記題辭及節採奏疏論策凡有裨于國家者率皆收錄以備鴻裁

一史為天子之制書聖人且不敢專而曰我

有罪乎彼家操斧鉞人擅雌黄則是秤官之剌客将憯于白簡之鏌鋣不将謂室中之戈為門外之敵乎甚至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茹霜噴霧寒暄其口得無以筆端殺人乎

一史関世運污隆人才升降往蹟具備如兵農錢穀九邊士馬登耗之數太倉水衡冏寺會計盈縮之額與夫水利屯田河渠海運無不講求利病刻于卷末一覽無遺

一附卷惟邊防衆亟次島夷次大寧次河套交趾者葢以太寧河套皆我故壤而交趾入中國尤在八閩之先寔我中國也殆不可以外夷視之至若北虜西番西域者實以中國居内四夷居外内順治而外威嚴也

一災異本集未載葢以諸籍記録互有支干差謬之異未便收録俟考覈詳明續刻别集觀者諒之

一輯是編受梨棗矣或問余曰史為天子之刑書榮辱百代自非德望祿位聲勢難其任君固蓬戶幺麽細人安得越俎哆嘵說奇道古于殿閣上余應之曰昔司馬子長嘗言古聖賢之所演著皆鬱結發憤之所為如昌言潛夫等論賈太傅之疏陸内相

之議宋端明之策及劉子敍青具在伏覩高皇帝興言路稱至廣矣其曰凡事有關社不公不法者許諸人直言無隱又曰不許諸生妄言時事及讀卧碑則曰許諸生敷陳王道講論治體述作文辭是其宵旰求言不一而足乃知凡建議留心經緯者亦為蒐採所亟收也昔班固作漢書出事沒未就和帝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雖桓溫之權不
悚焉李燾祏繼司馬光作宋百官表編求
正史實録旁及家乘野史凡九十卷上于
高宗詔給筆札録付史館既而纂復倣通
鑑例蒐蒐前書為續長編自上于朝三氏
之作皆當國家中葉當時朝廷俱樂觀其
成未嘗以為嫌也余奉先人之手澤昕夕
兢兢以不得藉手是恐頃幸卒業亦惟繼
志以畢其分耳書監成憲詩率舊章文稽
傳舊意篤闕疑間附評隲務協輿論寔未
敢妄肆月旦以避罪我之誚而冀逐臭者
之知我嗟嗟魏收顧直東觀鄭樵求入秘
書扶局抽滕山絶望矣倘能開局召辟如
司馬君實之于范祖禹歐陽修斯可矣

豫章涂山謹識

姓氏

臨川傅兆㴾 三來父 校訂

明

豫章草莽臣 涂山 編輯

同邑劉日淑 秉元

新建余樞 周之冕 叅閱

蜀達衞思箴 長陵冉祖雍

休寧吳繼仕 青齊趙祜

莆田鄒道元 應天饒有光 校正

長陵譚瀛淳 江陵馬啓圖

黃梅瞿九思 姑孰王婷

太原王稱登 嘉興屠來王

進賢陶明通 秀谷王應登

安仁朱孔陽 豐城涂夢虬 重訂

奉新宋應星 南城吳紹賢

宗弟世業養心 紹燧一鳳 謹次

明政統宗目録

太祖高皇帝肇基之績
壬辰元至正起兵至丁未吳元年卷之一
戊申洪武元年至庚戌三年卷之二
辛亥洪武四年至己未十二年卷之三
庚申洪武十三年至戊辰二十一年卷之四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丁丑三十年卷之五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三十五年卷之六

附 建文遜位革除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勛
癸未永樂元年至己丑七年卷之七
庚寅永樂八年至癸卯二十一年卷之八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至
仁宗昭皇帝乙巳洪熙御極一年及宣德三年卷之九
宣宗章皇帝承統之烈
己酉宣德四年至乙卯十年卷之十

英宗睿皇帝居東之貞
丙辰正統元年至己巳十四年卷之十一
景皇帝監國之繇
庚午景泰元年至丙子七年卷之十二
英宗睿皇帝復辟之誼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八年卷之十三
憲宗純皇帝承休之懿
乙酉成化元年至乙未十一年卷之十四
丙申成化十二年至丁未二十三年卷之十五

孝宗敬皇帝紹天之休
戊申弘治元年至甲寅七年卷之十六
乙卯弘治八年至己未十二年卷之十七
庚申弘治十三年至乙丑十八年卷之十八
武宗毅皇帝廟筭之靈
丙寅正德元年至壬申七年卷之十九
癸酉正德八年至辛巳十六年卷之二十
世宗肅皇帝繼統之盛

壬午嘉靖元年至甲申三年卷之二十一
乙酉嘉靖四年至戊子七年卷之二十二
乙丑嘉靖八年至甲午十三年卷之二十三
乙未嘉靖十四年至庚子十九年卷之二十
四
辛丑嘉靖二十年至丁未二十六年卷之二
十五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至丙辰三十五年卷之
二十六

丁巳嘉靖三十六年至辛酉四十年卷之二
十七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至丙寅四十五年卷之
二十八

穆宗莊皇帝延祚之謨
丁卯隆慶元年至己巳三年卷之二十九
庚午隆慶四年至壬申六年卷之三十

今皇帝萬曆凝禧無疆之慶　左質

聖製目錄

太祖高皇帝

皇明祖訓　日持守曰謹出入曰奉祭祀曰愼國政曰禮儀法律內令內官諸條所載皆聖子神孫之良謨

大誥三篇　首之以君臣同遊之盛繼之以申明五常之諭凡正婚姻立鄉飲訓京民設社學敬天勤民之道無一不具所以誥諭臣民者至矣

資世通訓　首言君道所當爲者十八事次言臣道所不當爲者十七事凡所僧道戒愚癡勸士農訓工商防民勸善之道無一不具所以訓戒天下者深矣

精誠錄　念人道之大在於敬天忠君與孝親作以自警

稽制錄　言功臣之過在於恃恩踰禮與犯分作以諭臣

存心錄　凡歷代帝王祭祀而有感於災祥者錄無不載

省躬錄　凡漢唐宋以來災祥之應於臣下者錄無不具

洪武正韻　雅音取於中原註釋依於毛晃東冬淸青之二韻併而爲一虞模麻遮之一韻析而爲二所以昭考文同文之化

元史纂脩　訂其曆則九十三年論其世則十有三主分紀傳以著其善惡刻表志以見其事實其筆削之謹嚴也如此

大明日曆　一序則宋濂所撰其目有六曰功高萬古得國之正獨稟全智敬天勤民家法之嚴兵政有統要之不外乎一誠而已

大明集禮 其旨則斷自宸衷吉禮十有四 嘉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要之不外乎一敬而已

大統曆 聖祖欽天之道在是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四時減備其員行幸宴賞每月各書其事

儲君昭鑒錄 聖祖睦親之仁在是徧賜于下府而以賚曰益進讀丁官祭而以服鑒戒

皇明寶訓 編序二史館者二十年詔諭于院臣以四十類條具可傳永永者

賢奸傳 如蕭曹房杜呂宮韓范必備事以存其賢如公孫王莽盧杞欽若必據而以發其奸真嚴乎斧鉞矣

明政統宗 目錄 五

昭監錄 以宗室之賢否為善惡之勸懲

孝慈錄 以三年之喪制也父母不當異議

世臣總錄 慮中外臣工不知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為之

政要錄 思文武官屬簿書有定式簡廉有輕重不可紊也

觀心亭記 採義理之本原

無逸圖論 得聖賢之心法

春光記 誨詩于及時勉學之訓

皇陵碑 懇懇乎創業守成之艱

醉學士歌 明良歡會追繼虞廷之風

遊新庵記 彝倫攸敘理陰陽之言

鶯囀賦 讀流金飲露之辭則知其麗而則矣

四瀆賦 讀汗漫汪洋之句則知其偉而奇矣

御註洪範 謂黃善劉三吾曰洪範一篇帝王所以叙彝倫立皇極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惕然遂繹其旨為註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天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也

禮儀定式 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所著始之以朝參筵宴之儀終之以襃贈乎矣之制若朝參之類本乎常經拜禮之類合乎人情者也

大明令 大而紀綱倫理之重小而器用輿服之易凡律令張弛無不具載聖裁所謂令以教之於前者是矣

明政統宗 目錄 六

大明律 揭名例以六曹為綱列職掌以諸司為目統括事類條比情理罪狀分別律以齊之於後者是矣

皇明政要 首以尊德性次以道問學而先端好尚戒嗜欲畏天戒謹人言而遺成憲立儲貳孝敬淳仁恩睨其大本大綱矣至於務奸愼於選舉設考課興學校育人材厚風教恤刑獄節財用卻貢獻修武備固封守禦鑾安無不詳備其卷二十其目四十有一也

諸司職掌 大要倣乎周禮革丞相以防專恣建六部以分事權農桑有定賦而繼以荒政上供有定額而裁以經費祀享不得之號五禮弘復古之規存部有紀綱之

勢將士有世業之家律有畫一之法刑有讞審之詳工役有一定之員關津無加稅之擾立都察院以執法置通政司以納言設大理寺以評獄簡明詳盡以立一王之法其與周官不同者特司徒之職併於禮部司空之職分爲戶部耳

成祖文皇帝

聖學心法

君道之大曰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臣道之大曰忠勤廉謹父道之大如周公之致伯禽子道之大如文王之事王季此見創業守成均當兢兢

孝順事實

紀孝順者二百七人恭順乎天止火姜詩近舍湧泉孝足以動天地者也丘傑感其母之神杜并感其父之靈孝足以感鬼神者也以至虞舜之負罪引慝之王之問寢視膳武王之繼述漢文之嘗藥王之孝可致也曾參之養志不違仲由之芸

力盡思考叔遺羹而君悟子春傷足而色憂賢哲之孝可致也狄仁傑之望雲思親崔克暉之甘露降庭張九齡居喪召祥芝稚居喪致哀將相之孝可致也黃香溫被扇枕李密終養辭召處人倫之常者也伯奇清朝履霜閔損單衣蘆絮處人倫之變者也

爲善陰隲

紀爲善者百六十五人朱軾納青苗之錢而獲爵吳王恤貧乏之民而顯后富鄭徙青州而出粟賑饑蘇軾守杭州而立法救荒此郡守之善者卓茂勞心愛人而吏不忍欺魯恭專尚德禮而稚子推仁曹褒逆府命而不殺盜賊韓韶不待報而發粟賑饑兇守令之善者他如鄧禹持旌節而拯生民之全活曹彬伐西蜀而戒諸將之屠城將相之善有可言也叔敖埋蛇憂後宋郊編竹渡蟻士庶之善有可徵也

五經四書大全

命翰臣胡廣等集諸家傳註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特經

義者去之

性理大全

命儒臣輯先儒成書及其議論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帙

文華寶鑑

取聖祖儲君昭鑒錄稍充廣之復益以聖祖之謨訓所以教太子者至矣

宣宗章皇帝

帝訓

自君德以至藥餌無所不載

官箴

自督府以至儒學無所不備

五倫全書

君道始於聖德終於教育臣道始於輔德終於恬退父道始於周公

教伯禽終於任氏教於任教皇甫謐子道始於尹伯奇見逐後母終於劉氏二女不卑於亂兵至於夫道始於冀缺之相敬終於鄭叔通之要巫妻道始於共姜守節終於袁氏自溺兄弟始於虞舜化象終於王元伯合族朋友始於管鮑相知終於陳虞相信又論師始於孔子教于路以忠仁終於許衡教家古以綱常眞垂世立教之大典也

歷代臣鑒

始於春秋之鄭子產終於元世之帖木兒漢唐宋起自蕭何而止於文天祥一百三十七人爲善不同同歸於忠義也起自田蚡而止於賈似道四十有二人爲惡不同同歸於奸佞也

英宗睿皇帝

大明一統志

首京師而次方岳藩列宿以定分野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

海表比據涉漢凡天下之山川風
俗人物貢賦何者而不載於是乎

憲綱　隆之以采訪彈劾之任專之以督察乎
反之權而其訓戒之辭有曰風憲之所
須明白正大忠厚端勤我　祖宗之重風
憲如此當其事者可不思所以報之乎

憲宗純皇帝

文華大訓　大綱有四曰進學養德厚倫
明治蓋念繼體守成之重也

續綱目　起於宋太祖終於元順帝倣朱子之
凡例遵國史之舊文凡所以尊中國
而賤夷狄正名分以立綱常
者尤加之意稟乎春秋之筆

孝宗敬皇帝

大明會典　命儒臣採輯累朝典制勒成一編
主之以諸司職掌類之以頒降羣
書附之以歷年事例大綱聚舉而官職制度
寓焉衆目畢張而名數儀文係焉我　明典
籍未有若是書
之明且備者

武宗毅皇帝

續修會典　命李東陽等重加校正其因革損
益有可言者因祖視王言頒宗人
府今則用勳戚一人因初嘗置三公府今則
爲大臣加贈華吏部主事之印事多歸於郎
中裁禁門侍詔之員職惟新於翰院設詹事
府重官條試科道以重台諫五軍羅勸事之
司六部增主事之類親藩之祿或隆或殺闕
刑之條或減或增一代之經制又更詳矣

世宗肅皇帝

明倫大典　敘萬世之綱常極一人之大孝深
序夫禮安懿王之獻大明乎繼統

繼嗣之說以立世廟以定
定樂舞其可述者如此

敬一箴　有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蓋言道本
於心也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蓋言
學以體
道也

心箴註　宋儒范浚有心箴覽
而有得到註而釋之

四箴解　宋儒程頤有視聽言動四
箴讀而有悟則分而解之

和祖德詩　自淳祇太祖以至睿皇莫不
黃納以示世德作孝之意

翊學詩　臣輔臣進講大學衍義欣然加納賦
五言詩十韻有曰帝王所圖治講學
當爲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天既又親
宸翰以賜輔臣君唱臣和彙爲一帙而翊學
詩名
焉

今上皇帝

帝鑑圖說　由唐堯至宋哲之朝善者八十一
事自太康迄道君之世惡者三十
六端象假丹青按迹而形神俱出類分黑白
扶圖而勸戒昭然善曰聖哲芳規豈特懲
之鑑惡號狂愚覆轍殷殷之事一
圖錄文史於左福為解為說取明白而易知

雝肅殿箴

養心　省心　思政　樂志　四齋箴

參考書目

皇明玉牒　皇明詔令
皇明政要　皇明開國功臣錄
皇明羣書題要　皇明特務策要
皇明名臣錄贊　皇明名臣類苑
昭代典則　北征錄
大明一統志　熙朝奏議
今獻彙言　燕對錄
龍飛紀略　誠讜錄

詡運錄　大學衍義補
功臣封爵考　建都統議
皇明文衡　瑣綴錄
菽園雜記　皇明名臣言行錄
否泰錄　灼艾集
枝山野記　英烈傳
商文毅奏略　續通鑑綱目
孫毅菴奏議　大明會典
于忠肅奏議　文獻通考

三朝聖諭錄　瑯琊漫抄
北狩事蹟　綠雪亭雜記
庚巳編　安南三議
南北事宜　復套策
實邊　交阯顛末
邊屯考　防倭議
遼東說　日本顛末
薊州說　女直論
太寧說　西域論

三衛論　冀都洛邑關中總說
宣府說　治河論
大同說　論漕輓
宣大總論　邊防
玉關總論　海防
寧夏說　漕餉論
甘肅說　宗藩議
固原說　御夷說
革除疏　長城議

虜情議　城塞說
邊事談　時務疏
欽明大獄錄　立齋閑錄
南宮奏牘　瓊臺類稿
九邊考　柳齋疏草
新河集　汪少泉疏稿
建都論　江南行誼
海運途考　破虜疏
海運議　輿地圖說

屯政墾田議　震澤長語
治河議　殿閣詞林記
防河議　憲章錄
西番防議　吾學編
四夷考　東莞通紀
水東日記　朝鮮顛末
鴻猷錄　外史記事
長城說　國朝紀要
互市疏　憲章類編

兩朝憲章錄　三朝聖諭錄
弇州別集　肅皇大紀
史料　出塞說
史乘考誤　京營兼政考
嘉隆聞見紀　復套議
防秋璽書　督府奏疏
可齋雜記　馬端肅奏議
寓圃雜言　安夏錄
雙槐歲抄　桃溪集

叢桂房集　密勿稿
古今識鑒　羣書彙考
中玄要言　虔坡邊談
青溪暇筆　餘光序錄
二華邊議　雙溪雜著
西虹疏草　東壁謾抄
升菴雜集　撫夷節略
近代名臣言行錄　馬端肅三記
渭厓疏要　雲中撫平錄

胡端敏奏議　議處安南疏
桂州奏議　岶崍別集
碧川集　白鹿蒭談
石淙稿　求志詹言
亦獲筆記　函史
楮記室　采愚臆見
藝苑卮言　太函集
龍谿集　耳楊卮言
長孺集　羣書類考

秘笈　彙苑詳註
白鹿譔錄　崆峒集
百泉集　白雪樓
袁中郎集　蛾蠓編
鄒南皐集　許鍾斗集
篁墩抄　湯睡菴集
懷麓堂　陶歇菴集
顧東橋集　尚友編
陽明全集　求信編

大寶世次

太祖高皇帝　初諱興定改諱元章左[illegible]字國瑞　皇考仁祖第四子也諱世珍元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生母曰淳后陳氏于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年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爲右丞相封吳國公丁未即吳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崩于西宮壽七十一葬南京神烈山末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上尊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諡曰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高皇后　姓馬氏宿州人徐王馬公女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冊立爲皇后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壽五十四合葬孝陵末樂元年上尊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

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諡曰孝慈貞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

建文　帝諱允炆　太祖孫懿文皇太子追號興宗孝康皇帝之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洪武二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改元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帝崩在位四年或傳遜于外　成祖即位革除帝號建文四年仍爲洪武三十五年

建文皇后　姓馬氏光祿寺卿全之女洪武二十八年冊爲皇太孫妃建文元年二月冊立爲皇后四年六月十三日崩于火

成祖文皇帝　諱棣　太祖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日生母曰　高皇后　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冊封爲燕王建國北平[illegible]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之國冊封爲燕

王建國北平賜京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之國建文二年起義兵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于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帳壽是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謚曰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成祖在位二十年

文皇后

姓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之女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冊封爲燕王妃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冊立爲皇后永樂五年七月初四日崩壽四十六合葬長陵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諱高熾成祖第一子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母曰文皇后徐氏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封爲燕世子永樂二年四月初四冊立爲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于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在位一年七月初二日上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號仁宗

昭皇后

姓張氏永城人彭城伯麒之女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封爲燕世子妃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封爲皇太子妃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立爲皇后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七月初八日上尊號曰皇太后宣宗十年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尊號曰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十月十八日崩合葬獻陵十一月初四日上尊謚曰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諱瞻基仁宗第一子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生母曰昭皇后張氏永樂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冊立爲皇太孫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十一月十一日冊立爲皇太子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即皇帝位改元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是月二十五日上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洪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在位十年

恭讓章皇后

姓胡氏濟寧人都督榮之女永樂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冊封爲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冊封爲皇太子妃洪熙元年七月初八日冊立爲皇后宣德三年二月以多疾無子上表請辭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謚靜慈仙師葬金山原天順七年閏七月十七日加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修葺陵寢不祔廟

章皇后

姓孫氏太保安國公忠之女宣德元年五月初九日冊封爲貴妃三年三月初一日冊立爲皇后十年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上尊號曰皇太后正統十四年景皇帝

即位十二月初四日加上尊號曰皇太后正統十四年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四日加上尊號曰上聖皇太后天順二年正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合葬景陵十月初七日上尊謚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英宗生母祔廟

景泰皇后

吳氏丹徒人都督彥名之女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上尊號爲皇太后天順元年復稱皇賢妃以成化中年薨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鎮宣宗第一子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母曰章皇后孫氏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爲皇太子十年正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改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北狩九月初六日尊爲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執七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八葬裕陵二月十二日上尊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廟號英宗

在位八年

睿皇后

姓錢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貴之女正統七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皇后天順八年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尊號曰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陵七月十九日上尊謚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孝肅皇后

姓周氏慶雲伯追贈寧國公能之女天順元年四月十三日冊封為皇貴妃八年憲宗即位二月初一日上尊號曰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至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崩合葬裕陵四月初六日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太皇太后

憲宗生母

景皇帝

諱祁玉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初三日賢妃吳氏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冊封為郕王正統十四年　英宗北狩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尊母吳妃為　皇太后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辟是為天順元年二月初四日復為郕王是月十九日薨于西宮壽三十諡曰戾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復皇帝號二十四日上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

姓汪氏中兵馬指揮英之女正統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冊封為郕王妃十四年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后景泰二年廢天順元年二月復為郕王妃正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上尊諡曰貞惠安和皇后再立皇后杭氏　人女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冊為皇后天順元年廢死

憲宗純皇帝

諱見深　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二日生母曰孝肅太后周氏初名見深正統十四年八月郕王攝政皇太后命冊立為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年三月初六日改今諱復立為皇太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崩于乾清宮壽四十一葬茂陵九月十九日上尊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寵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在位二十三年

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鎮之女天順八年十月十二日冊立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武宗即位加尊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崩合葬茂陵三月初七日上尊謚曰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穆皇后

姓紀氏中軍都督福賦之女成化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薨七月二十日追封恭恪莊僖淑妃葬金山二十三年孝宗即位十一月二十六日加上尊諡曰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十二月十七日遷葬茂陵　孝宗生母

孝惠皇后

姓邵氏贈昌化伯林之女成化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封為宸妃二十三年七月三十七日冊封為貴妃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十月初三日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葬金陵後遷茂陵二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　睿宗生母

孝宗敬皇帝

諱祐樘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七月初一日生于西宮母曰孝穆皇后紀氏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冊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改元弘治

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本
年六月初一日上尊謚曰達天明道純誠中正
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
宗十月十九日葬泰陵在位十八年

敬皇后

姓張氏壽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巒之
女成化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爲皇
太子妃十月初十日冊立爲皇后弘治十八年
武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尊號曰皇太后正德
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慈壽皇太后
嘉靖元年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廿五日加上尊號
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
三日加上尊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十年八月初八日崩十九月上尊謚曰孝康靖
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
后十一月初九日合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

諱厚照孝宗第一子弘治四年
九月二十四日生母曰敬皇后張

氏五年三月初八日冊立爲皇太子十八年五
月十八日即皇帝位改元正德十六年三月十
四日崩于豹房壽三十一四月二十二日世宗
即位五月初八日上尊謚曰承天達道英肅睿
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廟號武
宗九月二十四日葬康陵在位十六年

毅皇后

姓夏氏慶陽伯儒之女正德元年八月
十一日冊立爲皇后嘉靖元年正月初
十日上尊號曰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
崩三月初九日上尊謚曰孝靜莊惠安肅溫誠
順天偕聖毅皇后
合葬康陵祔廟

世宗肅皇帝

諱厚熜睿宗第二子正德二年
八月初十日生于興府母曰獻皇
后蔣氏十六年三月十五日以興王子奉迎入
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改元嘉靖四
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崩于乾清宮壽六十隆
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
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
宗三月十七日葬永陵在位四十五年

肅皇后

姓陳氏泰和伯萬言之女嘉靖元年九
月二十八日冊立爲皇后七年十月初
二日崩十二月初三日謚曰悼靈皇后八年三
月初二日葬天壽山襖兒谷十五年九月二十
九日改謚孝潔皇后嘉靖四十五年穆宗即位
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孝潔恭
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
三月十七日遷葬永陵祔廟

廢后

姓張氏錦衣衛指揮僉事楫之女嘉靖元
年十月十六日冊封順妃七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冊立爲皇后嘉靖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廢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薨十六年正月十
九日改曰繼
后葬金山

孝烈皇后

姓方氏安平侯銳之女嘉靖十年三
月初二日冊封爲德妃十三年正月

十五日冊立爲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崩謚孝烈皇后先入永陵玄宮謝太隆慶元年
穆宗即位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孝
烈端順敏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

孝恪皇后

姓杜氏慶都伯林之女嘉靖十年三
月初二日冊封爲康嬪十五年九月
初九日進封康妃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葬
金山隆慶元年穆宗即位九月初八日加上尊
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
聖皇太后三月十七日追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載垕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
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母曰孝恪
太后杜氏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冊爲裕王四十
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皇帝位改元隆慶六
年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六是年
六月二十七日上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
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本年九月十九日葬昭陵在位六年

莊皇后

姓李氏德平伯銘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冊封爲裕王妃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薨葬金山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諡曰孝懿皇后六年七月初二日加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九月十九日合葬昭陵祔廟

懿安康靖仁聖皇太后

姓陳氏通州人固安伯宗行女嘉靖三十八年月日冊封爲裕王繼妃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冊立爲皇后六年今上即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加懿安十年加康靖

昭文明肅慈聖皇太后

姓李氏宛平人武清伯偉之女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冊立爲皇貴妃六年今上即位七月二十七日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加昭文十年加明肅

今皇帝

御名翊鈞穆宗第三子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母曰慈聖皇太后李氏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冊立爲皇太子六年六月初十日即皇帝位改元萬曆

帝號尊崇

德祖者

伯六公高皇帝四世祖也家句容之朱家巷爲重八公第三子葬于朱巷是爲德祖玄皇帝配胡氏曰玄皇后俱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上尊號

懿祖者

四九公德祖第三子徙葬于朱巷小明王龍鳳九年贈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是爲懿祖恒皇帝配侯氏初贈賢夫人是爲恒皇后俱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上尊號

熙祖者

初一公懿祖長子徙泗州遂葬泗州祖陵基運山龍鳳九年贈光祿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司徒吳國公是爲熙祖裕皇帝配王氏贈公夫人是爲裕皇后俱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上尊號

仁祖者

五四公諱世珍熙第三子移鍾離之西鄉遷東鄉後遷太平鄉从元至正四年四月六日崩壽六十六葬中都皇陵幽聖山初曰英陵龍鳳九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太尉吳國公是爲仁祖淳皇帝配陳氏楊王陳公女至正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崩是爲淳皇后俱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上尊號

興宗者

建文君之父也諱標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君即位七月加上尊號曰興宗孝康皇帝后常氏初諡懿敬妃以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加上尊號曰孝康皇后繼配后呂氏太常寺卿本之女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尊爲皇太后靖難後俱仍故封號餘見○泳化舒

睿宗獻皇帝

諱祐憲宗第四子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日孝惠大后邵氏生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冊封爲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國湖廣安陸州今承天府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薨諡曰獻壽四十四葬純德山嘉靖元年世宗即位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諡曰興獻帝修葺陵寢號顯陵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加上尊諡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諡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

獻皇后

姓蔣氏贈玉田伯劾之女弘治五年正月二十日冊爲興王妃嘉靖元年世宗即位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號曰興國太后三年四月十六日加上尊號曰章聖皇太后七年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十年丙十二月初七日加上尊號曰章聖慈仁□皇尚皇太后十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崩二十七日上尊諡曰孝[illegible]仁[illegible]一安天[illegible]聖獻皇后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合葬顯陵祔太[illegible]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帝朱氏諱元璋。字國瑞。先世居沛之句容。熙祖渡淮。家泗上。仁祖及太后陳。徙濠。生帝于元天曆戊辰九月十八日。初后夢神人袍笏授丹丸吞之。覺而異香襲體。遂娠。用來人取水爲浴。忽有紅羅浮河上。遂取示之。里人名其居爲紅羅幛。其夕赤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室中嗣是常有神光灼爍。如焚。望者疑火。走譏之。至無所見。數日後。帝不乳食。仁祖出見髯門。遇一僧。告之故。僧曰。夜子時飲矣。仁祖謝。已僧忽不見。夜半帝愈。帝少苦病。仁祖欲度爲僧。會歲疫。仁祖。太后不祿。兄南昌王。臨淮王。盱眙王。俱即世。帝年十七。從汪媪議。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爲事高彬。居寺[illegible]興之。無何出遊江淮。歷金斗光息

[illegible]順道病。有紫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遂去。嘗夜陷麻湖中。遇羣兒呼迎聖駕。上叱之。忽絕跡。已倦遊歸寺。適汝潁蘄黃盜興。帝春秋二十五矣。禱神卜出處。惟從者吉。遂決計。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是年徐壽輝稱帝。國號天完。劉福通據朱臯。李二將彭趙稱子。

上入濠。 時定遠人郭子興乘亂結其黨務傾崖衆兵攻濠。據之。自稱元帥。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王之賞。人無生路。咸思王豪傑以自保。閏三月。上入濠見子興。門者執欲害之。子興遣人追至。上見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振。

配馬氏。 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讐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者謂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托子興曰。幸公善撫視子果撫之甚已而馬公卒。子興欲爲女擇配。謂帝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傑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妻之。即高皇后也。上既在甥館。日治兵征討。時湯和委心推翼。爲舊大長。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是年張士誠起兵。據高郵稱王。

上拔選將士。 先是趙均用彭早住爲元所迫。率餘衆奔濠。郭孫納之。反爲所制。元將賈魯圍濠。均用與郭孫極力拒守。會賈魯死。圍解。彭趙遂挾濠稱王。上心惡之。棄數百人。選其精銳二十四人。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胡大海。張龍。陳桓。謝茂。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以上皆濠名士。後皆爲開國功臣。

徇定遠。下滁陽。 濠自元兵退。軍士多傷。上乃歸濠募兵。與徐達等南畧定遠。

尋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上選騎士費聚等從入其營。帥出迎請命。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欲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則與俱往。不則移兵避之。其帥請留物爲信。上解佩與之。彼以牛脯爲獻。上覘其疑。留費聚偵之。後三日報曰。事不諧矣。欲他往。上率兵以計降之。得壯士三千人。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元將遣人降其兵男女七萬。得壯士二萬人。南畧滁陽下之。時彭趙自相吞噬。早住死。惟均用據濠。子興勢孤。將其所部萬人至滁。見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大悅。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是年河水五色如繪。歲饑。星變。地震。山崩。

馮國用首獻定鼎金陵策。 國用定遠人。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上見而奇之。曰。爾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國用曰。金陵龍蟠虎踞

帝王之都。願先撫金陵，然後命將四征，倡
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悅，令典□□。上與
命李善長贊軍務畫餽餉。善長定遠人來謁，語竟日大悅，遂有是命。
元兵寇六合滁州。上帥耿再成禦卻之。元脫脫克
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來救，子興不答。上曰
六合無救必難，將及滁。時元兵百萬，諸將畏之
于與屬。上往救。上遂帥師而東，與耿再成
守定梁壘。元兵攻壘數四，每垂陷復完壘，力戰
元兵疑之。上又以計紿之，遂引去。已而元兵
大至，將攻滁。上設伏澗側，大敗之。滁城得完
時吳復、丁德興、胡大海、趙德勝皆來歸。兄子朱
文正、姊子李文忠亦至。文正，南昌王子；文忠，曹
國長公主子。又有方士鐵冠道人稱數學，謁見
謂上狀貌非常，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龍鳳元年
號小□□□□
取和陽。滁乏食，諸將謀所向。上曰：和陽可圖。
命張天祐取耳再成，陽和拔其城據之。
上入撫定城中，民大悅。子興命上總和陽兵。上
諸將右諸將多壬書，部曲未服，惟陽和
聽命唯謹。善長委曲調護，後元帥陳埜先復以
十萬兵犯和陽。上與善長等兩劫之，時定遠
華成、舍山、仇成來歸。二人俱
驍勇有膽智。上留置麾下。
郭子興卒。其子請上將其兵。子興與孫德崖
就食和陽。子興執德崖，德崖弟遂執德崖，因德崖來
圍上被執。亟遣徐達往代。上得還，上至和陽，子興
興亦釋德崖。徐達亦還。子興遂以憂悶致疾卒
德崖欲襲其軍。子興之子天敘請上代統
之。而常遇春、鄧愈皆來從。時韓林兒遣人檄召
諸將。撤。上爲左副將軍。上曰：大丈夫寧能
受制于人
耶。遂不受。

上帥師渡江取太平。上方與諸將謀渡江，無舟。巢湖帥廖永安、永
忠、俞廷玉與子通海、通淵、張德勝、桑世傑
各率舟師間道來附。上謂諸將曰：方議渡江
而巢湖水軍至，天贊我也。事其濟乎。時元中丞蠻子海牙
馬場河溢口爲元中丞蠻子海牙所扼。上令舟
師擊敗之，取道小港出。方苦涸，會雨水漲，舟得出
濟巢縣人丁德興亦率所部來歸，軍聲雄振。諸
將議從金陵。上曰：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
可下。遂帥諸將引兵渡江。將至牛渚，守者不支，舟齊
發軍士爭躍登岸，刻遂牛渚，采石兵驚潰，遂
遇春奮戈先登。諸軍繼之。采石兵驚潰，遂拔之。
沿江諸壘皆降。遂薄太平，城下急攻之。元守
禁城遇部將吳昇富堅入，合郡兵出降。上喜
曰：吾納士降賢，共舉大事。聞汝江左名賢，願
爲總管。昇再進曰：主公欲取天下，莫如恤兵寬
民，何征不服。初，上發采石，令李善長爲戒輯
軍士榜，比入城張之。士卒帳飛號戒
命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上入太
以陶安參幕府事。平，率父老出迎見。上狀貌
安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上召見與語。安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
城屠邑，互相雄長，志在子女玉帛，非有安天下
之心。明公神武不殺，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
不足平也。上善其言，欵曲。上取金陵，合
上意。由是禮遇甚厚，故有是命。時北人歸附
九月丁亥。上第一子生。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是年
陶昌相遇李寘如萬氏星陵花石
春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先是，蠻子海牙
敗采石，陳埜先攻太平。上遣徐達等敗之。降
其將先埜先，旋復叛，爲民兵所殺。海牙復據采石。

上命遇春擊之。俘獲萬計，併其舟艦。海牙走集慶。元人扼江之勢遂衰。我師水陸並進，埜先屯兆先合淮兵二十萬，與海牙犄角相望，拒戰。廖永安等攻兆先營，降之。擇驍勇五百人入衛，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上解甲酣寢達旦，衆始語曰：活我，又腹心侍我，何可不盡力圖報。進攻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前，元兵破膽。福壽拒守，將士以雲梯登城，遂克之。福壽死于兵。海牙奔投張士誠，降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康茂才，得軍民五十餘萬。上入城，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為民除亂，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有能立功業者，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

改集慶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

建江南行中書行省，以李善長、宋思顔為參議，李夢庚、陶安等為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院事。

置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為之。

置五翼元帥府。○取鎮江，改為江淮府，尋取廣德。

上如江淮府。○謁孔子廟。謁畢，令遣儒臣告諭父老，勸農桑。

七月，遣使聘鎮江秦從龍。既至，上親迎之，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各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上稱為先生而不名。

十一月丁亥，皇第二子生。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宋龍鳳三年。是年龍鳳冬杏花。太犯歲星。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二月，克長興。於是士誠步卒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

三月，克常州。常州先以偽吳張士誠所陷，及是吳士誠遣弟士德號九六以數萬衆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誠奉書請和，上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圍之，城下，遂克。

夏四月，取寧國。遇春中矢，裹瘡力戰。上親督師造飛車，前編竹為重蔽，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于是所屬太平府、宣、南陵、涇縣、旌德皆下。

五月，克泰興。時張士誠遣兵來攻，元帥徐達擊敗之，擒其將楊德文。

六月，徵前池州學正朱升參密議。

克青陽，尋取江陰。

七月，徇宜興，取常熟，尋克徽州路。

八月，大完將陳友諒殺倪文俊，併其兵，自稱平章。

九月，下武康。劉福通攻汴梁，掠地山東、山西。

取揚州，仍以李德成知府事。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宋龍鳳四年。是年月色如血，空有白氣如帶，雲如火，星天雨白毛，太陰犯昴。元大都斗米一金。

春正月，取婺州。即金華府。拔之。克婺時，胡大海薦其同郡儒士王宗顯。上令宗顯往婺城察事。宗顯至婺城五里，訪舊識吳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為心，以報上。上喜曰：我得婺州，令你作知府。

陳友諒破安慶，余闕死之。

二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之道，莫先于農。務故命爾此職，巡行隄水利之事，務以時蓄洩，慎勿負爾付託之意。

甲申，克建德路。節今嚴州。

五月，下浦江縣。縣有鄭氏者，宋累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俱避山谷，師訪得之。悉遣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九月，元江浙同僉員成，寧其元帥李福等來降。

張士誠據杭州、嘉興、紹興等郡。

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上欲親征，故命二人留守。

上親征克婺州。時寧越既定，欲取浙東未下諸郡。上乃與諸將約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所克婺城，民亦獲甦，正當撫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諸郡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不妄殺人，輒喜盡。行師勢如烈

明 文號宗 卷一

火，火烈則人避，為將能以不殺為心，不惟利于國家，在己亦蒙其福，大功可成。

克宜興。先是徐達攻久不下，上謂宜興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計絕餉道，城必破矣。達奉命併力急攻，城遂破之。尋取建德。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諭中書省：以古者寓兵于農，意

壬子，皇第三子生。

改婺州為寧越府。

以王宗顯為寧越知府。命開郡學。

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源等為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歌之聲，無不欣悅。

己亥 元至正十九年，宋龍鳳五年。太白犯上將，左右執法，白虹亘天。元都有杜鵑。

春正月，取諸暨。時有儒士許元入見，授為博士。

三月，遣使招諭方國珍。時國珍遣使奉書，辭以溫、台、慶元三郡獻，且以次子關為質。上曰：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為？厚賜關而遣之。

上還建康。上在寧越，將還，召胡大海守之，命與還者同心協力，伺間取諸郡。

八月，元帥朱文遜、秦友諒克無為州。

九月，克潛山。尋取衢州。是月，吳良敗士誠兵于常州。命廷王攻安慶，克于陣

冬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從石抹宜孫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兵，欲開關為守拒，討士民，成請于深，願內附，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一郡遂不

明 紀 卷一

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郎。深有言，上善之，乃詔深還處州，招集部兵。

附錄 元徵海運于張士誠，元授方國珍元帥，行省平章政事。陳友諒囚其主徐壽輝，自立，稱漢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宋龍鳳六年。是歲天完亡，漢大義一

春正月，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

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歸。天祿見處州已下，據寨歎曰：天命有在矣，吾何不歸？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款。

以馮國勝為總制都指揮使，掌親軍。國用卒，子誠幼，故命勝。

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詣建康。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四先生至，胡大海為之也，亦薦王禕、許元、黃鍚

四月。皇第四子生。

閏五月。僞漢陳友諒寇太平。行樞院判花雲力戰城陷，死之。

是月十九日乙亥也。後四年追封爲東丘侯。

守臣許瑗不屈死。

追封高陽郡侯。時友諒以舟師圍太平，花雲率兵迎戰。賊中乏食，士馬饑，城陷，賊縛雲。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刀殺賊五六人。賊怒，復執雲，縛於舟檣射之。雲罵賊至死不變。賊友犯龍江，上授諒將方畧，敗之。

附錄。

按花雲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就縛，郜氏遂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避，爲僞漢軍擄之，至九江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育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擠孫氏及孤兒投之江。臨

江中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擷哺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寘兒膝上，曰：此將種也。命賜

陳友諒寇建康。我師合擊，大敗之。遂取安慶，復大平。

是月友諒駐兵采石，亟欲自帝，乃於舟中密使人執壽輝，遂殺之，以五通廟爲行殿，草草成禮，即皇帝位，國號漢，改元大義。遣人約張士誠夾攻金陵，營震之退。時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請往據之，或欲決於一戰，不勝而走未晚。惟劉基不言。上亟召基問計。基對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見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致勝，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深然之。或勸親征，上曰：不然，敵知我出，遣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卻解纜而

下，半日可至金陵，吾步騎非一日可至。百里趨戰，又非上將利也。乃召指揮康才謂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爲汝與友諒有舊，今汝作書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以虛實，使彼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諾曰：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令齎書以往，友諒必信來無疑。計定。上召李善長語之。善長曰：方不得寇去，何爲更誘之來？上曰：此計之上也。今不預爲之計，則使二寇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爲書，使閽者詣友諒。友諒見書喜，問：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因酒食閽者而遣之，且曰：吾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歸，達于上。上喜曰：虜落吾彀中矣。即日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橋成。會有富氏自友諒軍中逸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上即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命元將趙得

勝及營陽侯領兵奇老。遣馮宗異、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等陣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親總大軍伏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在金川門外。令軍中以黃赤二幟爲號，持黃幟者伏山之左，持赤幟者伏山之右。先與諸將約曰：寇至則舉赤幟，及黃幟者，則伏兵四起。各嚴整以待。越明日辛丑，友諒果率舟師東下，抵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遽引舟師出大江，徑衝江東橋，見橋皆石砌，始驚疑，即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乃覺閽者之行詐也。即與弟號五王者率兵千餘向龍江渚，勢甚銳。時酷暑，上衣紫茸甲，張蓋日下督兵，汗注如雨。既定，上謂諸士卒曰：旦就食，當乘勢擊之。將士莫測。須臾風自西北起，雨大至。時敵遣萬人登岸立柵，我伏赤幟舉，諭軍發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戰，遂命鼓，黃幟又舉。時馮勝、常遇春、徐達等伏兵皆起，張得勝、朱

虎舟師並集俱奮而攻，大破友諒。友諒亟隱舟，適潮退，舟膠淺不能動，其衆二萬餘皆乞降，溺死者無算。獲巨艦曰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凡百餘艘，及戰舸數百，遂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友諒棄所乘舟，僅以小艇脫走。馮勝、華高等擊其殘衆于石灰山，俞通海追擊之，及焚其舟，敵大潰。上乘勝命張德勝等追至采石，大戰。既酣，廖永忠統所部大呼殺入，華雲龍躍馬搗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敵攢槊刺之，傷額，旋轉三遭，殺傷過當。德勝力戰而死。周顯又戰于觀渡橋，敗之，獲其鼓于傳家奴。勇士何長等一十三人。敵遁走，遂復太平。時友諒降將張志雄言于 上曰：初友諒東下，併安慶之兵以行，今既敗，安慶無守禦者。上即命達以兵襲安慶，復之。未幾，友諒遣將張定邊攻陷安慶，遂嚴兵固守，治于江州，以徐圖報復。

六月。取信州。友諒入寇。上命胡大海出信州，以牽制友諒兵。大海遣元帥葛蔦

俊往。既入衢州，見王愷，愷曰：此行不可遣俊拙。亟使乘驛歸金陵，告大海曰：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臨之，非惟信不可下，吾衢亦先震矣。大海悟，遂親統兵行。六月至靈溪，城中出步騎數千迎戰，大敗之，遂拔其城。事聞，命改信州爲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爲行樞密同僉守之。漢境門戶遂堅。

七月。皇第五子生。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以壬寅十一月自平陸三門磧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秋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水淨始如故。

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漢大義三年。

春正月。下東流。

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

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却之。國珍遣其將捧校燕敬來獻。上曰：吾方有事于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布帛穀粟，寶玩非所好也。命却之。

秋七月。陳友諒以張定邊陷安慶。我師復之。初，上聞安慶之變，召諸將諭之曰：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天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不自悔禍，今又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汝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劉基皆勸順天應人，早行討伐。上遂率

徐常等發龍灣，諸軍乘風泝流而上。時友諒兵望風奔遁。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上命廖永忠、張志雄克之，長驅至小孤山。友諒守將傅友德、丁普郎迎降。

八月。取江州。今九江府，僞漢所都。我師次于湖口，友諒舟出江迎，遣常遇春等擊之，追至江州。友諒親兵督戰。上命分舟師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遁歸。

克南康。

蘄黃興國沔陽來降。

遣使招諭江西諸郡。

十二月。胡廷瑞以南昌來降。

僞吳李伯昇寇長興。上命常遇春救之。伯興十萬

兵入寇濠城。城中兵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賊元帥劉成戰死。寇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填濠。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凡月餘。內外不相聞。湯泰救之。伯昇遁。襲之。俘斬三千人。

江西平。吳宏以饒州降。王溥以建昌降。鄧克明以撫州降。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檄賊首楊文友發之。鄧愈攻浮梁不下。上命谷繼先劉文取祁門助克之。于光克樂平。陳友諒以奉新六縣降。孫本立以吉安降。歐普祥以袁州降。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年。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眾出迎。初上在江州。廷瑞遣鄭仁傑納款。仁傑言廷瑞本意。上以書報之。廷瑞遂決意遣康泰至九江降。至是上發九江至龍興。廷

瑞出迎。上慰勞之。遂率王溥諸人見。

改龍興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以鄧愈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王禕撰平江西頌。

陞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初金華苗軍蔣英劉震殺胡大海。王愷死義。俘于寶大海子關住皆被殺。典史李斌懷省印繼走嚴州告變于文忠。文忠遣何世明等討之。賊潰走降。張士誠兵。文忠到金華撫其民。處州賊李祐之殺耿再成孫炎王道同俱死義。上聞命邵榮討之。文忠遣元帥王祜助攻。復其二郡。賊亂。復蟻聚衢州。會劉基丁憂回。一夕定之。耳成于天璧。聞變馳文忠所得文部將朱鉤等。合兵討賊。至是張士誠將呂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文忠與部下議。眾寡不敵。兼避賊境。然兵貴虛聲。張檄示賊。所部榮兵五萬出江右。徐達兵五萬出嚴州。約會金華。剋日進剿。賊兵見之。退五里以待。時胡德濟得文忠檄。自信州來援。復得常遇春實會。再興兵夜半出城。聲振天地。賊驚潰。德濟督兵追殺。斥甲不還。尋以諸軍攻圍。

上還建康。祝宗康太叛。據南昌。葉琛死之。初上還建康。祝宗等叛。友諒南昌殺葉琛。上聞變。命徐達還討之。尋復。時安豐告急。良臣蘇政各李泉來歸。上嘉之。授良臣為江淮參政。政江淮平章。

陳友諒將熊天瑞寇陷吉安。殺守臣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討復之。

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先是擴廓父察罕駐兵沂梁。上遣使好察罕。亦以書來聘。察罕為田豐王士誠刺殺之。擴廓代領其衆。復使察罕父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獻馬。至是遣汪河送煥章以書報之。益修好如故。上復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明玉珍帝蜀。號夏。天統元年。

二月。申將士屯田令。上初命諸將分屯龍江等處。至是康茂才屯積充物。他將士猶不及。上乃下令申諭將士。及時開墾。以興地利。庶兵食足。國有所賴。

命徐達圍廬州。先是劉福通兵敗。日擘以安豐來附。張士誠遣呂珍攻之。入其城。殺福通。上令達遇春擊安豐。珍拒力以拒。我師拔其中壘。珍急攻。上命遇春橫擊之。三戰三勝。珍大敗。將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與君弼遁。帝還。命達圍廬州之。

七月。大師克陳友諒。僞漢亡。初友諒忿疆場日蹙。作大艦高數丈。

空國寇南昌。圍城。氣甚盛。朱文正、鄧愈等禦之。

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程國勝戰死。復攻

安、劉齊等拘城下。不動。攻禦俱力。友諒勢窮。乃

兵圍八十日。音問不通。張子明告急建康。見

主問狀。且曰。爲語文正。堅守。吾自取之。子明爲

漢所獲。漢使之。又命子明僞許之。至南昌城下。

申前命。遂遇害。上隨帥師二十萬往擊之。召

徐達、常遇春。撤廬州圍。同援南昌。師次湖口。遣

一軍屯涇江口。一軍屯南湖嘴。以遏歸師。又調

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漢聞大軍至。解圍

出湖迎戰。遇于康郎山。達身先擊敵。殺千五百

人。獲巨舟還。軍威大振。忽敵將張定邊犯上

舟。舟膠不得將。韓成服上冠袍對敵。投水。敵信

之。攻稍緩。遇春射中定邊。定邊舟却。上舟遂

脫。永忠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口矢。士多死

復春暑暴。諸軍欲退。上申約束。鳴角集師。復

戰。張志雄、丁普郎、余㫤、李彬、徐公輔戰死。至暮

西北風起。上命縱火焚其舟數百艘。死者大

半。陳友仁、友貴皆死。斬三千餘級。諒大敗。退保

鞋山。二金吾將軍詣我師降。諒勢益衰。上親

督戰。火焚敵舟。諒兵食盡。遣舟五百掠都昌。

朱文正遣人焚之。糧絕勢困。欲奔武昌爲我所

遏。乃率樓紅百餘出湖口。上率諸將擊之。諒

親督戰。啓蓬牕四顧于興。詠其有異。附之貫顱

反睛而死。定邊乘夜以小舟載諒屍及子理走

還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上復率諸將追

至武昌。水陸並進。抵城。命遇春等分兵四門立

柵圍之。又于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

路。分兵徇漢陽等

處。諸郡皆來降。

命建忠臣祠于康郎山。及南昌。按是役也。大戰五晝夜。死事者

共三十六人。韓成、張子明之勳尤烈。

上命貳之康郎廟享祀凡祭十四人

上還建康。上見攻陳理不下。命堅守營栅。因之遂還京。圍武昌因與花雲等論禪法齊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是天統二年。吳二漢德壽一年。

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勸進。奉　上爲吳王。建國

號曰吳。　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

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

張景爲右司郎中。

二月。　上視師武昌。陳理降。理銜璧肉袒。率定邊等降。上憐之。命宦若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妻子資裝皆俾自隨。師圍武昌六月而降。城中饑困。上命賑之。後上還京。封理歸命侯。諒兄友材亦隨出降。遂置湖廣省。以楊璟爲湖

五月。　皇第六子生。　設給事中。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

議禮制。命安總之。

設起居注。以宋濂、魏觀爲之。

七月。克廬州。

九月。命繪功臣像。命中書省繪于卞壺廟。乃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

十一月。　皇第七子生。

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夏天統三年。吳二年。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

春正月。定贛州。取寶慶。南雄悉降

二月。偽吳將李伯昇率衆二十萬寇東全新城。
胡德濟堅守遣使求援于李文忠文忠率兵
驛赴援之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
之。
其中堅敵披靡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
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德濟亦率城中將士鼓
譟而出呼聲震動天地斬首萬級血流滿野溪
水盡赤俘偽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
餘人軍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不可勝計
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勢奪氣衰
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
能平地躍起丈餘見泳化誌

三月。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
金華進表謝復致書　世子勸以進修　上覽
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
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
自棄也濂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

卷一　洪武　十七

金華賜書獎濂賜以綺帛仍命世
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　上待士之誠

湯和守常州。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與吳
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宗勢聯
絡屹為東
藩保障

附錄 黃金曰我　聖祖取天下。蹶群雄而
顛劉之首偽漢次偽吳二國境壤相連
使其謀通結亦大費征討　聖祖妙識其幾欲
剪漢之羽翼故遣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
以蔽吳二臣不孤所托二臣無戰于貌猶萬寵
者數年使吳人一跡不敢西向是蔽吳者　聖祖無東顧
之虞然後得以舉偽漢而殲之是蔽吳者所以
藏漢也漢既滅于焉併力向吳釜魚籠鳥何所
假息故亦不旋踵而亡是滅漢者又所以滅吳
也識者謂吳不亡于諸將合圍之時而亡于二
臣善守之日亦信然哉陳建曰善守蔽吳耿吳
二將固矣然李文忠之守嚴州湯和之守常州亦

皆十年其推鋒郤敵控撫強吳之功視長興江
陰之守為尤烈尚論開國之勳此亦一機也

左司員外郎胡深被友定執殺之。

設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四月。克淮安。尋克興化。

五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是歲宋小
明王滅吳四年夏開熙一年

春正月。改寧城府爲宣州府。淮揚府爲揚州府。

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卷一　十八

二月。克高郵。

四月。取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是月平章
韓政克濠
濠州帝鄉也初郭子興趙均用攻據失之
遂爲他人所竊未幾張士誠部將李濟得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濟不報因歎曰濠州吾家
鄉濟爲張氏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可乎遂
命政及顧時等以兵數萬攻之濟與光州馬鰐遂
降捷聞　上甚喜即詣濠州省墓宴諸父老

五月。命有司傳求書籍。上謂侍臣曰三
皇五帝之書不盡傳
於世故後世少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
六經始出于是唐虞三代之制始可得而見武
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于表章六經開聖
賢之學尤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
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
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八月。拓建康城。命劉基卜地於鍾山之陽。延亘周圍五十餘里。

冬十一月。討張士誠。僞吳滅。

上命達與遇春將兵二十萬。先破湖州。圍其城。士誠引兵來援。我師破其援兵潘先紹等。又戰于皂林。破之。追舊館寨。得五太子兵六萬人。湖州李伯昇等降。尋進姑蘇城南黠魚口。擊士誠兵。破之。遂圍姑蘇。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守之。明年正月。松江浙嘉定州降。六月。士誠兩出犯遇春。兩敗之。八月。達兵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淩城。士誠兵大敗。以降將出珍等御于城下。執其僞佐丞張大覺等。及僞參政內使等官。并將士吏外郡流寓之人

凡二十餘萬。士誠驅其妻子。登齊雲樓。縱火焚之。因自經。遇救不死。九月。達等執士誠及府屬將校。檻送建康。士誠俛首瞑目。倨坐不食。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是時楚國公廖永安。巢縣人。初以舟師降附。爲同知樞密院。破士誠兵。深入被執。不屈。詔追封之。熙[illegible]弟永忠八征。又武德衛指揮茅成。定遠人。以圍蘇州。中流矢歿。追封東海郡公。士誠之敗。其僞司徒李伯昇倒戈。每以國情輸降。後累遷中書平章政事。洪武中年卒。子爲世襲指揮。又以潤伯騎在元爲行省參政。既放歸里。久之乃卒。

論曰。我　聖祖創業金陵。削平海內。其所慮惟漢與吳。當時論兵。彼吳如友諒。然財富莫如士誠。然士誠才弱。犬非友諒匹也。友諒雖淺躁。常有虎視中原。鯨吞海宇之志。故其用兵如飄風疾雨。屢敗不屈。士誠真自守虜耳。撫吳會之富饒。跨淮南之雄勁。頗端端自保不能

越江淮尺寸以窺金陵。此豈有遠圖者哉。觀我　聖祖鄱陽一戰。亟遣徐達還建康。及友諒敗亡。又不從衆將之謀。爲驅歷武昌。訖而亟班師東下者。蓋拳拳以根本爲慮。雖不欲明言其故。而其心未嘗頃刻忘吳。吳逼也。假令士誠與友諒犯龍江之時。如約夾攻。及我　聖祖連兵江湖。或傾國入寇。雖吳良湯和輩善于守禦。我　聖祖之讎謀雖畧。未遽可乘。然兵家之策不常。如是哉。顧于此時。悠悠宴安。方且與達識帖邇往復。爭求王爵。此　儒子之見也。蓋天將啓　皇明之祚。肇建一大統之業。故奪奸雄之魄。而撥亂其所爲如此。不然。將有首尾牽制之患。友諒豈易滅哉。友諒不亡。士誠亦未可輕議。已然我　聖祖之備二虜曰。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士誠伎而儒。其器小。故用兵先後確有成寛。非　聖明柔能若是乎。雖然。士誠輕財好施。能以孤城久抗。將士無一離叛。其亡也。甘一就執。以死而不受銜璧輿櫬之辱。雖不識天命。知順逆。亦豪傑

克湖州。杭州。嘉興平。時朱文忠攻杭州。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已未。詔以明年爲吳元年。

十二月。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時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既成。上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可爲鑒戒者。書之殿壁。書大學衍義。于廡間。

命協律郎冷謙考正　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樂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

收松江。沅州。[illegible]

詔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田租。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失業者衆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苦之民其量免租税以甦民困復數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甚甘今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出其何以堪于是免應天等處租一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費皆民所出民爲之給征輦田其閏馬畜有因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來麥稍平頗爲有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今衆民今哉今待禪秫凡此者其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以縮南至養非有所苦故令當是時張士誠雖籍南北來[illegible]而上念撫支懸軍血之地錫恤民業勤至紹[illegible]

三月，定文武取士之法。詔有司曰上世帝王[illegible]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illegible]用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需則屬之文武哉茲設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illegible]考經術[illegible]兼試書算[illegible]能策經史時務[illegible]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略次騎射俱求實效毋[illegible]文有司其勸秀民及勇智之士講及時勉學以俟舉焉

八月，下修省詔。上以雷震所居宮鴟吻雷火燔備倭戰艘又大風海舟覆恒然念天心革命濟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倉卒有究濫無及也浮者悔併手勅戒百官等

九月，取通州錫州及台溫慶元三路。

太廟成。四祖各為一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居東第二廟

冬十月，命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由淮入河[illegible]

定中原馳檄諭齊魯

詔曰自古帝王臨天下中華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華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嗟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君臣父子之倫瀆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所為如彼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又加以宰臣擅權有司每虐下民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豈不信然朕意天運循環中原氣盛當必有聖人出電掃胡塵腥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有治世安民者徒使[illegible]等嗷嗷兢兢慮于朝暮是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實民生之巨害非華夏之主也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廣湖襄漢沔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兵稍精食稍足目視此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朕躬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拯生民于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弱溺甚故先諭告爾等兵至所在人民勿避朕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漠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才人撫養無異

嗚呼我聖祖諭中原一檄詞嚴而義

論曰[illegible]理盡而詞昌雖大誥牧誓無加焉

高三章之約豈足爲弘而縞素發喪之命又
情飾詐未可同日語也況不殺之訓所以戒
諸將者勤拳懇切悉出由衷盤湯武誥詞未足
有此謂之順天應人之舉吊民伐罪之師何
哉故諸將北伐勢如破竹仁者無敵斯足徵
況汴京一舉足以繫中原之心而命馬勝
汴梁留鄂禹駐襄陽分布逋制若有微權其
以控制形勝駕馭英雄之畧非淺識之士所
一窺也故能收韓彭之功而終身無雲夢之
時賢將莫非純臣亦將將之能迥出千古
吁此其所以爲獨冠全
智而克創大業也哉。

遣起居注吳琳等以幣帛求遺書於四方

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命胡廷瑞率諸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海以趨

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上諭之曰汝諸子生于富貴長於艱難人情習于安安必生驕情況爾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爾等于旁近郡縣遊覽山河經歷田野因道途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于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十一月。北取沂州嶧州益都等處。

上郊天沐浴畢出觀圜丘。上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上曰古人于郊掃地而祭器用陶匏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息矣鼎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祭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哉。

命頒太史院劉基所定戊申曆於天下。上謂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為太遲今于冬至亦為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

十二月。北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

取邵武建寧延平。

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下

方國珍降。初國珍既獻台溫處三郡不奉正朔上遣夏煜等往諭之答曰初獻三郡時常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若奉正朔恐士誠友諒來攻我緩不及則危矣始以至正為名則無名罪我上知其心持兩端既克蘇州乃命湯和廖永忠會討國珍遣子關完奉表乞降其弟國珉觀率所部詣和于軍門和送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來降是時有海寧衛指揮同知嚴德采石人破國瑛兵陣亡洪武二年贈將軍大都督副使封天水侯

論曰按陳友定方國珍雖托名元臣其實元賊盖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之二人才亦相埒故能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聖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癬疥疾耳故命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聖神布昭諸將宣力以肆

訃不庭則其變譎懍悍雖不能縱橫中原豈勤
干為尉佗哉漢高滅秦慶項平定中原而尉佗
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以發一矢至文
帝遣使始獲稱臣武臣用兵方令納上其璽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炎海氷天同歸版
籍者豈不大相遠哉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
功高于
千古也。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上曰昔唐
太宗觀史
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
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爾等皆當
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
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是月癸丑李善長率群臣勸進。上曰吾始即王
位不能枉勉從
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恐德薄不足以當曹
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　聖哲本欲為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矣
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辭
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于
四方感于神明願為生民計早徇群臣之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
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酌酌禮儀而
行不可草草越數日善長率禮
官以即位禮儀進　上允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春正月壬寅朔

四月乙亥，祭告天地，即 皇帝位於郊壇內。群臣朝賀。定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詔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為皇帝。中奉德祖玄，東懿祖恒，西熙祖裕，東仁祖淳。廟與主簡閣。何是時京師多雨雪，是日天氣澄清，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蓋彌露中星。臣民決然相告四方，咸以為天開景運太平之徵云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illegible]冊妃馬氏為皇后。立 世子標為皇太子。初[illegible]與[illegible]虐[illegible]上殺[illegible]日履天命早弟所抱舜告天下生民，[illegible]后以不嗜殺人為本誠之。上善其言。至是 上方后以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君臣相保難，夫婦相保易。妾敢比長孫皇后，願 陛下以堯舜為法耳。

命宣國公李善長、信國公徐達為左右丞相。

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

令廷臣勳德老成者兼東宮官。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倣元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聞德有成王世子之篇，周公教太子法也，卿等宜倣之。乃命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勳德老成者為之，新進之宜選擇兼用，不別設府寮，而師傅賓友悉以廷臣[illegible]間不生而[illegible]等可無嫌二也。于是以

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少詹事；[illegible]惠、傅瓛兼府丞；徐達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師；劉俞、湯和兼諭德；章溢兼贊事；劉基兼率更令。

定郊社宗廟祀典議。先是敕禮官言：自聖帝王嚴于祭祀，欲肅天命[illegible]建郊社宗廟，顧草創之初，典禮未明，將何以肆限而致靈貺？其傳考古定議以聞。于是丞李善長、學士陶安、大常卿崔亮等奏諸祀典，各具沿革以進。于是祀 天圜丘，以大一夜明、是辰太歲諸神從享；祭地方澤，以嶽鎮海神從享；而前代太乙懸星生帝諸不經之祀罷。祭以四季月，歲除凡五享，而清明、端午、中元、冬至祀如儀。祀稱孝子皇帝，不稱臣。

由舊內遷新宮。

[illegible]宗廟樂章。

中書省御史臺進所修大明令，頒行天下。上[illegible]

定天下衛所官軍。京師設衛，[illegible]藏設衛五十[illegible]，四方設都[illegible]指揮使二十[illegible]，[illegible]二百九十[illegible]，千戶所二[illegible]十五，[illegible]都司[illegible]長官司九十五[illegible]，衛所[illegible]部落[illegible]捕軍[illegible]守[illegible]調[illegible]舊[illegible]之，[illegible]合大都五千六百人為衛，千[illegible]二十人為千戶所，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

……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兵官偶將印領之，旋上所……印于朝，……軍回衞所聽調，而武官不得擅行，待行軍。

諭天下官員來朝。

來朝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謹戒之。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進取廣東。何真以廣東行省降。

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年定武昌，荊襄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安南、韶南數郡，亦相繼來歸。今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宣布德威，以招來之，必有歸款迎降者。撫綏生民，無縱侵掠。永忠等奉勅諭廣東右丞……上後……使陸仲亨……

……永忠等至。三月，何真降。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行省舉義兵除之。王就擒成，築砦自守，真募人縛成，有于干鈙家奴縛成出，永賞真與之斂，使人具湯錢駕諸轉輪車上，縛其奴烹之，乃號張門奴總土。看視此干是人服其貨，罰有章，旗歸之，元授以分官左丞。或勸爲尉佗計者，輒兵之，毛是真土。其印章亞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鐵粮，奉表歸。肸主丞張元帥闡真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聧隆恭政部宗遇據三山泰，遣人約降，遷延不至。承忠發兵直抵寨，破之，獲宗遇及究，皆斬。海南、海北郡縣悉燒。上謂真保境安民，不勞師。彼先期來歸，其視漢唐竇融、李勣，奚讓。召真乘傳入朝，陽宴，授江西行省參政。

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

初遣使至曲阜致祭，召衍聖……

……亮堅至燕……以賓禮而不名，俾食公祿不視事。卒年五十五。

常遇春自濟南取東昌。

上親祭大社大稷。

命都督康茂才率兵益大將軍徐達。遂下樂安。

禁胡服胡語胡姓。

元以夷變夏。上惡之，乃詔衣冠悉復唐制，民物一新。

定賦役法，覈民數，給戶帖。

大將軍徐達取汴梁河南。

達引兵上黃河，克永州、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至陳橋，守將左軍弼降。

胡美等私抵建寧。

元守臣達里麻、陳子奇集衆……民閩明兵驍勇，自入杉關。

誥鎮死解此，不可與爭鋒。彥彼中儲積尚多，固守不出戰，後攻城不克，必退，因而乘之，或可得志。衆皆從之。美等進兵圍其地，數挑戰不出。急亥之，達里麻不能文乾港，三何文辯苦約歛。次日，揔管也先亦詰文輝營隊，胡美怒。二人不光詩，巳故屠其城。文植此之曰：吾與公詞受命至此，為安百姓，生令城陸可汝私念校人考美。乃止篕兵，人城秋毫無犯。執子奇邑京，隨以黃。子賢守建寧，逐發兵克與兆，臭州屬縣皆降附。遣書後疇招諭万州，軍化害器，達城干之。三月，美等師至漳州，守將以所訂兵先遁，兆漳州達魯化赤造里爆實，故覺之，而郡串又屬繼官揔。剛已遣人納款矣，左右孫新朝使者至要漏實。當郊迎彌實，乃具朝報其臣肖拜司兵交國恩。令力不能，偽敵義不恐降，斬不負國者一元耳。遂斫其印篆，書芴面曰六元逕丞至宗上引冈刃日則鈞旣總尚執刃拔……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元平章陳友定胡廷瑞破建寧。執元參政陳子琦。建寧守將達里麻[illegible]來降廷瑞以徇汀泉諸郡縣悉降之福建平。

論曰 東北擾亂者莫強于張士誠其次則方谷珍陳友定此外皆元臣爲其君守其雖昧于天命所在而能犬之吠情則可矜如石抹宜孫帖木兒不花僧住朵耳迭里彌實數輩先可謂傑出者以故　聖祖禮葬福壽之意推之皆宜在所褒錄此與谷珍友諒假名號而懷異圖者不同未可以其為勝國之黨異類之人而乘之也乃若諸將以東南之功則湯和李文忠鄧愈胡大海朱亮祖耿再成廖永忠胡美何文輝爲最多徐常二將克吳之外無他聞以其所事者大也其間如李文忠胡大海始小有隙以[illegible]命郡[illegible]論之卿辭後文忠赴大海之難若忘私傀胡美欲屠建寧以何文輝之言而止不以其先納款而終據之此又君子之賢行古人之所難不但其戰功之可稱耳已固天生賢才為國之輔亦足見　聖祖之善御哉嗚呼我　聖祖論胡美之言則宋祖之匣劍付曹彬不足道已

四月將軍鄧愈取南陽諸郡 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又取南陽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餘人

楊璟等克永州引兵攻靖江 先是王師已克寶慶尋復為元將周文貴所陷璟命千戶王廷將擊敗之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璟近圍永州月餘不下璟分周德興兵攻全州元守將遁民以城降于是道州永州[illegible]武岡藍山守將皆降璟先克永州[illegible]

[illegible]長敗獲[illegible]下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illegible]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聲援璟引兵與張彬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由平樂兵會攻益力也兒吉尼勢蹙驅兵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文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說其祀水元帥張榮七皋下裴斷以書射璟營約降瑞下二鼓擬總城出見璟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使歸為識約四鼓從實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倉皇出九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廣溪峒廖永忠遣指揮耿元璧等進攀思爾蓋忽蘭自全州之敗退守象州至是追乃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金牌廣東西悉平

論曰 平嶺南功廖永忠朱亮祖楊璟陸仲亨爲多也朱永既平廣東復會璟征廣西其功尤著要之諸將皆能不殺故成功之易耳取張彬遠[illegible]思若[illegible]陽城殘賊下終不妄殺可不謂抑情奉法賢將哉雖然由我　聖祖拳拳以不殺戒諸將固衆將之用命亦我　聖天子弔伐之仁也又我　聖祖分遣諸將三道進兵擣分合之勢籌先後之規如燭照數計之無遺而率致成功不爽毫髮此其聖智神武豈前代帝王所能及耶知人之哲用兵之略可謂並臻其妙矣乃若何真之恤民保境又能識真主順天命率之偏絛業亞一時難得之才而鄧祖勝賀興隆張翱豐顧佑木兒元陸黃丑趙世傑輩皆知元命已訖虜孫已絕非有祿爵之冀威令之沐也乃就守危不移以圖報其主雖有違命之罪然可不謂之忠乎

定天子祭祀冕服 上謂學士陶安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兖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時選監生周琦王璞等十人入對謹

[illegible]旅皆奏[illegible]秀應對詳雅上[illegible]之喜

徐達率衆將進攻河南。偽灰德分兵販河南山寨元將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遇春騎執寸矢衝八陣兵箭中其前鋒大呼殺人敵敗走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王請降乘勝分兵取陝州遇春下汝州有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稷飛斗拒戰都督馮宗異先登擊攻之遂破潼關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會上幸汴梁遇春與至行在見上卽辭

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命偏将軍湯和平章楊璟右副将軍馮宗異從大将軍徐達征山西

五月 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上慰勞之後徐達至行在。上勉達等諸將乘時取元都

七月徵天下賢才至京師授以守令厚賜遣之。

九月遣儒臣詹同等訪賢哲 詔曰朕以干戈變擾攘宇未泰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臣臣大業于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命隱而未見也豈朕政令弗常國無法守典斯形阼頻重士懷其居與抑朕寡勝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克舜君民而肯其汨沒而已哉今天下底定方將與諸儒甘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冬十一月 上還南京以克燕京詔天下。

[illegible]將軍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

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以後著爲令

常遇春克真定 先是真定路達普花赤級納彰闓王師取元都乃具朝服城北面再拜恭崖死。

馮宗異湯和取澤州潞徐達略平定州克河中府

下 詔求賢

以汪河爲吏部侍郎 勑河爲大都府都事癸卯奉使擴郭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始還故有是擢

置京畿漕運司以龔壽辭爲漕運使。

以汪廣洋陶安爲山東江西參政 達大帝克徭州詔以汪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屈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什而用之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陶安為江西等處參政

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 上曰朕命卿等輔翼太子先必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然後以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設日聞讜言使無非僻之干積久已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江西行省陶安卒。 安當塗人肆力于問學博極群書究心濂洛講明陸朱之

舉元末舉浙江鄉試為明道書院山長乙未
上從克金陵授江西行省員外郎中歷知黃巖
三州遂入翰林以致江西參政英謀客議幽贊
獨明而一統鴻業之成尤輩于首謁轅門之數
語人知其為王佐之才而不知實一代儒宗云
陳建曰開國文臣爵封者甚眾身封公者惟李
善長一人追封公者惟[illegible]安一
人劉基汪廣洋二人俱止封伯。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觀之庶有所儆也。

命學士朱升等修女誡
上曰朕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明王能察于未然使其[illegible]辭[illegible]為所惑爾特為朕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illegible]錄使子孫有所持守。

蘄州進竹簟却之
以未有命而來獻也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illegible]獻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
因置回回司天監。

潭州通判王禕上法天道順人心疏
上嘉納之
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所以承天
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新之者在于以人
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
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
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
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illegible]
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頃不世出之資
天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家文武
之[illegible]漢[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寬先于法[illegible]

道莫急于順民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其間雷
霜雪有時而摶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
不常有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
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
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以警
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富大意而承天
眷所以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法天而休民
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也[illegible]
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
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illegible]
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逋賦減稅[illegible]
兼德以遂其生有生之樂者今部[illegible]
蘇之利欽之當藏猶有可議者此所以平民
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者然宜有[illegible]
然忠厚者施人之心寬大者必[illegible]
有成此者令事政者自然[illegible]
主為治之大要[illegible]以聞 陛下
無謂儒者[illegible]常談而不加覽焉。

上幸汴梁
蓋謀取元都也改汴梁開封府置中書分省于汴梁開封。

徵賢才為守令
勅曰牧民者安民為先所附之邦生民凋瘵尤宜善撫之

令徐達率諸將以兵取元都
上自陳橋入諭達等曰征伐所[illegible]
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久矣
朕念之恒然傷心[illegible]中原民者[illegible]天監在茲
敢自怠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illegible]德天人君之中
華及其子孫荒殆[illegible]臨[illegible]天[illegible]將[illegible]主
罪民則何以率令命諸將其廟
原拯民艱以應天命伐罪[illegible]除[illegible]肆屠戮
之塗天民[illegible]賞不[illegible]諸[illegible]軍當以為暴如清
舊日進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
民皆安堵凡元之宗戚皆優待之庶幾上天
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遵
必罪不赦時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
自旦達辰歲二日後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

[illegible]之運如此。

上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勝守汴梁。

命賑恤中原。 上以兵亂之後，詔鰥寡孤獨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老免科徭。

徐達會兵于臨清。進克通州。元主走上都。 達師發汴梁，次安丘，遣薛顯、傅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走彰德。達師至彰德，二復走。步將楊儀御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周氏等先乘城遁，郎中令郝交玉率耆老降，遂克趙州。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趣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會。傅友德將騎獲元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爲鄉導。韓政以師會臨清。達會[illegible]清。達北上，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美等追之，復分兵守青州。元丞相也速等將禦海口，我師直抵直沽，獲海舟七作浮橋以濟師。遇春等各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馬步夾之。也速等至，風奔遁。達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三百餘人。俺普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出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百級，擒元宗梁王李羅，遂克通州。元主集群臣會議端明殿，門啓，有二狐自殿上走出。元主憮然大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何可留之。遂擁后妃、諸王子夜從建德門北遁上都。

征南大將軍徐達等師平元都。 大兵至京。攻克化州，填濠登樓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盡戮之。獲諸王等六人，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illegible]宮殿[illegible]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illegible]護持。號令士[illegible]得復暴。人民安堵，市不[illegible]

論曰

按： 聖祖之取中原，克元都，如摧枯[illegible]朽耳。雖天命之有在，而元人所以[illegible]者，曾無一策。夫元將善戰者莫如擴廓帖木[illegible]觀其在陝西，以敗亡餘燼，猶能跳梁蹢躅，力[illegible]王師，亦雄健之材也。假令元主使總諸路之[illegible]禦之，雖終無拔于國事，或猶可以延旦夕之[illegible]未必遽亡之易至此也。方既不帥衆以禦北[illegible]之劍，又不勤王以赴燕京之急，而使[illegible]驚群[illegible]勉事支吾。以中原之廣，都城之下，未聞有建[illegible]開闔旗鼓相當而遑一戰之能者。真所謂傳[illegible]奉士以塞盟津之哭。夫豈有社稷之遠圖拔[illegible]人謀之不臧、盡節天命之不偽也。雖然，師直爲壯，曲爲老。中國之非其所有，豈惟吾中國之人憤之。雖彼元君亦自知其爲竊據也。天未定時，上下相安，恬不知非；一旦真主既出，彼亦何辭。蓋心惡而氣自餒耳。不然，何其心懷如脫屣之[illegible]宣威，不但戰[illegible]攻取，克建奇功。至于封燕京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蓋自南巢牧野之後，始再見于斯也。豈非千古英雄之將，而何曹彬下江南，奚足云耶。嗚呼！信足見我 聖祖之知人善任使哉。

詔以金陵、汴梁爲南北京。 上定鼎金陵，然以六朝祀祚不永，歷代皆都中原，欲議遷徙汴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又非建都，且人民獨疲，不可重勞興衆也。罷之。又有言遷于長安者，以漕運甚難而止。御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議遷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此後雖以鳳陽爲中都，然亦竟泥于劉基之言，不遷。至文廟因封燕京取天下，然後定都北京。

己卯大赦。

上幸北京。

始設六部官。以滕毅楊士義錢用壬陳寬周禎單安仁為尚書正三品右侍郎四品

御史劉基致仕。先是帝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惡以肅綱紀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寵乘廢福奸惡事覺善長托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奏時大旱禱雨而誅彬報至善長曰今方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基妻喪乞歸上許之。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皆以銅為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捷表。

命禮官定元旦朝會儀。翊運錄曰。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坑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值勿畏數日中後黑雲漸消同倒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鼓噪而出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務莫肯信至夜半諸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學祖所謂指示三軍徑無不克此其一徵也見興雲而知天子氣況未見祭而預定兵行其玄微神妙知天合大矣。

庚子冬至祀上帝于圜丘。先日上詣太廟告曰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告先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未就政治有

欽恐無以承上天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奏以俟南郊竣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廷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福時世子從。命左右導世子行出令遍歷農家觀農所為居處服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亦當知吾民之勞苦至此乎夫樹藝五谷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犯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欄風雨不蔽短衣糲食以體不充國家經費又役所從出故令汝亦知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過也。

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又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自作雪詩賦故有是宴。

詔召御史劉基。基至京。詔賜父爵皆永嘉郡公。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冒天之功[illegible]聖恩深厚勞蹈先人足矣。

詔修元史。上既平燕盡輦勝國典籍歸京得所為十三朝實錄者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翰趙汸陶凱高啓宋僖陳基趙壎曾魯張文海徐尊生黃篪傅恕王錡傅著謝徽同修纂又儒在官者聽。上諭之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蓋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不可諱元主中國垂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天下休息號稱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溺胡虜之俗禮樂制度無聞闕矣逮其後嗣荒淫權臣跋扈兵興民困而國亡然其間君臣行事有賢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多可稱者國可滅史何可滅也今命爾等纂修事務直書文必明毋艷毋溢美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自元統至正間事無可據遣儒士歐陽佑等詣北平採訪期年續修命濂禕總裁而以趙

朱右貝瓊[illegible]朱世廉王廉王彝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文[illegible]杜寅俞寅殷弼等同修前志修諸不與上勵精誠諸儒窮日夜編摩成書無進御。上見文深古者鮮曼去日甚用成獨仰舊志為書可矣于是諸儒生入茫然自奉栗不敢自見又以筆削成取上裁不以諸儒生所不能為病之獨據諸所移文繫牘取具而者作之意蓋矣明年八月元史成李善長等奏表以進擢儒士張宣等官惟總濂朱右朱世廉乞還田從之宋濂曰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不可滅者何哉蓋前王治亂與衆得失之故皆可為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平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頗多群臣奏請始克成編惟我皇上既成大統即以纂修元史為意則其神謀睿斷儒略深仁與天同大巍乎厥斷

十二月克大原下山西

元擴郭帖木兒據大原李兵出雁門關徐達謂諸將曰王保率兵遠出大原必覬北平我特乘其不備直抵大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所謂批亢擣虛也遂率兵從進常遇春謀于徐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亂其營生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郭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捏遣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所遣兵夜襲至擄郭帖木兒方懼駭坐帳中使兩童執者以侍采賞変援乱擴郭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執未昔跣一兒諭帳後出騎驕遁去翁鼻馬以兵將降得眾四萬人馬四萬匹據郭帖木兒奔大同遂走其肅出西部縣悉下

論曰

燕京既定欲取山西當時若出居庸畧宣大出紫荊皆可徑搗大原豈不尤為捷疾諸將乃捨二道而南徇澤潞者非舍徑而就虛也蓋以其則真保河隔未定西則懷慶陝州來安真保不通則南北有道梗之患懷慶未附則六梁無息肩之鄉此所以先澤潞而後秦大也又據東之道當由內以及外先近而後遠故驅之不自南而北也使擴郭帖木兒華自大同北奔沙漠則患不集陝西矣不虞郡醜西遁所以關中之師不可卒解也擴郭不能以全盛之日救燕京于未亡而欲以遠擣之餘後燕京了已失為謀已疎而還故大原進退失據又莫迷于徐達之預籌矣知之何其不敢耶乃達為此謀蓋有得于孫臏伐魏致齊之策而常遇春郭英又能出奇致勝以克全城李文忠使宜用兵能邳劾虜則諸將之謀勇皆可謂不世出者也河東既平然後燕京大梁可得而安也其規畫先後孰非聖謨之宏遠哉

諭皇太子諸王戒土木

七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省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力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

十六

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沿元俗喪葬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效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然之詔從其制

遣使馳書諭偽夏主明昇

安南諸王陳日煃遣使朝貢。

碎水晶漏

是年司天監進元所制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illegible]

封附馬都尉李貞為恩親侯、

貞臨清人尚上姊[illegible]長公主

主先是，封祿二千石。三年，進封曹國公，同子文
忠。國號旅在國其歲祿，謚許國公，年先勝子
典衣開國公。枝 高祖母外家三尺之親，以
故爵秩雖極隆于甥舅，而朱氏自功臣外無
兩者。若隴西由尚主，僖然亦岐陽大勳所推
本。而成穆收房之光寵其兄，橫實不過參省。而
父孝之獨于晚年，梁公之恭施于允妃之從子。
顯出於貴戚，入部禁蘖，至建文而創奪，識者以
為非不
幸云。

命祭壇于雞鳴山，致祭功臣胡大海等。 以文臣後于王
事者，參軍李夢庚、郎中
王愷、都事孫炎等附祭。

頒社稷壇于天下郡邑。 壇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
出陛三級，祭用春秋
二仲月上戊日。

立旗纛廟。

己酉，洪武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召元舊臣問元政得失。 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
得之，亦以寬失之。
上曰：以寬得之，未聞寬以失之也。夫步急
則蹶，弦急則斷，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
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于縱弛，
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簡而不廢，不以
侵易為簡，施之
適中，則無弊矣。

丁未，享太廟。 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德勝、
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
等配
享。

立功臣廟于雞鳴山。 勅中書省臣曰：元人政亂，
禍及生靈，朕倡義于濠，以
全椒，由和率英賢渡江，遂取武昌，定姑蘇，下中
原，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
從朕，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戮力而不見其成
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深負朕懷。其命有司
立廟，序其封
爵，為像祀之。

祀元死節臣。 上謂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
崇勸後代，勵風教也。元右丞余闕
守安慶，舉家死節；江浙總管李黼臨難，徇義；與
闕同擒，宜令有司建祠立像祀之。或曰元臣
死者紛紛，若福壽、納鎖之徒，國其未屬余闕
李黼，則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噫！人臣委身事
君，臣之力，方其天性，民彝之秉，心者自不
容已，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殆未諒歟。

論曰 右按褒死事，所以勵生民，彝既往，所以
勸將來也。然胡大海、趙普勝、華雲力勦
勞，以死勸事，其推恩褒錄，猶人情之所能為。乃
[illegible]人之臣，盡力以禦我者，一旦幸其既敗，其不
悉[illegible]而快[illegible]心，亦難矣，況能嘉其盡力于彼
而忘其肆毒于我，聆古惟漢高斬丁公，至雍
齒之封，已非其本心；周武雖聖，而所封者于比
干，非嘗與己為敵者；我 聖祖之祀，余闕廟
祀，余闕豈非曠古今而獨絕者乎，其並王公無
我之心，天地覆載之量，無一毫芥蒂于其內，此
其所以創一統之業，而致億
萬年之太平者，宜無自哉。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鹽運使司。 按國朝以鹽課
給邊儲，饑饉而水旱凶荒亦時賴以賑民，故天下
荒權之利，莫如鹽。故設都轉運使司
者六，提舉司者七，而兩淮課三百萬至與
兩浙米直等，次兩浙，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
東，其歲辦有額課，歲終轉運，若提舉司其所
出鹽課如目，上以待會計，額者追理其餘，
照上所定行鹽地轉賣，毋過所合用引目，各
司以時請戶部，請內府印造給付，而諸所開

盐量所在米價高下道理遠近險易為之則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盐如目而嚴須外夾帶貨賣之誅盐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引與盐離者同私盐追斷商所中者盐發賣已即所在退引退官運司顆進造引者斬而竣使要令家僕行商中盐及坐私盐匙隻之令其竄丁勘實以附近有丁產鬻賣人犍充優免雜泛差役其犯者枝斷決徒其形罪杖一百仍煎盐諸法令詳其兩浙并河西歲遣御史行都督之文往往出風憲重臣奉詔行天下盐以為常福建盐以行無盐地無鹽陝河東場以出有專所無盐司乃農東兼之僅置提舉司云

定翰林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為學士陳桱詹同為直學士。

遣孔克堅祀孔子闕里。

遣官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命都督孫遇先等十八人以祭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儀官以香及祝文進

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

二月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修治皇陵更定太廟時享禮。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歲

加仁宗皇帝陵曰英陵遂詔立皇帝陵碑。

上躬耕籍田。

以秦裕伯為待制。裕伯太名人先從父出元都就學胄監登第累官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楊州後避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招之不至吳元年上檄之召起之裕伯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固辭之洪武元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堅守不出恐有後悔裕伯拜書來朝即為侍讀學士累辭不久授待制

詔免山東西北河南及秦隴民田租。

大將軍徐達兵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以攻西安府

附錄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唐宋因取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然之。

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陷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為則吾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擴充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諭

上與學士詹同論文章。上曰古人為文章或明道德或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四月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

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豳州取
慶陽。然後取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
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介河
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鬭。其土產足以供
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
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番湯
和守營壘。金興旺余思明守[illegible]。遂移師趋
隴州。部將有欲招[illegible]者。達不許
師至鞏昌。守將[illegible]。李思齊出降
宗異進逼臨洮。李思齊[illegible]。遂使諭達曰。將軍
揭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思齊已納降矣。但未知
慶陽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詭詐。如其來降
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事亦宜慎之。達師至
蕭關。登下平涼。遣將十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
明延安因以明守。
張良臣降尋復叛。

徵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

給廩賜服有差。已
回鄭阿里亦與焉。

詔中書編祖訓錄。

定封建諸國邑及東宮官屬之制。

倭寇南畿近海郡縣。指揮戴德捕之。

崇明沿海諸處。德率兵出捕。獲寇九十人。
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為都指揮。遣使諭 倭寇出沒海島。奴倭
工其無餘

處士張士冀卒。

蒙難時。以氣岸孤高。使
不得時。張上謁[illegible]。以言不拜。[illegible]
且太書卽堯長天下。[illegible]。[illegible]
死我一某于天有何不可。[illegible]
示之。吳元年。徐達破姑蘇。[illegible]士誠。送京師。遣[illegible]
大海帥師征[illegible]。為其將莫天祐所聚。[illegible]
守。達命使者諭降。天祐殺之。達怒。傳令大海

曰。卽不下。遂屠其城。冀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
軍固守。為張氏也。張士誠已縛。又將誰為。况死
不能守。恥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生死。只在
今夕。須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
如君言。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大海曰。無傷天
良民。不幸居割據之中。其日塗墼。幸公奉揚天
祐特為生民請命。大海曰。君誠福人也。城不受
兵矣。冀還。黃卿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大開
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籌。至正末舉鄉貢
入國朝薦。拿應天林文宗。積官至禮部尚書。

幸鍾山。

時上御步至瀧閣。遇化門。乃騎而入
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爲見田者
自然而耘者甚艱。憫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此
家為國本。百需所出。而辛苦若是。詢爾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

土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
冤何也。宋濂對曰。家晃惟祭天地宗廟。服袞
當降禮。上坐日。祭外王父。御弁以為不常服。
昔從。上按王姓陳。不名。其諱[illegible]。世[illegible]
跡戰。士卒多弱死。王亦脫[illegible]
隨山死。馬王行地號。夢白衣人謂曰
哀為內。夜有舟來。救也。王[illegible]。木人信[illegible]
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illegible]。有衣紫[illegible]
舟至矣。王驚悟。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illegible]
俱已降于元。將元兵[illegible]
中統領拔王。與之。[illegible]
將按之。居數日。忽[illegible]
者統領知王[illegible]
風。壽。頌息。元將[illegible]
陽無子。生二女。長[illegible]
李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卒。[illegible]曰。上之
詳鮮不可知。卽此神人之祐。則其積德之
可想矣。是宜慶鍾聖父。誕育皇上。以
啟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休哉。

御史兼贊善章溢卒。溢浙龍泉人弱冠從王叔剛游求正心脩身之學冠亂知不可為乃退居匡山遁入閩中上遣使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僉事歷升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矢謀宣力不在諸將之後上甚倚任至是卒上悲悼特親擬文遣官卽其家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太寧開平。遂自涇州率諸軍遇春與李文忠率步騎九萬敗元兵于錦州又敗之于全寧又敗之于泰興州進攻開平元主先北追北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萬人車萬輛馬三萬牛五萬頭追北悉平

附錄 陝西鄜州貢瑞麥有一莖五穗二穗者甚衆群臣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福盖不以物為瑞也

二三

詔封安南國王。安南國陳日煃遣其臣黎安世等來朝貢因請封爵上遣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日煃為王賜以金冊銀印未至日煃卒以寧發詔駐境

造大廟器成。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宜不必泥古近時祭器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吾先祖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宜依常時用于是造酉壺盂盞及揮擲牀幃篋笥帷帳之屬皆象平生所用

命宋濂為翰林學士王禕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

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可凡舉例皆濂禕主之上謂濂曰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吾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悅卽神仙也秦始皇漢武好神仙而方

上至梁武好佛而興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有不治乎上然之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諭吏部云朕觀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于酒漿醯醢司服守袱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若用以為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為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治則檢束能檢束則自不敢為非也

七月征虜副將軍平章軍國重事太子少保鄂國公常遇春卒。濠州懷遠人從起義至正壬辰郡盜劉聚不能成已來從上陽渡江拔采石取太平歷取大江東西兩河北遂下元都蕩平燕薊秦晉歷中隕大元[illegible]僉院中書參政平章政事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授祿青榮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至是以北征薨于軍年四十訃至上念其功不置柩至龍江上親製文往祭之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階第二謚忠武追封三代皆王爵洪武三年長子茂封鄭國公二十三年以金山驚納哈出謀械中安置廣西卒改封弟昇為開國公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謫安置雲南之臨安昇子繼祖[illegible]復弘治五年詔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illegible]襲[illegible]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嘉靖十一年詔繼絕世封號懷遠侯祿一千石世襲二十七年薨子文濟襲萬曆十年薨子胤緒嗣

詔李文忠領常遇春兵進攻大同克之。擒其將脫列伯献俘上曰彼為其主特有可矜釋之

二四

蜀明昇遣使朝貢賜璽書答之。未幾楊璟使蜀還言明昇闇弱可伐。上曰兵貴有名西蜀之地彼安能久據但俟其悟悔來歸則兵不勞而民不苦。

八月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悉平。

禮部尚書崔亮上祭壇禮儀上以郊社諸祭壇不室行禮之際或雨沾衣失容因諭禮官考求前代壇宇可便行事者崔亮上奏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大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壇垣內外亦常建屋以避風雨請依此制于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之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于此間望祭上從之建樓于圜丘齋宮之東北懸大和鐘每郊祀俟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附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江西人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為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悉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二月不亂 上舉兵伐之召中問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戰必在南泉 上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已而風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下奧鄱山彼圍其勢甚危欲謂不可救中曰亥時常自出如期果出連戰決大勝陳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曰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既報至乙酉善日官美將是月崇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如此中為人猶介少與人言嘗號鐵冠道人云

九月製鐵券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賜之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中黨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制而加損益廣高有差第為七等公二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為二一給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詔建中都于臨濠上謂群臣曰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群臣皆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功臣廟成叙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貞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祀于廟生者虛其位按是時李善長馮勝者無善何以預知其不終而華之沐西平一指揮耳何以預知其功而列之大海之前蓋塑像虛位誠有之以後不克終者不得入而所定位次則據天業初年見在者言耳

附録上讀孫叔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乃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節損桐禮儀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闊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失者按禮為之大以之協諸義而協則禮樂先王未之有可以而次起我 大祖達禮樂之原不廢于之法共欽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真不世出之主其保

十月高麗使者歸上以書賜國王諭以國道成其奉佛老之議而姿人出沒無常數數又以通鑑六經漢書賜之初高麗使者言其國王有文遇亂潛沒于軍中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糧賴令使者攜歸本國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詔曰古者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至

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義之教腥羶于夷狄
人紀蕩然兵變而來人習戰鬭惟事干戈莫識
俎豆欲興化何繇今朕統一天下復宁國而王
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
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
學官月給俸請學道使日漸化於先王之舊。

以方克勤為寧海訓導。 勤果于有才從者甚衆 勤據經陳義聞者悦服

勑㙜常遇春于鍾山之陰、 按遇春嘗自言能將 十萬衆可以橫行天
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謀遜守節制所
以辛建無兩之偉績而為開國之元勳也。

遣使貽書元主。 書畧曰朕觀群雄割據荼毒生 靈君不能控御致諸將各懷
執政有戰定禍亂以安生民者賦乃率諸將西
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
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
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各據秦晉互相
讐殺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紹河洛
燕趙我師未至君棄社稷去朕謂君能順天歸
我中國上策也未幾遣將來報君率殘兵留迹
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傾覆國能宗寄尚不能
郊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前之所為如唐之突
厥出沒不常以為徒患君之計不善也方今
中國盡為朕有若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君
雖有百萬之衆何能為哉此時君即逃竄亦將
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禍福恐國圖之多
慮安分順天以保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徐達北還入見 上撫勞之

乙巳冬至祀圜丘 仁宗配。 仁宗位西向而 四廟新舊祭特
享三時奉三祖合享于德祖之廟德祖
南向三祖東向初獻令奏其廟樂餘奏、德
祖廟樂。上親詣。皇
太子居守親王戎服從

以廣東行省叅政周貞為刑部尚書。 上諭曰刑 以輔治唐
虞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無刑
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
臣莫不恤刑為重而民亦化之所以能致
雍熙之治朕嘗覩視深有慕於斯卿當體之。

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占城安南聽命罷兵 占城國遣平章蒲 旦麻奔來貢言安
南以兵侵擾其國 上命翰林修撰使往
王事張福齎詔往諭詔王二國罷兵

甘露降于鍾山。 群臣稱賀 上曰惟德之微 詔以數應朕德涼何足以致
浙翰林學士宋濂對曰天以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
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
民人故嘉祥顯著紀朝觀日帝王之思及物
順于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

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學士危
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柏此
二者皆賢者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廟頌示群臣以
示萬姓年無疆之休 上曰卿其揆以
朕無當然朕存心警惕恐不至而驕敢當
或為兵亂宗廟之耳然猶以為盜宮乎
于敢不宗廟頌之史館書何以垂
于天下後世也群臣皆拜首

大賞平定中原將士。 征南將士以守禦各城池 有功留鎮以人子奔徐達
保定會副將軍常遇春存日功勞與人同
軍等一賻優賞餘各將其功獲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 保保知 達南還悉
兵至蘭州圍城勢甚猖獗張溫堅不與戰以待
援兵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
蘭州之馬蘭灘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
城下使呼張溫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

等堅守徐總將大軍至矣敵愁殺之城中開光言守蓋圖保保進攻不利且恨大軍至乃引兵夫事開陞溫都督僉事。按光南康人自少磊落有大志徐壽輝初起略湖口陷東昌署光爲江東宣慰陳友諒殺徐壽輝光乃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 上征九江下黄梅戰鄱陽降武昌皆與有功歷遷鷹揚衛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西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引兵來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 上聞之遣官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楊獻于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楊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舍之是楚雖夷狄而猶知信義若王保保乃殺于光真獸類矣 頗猶爲亡元致力焉何哉

附錄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蕃鎮蠻夷之禍國何故滅朕觀往古深以爲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權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者皆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福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顯若之典常要示將來

洪武三年庚戌春正月辛卯朔

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爲左右副將軍鄧愈湯和爲左右參將分道出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

奏曰古者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八尺夕月壇宜築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附祭于月壇從之因遣使往諭安南高麗占城各記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碑碣並圖籍付使者而還

吏部奏除被黜廢官于儋崖等處詔不可。

上曰前代崖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

己卯

附錄

薛應旂曰嘗歷兩廣邊徼見郡縣長佐皆往以人品凡庸及不肖者謫流爲之上世濟蕞生理蕭條而此輩多惡錯乃之刑民不卹生欲稍爲振起從徑而鄙無可委之人乃我 祖之洪謨遠慮不遺遐遠而定爲吏部者當深思而重念之也

二月令諸臣親老者許歸養。

上幸後苑見巢雀翼哺之勞曰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乃有是令

大同守將金朝興取東勝州

是月北平守將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州谷淳等朝興取東勝獲平章荀麟等一十八人

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

上問吏部尚書詹同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止中而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面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面以答陽也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之故北面若夫群

臣朝參于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
升降則皆由卿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上號道此
其義不同也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
其道不相遠也因命是命但不得直通甬道

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

詔諭諸郡富民 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
遜順之道賜以酒食而遣之。

附錄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王禕講大學傳十
章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
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
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國雖有財何用哉。

三月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

詔內府書籍悉付翰林院典籍掌之。

置秘書監。

四月詔封皇子為王。
諸儀衛規制下天
子一等歲祿多者至
五萬石金冊金寶親王之子封郡王歲祿二
千石全金冊銀印俱嫡長郡王諸子為鎮
國將軍從一品祿千石為輔國將出從二祿八
百石曾孫為奉國將軍從三祿六百石代而降
為鎮國中尉從四輔國中尉從五奉國中尉從
六許屬籍最踈遠者皆衛封幸頒中尉祿二百
石如無封若祿者然親王郡王給祿多寡出一
府權制無常數封皇女公王親王郡王將軍
中尉軍中尉女各有郡王縣王郡君縣君之號
王儀實中奉大夫從二主郡王儀資中大夫
從二品道而降諸冊封品宮室婚姬袁差諸鉦
費衙咸給于縣官當時及天子郡全陵去塞垣
遂且萬里近者數千里虜出沒塞下難制
是團居漢敬諸王之封逗匯干三垂

燕王。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
漁陽盧龍出壽峯包大寧控條塞山戍

為寧王度論闢跨遼東並海被朝鮮關尺許通
屯東北夷為遼王北平西披古北口艱于彌河
也叟上谷雲中華居庸蔽為門為代下指而門
南表衷山河太原其隸會也為晉王逾河為西
壓延慶岢壹又逾河保宇夏御負蘭高固全慶
王乘隴之險理周泰都圻收烟之地直走扁號
為秦王金城西渡河绚張被酒泉諸部西皆嘉
容蘐西域為肅王尤王者皆近塞皆備邊郭傳
以元侯據以宿將得專隶具函中兵車城內崇
重疑天千而竊焚秦謀晉貌諸王并列宗郡
斉壽㘣擅兵蓋草肆和十建伐校為綿丁以子
亦其勢乾逆高阻賓大大孫御將部工文叔
弋行意行函中乃捲襲路下戮辱綏之武皇
因無成資奮戈南向使三戒而易大物細勝士
祀倫猛將戮力蓋亦有天臥焉高翮扭言佚宸
彖乘圖毀用其螳螂之斧蚌蜿之敍而前也軌
不旋踵而桀碎鉗順逆之理懸亦循弱畏給其
此麟趾振振螽斯日繁大農告賈祿請不乃

有藏歲祿限宮媵限支子之議要之無益于大
計也無巳則除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陝西亓西
巳封外其他若開若廣若湏若貴有將之車順
亦之東南坐諸郡可以舉周罪韓代郡王而下
其因不給者分從而居之存本阪都尉而下築
宮取嫡官給資裝而別立屬籍不今歲祿材諸
懸補傳士弟子取科第不材者四氏之業以自
給年至六十始優品服語儀賓自饋國以上以
品為冠服而亡俸廩軸國以丁如齊民而
不總注其進廣可以展轉而支百年矣

秦王。諱樉第二子馬后生封西安府今王敬鎔光九世

晉王。諱棡第三子馬后生封太原府今王新㙉九八世

第四子即太宗文皇帝原封燕王

周王。諱橚第五子馬后生封開封府今王在鋌九世世子肅漈

楚王 諱楨第六子胡妃生封武昌府第六世王顯榕為世子英耀殺耀伏誅子英㷿嗣子幼今號東安府寧王

齊王 諱榑第七子達定妃生至是纔三歲封青州府永樂四年罪廢今子孫為庶人

潭王 諱梓第八子達定妃生至是纔二歲封長沙府洪武二十四年自焚死無傳

趙王 諱杞第九子三歲薨

魯王 諱檀第十子郭寧妃生陽信公王生纔兩月封兗州府今王頤坦凡八世王羣觀諸

鈞則我故太祖實生二十七子而趙王杞子子洪武四年殤詔書不傳位趙王于庚戌一年受封除國故冬則云十子當有趙王也因其未就落之而後人遂以蜀王補馬有蜀王則洪武四年給生也王禧代封諸王記亦有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云

蜀王 諱椿第十一子郭惠妃生成都府今王宣圻凡八世三景賢文也胡大祖鎮為之常呼蜀秀才云

湘王 諱柏第十二子胡順妃生封荆州府建文元年自焚死無傳美女也

代王前封豫王改代王 謂王母下起兵胡人封大同府今王鼐鋐凡九世子郭妃生當太祖以為人子者何母祝為妃禰子子爾辨當日乃大祖以太子代之乃求母出嫁遂生代王之請贈號于何其母亦當日告曰後人以為我父母之子當求祖考以及大王前封工部長不令人皆從祖親子永樂代之述干人倖見之名號故名詳錄

肅王前封漢王改肅王 諱英第十四子郜氏生封蘭州傳王紳堵凡八世

明政統宗　卷二　洪武

世今王鼐嫚以從叔由輔國將軍繼禮部執非例奏旨準襲王止支輔國祿

遼王 諱植第十五子韓妃生封荆州傳七世憲爌犯辜錮高牆削世封子為世子及王者皆廢遷楚府給束以資元王理府事

慶王 諱㮵第十六子余妃生封寧夏今王倪熿凡七世

寧王 諱權第十七子楊妃生先封大寧改封南昌傳五世宸濠反伏誅國除濠乃出馬

封晃故俱也沐化錄

岷王 諱楩第十八子周妃生封武岡州今王定燿凡七世

谷王 諱橞第十九子郭惠妃生封長沙府永樂十五年削為庶人國除鄭曉云王與蜀王同母即如意王禔也

韓王 諱松第二十子周妃生封平涼府今王景泥凡十世

瀋王 諱模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封潞安府今王恬焌凡七世

安王 諱楹第二十二子李妃生封平涼府無子除

唐王 諱桱第二十三子李賢妃生封南陽府今王碩熿凡七世

郢王 諱棟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封安陸州無子國除

伊王 諱櫸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封河南府今王典楧以罪禁高墻國除子郡王各從轉大

靖江王 諱守謙太祖從孫也謝氏生封桂林府今王任昌諸王中最尊凡世

右按沐化錄補第二十六子楠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生未逾月而殤又聞余皇玉振一截天漢王牒云太祖皇二十四人第切子今上第五子周王高后所主也長談亥

太子第二子秦愍王第三子晉恭王諸母所出
也第六子楚王第七子齊王第八子除名潭王第
第九子魯荒王第十子蜀王第十二子代王第
十八子谷王皇妃所生第二十二子唐王第二
十三子郢王第二十四子伊王皇妃所生也第
十一子湘王第十三子肅王第十九子韓王第
二十子瀋王皇貴嬪所生也第十四子遼王第
十五子慶王第十七子岷王貴人所生也第
十六子寧王第二十一子安王皇美人
所生也載頗不同姑記之以俟考云

論曰我後聖祖皇嗣之盛亦古所未有也
稱後裔之盛莫如黃帝帝亦出古我所聖祖觀
過黃帝之子豈非功高千古之義報聖其
之文差等蕃衍裔之形勝與制之王耶之
分之曰爲之一無所遺之誥聖之義應聯黯
皆朝也然古制而有云存人之制立之法有燕不容
謀爲其後計然古人而有因之制其法應有聖祖
爲歸後世既適變通之存乎人耳我建近聖
[illegible]

宋之孤立與大封同姓強幹弱枝國其勢所
然皆天下廣綿永本支百世斯之慶且將所
天下之民供禄之限人不給之鄉爲半宜
至者其先與常爲禄兼之支亦所將必
於此制亦伊可常本日新之急思所限所妄
爲之常使之可常有給之思所世不
廟常自後之圖聖不可爲之所

諭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盡心輔導

古者先王之教人必有德有人之賢者
以之義明修已而後爲正其義才者
必其善之者所學而不得其正者以
此甲之明其善成就之正於諸善爲正
之畜有善觀之術正之道不輔德乎
乃能盡輔成學於諸之所正之者
防觀器朕擇大之以衆得失於以邪正
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智者亦能成其事
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成智識亦有助於
詳明鑑得復願劉基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
[illegible]

平之世而不忘脩省誠以富貴易至于驕奢
者必至于荒淑未有不顛覆者故常戒太子諸
王以爲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爲士出然
勝于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
萬世之
福也

大將軍徐達大敗擴郭帖木兒于定西獲士公官將八萬餘人以歸

達和林擁兵帥師出安定沈兒
谷口與擴郭帖木兒戰于沈兒
保兵敗帖木兒帥其衆從東山而
保將亦敗走遁從師出攻破其
劉日數戰乎衆追其敗其南諸將
諸將學兵以數之中衝擊戰於
緒規士卒致之不能勝退乃學出與
及將校人以衝破其衆遂撤諸
將爭衝力大破之衆明日率衆東
妻子餘人從古城之仍出十川縣
十里之達忽其舊人勞寄之遣使以詔徐之達待遣使
長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
[illegible]

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攬之待其
罪之於中軍將有犯悉以歸朝廷則將軍
有之將軍中之衆所謂於以遠失軍威中玩
罪中功然後謂其不有功之事則相之所以
賞其之所謂功以不謀非則相之事不
緩其軍以計是謂故非斬不能之信而
[illegible]

遣使賚書元主

通問邸是人不然以書之使賚書元主
告是人民之非所以人主之勞
[illegible]

是刑得以不死耳今寶書諭前代惟君圖之

元君愛猷睦爾殂于應昌其太子愛猷識理達剌遁。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獲其孫買的里八剌。文忠師抵應昌聞元主已殂卽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之遂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孫買的八剌并后妃宮人及諸王官院達官士卒還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剌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慶州不及而還遂師過興州元將士軍民萬數悉降

安南王陳日熞卒。上命王廉往祭之。上素服御西苑之便殿召其使入見親製祭文命編修王廉往祭之既至其嗣君率臣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爲詞訶之乃奉御製文于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熞靈位于殿前廉南面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睢稼爲弘文館學士。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閣聞履聲詰之素應曰老臣危素上乃曰是汝吾以爲文天祥耶未幾御史王著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君侍從乃詔居和州之念山達兵與勝傳友德攻李思齊由略陽入沔

五月徐達取漢沔降興元。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蜀寇元都督孫興祖戰死。興祖兵攻于三不剌以遇明兵力戰死于五郎曰按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上和陽既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守是以戰死年三十五上悼之遣使致祭歸其喪贈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于功臣廟。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著爲令

詔天下守令舉學篤行之士送京

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科待士而權豪勢要結納奔競辭仕祿賢者恥與並進甚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華夷以稽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八月始特設科舉以求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實相稱其中選者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致有奔競貪緣苟坐以重罪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各試于本國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須詔諭之是歲命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主試乃采戶二十七人試錄出宋濂至取中仕未會試悉授官

大旱。上雩大雨。上憫旱甚躬禱所敕宮中皆素食澣衣晝放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告禱露坐晝曝烈日中夜卧地衣不辭勞皇后與妃嬪親執爨爲農家食雜以麥菽農家食皇太子諸王饋於齋所薦進之凡三日大雨四郊澤足群臣請復膳上大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雖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租

詔行大射禮于學宮。先是命祭酒司業等官太學國家育材之地不專務記誦博洽在於修身飭行恪遵古聖賢之道已思國家文學之士不如古命擇學子負質美能文者得三十五人命學士濂教之日程其課功第召國子生於閣之日汝等讀書暇亦常習騎射

乎。對曰：實之曰然，未曰未也。上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成股奠安。今天下初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承元之後，尚赤為宜。上從之。

定神幣各色。禮部奏：古者禮神，每祭一，故今郊祀天地及嶽鎮等神，皆加其數。如五嶽則用幣五，是也。至于太廟每室奉安帝后二神，亦用幣一，恐于節文太本，備各室宜增幣一，庶為得宜。至天地山川等神，幣帛須依古制，天用蒼，地用黃，日用赤，月用白，皆用本體之色。而五嶽、五鎮、四海亦各隨其方色。其四瀆及天下諸大宜用黑色。從之。

免蘇州逋負秋糧。以歸附之初，軍多賴其力也。

六月，詔革前代嶽瀆海鎮封號。國初建山川于天地壇西正殿，為壇七，曰太歲，曰風雨，曰五嶽，曰五鎮，曰四海，曰四瀆，曰鍾山，兩廡從祀六壇，左京畿山川暨夏冬季月將，右春秋季月將暨京都城隍，而壇西南有先農壇，東旗纛廟，壇南籍田在焉。已大京天下祀典神祇之號名。下詔言民惟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有唐，歷代有加。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開闢至今，斯皆受命上帝，玄冥漠渺，豈國家封號為之所得加？瀆莫甚焉。雖忠臣烈士，當時代享，斷封號為宜。今依古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號，名止以山水本名稱神，與郡縣城隍神號一體以正。歷代忠臣烈士，從當代本封，無從議名，庶神人名正言順。

人誅　上諭

命僉都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溫曰卿[illegible]

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功。仁智兼全，所向無敵，國家何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恣肆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言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也。豈能知此，則可長保富貴矣。

詔嘗仕元者不許賀捷。時李文忠捷至，百官奏事，奏大捷，元主迅胡率稱賀。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亡。因謂皆等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天下。

論曰：恢我　祖宗開基，鑒延攬英雄，下閑其數，而于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廟，廖惟恐或后。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義，為萬世立臣極者深矣。既而建文之朝，遂多致難之臣，信有自哉。

詔以平元捷諭天下。上覽省臣奏，見其詞太侈，責之曰：卿等為相，當法古，皆致君于聖，何乃習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時妄加誣譏。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百年，與卿等皆輕其主養，而凡貶彰之四方，有識之士，未必以為是也。遂命改之。

追諡故元主為順帝，賜其孫買的里八剌第宅于龍山，封為崇禮侯。時買的里八剌至，省臣請獻俘于朝。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有之乎？湯獻門武干事，不可知。唐太宗常用之。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今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服朝見，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獻曰：故國之兒朝君，元禮也，不必教之，但令去本俗衣服，于宮中朝見，見畢，賜中國衣服，亦令就謝。尋賜第，封侯。

頒平定沙漠 詔于天下及諭安南高麗占城

是日百官表賀。上曰：卿等試言元所以亡，朕所以興。劉基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膻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況元主荒淫，政衰民困，焉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臣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豈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非取于元。民今復其遺亂，朔漠清寧，天實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不可畏哉。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 以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母不孝故也。

勑禮部頒大學規條 勑禮部條陳為戒，其勉循毋忽。其欽定學規，嚴師弟子臨屬之禮，務宜整齊嚴肅，以禮相先，學主理性明倫，期于適用，諸所為防非窒欲之道甚備。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卧碑其中，令遵守焉。

附錄 上與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于其上以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歎息良久，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人又非世仇，元既乘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今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獻，遂勑葬于故處，義舉也。

詔續修元史

七月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奏：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靈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峯前。上可奏，命明年以次營之。

以楊憲為中書左丞，尋殺之 憲美姿儀，有才辯，為人刻忌，喜人佞己，徇利者多出其門，稍忤意者輒訐復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為鷹犬。劉基發憲奸七，與炳皆伏誅。

以翰林應奉陶凱為禮部尚書

八月。尚書陶凱請進膳舉樂，不許。 禮部尚書等言：人君進膳日一舉樂，今擬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七旬日一舉樂，微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將征代尚在暴露，朕宵旰憂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寢之。

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王[illegible]

命中書遣人收瘞遺骸 上曰：論收瘞遺骸。中書省臣：陛下仁及枯骨，聖主之仁

京師城隍廟成

詔京省開科鄉試。

募民輸粟中鹽。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又言：山西行省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每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

令蘇松嘉湖杭民往臨濠開種。 就以所種田永為己有，官給牛

籍冊糧食遣之。三年不稅。從者凡四千戶。

免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稅。初省臣議官給牛者請十稅五自具者請十稅四。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欲取其稅乎？勿徵。

九月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凡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削群雄之曲名喜昇平，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大一統之曲名鳳凰吟，守昇平之曲名萬年春。其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為萬年春，二月為玉街行，三月為賀聖明，四月為喜昇平，五月為樂清朝，六月為慶皇都，七月為永太平，八月為鳳凰吟，九月為飛龍引，十月為龍池宴，十一月為金門樂，十二月為風雲會。其武舞曲名清海宇，[illegible]名[illegible]泰階平。

大明集禮成。始，太祖既克元都，即詔禁胡服胡語，令悉復中國衣冠孔樂之舊。已念創業初禮樂未備，詔中書開禮樂二局，令天下舉耆儒宿學高[illegible]傅文[illegible]山令之士禮官京與纂修。丁是諸儒會修何克寬胡翰陶凱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集于[illegible]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律為綱儀度名數咸具爲目凡五十卷其書成命之曰大明集禮。然經兵亂之後，修古禮文之率務簡，閒有未卓然當上意者。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定謁太廟禮稱。上親謁止稱孝子皇帝，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著爲令。

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所御覽大統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臣下遁甲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丞。

命征南將軍周德興討慈利蠻。慈利土酋覃垕，初楊璟攻之，見軍勢盛，降。至是復為大寇，故命興討之。兵至慈利，垕遁。

貽書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書云：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大原奔，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西山，遁去。已命將追捕朔方，必擒。近獲亂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已令先君為三[illegible]餘年[illegible]無諡以垂後世，用諡曰順[illegible]者[illegible]君之子買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何不知君之為心何如？進退聞其審圖之。

十一月征北沙漠左副將軍李文忠班師還京。上親駕出勞于江上，率本屬還宮。

大封開國功臣。上御奉天殿[illegible]稱賀。詔議賞征討[illegible]人封開國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俱食祿三千石。湯和中山侯，耿炳文長興侯，吳良江陰侯，廖永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趙庸南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涼侯，周德興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廷瑞豫章侯，朱亮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之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

春滎陽侯曹良臣宣寧侯黃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食祿一百四十石爵止正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仍遍賜諸功臣綺帛推李善長徐達則文綺及帛百疋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論曰

予讀高皇帝昇年功令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國公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禽將龜以一言之許而不獲公德慶侯鉅勳也以一事之紀而不獲公永誠封而貶東勝封而孝詞謝盜懷乎斧鉞焉夫戟敢有忿雖而贈千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柳何以纖夷很藉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後累蓋雜臺為欲後嗣絕以舊封伯猶封然匠盡[illegible]陵馮宋公傅穎公者雖而足不免兔嫌謂其不蔽法也而諸之郎謀之猶不為置後嗚呼可數也又被國初至嘉靖閒僅百餘年初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公亦絕餘二十六侯亡里上乘駟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伯亦僅西平武定在再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慨然下明詔追考故實收錄故鄂國公常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錄為徹侯誠意伯基後仍為伯增其侯天下翕然歸厚而一時奉行之民不能推廣德意至使宋穎二公遂不獲一民肩胄衛而李韓公廖德慶吳江陰靜海之裔寥寥斷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世哉高皇曰古今帝王創業功臣未有如我國朝之盛其報功之典亦未有如我國朝之隆者漢功臣莫先韓彭已誅夷其他不一再傳皆失侯業晉國除矣唐房杜子孫不免流落其他可知矣聖祖封功高爵厚祿既賜券世襲又官其庶子既賜田賜第賜佃戶儀仗戶歸老陛辭又賜金帛楮幾可謂至隆而極厚矣如徐達元功其子孫開兩國至于今而天下諸武弁孰非功臣之後此豈前代之所有耶然有不能無疑者開國之功胡大海功最著馮國用最親信趙德勝等亦皆祭出至三年大封功臣時馮趙未省有子否國用或以弟勝故而大海子德齊又從征有功不聞其有封爵廟祀亦無之又馮勝封公位鄧湯上而弢不是封王爵廟祀不得與湯鄧五此在當時必有說而今不可考矣至李善長封爵在中山上以尤累不嗣豈人情哉傅友德人謂其功業咸望當右湯鄧而不嗣之故亦無所矜功年廷臣建議祿常李鄧湯之後得後勳爵誠意伯亦後而善長友德獨遺此不可謂之缺典乎又封爵之始功大者得嗣公侯伯功小及其部曲則襲指揮千百戶等官令指揮以下仍數而侯伯之後子勳為無闕如廖永忠吳恕隰良[illegible]文吳禎等至[illegible]主其祀也如以世遠而澤斬則當俱從遇[illegible]可也何遽爾耶無亦高爵為人所忌而子有今國典者亦易昭顯其小者人多畏而存之也然豈非錄其小而遺其大乎可大常竹帛者當知所以處此

大宴功臣

上宴諸公臣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皆安享爵祿不可遽忘艱難人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於于宴安也勉之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上從容語曰曩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觀群雄無救民之心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寇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所恃者卿等一心初與二寇相持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來我汝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剛而輕士誠狹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

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以為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並力堅守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徵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蕩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故先取山東次及河洛先聲既震幽薊自傾自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喪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我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鬭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illegible]等皆頓首 上悅

[illegible]存者得爵賞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武官有戰歿者皆備祭物給其費禮部以品秩次第論

十二月大明志書成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篪劉儼丁鳳鄭思先鄭為雄等六人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勝降附始末為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鏤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詔廷臣言得失

以侍講學士魏觀為國子祭酒編修宋濂為司業 初禮部奏國子生[illegible]上曰[illegible]雖有務學不知求師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其人雖有佳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illegible]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為人師者以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六[illegible]輔官彝召至皆手勅署祭酒司業官

建奉先殿于乾清宮左 自太廟一歲五享外每日焚香展敬朔望薦節序及生辰皆用常饌行家人禮祭焉

命祭無祀鬼神

陶凱請專任東宮官罷兼領之職

是年李善長以中書左丞相韓國公兼太子少師加太師 案太師在西漢則孔光馬宮王在東漢則董卓晉為大宰則梁王肜河間王顒武陵王孫北魏為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周為宇文護隋為李穆唐為王行瑜李茂貞李克用五季為錢鏐[illegible]宋為蔡京童貫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元為鐵木迭兒燕帖木兒伯顏非憑[illegible]之奸相則問罪之辭藩其可稱者僅一文彥[illegible]尚不滿望然二子尚以退閒得之[illegible]乎不易得也

論曰 按陳友定方谷珍雖託名元臣其實元叛蓋不能自舉義聲討故假元名號權力以糾衆耳非所謂豪傑之士也要知二人才亦相埒故皆竊據數郡殊無遠圖我 聖祖既克漢吳此輩皆癬疥疾耳故倚將北伐而以偏師定之雖然使非 聖武亦昭諸將宣力以肆討不庭則其宗諭標悍雖不能縱權中原豈難以為尉佗哉漢高常拔奉覺項平定中原而射佗桀驁南荒漢兵曾不能踰嶺海只發一矢至文帝遺使始獲稱臣武帝用兵方令紘土其視我 聖祖之南征北伐並奏膚功炎海冰天同帰版籍者豈不大拓遠甚嗚呼此我 聖祖之所以功高千古也

洪武二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三

辛亥洪武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太師韓國公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右丞相。

誠意伯劉基致仕。

伐僞夏。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爲左右副將軍。率滎陽侯楊璟等京衛荊襄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平之。上諭和等曰朕以蜀王珍修事大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彼乃惑于斯言反以兵寇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之惟在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明等偵之和等奉命行閬二以師次夔州遣指揮韋權統兵由甲向以逼夔州楊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與僞丞相戴壽兵戰不利退還歸州和與廖永忠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西川太德驗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說階文宗空虛遂進師克階州和師克歸州使人說諸酋良指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德興台州等寨平之和仍次師歸州友德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僞平章丁世貞等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貞遁去遂拔文州是時　上以逾季無報

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右副將軍發兵益和等五月友德兵渡青州景陽白水江遂趨隆州克之尋進師綿州破僞知院向大亨兵六月拔漢州大敗戴壽兵復破吳友仁于古城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等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解體時　上聞和駐兵大溪口恐其逗遛緩事下　詔責之及和得友德木牌于江流乃趨夔州適永忠進兵瞿唐山峽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舟不得進乃密遣將士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令將士皆衣青簑衣魚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乘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以一軍攻其水寨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渚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而丘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敗之永忠入夔州和兵亦至將會于重慶打世貞俘[illegible]之永忠自夔乘勝抵重慶昇母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不如早降昇遣使納款和亦至昇與其母面縛銜璧請降七月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德命楠擇李英等以與矢火器衝之象中失前俱走壽兵彌稽從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重慶之捷至壽等乃籍府庫倉廩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壽率稱降待將士馬三萬丁世貞竄山谷或祐昔進表降徼送明昇至京師　上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景所爲多省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昇率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修二悉之功惟時吳友仁尚據保寧　上遣使諭和等曰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乃遣周德興會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于是蜀地悉平。

論曰右蜀地與中原隔絕昔人謂後天下而亂亦後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據天下一統蜀亦不能久存也王珍非有雄才大略能與群雄抗衡者以我聖祖起自東服于蜀為毗壤友誼甚近然所爭在東北勢不暇及蜀故得稱雄僻壤耳及我聖祖定中原清關隴明昇自當稱臣內附不失茅土世封場埸之書譬曉明切而昇不能從可謂不度德量力矣夫以孔明之才不能終抗曹丕司馬懿而欲以明昇戴壽輩禦我聖祖得乎若夏友德之用兵號為奇絕湯和廖永忠雖少留滯而不忠以湯和末至不受明昇之降和亦不以為嫌此事高出千古晉王濬有愧遠矣天生賢材以輔成大業豈偶然哉至我聖祖于明昇之降嘉其納款無罪而復優禮待之則又帝王之器度前代所希有也。

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illegible]糧餉以給軍士。上謂省臣曰今日天氣寒甚方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預念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襖運赴薊寧夏等處給軍士。

刪定憲綱。凡四十條上親加刪定頒給群臣。

製玉圖記一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製玉圖記二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

中書省臣上天下郡縣官員數。凡郡縣一千二百二十有九官員五千四百八十有八。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論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苟舍仁義而專務刑罰豈善治哉今擢爾為刑官長宜體欽恤意卿其勉

劉益獻遼東地圖奉表降。益元遼陽行省平章也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兵馬錢糧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詔各省鄉試連試三年。是後則三年一舉著為定例。

命中書定文武官歲祿

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狀元吳伯宗員外郎餘及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俞友仁亦授縣丞高麗金濤中三甲授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辭還本國詔給道費遣濤歸濤為其國相。

議歷代帝王祭。上謂省臣曰古先聖帝明王功及歷代曾主中原安民者皆春秋祭于陵寢偏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郡縣定議祭者三十有五在河南者十陳[illegible]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illegible]帝華州鄭州祭周世宗華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二頃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鄭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宗涇陽縣祭唐宣宗。

始令進士釋褐行禮。禮同宋

定內官品秩。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

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定武官襲職命。

四月。徵山林隱士。以兵部尚書劉直為治書侍御史。

詔勸興禮化俗。　詔曰。朕聞二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奠焉。五帝教以仁義。蓋未備之時宜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于漢唐宋。增損益周。國乃用昌。底受時宜。家用永康。朕纂　皇天后土眷命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芥。失習聖經。況撫強梁二十餘年。無寧日。故理道未臻。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與。茲條畫事宜。用整齊倫理。恤念孤寡。務遵先王之法。敷以德澤。未孚下民未爾。惟恐貽　上天之怒。夙夜祗懼。若履淵冰。臣庶體子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

冊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為　皇太子妃。

詔翰林院修稽古定制書。

條官民房舍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坊禁頒焉。

宋文敏有言。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而百姓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任者不祭祖父母之喪。無功緦之服。冠婚任俗。敎射具文。民無定制。而監士異學。而冥比。伶人道充乘具。禮司癖齊民。下賤踰限犯分。鮮有洪武禮制。而廢莫行。夫國無禮。猶水無坊。人無禮。猶室無基。衛嗇圯毀。夫焉有極哉。禮樂即百年而後興。宜特詔徵四方明道與學之儒。萃于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咏歌。孔氏遺言。皆比以今法。事要毋繁。寧仰毋易。哉成昭典。行之天下。垂後世範俗同德。邪其永孚于休。

諭省臺辨人邪正。

御史陳寧議重法察吏。　上折之。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于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不之而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寧初名亮。茶陵人。

以方克勤為濟南知府。　克勤初至官。榜于通衢。諭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阿禁。月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為師。選備弟子員。着廟宇。誦躬。圖日再睍學。親篤正句讀。較社禮名。立社學。民畢廢出者閑。三載乃稅丁產科循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狗民便。尤慎千麻做凡録。日省時永嘉侯朱亮祖舟師數百幾北征河囤。膠亮祖師郎趣西千大沒河否則以軍法論。

以詹同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　上御奉天門謂詹同曰。論事皆一往古。卿儒者。宜知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對曰。帝王之治。無過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不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不可不慎也。又論同曰。吏部。銓衡之司。言銓明衡平。則物之妍媸輕重無過。鑑衡。也政事得失在庶官。庶官賢否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政理民安。非人則瘝官曠職。爾其居持衡秉鑑之任。務平聽。雖譏。毋苟充位。

虜納哈出寇遼東。　納哈出援邊。為遼東患。守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諭納哈出曰。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正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宋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沙漠。世祖入莅中國。既失道。非以功也。及紅巾起于淮

賴群盜偏于中原盜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割據中夏朕為群雄所逼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旗旌相望若能通問貢獻姑容就彼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累之後先將軍自思之毋噫至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

七月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之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顯應及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為是懼每于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俾子孫以為鑒。

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使鎮守遼東。

淮安侯華雲龍擒故元平章僧家奴俘其衆

占城國王遣臣朝奏表 其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班爪卜農未朝奉表言曰大聖皇帝撫有四海阿谷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為國王感戴倍萬惟安南侵援疆域殺掠良民伏願垂慈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占城乃聲教所被之地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命中書省臣移之谷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若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雖以發遣若爾有能習中華言語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併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令天下奏災異。 上諭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情聞祥瑞則有喜心聞災異則有懼心驕亂之萌懼福之基也其令天下諸司瑞物勿奏其災異即以聞匿不聞者罪之。

八月召劉基 上手書召基至闕以天象基悉條答大畧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奏入命付史館編錄或有言役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使欲當國除弊俗疾之邮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改置用寶金牌 付中書省臣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調發令調軍者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加太督時光奉旨亦如之其不行約會者必以姦臣論

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使進箋貢方物。

遣佛森國故民捏古倫持 詔往諭其國。俾知 大明已平定

復開科鄉試

九月。申黷兵濫刑禁。 上觀大學衍義至曷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聽謂侍臣曰曷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常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禁征海外諸夷。 上謂省臣曰海外蠻夷諸國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以兵加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原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敝中土朕實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

追封故都督同知汪興祖為東勝侯。上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等既各賞賚有差。汪興祖，巢縣人，初[illegible]德勝義子，冒其姓，後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受封，祿千五百石，以有過不給券。至是以征蜀歿于王事，詔還其封，賜鐵券，世襲。無子，國除。

十一月丙辰，冬至，祭天於圜丘。

詔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者皆賂遺權要，遂賞官爵，非納賂者不得進。上深知之，故有是令。

附錄

上御閱武樓，切責指揮郭英等曰：朕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等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illegible]請[illegible]命。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illegible]若[illegible]贓，如貪官[illegible]吏[illegible]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勤勞于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哀免罪。

十二月，開茶市。虜人嗜乳酪，腸氣底滯，茶性通利，能以滌蕩勞所必資邊境得虜馬閣操為武衛所謂以來山之利而易克既之良戎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則不得馬足能為我衛計之深者也況東背中國則不得茶不得十則病且奴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騎遠矣則日時以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已易茶而曰善發如田有賦如身有膚示勝囊無可逆國酬以茶斤不日市馬而曰勞賞謂因其供貢賚于之中國之體制既尊外夷之賊積[illegible]則又我聖祖之虜謂英暴虞越前代為萬地

吏部奏天下府縣官數。府一百四十一，官八八十；州一百九十三，官五百七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二千四十一。

漢中知府費震被逮，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後，陝西旱，漢中尤甚，饑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是時府倉諸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保粟。自是擾竊之盜劫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眾。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為吉水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辛亥，置親王護衛。

遣翰林待制王禕詔諭雲南。王禕見梁王把都[illegible]所在西南[illegible]嘗我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illegible]堵而[illegible]官厚祿，不爾，斧鉞也。否則無[illegible]遂[illegible]底絲敗滅。梁王留禕不遣。

命征南將軍衛國公愈、副將軍江夏侯德興、江陰侯良率師討廣西蠻，平之。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道並進，克之。

命征虜大將軍達，兵五萬出中路；左副將軍文忠，兵五萬出東路；征西將軍勝，兵五萬出西路，征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先是都督藍玉敗虜于野馬川，達[illegible]出西境，會玉兵至土剌河，遇保保，敗之。保保走。五月，遣兵至嶺北，與虜戰不利，斂兵守塞。副將軍山陽侯湯和與虜戰于斷[illegible]

頭山不利偕陣張存道衆之六月勝及左右副
將軍陳德傅友德師至蘭州友德率驍騎五千
趨西涼敗元失剌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尉朶
兒只巴于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
林山勝寺師亦至友德手射死平章不花斬
其黨四百餘降大尉鎖納兒加平章管住
其萬守將上都驢以吏民降進至亦集乃路
其將卜顏帖木兒以城降進師破元岐王朶兒只
班復其平章長加奴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
十餘萬其友德復追敗之于瓜沙州獲其金銀
銀印馬駝牛羊二萬餘而還文忠帥獲兵至口溫地
虜衆營遁獲牛馬輜重無算進至哈剌莽來虜別部
部鶯濟復進兵至臚朐河文忠王虜至土剌河
虜將蠻子哈剌章悉騎兵至結陣以待
文忠與虜子戰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兵益衆轉
鬥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短兵接戰從者劉
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
[illegible]馬乘之文忠[illegible]
[illegible]
虜復大集文忠勒兵椎牛饗士縱所獲馬畜[illegible]
野示以閒暇居三月日虜疑有伏兵不敢逼乃
遁去文忠亦引歸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張
耀常榮皆戰歿事聞 詔班師卹其家
遣官祭葬各樹碑于墓道表之是舉也大將軍
所遇勁敵敗失士馬數不可考然孤懸塞外而
能還保塞諸將無所亡失蓋一敗而能整敵耳
左副將軍雖名為勝之故于深入失亡過當幾
至喪師征西將軍所遇輒敵全勝而右副將軍
功氣多然賞罰俱不行史謂違與諸將故請北
征恐未必然也前是月餘 上特召遣文忠勝
賜之交趾弓五十彤弓百而不及鄧愈無何玉
於並命賓 上意也故不得而罪之宋公與拮
揮千百戶皆不賞而賞止旗軍則以其有私駁
馬之議耳[illegible]被上之諭有曰為將不私其身
[illegible]昔漢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illegible]
[illegible]古人以令名無[illegible]

[illegible]不賞故特斷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良臣
安定人壬寅率衆降附洪武三年以累戰功封
祿九百石至是戰歿
子泰嗣亮無子國除

危素卒。

素金谿人元侍講經筵累官中書右丞
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
編修黃殷誓死節殷竟死而素為保國寺僧沮
之遂以素歸授侍講兼弘文館學士 特令顧問
後謫居和州含
山至是疾卒

定官民服色冠帶室宇鞍馬品式

詔境內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卓異者里老
指實白有司有司上監察御史按察司覈實開奏
[illegible]

[illegible]五月戊午夏至[illegible]祭地於方丘[illegible]中自后妃而下皆[illegible]
[illegible]薦食是
夜大雨

定宮官禁令及定宮儀女職之制。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

民不能自生許入院贍
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
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之二已改為
養濟院著令若律而憲綱中飭為奉養

作鐵榜申戒公侯

定西川茶法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四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illegible]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illegible]萬九千二百[illegible]五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于是置[illegible]

三月。命禮部重定官僚士民相見禮。

元學士劉千壽卒。千壽泉豐人，元至正間舉[illegible]試，授泰和學正。[illegible]中原亂，[illegible]作吾欸不見華矣，詔官遣嚴穴。會上即位，嘗以賢良徵，謝病歸。洪武四年，召至便殿，諭曰：君子為學，當見于世，朕將官之。吉曰：臣在元朝常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逢有道之朝，凡有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辭。上重之，賜冠服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嘗會謂其嗜義如饑渴。及是卒，宋濂為銘。

高麗國來賀。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賀千夏，貢方物，且遣子弟入太學。

詔天下有司舉鄉飲酒禮。上以海內晏安，思化民俗以復于古，頒[illegible]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

[illegible]錄[illegible]句容[illegible]時陶凱奏曰：陛下祖鄉[illegible]連蒂之瑞，獨見于其定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為禎，若違天地，關時和歲豐，其瑞多矣。賜民于錢遣之。

七月。詔京師漏澤園。天下府州縣于近城寬閒地立義冢。上念貧民以水火葬傷風化，故有是詔，著于律。

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

九月。德興、平鳳、陽諸蠻討婺鳳安寺州。諸洞悉平，遂克渦城。

[illegible]而自[illegible]時[illegible]國相[illegible]

[illegible]求貢，禮部尚書[illegible]見之書[illegible]主[illegible]日[illegible]其副使易名者，何[illegible]王陳日煃，今其篡奪狀。上怒曰：詐之使者不能隱，遂得其篡奪狀。上怒曰：夷何敢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令撰陳于親賢立之，否且行誅。叔明表謝罪而辭。

十一月。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復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內悉歸版圖，所[illegible]嘉亦可懼。禎曰：陛下盛德加于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即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棄[illegible]涯，國祚隨滅，可不慎乎！[illegible]對曰：[illegible]聖[illegible]稱[illegible]

十二月。敕嚴行考課。論曰：今後考課必書[illegible]桑、學校之績，官[illegible]有不[illegible]奉天[illegible]時，貢[illegible]地利，及歸生[illegible]諸[illegible]論如律。

命[illegible]錄時政[illegible]禮部[illegible]同書會要[illegible]紀載時政，以資考[illegible]。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講事者有所稽考。從之。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貽書元幼主。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歷有國者之所以有也。朕觀前代喪亡國子孫，必獄[illegible]宗廟社稷，誇示中國。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若宋幼主之全，有削髮為僧，終不免于一死。朕則不然，若狀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于君宜遣使歸。長君明，況于民間，豈有志于今日？自辛卯盜起，汝祖斬黃問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崩，民罹荼毒。朕始請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倡[illegible]流者[illegible]君[illegible]子亦不能守其廟[illegible]

北遣[illegible]自古有識之者不畏天者存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其察焉元臣有劉仲德宋彥德竭力守護元幼主[illegible]亦為善論之令教君取其子買的里八剌以歸

縱內府禽獸。內使奏擒師飼虎肉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虎禽何用而費肉飼之乎令以虎送光祿餘禽獸悉縱

癸丑洪武六年春正月癸卯朔

諭朝覲守令 上命賜酒讌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豈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于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于衆朕擧兼興學崇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豈弟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illegible]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孔子五十五代孫溫州[illegible]好學篤行[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戊[illegible]

廖永忠請多造櫓船以捕倭從之。時東南倭夷竄伏海軍一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入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故從之

詔選舉人肄業文華堂。[illegible]詔罷會試上擇舉人年少俊異者河南劉[illegible]人山東五人皆拜編修又選國子[illegible]六人拜給事中俱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桂彥良為之師上政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寵遇甚厚

群經類要成。先是詔令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通其說知聖賢之意又慮儒臣未達詁釋之旨乃[illegible]以賜克表等[illegible]詔釋四書五經[illegible]

謫汪廣洋為廣東參政。以縱奸息惡也

召桂彥良為太子正字入大本堂。上從容[illegible]治道彥良[illegible]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illegible]心是先上曰朕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按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太子[illegible]文華堂諸儒專經商榷分番進直迭班侍從上時好賜宴賦詩商略古今紹經文義其時諫宮官皆人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府設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寮事府總為日令二官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請書纂述始終大義為講章呈上覽已為皇太子陳說太子三師三少詹事府府總膳寺各[illegible]人侍召則同入直日所處分府部學國諸天務及[illegible]官日陳說于東宮已又選秀才張宗濂等隨宮僚分直文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賢諸故事時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充東宮其慎重如此。

附錄 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亂法罪多死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疾論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令輸作臨濠

罷科舉。詔舉賢良。上諭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illegible]

賢才。必先德行次文藝庶人知嚮方士歸[illegible]又諭吏部曰古之帝王若商高宗若周文王皇皇于版築之賢鼓刀之哲豈其智不足哉賢哲不備不足以為治也鴻鵠之遠舉以六[illegible]較龍之騰躍以鱗鬣人君之能致治以賢才之輔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道藝之賢其令有司採舉禮遺逸朕將任用焉

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

按明興北掃寧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因而成祖創故奠藩地為今都揭古冀垂亢天日之上三代漢宋未有也家山負海匯擬于嶠函犬行與雁門諸山塞垣連絡險由天浩居庸東折王帶神嶺諸山若抱若拱人陵在馬故居庸為京師北門宣德中從御史王聰言余黑谷巡險司千紅門口正當隘北天壽山後為嚴險隸薊州鎮薊[illegible]鎮大寧今元良哈朶顏大寧寢餘[illegible]南塞設備居庸左轉為漁陽盧龍[illegible][illegible]也控邊遼東為遼陽鎮[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輔衛大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為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為宣府大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患特衝居庸西猶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驛行可一人館元扎八兒遼胡兵南收處也紫荆倒馬二關號為而重兵鎮保宼雹京師又右轉為雁門寧山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關內經大原北境西盡雍河邊雁門稱絳險自偏頭驗而稍南為石陝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所謂三受降域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榆林榆林險固勇士力人呼為囊駝域塹自黃甫山西至定邊營互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東南阻河守在花馬池則固原其中[illegible]虜既浮套西原敗關城州地益重興寧復為[illegible]為虜衝又自賀蘭山直西至鎮[illegible]國

西撫[illegible]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河西四郡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國初置甘州五衛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皇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繳泊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後虜入莊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為內皇左番右涅肅州尤孤此皆自京師右轉而衛西以為徼者也自蘭州南抵眠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為雲南古稱滇南轉為貴州又南東轉為嶺表中包湘楚黔百粵三江而諸吏猺蠻焚徑鐘苗狼黎犛之屬各寇宅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綿者保特深菁然稍奉要束聽羈壞而積于藩省撫邊示威宣德而郡陽賽梧南額為連鎮自京師東濟大海延登萊包淮揚南除于閩廣濟洋萬里通四廣八表為一瀦處獨在滿後此國家幅幀遑周設險守固之大略也

[illegible]諭儒臣詹同戒聲色

上曰朕嘗思聲色伐性之娛易以弱人一[illegible]亂[illegible]人若[illegible]以[illegible]亡者不必蓋為君居天下之[illegible]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邪逞不為迷惑者有幾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言端本澄源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三月。昭鑒録成頒賜諸王。

先是命陶凱等採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叅行省編類未成于是召秦府右傳文原吉翰林修撰王僎等續修之至是成書宋濂為序以進。上親賜名曰昭鑒録

陞蘇州知府魏觀為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州大郡。觀[illegible]代。命[illegible]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illegible]以[illegible]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illegible]

五月祖訓錄成頒賜諸王令書于宮殿中。其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大將軍徐達奏命將統兵于山西北平等處撫討殘胡。

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為御史宋濂兼翰林侍讀學士。濂奏詔擇考歷代姦臣事蹟編為辨姦錄及太子諸王各分賜之。

八月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上所製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以所定禮儀進詔從之府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臨祭而受[illegible]自是不陪祭者[illegible]

建立歷代帝王廟尋以列代名臣從祀。國[illegible]三皇大宇勾芒祝融風后力牧配已命官考古帝王臨中國安養民有功德者祠祀之擇名臣從祀已禮官言古帝王祠父子祖孫同一廟而食[illegible]禮請為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殷湯又東一室居周文王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祭于陵制曰可以定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二十五人從祀帝王廟熟宋趙普進漢陳平馮異宋潘美已以文王維基命而守經臣節唐高祖有天下皆太宗力可勿祀祀于陵增隋文是歲以廟災改建于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已著令予年郊酉年傳制祭于陵廟祭停焉其從祀名臣風后力牧皋陶夔伯益伊尹傅說周公[illegible]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illegible]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illegible]

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後[illegible]慕隋間以元過于法元世祖併其臣罷遣[illegible]

勅諭大將軍徐達諸將。上以徐達久出師遣[illegible]諭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不[illegible]勞以擾累就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illegible]計于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取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斯等越作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紀仲連之誡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毋忽焉。

九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以宋濂詔原為纂修官凡與王致治之略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盛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稽確謹書之明年五月成自起兵臨濠以洪武六年之終凡征伐[illegible]

[illegible]政及群臣[illegible]莫不具載。合為卷。上命藏之金匱其副藏于祕書監分[illegible]四十顆自敬天御官日紀類增人初修書曆日時遣弟子貞俊秀有文者二人致義人淛諸書岸義烏黃杲引見西苑一賜慰問良久曰爾何人之裔杲對曰文獻公清臣從曾祖也上悅遣侍臣出尚方綺裘華履以賜會上召諭意伯其學士濂承旨同燕乾清宮之便問被酒還受杲才既一詩贈之字大如黍以選上復召處右順門月同口卿舒未醒邪同未解前對口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謂杲也上甚問詩安在同對曰在史館命濂亟取以來手讀之讀已笑謂濂曰朕即訓同章賜杲卿當為朕書蓋嘉義際肯之心至于是

設六科給事中。惟吉等皆拜給事中　時將學方徵
掌參駁糾劾之事　彭通宋善王
惟吉等皆
[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

詔禁四六文辭

是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頒行為天下式

命給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諭省臣曰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親軍旅備知疾苦進一膳則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則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毋致飢寒也

附錄

上書議論英發因講夷狄之有君章曰夷狄禽獸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于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曰中國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謂攻乎異端章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曰專治而欲精之之為害甚焉豈不謬哉

[illegible]月命中書省[illegible]定律[illegible]

[illegible]當使人易悞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illegible]使得因緣為奸則所為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以上朕親酌議焉律成刑部尚書劉惟謙具表言皇上[illegible]登大寶而來保乂臣民孳孳弗息訓迪群工諄諄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于意表是以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陷于罪戾法司奏讞則然弗寧多所寬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弗倦茲特敕臣等會眾律重修以協厥中云云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名例假以至斷獄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五十條掇唐律補遺[illegible]

[illegible]觀繕寫[illegible]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之裁定聖慮淵深措沃揆人成百代之憲典易書之奧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俾日月所照[illegible]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過遷善臻雍熙之世何其盛哉詔頒行已定設六部復定以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類析篇目為十九門條為四百六十析戶[illegible]婚為戶役婚姻分鬪毆詞訟分[illegible]庫為廄牧隸兵倉庫隸戶[illegible]職制為公式服私使受驛隸附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illegible]二[illegible]流三等徒杖笞名五等流刑流重者曰凌遲[illegible]曰遷徙曰充軍凡[illegible]之數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凡[illegible]之號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贓名雖於[illegible]而因時定制緣情制典自有法律以來未有也

徐達兵破虜于大同

[illegible]貢人參

[illegible]人參[illegible]不許進如用當遣人自販因謂省臣曰往歲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種于苑中每耘耔則獲而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大原府貢進葡萄酒今亦令勿進國家養民為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哉

閏十一月定糾劾內官法

上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內正司設司正一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二月復開封府河漕

給僧道度牒

僧道寺觀僧有戒行者[illegible]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方給

詔使王禕遇害于雲南

先是禕奉詔[illegible]雲南見梁王[illegible]時君臣相[illegible]服已有降意欲諾禕[illegible]厚待之[illegible][illegible]自立于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遣[illegible]

拒我脆脆[illegible]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遏怒曰殺我使以固與意韓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久至矣遂被害建文元年五月贈翰林學士諡文節永樂以爾華去正統六年正月復其贈諡忠愍成化十八年七月命雲南立祠歲祭

甲寅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建閱江樓於京師 建于獅子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 上親為記

諭東宮臣以正導 太子 上曰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寶鼎尚知寶愛 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寄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誠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推委之于便嬖近習是委重器于塗而不知寶[illegible]諭說之時必道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illegible]日克

李文忠敗虜于白登 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骨飛至順寧門斬其將珍珠驢至于白登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

訓練屯軍 上以連年士卒懈怠兵餉仰取諸民詔都督僉事王簡等曰兵鎮北邊號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兵不知習卒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戰士一若使疲民力以供閑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務而民力不勞此久安長治之道今命王簡往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教務

丁未祀先師 命有司修治闕里孔子廟廊應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者悉蠲其徭役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illegible]

三月詹同[illegible]以呂熙為吏部尚書

以劉仁鄭九誠為廣東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廣海在京師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播宣其人茲特命鄭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思與利兼濟則恩不流下姑息威不傷于慘刻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效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遠朝廷可無憂矣仁等頓首受命

蘭州郭買的叛 買的蘭州八里麻氏也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者以與其弟入石歹往招之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且請賞 上曰買的罪固當然以為兄弟者教之不從既之而已乎自取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illegible]鳳陽府

五月大雩

以汪同令為署令劉英為署丞專典祀事

淮安侯華雲龍卒 雲龍濠州定遠人年二十丁于臨濠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洪武三年封侯祿千五百石七年復增千石鎮守燕東以動違詔憲日事逸燕 召還南京奪祿費犬抵生封侯者歿必贈公茲止侯禮以不薄罰仍命宋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諛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義歷述其過以為人臣之戒云國除

七月改議大祀分獻禮 以上大祀獻終乃分獻未妥詹同宋濂請初分獻奠玉帛[illegible]分獻官即行亞[illegible]

[illegible]進貢[illegible]之。上諭省臣曰：昔元[illegible]為其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illegible]米供釀，何用此以勞民，遂却之。命無復進。

八月。李文忠敗虜於豐州。師至豐州，擒胡官[illegible]二人，部衆百餘人，虜王敗走，追斬之，獲其祀蒙哥及其金印，並斬其司徒答俟海、平章祀[illegible]、知院忽都等。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八帝，服袞冕行禮。

命吳禎總沿海兵捕倭至琉球大洋，獲人船，俘送京師。禎為靖海侯。

議酌行禘祭禮。時禮部、太常、翰林議，以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自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今國家既已追尊四親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illegible]

上是其言[illegible]

擢釋氏郭傳為翰林應奉。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聊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持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暨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上遣宦者咸禮表上花帖木兒送之北還，厚賜之，復遣其父母妾獻識里達剌織金文綺辭行。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虜，欲即遣爾[illegible]以爾年幼，今長成，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illegible]以全骨肉之愛。文諭[illegible]者，此爾君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至此長途跋[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因致書于愛猷識里達剌曰：昔君[illegible]

[illegible]應昌所遣劉子南來，朕待孫[illegible]已經五年，今[illegible]流離沙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并護其[illegible]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皇長孫雄英生。

十一月。孝慈錄成。

封燕帖木兒為定王。按安定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牛十處，皆古敦煌地。內附沙州為要，蓋其州有王門，東向三危，北望蒲昌，去哈密、土魯番尚八百餘里。至是王遣使貢鎧甲刀劍，遂賜金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為四部，各賜一印，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御註道德經成。上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illegible]言[illegible]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甘露降於鍾山。劉基獻頌以獻。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濡草木，瑩若頳晴。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故。帝德動天，嘉祥數[illegible]

詔曰：朕因天下大亂，從者不可勝數，朕[illegible]者備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己，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映者，朕洪[illegible]

附錄。

[illegible]撫養有衙，蓋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于此殤斃，不至家環，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illegible]切。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失奉養者亦有之[illegible]今遇也[illegible]其名[illegible]聞，朕此實同[illegible]當會居存養[illegible]

宥失所特諭廷臣詔賑大戶饑溺由己之心如
王發政施仁之心即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illegible]
歷考三代而降人君子惠困窮
恩鮮躬寡未有如我　聖祖者

乙卯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京省郡縣入　朝賜濟寧知府方克勤宴於儀曹

遣官祭功臣　祭于雞籠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詔郡縣立社

學　諭之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而小人近北方喪亂人鮮知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優學者各郡分教庶人知務學而人材可興于是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績食遣之而特移撰諭旨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勞[illegible]

[illegible]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嚮方矣

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賑恤　凡窮民無靠者給月米無依者給屋舍

無所依者給之屋舍。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吾如此者展轉于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推昧朕之初志千代天之工亦未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仰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聖政記[illegible]

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illegible]以化成俗復古之道著是書以示勸戒侍臣曰此貽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十七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諭士庶之道　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申明馬政　諭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之所重近設太僕寺俾總之[illegible]所司牧養大宜成[illegible]官養馬之民皆宜告之昔漢初[illegible]馬[illegible]金天子不能具[illegible]及武帝之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群遂能北伐強胡威伏戎狄唐初僅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奴(?)其為朕申明馬政所督有司盡心勿玩務底[illegible]息有不如[illegible]

上御註道德經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按功臣本傳曰永忠以豪傑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計謀宏遠之略而成乎先人奇偉之節撫其職友於鄱陽築士誠于吳會大勝國珍之而檢友靖定兩廣而縛明昇降王戰剔于捕殘之閒斬將搴旗于譚笑之頃戰[illegible]定[illegible]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足過也求論功當其公上謂其使所蓋儒生識朕意何忍以徵封爵止封為侯而終獲誅則及當其所以居功者未嘗有也

三月立鈔法錢法　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間以民出銅民間皆毀器皿輸官鼓鑄甚勞而所鑄不多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于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　詔中書省造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上以舊韻起于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原雅音

四月辛卯。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祭地於方丘。皇太子攝祭。上駐中都。亦是日祭天地。

勅諭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指揮司。嚴勅守備。因欽天監言上六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六淵甫來之地故遣使諭北邊。

致仕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基卒基字伯溫青田人初舉元至順癸酉進士除高安丞從鄉辭南精象緯之學志切先儒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于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衆駭以為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為浙東元帥府都事陳圖[illegible]宜孫守處州上遣使徵[illegible]言天道後舉者勝契上意置[illegible]又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知無不言每遇危急正氣勇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後以子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訴基始圖淡洋為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洋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臣欲下璉獄上勅璉歸亦弗問基乃入覲引咎逐居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藥視基基飲其藥愈甚上令馳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illegible]戴山巾野服[illegible]之欲拔以同行勦覺之竟辭去基衡飭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觴倅居江皋莫知蹤跡竟獲終老于山林君子于基之卒蓋深有感于斯人云基洪武三年封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至是襲子璉拜江西行省參政蚤卒孫薦特賜襲五百石之十五年[illegible]子法不得襲法子拒拒子墨墨子[illegible]成化中授五經博士[illegible]子憲先卒憲子瑜弘治八年授處州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詔封伯加祿為七百石二十年薨子世延嗣萬曆九年奪爵為民卅三年復爵

五月。市馬河西番。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成以綾綺帛併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使市馬稍厚值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陝西僉事虞以文奏請減租賦寬徭役從之。以文言嘗按漢中見其民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求田皆灌莽留望下肯下山闢僱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故也請減租寬徭使居平野以漸開墾上善其言詔[illegible]

詔還吳伯宗。尋改國子助教。伯宗為禮部員外國選學士宋訥[illegible]衡之故貶于鳳陽伯宗上疏論惟庸專政因指斥其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詞甚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定尋而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三年一朝貢。

禮部奏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曰可

御製醉學士歌。上觀川流不息僭尹程秋水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命各撰一篇宋濂等皆次第獻賦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顧濂曰卿何不盡歡濂對不能飲恐愆于禮[illegible]濂歡畢上曰便再一觴濂辭

[illegible]國[illegible]入手[illegible]濂舉觴[illegible]
子何不[illegible]嚥至盡。上大悅。濂面[illegible]
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
賦醉歌。上賦成。濂頓首謝。上仍命群臣各
賦醉學士歌。見一
時君臣同樂也

故元將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廷。其妻毛氏自縊死。亦[illegible]之[illegible]民云。

九月。湖廣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諭吳雲曰。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兵服之。恐勞民傷財。卿能為朕作陸賈乎。雲曰。臣奉陛下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臣鐵[illegible]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過沙塘口。鐵知院等[illegible]謀曰。吾[illegible]使[illegible]被執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以給梁王。雲不從。遂殺之。弘治四年。[illegible]詔[illegible]碑。同祀。諡曰忠節。

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奢靡。朕今作室。惟求安固。雕飾奇巧。一切不用。使後世子孫守以為法。

十月。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王。講武於中都。

詔太子賛善宋濂。越騫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錄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考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以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荊二山最著。當在鍾離縣西九十里。兩山相屬。淮水繞出其間。[illegible]

[illegible]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還中都。所經[illegible]命濂作記。其諸古蹟。濂隨處進說。甚[illegible]

浚涇陽縣洪渠堰。

舊堰壅塞。不通灌溉。命耿炳文督工浚之。由是五縣[illegible]

定大祀登壇脫舄禮。

從學士樂韶鳳奏也。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併分獻陪祭官。皆脫舄于外。次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illegible]

甘露降于圜丘。

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觀甘露凝枝。懸垂上下。若有明珠。甘如飴糖。群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情好祥惡殃。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因著甘露[illegible]

命宋濂參中書大政。

上既命濂。濂對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illegible]每[illegible]令侍講。諮訪舊章。備求治道。

[illegible]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

哈出入寇遼東。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并嚴兵守城。虜至堅壁勿與戰。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指揮王寬韋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箭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道歸。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沿河壘冰為壕。以水淋之。經宿皆凝。隱然如城。藏鐵板于沙中。設陷馬穽于平地。伏兵以待之。令指揮周鶚步各萬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舉候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旗幟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衆倉皇北奔。馬不能前。陷人穽中。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于是[illegible]物[illegible]馬雲葉旺[illegible]

秘定諸王而月及宗人祿米及他錦綺段絹茶鹽布東歲賜之數有差。諸王子年十五而上賜田六十頃為永業除其租賦

年定王邸殿門名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上曰使諸王覩名思義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又曰惟淪養德惟修蕩心居能從可以淑德居尊而後必至驕民堯禹茅茨卑宮秦隋阿房西苑其興亡可鑒矣諸子亦夫朕左右獨柰何以靡麗蕩厥心乎自今諸王宮殿毋彩飾

丙辰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祭于雞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附之

上以修德進賢之道諭太子諸王。上曰古之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有諸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illegible]

[illegible]惡行不見而邪僻日遠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敗夫貨財聲色戕德之斧斤讒佞奸諛枉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為　燕王妃。

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節師往延安防邊。上諭和等

曰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夷狄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連西北與胡虜接境若邊防不謹[illegible]即入侵寇待其既入而防之則塞上之人受害[illegible]命卿等往宜以往常存戒心則不至有[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民獻玉簡遂之。[illegible]內有[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詔免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等處稅糧　其數出欺隱及籍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四月。刑部侍郎李浩使琉球國還。時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國俗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六月。以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　時有寧海方孝孺從濂遊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司

[illegible]平知府　上書請[illegible]都[illegible]其略曰天下形勝之地可都者四河南地勢高原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守洛陽周公營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高邙諸山非有崤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惟關中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陞廣西僉事克舉憲典多平冤獄開元詰黨人碑尚在融州嚴中出而碎之以知彰州值元末兵荒野多暴骨咸為聚瘞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漢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漲旋復衝決誦以木代之費省而利傳民甚便之陞延平府善先多逾年以[illegible]撫卒于官

命更定大明律　丞相胡惟庸御史汪廣洋董之

[illegible]滿詔黜降之[illegible]

無課農興學之務而長于督運吏部以聞此[illegible]民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知務此曰長于督運摘末也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詔求直言。上諭侍臣曰昔大禹謂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搖鞀盧巳求言如此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心沃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少無可言者上曰朕自總萬幾安能盡善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

李祺為駙馬都尉尚 皇長女臨安公主。祺善長長子也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祺父子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恭上姑宥之。

以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門訴臣之六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其狀乃告者素無賴以假貸不獲重誣之也[illegible]賴而釋其被誣者。

九月遣使諭大將軍徐達。上遣吳英往北平諭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者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偏諭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令勿相近其故元門宦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賜璽書召福建參政魏鑑瞿莊中書省奏。上賜璽書勞之曰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收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參政置姦吏于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往論之爾尚慎終如始能其官。

皇太子生子允炆。

勅諭山東布政使吳印。上手詔諭印曰天厭元德群雄並起朕推強撫順巳經九年其間尚有不迪于教而羅法者[illegible]刑治之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化期于無刑頑若卿陳圖計數露肝膽今特諭卿卿若夙夜如此令名不朽矣。

十月改建太廟。從同堂異室制也前正殿後寢殿殿翼兩廡寢殿九間室中宇奉 德祖帝后主 懿祖東一室 熙祖西一室 仁祖東二室祖上皆南面凡席諸器庖具如生儀因定廟享功臣。

詔求直言。淮安府學正曾秉正上書曰

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勤弱冠偏窮濂洛關閩遺書至正間嘗入場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遂入山不出洪武明辟仕濟寧多善政曹縣令程貢以不職被告誣奏克勤用倉蘆葦下御史楊通審通貢之故人也知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孝孺願以[illegible]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宋濂致仕。上以濂難于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群臣咸和以寵之及 詔致仕而贈濂文文詔為禮部尚書祖德政為太常少卿三代誥詞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文濂行既有期 上曰卿去何時復見朕乎時朝有上疏若累萬餘言 上欲罪之群臣阿 上意曰此不敬此有罪此誣謗濂獨對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為 上耳烏可深罪乎巳而 上覽疏中有足採者 召阿意者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又欲激我誅之何異以膏沃火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邪。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自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

侍臣曰自古國家由于此而所以啓之者僅漸女寵之禍始于弱愛外戚之禍始于恬恩縱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于藩鎮跋扈則由于姑息夷狄侵暴則由于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躰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臧然制之有道若不惑于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柄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上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上言三事逮繫刑曹。其畧曰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上以其疏間骨肉罪之。

十二月頒建言格式　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省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于宮中誦之舁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求直言欲有益于國家彼浮詞徒亂聽耳今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置寧夏諸衛。按寧夏朔方也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襟其東南衛西南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關陝重鎮塞北一勝槩也國初撤受降而衛東勝以當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遂棄河套沃壤為敵巢而河東五百里為敵衝寧夏外險反在河南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往來無日無之宜乎延綏固靖蘭之不得少休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為界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四百萬頃歲省內地轉輸為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姑以目前言之以平虜為一路而其險在鹽山新興靈武等處以中夏為一路而其險在赤水寧化玉泉馬泉等處以中衛為一路而其險在東園堡系遠堡舊安塞等處以花馬池為一路而其險在定邊營揚鄉堡清水與武鐵柱泉靈州等處而靈州為尤要蓋靈州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中原之門戶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為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陝矣此今日寧夏防禦控制之大畧也

丁巳洪武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擢張致中爲宛平知縣。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曰御史乃朝廷耳目宜精擇老成者俾居其職其二曰京師米價翔踊百物沸騰宜令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有司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為功績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各處農民自報實墾畝數以定糧稅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嘉納之

處士季汶卒。汶字彥文處州人　上初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汶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汶縉為

諭官員早赴任

詔凡見任官員之宗免役著為令　上謂省臣曰古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故有是令

三月　上與群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

黃[illegible]考功監丞[illegible]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illegible]。上怒曰：是儒家說，渠向知天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三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縱乎天者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為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因命監察御史李鐸往劉基家取觀象玩天諸書。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藏石室中，及鐸至，璉即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欲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服闋，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

誅戶部主事趙乾。

勑省臣曰：向荊蘄等處水大，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行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卹，其咎在上；吏受命而不能宣上德意，視民饑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盡加驗訂。

令內臣不許讀書識字。

有內使以久侍內庭，從容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還鄉里，終身不復用。因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倖之人得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嬖專恣，其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妄干預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群臣頓首稱善。

附錄。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于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illegible]德，罰以當罪，[illegible]不敢怨，不以小嫌[illegible]

如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六月，初勑監察御史巡按郡縣。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令女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女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事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女等，其慎[illegible]

設通政司，以曾秉正為通政使。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

八月，作大祀殿，定合祀之制。

先是郊[illegible]上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對，喟然嘆林古明堂遺制，即圜丘舊壇覆之屋，是歲即奉天殿行禮。

宋濂來朝。

[illegible]越十四日見于端門。上大喜，皇[illegible]上遣[illegible]以賜[illegible]上遊恩禮備至[illegible]。濂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護送，凡道所經行，皆為指畫。既行數日，上謂其子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爾父維夫，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璲叩頭謝。

紹興、金華、衢州大災，命賑給之。

上諭群臣戒逸樂。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諉使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當以勤屬自勉，未旦臨朝，夜分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illegible]星失次，即為憂傷，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旦發遣，非朕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

言及此者恐群下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朕服既倩元首叢脞哉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勉朕無憂矣群臣頓首受命。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觀心亭成。命宋濂記之。

上遊覽遐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是亭召濂曰人心虛靈乘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因敢自暇逸須收視却聽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對越在天上契於穆清蓋心學皇皇乎開源矣。

封沐英爲西平侯。

改大內宮殿成。

闕門為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為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illegible]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以受朝賀者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門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為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親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春戒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猶加增益頗樸素門扎也殿成上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庶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昔居淮右頻年饑饉艱于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撙制其心惟恐驕盈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為之宮壼之內皇后亦躬服浣濯習非故為矯飾實恐暴殄天物且節儉二字非徒有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謙集侵牟剝削[illegible]須休朕懷莫崇名儉廢幾無海[illegible]

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其祀云禮以義起貴乎宜文幽晝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天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徇後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冬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皇考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置神宮監。

嗣祭司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征西將軍衛國公鄧愈卒。

愈虹縣人勇力過人能奉法以惠恩恤下從上渡江命守廣德州長鎗寇城大敗之[illegible]道州領兵克徽州破苗楊攻師十餘萬遂[illegible]大破張冠于開賊寨擊走偽漢部將命守饒州討陳友諒于江州乃下江西留鎮之復出西南平漢洞窮追番部至覓輸山而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民懷德獨深詔閩上哀慟追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親葬地改命配享太廟仍肖像祀于功臣廟子鎮嗣封申國公悲無子弟銘指揮僉事子源當嗣尋天永樂間子維停襲弘治六年復為南京錦衣指揮從子繼帥襲嘉靖十一年紀絕封定遠侯祿一千石世襲二十年薨子祖錫嗣四十年薨子世棟嗣萬曆十六年薨

都督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真鳳陽人國初從渠義兵以忠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曰吾為天朝大臣視汝莫狀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

丈夫有赤心肯屈爾耶即引刀剖心示之而死 王汾意。止欲追魯貞耳。不虞其叛也。貞以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併歸貞行軍。上曰濮貞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諡忠愍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維陽時貞子鵬甫數月即擢府中封為西梁侯以報其功。

令朝臣參決。皇太子聽斷啟事處分奏聞。必察識而後知人情。人情必諳練而後熟。前者令皇太子有未當自令政事啟于東宮者卿等仁三吏參決洪可否。

諭都督府訪求事者子孫錄用之 督府舉五百十一人以聞授前揮千百戶有差 上恐其年少不更事。令于在京直隸衛所署事以試之

戊午。洪武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二月戊申。祀 大社 大稷奉 仁祖配。 祭日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面。 仁祖在東西向。

定輸粟各邊鹽價。 物中書省曰朕礽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于邊。以佳析監價賞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于是定議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吏部課考績宮殿最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不與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又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待士。資格者為常流設爾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能才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戶部侍郎。

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為晉王右傳

重建 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至是復 親製文。 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愛猷識理達剌殂於沙漠。六月。遣官祭之。

附錄。 時嘉靖侯朱亮祖奏妄東沐陽二縣之民暮夜有持炬者。民人皆驚。上製勅[illegible]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中[illegible]民[illegible]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illegible]原自[illegible]死[illegible]生民余其有明有禮樂幽有鬼神[illegible]骨肉而死于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魂而欲人之祀典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怨于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與。爾宜禍福收宜勿妄為民害。自貽大憲。

五月。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七月。南番諸國來朝。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來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

八月。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追贈劉繼祖為義惠侯 上微時劉常貺其不給且與善地以葬 皇考

姚節令之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切念劉恩，而劉已亡矣。　親撰誥文，追封劉爲義惠侯，妻婁氏爲義惠夫人。撰祭文，遣官祭之。

九月，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

十月，大祀殿成。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南嚮，　仁祖配，西嚮，六宗、五嶽、四瀆之神各壇壝以從，禮十有四。

予中都國子助教貝瓊致仕。　瓊字廷琚，崇德人，篤志博學，通元經業。士誠據蘇，屢徵不就。洪武二年，薦修元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吳……至是告致，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十一月，吐蕃入寇，征西將軍沐英討平之。

以梅殷爲駙馬都尉，尚　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　德，濠州人，從起義兵，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千五百石，七年遷于不。子鏞嗣，從征雲南，戰歿，無子，國除。

己未，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

己卯，合祀天地南郊。　更撰合祀樂章，將祭之夕，天宇澄清，壇壝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煒燿。　上作大祀文，并頒勑中書省臣。　上心甚說，禮成。朕周旋祀事十一年矣，未見其當，今更議合式，祀天地神乃權若饗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院，令儒臣紀其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已罷朝日、夕月、禜星之祭，并諸從享者，歲八月合祭于其壇廟而制郊社大祀。國有三年之喪，廟享宜國樂備而不作云。

論曰。我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神明，傳考經異而後，文釐正祀典，二五始分而終合，四廟同明堂，肇祀于周，經爲郊焉，而倚其太公遺于漢，祀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闕祠嘗之義，蓋尚今古通幽明，絕地天，而不可以有加矣。當其詩李善長、宋濂諸臣，皆能說治說宋樂詔武，以陵君子，皆能循則是彰，取去辛濱係之升品，武積祠官，雖損之，未書復古聖正之舊，而嫡神祇設之，可長惡之，不在祀典者，莫不後献而奥防之，常可習何禮，蒙之。

附錄

洗汴俗矣，豈非得夏之暢，然乎？以欲合三禮于一觀于二時，與勢實然乎，以欲於元季情矣。急收廟，生于百年，亦爲迂遠而闊于事，元亡，元臣蔡子英者，河南人，元累遷至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官王弼征定西，擴廓帖木兒戰敗，子英單騎走關中，追洛陽，求得之，械過洛陽。

……洛陽，闖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一陣　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命館于儀曹，怨夜大哭不止。人問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讀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授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脈扶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

二月，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置登州蓬萊縣河口過運所兵臨州。

以助教吳伯宗進講　東宮。　首陳正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

以萊州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　以各有善政也。

斥去國學官李思迪馬懿。上時時召儒臣使[illegible]坐廣咨詢思迪馬[illegible][illegible]宋言。上斥去因勑國學師生言賢者欲[illegible][illegible]有禆于國家懍許自私上無助于君下[illegible]補于世學易故馬如思迪馬懿朕以其學官召向蒋期在嘉言善行啓輔朕不逮乃終日緘默朕有問即他人詞說遷就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與言耶何訪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亦緘默如故斯懷詐其哲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祿生民故聘不休之令思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遊殿廷之上君就問而緘默乃學孔孟者顧君是乎崇以朕丑然其有肯盡心訓國子生乎今自師弟于以孔孟為法副朕責望之意以故諸御大學懿

三月以樂韶鳳爲國子祭酒致仕。

四月乙丑遣使諭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illegible]大臣[illegible]兒東方[illegible]中[illegible]而西征大和[illegible]寺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詔免北平田租。

五月靖江侯吳禎卒。禎良之弟也從起義洪武三年封[illegible]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至是薨追封海國公上親臨奠葬像祀于功臣廟子忠嗣永樂初坐法失侯

閏五月勑遼東守將潘敬葉旺。諭曰高麗龍州鄭白等舉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生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斯斯必示弱于我如暨其討則不過一二[illegible]間至者倭踵其宮豈小小哉將至之日開[illegible]以彼故彼中國有無虛息兵養[illegible]東貴夷狡猾狡悍[illegible]使彼得[illegible]

[illegible]者功不可留春秋傳曰無納遷延不然則邊患將由此名矣

六月春秋本末成。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始終則難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修春秋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國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以是名。

七月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以吳禎等百九十人附之

平羌將軍丁玉等討蜀寇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上賜勑獎[illegible]時勝督建將周王宮殿

遣使齎勑諭宋國公馮勝。[illegible]

[illegible]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illegible]民夫額以九月赴工[illegible]地凍不得入上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恣也勑至即放還候農隙之時起工未晚也。

十月詔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議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筵宴則別設席不許坐于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庶民當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十一月以儒士吳沈爲翰林院待制。上與吳沈論理財之道曰理財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其家必隨[illegible]若民猶父子也若使損民以益君民其衣食不給[illegible]上又與沈論持身[illegible]

□業之道由□□□□無事□譖不虞于微終昭□不妨時□勤□德□小人且然況人君乎。上曰。人□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上曰。人□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要事。充對曰。誠聖諭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鮮。上曰。使其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進賢知諫者在于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耳。充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久治之要。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紘為通政司左參議。翰林修撰進原霖為右參議。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暴卒。

洋字朝宗。從余闕學。游太平乙未。見上于渡江。留為元帥府令史。歷遷中書左丞。時右丞楊憲惡其軋己。嗾御史劾炳奏罷之。憲敗復入。令炳奏還海南。上覺之。□召□□□□拜右丞相。居胡惟□□援□□臨廣洋□□□□□無□事。上以廣洋故□邸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懼遂自盡。

詔徵天下儒學老成之士。

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毗庶績。然惇學老成之士。隱德藏光。甘于窮餓。不肯輕出。宜于有司悉心推訪。禮遣于朝。朕將顯用之。

前元吏部侍郎伯顏飲鴆死。

伯顏字子中。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經。鄉薦為教授東湖書院。出長建昌教授。尋為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出奇計肆建昌獻捷。元授以福建行省郎中。累遷令出使廣□□而廣已歸附。于中□□□□□得其姓名。浪跡江湖間。□□□當進賢之□□其妻子已先為楊憲□□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自身且不有。服顧妻子哉。于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元也。嘗懷鴆自隨。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曰。吾今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遂飲鴆死。

罷永嘉侯朱亮祖。尋卒。

亮祖鎮廣東。所為多不法。番禺令道同上言其數十事。皆實。上徵還。以其功臣止于罷職。令居江寧縣之安座鄉。未幾卒。帝念亮祖舊勳。以侯禮葬之。其子暹亦以智勇稱。數從征累功為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國除。

徵寧國府訓導陳廸為翰林編修。

訪求卜筮人。

西平侯沐英破西番班師。

附錄

上謂侍臣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制欲。縱欲必至滅亡。

大封征西有功諸將。

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

三卷終

庚申。洪武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後。惟庸總中書政事。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于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巳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　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　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卒。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祐。相結擅權。安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掌官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illegible]。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邪謀。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乃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群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及以涂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乃誅節併陳寧。餘黨皆連坐。先時有太監雲奇者。南粵人。守西華門。邇惟庸第。私知其有逆謀。惟庸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上往觀。鑾輿西出。雲急走衝蹕。勒馬銜欲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指。　上怒。左右撾捶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　上悟。登城眺察。見壯士裹甲伏屏帷間數匝。亟天援殿。罪人就擒。　召雲則息絕矣。　上追悼。賜葬歲祀。墓在太平門外鍾山西。

群臣請誅李善長陸仲亨。上宥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illegible][illegible]謁軍門。所言多合。遂命掌書記。成爵以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父母兄弟俱亡。恐為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長[illegible]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罷中書省。官吏六部尚書為正二品。不隸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二月。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稅額。

吳中素號富庶。張士誠據以為貪與王師相抗。　上惡之。因取諸豪族佃租簿付有司。俾如其數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示懲也。至是乃　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畝三斗五升以下俱仍舊。

[illegible]西左參政[illegible]為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為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為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為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大師韓國公李善長罷。

以年老告致仕。奏還原儀使戶部二十家。從之。

兩浙鹽運使呂本奏清覈竈戶部丁產。

本言。煮海為鹽。始于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乃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使。各場置令丞管勾。掌鹽出納。所給

工本有多寡，鹽有難易。國初委官措者依
依舊額，鹽官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工本米
石，以米價低昂為準，兼支錢鈔，以給竈民。然其
間有丁產多，額鹽少者；有丁產少，額鹽多者。
經歷歲寬，今與各道分司即關場所屬地方，驗其
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外，使
新國所宜，浮量等分，則較一詳定。
而均平之，實為民便。詔曰可。

三月。命燕王之國北平，以桂彥良、葛誠為燕府
長史。

四月。除翰林院待制吳沉為編修。

賜翰林院張美和應奉傳致仕，各 御製詩文賜之。

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illegible]

寧縣為歸州；桂陽縣為桂陽府。

謹身殿震，大赦天下。 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非德托于四方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奸，擁權用誅，[illegible]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天好生之德，乃于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今年民田租。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六月庚午朔 詔受朝于正殿。 時重建浙楚各王府。上以天垂戒，治貴恤民，故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

置諫院官，以唐鐸為諫議大夫。

以蘇恭讓為漢陽知府。 恭讓為治簡而明，嚴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于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子。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廷蘭獨為民辯，民不得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錄成。 時胡惟庸事覺。上乃命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俾知所警。

七月。始許天下表賀。 上以嚴慈既歿，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廷臣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表賀自明年始。

詔戒守令。 詔曰：朕君長華夷，十有三年。元綱陳[illegible]

[illegible]以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來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十月。故國公脫火赤知樞密院，愛足率衆數萬屯和林，為邊患。命西平侯沐英等率陝西兵討之。 英師至靈州，遣侯騎偵知脫火赤兵次亦集乃路，遂率精騎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窮廬五十里，分軍為四道，至夜啣枚而進，合圍之，擒脫火赤、愛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悉封諸將，吳復等為列侯。

安置宋濂於茂州。 濂孫宋慎坐黨逆，被刑，籍其家。當罪連坐，械濂至。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有[illegible]不知情，乞赦其[illegible]

[illegible]安置[illegible]

辛酉洪武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

詔求賢。 爪哇國遣使奉金葉表入貢遣還

創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分為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為一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制。

擢鄭湜為福建布政司參議 湜金華人鄭綺八世孫世以孝義聞時胡[illegible]既敗四方有讐怨告訐者率指為胡[illegible]通惟庸者湜[illegible]兄[illegible]湜請行[illegible]兄濂先在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庭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為參議賜冠帶襲衣 諭吏部辨邪正禮部明賞罰

三月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曰五經以載聖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教效未必不本于此也

四月 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illegible]令

[illegible]學士宋濂卒。 濂金華人在[illegible]七月即生[illegible]歲[illegible]學日記[illegible]千言[illegible]于鬮人夢吉[illegible]學于吳萊又遊于柳貫黃溍之門研究經史析理精微而浸淫百家冥會旨要發而為文從容溫雅浩然不息元至正乙丑用大臣薦以布衣入編修辭以親老固辭會世亂隱居龍門山 上徵至甚眷之凡有著述有潛溪集[illegible]安南使購濂文不啻拱璧濂忠誠重任直不欺物犯而不校至是以孫慎故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為文祭之謚文憲

五溪蠻作亂。 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德興老矣請行 上未之許德興請盡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于為國盡知慮筋力之所能及衛民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西羌馬援討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今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害良民朕將擇將命師兩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方固請[illegible]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illegible]安民[illegible]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安南國王陳煒遣使表貢方物。 時思明府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 上惡其詐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患欺誑中國併還其貢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併勿納

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 命禮部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書日本國王王居滄海之中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本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肆侮鄰邦縱民為盜 上帝將假手于人禍有日矣吾本 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不審其微若覬蠡測自以為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日倭後更日本歷朝皆遣使貢方物當時帝于或受以職或錫以予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

[illegible]服不當[illegible]而欲受禍五其[illegible]之。

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副將軍安慶侯仇成[illegible]

四川蠻平之。 遣御史林原等分按各道罪囚

九月 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

玉西平侯沐英為左右將軍帥三十萬衆征雲南

先是 上諭諸將曰雲南自昔為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使化遣使詔諭輒為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群臣合辭以贊于是命簡練軍士先給布帛鈔錠為衣裝其友德等奉命至湖廣遣都督胡海洋等率兵五萬出永寧趨烏撒十二月友德等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擒之斬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數萬擣[illegible]梁王把匝剌[illegible]密[illegible]州草舍自縊死于是兵入雲南定之諸將分道取雲南諸路友德大破元右丞實卜兵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望風降附。

定考覈殿最法。 定啟事東宮稱臣例

附錄。 給事鄭相同言 國初之制凡啟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于理未安 詔下群臣議翰林院編修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 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啟事東宮稱[illegible]

江陰侯吳良卒。 良定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戰中功進封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至是卒 上震悼[illegible]追封江國公肖像祀功臣廟。

諭吏兵二部官。 略曰古之學者無所不習故[illegible]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分[illegible]逢掖者不明武略被甲胄者不通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一律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志于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復置大理寺

十二月 命翰林院評駁諸司奏啓

壬戌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樂章。 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始制諸司勘合。 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于各部。 上大怒曰此弊[illegible]天[illegible]行考校議用半印勘合出納官[illegible]其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發去勘合底簿于所具本奏繳仍置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著為令 白虹貫日

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 命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朝漠皆得通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茂才一人。

[illegible]改國子學爲國子監。

二月。詔諭雲南諸將諸夷。遣使諭傅友德[illegible]英曰比得報知[illegible]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雲南既克必置都司于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仍至如霸羣未盡服之雖有雲南不難守也其所征之處有未盡疾務必[illegible]人自入可先遣還人　詔諭烏蒙烏撒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紛爭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illegible]姓寧虐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illegible]西南諸夷之[illegible]今得捷報吾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西南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閒乎。

詔免直隸。浙江。及江西。河南。山東等處。今年稅糧陳建曰恭覩　聖祖未即位之先已有免民租稅之令矣自即位至十五年而捐稅之　詔凡十餘下自漢文帝而降未有厚下愛民如此者

左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　詔有司各以褚幣聘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奏設衛稅法。先是　上諭德等以雲南既平留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留兵數并支稅糧徭役之法與凡事之更宜者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無從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章麻哈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右隱占今準元舊則于歲月有所不足已督布政司覈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次今年府州縣所徵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奏。

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以宋訥爲翰林學士。上謂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illegible]重而[illegible]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渙離散不親矣惟能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更定翰林官員。定春坊爲左右春坊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郎各一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一人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附錄　廉州巡檢王德上言家本欽州界于西域有水銀硃砂及青綠紫泥願將長[illegible]

虺以歸于朝。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于安靜苟開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

國子監新成。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于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于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前後皆行再拜禮。

幸大學謁先師行釋菜禮。先是令諸儒議禮禮書劉仲質等定其儀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　御幄于大成門外至日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盥帨詣酒樽所酌酒詣先師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隨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獻于神位亦出上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至是行釋菜禮畢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謂之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往古聖哲不儒名而浮行儒道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于中正故為萬世師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不能從則一國秀臣可悅已卿等為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知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　命取尚書太禹皐陶謨洪範說為講說究覆開諭

羣臣覩者莫不懽悅。遂賜宴竟日而罷。

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置錦衣衛及鎮撫司。先是置儀鑾司至是改衛所隸有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

詔流請置鐵冶吏於海外。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于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天下無遺賢未聞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各處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而流之。

議屯田法。[illegible]昔遼左之地在元為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左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予期復命上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法以圖久遠之利

六月。勅諸司各存天理行事。

七月。旌表貞定孝婦劉氏。劉氏新樂縣人莽大初妻大初故元時為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行劉氏事姑龐氏甚謹姑在道遭疾劉氏剌臂血和湯以進疾愈比至和州大初卒劉種蔬養姑又値姑患風疾不能起劉號呼祝神明割股和藥以進姑復甦逾月卒劉氏舍則國中討還合葬于舅之墓凡五年不能歸葬劉　上遣特使賜劉衣歛

命官送其柩歸葬。蠲其門，復其徭役。

滎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 璟，合肥人，自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子通嗣。二十年，坐法失侯。為普定衛指揮使。

宣德侯金朝興卒。追封沂國公 朝興，巢縣人。十二年，以平西番功，封。至是以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孫世襲。鎮不得侯，為平壩衛指揮使。

蘄春侯康鐸南征，卒於軍。 鐸，蘄州人，蘄國公茂才子也。以父戰功階封勳號，襲爵，如延安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子淵嗣。坐法失侯。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年一試。著為定例。

皇后馬氏崩。 馬公[illegible]則愛人喜施。后[illegible]宿州閔子鄉新豐里[illegible]后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父素與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己女。后少自貞靜端一，孝敬慈重，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既笄，歸于 上。誠敬感孚，內外咸悉之。及 上即位，冊為皇后。正位宮中，母儀天下，益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壽五十一。 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諡孝慈皇后。

上與翰林學士宋訥論敬授人時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求賢，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卿[illegible]非固皆賢，必[illegible]遺在山林之下。又豈無知卿[illegible]其悉舉為朕用。于是齊寧縣儒士張宗[illegible]等薦，復遣使徵之。仍 賜鄭韜等鈔人一錠。

置天下提刑按察司。 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糺。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 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 聖德，五曰揔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御戎狄，十一曰蒐俊才，十二曰廣咨訪。 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于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北平都司議設邊衛。從之。 初，上既定天下，即元都設北平都司，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illegible]營諸屯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為外邊衛。已遣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illegible]修[illegible]為[illegible]邊[illegible]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illegible]學[illegible]開平興和萬全為要地，遼陽[illegible]下不立郡縣，獨置衛所。而北平所轄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蘇[illegible]鎮，諸如此類，各以衛卒戍守。制曰可。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為翰林待詔

十一月。設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全思誠、余銓、張長年為大學士，固辭。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崇德人鮑恂、上海人全思誠、安吉人余銓、高郵人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于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辭以老疾，固辭。 上諭之曰：以卿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illegible]而[illegible]待對，不次當諮卿等，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尚寺復國[illegible]

勅禮部[illegible]所孝廉人才。及郡縣學所貢士[illegible]

所者昔民皆所見見稱。官即擢不次。而國子[illegible]

奏。行。命巡列郡。廉官訪吏治。問民所疾苦。[illegible]

六部擢用為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illegible]

僉都御史者。粵自商山劫之貢。鴻寥落。上下[illegible]

載數人而已。尚乃賜勅被寵。龐眉皓首。安[illegible]

車蒲輪。雖竹帛所書。畫圖所傳。何以加焉。

詔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諭曰。古先聖賢之言。以教後世。

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

達。達亦好學。親儒士。讀書自覺有益。讀書[illegible]

日用事物之間。自見得道理分明。則所行不致

差謬。書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

藏書板。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命

工部督匠修治之。俾有資于學者。

壬[illegible]月。孝陵成。

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命僧道衍往燕府住持慶壽禪寺。 洪道衍。即姚廣孝也。姑蘇人。幼出家為

僧。好讀書。工詩文。遇異人傳術。能豫知

人休咎。及善術數之學。上擇名僧輔諸王。

文皇時為燕王。命廣孝侍。廣孝自請于

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

戴也。蓋王上加白。乃皇字。是時廣孝已知燕邸

異日之必有天下。洪武末

靖難兵起。皆廣孝之謀也。

傳信錄。記廣孝在燕時。文皇宴時天寒甚。

文皇出一對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

孝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文皇

大喜。及靖難師將起。令擇日。必須其月其日

某時方可舉事。至期疾風暴雨。文皇謂廣孝

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也。廣孝對曰。豈

不是倒龍正要風雨。大方助勢。[illegible]

[illegible]存風雨。[illegible]行毋緩。其後果驗。

[illegible]

[illegible]見其舉動[illegible]

[illegible]道遠[illegible]尋以譽家居[illegible]詞連孝孺。籍其[illegible]

家被送闕下。上藏其名。特令開釋。

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騏為監察都御史。

癸亥。洪武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 勅諭之曰。大學

天下賢士所歸。禮義之所從出也。自建學而來。

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効。豈十羽之難發

與。師道之不立。莫為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

者也。卿以宿學耆德。茲特命為祭酒。尚體朕志。使

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有賴焉。特勿設學

學徒眾。師生相訓。教行不忌。上令曹國公李

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聯絡科詔。付嚴重。不

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義兼至。恒寢食堂

[illegible]時時至大學臨觀。[illegible]

問卿昨午默坐廂房。色頗厲。何也。訥頓首言。臣

荷皇上厚恩。念欲為國家效犬馬力。造士。昨

生徒有逃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道所

致。故靜自尅責。上嘉歎。訥頓首問曰。臣犬馬

動息。聖明何從知。上曰。朕欲時時見卿。念

學事煩。不欲為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

出像示訥。訥感泣頓

首謝。其見注如此。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上以威望重臣鎮壓公侯之子

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讞決覆奏。 上曰。凡論囚。須原情。

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宜存乎恕之心。

恐失之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illegible]

[illegible]欲以子情。付欲論罪。朕以父子至[illegible]

[illegible]至情也。故但論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吳沉[illegible]精誠錄。先是，上[illegible]
[illegible]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曰精誠錄，命沉為之序。

命天下學校歲貢生員各一人。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張，國子生翟德之妻也。德盜同舍生衣服，張氏[illegible]之曰：夫者，非但仰望終身，將冀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事聞，上以其素承父之教也，命于其父母家旌之。

諭曰：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旌烈婦[illegible]母家[illegible]學而勸[illegible]

[illegible]

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雲南。上以雲南平，遣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留沐英鎮雲南，且曰：遲速之機，宜自審度。友德奉命班師，英辨方物，定貢額，覈民數，均力役，雲南民悉以安。其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入附。上復置大理指揮使司，命周能為指揮，統兵守之。

按：黔中古南部地，在鬼方之西。漢武帝

論曰。過牂牁羌棘，至鑿昆明池于長安習水戰。唐嘗銳志圖之，而黔、金齒之域終未能加然盡入版圖。唐一勦兵，覆師四十餘萬。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三百年，寧謐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聖祖神謨聖略，而諸[illegible]甚嘗，故能變荒裔之民為[illegible]友德出師之[illegible]

[illegible]理之遠近，道路之險夷，[illegible]前後之勢，歷歷如指諸掌。生長其地，習在戎行者，未能若是之悉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五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稅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為興王之地，其民效勞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于民者，即寘于法不貸。

附錄　上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偏于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命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附錄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illegible]論人[illegible]上曰：有[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正卯。小人巧于悅上，[illegible]于賊民。人君若喜其[illegible]適己意，任其所為，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大馬噬人，人不怨畜大馬者乎？況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事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于天下國家，乃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

附錄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繫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刻察瑣，輒妄興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為曠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俾[illegible]

定文武官封贈蔭敘例

命申國公鄧鎮等 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平之

時廣東海賊作亂江西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 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十月給北番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息往來真偽難辨遂 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往來使齎以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者咨文具于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冊

附錄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群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但後世女[illegible]

[illegible]之驕者總[illegible]用知戒權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閹豎小人朋比于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

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從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四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累世積德文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延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illegible]後世子孫如成康輔弼之臣若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安陸侯吳復卒

復合肥人洪武十二年從平西番封侯祿二千石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世襲至是卒于普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功臣廟子傑嗣二十一年坐法失侯為南寧衛指揮

須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鞏昌侯郭子興卒追封陝國公

興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二年以平中原功封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二年子振襲振無子國除按傳信錄所載功臣云云興之父名山甫善鑒人 上龍潛時常過之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權酒酣跽 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所以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後為皇妃寧妃孝慈崩寧妃攝六宮事山甫追封營國公

十二月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為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為密令黃霸為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有茂廟址葺而祀之至今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有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illegible]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邵人祀之所賜疾疫所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為彭澤令[illegible]有[illegible]宇[illegible]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為京畿令孟況抑兵過境縱掠百姓夷南備而斬之李輔國諸之于剿流遷武州卒葬于驛寧後兒夢于帝立廟賜之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輔與其臣秉昭臨難戚龍廟食衆九江義兵萬戶李宗阿從余闕守死[illegible]

慶城侯[illegible]宗珂自刎。余[illegible]院[illegible]同安慶寧[illegible]李宗珂罷。芸皆從之。命書之記。與以垂永鑒。

十二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濟洛陽人。元時嘗為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朝。初為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詔徵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以母憂辭。十五年召至。超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務文責諸司。文為榜戒其僚屬。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眾。上曰。殿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詆謝未發。又立簿曰寅戍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寅暮戍。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上召濟諭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謀殺獄官。[illegible]滅其跡。而發之。上怒。乃下濟獄。併誅希[illegible]

[illegible]濟陰毒殺險。作事讒悅。嘗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無建明。但稱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惡其諂佞云。

降大學士吳伯宗為檢討。尋卒。伯宗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不回。忤胡惟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召還。尋許旨。復薦致諭。亦召還。拜大學士。尋復以薦舉失人。累降檢討。初業累識者見其文。歎曰。此況吳元劍氣。終不能掩云。

甲子。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

以孔訥襲封衍聖公。訥五十七代孫。詔授資善大夫。御製誥勑文給之。時華承祖每入朝令列文臣首。卒年四十二。賜祭。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欲殺安頸。流血。允讓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自焚。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並表其門。

復科舉法。凡三年大比。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著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陳建曰。先朝詩賦人才。以為薦舉之[illegible]復由薦舉。令聖祖之意。蓋欲二舉並行。不[illegible]使天下有重文藝。行棄本趨末之弊。誠開國之遠猷。萬世治平之軌範矣。

詔建三法司於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勅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出貫。而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為貴人無罪而獄。令法無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後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同知軍國事左都督曹國公李文忠卒。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三。忠[illegible]人。[illegible]年十二。即能事戰。初守[illegible]東[illegible]吳[illegible]漢。貫[illegible]

擒殺胡大海。忠率兵趨逐。吳以二十萬衆寇[illegible]城。忠與戰。冒突敵陣中。格殺潰之。尋提兵北[illegible]獲元皇孫宮妃。復移鎮西蜀。已而封中山王。[illegible]馳山後。改大寧。高州大石崖。皆克之。忠釋兵[illegible]居。恂恂若儒生。尤謝絕聲色之事。濟然子[illegible]隆襲。後以征虜大將軍。拒靖難師。永樂元年[illegible]附。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illegible]詔玄孫璿為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杜[illegible]襲。嘉靖十一年。繼絕封臨淮侯。祿一千石。世襲。本年卒。無子。叔父沂嗣。十五年卒。子廷竹嗣。萬曆二年卒。子言恭嗣。

旌表鈞州孝子張宗魯。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避難。其妻朱扶掖以行。歲饑。賃卜以為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吳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又[illegible]宗魯以瞽子。而能[illegible]

[illegible]

附錄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故言有邪正。正言務[illegible]諫。邪言務諂諛。謗言近于忠。諛言近于愛。惟[illegible]則于謗言則聽。日聽而讒[illegible]。不敗于諫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鐸對曰。[illegible]言之難。自古為然。惟不為茲惑。則幾自遠。陛下聖論。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illegible]言。言有善者。則察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而諫者。決不可容也。上又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于治道。每披閱。使有警省。故令儒臣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究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illegible]須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

[illegible]人民土地圖。

高麗貢馬。高麗遣其臣崔涓貢馬二千匹。王[illegible]東。訴言金非其地所產。願以馬代。其餘皆如約。上許之。

六月。上御奉天門。以禮樂諭群臣。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于禮而不通于樂。非所淑人心而出治道。達于樂而不達于禮。非所以[illegible]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為虛文也。

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七月。勅內臣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于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人能識于未亂。見于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其地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貞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

[illegible]作局大使許[illegible]上言治道十有四事。[illegible]

責副以清官吏聞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illegible]
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練精卒以壯[illegible]興[illegible]
衆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
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
以任糾彈開言路以通民情減元胡之餘孽以
絕後患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勵慎終如始
則天下治安為萬世
子孫無窮之福矣。

附錄。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侍。上曰
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
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
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
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
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
以待之善
等皆陳聽。

八月。[illegible]吏部定考績法。 有司三歲入覲諸司府州
縣官須如數式進考所[illegible]
[illegible]地圖籍原領[illegible]職掌[illegible]考課[illegible]殿最[illegible]部[illegible]
法黜其不職者而定留用官為三等其廉能卓
異治行卓異者為上考召見獎勵賜坐宴其
稱職無過者為中考宴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
下考不與宴屏立已
事而退蓋甄別如此。

以通經儒士陳玄為右僉都御史。林之為司經局
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 以河南懷慶府通判
戴莊。湖廣都司斷事高翼。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為右僉都御
史。東昌府教授馮獻為左贊善。皆以秩滿考最

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
于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
為[illegible]其第者耳。命之官輒辭。既
所獻納。
而[illegible]命為翰林學士。[illegible]辭。為禮部侍郎。晉禮部
尚書。皆固辭。寵禮[illegible]恬退始終一致。
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于勳戚。

十一月。冊 李氏為淑妃。攝宮中事。

閏十月。製觀星盤。

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書成。賜秦晉燕周
楚齊六王。俾讀焉。是
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用
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
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
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
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
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曆元。而七政之行
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興難未易知。臣聞
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頗徵令
推筭。以宣昭一代之制。
書奏。報可。擢統為監正。

十二月。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範為曲阜知縣。世職。

命遼東立學校。 上曰。聖人之教猶天也。天之風
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
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
禮義。女尚貞信。嘗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備
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
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遼境。鮮聞禮義。恐漸
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
但可以造就其材。他日亦可資用。

上與侍臣董倫等。論人臣事君之道。 上曰。責難
之辭。人所
難受。明君受之為難。詭諫之語。人所易從。啓
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
氣象雍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詭諛相
欺。如陳後主。江總輩汙穢簡冊。貽譏千古。此誠
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誠如 聖諭。惟明主則能
擇之。[illegible]曰[illegible]難[illegible]昏君詭諛難效[illegible]

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十二月。翰林院待詔朱善。奏請弛世婚之禁。詔允行之。

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為姑舅兩姨若為己之尊屬己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己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宜莫先于此古人未嘗以為非也周之制上明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彼當其時擇異姓人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于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猶揚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則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之女而[illegible]婦之[illegible]娶太[illegible]之女[illegible]宗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詞獄繁興婚路公行風俗澆敝願以臣所奏下群臣議弛其禁上然其言

詔議正毆殺孕婦者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當徵其子之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受刑固可矜然毆婦係二人之命冤各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從之

修祖陵。

乙丑洪武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illegible]朝覲官殿最。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員稱職者陞平常復職不稱職[illegible]

[illegible]贓貪汚者送法司罪之卜之驥猶者免為民。

以儒士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三吾茶陵人少習舉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靜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常薦上召三吾通究經史對詳敏博覽善記凡承顧問多稱旨上甚重之遂有是命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國遣使進貢。

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illegible]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命待詔朱善前典籍聶鉉為會試考官。

取中黃子澄練子寧花綸等四百七十二人

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

達鳳陽人家世業農年二十二從上起兵濠梁上一見奇之遂從諸將上試為殿膽心智發力行陣四征將觀聽遠明元重開華夏力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無不心服至料敵制勝我唐漢名將事所至攻城不屠受降不殺成功不矜至封諸蘇之府淳留胡台之文人財不以取恣義仁厚非人所及故能輔成帝業以為開國功臣第一至是薨子輝祖嗣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師下獄削爵五年卒子欽嗣十九年削爵二十二年復封以子顯宗嗣正統十二年薨無子弟承嗣天順七年薨八年子俌嗣正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薨子邦瑞嗣十六年薨子惟志嗣

按達卒年五十四。訃聞。上為輟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諭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腹心，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將朱珍、房寬為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歔欷流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遂親製神道碑，歷叙其平昔行事。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傳信錄記其一二事，足徵云。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醉，既則命內侍送至舊內，為吳王時所居宮寢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邪？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郎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今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助其資粧，且謝負約焉。

三月，廷試，賜丁顯、練子寧、花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illegible]朝廷用人[illegible]名失實，以小善而遽用之，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不顧忌諱。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蹇琛。後改名義。是科一甲皆授修撰。子澄初取第二，上所丁顯，抑子澄三甲，士何亦拜修撰，沈縉、揚請成安。上知，不兩歲，至兵刑尚書。琛授中書，令人滿九載，始進官。為吏部尚書者二十四年。

初選進士為翰林院承敕監六科庶吉士。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寮常吉士之義，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諭曰：邇者上天垂象，邊城池宜加謹守，亢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illegible]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

附錄：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則未免為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思州苗叛，命湯和為征虜將軍，周德興為副將軍，帥師從楚王討平之。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夷作亂，命湯和等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人驚潰，乃于諸洞分屯，勒捕夷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是歲，周德興卒。德興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江夏侯，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至是坐亂宮，死，國除。

吏部尚書余熂以有罪誅。熂以助教金大猷與編[illegible]謀陷宋訥，故[illegible]

吏部舉賢守令[illegible][illegible]州孔姓善[illegible]言：溪洞猺獠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卒不能獲。因碩自為患，蓋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為知縣，往獲皆感，差敢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則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凶頑，豈不革心向化，為良民乎。上嘉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俱擇守令賢者往撫綏之。

五月，朱善進觀心箴。上問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殘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illegible]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我累矣。

湯和還京師，乞歸故鄉。上善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illegible]

附錄。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午復出，逆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恐後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體過勞。上曰：朕豈好勞而惡安？顧者天下未寧，吾餒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樂？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六月，詔禁諸司納賄。有犯者必逮捕究治。

定天下官員三年一朝。上諭吏部曰：府州縣官每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為三年一朝，齎其紀官圖冊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為令。

附錄。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賢有[illegible]至任用人，蓋未盡道。如將相大臣遠[illegible]絳侯[illegible]將軍張武[illegible]中令。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疑，摘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疏長沙。嘗[illegible]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為天下用之，何避私嫌乎？此其于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七月，釋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復其職。時通等以事當就逮者，凡數十人，詣 闕訴其撫民有方。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勞以酒。

以進士方昇、梁懷遠等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進則國日亂。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宗社播遷。[illegible]

[illegible]與贊善劉三吾論安民之道。[illegible]上曰：天下人[illegible]皆安。朕為天下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illegible]舉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與大學士朱善論任人之道。蓋擇眾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眾智為計慮，則利澤及于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得賢才，宜留聖慮。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專于任，使擇簡則擇且嚴，鄙之人不進，賢者乃可以專任之。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生于異。任人為難，然人亦非謹于始而專任者，亂必生也。是任人為有過于前，而改于後者，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illegible]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illegible]釋典。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自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荊、蘇伯衡輩，與之講道論文，始無虛日。復建實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賢來，復作正心觀，道宗本。敬賢四箴以自警。樓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二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七召見之，後以賦詩，貪識誦殺，役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illegible]

古通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為詞章。性持論
歸天界寺。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
畜髮授官。固辭。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免丁
稅。嘗奉 詔註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
行世。 國初名
僧二人為首云。

八月。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詔從之。

以翰林檢討茹大素為禮部尚書。

附錄 上諭戶部曰。人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
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
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
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蠶。而百夫待衣。
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
于禁華麗。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
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可以絕其弊也。

上御文華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卦。上
曰。齊家治國其
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
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
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
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
誠如
聖諭。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善。豐城人。元季隱居著
述。以理學為己任。洪武
初為部學教授。薦為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
歸。尋復徵為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
歸。卒年七十二。所著
有詩經解頤等集。

十月。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 其回回曆觀
星臺因用元
臺上。舊樓甚今
[illegible]

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 [illegible]
士。楊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
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營
苟且之利。死不喪屈節之名。其沒沒之徒。弗勵
名節。是以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深可惜哉。
今王復春。不肯陵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觀其
所言。實為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
齎禮。以旌就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
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御製大誥成。頒行天下。

復先賢裔。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
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
朕聞。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
者之後。寖以微滅。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
加詢訪。凡有聖賢之後。
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十一月。 詔天下。盡其有司積為民害者。至京受
罪。 上念元政弛。民玩吏狃與俗者久。反側
未盡平。必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頒用重典
以肅奸。又見貪吏殘小民。深痛惡
之。而于重誅尤嚴。天下皆凜凜奉法。

附錄。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于民。民富
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
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亂亡。朕
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未嘗一日忘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
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十二月。 詔舉孝廉之士。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及天下府州縣學[illegible]

雲南布政使張紞請復輸穀之例以足邊餉。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故穀準米者聽以是商旅輻輳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

附錄。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厚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時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堪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終非其情也。

二月遣使勅勞常熟知縣成黄奇。時府吏詣縣徑出中道入公堂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嘉其能命酒勞之。

[illegible]曰聖人篤于信賞

附錄。[illegible]者不[illegible]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故數之智足以殺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又論儉。上曰不可儉若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

戒戶部毋聚歛以傷國體。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惟事剝削蠶食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富國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民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戶部正當究心毋為聚歛傷體又曰曩奸臣聚歛天下物貨及[illegible]末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凡軍國[illegible]要[illegible]祭祀[illegible]賜[illegible]造[illegible]物及所織作染練

則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細民挑蔬菜魚肉果實非興販者毋得稅

省躬錄成。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又命贊善劉三吾編唐漢以來災異之應于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書成詔頒行之。

四月定工匠班次令。從工部侍郎秦逵覆議也凡匠驗其丁力量地遠近以班赴京輸作置勘合付之至期賫部聽撥免其徭役命著為令。

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為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為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赴闕故陞易之。

河南大水。詔郡縣贖民間鬻子。

五月[illegible]詔還進士魏安仁等。[illegible]諭吏部曰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為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為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詔下有司存問高年禮敦隱士賑恤鰥寡孤獨。

遣行人齎勅勞嘉興知縣畢煇。以剛正能官也。

附錄。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于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逆知縣倪孟賢訪之父老知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鞫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illegible]遣[illegible]賚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詔有司行養老之禮。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里稱善貧無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二疋絮一斤其田產足贍者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均禮復免其家徭役正官歲一存問所給賜委致篤儒士按月詣其廬禮送帛粟勿給隨苦為令

遣行人齎勅併禮勞蘇州知府王觀等。府尹錢英致亢不律觀等廉潔其狀筆之事聞上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之心動遵潔之操臨民視政恩威兼行吏胥徒衆焉政修慢朕嘗戒飭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晉[illegible]王[illegible]能秉公心行恤道將何吏[illegible]以蒞[illegible]安有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併禮以勞爾其益[illegible]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七月。國子監博士吳沉以老疾乞致仕，許之。沉字濬仲金華人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歷東閣大學士考訂別其忠事蹟為侍書[illegible]改是職至是致仕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上諭禮部所以鄭居貞曰古之老者皆不任以政至于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事情習于務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正謂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不知老成古人所重周文用呂尚而興秦穆違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冠傳經豈可以耆老而棄之也今郡國所舉士若年六十以上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者于六部及布按二司用之。

八月。命皇太子修祖陵。命禮部置德祖玄皇帝玄皇后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

陸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石十七年增千六百石子威嗣二十三年坐法失侯為安南衛指揮卒子域嗣

附錄。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至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于內藏候[illegible]以貸為[illegible]而許賞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illegible]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則以牙籤別其名持參驗帳籍晚年出觀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羽于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者亦大宗不能繼

九月。賑旱蝗郡縣。

沐英請置屯田于雲南。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舒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于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人有天下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奏然遺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寔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于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十月頒志戒錄。其書採輯唐漢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及教官諸生講讀使知所鑒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併築後湖城。

河南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三事。一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為天下之都會咸陽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一言州縣之職于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頹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且州縣設官不必數多如有守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官以贊治足[illegible]之貪污不才則黜罰

[illegible]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雜

附錄。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于刑獄每存欵恤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莫若嚴刑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曰刑不可縱弛亦不可過嚴縱則為惡者無所畏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濫刑濫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于濫其獘

丁卯洪武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焚錦衣衛刑具。上讀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惕然感動從寬取錦衣衛非刑獄具焚之悉以所繫囚送部審理而諭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奏詰承天門外命行人持理訟旛出欲自理者聽入諸無罪[illegible]者持[illegible]宣德意遣之其[illegible]

勅諸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

詔修闕里孔子廟。

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于今之事為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莫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將為其福于己實為蒼生也

附錄。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illegible]下[illegible]上黃塘下黃塘者舊有銀[illegible]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殘民之賊也朕閱元時近而豈賊人民皆宜採金與勸有司採為己功[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辛受無窮之害此可為戒豈宜效其所為也。

二月。魚鱗冊成。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役復不以實有司往往以田稅飛灑詭寄之親鄰勢要混賴推卸貽累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耆者老覆勘丈量圖其田形方圓直美惡享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藏為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而宋季經界之法始行陳建曰宋季朱熹知漳州因版籍不正由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壞廢而民得兼併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君子已為之長太息矣至此復增詭寄之弊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前代禍亂多出于此貧富不均[illegible]

奸雄浸以孤弱。聖祖深惟唐人積薪之患，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謹[illegible]

躬耕耤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置兩浙防倭衛所。

三月，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販採。至是，朝廷以為耤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為言，故命復設之。

御注尚書洪範成，命劉三吾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為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惕然，命儒臣[illegible]御座之側，朝夕特[illegible]

[illegible]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高麗市馬還。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高麗不受馬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服而不為，爾部以朕意諭其國王知之。仍敕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賦其直。敕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匹，匹至，勝宗如敕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乙亥之歲，遼陽兵起，民避亂，轉從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等入索之，至是，高麗以所市馬及遼瀋流民奈朶里不夕等四十五戶三百五十八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來朝。賜璽書勞之，仍復職，以能撫[illegible]

附錄：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illegible]在慾不得其當者。上曰：為惡

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須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則聽于天。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七月，定親王歲祿五萬石。

詔太公從祀帝王廟。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是歧文武為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于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立武成王廟，是乃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廟罷之。

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鏞、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參將，率兵二十萬討元丞相納哈出。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也，大將軍克燕特獲之，上待之如子，然居常不樂，遺之歸。洪武五年寇遼東，至是據金山，擁衆寇遼，遼勝等三月師出松亭關，駐大寧，五月至遼州東，獲其屯卒三百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金山之西。納哈出有養甥莊龍安禿河三營，輜重富盛，畜牧蕃息，不肯會。勇王朝至是見逼于我師，乃使其故將乃剌吾詣勝營，陽為納欵，而陰覘兵勢，遂遣玉往喬河受其降。虜使以兵盛還報，納哈出指天責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與飲甚歡，納哈出酌酒還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因相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鄭國公常茂

俱座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illegible]得之納哈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illegible]去都督耿忠擁以見傷其所部將士妻子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illegible]求追勝遣其降將觀童往諭之降者四萬餘[illegible]併得其所受馬其部凡二十餘萬人羊馬驢[illegible]輜重亘百餘里追獲北本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傷殘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是役也大將軍與鄭公茂爭功相訐勝還朝待罪茂削爵雲南舉無賞者然王慮置之失宜僅亞于茂而茂之直前斬納哈出稍失之躁耳亦未可盡非也。

附錄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鑒照萬類一為物誘則鏡折水渾豈能照物[illegible]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于此。上曰人心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汲[illegible]所

[illegible]進正直者遠而邪佞[illegible]遂欲國不亂難矣一嗜好間而治亂係焉[illegible]

八月。戒諭北征諸將

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等曰古之名將為國効忠勳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名遠大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帥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肆為己私播惡故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漢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遣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惟眾人言難移舉其大略于將軍其知[illegible]

罷宋國公馮勝將軍印。令藍玉行總兵官事。安置鄭國公常茂於廣西之龍州。

勝尋歸鳳陽[illegible]爵也勝每于軍中早折之茂不堪出不遜[illegible]勝御之及降納哈出而傷眾驚潰勝欲自解[illegible]歸咎于茂及械茂至京師茂陳狀上曰婿[illegible]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而[illegible]代領之後勝至京上以勳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以一品服拜為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衛都司處之

置北平行都指揮司於大寧。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群臣于奉天殿。

皇太子宴國戚及東宮官于文華殿。

歷代忠臣廟成

先是洪武十四年遣應天府官祭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卞[illegible]雞鳴山之陽至是成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日致祀著為典

論曰。

按自古帝王未有如我聖祖得人之盛者漢高首稱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于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不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也聖祖諸臣如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方之蕭何劉基設施不下子房而大人之學文于方之所未竟若徐達之勳德才望兼始純鋤大將韓信之右至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湯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可與信匹而不難下踪布彭越之功豈非天錫智勇以贊成一代大業哉又漢高不事詩書征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寂寥無聞[illegible]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右文之[illegible]詞賦[illegible]守俗[illegible]主[illegible]道稽古之學

崇尚之闕焉哉。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儒學，如饑渴之于飲食，每得儒臣，皆待以腹心，朝夕咨訪不倦，而往往談諸將，親近儒生。于解經析義，文多天縱，神啓有非老師宿儒所能及，是豈彎冠娼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但一時將略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政惟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亟稱桂彥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醫家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中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義無失。

附錄。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選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增廩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十一月，晉府長史桂彥良卒。彥良，寧波慈谿人，通經史。元[illegible]舉于鄉，為衢州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時陳友諒據江西，方國珍今浙東，數聘不就。洪武六年被徵，賜宴，賞以治道對曰：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而賞罰差，太平天下期也。屢援經訓諷諫，上每稱善。有以墨敗官者，虞以良力諫，喜如律。又問法行數犯，對曰：用德化，用法劣。嘗進皇太子心圖及上太平十二策，上曰：卿帝者師也。十八年以疾乞歸，至是卒。載名臣錄。

上製大誥二十二篇，訓諭中外武臣。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麗法，乃親製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勳業，保爵位。

河間阜成驛以孳生馬進，還之。上曰：馬戶為[illegible]之給其費不擾，故常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者蠹民出費，今復來進，是豈朕言不信于人邪？無乃有司奏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詔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上諭吏部曰：為國者以人為本，作賢否之目，必以賢者不以[illegible]者，必慮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允有古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吏者愛民，雖有過可用也。于是復其官。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僉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皆德之。有過者遇諸塗，得報以詒漢，曰：汝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賕得者以其事上聞，故擢用之。

南夷思倫發叛，都督甯正平之。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甯正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若知其無能為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為三隊，俟象進，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奔走，乘勝直擣其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明年十二月，思倫發入貢謝罪，百夷悉平。

二月。大將軍藍玉遣送降胡寡婦一萬六千三人至

京。命以文綺帛衣寶鈔賜之。

詔定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部具名來請。上裁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杜如晦、房玄齡、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詔歷代帝王廟去隋文帝。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止十六帝。

命編修蘇伯衡、李叔荊為會試考官。取中施顯等九十人。

三月。廷試，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名于大學，著為令。是科卓敬、齊泰、盧原質皆以[illegible]節著，中三甲。改中書庶吉士。實錄不載。蓋靖難後以重修去之耳。

附錄。上與侍臣論千方貧賤驕人之說曰：富貴固不可驕人，貧賤又豈可驕人？上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可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己。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千方之言，如揚大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東莞伯何真卒。命其子榮襲爵。真，廣東東莞人。元至正間以嶺南盜起，真集義兵保障一隅。王師南征，真朗款附，以功歷陞布政使，封伯。至是坐藍黨論死。

命諸儒臣撰疑信錄。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諭之曰：朕觀列子[illegible]識之事，因思人之疑貳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己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誘毀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則自無偏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譖、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筆令諸儒臣撰疑信論。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又于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以疊石為臺凡二十，各高二尺有奇，周以石欄陛，降為磴道。上琢為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為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並風雷雲雨、山川、太歲、天下[illegible]帝王[illegible]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地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代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雷雲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禜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合祭社稷諸祀，永為常式。

附錄。上謂侍臣曰：朕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至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良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直，務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險巧之人，善承人主意，人主多為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必保賢哲，去讒佞。

四月。庶吉士解縉上封事。上嘉納之。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踰歲，是年進士。上親選拔縉

庶吉士讀中秘書可侍左右特致寵眷一日[illegible]大庖西室命之曰爾縉試畢人今日施政所[illegible]亘述以聞而退即草封事几萬言以進極論所察無所忌諱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縉志誣其押侮習款上不聽罷監察御史[illegible]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乾筆為章者縉擇筆立就且詆其奸狀[illegible]縉必酒養將為罪所傾乃召其父至京之日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于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朔大用爾未幾也丕使縉封事其要畧有云[illegible]之盡泥於刑於重輕有建云陛下進人不擇賢之如泥於[illegible]上倚法為君用之法所謂多自悔之時觀有[illegible]及下之詆信有間刑太所[illegible]重乃有給[illegible]大婦之無條聽之歎多言律有刑繁[illegible]不義恐傷人節倫義之[illegible]

[illegible]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惑[illegible]德之惡之顛甚下下但申[illegible]除三月參又言陛下天資清高[illegible]端闡發心學無去師[illegible]啟[illegible]心信[illegible]呂[illegible]宜[illegible]乞命[illegible]課[illegible]事[illegible]敗[illegible]風流以冠裳貪苟為免為賢康潔受刑為謗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理[illegible]殺云云量之童謹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云云

五月乙酉五色祥雲見

贊善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祥雲[illegible]

興于詩歌宋之既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蓋不專于此也

東川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仍為征南將軍西平侯沐英會寧侯陳桓為左右副將軍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升為左右參將討之

先是其寰東[illegible]蠻寇烏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然後可圖九月友德等討越州叛酋阿資普安寨獲其兵一千三百牛羊馬五千三百頭二月進擊阿資于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與其母降

六月旌表休寧縣民朱原卿妻李氏黃仲妻吳氏為貞節之門

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為樂浪公諡[illegible]封其子璵為西涼侯

璵英中人從[illegible]問[illegible]不屈死之封[illegible]二千五百石世襲二十八年以[illegible]黨論死

大將軍藍玉出大寧北擊虜進抵寧州破虜捕魚兒海大克獲而還

時虜主愛猷識理達剌[illegible]其[illegible]再歲矣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王聞虜主在捕魚兒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覺虜主還副將軍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入虜地

勞費甚爾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illegible]宗[illegible]乎五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烟火乘[illegible]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大駭脫古思帖兒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躍身遁去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及妃主八十人降官書男婦八千人馬駝牛羊十五萬而還說至京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illegible]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人言玉私元主妃[illegible]　上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地保奴自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以元世祖主中國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于是遣使護送琉球仍厚遺賚給之其後脫古思帖兒為其下所弒部落潰散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誦習。上諭武臣言為將者當知

[illegible]亦有疾病當視其服[illegible]關支冬夏衣履毋免[illegible]諸不知來歷人毋用伍士耕種服部所習伍兵演練之無廢事。當屯種時及時耘耔無惰農將冬命士伍整葺補火坑蓄薪炭以禦冬作大誥武臣錄且言軍伍勞苦狀將領當將心比心發仁慈以撫諸軍[illegible]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八月北征諸將還京。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嶲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藍玉還朝。上諭曰爾率將士北征功勞甚大但虜王妃[illegible]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何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曲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王頗自大乃[illegible]北征諸將于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群臣和之

徙山西澤潞民往北平等處曠地耕種。先是[illegible]兵興[illegible]

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人開墾業之即田[illegible]歸有司于附近撥給耕作不得爭惟墳塋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開田土聽所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至是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處兵之地田荒民少宜從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徙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徵三年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

詔令各衛督兵屯種敕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于農者莫若屯田令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屯兵坐食于農[illegible]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illegible]皆以是策動當時垂名後世爾藩鎮諸將其務程督使之盡力為耕作以足軍儲則何以繼美于古人矣爾都督府其諭之

議更定歲貢生員例[illegible]州學三歲[illegible]縣學二歲一人

改歷代帝王廟於雞鳴山之陽。

以徐允恭嗣封魏國公常昇嗣封開國公

以阜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從上在宮中游飾有擬太子者敬再拜言于　上曰宮中朝廷[illegible]今　陛下于諸工不示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將無廢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

且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五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方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金寧侯。玉定遠人。其姊歸常遇春。因隸遇春帳下。上以遇春故。特寵擢之。至是論征虜功。進公爵。上以其遇元主妃無禮。仍鐫其過于券。恪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從其虜之戰。平武德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僉事。是年爲右叅將。破虜受封。祿二千石。世襲。後不知所終。

故元四大王來降。先是上勅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illegible]其下所[illegible]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以兵故耳。爾禮部可移書二臣。如有意南來。聽入朝。如決意北向。亦聽從所欲。古人有殺身亡家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人所志不同。不可強也。而捏怯來等遂皆降。

二月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遣行人齎勅。併以上尊楮幣。賜平陽知縣張𥑯。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考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追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張𥑯。依法不從。郎且以聞。朕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人以鈔三千錠酒一封往勞以旌爾。其領之。

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分屯湖川等處。防西南諸夷。友德駐沅州。申國公鄧鎮駐大庸。魏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嘉寧侯葉昇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荼陵。東平侯韓勳駐黃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忠駐衡州。江陰侯吳高駐永州。全寧侯孫恪駐巴陽。延安侯唐勝宗駐黃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鄭州沔州。信國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諭以休息士卒。控制蠻夷。

三月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爲元士。

四月徙江南民種田淮泗。命戶部[illegible]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且免其賦役三年。

置詹事院。以致仕兵部尚書唐鐸爲詹事。先是廷臣兼東宮官輔導。未嘗專設官。至是上謂吏部曰。朕觀歷代賢君。于輔導必擇忠直賢良之士。今唐鐸爲人謹厚有德。宜當是任。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職。

五月。置泰寧福餘朵顏三衛於兀良哈。兀良哈古山戎地也。歷代爲渾莫奚契丹所據。大寧北征朵顏等頭爲外藩。詔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乃是每歲朝貢。

七月。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上曰。人常處危。乃不蹈危。常[illegible][illegible]患乃不及患。車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illegible]怨于易。保人于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illegible]

八月，更定大明律。

徵趙撝謙為瓊州教授。撝謙餘杭人，稚追古學，欲探造化之原。洪武十二年聘至京，修正韻，與儒官不合，歸。至是徵為是官。作瓊臺學範、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授造化經綸圖，或補前聖戒書，隨物書之以與超斯文為己任，蠻俗自茲綱風載名臣。

十月，從民墾田。時上以山西地洞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丁北平、山東、河南。蹟上指揮故四州民張從墾者百一十六人。戶官弼庭蔡戶部以閻命賞鈔錠送後軍都皆令事給禮分田給之仍令州圖州募化告民。

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上勞之，賜地鳳陽，尋還滇南。

附錄

上與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弱柔，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一槩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十一月，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時煒已為其國黎一元所弒，恐明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煒名遣同叔來貢。

附錄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道，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溍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

上曰：篤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于衆人，德雖自異，何難于識也。溍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大陽出而群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何難去哉。

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檣腦，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教手箸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人，家貧力學，累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從之。元時為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大下兵叛，遂懸[illegible]

南安侯俞通源卒。通源巢縣人，虢國公通海弟也。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平調[illegible]楚功封祿千五百石，世券加二千石。後以黨事發，子從祖誅，不得嗣。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

命征虜前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左右副將南雄侯趙庸、懷遠侯曹興、左右參將定遠侯王弼、金寧侯孫恪率兵征虜。時以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平章忽蒈赤等將為邊患，詔晉王、燕王各率所部大軍討之。[illegible]

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聽命卽發騎探得虜跡知乃兒不花咬住廬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燕王曰天令大雪虜必不疑我軍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覺乃先遣指揮觀童往招之觀童與乃兒不花舊至則抱持而泣倉卒聞我師已壓虜衆大驚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諭曰燕王自至勿恐也乃兒不花咬住素聞燕王威信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王王降詞色待之賜以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告虜甚喜過望遂無逃意特至營又復召還如是者三遂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以歸捷聞　詔乃兒不花等將校二百餘人入朝獻其鼓印鈇鐵牌併所受元宣命以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咬住為副都御史旹忍赤為工部右侍郎賜紗帽金帶襲衣鈔錠綵兩有差

論曰。我　聖祖于北虜未嘗須臾忘情云自克元都平關隴後。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分道東西並出者二又專　命徐達總兵北征者一。而偏師勤擊不與焉當時民厭兵革亦甚苦其勞費故解縉等屢以為言然不知我　聖祖每一命將出師拳拳以不殺為戒以不得已為言豈樂勤兵于遠者哉其神謀遠畧蓋知國家之後患在此虜耳觀其載之　祖訓有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後世勿得輕伐惟北虜吾之世讐不可不豫為備禦則我　聖祖屢征沙漠之心豈得已哉乃　成祖繼之亦嘗三犁虜庭蓋其心卽　聖祖之心其所以伸威于萬里之外者將以垂休于萬世之久也卒之二百年閒西夷雜有侵陵不為大患而已已之變也先敢于犯順致國有不共戴天之讐則聖祖之深慮而過計者至是為大驗矣其與漢高安劉之說又將遠過之也豈文墨之臣所能窺測哉嗚呼當時東據遼東西抵甘肅而大寧興和開平東勝又相聯絡其閒所以藩離甚固而備禦北虜者為甚嚴也其後大寧移而薊遼之道迂興和開平沒而京師之屏薄東勝受失而河套之患殷又哈密不復吐魯番日肆憑陵而匈奴之右臂不可斷至于今日則薊州之防甚危而宣大之徼大潰又岌岌乎剝膚之患矣邇衷猖獗日異月殊鋤盜賊竊發于中土倭夷蹂躪于海濱而國家所當加意者則莫先于是哉杞人之憂誠三復　聖謨而重有感也已。

許補戍學生陳質還湖州府卒業。質先戍大寧已赦有司取

質補伍通政司茹常引奏質願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于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伍缺不過夫力士耳若得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所繫豈不重乎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人十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二州一戶一馬　上念勞逸不均　命江北增五戶一馬仍　命大僕寺江南江北各以牧馬萬匹為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馬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北錢牧一駒餘聽民自齎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之例

附錄

進士王希曾言其若任民之喪以陂嫁服止期年今縣給三年之制上命禮部議尚書李原名奏曰不衰出毋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踰定制　詔從其議

二月。國子祭酒宋訥卒。

訥大名人動循矩纏妄言笑洪武十三年不諸公車授職助教橫經發難學者從之而加奢徵歸歷歷大學士會國學成生徒日影而職三得往往異儒師生相討教尼不行　上簡訥為斷酒壁正宿弊倡學規立師道操學鎮碟不遺銓

功至是病卒後
命子復祖為司業

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上曰王國有嶽鎮卽以嶽為主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于是本原名為國以進使頒諸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先是上見朝臣衣多短窄不稱禮制詔禮部尚書李原名國子司業宋訥參酌事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地五寸袖長過手袖椿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

從之。命頒中外。

四月，築京城外垣。

廣西布政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服念夜向慕中華豈在數貢故嘗諭以海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具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來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

韓國公李善長暴卒。上初起兵長定遠人略滁陽途遇與語稱旨遂置帷幄俾掌書記已而郭子興欲接人麾下善長辭不肯行自是終其官與中書省自委叢裒然為衆僚之長凡軍機饋餉國家制度多所贊畫及推戴稱王並帝度德相時識歸真主為天臣民先洪武三年封公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事明年賜祿千八百石至是坐流言自殺奪封長子祺駙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指揮僉事芳卒子恒停襲恒子誠誠子伯宣子鬱俱不得襲國除

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巴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鄭晉毛驤薛顯陳萬亮耿忠於琥等凡二十人

東川侯胡海、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海定遠人洪武十七年以從平雲南功封祿二千五百石子斌先以戰功至都督同知從征雲南戰沒贈左都督無子國除赫濠州人洪武二十年以歲督海運功封祿二千石二十六年追論

藍黨國除武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西番功封祿二千石子興襲龍江右衛指揮

六月，命定東宮司經局官制。禮部依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秩各有差本朝祿增多于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職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選用耆民有才德知故典者。

七月，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朝制符驗皆用錦綾文其制詞及船馬之狀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事則給之乘傳而還繳之時多假以营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事俾乘快船以行

附錄。上觀大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化

書其要在守修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恥于為不仁好義者恥于為不義如此則風化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欲國家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一其文皆曰繩愆糾謬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文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倣此其巡按浙江道曰巡按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如之如浙江則曰浙西道蘇府州縣事繁分巡道印十餘皆五

詔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光武院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約漢節長二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以福建右參政王純為浙江左布政使。純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鬱林平儷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同人孰疑乃受之而不私用及還至是附入官

詔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皆贈爵子孫生死止依本爵著為令

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薦為誠意伯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

詔刊韻會定正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十二月賻遺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命書坊刊行。

令雜犯死罪輸粟塞下。上命刑部尚書楊靖曰今惟犯十惡者殺人者論死其雜犯死罪者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養人不以刑殺立威

詔求儒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寒暑惟一衲或處窮山或遊市井嘗自如傍若無人時叫為邋遢張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或數日一食或

多臥雪中鼾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庵于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上遣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見　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至京辭不受擢太常寺卿

雙槐歲抄云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見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移歸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詩三丰遯老揚州以瓊花自況也永樂初文皇帝復累遣使致書求之書函云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名山求之不能得陳建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為誣者耶

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為也。

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子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悉皆刪去水求記固錢宰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辦出微吟曰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等驚悚謝罪未幾行書遣

附錄。野記云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羲和惟天陰騭下民二句蔡沈註誤謂

問群臣七政左旋依□□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語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為書傳會選頒示天下學者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傳為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觀乾象甚為不然當以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為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人言不用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若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百穀結實立烝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敎以敎民明五刑而弼敎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專皆付于天而君但安安自若泰天勘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命都督劉貞創立甘肅城池操練軍馬提調屯種。

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上馬驛議。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馬驛者屯田軍士牧養有丁差者勞瘁可供其貧寠者歲多償責宜令官核之貧者仍發為為軍而于大寧各衛選軍士稍富者充之廢兩便馬其通州舊有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為榜渠于北河之上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沙二驛北接大寧要路使客給糧驛使置馬十疋而永平榆關遷安盧峰口三驛惟往遠東一路告設馬十七匹令撥七匹置遵化等處為便北平府鄭村常渡深溝三壩北川道州渠河漕河故設官管理人夫通達今河道淤塞所猶不行二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旅跡矣命廷臣議行之。

改封豫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衛王為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以海運乃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悉出于民為費浩繁故有是命。

附錄。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法守或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以傳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而帝所為若此誠未盡善也。

二月。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許觀等三十一人。

遣徐輝祖李景隆藍玉桑敬馬鑑嚴陵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等處防邊賜鈔有差。

三月廷試。賜許觀張顯宗吳言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上以連科狀元出太學。召祭酒襄馬是崩復權下第舉人張孟鏞等為主事。

徹山海關軍士令屯田。上謂後軍都督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衛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七卒已命衛之而山海關衛備御故事其七站軍卒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止存改之卒入關至護邊逃而止，餘悉令屯田。是歲刺遣之參推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收防而止海屯陸結盟隊時竊發為暴。上還將訊勅曰：必仍宗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所跡隨隊，然為州縣擾可也。

上與廷臣論正心之功不可忽。上曰：朕嘗命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與能答。寢後以一人言模範不正，故鏡偏邪，照人失真。朕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邪正是非，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四月。鑄渾天儀。

詔更定侍班官員。東班則六部堂上各子部掌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春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太醫院正官，五軍斷事及京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首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illegible]給事中、中書舍人。

五月。勅禮部侍郎張智等以儒者之道諭天下。言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行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賊材罕聞耳。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為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夢金人入中國，其法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人有以薙髮出家者，行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遠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驅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蓋彰。故二教立世，父子不廢而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瑜珈，學道者曰正、曰全真，皆不修本分，汚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illegible]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經繙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民間演誦經典報祖父者，各遵頒降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為善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不貸。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詔定文武官封贈。兵部試尚書茹常等奏：文武官封贈，舊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學士劉三吾考古制。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從之。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所生母無封。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母所生子之秩封贈[illegible]

命禮部頒通鑑、史記、元史賜諸王。

頒書籍於北方學校。上諭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斧斤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于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于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之。

七月，徙富民實京師。

以貢士彭友信為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朝見，上口占虹霓詩二句，雖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吾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特命任之。

八月，命皇太子巡視關洛。上以南北漢有遷都之意，故有是命。

[illegible]部言朝廷[illegible]嚴敬者，文武官往往爭趨蹌，進[illegible]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宜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諸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隸職官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糾舉。從之。

十一月，皇太子還，獻洛陽相宅圖。

詔定建寧貢茶額例。天下茶貢歲額四千二十二斤，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建寧所貢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福建茶貢當甲于天下也。每貢必入[illegible]，為大小龍團以進。上以重勞民力，命罷造，[illegible]諸處准保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illegible]有司[illegible]驗民自採，其通商之法，商人謂[illegible]給戶引照茶[illegible]其[illegible]引者納錢六百文給[illegible]六十斤，量地[illegible]程以資，而犯私茶者與鹽法同罪。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園入官。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舟為新化縣丞。冊，永嘉人。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于訟獄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書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歸之，歸者益眾。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蘭後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縣丞，仍命禮部宴賞而遣。

定生員儒服之制。上以學校為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illegible]制[illegible]始定[illegible]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

南豐典史馮堅上言九事。上嘉納之，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輔，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懷夷狄，以為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于忠臣烈士有功于民者，量加封諡。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illegible]。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謹易選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illegible]察其賢，誠信[illegible]然後假以兵權，必[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其任，以自採訪廉能，以懲貪墨[illegible]

布軍日之官公聽並觀以明黜陟凡曰撫
防以革奸弊願諸司設勸合差遣事乘隨郵給
報。上覽曰堅之言關于政
體者多是可嘉也遂有是擢。

命景川侯曹震往泗州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
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開陸路
作郵亭驛舍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
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
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與學士劉三吾論惠迪吉從逆
凶之旨。上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
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求免于禍何益
三吾曰如此者亦當聽令于天人上
心無所愧可聽之于天若自取天何預。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

御奉天殿大宴群臣。

嘉寧侯葉昇卒。昇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
西番功封祿二千石後以數平
洞冠受上賞至是
追論胡黨論死國除。

令天下衛所分兵屯種。先是太學生宋訥上策
言今海內乂安邊表
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虜寇弗討則戒久游患討
之則士馬疲耗饋餉艱難實非所以安天下也。
陛下誠計萬世則莫若因邊而因邊者莫若足食足
食在屯田漢本始中匈奴以十餘萬騎入寇後
將軍充國以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槩之單于
為引遁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郡其布置列充國
于中統制之當時分畫緊可想矣今諸將中豈
無智謀勇略如充國者哉誠選其良出屯邊東
西約五百里隨遠近難易為屯屯各有分地帖
所須衛兵雜作其中。而時訓練之彼此相望聲

尾相應敵至則戰敵去則耕此久安之策也
上大善之命諸將屯練以備邊其制衛所兵
在有閑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耕且守約以
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夕
視古屯營法為近每軍約受田十畝歲收
粒十八石八月糧歲十二石遇閏各上一百餘大
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畜上官南給
徭役其已換于倉內給支牛具農器從上十屯時
納糧于粒登于戶部已設風憲官提督之是時
屯田遍京師上加意留中皆大息曰吾京師
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于是以遠
三敵易撤外吳田一敵為中不足則後數衛
江浦六合諸屯以就田又諭都督臣曰天下
兵屯種者底淺桔植之利其令在屯卸十人
百懶撒栗饑跳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
以濟歲歉之不給
謙上長兄南昌王孫也文夾

靖江王守謙卒。守謙少孤依
上居撫愛之從渡

堅守不事後已。驕傲有怨言被讒南昌陳友諒惡力欲
張士誠不事覺。上鷹鷙曰何此子不能而遂歸
吾自行詞也。當曰汝何等言付至于謀叛
出走法上曰汝此文正未辛于此措非
請收召其日吾遼南南若與有大臣
核殼難召其子比悟兄何之兄恐戡臨邊
吾訓此不敢其子日曰汝此一生予也恐
封汝名以父憂趁語此我可是恐汝遼
因封陽江于國故放故放之汝欲三年丘
令子七年復國性廢之勸被恐失賜
之辛賀像于曆雲南盎暴以曲發何也人
傳恭順好學能尚畫命為靖江王上青桂鋼
齊楚蜀湘代肅遼慶谷陳諸王遣省京師周
陝西出河南上山西抵宣大諸王先自遠入晉蕨
遠從山東而還擇文武忠厚者以從賛歷
欲令知親親之義且令陝山川 賽至燕大蜀
險易俾習勞之孟曲至如此。 像年幼。

三月。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服父為長子服斬衰期年。又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今謂尚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從之。

上御東閣門，諭廷臣欲立燕王。以學士劉三吾言不果。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上不能對，因大哭而罷。

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諡，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贈諡制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文武大臣請賜諡諸司類實上請，并祭有公正之諡者一。

官諡文尚而依從有勞勤事於異夷王若使浮符諡文翰林始諡文原無令典如鄭文安賜傑文簡賀吳楊二文格納康觀文靖驥葉王部廷莊盛為傌寶向文肅喬新黃文毅孔昭皆非翰林然亦有官至內閣不得諡文者如馬司二異敏愉林王毅愍文陳莊情文是也

論曰 按洪武之尚為吳陳莊諸功臣爵及有勞而天者許宋入侯之爵血門之識其于宗室諸子王諸有評師公故終一上世命之曰羔曰愍不汲子故發天下公法之弟終論也至建文臣曰帝諡也武臣即都督弟弗之論世也建文而待封王陵浮諸文節矣文臣之有諡者自禕始也其諡小臣者亦自禕始恭靖胡文穆大宗世文臣之得諡者衛難恭靖所制嚴矣後廣而恭靖之辭則公也文臣之有諡僅文穆一也洪熙務始大合故臣凡勞于閣依于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諡廣然宜英之代獨斤斤焉特其例而不輕予。故文臣之有

宗愿也則環弗掩也文宗之以罰也文愍之以事也廣錢寓恭矣婦人之有諡也自仁宗之后妃愛而外則必節也公主之有諡也自仁宗之嬋求女始也孔媼之有諡與孔媼之夫之有諡也誥自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諡也自世宗始也諡而四宮諡矣而後方士之得諡也自世宗之季文昌二事為文愍得之東帝所甫中識及身以罪成易也向後所所皆甚也繼而嚴氏持事則其于為不焉非所論注懷者必列而後吉則卯諸者之不聽不身以以命之不弗評宇下其除之以春柏及天耳竊之削不專諡則與天下共除之其後之所修怨大臣柄也卑則如之何甚之為秉議定二臣以諭諸公以請則何必之從宋大閣而從裘而嗚諭諸以論自中諸之之亦罷章臣親公必論下後卿之上義文所品議之以宜議品二品以下自伯卿佐以軍府加依保有德行政術兼助之美惡

亦有論諡總而以至先後勳臣若傳友德祭辭祖之也自國朝以至先後勳臣若傅友德馮勝之類武臣若鄭文臣若章溢唐鐸胡儼魏源之類皆若王翱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楊曾之類大臣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孝子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李攀龍之類若李善長馮勝之類文臣若陳循徐有貞之類可也文臣若陳可也又若張璁之類此可不諡者也若劉吉汪鋐張璁者亦可以節諸也而數者皆謂與天下共棄之者不可而罰之外。而勿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兩浙鹽運使陳翼以不當事謫雲南。時有言翼貪墨者，為中書省官使人訴，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上曰：翼元忠臣猶子也，其貧乏以勸忠還

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廬山為周

顯儒立碑。

選曉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欽天監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元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一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凡十正三刻比辛巳為元逆溯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爭以為臣所推策與舊法無奏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然差者為是千亡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為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筭如初。

詔功臣卒者不得建享堂。其墳塋碑則皆令自備摧沒于戰場者官給之。

以左春坊贊善淩漢為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舉至京獻烏鵲論上喜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以事繫獄會按察司閱成在京。上知漢為晟所掩命械晟還按渡與俱來至即拜號察御史巡按寧西奏陝西民病數事具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任臣竊以為在春秋戰國則可今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尋陞僉都御史詹徽為左都御史議論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還朝失職為御史柱滿所核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事改禮部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曰臣歷生扇京師數莠京上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左贊善前歲餘復拜僉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上曰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耳漢頗長于政事然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直入華蓋殿。侍講輯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韜畧

都督總兵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是年十一月平之獲月魯帖木兒送京師伏誅遂于邛部州等處置衛鎮守之

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徐忠為指揮僉事。先是忠以轄軍缺伍削官以邪隸代之忠詣闕自陳。上念曰爾非故爵戶所恃于孫封曰是也亦曰從爾祖克滁和二州與有勞及渡江爾父累從朕有功俱陣亡可念貸忠罪陞是職世襲

六月。征西將軍西平侯沐英卒。英鳳陽人八歲歸上。上憐其孤幼以子鞠之年十八出鎮鎮紅綽有聲績內托腑腋外秉節鉞以陸若南平閩楚擒陳友定西略覓崙逵涉流河撫群捫踏夜郎時烏蠻生擒段世下車八百里平緬皆虎視以雄遂留鎮之英以仁智為理闢庠序以示禮通宮常以示和均政役以示安周恤衆以示休破忍偏以示恕崇俘減以示恩許部族仁服義豫附故輯收其上貢以究卑實至是卒上命其子春迎葬于江寧之長泰鄉功臣廟封昭靖王。春嗣黔國公世守雲南卒弟晟嗣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為治緩急之道。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絲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曰誠如聖諭。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時各處教官有給由到京，上問民間疾苦，肯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皆對守職在學，于民事無知。上歷稽古人身在田畝，其心常存朝廷，舉伊尹、毅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水利等數事，當時等人皆出其教授，有去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達，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為，朝廷尚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為聖賢之教？苟求廉祿，無補于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警戒。

改詹事院為詹事府。

八月祔葬 皇太子於孝陵之東，賜謚曰懿文。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謚，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德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實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謚曰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上諭廷臣曰：南方為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南面，人臣以左文右武北向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于廣敬門之東，皆向西，建五府于廣敬門之西，皆向東，惟刑部掌刑，已置于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尋改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太醫院次之。

旌表歙縣民江來胤妻葉氏、寧國縣民楊仲[illegible]胡氏、句容縣民孔世傑妻許氏、朱仲謙妻石氏、鄧壽春妻王氏、張德清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俱貞節之門。

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上謂廷臣曰：四民之中，士為最貴，農為最勞。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勞者何？當春之時，驅牛乘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蝗蝻，舉家惶惶，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間，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于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中外，所以恤民。

廷臣薦方孝孺。召至，擢教授，曰以諸生讀書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

更高麗為朝鮮國。從權知國事李成桂請也。

九月庚寅，立嫡孫允炆為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御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于天下。今二十五年，諸者選將練兵，奠生民于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九月十三日，冊嫡孫允炆為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為太孫，中外萬機悉付裁決。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戴誠服。

坊黄子澄侍東宮講讀。

命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常任亨泰杜澤楚樟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

命僧録司造周知冊。因京師百福寺隱匿逋卒往往易姓名為僧故有[illegible]

附録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僚屬俱駭愕靖徐曰安有此大珠必偽物命碎之因以上聞上嘉歎曰千金之珠署不動心遽斥以為偽物而碎之免至意外生事所有過人之智應變之上大。

閏十二月。翰林學士劉三吾罷。三吾行昧好上部趙勉夫婦坐法皆録素失勢為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官。

命儒臣重定文武官品勳祿之制。

懸封爵訪通曉曆數學。上嘗詔群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敬上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代有道之長無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本以高祖之寛仁繼以文景之恭儉繼宣之賢明而東漢有光武明章為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義宋祖之誠心愛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近若秦隋五代察其所本皆以能苛暴而失之曆數云乎哉皇上應天養命掃滅胡元救亂誅暴功德隆大宜永世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寛仁不及賢明過唐宗而仁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難征稅過厚於戶口多而民不足倉廩實而民箸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所謂徒善也法令嚴而民不[illegible]所謂徒法也誠效漢祖之寛仁法唐宗之仁[illegible]代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illegible]何必[illegible]區區小技之人耶又言水旱連年災異數見為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上頤抹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中軍都督僉事徐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揚州人元季兵亂訂馬生九歲無依上得之以為子既長從征伐有功歷陞是職二十五年冬卒命仁越萬還至成都疾作卒司馬好文學溫恭謙慎撫士卒賑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韋布士自少富貴家無餘貲人皆賢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市馬西番始制金牌信符防奸偽。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涼國公藍玉有罪伏誅。[illegible]常開平[illegible]從征伐有功封涼國公陳胡之黨玉嘗預焉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視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為大將軍總兵征伐所向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横上聞之不樂命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漫不省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黜陟軍士至是征西還意觊封爵命為太傅玉攘袂言曰吾當為太師乃以我為太傅上疑其有異志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及諸武臣嘗為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將為變為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發命群臣訊狀實俱伏誅國除

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言四事。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illegible]有都司儒學金復海蓋四州[illegible]府州[illegible]有學今宜[illegible]

[illegible]教育人材其出守工商校藝之家者稱[illegible]即數人傲物等子日工商雜觀不預仕伍萬一任之以政必無益于治三日[illegible]鄉之民遷[illegible]有餘而民力不給宜分兵戍屯之患民無遊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選丁者除其籍與免有司勾補之勞今華夏治矣諸衛遠近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關中五百擧天下之兵不敵關中者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竊軍士老疾者免補且漸放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之福書奏 上觀其言有可採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仕伍則直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可行者行之授名廣吉慶泰和縣縣丞。

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頒布天下。先是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世之流宦[illegible]政事施設之詳。命禮部同翰[illegible]六部都察院以[illegible]凡有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刊行之。

頒示稽制錄於諸功臣。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特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有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集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遏其奢僭

詔郡縣歲饑者先賑後奏著為令。時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illegible]守石請以貸民。上即令[illegible]

[illegible]者民[illegible]粟[illegible]荒凶誠急民也若歲饑俟奏請而後發往返往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而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廩賑貸後以聞著為令。

陞滑縣訓導宋復祖為國子司業。復祖故祭酒宋訥仲子也

詔絕安南國朝貢。時安南弒王自立故絕之

五月。詔賜陝西民代兄戍者道里費。併賞監送之人。時兄坐事戍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併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皆賞之。

八月。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歷丹陽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illegible]者多[illegible]甚[illegible]今[illegible]鑿河[illegible]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及河成人皆便之。

詔褒異浦江鄭王二氏。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自推擧乃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為右春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家僮亦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為糧長數以事[illegible]覲 上識之後被人告許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則[illegible]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illegible]家[illegible]鄭濂與從兄湜兩人爭[illegible]

[illegible]稱濂福建布政司參議問所以[illegible]
家艮久之道濂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illegible]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
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

九月。復以劉三吾。為翰林學士。

詔曰朕平禍亂二十餘年邇者胡
[illegible]李善長等陰為構禍事覺

赦胡黨藍黨

人皆伏誅今年藍玉謀為亂復獲族誅已萬五千
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
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歿已拿在
官者不赦外未犯未拿者不論胡黨藍黨赦之

十月。曹國公李景隆奏還庄田六所。計田地山
塘一百頃

更宗人府爵冊寶之制。初宗人府文武才能堪
任用者宗人府具名上

考驗歷轉加常選法宗人有犯宗人府即訊鞫上
[illegible]人不即刑戮[illegible]祖訓[illegible]

[illegible]王子孫。
命製二十字命名詳登王冲以需採用。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學教授王
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上親詢
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唯
對不稱旨獨克新數對亮直俊華舍文詞故有
是擢上召二人謂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
華者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永鑑録成頒賜諸王其書輯歷代宗室
諸王為虐悖逆者
以類為編直叙其
事。賜名曰永。

世臣總録成頒示中外群臣輯歷代為臣善
惡可勸懲者

[illegible]戌。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illegible]
其僧道用一人以主差稅。天下寺觀僧道編
班次每一班一年高

者率之餘僧道具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
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二人千崇山深
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毋得私創
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于民
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
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
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兒童為僧違者併
兒童父母皆坐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
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
經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靈寶
火居者皆
治以重罪

以中都留守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

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廟舊在玄
津橋西至
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功臣城
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彭泰等一百人

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學士劉
三吾曰

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
無所蔽若信任檢邪隔絶賢路則視聽偏聰明
為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
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玄宗內惑于聲
色外蔽于權姦以致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
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
者玄宗雖悅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
皆知而玄宗不知其敝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
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
所惑則[illegible]何[illegible]而生哉

三月廷試。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illegible]海人。為侍讀。以教韓王。寫杜詩舍諷刺。及策稱

制 御製二語。得罪。後坐考試事。誅。會元彭[illegible]坐事除名。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與侍臣論毀譽之言。不可不辨。 上曰。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伊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譽者未必為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詆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于倖進矣。問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于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聞于君子則處心公正。然[illegible]為難。而知言[illegible]

定行人司官制。 凡設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至是始命進士為 上之。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遣監生人材。督天下吏民修農田水利。 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潴蓄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其地修治。毋息。亦毋得妄興工役。擾吾民。

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 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門逆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衆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瑊以城中資糧俱盡。孤城獨引兵苦戰。百計[illegible]

[illegible]而祀典有缺。甚非報功勸忠之義。宜立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從議是之。故有是命。

附錄。 上謂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洪武初黑氣凝塞奎壁間。奎壁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廓然消去。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乘運會。勉稽古述作。以稱朕意。因禮賜諸儒甚厚。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安童。祁陽人。父玄成。定遼衛軍。安童當補伍。以母年老無他兄弟。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仰給于己。詣闕自陳。 上憐。復其身。

六月。 上與侍臣論魏武侯不如楚莊王。 上曰。昔楚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憂一喜。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illegible]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illegible]至矣。憂其不足者則[illegible]善道。故楚莊足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觀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七月。旌表涞水孝子李德成為孝行之門。

旌表長洲民張德妻高氏為貞節之門。

八月。新建京都酒樓成。 先是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

[illegible]以事繫獄。 其父伏闕言。霖以非才受任。觸國法[illegible]

大辟雖[illegible]莫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以男從軍以贖其罪。上憫其言而宥之。

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因禱于神曰：母病愈，願殺子祀之。既愈，遂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上曰：無故殺子，滅絕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命禮部定旌表例。禮部議曰：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于呼天告神，祗又想切之至，非人子所當為也。以臥冰割股，古所無，雖出于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脇或股，宜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脇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早絕，反為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詭異以驚世駭俗，至于殺子，尤為違道傷生之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九月寰宇通志書成。[illegible]其書分為八目，曰[illegible]東部司，又自遼東東北距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逾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至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總計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四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illegible]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察而任之，變更祖[illegible]，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illegible]，[illegible]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illegible]王[illegible]後諸呂用事，遂盡滅其法，至國家[illegible]劉氏幾亡，此可以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芟除群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焦思，定制立法，革元弊政，至于開導後世，復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訓頒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姦臣論，無赦。

書傳會選成。先是四月，上以宋儒蔡氏所書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命儒臣定正之。尋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書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以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

遣翰林院詹事府[illegible]賜宴。

罷建岷王宮殿。上諭工部曰：滇境土木之工，必有其時，有其時而民樂于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甚勞苦，今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于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如為擇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太子太師潁國公傅友德暴卒。友德宿州人，以陳友諒行省參政降附，授指揮。洪武二年，以平中原功，多封潁川侯，進都督同知。四年平蜀，十七年平雲南，特進[illegible]動，蓋功冠諸將，不聞罪狀，見疑以死，國史不書卒時，立傳却于封公下及之，與藍玉[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及不為置[illegible]

[illegible]三月甲定[illegible]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illegible]直日都督將軍[illegible]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容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匹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其袁公幹事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同日點那有不同者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衣例搜檢有誤帶鈔物當許附寄各門[illegible]出門夾帶鈔物許執奏凡官軍于民人家寄人不許固[illegible]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定遠侯王弼暴卒。弼定遠人洪武十二年以從平西番功封侯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世襲二十一年以破北虜功多又[illegible]至是坐藍黨不食死國除時永平侯謝成[illegible]功受封[illegible]年賜[illegible]二千石至是坐法下獄死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太子太師宋國公馮勝暴卒。勝鳳陽人與其兄國用從起義歷陞樞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封進右柱國同參軍國事祿三千石累破北虜有功史備紀其功至所謂御大將無紀律至使閽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王女纔二日強取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至是以宿過不良而卒國除。

徙民種田東昌。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土曠民[illegible]稀[illegible]營遷[illegible]民於實之而地之荒闢者[illegible]多[illegible]田不及[illegible]頃[illegible]田不及[illegible]頃[illegible]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illegible]小[illegible]無田者皆令分丁徙東昌開墾閑田[illegible]國無[illegible]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

四月。勞諭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寧夏[illegible]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令固疆圉。諭遼東曰[illegible]海之東[illegible]首疆中夏既寧。斯必戍守。乃有金州諸將共[illegible]來庭固守其地以待命比者因知天命屢害生民舊冬十二月[illegible]金州爾[illegible]揮[illegible]卿共[illegible]于天苦[illegible]七[illegible]以寡敵衆遼[illegible]諸將深謀[illegible]魁巳獲朕甚嘉之。諭海南曰南[illegible]浩瀚中有旬藩方數千里地多炎熱將忽瘴癘爾[illegible]率壯土連歲戍此朕甚念之。諭[illegible]曰朕惟京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illegible]為[illegible]向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苦[illegible]路甚勞朕甚撫之茲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為旅拒之[illegible]元兵用之矣大將軍標[illegible][illegible]背山面[illegible]漠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胡人之前[illegible]其晨昏深謀無怠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illegible]

詔停造遼王宮室。勅武定侯郭英曰遼東邊軍若甚毋皆繕書其力今役作軍皆勇力當戰之上累何勞之近高麗未奏言多不實聞彼自國中至于鴨綠江皆諸粮每[illegible]各數萬石且招東寧女直人入境此其意欲有為也朕觀高麗自古時與中國構兵今遼東[illegible]之士困術不即發必須倉賑之必啓高麗窺招逋逃之心非完計也其止營造立營屋以居士年後繕作未晚古人有言。勞乃易亂之萌源深可念也。

六月。初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禁黥宮剕劓之刑者勅諭[illegible]祖訓[illegible]章。上御奉天門勅[illegible]群臣曰朕自起[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illegible]不赦[illegible]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儆懼。然此特權處置頑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後嗣[illegible]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illegible]閹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illegible]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illegible]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言[illegible]聽獄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中。天必怒焉。有[illegible]大獄當面訊。訪構陷鍛練之弊。蓋慎重至矣。

申明禁置丞相之令。

論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河南確山縣野蠶成繭。

群臣表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焉。

詔諸生誦春秋。

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學法他經者衆。至于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道士獻道書。却之。

上曰。彼所獻書。非固氣存神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為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要。將躋天下生民于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知之。毋為所惑。

九月。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信國公湯和卒。

和鳳陽人。驍勇智畧。始從郭子興。上取和州。遂委心奉之。從渡江。克長洲江陰。平姑蘇。諭降方國珍紗姚太膽畧。定閩中諸郡。同中山宋國公征趙代。洪武三年。封中山侯。復下蜀。討五開山獠王。臨陣決機。有語及兵法。輒笑為泥古。善籌蠻城郭海上。多遺澤。進封襄武王。子鼎孫晟皆蚤卒。曾孫文瑜。玄孫傑病廢。無子。弟倫子紹宗。弘治六年。詔復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十一年。繼絕封靈璧侯。十四年薨。子紹賢嗣。三十年薨。子世隆嗣。萬曆十四年薨。子之誥嗣。

貶翟善為宣化知縣。

善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彼不自揣而侵邊則不祥。宜擯逐之。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亦不祥。甚哉。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利便。興兵傷民。籍謂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卑乎為萬世式矣。

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仕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玷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納其言。

按雄果仕莽。黜之宜。說近溥觀諸史。所史記有不足信者。廉使胡直所書鄖縣志。後其游甚明。故敘錄之。以俟考先賢者察焉。其言曰。往予閱及楊推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經悉雄以彼之才。而媚莽亡部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歎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郡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illegible]性林。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細六經子[illegible]

義甚深又嘗高臥題下祿隱雖不避出原而歸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可爲也。予則數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夫子已最後讀稱傳稱雄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請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予考雄至西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信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文相舛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妄也其云緒荒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冬校士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子鄉人謝溢亨拜訂尤悉芳引桓譚新語曰雄作壯承說□行學揚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嗣日永仁不守因乎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于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元年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與二百載矣自高宛至平帝末書其救矣而鄙雖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矣因雄歷成哀平故三世不徙官在復往莽又詎止三哉由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齋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華傳洪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徊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雖其獨莽者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為遊說一以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王龐疵石百里炎自薦身當時之言比此豈何獨雄哉亍悲宇道君子家誕逮千載故因簡子之言而畢其說

十月。玉牒成。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複乃于東宮諸王世孫各擬二十字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續□

冊馬氏為皇太孫妃。光祿寺卿馬全女也。

十一月。諸蠻悉平。楊文等師至永議州分兵剿向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黃世鈇黃世微等又征南丹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岩蓮花寨等處徵賊擒殺叛酋陸光等餘悉撫定。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復玩味求古人之用心常令儒臣書殿壁朝夕省覽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懼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詔新墾田地俱免起科。上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費皆已足用其山東河南民人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開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以門克新為禮部尚書。上罷朝問左右民間疾克新對曰聖澤深溥天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皆安業朕恐未然安得遽言至治。

以韓觀為都督同知。賜第京師。韓成子也。

三月。制各省朝覲以辰戌丑未年為期

詔以嘉定縣糧米輸太倉，轉運遼東。從都督[illegible]信請也。海運遼東六十萬石。

四月。命禮部翰林院會考國子監師生。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毋使淹滯。

五月。給桑種於湖廣屬郡。上以湖地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保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其種之。

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禮儀司於午門內外出入者，各給牌為驗。

七月。上與侍臣論唐主不當用宦者魚朝恩等掌兵權。上覽唐書至魚朝恩怙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魚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驕至勢權之盛，[illegible]天子廢與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或但遇有罪，必罪無赦，故自不敢驕縱也。

詔在外未入流官陪祭者，用祭服與九品同。先是[illegible]縣儒學教諭王至上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祭。在外未入流官，其祭服未入流[illegible]服既[illegible]朝賀迎接諸禮用公服，有未宜。且未入流公服之制，八品以下皆同，其祭服亦宜與之同。上是其言。

八月。免應天五郡田租。

禮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鞏昌洮州人，始為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時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諮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遂擢左春坊左贊善，尋陞禮部尚書，[illegible]未幾卒。上悼惜，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葬。

改六部屬部為清吏司。

命學士劉三吾、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諸司。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illegible]甚厭之，乃命[illegible]凡遇慶賀謝恩，如式錄進。

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禮部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儀。其敘家人禮，則東宮及王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文華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坐受相見禮畢。敘坐，則東宮正中南面，諸王列于東西。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也。

十月。詔禮部定各司奏事次第禮。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兵馬指揮使司，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寺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

甲寅。晦。皇曾孫文奎生。[illegible]皇太孫允炆長子[illegible]以[illegible]月數[illegible]

于晦日。內庭勿賀。令

增設春坊官。左右清紀郎各一人，司諫各二人，通事舍人各五人。清紀從八品，司諫、通事舍人從九品，改錄事亦從九品。

頒稽古定制。先是，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舍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于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八人官。初，彥誠與齊東知縣曾[illegible]、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蒙城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illegible]後以事繫獄。[illegible]是各處耆民與其所部[illegible]官善政，詣闕以訴。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復其官，仍給耆民道里費。

丁丑洪武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以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副將軍武定侯郭英備關中。漢沔盜起，敕炳文討平之。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先是，以雲南地荒蕪，未設按察司，命左布政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illegible]

以翰林院編修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彝為侍讀。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在近侍，且夕居朕左右，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直言讜論，裨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頒為政要錄。其書載文武官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二條。

附錄。魯王薨，禮官請諡。上曰：父子天性，然諡法，公議也。朕不得以私廢公。王輕餌金石藥自毀，可諡曰荒。

命禮部會試，以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為會試考官。[illegible]西陝西[illegible]無一人，北平止一人。

敕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上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監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為名，擅科馬匹，以致番人怨言，謂朝廷不知也，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之。故當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為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守邊者知之。

[illegible]月廷試。賜陳䢿、尹昌隆、劉諤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illegible]

四月令軍民有一才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慕役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于朝。上嘉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與之金

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議百官相見之禮。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壞越等分請申明禁之。上下衆議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拜卑者居西尊者居東其品級相越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行禮于尊者坐而受之有事則跪白。一品與二品相見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答拜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拜與五品[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于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雜職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僚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于内府相見不許跪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禮其餘軍民人等于街道遇見官員引道經過皆須下馬卸避不許衝突。違者論其罪。上從之。

楚王襄王率都督楊文韓觀顧成兵征洞蠻平之。[illegible]文等率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深[illegible]文等進兵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等九長官司所屬洞寨由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獲屬一萬六百餘口。顧成亦勦平孫部六洞蠻彈天坪天堂大旺小坪等處蠻寇而還。

命晉燕代遼寧谷六王率兵備虜。又勅遼寧諸王模邊場藝

[illegible]償民田[illegible]

詔刊布大明律條令誥皆附其中。上親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著令久矣而犯者相繼于是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誥昭示使知所趨避特勅六部都察院將大誥內條目撮其大畧附載于律凡榜禁例盡革。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焉。

旌表浮梁縣民鄭敬成妻王氏金天麟妻王氏歙縣民江務本妻許氏俱爲貞節之門

六月覆策試下第舉人賜韓克忠王恕焦勝等進士及第有差。先是廷試已賜閩縣陳䢿為第一[illegible]尹昌隆會稽劉諤次之時大[illegible]

人[illegible]其[illegible]上怒[illegible]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優長者第之。于是侍讀等官張信戴彝王俊華張謙嚴叔載董貫黄章周衡王揖受命閱卷或曰三吾信路囑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怒至是親賜策問復取六十一人皆北人授克忠修撰王恕編修焦勝行人司副信等俱[illegible]殺之宥三吾[illegible]戍邊䢿昌隆諤俱[illegible]御史後以檢討掌助教致仕。

駙馬都尉歐陽倫暴卒。先是立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倚勢暴橫所在不法莫援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軍載茶渡河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illegible]伏誅[illegible]賜倫死召河橋吏勞賞遣

附錄 鄞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文皇使人召與其飲于酒肆自服衛士衣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使者因請珙試看此人珙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文皇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文皇還宮令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闊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玉嶽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撞鐘足底紋有雙黑志候年交四十髯過于臍即登大寶拔珙字廷玉號柳庄 皇太孫聞其名亦召見使相馬珙言害氣在西北方宜豫防之同縣金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珙一見相面門乳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即踰境矣忠喜十出鄉召至問以靖難卜以大吉遂署長史永樂初歷兵部尚書其相術奇驗類此

七月 命工部移檄停諸王府工作。上以在外諸王非特[illegible]諸王府各宜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民匠者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詔天下每鄉里置木鐸。先是置郡州縣里社高年有行誼者為老人凡民間戶婚田諸爭訟事悉付平決又命戶部天下郡縣里各製木鐸一里選其耆老振之徇道路以警衆其詞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通天下設之在畿縣月朔則京尹引老人坊廂長至御前聽宣諭稍久乃傳御製大誥三篇併教民五常之訓養親祀先教子睦族勤生業厚閭里善舍惡之事言之不一而足于是以諸邑人晝讀大誥為觀戒民百戶為里里為之長歲時飲社如制人戶見丁著業里長督併催作令勿惰里中諸婚姻喪葬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耨相不給者衆家共助之其子弟不率五常作非違者里老人耆年壯豪族會集訓戒之則禮所稱讀法如族師索鬼神祭祀如黨正辨施舍行役叙如閭胥里宰勸農團耕耨樹藝而稽其女工如呂師鄰長使民相愛相糾如鄰長必做其德行者為令

附錄 上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不公而所為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謬戾者此則其故為之也君子小人于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天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修飾多所蔽飾人君不察于此則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之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己而怒順己而悅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審于心之權衡不當遂徇一己喜怒所爾等亦當勉為君子不當甘為小人也

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命都督府移文遼東令軍士屯田自給。上諭戶部曰遼東輓運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今不須轉運其止令本處軍士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屯米可于太倉鎮海撫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十一月 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徐凱為左右副將軍帥師討平緬諸蠻刀幹孟先是九月幹孟叛逐宣慰使任思發明年五月春擒幹孟任思發還平緬

附錄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 上責曰農夫寒耕暑耘蚤作夜息蠶婦繅絲緝績手不其勞既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

[illegible]為已有食粗糲衣僅蔽而已今爾襲[illegible]
兄之庇生長膏粱綺紈之家農桑勤苦殺無所
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
貲道而爾費之于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今仿宜
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勅之曰昔元治世民蕩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于勤民慢于祀神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割據稱尊者幾人予為府春自相磨滅卻北者十有七年朕西平荊楚東平吳越北定中原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一年于茲朕壽已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之久哉古語云天不與有司豈非朕無心于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許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鄉寺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皇變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術底

[illegible]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

陞兵部主事齊泰為本部左侍郎

詔督山東河南民耕種 上以二省民病于飢荒以致衣食不足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谷粟之數來聞

定吏員出身資格 皆以九年考滿出身

三月廷臣請討朝鮮不許

附錄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隨才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救朱才德俱優者上也才不及德者其次也有餘而德不足者又其次也苟三者皆無此[illegible]

足論矣若[illegible]變姦作威福
言是而行非說亦人不可用也

乙卯享 太廟 畢上步出廟門顧衛立指桐梓謂太常寺日往年種此樹感愴泣下又曰昔 太廟始成遷 主就室禮畢陛過而休息夢 皇考呼曰西南有寒覺即覲朝果得邊報 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自嘗中使供酒掃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 神主

五月甲寅 上不豫

勅左軍都督楊文為總兵往北平選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精銳馬步軍士從 燕王往開平防虜毋有疑志

[illegible]武定侯郭英為總兵往遼東選精銳軍馬隨遼王屯往開平逅北險要地防虜仍聽 燕王節制

勅 燕王總率諸王用防邊患 勅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汝節制汝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置成都聖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 命四川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茶課司除推求就新倉收貯聽[illegible]

[illegible]

進齊泰為兵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審。上大奇之。

乙酉，上崩於西宮。疾亟，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即位，遂

崩，壽七十一。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國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疏間我也。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所主命。

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遵遺詔，于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 皇帝位，夙夜祗

[illegible]

皇祖之大命，永惟寅畏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遵 先聖之言，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 朕至懷。

是日葬孝陵。遵遺詔，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山川因其故，無改。

論曰：天厭元德，九州鼎沸，群雄並作，黎民皇皇。高皇持三尺劍，奮起草萊，拯顛之閭，豪傑影附，鋒矛所向，戰克攻取。高皇心知天意有在，爰率有衆，以兵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荊襄，耳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海寧，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並征而定閩及梁，遂取秦晉，摩燕[illegible]明漢猿清關纖底定南鑾廷顛東夷西危海[illegible]之邪莫不翠風本朔拜伏闕廷，于是民穫所[illegible]有依托正位之後，敘秩圖治，祖[illegible]新育郊廟，收及諸神之祀，禮文咸[illegible]

[illegible]有赫其臨，則祀事嚴矣。御極之初，即立[illegible]區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郡，亦悉皆讞。衛有事，則 詔大帥屬將印，凱旋則上章，殺賤士卒，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猝，而申禁令，豪實效尤，獨嚴于貪墨之法，則官常秩矣。惠鮮小民，惟恐失所，豪黠之待刑不必貲，而冠服有別，育材有訓，則民志完矣。宮中不敢預外，攻外取，亦循理畏法，不敢侍寵以病民。閹寺之類，惟給操除，則家範周矣。他如優前代勵忠節，正禮箴之失，去海嶽之封，劉貴歲之弊。其經綸人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郎受成。昇而[illegible]答詞之房，大明滔日，有口功高萬古門。寺函之正，曰獨運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歲，曰兵啟有績其善。亡聖治而揚休烈者哉。龍飛紀署載云，帝嚴于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甲老辯至京師，剝皮問罪，每年各州縣選有

[illegible]政務或庶民受害諭

起[illegible]御前陳訴，官贓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實草，以為將來之戒。于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廊于公座傍，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欲使其常接于日，而警于心。

菽園雜記：僧慧踈淡擔儒書，有成行，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討債的。客問故，曰：洪武問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多少驚怕，與朝廷出方到頭來，有過輕則允卑，重則刑。我斯特多舒天下土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綱踈潤，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多少好受用，[illegible]得幾許好事，到頭來全無一坐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土大夫，士大夫罰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訴，國佛家術餘然，謂[illegible]今旧士大夫負勤，必則確論，泄省之能，無媿[illegible]

卷終

建文君革除。

帝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標之次子也。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生。十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十年而 懿文卒。先是。太祖欲立 成祖。以學士劉三吾言不果。是夜焚香祝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遂以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十二日立 帝為 皇太孫。至是嗣位。改元建文。是日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母妣常氏為 欲敦皇太后。前 太祖臨終 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安禍亂。謹撫馭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久不遑。專志求有益于生民。奈何起敵寒不逮古人之得智。以綜民年踰七十一矣。前以崇耄懼罔令終。今壽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illegible]武臣僚同心輔翼。以福吾民。喪葬之儀。一如漢文。無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孝陵山川。已因其故。無有所改。帝在位四年。靖難兵入。或傳遜于外。成祖即位。革去帝號。仍稱為洪武三十五年。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閏五月。 皇太孫即位。 詔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詔內外文官五品以上。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

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尊母呂氏皇太后。

命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以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平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為翰林侍講。

七月。以董倫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倫字安常。東昌人。敦厚有學。學者多從之。國初擢用舉縣儒士。張寧以倫薦。遣使徵為春坊贊善。事談文大子。陳說忠厚。上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甚出為河南參議。留請民專當上討事數千言。皆當 太祖心。尋以詩誤允官與教滿南。至鎮開心訓化。帝即位。眷問舊臣。召至京師。[illegible]倫上表稱謝。畧云。植荷設几杖于太常而不有宸翰之賜。晏殊題書學于神近。帝不見有几杖之頌。自今將杖以戒持。則當思四為或有餞餞之民。愚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多失所之嘆。上深嘉之。

命曹國公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為庶人。

帝仍為 太孫時。坐東角門。謂黃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其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大。卒藏亡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及即位。俯任子澄。謂曰。先生毋忘東角門之言。頓首應曰。不敢。遂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未發。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遂逮廢之。

以王紳為國子博士。

紳字仲縉。先翰林待制王禕子也。禕使雲南。為[illegible]

至梁王所[illegible]年甫十三遂敏過人若屬文[illegible]
緩事毋晝夜及毋卒哀毀踰禮未幾緩亦殁[illegible]
乾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恬然有奇志服[illegible]
取經史百氏究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illegible]
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皆聘資禮教授蜀邸紳
痛父遺骸未返丘壠白其情事于謝之給道里
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仰以所哀慟號慟幾
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徐誠御史黃凱[illegible]

以張鳳等為錦衣千百戶、初太祖所官人始弁者劉丁人張鳳李斬張斱汪者孫瑞丁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敬劉政等皆備弁者之父兄故以是官畀世世承襲

命吏部尚書茹常掌河南布政司事尋召為兵部尚書。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敕輝祖練兵山東[illegible]

詔吏部尚書張紞試編纂官。奏處士楊士奇第一授王府審理副。仍留編纂會修太祖實錄紞被旨考第高下得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獨文詞工也

增國子司業一員，

九月罷築銅鼓衛城。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　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征水西蠻[illegible]又征[illegible]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苗長[illegible][illegible]檄諭復業。師還[illegible]

[illegible]侍[illegible]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等覲有差。

以工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謝貴張信為北平都指揮使初周王有罪。帝敕燕王議罪。王上書曰若周王橚所為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宥寬貸以全骨肉之恩如其形跡顯著　祖訓具在臣何敢他議。帝覽書感然黃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弃去之宜簡精神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于是昺貴並受命規府中事。

以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令內外群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齊王榑有罪留京邸[illegible]

[illegible]年將有事南邦故特致省從滌需嚴飭[illegible]右使禮畢[illegible]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時上視朝晏昌隆諫曰昔　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日未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　祖武兢兢業業萬幾不暇今乃日晏未朝群臣百官衛士久候于門所為廢職業上下懈弛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偏行天下俾天下咸知朕有過人將而知之且[illegible]不惟

謫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初縉以中書庶吉士[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書[illegible]被之[illegible]
[illegible]刑未及期。而[illegible]

□太祖朝□□□□表宗論□□母表末葬□□□
十矣有詔以非 詔言乃論□河州衛吏或□
其爲左右
所中云。
召宋懌爲翰林侍讀。懌濂之孫濂嘗授懿文太子經。上念之故召。
遼州人高巍應 詔辟上書請行主父偃推恩之
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鼂錯削奪之策 上奇
之
其畧曰我 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
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小根彼
皇皇宣□王者也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
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洗封形
勞之施挾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鄰土蕃以
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
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柔土
□□□蓋全□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漫□

□西南□□隅以山河□□劍隴以□府王之國雖
視吳親者也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虎
各代慶肅□羅恭布託之前代雖皆分封□遠
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出前代雖中國而四
夷今各處皇親王國多窮僻之所不削削則不
之削以之則傷親之恩或以逆削不則皇上之廷所
者也非□王爲見不親之策錯我之奪削所在當行
父假推恩之今使秦晉燕蜀四王分于其地
楚湘齊兗之令子弟分封其地而分其如此則
齊齊□代□□湘□□親王立國則王之地
諸寧遼谷慶肅削而日弱矣又顯下之詔其賢
藩王之權不削而日弱矣又顯下之詔其賢
王河間東平其爲常盡親之禮之其驕
之法如淮南之王者舉其忠者如
不法如淮南之王者若其犯者
改不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
宜□之□□其犯則客之有犯

□□□□
□□事母至孝。母老疾。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
三年。洪武于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擢授督府
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
末技。愼選舉。循名器數事。 太祖以斷事不稱
旨。尋論戍貴州。及 上即位。巍上疏乞歸田。
知州王欽應詔辟。巍亦乩銓曹上是書云。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即建文元年
大祀天地于南郊。始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奉宿于文華殿齋
宮。己卯出。金皇郊。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行事。
帝服袞冕大祀殿。事畢。奏禧與禮儀。跪進禮如
奏還宮。御奉天殿。受群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敕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董倫王
景彰爲總裁。太常少
卿廖昇侍講高遜志爲副總裁。傳士王紳教授
胡子昭。諸程理楊士奇訓導羅恢。吏目程本立等。
諡尊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常氏爲孝康皇后。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詣闕里
二月。冊妃馬氏爲 皇后。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封兄允熥爲吳王。允熞衡王。允熙徐王。徐王封杭州未
之國。建文四年。靖難後。降廣澤王。居福建漳州。
九月。召還廢爲庶人。衡王封衡州。未之國。靖難
後。降懷恩王。居江西建昌。尋召還。廢爲庶人。徐
王封徐州。未之國。除敷惠王。隨母呂妃居太子
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未遣
之國。四年十二月。暴卒。供國除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
□□□□□□□□
埋齒贖民鬻子。減田租。 詔京省開科鄉試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命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陞侍講方孝孺爲侍講學士。同學士董倫侍經筵，
備顧問。孝孺德望素隆，遇帝好文，日與學士講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凡將相大臣等
議，輒咨詢之。以紀善周是修留史局。
更定官制。更六部陞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各司革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各一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改侍讀學士爲文學博士，二分文翰文中二館。其餘官制盡行更改。改益不免輕易擅改之譏云。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illegible]不報。
[illegible]民貨舍錢。
三月，祀先師，幸太學。
勑都督宋忠、徐凱、耿瓛練兵屯開平、臨清、山海關。名爲備邊，實屯兵圖燕，故調去燕卒以制之。
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尋遣還北平。初，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遣人追之，不及。
北平按察使陳瑛有罪，安置廣西。僉事湯宗告瑛受燕[illegible]
[illegible]燕[illegible]左護衛百戶倪諒[illegible]伏誅。
調北平永清二衛官軍屯彰德、順德。齊泰[illegible]王智勇[illegible]人，善用兵，以防邊爲名，令諸將防守外，張昺、謝貴防守內，約期俱發。燕王于諸王最長，威武盛，地勢形便，兵力又強，朝廷深忌之。齊泰、黃子澄除輝祖侍郎卓敬以防燕者甚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亦稍洩其謀。張昺、謝貴、馬宣、彰二旬選中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言語。凱宣早爲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遂稱疾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昺、貴曰："殿下本無疾，公等勿懈。"恐一旦不可測。已而王密謀益急。
遣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廉懲貪，得便宜行事。
[illegible]湘王柏[illegible]。[illegible]告者，遣使[illegible]上懼，自焚死[illegible]之國[illegible]戶皆焚死。
燕府遣人至京奏事。詔拷訊成獄，發符逮王府官屬。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縣。昌隆疏言奸人當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就收大臣忌之。不幾，中使誣昌隆詛，獄下。獄事白，得釋。
召齊王榑留京師。幽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楩於雲南，廢爲庶人。齊王初府人曾訴其上變，告得留京師，與周王同[illegible]

五月。詔選補儒學官。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式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者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戍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以宋徵爲宗人府經歷。宗人府掌　皇九族太親之屬籍，以時修玉牒，書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謚葬。凡宗室陳情，惟聞上達，無錄罪過。

岳池教諭陳濟上言，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逮至京下獄。上將殺濟，濟大呼曰。陛下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繫之。已而兵果起。[illegible]赦之。

以[illegible]爲左拾遺，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六月。以開平王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書。

召解縉爲翰林待詔。學士董倫薦縉有文學，故召用之。

七月甲戌。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使司事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死之。遂盡克九門。初　高帝建封諸王，謂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器不足以鎮之，封　成祖爲燕王。會懿文太子薨，燕地有天子氣。善相者見之曰，龍顏鳳姿，天表太平天子也。[illegible]高皇上賓，嗣君者忌之。成祖命張昺、宋忠[illegible]內外防之。及張昺等傳詔，謂早宜爲備，于是[illegible]以城北衛所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illegible]

[illegible]端禮[illegible]門[illegible]前爵，及逮官屬。詔至，指揮張玉、朱能等泣曰　殿下不起兵何爲，宜先[illegible]謝貴、張昺，餘無能爲。　成祖曰，須以計致之。令進內使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使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召貴、昺。及貴、昺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王等率勇士夜斬貴、昺，以兵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令指揮唐雲諭散，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安堵，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兵至居庸，知事不濟，退保懷來，留俞瑱守居庸。

論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乃齊、黃建削李，兼齊泰欲先燕，果用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子澄明知　成祖難圖，乃先從事于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久洩，情見使　成祖得練兵蓄威，從容爲備。及世子兄弟與入朝，在　成祖末有必歸之策，從以捷危亦甚矣，而予登天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于千里之外，而顧締于閫闈之中，雖至愚者不爲也。此非有鬼神相佑其間，而天將啓　帝王萬世之業乎。故人謀之疎，實天命之有在也。乃若我　成祖靖難之舉，亦誠有不得已哉。蓋天命所在，固不可逃，而人事之値，亦有不容不然者。否則不爲周之遷，則爲齊之執矣。齊、黃徼患諸藩疆盛，而欲爲中國計，亦當處之以禮，行之以漸，擇一二甚者而稍損抑之則可。乃未及改元，而諸王纍纍以得罪，親親之典未聞一敦，其日所譖者，無非戕敗骨肉之計，于古帝王睦族之義若罔聞焉。我　太祖之靈，豈樂此乎。使四海闇之曲直有在，此張信所以憤其太甚而不平也。雖然，東齊之諫，不病于周武弔伐之　聖，何于殷頑。然則齊、黃輩可不謂之忠乎。我　成祖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忠。又曰，今日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則　聖心釋然可知已。又可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哉[illegible]
右布政郭資。都指揮使張信降燕。
燕府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王言奸臣齊泰黃子澄竊假 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蓄禍相仍使五弟繼有愆過未聞不軌重可敷減護衛輕則賜物漸勵川厚親之仁慈過之義兩盡不務出此輒削王爵奪國土轉徙流離道路稍削枯充可憫閔字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今其心欲本不足惑又以加臣分兵圍守臣府但云府中不留一人號天哭地踏隣無訴又云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直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 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illegible]平都指揮使馬宣走保薊州。攻北平不克。[illegible]
薊州指揮毛遂。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
各以城降燕。
乙卯俞瑱師潰。退依宋忠於懷來。
甲申燕兵克懷來。獲宋忠俞瑱都指揮彭聚孫泰。
戰歿指揮莊得敗走。大同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降燕。
庚寅大寧守將劉貞陳亨。卜萬。引兵十萬出松亭
關駐沙河。[illegible]遵化。及[illegible]千戶李濬等領兵[illegible]

獲貞等退保松亭關。成祖謂陳亨素懷誠款但為卜萬所制以計貽萬書盛稱萬而極詆亨故使為貞所得貞執萬下獄以聞命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
都督寧忠為左右副將軍。帥陸安侯吳傑。江陰侯
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
陳暉平安分道進北平。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為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及燕王同謀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以拷已廢為庶人朕以燕王于親最近未
[illegible]兵[illegible]十[illegible]其罪[illegible]而[illegible]上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子治將臣民上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輩稽古更制以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制之恐失河北乃請命吳傑等率偏師分道搗北平
贈故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文節。
撤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擢教諭程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
置平燕布政使司於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司
事。以防燕故也
[illegible]備征。

[illegible]月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楊松駐莫州。先鋒九千人據雄縣。

壬子靖難兵乘中秋夜圍雄縣。破其城。戒諸將勿妄殺。敗都督潘忠楊松于月樣橋。執之。

靖難兵遣莫州降將張保歸。教保佯言身敗被獲竊逃。以我軍將至告之。成祖因保降。願為先鋒自效。詢知耿炳文半營河北。半營河南。故遣保歸告軍至。諸將請曰。今已聞道。今復不知。蓋恐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今為備。上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營之衆[illegible]移于北。并力拒我。[illegible]盡殲[illegible]欲使[illegible]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者也。若不令其知。竟薄城下。雖能勝其北營之衆。南營之軍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逸力。勝負難必。且人委身事我。當推誠任使。縱若彼有反側。去一張保。于我何有哉。

壬戌靖難兵。大敗大將耿炳文于真定。執副將李堅甯忠。都督顧成。何托。都督指揮劉燧。斬首三萬餘級。降衆數萬餘人。悉散遣之。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粮車中。擒二人問知南營之營果移于北營。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衆奮擊之。炳退以奇兵出其背。衝城攻堅。橫透敵陣。炳文敗[illegible]奔入城。門塞[illegible]自相[illegible]藉[illegible]

丙寅。燕兵還北平。上聞炳文敗。始有憂色。謂子澄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士馬精強。兵足餉裕。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極稱景隆。遂遣之。賜刀鉞。專征伐。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代炳文。

谷王橞還京師

召遼王植寧王權。遼王至。從封荊州。寧王不至。詔削護衛。齊黃輩慮二府誦燕故也。

以高巍參贊軍務。使燕。巍言臣願使燕。彼必鳴陳以大義。曉以禍福。又親說之。詔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我 太祖升遐。遺詔臣民何[illegible]實[illegible]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國數。奚帝考狀。斬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不意天王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就言。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為動干戈。就若和。能使帝者復棄。王者復子。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念原。臣所以浮奉明詔。置以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罪血汚地者。亦不敢孤忠。且昔周公聞流言。俾避位居東。若大二始知謀逆者。擒迄京師。或戮而奏聞。或削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叛。塞讒賊亂問之口。不與同公尤隆哉。處不出此。遂儆遠潮。大與甲兵。往事者屠。藉曰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家必曰設。然後人毀[illegible]恐一奸雄豪傑焉集無頓。四時乘聚。卒衆救[illegible]哭起而擒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illegible]先帝[illegible]公大[illegible]雲。下永平。襲雄縣。撓其[illegible]兵以來。今將數月。尚不能出[illegible]

[illegible]區區[illegible]隅之[illegible]以天下十五而未有[illegible]
時大王將[illegible]亦[illegible]兵況朝廷天下無限之[illegible]
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
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illegible]
親則骨肉。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illegible]
保終身困迫而歿于殿下乎。大臣宗臣言上[illegible]
謝罪。被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和好。天意[illegible]人
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illegible]
使件誤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
之義繆庭矣。幸而兵勝。將成後世公論謂何
有將後敗讓萬世。于兵是時也。追復言何存乎
巍自髮書生。斃微命生死不俱者。但久家
人祖教訓。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illegible]臣孝
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以忠以孝臣
之子願者也。
書奏上不報。

御史韓郁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illegible]）

[illegible]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夫
啓[illegible]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王
被推。而齊又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
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舉兵兩月矣。
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
有謀可乎。經營已久。軍需輜之將不效。謀士不
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
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當國事
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　陛下必[illegible]國[illegible]
果何心哉。諺云。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
妹有理也。　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
[illegible]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察。與滅
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illegible]
[illegible]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王罷兵
[illegible]宗[illegible]之[illegible]明昭天下。[illegible]亂[illegible]
[illegible]

命文學博士方孝孺、太常少卿高巽志。主應天鄉試。（庚申。劉政卒。政後以兵變不食死。）

九月。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

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德州。山東參政鐵鉉調兵食。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成祖謂諸將曰。李九江紈袴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聞景隆軍中事。成祖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犯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illegible]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諠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

靖難兵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初諸將聞李景隆率衆將至。勸守北平。恐出援永平非利。成祖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老誠任人。足辨事。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吾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至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illegible]九江[illegible]）

安陸侯吳傑兵潰于真定，遁還京，降爲寧海衛指揮使

十月，燕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大寧之襲，都指揮房寬降，寧王權與其三護衛兵皆爲燕軍。陳亨、劉貞自松亭關引兵來救，寧及營州[illegible]衛指揮徐理、陳文叛，襲貞，破其營，貞遁還京。

李景隆進兵攻北平。

景隆聞燕兵攻大寧，引兵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遣兵攻正門，破城中婦女亦乘城擲瓦石，景隆不敢逼，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彰義門，[illegible]

燕王以寧王權畫，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等援北平，大寧空。

按大寧一鎮，居遵化、宣府中，在北平之外，喜峯口最要害處。

十一月，景隆迎戰於鄭村壩，大敗，棄輜重，拔眾奔德州。

成祖率兵至孤山，知景隆軍鄭村壩列陣，于河北西河水難渡，是日天寒，謂曰：天若助予，則河合冰。是夜冰已合，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眾奔渡河，冰忽解，溺死無數。成祖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攻，景隆大敗。景隆兵斬首數萬級，降者數萬人，景隆遁之。

李景隆戰敗，黃子澄等匿不言。

帝問子澄曰：外間傳北平中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臨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耐，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密告人孫部景隆匿其敗勿奏。

乙亥，燕府再上書，辯誣不軌之事，請誅齊泰、黃子澄，不報。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睦皆降燕。

凡武臣罪黜者皆降于燕，燕復其官。

燕府傳檄天下，誅滅左班文職奸臣。

大畧言我父皇奉太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千孫萬世計。不幸皇太子薨逝，泰置二王繼嫡。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一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姪尊京，臣子之情至矣。帝年幼，況任用奸邪小人，屏棄與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惜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黃大卿、左班文職奸說，使于君忽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尚書，不知有皇帝。皇帝依奸說罰，又皇陵土木，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illegible]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illegible]圍我[illegible]王門，殺我[illegible]守上城[illegible]，披甲執杖，鼓譟呼呼，聲震城野。七月初四日，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渡其姪，不得已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指揮孫泰、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指楊忠，衛松。二十五日，破真定，定取州文，擒副將李堅、寗忠、都督顧成，何兵都指揮劉燧，[illegible]陸保、吳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illegible]扺永平，高等攻遵，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松亭關不前來降，予兩破其大營，擒亨，貞單騎遁去，大寧遂平。大幾齊尚書、黃大卿共左班文職，又矯詔，命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萬餘，十月十六日攻北平[illegible]城北[illegible]予以寡敵眾，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皇后，皇太子親弟。泰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令予[illegible]不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illegible]

明 三

…萬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諸王暨…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不…戕我父皇之讐。為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以　燕王間書。削遼東守將吳高爵。戍廣西。專任都督楊文鎮遼東。

燕兵克廣昌。守將楊宗降。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衛官張倫等。帥兩衛官軍結盟報國

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復常茹為兵部尚書。盧迥為戶部侍郎。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燕府之罪二人之罪陽罷之陰留居京師籌畫。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

省躬殿成　設古經聖訓以尚父冊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為銘。

徙肅王楧于蘭縣。

庚辰洪武三十三年。春正月丙寅朔。即建文二年

天下官來朝。免賀。

燕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初置後湖黃冊庫所。…

燕兵進攻大同

二月。　詔禮部陳迪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取中吳溥等一百一十八人

令蘇松浙人無得官戶部。以黃觀為禮部侍中

改都察院為御史府。以景清為御史大夫。省御史員。　詔曰須以治試須與易御史臺改都察院與刑部分理眾獄今須祖宗御史府專糾舉循其吏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舉循良匡政務宣教化為職其御史減為二十八人務為思慮以底治平。以魏德裕為左拾遺省員改是命

前朝…軍司汗坤帖木兒兀剌王猛哥帖木兒率…眾歸北平。

癸丑。大將軍李景隆。率兵出紫荊關援大同。

燕兵自居庸關還北平。

李景隆遣書燕府。請罷兵。王答書。暴黃子澄齊泰

命孔鑑襲封衍聖公。五十八代孫洪武二十三年卒

三月廷試　賜胡靖王艮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初原王艮第一上以艮貌不及靖且靖策有親藩陛下骨肉之語稍動之上易其名曰靖後改靖首擢靖初名廣。靖後艮故更靖而靖于永樂中入閣復名廣是榜得楊榮楊溥胡濙皆為名臣

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年未三十不願者聽

四月以胡靖為翰林修撰

遣中官賜大將軍李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遇暴風破舟盡沉詔命再賜之（景隆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頻數諸將玩之以故我無一捷）

增置諸藩賓輔各一員

燕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合戰大敗走德州燕兵進攻德州（先鋒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會期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燕王曰子分言往從出塞征調歲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破之安驍勇善戰互殺負傷都指揮何清戰敗被執彼收兵還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illegible]

遇之擁騎夜與燕兵大戰王從三騎殿後遂失道下馬伏地瞰河流辯東西始知營在上流舍辛壯渡火日燕兵渡河胡騎三百阪降燕胡騎指揮首言書擁殺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俱走燕兵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麾諸騎兵乘敵後[illegible][illegible]張玉朱能丘福陣勒急又見陣後壁越下敵紫出我[illegible]大驍騎叫之戰益力左右請退[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力景隆等呼嗾益進矢石如注王馬三易三殺御矢盡持斛會擊觸又折悉走下候作[illegible]輯告[illegible]乏總者景隆擬有伏不收旅燕兵後騎入[illegible]陣[illegible]會旋興析大將准景隆軍大敵王步風獄火猶諸告郭英潰而西景隆遺而而委棄輜重器械辭者萬試景隆壘書斧執盡為燕所獲殺器火者二十萬人燕兵復追至月餘橋降十萬餘人保次遣之景隆卒騎走德州）

陳建曰李景隆再以數十萬衆大敗南兵至[illegible]事勢皆可為矣建文之亡非他由子澄之薦景隆誤之也然景隆真一[illegible][illegible]文皇方幸其來而子澄乃中敵人之所幸焉在其為謀國雖然子澄之誤亦天也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誤子澄之誤天將以成我文皇之大業也

叅政鐵鉉叅軍高巍還守濟南

五月景隆奔濟南

燕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死之（省吉水人洋梁教諭母喪復命睢陽八年又改濟陽北兵至省為遊兵所執從容引譬詞氣慷慨衆舍省省歸坐明倫堂聚諸生曰[illegible]名明倫口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因大哭諸生亦大哭省以頭觸庭柱而死[illegible]）

[illegible]圍濟南景隆戰敗績鐵鉉高巍禦却之（鉉于臨邑樹持慟哭共誓故效遂趨濟南守城燕帥追景隆谷兵出戟城下效積奔入城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急降濟陽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燕城圍敗急鉉等悉力防禦犬挫燕衆燕兵從未灌旂南人大懼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令許裨人皆哭呼日旦久且降盡輕可具出千人城外伏旭請降又詰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于人亭日濟南中原要令岸濟南隔而止節不下金陵萬中原自守徐寫江淮遂退軍受許獲中大喜呼萬嵐敗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閭城中約侯王入城呼千歲卸下鐵板板橋乃遣人請燕飛入城撫論王乘肩與張盡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丁城閭弱守陴者皆登城伏鋭間子比人門門中人飢叫千歲鐵板亟下傷王馬首王棄馬乘從能讓于橋橋下伏兵發斷橋不可動浮過橋復合后）

圍濟南鉉令守陴者罵燕燕兵大怒攻益急鉉每隨機應變屢敗燕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城遁還京伏誅。

六月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國入貢。

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不報。

七月平安兵次單家橋。安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復德州會高陽出軍良鄉燕兵不敢進。

八月燕兵還北平濟南圍解。盛庸兵入守德州遂燕將陳旭通兵北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改謹身殿爲正心殿以方孝孺爲文學博士

九月承天門改爲皐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徵洪武中功勳誤廢子孫錄用

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讀書

詔諸將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平安與燕兵戰華山斬其將陳亨。

徐凱城滄州燕兵襲破之獲凱。時凱與定州吳傑德州盛庸之師相犄角困北平滄城潰凱與陶銘督修城燕兵佯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程至滄州城下刱營凱倉卒救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王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陳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時降燕者萬數人北將譚淵夜殺將卒三千人凱等皆降燕

封盛庸爲歷城侯以鐵鉉爲山東布政使官軍進賞有差以克濟南故也。

下濟寧衛軍羅嵩于獄嵩上書言兵請和故

召曹國公李景隆還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皆不聽子澄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罪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將軍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兵北進[illegible]

十一月盛庸進兵德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蘆順流而北王自將師通河而南庸出兵襲後不克燕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燕兵至汶上掠濟寧庸兵躡之營于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

乙卯燕兵至東昌庸出兵大戰斬其將張玉燕師抵陶庸背城而戰燕擊其左不動而衝其中堅甚庸麾兵圍王數重王易服躍馬出西南突圍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庸兵大呼燕奮擊幾大捷王丙辰復戰又敗燕兵奔走死庸乘之殺傷[illegible]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

以處士唐愚爲翰林侍讀 方孝孺薦之。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春正月。辛酉朔 實建文三年。

凝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玉出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崑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祀郊。宿齋宮。夕夢若有靄乃驚悟。命工人作爲大寶。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于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歷城侯盛庸獻東昌捷。告 太廟。詔諭天下。

召齊泰黃子澄。議軍國事。

二月。燕兵至保定。庸合諸軍。約吳傑。平安攻北平。 王在北平。時修佛會。祭陣亡。自解所服袍焚之。哀張玉近福朱能等皆感激。

乙巳。靖難兵南出。至保定。 初靖難兵起。僧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于東昌。 成祖北還。問之道衍曰。師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因與朱能力勸前進。

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

三月。庸進兵。大戰於夾河。始勝之。再戰大敗。庸走德州。 初庸兵營夾河。[illegible]于掠庸陣。[illegible]銳強弩。軍甚堅。不能動。王退。庸[illegible]騎追襲。王即出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堅不能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搗中堅。[illegible]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王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王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稍相牽。不能先後至[illegible]指揮莊得號將楚智等皆陷降。戰及[illegible]夕戰酣。追暮。各斂兵入營。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 上有詔。毋使朕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王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王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將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不辨只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王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

是諸將戰於單家橋。敗績。再戰於藁城。戰敗。 吳傑平安。初欲與庸合勢。聞庸敗。又聞燕散。遂進兵集燕家真定。傑移兵滹沱河。燕令騎兵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燕兵至合戰。互勝負。傑安列方陣于西南。 燕王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乃攻其東北。以驍騎衝河北軍後。大敗傑安。發火器火弩射燕。矢下如雨。 王旗集若蝟毛。安營構樓高數丈。登望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燕率精騎自邀攻樓。安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亦敗走。都指揮鄧戩陳暉等皆被執。遂傑退還真定。

閏三月。燕兵掠順德。廣平。大寧俱失守。

謫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

燕王上書[illegible]諸將還京。遣大理少卿薛嵓報燕。書至，上召方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成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薛嵓持報。又為榜諭千言，刻印數張授嵓，令密散燕將士。嵓見燕王，王問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恐。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栗流汗伏地。王令護嵓南還。

論曰。炳文、貞定之敗，以三十萬；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豈兵不足哉？將非其人故也。孝孺不知鑒此，乃欲為緩援之會，計亦踈矣。文皇料敵如神，豈可[illegible]耳盜鈴治也非有須臾狀絶才也。

四月，薛嵓還自燕軍。嵓言燕軍強盛，將士一心，父子不過長語，軍雖衆然驕而懈，疎而寡謀，且諸將不如，未見有勝之道。今朝廷當處之以道，不當角之以勢。孝孺惡之，曰：此為燕遊說也。

五月，真定諸將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燕王遣指揮武勝奏書於朝。下詔獄。上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同弟，於朕為叔父，柰何於用兵為者？召方孝孺諭意。對曰：陛下欲罷兵，一散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illegible]聲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勿惑。[illegible]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使。良聞燕[illegible]人罷從未減，故左遷。

六月，燕兵至濟南，都督袁宇禦之，敗績。燕王遣都指揮李遠率兵南掠餉道，遠等至濟寧、穀亭，又至沛縣，焚餉舟萬艘，河水盡熱，魚鱉皆死。漕卒走散，軍資大振。宇率兵三萬邀擊遠，宇中伏敗績。

殺觀海衛指揮張壽。壽私論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七月，燕兵掠彰德，守將趙清禦燕兵，中伏戰敗。燕兵破尾尖大寨，會平安救止。平安營于平村，燕遣將劉江邀殺安，安邀擊之。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間燕世子。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illegible]在燕邸中久之，知煦及三郡王不睦，世子屢讒于父，內臣黃儼素狎除世子惡。儼掌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于上曰：兵家貴間，燕兄弟父子可間而離也。上問云何。孝孺言其故。上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不歸，而吾餉道通矣。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遣張安齎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併安致王。王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故與太孫善。言未竟，世子以書與安至。王曰：嗟乎，幾殺吾子。後世子即位，儼與江皆伏誅。

大同守將房昭帥兵入紫荊關，取保定，駐易州西水寨。燕兵還援北平。燕聞其將孟善守保定。

限僧道田人五畝。

八月燕兵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

老撾入貢

九月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陳建曰據此白溝河與今真定城二大戰燕兵皆有風助之異先敗而後勝所在有天意也自此而南北成敗之形成矣

倭寇浙東

十月真定諸將遣兵援房昭及燕兵戰於峨眉山敗績 先是總兵遣指揮韋諒督兵餉又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二萬共拔昭燕兵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峨眉山下燕潛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遁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illegible] 西水寨遂破

燕兵還北平

徙慶靖王於寧夏 命招集兩浙義勇 兵部右侍郎徐垕往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北平復敗績 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副總兵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皇少子文圭生

命孔彥縉襲封衍聖公 五十代孫子也年方十歲每入朝仍列文臣首 班禮 洪武元年賜第東安北門景皇帝視學召入朝 賜金犀帶大紅鶴袍三年來朝復賜玉

台銀印賜金織麒麟服白玉帶卒年五十五 祭治葬時嫡孫子承慶先卒年三十一後襲

十二月燕兵復出北平

詔禁內臣出使侵凌吏民 內臣從此密謀 按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衝突千里卒能禦之然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則復為朝廷守是時燕所據者惟北平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遣人言于文皇直搗京師約為內應天下可定文皇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為歸計意有所在也既正大統諸內臣有謀者皆次第擢為蕃鎮等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以楊士奇為吳府審理副仍留翰林

以程通為遼府左長史龔泰為禮科都給事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以兵部武選司郎中古朴為右侍郎

起復陳洽為文選司郎中

壬午洪武三十五年春正月甲申朔 即建文四年

平安計復通州不克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為先鋒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戰於藁城敗績

指揮賈榮等與燕兵戰於衡水敗績燕師破東阿

燕兵攻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燕兵攻沛縣。知縣顔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黄謙死之。瑋廬陵人。顔真卿後也。及子有爲亦自刎死。汶上指揮薛鵬破執。沛縣指揮王顯降

罷四川英武前衛。

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寺齋訓導二人。

更定勳勞。尚書爲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大夫。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二月。諸將兵次濟寧。遇燕兵於鄒縣。戰潰走。

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三月。燕兵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燕將譚清斷徐州餉道。

燕兵過淝河。平安與戰敗績。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咯三帖木兒皆被執。燕王厚賚之。

燕兵攻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四月。平安與燕兵戰於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真之安營小河且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兵合戰。斬其將文。再戰又勝。斬其將貴。燕王督戰急。幾爲安槊所及。番馬驟將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王乃脫。裨將朱彬。丁良。皆被執。[illegible]大戰

魏國公徐輝祖帥兵會平安何福等諸將。戰於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會大霧斂兵還營。京師傳言燕兵北歸。遂召輝祖還。

燕諸將請還北平。不聽。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燕王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燕王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志必懈散。衆勢追躡。祗取敗辱耳。況敵久乏糧。士心已離。遏其餉道。可以坐困。諸將始不敢言歸矣。

諸將合兵。大戰於靈璧。敗績。左都督何福。左右副總兵陳暉。平安。右參將馬溥。都督徐真。指揮二十七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一百五十員皆被執。死者六萬人。燕王縱性善與明歸。與明裂冠棄官變姓名去。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與明吉安人。性善山陰人。

遼東兵潰于直沽

五月。燕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

盛庸次淮南。燕兵渡淮至盱眙。庸走。修撰王艮死之。燕將丘福朱能潛師出庸後。庸亢棄軍資戰艦以千數。燕遂渡淮。修撰王艮閉門涕泣與妻子永訣。服毒死之。上哀其忠。遣禮部侍郎黄觀諭祭。艮吉水人。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時燕兵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梅殷守禦嚴。恐攻之不克。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斂舟不得渡。遂趨揚州。

燕兵至揚州。守禦崇剛。監察御史王彬。不屈死之。

燕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之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中黃觀、刑部侍郎金純、翰林修撰王叔英分道徵兵入援。

召黃子澄還。

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回、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樂平知縣張彥方勤王死之。前永府典史周縉糾衆勤王

遣慶成郡主至燕王所，議割地罷兵，不聽。

燕兵掠鳳陽。

[illegible]

六月癸丑朔，燕兵至浦口，庸等逆戰，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降。時燕欲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遂起彼甲仗戰，見高煦撫其背令努力，煦殊死戰，諸軍小卻。上遣陳瑄率舟師援庸，瑄乃降。

乙卯，燕兵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戰敗績。庸嚴陣以待，燕王奮力先登，大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兵江上，督將容議降燕，植以大義責之，督將怒，殺植，率衆迎燕。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以植死節遣官護葬于白石山。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率兵分道出禦之。將士□心不肯向敵，復大敗。

庚申，燕兵至龍潭，遣曹國公李景隆、尚書茹瑺、都督王佐行成，不許。時上聞盛庸復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不知所為，問計于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合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則內外夾擊，決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以集士馬以為後舉。上然之，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景隆等往龍潭，仍以割地講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等既至，見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請和為請。王笑曰：公等今為說客耶？割地何名？公何為聽奸臣之計？景隆等懼，不敢對，既乃稱天命蹈順推戴之意。王悅，遣景隆等歸。

齊泰奔廣德州，黃子澄奔蘇州，避難且促徵兵。時王叔英在廣德募兵，無一應者。子澄欲航海數兵于外夷，不果。上太息曰：事出汝輩，而今君棄我去乎。徘徊殿庭，長吁不已。

翰林修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聞燕兵渡江，自縊。

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為燕遊騎所獲。

上手誅都督徐增壽于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汝一人附燕難也。

乙丑，燕兵至金川門，谷王橞與李景隆開門納之，京師失守。是時成祖恐建文君以事急加害周齊二王，乃遣二千騎馳往衛之。周

于必不知所爭惜既知為燕所遣言曰吾羈此矣。遂來見。成祖從之。抱與哭。因言曰。奸臣戮辱我兄弟。賴大兄得有今日矣。言訖。哭不已。成祖諭之。與並轡至金川門。登城樓。成祖具言其遭罹禍絕。不得已舉兵之由。門谷王穗諭勸哭去之意。哭譁

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瑞等奉迎。乘與勸進。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兵部尚書茹瑺。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左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朴。刑部左侍郎劉季箎。禮部侍郎兼學士董倫。侍講王景。大理少卿薛嵓。侍讀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後多至大位。殉例諸名臣云。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

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魁左僉都御史程本立大理寺丞鄒瑾給事中龔泰陳繼之御史魏冕衛府紀善周是修參軍高巍間金川門不守俱死之。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為贊係于衣帶。自經于東廡下。可謂從容就義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于死者。後縉為是修誌。士奇為傳。且謂其子三當時使我等與兩人同死。今誰為之作誌傳耶者。笑之。是修為人定學有大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見。故其言無不直。烈文不以死生為惠。故其行無不果。嘗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為書名曰觀感錄。朝夕省覽。其著有詩經集義論語類編。述太祖圖。帝常鑑範。通言家訓。蒿菴詩。進思集等書。

大內火。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上倉遽不知所出。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上從之。一宮人捧太祖遺篋至。得楊應能度帖及髮緇。程曰數也。可從之。召主錄僧溥洽為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傳言上崩。而實遁去。羣從亡。

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縋城引去。

燕王榜列左班官員曰奸臣

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陳迪。練子寧。黃觀。胡閏。王鈍。張紞。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暴昭。毛泰。鄭賜。黃福。卓敬。王叔英。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謝昇。尹昌隆。宋徵。廖昇。巨敬。高翔。凡三十九人。壽楊奸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數德[illegible]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原質。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清江敖英曰。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邏者覺察以聞。文皇悉置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纍纍相繼以獻。長奴首罷歸。附復其官。今兵部鄉籍冊可案見也。然鳥舉雲匿亦已多矣。後來深山窮谷有見其傭販自活。韜寂自居者。隱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補鍋匠及西河傭。其比類與。

王鈍鄭賜黃福自陳復其官。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太二百九十有一人。

燕王清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于建文君者乃得留。

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天位。不許。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上曰。吾與女等初舉義兵。誅免難耳。豈希富貴。不[illegible]

戊辰。諸王再上表勸進。上猶不允。羣臣諸王固請。乃許之。

泰子澄赴召未至。奔。泰奔廣德。子澄奔蘇州。聞變曰。徒赴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為後圖。

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哀杖哭闕下。

帝位虛凡三日。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燕王謁孝陵。即皇帝位。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驗其言云。

論曰。建文之事。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賜罷泰黃。陰令起兵。大振已仆。未幹扨[illegible]猶[illegible]高巍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畧。不在李景隆之敗。略不辟政刑。及矣。舍滅亡何適哉。諸臣死國之忠。固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亡君之罪。無亦其謀猷才識之不足與[illegible]

出周王橚、齊王榑於獄。復爵土。

壬申。葬建文皇帝。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先是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上清宮詰問宮人內侍。建文所在。皆指誥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議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上從之。

命復洪武舊制。建文時改易一切政令條格。悉復之。

革除建文年號。以今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未改元也。

大封靖難諸臣。

復諸殿門舊名。

追封都督徐增壽為武陽侯。諡忠愍。上閱增壽之以扁棹不已。故即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二公。至今咸休並盛。國朝武臣鮮與儔焉。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

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熞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熈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尋復降允熥允熞為庶人。允熈改甌寧王。後三人不得其死。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革其祿米。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進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如終無挫歲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惟書其父開國功。免子孫死而已。上大怒。以元勳國舅。欲誅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

召淮南總兵官駙馬梅殷還京師。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南。扼尚欲為殷支計。而大勢已去。上既正大位。令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上勞之曰。駙馬勞苦。殷曰。劳而無功。徒自愧耳。上銜之。

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泰發廣德。欲赴[illegible]。為州司所執。歲[illegible]部時詔捕奸臣。為首[illegible]

族外親之坐死親以泰爲首高壎等二十六人皆就逮抄没充軍先發興州屯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甘肅衛多道死者。

蘇州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鎮撫陳斌等縛至京誅之。先是上賜黃子澄急予登避善所約與兩海善謝曰若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往號召以圖興復善守土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各爲其主耳遂命磔之。

前禮科給事中黃鉞自溺死。鉞常熟人與姚善善遊相許國時丁親喪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祀發琴川橋西向拜祠而哭曰吾與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國難志同死國今君已死吾忍苟義獨生乎遂起水而死

黃子澄被執至京族誅之。澄爲太倉衛百戶楊垂等所縛。命誅之從子文富編遠等六十五人皆死妻妹皆發教坊司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軍

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對上語不遜。上震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以九族親家之親家盡抄没戍遠方者又數百餘人。

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啓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爲道衍因囑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絶矣。上首肯之及靖難師駐金川門宮中自焚孝孺即持斬衰服晝夜號哭至是爲頭撫伍雲等執以獻孝孺不屈乃繫獄遣人諭旨從不從既而議草即位詔下天

衰。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自獄斬衰而見悲慟不止。上降旨慰諭之曰我效家事耳。先生何自苦。又曰。先生爲我作詔命授以筆。孝孺大書數字擲筆于地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上大聲謂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令復繫獄以俟乃收其宗支盡抄没之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妻鄭氏與諸子皆先自經死每收一人輒示孝孺孝孺執不從乃及其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然後詔磔于市凡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没發興州等衛充軍尋調三萬衛尋調甘肅衛外親自抄没後死者復數百人孝孺學術淵源伊洛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忠義之氣凜然蜀王嘗聘至蜀賜號正學舉世因號正學先生所著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帝王基命録文統宋史要言諸書以時其屬皆毀不傳惟遜志齋集四十卷成化初始梓行于世。

孝孺雖言靖難戮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但羅赤族之誅于是遺臣有行遯者題詩賦皆亭云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陳建曰方正學之忠至矣然獨恨其不死于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是修輩同五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考閱至此令人有餘悲焉嘗槩即建文諸臣論之則是修之死從容就義者也方氏之忠殆昔人所謂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一時行遯諸臣亦各行所志其在忠與智之間乎下此無論矣。

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爲北平按察司知事。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直兼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執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藩王也若沈吟不斷

禍至無日遑遑失據雖欲求為囚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被名捕治奸黨[illegible]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讓位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上乃命搜其奏疏遂已。火燒頭若早從此言而此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赦其死且諭之曰朕長子存北平。汝往事之若能盡誠輔導不失忠以為北平按察知事。

誅工部侍郎卓敬。敬初為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登極議討諸藩初不及燕敬奏曰。燕王智勇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疏上不能用。至是上執敬欲宥之而惜其才。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往敬欲徙封內地若聽其言[illegible]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上流金陵加兵猶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又豈有今日哉。敬遂就戮。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鉉被縛入見正言不屈反背立庭中。令其一回顧不可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不絕口並絕其人。

族誅禮部尚書陳迪。迪宣城人。執至陛前問撐罵不屈縛其子鳳山問日就戮。臨刑罵不絕口。命割鳳山鼻舌熬說畀迪食之迪吐出猶指斥遂俱遲而死。

族誅刑部尚書暴昭。昭潞州人被執罵不屈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

守安慶禮部侍郎黃觀死。先是觀往上游徵兵諸郡無何而上渡江入正大統觀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向東再拜于羅刹磯崇急流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攜二女沉于通濟橋下死。

守廣德翰林修撰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渡江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禍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謂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為賢又書曰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遂自縊死後錄其家叔英妻亦自縊二女俱赴井而死。

御史曾鳳韶自刎死。鳳韶吉安廬陵人嘗劾諸王貽衛道。時靖之役朝議遣使持詔北平諸臣皆憚往鳳韶獨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而還。上既即位嘉其節欲召用之鳳韶以干紀不聽命乃刺血書憤詞于襟略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譽讀書而識進退之節仕宦而至繡衣之職慨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書畢遂自殺妻劉氏亦自經死。

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良河南祥符人靖難師既入京良慟哭誓以死或爵命使召良良執使下獄詰且縛出斬罪以徇道中忽眾鼓譟而起殺使者去良還遂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廨與其妻訣妻先自投下池而死良遂舉印綬移其家人同焚火燄熾撲左右皆一時自盡諸臣而及其妻女亦執節不升者。

監察御史高翔聞上召。以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族誅之。

諫定曰靖難數年之戰爭以及奸黨親族之誅[illegible]由一人禍變雖由人事實亦天意劉誠

意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者，于此微矣。嗚呼，讀此
個忠成九族，與昔人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之語，不能不令人憮然已。
于靖難之際知此夫。

詔建文群臣所上謀策，悉焚之。有請上觀者，上曰：一時之言，不必觀。復有言建文所用之人，悉宜屏斥。上曰：此皆我皇考數十年作養人材，豈二三載所造就者。吉者又曰：館仍其舊，不宜遣之要抑。曰：治天下者必資賢才，天之生才，以為世用。凡有才能者，偽器任使，共理天工，焉存而棄之，何澂致治。

論曰。拔建文帝以太祖孫續承大統，即位，動尊賢養老，有詔墾田興學，宥詔而遣大臣巡行天下，以察良狹，所以督化之理而皇民生，謁訪予諏，訪仁大良，以繼世之賢若也。雖圖制略，得王府指得保功衛定醜尼大不掉之患，役畫臣懷寶為之憂，行征役振之深乘時相機，勸帝易地分王，各寄子弟，以削勢抑而禍種潛消矣。乃計不出此，而徒為王奮起兵決代齊岷廢屬亡，齒衆之疑，謀託之道，尤兵既舉而將不効，謀士弗用，命從使中原無寧歲，羅鋒鏑之慘，孰柄者方且討用禮，改官名，易制度，絕不聞有濟危扶傾之策，使康郁高巍諸臣章奏，萬世以為名言可勝慨也。雖然國事非矣，而以節諸臣，生氣凜凜，足以扶世教，植綱常，于不朽，其亦足多也哉。

附錄。讀列朝遺事云：太祖大漸時，密封一櫃，召太孫授之曰：此櫃不可輕啟，若遇難時，速啟視之，無害也。至是靖難兵逼，啟視其櫃，見一刀，一度牒，剃一道，曰：汝欲生，可將此牒于往他處為僧，後宮有密址可通，知其不然，將刀自盡。建文竟為僧而逃。宣德元年丙午春，少帝自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後，宮密實出，人不知也，祝髮為僧某寺，今居幾十矣。吾于代華之際，深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且皇祖尚有密勅在此，可考。吾今年齡七十，求無所望，祇欲還家，死于自土上耳，何得淹沒于異鄉，而不知者哉。遣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刻逃。于是奏聞。章皇帝勅老臣往視之，至則一老僧而已，莫知其為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永帝舊容，遂詣問焉，而永帝頤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云：吾于七歲之時，賜桃實二枚與汝，汝館閣階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汝救之出，汝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歸以獻，吾乃嘉汝孝，復賜五枚，汝願記然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伏而吏部尚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獨往皆來訪，先帝遺事，歷歷述之，始知其為不虛矣，遂相拜而泣，久之。一時故臣皆來吊探，冥不論之，命以實上聞。詔養于二館中，未幾，一夕暴卒。○詠化錄

又按皇明通紀云：建文帝既削髮披緇，親楊應能、葉希賢出走雲南，遊西方，自湖湘入蜀，朝廷疑之，給事中胡濙以訪張邋遢為名，徧物色之，至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遁名，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後歸者甚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思州，土官知州岑英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曰：吾建文君，自滇歷遊方至此，今老矣，欲從數身歸帝。君英大驚，闔門拜，御史奏之，驛送赴京。為號，途次驛詩感云：流落西南數十秋，蕭蕭雲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陽殿上雨聲愁。新蒲細草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比至京，鞫實。乃擇先時舊老，建文左監吳亮往視之。老僧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片肉于地，汝伏地舐食，何謂不是？亮伏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僧入西內，後莫知所終。彼二說皆以老宦實之，知其為少帝無疑也。正統十年，張太后疾大漸，楊士奇入榻前受一語，太后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士奇對曰：其一，建

文君雖已遜國，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劉曰：曆日行于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太后頷之，事竟寢。建文有文圭，遜居鳳陽。天順二年，上思建庶人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欲釋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鑒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赦出。未幾庶人亦卒，建文遂無後。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上疏，請追諡建文君，以恭仁康定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追諡之孝注。知天命歸我太祖，遜位而去，其殁也浦諡為元順帝，而況建文帝之非勝國可擬者乎？以親視言之，固當視景皇帝；以遜位言之，尤當視順帝。則告于高廟而追論之，豈可泯哉？不報。時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哉。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雖史臣不紀建文君事蹟。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湮沒不傳，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疾不果。再閱吾學編，洪熙元年，仁宗撰長陵碑文，猶建文雖追廢，備書其沒乃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由是觀之，則二楊所建議，誠有不可已者，綱常大意，豈遂淪滅？蓋亦有待焉耳。

按建文出金陵詩曰：是日乘輿看晚晴，悠悠往自壽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題壁間詩，其一云：國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云：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諸詩皆王者氣象，爲之悵

載籍證驗也。○詠化錄

長驅金陵論

成祖之靖難，與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不同。太祖由群雄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遂，而亦也。當時不患元存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變則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北逐元，元都君亦推均削樹，欽蓋所急在四方，豈不在元都也。成祖以太祖之嫡子，不得已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所覬望，睢觀金陵成敗為向背耳。若復攻城略地，廣土衆民，從待四方之服，然後除議稍奉之計，制稍延哀月，新老時變非所謂。彼處險頑之兵，既金其所忠在京師，兩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先有所不成，長驅入京，隨以元圖恨木恨本說人四方，豈不不服者去此一通。兩兵所以存先後之不同也，乃推文若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計事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敝浮。其柄今帷幄之策，惟務兵多，而不先于擇將折衡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于合謀焉。盛庸受惟毅之任，而原非舉悔之才，平效有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闕之任，則罔爭之去，出李景隆壞之于先，而將廁董不能振之于後也。肅之罪均祝景隆有問，而其為敗則等百，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近符欲正景隆之罪，噴曉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艮豈御將之權請國之畧哉？至若齊黃身發大難之端，而卒迯其難，罪浮死諸矣。惟孝以身殉國，莊終一致，固無容議，然至于河尤臣失大事，已去，猶諸循欲行周禮，改官職，易諸其廷名，足亦甚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洪武六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七

成祖文皇帝、

帝。太祖第四子。高后馬氏生也。初封燕王。建國北平。以靖難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五。葬長陵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朔。

大祀天地於南郊。

詔天下。改明年爲永樂元年。

大赦。名在奸臣列者不宥。

罷學士董倫。以王景爲翰林學士。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爲翰林編修。

吏部奏建文時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官員額數有增減。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合遵復洪武舊制。詔速復之。上曰。如係軍民利害者。可因時損益。既干軍民利害無所關涉。何用更改。況前人創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無弊。輒改何爲。此其所以敗亡也。

諭刑部。朕靖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者各安職業。而中外軍民誣執無罪之人以希陞賞。速諭止之。違者抵罪。

以陳瑛爲副都御史。初瑛坐通燕謫廣西。瑛銜建文諸臣最深。即奏言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宜追戮。上曰。朕舉義誅姦邪。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

命工部尚書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戍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軍何福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

命戶部尚書王鈍致仕。上召鈍諭曰。爾輔建文。罔朕骨肉。今何如耶。鈍頓首慚謝。遂命致仕。

執前刑部尚書侯泰下錦衣獄死。

前戶部侍郎盧迥。左拾遺戴德彝。都御史茅大芳。刑部侍郎胡子昭。大理少卿盧原質。皆不屈死。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清陝西眞寧人。洪武甲戌廷試第二名及第。授翰林編修。尋柰其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爲北平參議。往來燕邸。勤靜。上嘉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及建文闔宮自焚。清說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恆伏利劍衣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清衣新緋衣而入。朝畢。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天監奏星有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爲驗也。上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

乃躍起奮呼罵。上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含噴近前，直噴御衣。上愈怒，剝其皮，以草實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骨肉。是夜，上夢清仗劍繞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為犯駕狀，乃命燔于門中。詔赤清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株提外親，亦焚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鄰郡云。

以蹇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

以前燕府長史金忠為工部侍郎。

初建內閣。

附錄。上將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校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詞涉干犯者焚之。因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臣實未有。上曰：爾以未有為美耶？國家危急，近侍官獨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可此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吏部尚書張紞自經死。紞懼禍及，自縊死。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並歲祿二千二百石。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聰武成侯，並歲祿一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並一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房寬思恩侯，並一千石。徐祥興安伯，徐理永康伯，李濬襄城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伯，劉才廣恩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唐雲新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並一千石，世襲。餘將士陞賞有差。

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

詔諭四夷君長。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

擢黃福為工部尚書，劉儁為兵部尚書。

簡翰林待詔解縉為侍讀，編修楊榮為修撰，召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皆以翰林院銜直文淵閣。時上念機務殷重，欲廣聰明，措天下于理也。乃開內閣于東角門，簡諸臣為臣曰，復每召百官奏事退，內閣臣造榻前，密勿謨畫，率漏下數十刻。諸大都大政令，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率與尚書埒。當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是時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獨與諸司異，所封進詔章若發答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郎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以翰林院稱。已上命吏部言內閣臣侍從久，繼自今考滿，宜內閣者勿補外。其後縉謫交趾參議，幼孜、榮等事上二十二年，官五品不遷，而制三公三孤不以授，蓋嚴慎如此。

知府葉仲惠以修太祖實錄，指斥靖難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逮谷府長史劉璟下獄死。璟，劉基仲子。召之不屈，下獄死。

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詔重修太祖實錄。以李景隆為監修官，茹瑺為副監修，解縉為總裁。

吏部奏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
間靖難兵起棄職遠避宜寘諸法命入粟贖罪
畢發興州屯戍。
以僧道衍為左善世。二年四月加太子少保復其姓姚賜名廣孝。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壬辰冊妃徐氏為 皇后。詔曰朕荷天地神靈 祖宗數佑繼承大統
華夏蕭清稽于古典昔周之盛亦資內助以
致雍熙朕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
達之女厚德崇於坤儀懿範同於恭儉孝慈天
命是用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命使奉金
冊金寶立為 皇后正位宮中
共承 宗廟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冊立中宮宴文武群臣四品以上於奉天殿五
品以下於丹墀命婦宴於坤寧宮。
以北平布政使郭資有守城功陞戶部尚書仍掌
司事。
封徐景昌為定國公。鳳陽人父增壽魏公達次子以文皇后弟為左軍
左都督坐通欽燕兵為建文君所殺上即位
加恩追封武陽侯尋進封公以景昌嗣祿二千
五百石斷正統二年卒子顯忠嗣十年卒景
泰六年子永寧嗣因疾免朝參支半祿成化
十七年卒子光祚嗣掌軍營府加太師嘉靖元
年卒子延德嗣隆慶 年卒子文璧嗣焉。
封駙馬都尉王寧為永春侯。壽州人尚 太祖女懷慶公主進侯

以[illegible]永樂五年下獄卒後為指揮僉事。
十二月以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以北平保定知府雒僉守城有功陞刑部尚書仍
掌府事。
戒諭靖難功臣。
詔舉隱逸賢才。勑百官言朕以眇躬纘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肯行皇
急于饑渴其令內外諸司于群臣百姓中擇重
任而流處下僚堪剸繁而優裕散地抱道懷才
而隱山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拘族姓皆
毋徇私濫舉又 諭吏部尚書言銓選當隨
所長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各隨所宜但有
才皆不必皆君子有德者不必同小人爾必戒
之時江西以儒士[illegible]
詔即擢山東布政司右參議。
命郡邑各置預備倉官出銀糴粟著民贖罪入粟
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
是歲天下戶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
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賦稅糧三千四百五十
萬九千八百二十三石。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
勑文武群臣一遵成憲。勑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
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政
教修明[illegible]朕纘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

爾文武群臣其遵成憲悉力一致敬之慎之。

以史仲成爲僉都御史。

復封周齊岷王。

命汝南王有爋居雲南大理。以建文時嘗告其父爋謀不軌也。

詔以北平爲北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而不食，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修德行仁，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而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眞不食耶？勿賀。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二月，設北京行部、行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設北京國子監。

改北平布按都司等衙門，改順天府。

詔嚴禁誣告法。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于鄉，家屬遷化外。

命監察御史訪民間利病。諭曰：朕居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故特爲朝廷耳目，其用心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具聞。

武安侯鄭亨卒。亨，蒙縣人，鞏昌侯子興弟。洪武十七年，以都督僉事從平雲南。覲封世襲祿二千五百石，以破北虜功多受上賞。至是卒于鎮，尚公主薨於襲，子珍以子銘

銘子玹以女弟爲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薨。天順三年珍之嫡孫昌得嗣。五年薨，子良嗣。以玹子年弘治十七年始得嗣。正德二年良薨，子紘嗣，歷掌首府，任師陣，進公爵。嘉靖十八年以南郊禮成進封國公。二十年下獄，奪，子守乾嗣侯爵。

禮部奏：壬午年兵革未舉鄉試，請以今年秋八月皆補試。詔行之。

定官俸米鈔文。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奏議：公侯駙馬伯祿並全支米，職官亦如之。其文武官一品、二品俸支米者什之四，三品、四品者什之五，五品、六品者什之六，七品、八品什之八，餘折支鈔，每石折鈔五貫。九品雜職吏典、知印、總小旗軍並全支米。木以上計日折俸從人有家屬者亦全支米，家屬在原衛者，其本于京倉支什之三，于原衛支什之七。總小旗運途

于原衛支米，在京每月別給行糧六斗。上從其議。命俸米折支鈔者增五貫爲十貫。陳建曰：此官俸折鈔之始。景泰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鹽、折胡椒、蘇木，事例日薄。已剖正統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二米七鈔，惟九品雜職無不者，然因沙滅法通行。貪可後來鈔一貫僅值錢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

命三法司引奏獄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命郡王高煦率兵備開平。

三月，群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勅曰：欲正元良山須成其學問，始復之。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遼東，永與之戰
不利，會入朝，文臣不問。上怒，並誅之，俾諭天
下衛所，言諸有盜賊及令虜聲息不以聞者，鎮守
官而下罪視此。益嚴
邊臣欺蔽之誅如此。

設五府各衛於北京。
改前北平三衛為金吾左
右衛、羽林前衛，改北平都
司為燕山左右衛，為大興左衛，為濟川、通州衛。
是上千衛與騰驤左右、武驤左右四衛，亦名親
軍。其諸陵依陵設衛，衛陵衛不隸督，武功中左
右衛以匠故隸工部。凡武職襲替，所衛都司上
之府，引奏，送兵部請選。
親軍衛得直達工部。

以大寧畀兀良哈。
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
寧分大寧衛衆宮衛分遼東
和武千龍山寺縣，蓋古遼西郡也，契丹號為中
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

明政統宗 九

寧則居其中。東南西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
是為廣河，大山、北谷、福峪千里，馬子、宗陰，遼通
連直京衛之西，山內有長治，周圍二百里，大鹽
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
闊而聚，且其地東傍遼湖，若招渡湖、吳淞水，商
遼通昌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是可
以通穢貊，古為渤海東京龍泉府，沃沮古
為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章郡水商國
經遼思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瓦剌，而
西入大寧矣。契丹自遼而兵車，其道由此。

從北平行都司於保定。

有司請分山西澤潞丁於河南衛州耕田，從之。

有司請修治比干墓及祠，從之。

鎮遠侯顧成請以土軍官一槩操練。上曰：土軍皆夷人，

散逸而揮拘案，若與官軍同役，或
猜有不堪，則嗔之，道當斷行之。

附錄 一潘陽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達運
河，直沽入海。衛輝府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
河距黃河百步，置倉，以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
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
計議，如可行，俟
民力稍暇行之。
於是遣官浚，因黃河衝決不常，難于修治，海運
之議，前大學士丘濬詳，亦思患預防之道也。

禮部奏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朝
中宮。上命免之，但遇節來朝。

遣書高煦俾知警。

明政統宗 十

誅副都御史王信。
時李至剛妻父有犯，遠問當
服。上利至剛乞免。上曰：洪
武精獄情之重輕，奸人何以知之？對曰：此
王旨與臣言。上命論大辟，讀貫狩，誅之。

詔軍民有司不得節制。
福建都司都御史周新言
頭頭兩府非統屬，今
府官爭設相見禮節，及各衛千戶所轄各衛官無彼此
不本衛經歷，今有司與各衛千戶所過有公務
官以公務至衛，老行平禮相見，請自今府
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於府治見
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不許經移文府縣
不許奏辱有司官吏，所讀詔書及各布政司
職掌，既差人于衛所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
又差人于衛所開讀，敕旨丁謹宴儀，送部司
今開讀詔書，除附近衛所，司行禮，此請自
海衛所不從布政司差人開讀，為其邊
使，以太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焉。

設深水縣廣通鎮閘壩。時和州吏目張良興奏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間有耕者輒水渰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二十里以防水勢。從之。

五月。制諭文武群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謚。

敕戶部。令有司覈荒無田蠲其租。

以守壯平功。封駙馬都尉袁容為廣平侯。李讓為富陽侯。容壽州人右都督洪之子祿一千五百石世襲洪熙元年從孫誠言德元年復四千讓之子茂嗣景泰中弟蕃嗣蕃卒無子弟琇為長陵衛指揮僉事譁靖難人指揮同知封祿千石世襲二年襲子茂芳嗣二十二年坐法失侯子興授長陵衛指揮僉事尋封伯襲從子輅仍為指揮

續封靖難功臣。李彬豐城侯陳懋寧陽侯王通武義伯王友靖遠伯陳賢榮昌伯張興安鄉伯陳志遂安伯歲祿一千石世襲。

上號諡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共一百八十三卷。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是時運道二一由海達直沽險一由淮入河踰陽武入于衛由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為勞甚艱。丘濬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三曰陸曰河曰海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湖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患預防也

七月丙子朔。享 太廟。

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采輯群書。上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設楚雄縣儒學。

命尚書夏原吉按浙江水利。訪利害經度以聞。先是蘇州頻歲水。上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疏治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下流常嘉湖土田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流東納杭湖宣歙諸郡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使此浦港壅塞漲流淤澱傷農稼為甚法宜疏吳松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八月。命翰林侍讀胡廣編修王達考應天鄉試。

賜宴於本府。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為刑科給事中。以言[illegible]召也

削歷城侯盛庸爵暴卒。以陳瑛劾也。庸不知何許人，建文中以都督同知充平燕將軍，拒破靖難師于濟南，封世襲歷城爵祿無考。上初即位，命讀守淮安，後移山東。庸不自安，至是以當將嫌下獄死，國除。

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賑。尚書郁新奏真定隸州民初復業，遭旱艱饑，流殍者衆，乞發實賑濟。上曰：民困甚，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覆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乃命御史督賑。

十月。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置屯田軍士，整理屯種。

置三大營設總兵官

長興侯耿炳文暴卒。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封下濟向敗文令王至是鄭賜、陳瑛劾其器用僭侈，遂籍其家，炳文自殺，國乃除。

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上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於
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長子守北京，親庶
務，練吏事，奏牘有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
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
不究知。後受命於方，經綸艱冒霜露，與士卒同
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傳考于載籍，每覽昔
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
有益于人，然人自有稟資強弱，遲而不切，亦未
有益。故欲令汝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
使中有
所主也。

賜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

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
豈足償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至于
外夷，必不肯授之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
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
老成，非喜功好勝之
流，以是特嘉獎之。

令更定湖廣夏稅限期。時湖廣夏稅至後期，戶部尚書郁新請按治知縣官稽緩罪治之。上曰：賦入但無失經制可矣。耕穫有先後，地里有遠近，何可以此治官收。武昌等處難易各盡其情，至于科民苛刻，其首必責令于民，令民輸寡矣。其勿治。

日本國入貢。時貢使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稅。上以失國家大體，不許。

十一月。定給驛傳例。

定武職新舊襲替法。故每歲人選官一等曰新官，曰舊官，皆有流有世。世

官曰襲職，曰替職，替其職也；曰優給，不得世者；曰襲
革；曰通革，非真授者；曰試職，曰署職，曰納級，曰[illegible]
洪武、永樂、宣德間，凡軍職絕，不論宗兄弟姪
襲。成化十七年，用向寶新言，凡軍職絕，非立功
人子孫不得襲。弘治十八年，又稍許立功人視
姪孫已襲者得治襲。正德十年，王瓊又請堂
兄弟姪亦得襲。十六年，彭澤非瓊議，不許襲。曾
失職者流言得復襲。嘉靖十年，三志入朝議立
功人絕，同時親弟姪得襲，其姪孫以下及兄
弟姪除親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軍功者始襲，
其無功姪孫以下至堂兄弟序并及旁從別
無立功者不許襲，傍子孫承職者以次繼襲。

召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使中諭各科辦事宜。

令言民間利害。先是，上欲聞民疾苦，詔吏部尚書蹇義選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光體、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上詔原貞

等曰朕夙夜臨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爾曹未
能盡知故設都察考覈官職辨事之名得實於
等六科在朕左右如朕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
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人言天下郡邑之
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
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汝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其所治所利當興可罷當去皆直言勿隱
于今下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李芳遠爲朝鮮國王。黎蒼爲安南國王

十二月。解縉進古今列女傳。 上製文序之

徙天下富民實北京順天府

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宸翰者。皆送

官錄進。仍厚賚之。 上覽 太祖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皇考文章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精然可見縉等曰誠知聖諭 上曰朕于宮中偏覽于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遺文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深歎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乎縉等對曰國初佐命諸臣有之遂遣書各下府求之

詔令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察守吏。 言吏部選授守使出一時銓法豈必盡才必特考察然後其賢否可知也其令監察御史按察司精考郡縣吏凡莅官半歲以上各敷貪廉能否之實以聞御史出按者至郡邑省行臺巳召部邑諸生及在官人役立詢之具報上 上謂尚書蹇義曰往命御史考察外官欲任賢退不肖庶幾民受其惠也今御史不體朕惟在官數人之言定賢否論何由公必因有勤職業者必刑罰爲小人所忌惡君矣亦有貪饕黷賄俛首下氣依阿淟涊爲小人所狎私者御史以其諂諛而罷退之况其保留而進用之黜陟豈有當乎宜嚴戒飭務盡公毋枉毋縱

是歲天下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賦稅糧三千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四石。

甲申永樂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勑諭天下文武諸司。 勑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之視聽皆因于民能愛民是即事天朕即位以來嘗以此戒諭汝等而治軍者或不恤軍治民者或不恤民非惟不恤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蠲其徭役務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于治理欽哉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州疏通舊河港。以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 以閩浙海洋私駕海船交通外國爲寇故也。

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 戶部尚書郁新上言曰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洪武初行時有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汝不留心于此徒自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

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蓄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其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折獲不前，論罪撫法，悔無及矣。

二月。命解縉、黃淮為會試考官。取楊相等四百七十二名。先是，禮部奏請選士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李至剛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從多，後不為例。

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

封皇第二子高煦為漢王，第三子高燧為趙王。按漢王洪武二十八年封高陽王，今改封。十五年之國樂安。宣德元年九月以反降之，削爵錮西内，不食死。妃韋氏及九子俱從死，世子瞻圻先卒。趙王于洪熙元年之國彰德，歷傳至今王常清嗣。

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冊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

三月，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曾棨冠服銀帶，餘並賜鈔五錠。是日賜宴于會同館。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

文華寶鑑成。先是，命侍臣集嘉言善行為書，授長子，至是書成。上諭楷等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鑒錄。朕此書將以教太子，以昔秦始王教太子以法律吾元後長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故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保

輔東宮，從容開陳，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為守成令主。

禮部進東宮朝儀，令頒示諸司。一每日翰林院、坊二員同春坊司經局官講書，以五經四書通鑑人學仁義、貞觀政要等書，皆陳其事之始終，陳述大義，悉成。衛車進呈御覽，然後起，文華殿前說。

上御奉天門，以直言諭科臣。上顧謂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于一時，敢言者言于萬世，所以王既之諷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懼，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微與爾等勉之。

五月。詔北京逃民犯徒流者就發種田。從御史周新言也。且命北京犯應流徙者，准收贖。

巳酉，詣孝陵。有司請具法駕，不用。以皇考忌日也。

六月。封元裔克帖木兒為忠順王。分其眾居若峪城，所賜初元衛回紇曰安克帖木兒阿端司，并其地。克帖木兒曰安定曰阿端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設衛所，比哈密而設，請遣大學士楊榮行邊，給令言元裔者，乃宗族屬，居赤斤，曾故思地，授忠順王，陸其地，命赤斤，其官屬，其里池，置之，赤斤出，真士馬，可不可親，出兵，日小朝，給，大臣，殿下是處。上從之，而老的罕果自帖。

命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訪其姊，嘗成之日，姊既為私尚，嘗發慈悲心，蓋如其好殺也。及請輔姚，數息曰：和尚慈悲嘗如是耶？廣孝既貴，乃是還吳，往見其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

不得已乃赴宣宗御前進于死勅曰我安用汝得勅卿曾見敵和尚不了哉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相見。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送耕牛一萬頭至遼東。勅都司分給屯田。上欲廣屯田遣人欲牛于朝鮮王是送至命戶部每頭酧絹一疋布四一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有差。

七月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獻所著書。命杖而焚之。其書專斥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李至剛解縉等請寘于法楊士奇曰當毀其所著書庶不誤後人上從之即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籍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山東野蠶成繭。禮部請賀，不許。

八月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欲得退聽未嘗不思督束此心為何要又思人君但于宮室居處衣服玩好無所溺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勅寧夏總兵何福等以屯聚之法。言寧夏屯所多寡停至各屯或必且先受掠苦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木草深濠壕寬丈有尺五深如濠之土築上城高二丈城開且門諸傍近屯輜重糧草且中無事則居本屯事急有事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師然至無所掠而退完其時屯守事朕過計如此諸屯守畫將軍其則思之益謹防全于此。

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九月以胡儼為國子監祭酒

周王朝，獻騶虞，百官稱賀。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若之明王若以祥自警未嘗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係焉若果為祥在我更當加慎是日宴王于華蓋殿賜從官宴于中右門遣行戶部尚書郁新言御馬監索白象食栽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奪民食以飼之此古所謂率獸以食人者勿與。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賜五品公服。上諭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於嘉猷非恭慎不關故在宮中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于心汝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曰陛下以臣事君殆過未信任敢不竭力圖報是命誠亦今赴奉儀殿見中召試歲賜冠服歡然

十月鄭陽奏運官知州陳敏、千戶陳鑑等擅以官糧濟軍士。上貸之。上曰運糧舊遭風濤所失沒不問此彼皆所以達大體也其勿問。

賜甘肅總兵宋晟勅諭。上謂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寄豈可掣肘文法今宿將所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史言爾專擅已付以閫外之寄大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卿雖有言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設天津衛，調沿海諸衛軍士屯守，兼備糧。直沽海運至此則以小舟轉運北京。

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罪毋妄引榜文條例為深文又諭法司天氣向熱獄囚淹久死刑俟秋後餘輕罪即疏決其未能決者聽出獄需後審大理卿薛等奏各布政司且獄上罪囚者二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矣。上謂都御史瑛曰人命至重絕不可復續獄辭情難辨箠楚之下罪成于鍛鍊者比比此二百餘人中豈必無冤遣御史宜加以恤刑之意書諭簡校之使論決務盡情得實無或枉濫焉。上自靖難後垂意于矜慎如此

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送內閣閱過有未當處悉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赴東宮進講。時內閣解縉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一日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諸或為說

皇太子問甚悉經旨于此必無諸或之說遂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此道不敢陳豈敢含議此出宋儒胡瑗之說。皇太子曰彀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殿下對此問最好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皇太子悅。

工部侍郎趙毅奏鎮江民乞言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乞遣人驗視。上以其爲百姓植禍不行。上曰汝為大臣顧不能料其事而欲遣人驗視也數年以來民困為甚非夫有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如許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

諭翰林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宴於禮部。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修而勅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箎及縉總之翰林學士王景侍讀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翰林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棨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偁蘇伯厚張伯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經歷高得暘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司僉事晏璧為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外郡縣能書生員者繕錄開館于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

宥江浦知縣周益罪。其妻梅氏訴翁母老無養願代死。上憫之。

定屯田例。除官牧正糧及種子外餘悉與自用。

[illegible]論[illegible]

[illegible]東明衛[illegible]月譚淵[illegible]

[illegible]義都指揮盜殺[illegible]

刑部奏奉天征討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當者論天下之大法不可以功掩過以私[illegible]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illegible]非是從[illegible]討[illegible]其論如律。

興安伯徐祥卒。祥[illegible]大名人洪武二十五年為[illegible]揮使以靖難功封世襲伯[illegible]

[illegible]

嗣子嘉靖七年襲子夔賜嗣……從子良

十二月禁錮李景隆。周王……郎訊受……弟增枝居士命革爵籍景隆下獄四十五年卒

分女直地設建州屯衛海西等衛。

宋晟奏暫納淮浙鹽於甘肅以充邊儲從之。

御史張壽奏邊軍犯徒流者從法科斷仍留本衛戍守……

……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毋得從衛。詔從其議。

命錦衣衛執私役工匠中官治之。上召府尹向寶貞之曰汝聰敏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中禁使令之人汝何為也聽其役民汝朝夕在朕左右尚為人如此若汝外小宮何如今若有汝者宥汝罪復有蹈前非必誅無赦。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侍臣七人與尚書同。解縉入謝上曰朕于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關卿等左右勤勞朕不在尚書下次賜賚史求務事功之實何拘品級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各盡其道可也縉等稽首而退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命急止之。上曰此特說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若未事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其即斥去之。

乙酉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諭天下牧守之官以愛民為本。諭曰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夙夜兢兢不敢怠寧欲以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尚慮天下黎民之衆有未寧所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教之善以遠刑辟導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可登于至治爾等亦有無窮之……朕……欽哉……

詔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三年。

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進學。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樸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增為二十九人

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飭學規。諭禮部曰皇考內設胄監外設儒學選師儒教育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中……飭切責于是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諭儼曰此學子科條卿法且為師範者當正己為諸生講學漸磨以養身淑心……

二月誅北京刑部尚書雒僉。……陳瑛等劾其縱妻子于所部索財……

慶以致

黃河清於蒲津。儒臣撰頌以進。

改黃福爲北京行部尚書。以陳瑛劾其不恤工匠。

詔建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福建御史洪湛請立廟祀唐常袞。許之。以始興學校也。

許邊關互市。時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然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他物易布帛。有司遵例禁止。又慮杜絕遠人。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賜國子監雲南等處官民生衣。高虎等五十人。

詔北京。別建國社稷山川等壇祭祀。此趙王留守之祭以義起者。從蹇義解縉奏也。

三月。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人。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此內官將兵之始。和自是三下西洋。皆有功。

四月。命僉都御史俞士吉使日本。封其酋爲國王。

詔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典籍。巨江以老固辭。賜襲衣。令致仕。

五月。戒敕親王。上以代秦晉永興高平[illegible]諸王所在過失日多。思[illegible]以戒以全親親之義。周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韃靼帖木兒率衆歸附。賜姓名官爵賞賚有差。居之涼州。仍賜敕獎宋晟招諭之功。

詔華楚府鐵牌

賑江東饑民。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往賑之。上諭曰。蘇松嘉湖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稚嗷嗷饑餓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當有興革者。速以聞。

七月。以段民爲戶部侍郎。

巡按廣東御史奏。請授洞首王賢祐官。俾招諭黎民。從之。

改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遣內臣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故眞臘國王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此內臣封夷王之始。

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召夏原吉還掌部事。按五齋撰夏忠靖公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府庫空虛。無有蓄積。一時賞賚功臣。賞給士卒。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數百人于館閣編集典籍。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臣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萬萬計。皆仰給于戶部。公日夜焦勞。經傳綴葺。未嘗缺乏。亦爲難矣。

九月以禮部侍郎鄭賜爲本部尚書，眞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陳洽爲大理寺卿。

十月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命頒行之

十一月以書諭趙王　時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謹守邊境，勿輕出入，故無敗失。爾遇警急，但令關隘謹守備，勿輕出戰。

襄城伯李濬卒　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以指揮同知以靖難功封伯，祿千石。濬子隆嗣，以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卒，子珤嗣。十四年北征沒，弟瑾嗣，成化四年以征蠻功進[illegible]伯爵，正德四年[illegible]。瑾子全禮嗣，嘉靖十八年卒，子應臣嗣。

殺庶吉士張朴　以藏考禰書也

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下獄除名　衡山人，洪武二十三年以降附功封伯，子孫世襲指揮使。至是以不朝谷王下獄除名。七年一月以陳瑛劾，復逮下獄，瑺度不免，自毒死，子鉉戍廣西，洪熙元年放歸。

丙戌永樂四年春正月壬辰朔

考察天下及北京文武官

南陽盜起　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討平之　南陽兒君山草寇竊發，上謂兵部曰：此輩小醜，不治將次乘末收顏，初亂緩放，卞人順帝全否加蕃，至大變，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惡于初萌則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諸將平之

遣使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　先是對馬、壹岐等島海寇掠居民，上勅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白金千兩、綵幣、綺繡、銀壺等物，并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命王達、楊溥爲會試考　取中式舉人一百二十八人

以　高祖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賜諸王及堂上各官。命趙王高燧居守順天府

謁先師視太學。

三月廷試。賜林環、陳全、劉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江殷等十三人爲庶吉士，又取乙榜陳人廷試，擢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是科王彌後以功封伯賜侯。

安南黎季犛殺其故王天平，害我使人

四月。命禮部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尚多闕略。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況于朝廷可闕乎？遂命禮部遣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

五月廢齊王榑爲庶人，尋安置廬州　齊王榑驕暴，上屢賜書諭之，不從。來朝，又面諭曰：毋忘患難時相，命秦封客安爲悅，詔後入朝。臺臣露章請劾治，榑厲聲曰：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時耶？聞耶？理當盡斬此輩。上大怒，盡削護衛及長史等

官留京師尸廢為庶人居廬州群臣請罪其教授葉恒芃上曰齊王悖矣習與性成朕與王至親出之囹圄寵以祿爵誠心溫辭開譬之然且不悛也教授輩當如王何况恒等先倡歸可悉勿問

回回結牙思進玉碗却之

雲南大小古剌等部落來貢 詔置宣撫使司

七月 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率師討着黎平之時能卒于道輔佩將印總大師晟率雲南兵由蒙自奪宣江犬兆江輔率大兵由廣西憑祥坡壘關入次昌江遣破其東西都賊恃東西都及洮江富良江以為固于江北岸緣江樹柵築土城城與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萬守之于富江東岸緣江置椿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江海俱下椿以為防而東都城列象陣以守欲憑險老我師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其之沙灘與晟合輔與諸將計曰賊備多而力分多邦其要害也今我師始至備禦必精宜歛兵不攻伺其意懈夜襲之可破也多邦破餘膽落矣居數日度可攻召諸將諭曰今師行萬里至于此無還理當共報國成功名先登者賞不次退者立誅之衆皆奮力用命夜四鼓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踰重壕至西城以雲梯傍附城而登既登烈火鳴角賊駭失措矢石不得發而走遂克之賊于城外列象陣以攻輔勒諸軍以畫獅蒙馬冀以神機銃而前象皆駭衆退走賊帥殲焉而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遁于是三江路洮江宣江諸州縣次第降

軍門降明年師進富良江賊悉臨其舟艦數十里用戈船載木立柵以拒我師輔乘柳木箕茨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時海門涇以久晴水涸季犛父子以數小舟跳身逃入海餘黨未平

召北京儒士武周文改為翰林院侍讀學士以其年老賜致仕

閏七月建北京宮殿。

命平江伯陳瑄兼江淮河衛轉運

八月勅秦晉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練兵防胡及相地牧馬

九月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十月平江伯陳瑄擊倭沙門島敗之時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陳建曰洪武永樂二朝皆行海運不能所[illegible]轉慮費今軍士習于海道以防倭寇不貲行餉通河既而海運頓廢則至近日倭寇海賊往縱橫于遼海而浙江之寧紹諸郡皆罹之荼毒歲被荼毒至于燔城殺劫官庫府海衛所官軍號法莫之敢攖使海運猶行海道有備豈至此哉丘文莊于大學衍義補卷上欲復海運故也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上命會官議行之首舉建文時事欠救荒劾民言率直無忌諱陳瑛劾其言犯禁毛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以訕言廢之。

十八月甘露降[illegible]壽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羣臣
上表賀 聖孝所致 上以因祥思懼不宜怠忽
申飭之 上于十一月庚申修建金籙齋法于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追薦 皇考 皇妣甲子慶雲見朝天宮乙丑甘露降于宮樹丙寅慶雲復見既訖事二日復有此禎祥侍臣楊士奇等俱有詩頌

十二月大赦
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 先是 上為藩時聞武當山有羽士張三丰者異人也烏斯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皆謂之至是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哈立麻凡五歷寒暑乃至明年二月建法壇為皇考妣薦福[illegible]像于雲表幢鎗旋繞種種不絕又聞天樂梵唄聲蓋幻術使然而 上潛心釋事矣

丁亥永樂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公侯伯及文武三品以上命婦朝 中宮賜宴坤
寧宮
編淛西私披剃為僧者戍邊 凡千八百餘人與付兵部編籍發[illegible]遼東甘肅苦處
二月以[illegible]為廣西右參議 初緝與丘福易[illegible]之議頗洩于外[illegible]麻人怨緝等言于 上曰[illegible]舊臣無[illegible]者惟緝洩之 上怒出緝廣西尋改交趾

三月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
力一夕出大谷達於江蓋川之靈相之 賜其山
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 命
侍讀胡廣製碑文
附錄 守衛官有于皇城下口誦經不輟者 上召至戒諭之曰汝爵祿自誦經得之邪身備宿衛不于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無是數者而有福無禍得乎若閒暇之際即欲誦念則 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illegible]中有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汝取讀誦亦[illegible]衛之所誦經[illegible]者

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
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
在佛領天下釋教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等為大
國師
設四夷館 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
隸翰林院習譯書 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為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

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時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待詔鄒瑄鄭禮等侍講讀　上諭之曰人于學問當于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汝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矣他日所負其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為能也廣孝等頓首受命尋復召前禮部郎中李繼鼎為說書不另置僚屬。

王達卒。達無錫人自訓導薦陞助教歷編修侍讀學士以詩名　上嘗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為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乙卯　皇后徐氏崩謚仁孝。后中山王達之女博通載籍每覽古人言行之懿即思因古人書之冊圖欲後來者[illegible]冊為　燕王妃[illegible]婦道[illegible]　高皇后[illegible]重[illegible]　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常　上靖難　世子守國事多稟命　文皇既正大統　后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數言南北戰鬪累年軍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　帝克施仁自親族始又言人材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太公皆先代之人況今日賢才皆　太祖所成望　陛下不以新舊為間。上悉嘉納初冊立　皇太子封趙漢二王后曰太子國家之本諸王藩屏所資須擇老成端正之士輔養德器。上曰此朕所注意也嘗請于　上許命婦入見悉賜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　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　皇上所與共圖[illegible]者六[illegible]臣數輩。諸命婦可[illegible]有以翼贊予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　后觀女憲女誡書採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存心內典復取儒釋道嘉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既疾劇　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　上恩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曰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　上矜念之。上問復有何言曰願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　上恩矣願無驕奢外家　上泣　后亦泣曰人生死有定惟　上訓思自愛無以妾故傷　聖心遺令　皇太子身後之日喪葬務從簡省毋妨臣民　后崩　上哭之慟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一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年四十六　皇太子及漢王趙王皆[illegible]后出[illegible]

[illegible]月　議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時戶部會官言北京合用糧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運使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充衙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舩并山海官軍時檢理如法。上重其事下部詳覆

勑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上曰人臣無外交古有明戒　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為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卜寵吉兒通日本等處陷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徇利之人往往潛行諭稱朝使索販寶物或于道途盜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為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為朝廷鎮守邊境御史為國耳目之寄皆坐視不[illegible]可乎其悉廉問防閑不可懈弛[illegible]

十月初設中[illegible]舍事

十一月以胡廣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爲右春坊大學士。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兼職如故

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永樂初閣臣考滿陞任不拘內閣。如胡若思出爲祭酒。故有是命。

欽天監進永樂六年大統曆。

永樂大典成。先是解縉等進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至是重修之賜名大典凡二萬

[illegible]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

十二月遣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訪求異人張三丰。濙武進人。上察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訪張三丰爲名實察人心向背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其在外最久垂十年始還朝或曰此一爲踪跡建文君也。

改造海運船備使西洋。計二百五十隻

魏國公徐輝祖卒。上惻之念中山王令其子欽襲爵尋以乞守墓謫居中都

附錄。廣東布政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覽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問故士奇曰奇自[illegible]給事受命赴廣衆皆以詩文贈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詩文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以 太祖戒飭功臣鐵榜及 勅旨頒賜武臣。復以謹守憲度諭之。

安鄉伯張興卒。壽州人永樂元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薨從子勇嗣十年薨子安嗣正統十四年薨子悔嗣正德二年薨孫坤嗣三年薨子鉉嗣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口五千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五百七十二。稅糧二千九百八十二萬四千四百三十六石

[illegible]

戊子永樂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定巡狩禮。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爲副海道運糧赴北京。

三月書諭本雅失里。先是 上書諭鬼赤力可汗不報且殺我使以非元裔衆不附而弑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之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北歸忽七易主天未聞一人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矣今阿魯台等迎汝與北虜討鬼力赤與也孫台相賊害者久未必能親而愛汝保身不易哉昔周封舜後胡公滿于十夏後東樓公杞商後箕子于朝鮮微子于宋我 皇考于元後存恤保全加道脫古思不北還封爾可行南北人所共知

朕之心卽古帝王[illegible]祖考之心汝元氏宗廟
當奉世祀去就之際所當三思朕愛人之誠同
丁皦日故遣
使諭朕意
附錄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使按察使
奏以栢生花爲瑞蘇州揚州二府言檜
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
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爲瑞者又言檜花小
人之務諛說也可惡
遂降璽書切責之
詔輕交阯徵斂 上曰比除交阯郡縣官朕致諭
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
無重科歛户部其會
官定議務從輕省
遣御史往山西鞫問内使李進 上諭都御史譚
去年曾命内使
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
[illegible]不令採比聞進詐傳詔旨擅作勘合招集軍擾
[illegible]
後[illegible]挨挨掠爲各[illegible]民害所在官司都不奏來
此與明監齊黄欲壞國事者何異卽遣御史二
員徑詣山西將縛進并一干鞫問明白械送京
師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幷鞫治
之雖骨肉皇親亦不恕
附錄 上謂兵部曰朕卽位以來東北諸胡來
歸者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
于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以居之俾部落自相
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者及欲省親
來去者故卽以朕意諭示之有
欲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
四月 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爲僧者并其
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
田及盧龍牧馬寺三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

種田 盧龍曰奸人逃罪多削髮爲僧及頑民不
力田亦削髮爲僧故凡僧道盛者王政之
衰也我 成祖深燊此弊凡子弟擅削髮爲僧
者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貪民亦
洋所
也
鄒賜卒 賜在建文時爲御史燊爲參政尋陞工部
尚書 上卽位李景隆言其罪亞齊黄
遠問賜對曰亦盡臣職耳 上笑而釋之改刑
部又改禮部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塾以存身
其情亦
可矜云
七月 命征西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寧夏
翰林學士王景卒 景雁教諭知州陞參政坐事
謫雲南建文時吏部尚書張
紞前任雲南稔知之奏陞侍講 上卽位陞學
[illegible]時建文君未葬 上詢葬禮景對宜葬天子
[illegible]
猶不忘故王云
附錄 上問户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
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
日無窮 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
于是從元功者陞之餘皆班賚
陳建曰夏忠靖有限無窮之說誠謀國名言也
壬驪灣川之役封陞至萬人天順中有一衛官
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餘
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 祖
宗良法夫豈
冗濫至此
附錄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
水旱殺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不
出于天數堯湯之世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
至大害 上曰汝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恆
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顧尚書爲官等曰朕與卿
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illegible]

民安于下，天應于上，麟言豈誣？天人感應之理，瞭然而很。

八月，詔以明年二月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天下，祗承典憲，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為北京。今四海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道途一切供給之費，皆已節備，不煩于民，諸司毋擅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命翰林院修撰李貫、檢討伍從王考應天鄉試，賜宴於本府。取中黄壽生等八十名。

九月，于闐國、滿剌加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榜葛剌國、呂宋國、合猫里國、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恩國、古里班卒國、甘把里國、麻林國，諸番各遣使朝貢方物。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諸番入貢，又有婆羅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拂菻國、柯枝國、沙剌國、忽魯謨斯國、沼納樸兒國、國、加異勒國、淄山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內荅剌國、夏剌比國、窟察泥國、烏沙剌踢國、阿丹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捨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左法兒國、黑葛達國、八答黑商國、日落國，凡三十餘國，皆西洋國也。前代皆未嘗通中國。下此，見我朝威德所被，至廣至大，而無以加矣。誠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

臣謹曰：元[illegible]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海，北東不盡[illegible]，北不盡陰山，地盡即止。漢始通西域，開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君長其國，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肇自今日。

十一月，勑文武大臣輔導皇長孫。勑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王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日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須要意，朕嘗試之以事，咸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賜之，寔生異質，以福佑天下，而基命于無窮。然宏才之建，必由巧匠之功；佳璞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意，賢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羽翼，宜協心同志，輔導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三王之典，與夫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之道，守成[illegible]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illegible]為宗社生[illegible]國家有無窮之[illegible]，亦有無窮之聞，以欽[illegible]

十二月，西寧侯宋晟卒。定遠人，永樂元年，以甘肅招虜功，封侯，祿千一百石。子琥以尚公主，得子世襲，代鎮[illegible]，洪熙元年，以燥奪爵，弟瑛復以尚公主襲，正統十四年，北征陣亡，子傑嗣。景泰六年薨，子城嗣，天順[illegible]年薨，子灼弟讓嗣。成化六年薨，子愷嗣，正德十六年薨，子良臣嗣。嘉靖十年薨，子天馴嗣。萬曆五年，出使遂為盜所殺，子世恩嗣。

武康伯徐理卒。西平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靖難功，封祿千石。[illegible]薨，子禎嗣。正統九年薨，子勇嗣。下景泰四年薨，無子，國遂除。

附錄 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宋氏，一產三男，循例給糧，至是八歲，有司奏請罷給。

己丑永樂七年春正月甲辰朔

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
夫人林氏為護國佐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
建廟於京師之儀鳳門祀之。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剌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分航徧往支國阿丹榜葛剌忽魯謨斯等處
命禮部遣官於巡狩所經郡縣存問高年賜幣帛
酒肉。
三月聖學心法書成。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臣於予分四卷[illegible]命司禮監刊行
上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
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 行在餘常務悉啟聞
處分。
下茹常錦衣衛獄 以不諭谷王反謀劾之竟卒獄中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
輔導 皇太子監國 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除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恭無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進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illegible]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illegible]曰此係上人之好[illegible]

[illegible]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豈可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illegible]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汝等其盡心輔之。
上發京師。命尚書夏原吉及內閣學士等官胡
廣楊榮金幼孜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
命侍講鄒緝春坊徐善述為會試考官。取中陳燧等一百人 皇太子以副榜一名孔諤為左中允賜進身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尚書洪範九疇偏[illegible]緝等俱下獄又復取下第胡渠金[illegible]等十餘人以巡狩未廷試
壬寅。車駕至汶上。由濟寧晚至汶上漏下數刻上召胡廣等至行殿[illegible]賜坐論致數事語[illegible]致深[illegible]廣等辭退上曰朕[illegible]汝可隨行觀之
[illegible]畢發汶上[illegible]過小村召學士胡廣等[illegible]
以民家樂諭之。時茅屋數家桑棗聚茂雞豚[illegible]處兒童婦女聚觀自得略不知為萬乘經過廣謂楊榮曰此真有含哺鼓腹氣象奏 上曰民家樂哉皆陛下仁恩所及
三月乙卯行在後軍都督僉事平安暴卒。先是[illegible]泥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illegible]弗克前及安被擒上問曰向非馬[illegible]汝欲何為乃安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既正位委任無間至是上在道中因閱群臣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之以為恨之也遂自經。
壬戌。車駕至北京。上登午門樓召胡廣等三
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illegible]時[illegible]觀[illegible]上語御奉天門謂廣曰汝[illegible]

至此未嘗□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瘡氣身□
常當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以透風此間能□
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叩頭曰
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成之恩豈敢忘也

庚午。大饗羣臣於奉天殿。故事四品以上與
士升殿有旨令宗
致皆升殿賜宴以貴服辭不赴。命中宮以珍饌送至家。

巡視兩淮都御史熊槩請給事中莊欽啟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即發賑毋緩。
諭曰軍民國之本、所嗟嗷嗷職□報汲黯何如人也急發廩賑之其勿緩請待

四月遣給事中郭瓚等齎書諭本雅失里迺女□
□□□□□□□□□□□□□□長史顧晟

閏四月擢兵部左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時尚書
書趙羾傳奉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
到任。金當時簡任大臣皆出親擢公朝惟傳
旨行之。
而已。
按祖宗朝用人皆吏部且隨闕上視簡除
非內閣中官所敢專。正統末三楊執政繼
後權歸中官王振邪事燕權移中官景泰
泰後始令吏部會推而實亦內閣與司禮監
陰主其柄用人之得
失隨監閣之賢否矣

諭德楊士奇勸 皇太子觀大學衍義 皇太子監國視
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諭士奇曰真
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真
德秀是道德之儒所以學識甚正其所著大學
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又朝廷為君不可不知

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
皆苟而已 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
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
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令翰林刊以賜諸子

贊善王汝立以詩法進 皇太子諭德楊士奇勸
詩非所急當致力于重且大者。皇太子顧士奇
曰古人主為詩言志最為明良喜起
之歌南薰之詩足見虞之君臣志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
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除
千古之作則所尚者志前道漢王為尚矣
之氣志已裒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萬世
鑑戒也如殿下于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
于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詞高簡近
古其間亦有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
為也 皇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
□□□□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
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詩書作
詩特其餘事于今殿下之學當致力于重且
大者其餘事可姑緩 皇太子又曰世之儒者
可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者之品有
高下尚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皆前輩之君
子謂之俗儒為人主者尤當致辨于此

五月營壽陵於北京昌平縣東黃土山封其山為
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提督工程 初上賢當
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衣綠竟而異之
之數出于將得一書視之乃家說也志淸讀遺
久乃以寄推理聞為約州佐時漢府有異志以名
人所賢不往日欲浮予非詔旨不可漢以君正
聞時上以仁孝皇后未葬有事壽陵日君示
欲得之乃遂取以往見于房山某處上祐
其處對日此公侯地耳愿從至寶家庄僉賓
問故此日勞爾萬焉自天而下真天子地也

一處今長陵是也前有小阜欲去之曰恐有妨上
皇嗣　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多廢出耳　上
曰廢出亦可遂不去
後贊官至順天府尹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封瓦剌兀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
羅爲安樂王

六月遣御史考察守令。

七月　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
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
侯李遠爲左右參將率師十萬討本雅失里　上諭
福曰本雅失里遁逃天道殺信使故命汝征汝[illegible]
必戒之出開平而北雖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
日夜嚴斥堠遇虜設奇奮擊毋
浮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為虜所給

諭德楊士奇編集周易大義進呈　皇太子。
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蓍而以易斷命士奇取
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
曰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
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八月征虜大將軍丘福等兵至臚朐河敗績皆歿
之
時福等率將校千餘人至臚朐河獲虜一人
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
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當疾馳擒之
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且
駐兵俟諸兵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
令所獲者為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每戰虜輒[illegible]
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諫將軍輕信諜者懸
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集
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遣火真使虜
營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真猶豫未決福厲聲
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率士卒行控馬者皆
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李遠王
聰率五百騎突虜陣鏖戰從李遠馬蹶被執罵
不絕口死福與真王忠俱被執見殺士卒死者
數萬
餘人
按丘福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論靖難功封淇
國公歲祿二千五百石永樂二年加太子太師
五年加祿千石至是失機削公爵徙其家于海
南國除火真韃靼人王忠孝感人王聰蘄水人
李遠懷遠人俱以靖難功封侯至是皆陣亡真
忠坐失策國除聰子政嗣伯爵無子國除遠子
安嗣伯爵[illegible]

九月　上諭將親征命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
西湖廣屬衛兵共十餘萬各賜鈔及行糧皆以來
年二月至北京隨征。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運
原吉議以為師出
塞遠則餉難請用
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隨軍行過十
日請築一城貯之留軍守之行十日又築城貯之
庶濟師　上喜其策名
所築城曰殺胡平胡

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進賀　皇太
子命楊士奇撰表文
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
命庶子贊善選呈　皇
太子不懌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奇曰甚宂
且不着題以賀白鵲白鹿皆可令士奇改正之

[illegible]金門而進喜動形[illegible]
[illegible]云與夏同類除上于帝將之疑如王[illegible]
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皇太子喜曰[illegible]
方是帝王家白鵠適內廚進膳遂命內使陳詞
欲以賜士奇且傳旨諭士奇曰其勉進藥食早
出非但侍卿文學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遲[illegible]
知急得
相見也

皇太子刻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皇孫及廷臣

下守京城門內使于獄　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守繳酒飲事城門郎訐

嘗以舟疾白內使暫歸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
內使故挾私誣搆　皇太子曰城門郎無罪內
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干誣無罪之人豈可復
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乃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
使言事不實及挾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辟臣早朝奏事久並不堪今後朔[illegible]
欲于右順城門內便殿奏事次與群臣斟酌可
否于是祖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侯鴻臚寺官
引謝恩畢　駕御右順門便殿百官有事奏者
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
朔望朝如常儀　制曰可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採木吏部左侍郎
師逵務行刻薄　皇太子謂　皇上所遣俟還日
請罪之

[illegible]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八

庚寅永樂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以統征胡虜。遣書諭 皇太子代告 天地 宗

廟社稷。

英國公張輔班師還京。先是勅輔等征交趾諸酋八月敗賊于一子關九月敗賊于太平海口十一月擒簡定于美良擒送京師季擴走至是正月又敗賊黨阮師檜等于東湖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偽將相陳希葛等皆伏誅輔奉 詔還命晟節制諸軍雲陽伯陳旭副之季擴稱故王後請封[illegible]以爲交趾右布政使[illegible]其[illegible]赦[illegible]所課稅停徵三年及師旋季擴復反。

享 太廟。 皇太子行禮。

大祀天地於南郊。 皇太子代行。命禮部尚書呂

震復命。自是遇郊享皆命代行。

二月。 上帥師征本雅失里。詔曰朕受天命承鴻業統御萬方僉天率土靡不從化獨此虜殘孽肆騁兇暴屢使撫循輒見拘殺恩既違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率大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吊怨未有不殄滅者也蕩除有罪則沙漠永清折綏頻連將疆場寧謐[illegible]一勞永逸可底[illegible]矣。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 皇長孫居守。仍兼領

吏戶兵三部事。諭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汝其範盡乃心朝夕輔導俾志識益廣道德有成紹成有賴汝亦與有光榮欽哉賜吉米二十石鈔一千貫

車駕發北京。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

扈從。 三月大閱於鳴鑾戍

三月。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傍近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湧出上命取觀嘗之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

車駕次玄石坡。 上制銘。使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illegible]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皇太子令旌表撫州府樂安縣民陳伯榮妻鄧氏。

安東中護衛百戶陸阿葛妻倪氏。應天府江寧縣

民陸畱妻張氏。向官童妻汪氏。上元縣民王勝一

妻沈氏。陶官眞妻諸氏。張五妻俞氏。俱貞節之門。

車駕次擒胡山。 上制銘刻石。賜名靈濟。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上制銘。銘曰於鑠六師用殄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次威武鎮。無水。命以駝載水賜衛士。
時日暮。上猶未食。中官請進膳。上曰。軍士
尚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徧視各營軍士皆
食始令
進膳。
五月。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
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獲馬駝牛羊生口無筭。
車駕次飲馬河。遣都督指揮李文中中官海壽齎
書諭 皇太子。遂下 詔班師。上謂兵部尚書方賓學士胡廣
等曰。朕為 宗社生民不得已遠征。逆虜冀一
勞永逸。今首惡已遁。其衆敗散。朕當旋師。且休
兵息民。嚴守[illegible]使兵堅邊備。[illegible]宗社生民之福也。
車駕次定邊鎮。遣都督梁福祭去年陷沒將士。
六月。琉球國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
皇太子命賜巾衣靴縧縟帳具。
車駕次飛雲壑前山谷中。阿魯台遣詣軍門請降。
上知其詐為計。遣勅諭令來朝。不然率兵
擊敗之。阿魯台有歸順之意。其左右沮之曰。汝
不殺大朝使臣耶。大明皇帝何負汝。汝既背之。
今復歸之。縱大地之量能汝容。汝何顏而立于
其朝乎。阿魯台默然。猶未決。又遣其甥朶兒
只來輸誠款。上賜之酒。復遣使與偕往諭之。
其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阿魯台對衆太息曰。
今戰勝負未可必。但戰敗欲降。可得乎哉。所遣
使知虜猶豫無堅志。馳歸奏之。上曰。朕固知
其詐。諸將請戰。上曰未可。令諸將皆休。各嚴
陣以待。虜亦遲回不敢發。上以數百騎挑戰。
虜衆迎戰。右哨先與虜敵。阿魯台率數千騎當
中堅。上躬率精騎千餘。徑衝虜陣。我軍大呼。
人百其勇。矢下如注。阿魯台失色。墜馬。虜騎從
者相挽籍。阿魯台罵其麾下曰。不從吾言至此。
今無及矣。棄馬走。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衆
潰散。阿魯台以
其家屬遠遁。
車駕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可以自
逸。顧此卿等蒙冒霜露。暴于遠外者。誠以虜民
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
等皆未老。同力掃除之。
亦子孫生民之利也。
次闊平。宴勞將士。及進表官。命諸將以所獲牛
羊給軍食。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
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
[illegible]侍臣[illegible]臣等比見。陛下服御
飲饌儉約。[illegible]將帥有過之。上曰。朕往時在軍
皆然。不獨此行。但此
行尤念士卒勞苦也。
七月。遣右庶子楊榮齎書諭 皇太子。以十七日
抵北京。代告 天地 宗廟社稷。
車駕次龍門。 皇太子遣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
進迎 鑾表。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皆至。 上
命候入關將士俱易衣服方易之。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
裘悉敝。未有更易。朕何為獨先。
車駕次龍虎臺。北京文武群臣奉迎。見畢。即遣歸。

皇太子命戶部賑安慶徽州鎮江鳳陽等郡饑民
壬午。上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羣臣上表稱
賀
大宴羣臣于奉天殿未預宴者各賜之鈔
八月左庶子楊榮由南京至北京復　命撰平胡
頌以進
勑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 北內臣出鎮之始然職尚止巡視事畢即還
賜扈從北征文職官鈔幣有差
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賜同尚書[illegible]
河南按察司僉事張[illegible]等言黃河泛漲壞開封舊
城民被患者一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
餘頃　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
九月周王請祀　太祖於國中賜書止之 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于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于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理而行毋貽物議
淮安山東給事中王鐸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塑
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illegible]皇太子以十月初四日啓行回京　命預告
天地　太廟　社稷
十月丁酉　車駕發北京
務本之訓書成 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行北京命侍行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皆出于此則為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太祖皇帝創業之初以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故我太祖教諭太子必命徧歷農家觀其居處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成祖之教太孫深得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為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民出入同事即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近[illegible]祖之聖謨云
勑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典賣子女者官為給鈔
贖還
十一月甲戌　駕還南京
以江西按察副使顧佐為應天府尹 佐河南太康人為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戚為之斂手威望赫然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十二月癸巳朔欽天監進永樂九年大統曆
勑諭韃靼太師阿魯台 爾遣脫忽歹等言元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汝此心朕具悉之朕奉天命為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來朝者皆厚撫之[illegible]

興遠迎彼此之間朕忽歹又致爾言謂尾剌之
人非誠心歸朕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
璽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此寶矣自
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寶也
蓋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為寶則元
氏子孫當永保天位何及子孫何至衰敗凋落
如今哉朕忽歹等回遣指揮岳山鎮撫丁全
等皆行諭朕之意并賜爾綵幣至可領也

雲陽伯陳旭卒。全椒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世襲無子國除

遂安伯陳志卒。巴縣人永樂元年為都指揮同知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世襲薨孫瑛嗣宣德七年子埴嗣正統十四年征迤[illegible]無子弟韶嗣弘治七年薨孫鏸嗣掌營府加保特進[illegible]

詔[illegible]憲官不得用刀筆吏。上諭[illegible]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吏不得用吏者為令

辛卯。永樂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命兵部尚書方賓等榜諭天下愚民遵守朝廷法度毋嘯聚為非。諭曰建文時賦役繁重兩廣江西編建多有嘯聚作亂為害鄉里朕初即位不忍抽戮遣官招諭悉能聽從各還生業今天下平寧朝廷紀綱法度已定尚慮愚昧者不知為善之樂或因有司暴害或為豪富淩逼懷其小忿輒入山林嘯聚劫掠干法必懲勦捕然兵戈所加傷其善人此徒豈無良心當預先開導爾兵部即榜諭自今務須遵守法度賦役一體應當以盡為民之分如有分外科徵自下而上陳告若不准理許齎大誥赴京陳訴如鄉里有頑惡無賴之人影誘作耗其良善者能擒之解官朝廷量加賞賜豈不勝于脅從受禍果能遵守朕訓永遠安吉違則有禍悔將無及。

丙寅立春。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賜宴

丁卯。享 太廟。

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illegible]

以郊祀成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

建 孝陵門如大祀壇南門之制。

勑戒秦王尚炳。書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一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侍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致王于此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拔選京師王自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命張輔沐晟討交阯

三月。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開會通河。時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由壽張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絕濟，屬之衛，即今御河也。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防閘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歲運不過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海運為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迨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遂淤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什之三，宜可濬而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于是上命宋禮、金純、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鋤粗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漕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以為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illegible]重載[illegible]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illegible]汶水悉東流[illegible]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河漕。于是疏衛河達海，澧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壩閘，以啟閉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十有七，而達于漳水；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淮。河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舡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舊闊受載不深，于淺易膠，得水僅三尺。于是會通既導，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上諭侍臣謹小事、改小過。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鎮紙金獅偶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處則危，置于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上諭六科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有奏改之，恐失信于下。上曰：但欲得當，何憚于改。至是因申諭之。

江西吉水知縣錢本中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爭趨負土營墳。本中武進人，博獵書史，明法律。洪武中以才舉，授河間故城知縣，改元城，再改吉水。前令不職，豪民、猾吏並緣為姦，良善苦之。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廨宇、壇壝、學舍，躬視諸生，旌別勤惰，以勸。政務清簡，不任刑罰。邑嘗有盜聚山谷間，劫掠，郡守欲以兵勦之。本中單騎賊壘，諭禍福[illegible]會赦，皆得免。本中操守清[illegible]務[illegible]服後坐累罷官，縣[illegible]林學士胡廣薦其治行，民以遂復吉水知縣。民聞本中復來，奔走迎拜，未幾以疾卒。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賜蕭時中、苗衷、黃賜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上皆七年己丑會試取中者，值上巡狩北京，詔禮部以進士寄監讀書。八年冬，車駕還京，至是廷試。

賜進士蕭時中冠服、銀幣，餘並賜鈔五錠，宴于會同館。

陳瑛有罪，下獄死。

諭三法司審錄囚徒，當明君子小人之分。上曰：刑當務矜恤，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情淵偶出于誤，當矜其情而護容。

戮人為罪□□貪飲食□□書怠為之非過誤推窮懲以法君子□□犯而不□棄右善之道小人敢犯而不懲怨有積惡之失故并其審而正精權度不宜棄論

選進士楊慈劉永清錢習禮陳璲黃壽生陳用俱為翰林庶吉士。時鍾英張羽呂張式馬信邵聰等由監生選入翰林讀書至是中進士。改庶吉士。餘分隸庶司觀政。

四月辛卯朔享　太廟

丁未　萬壽聖節。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都察院僉都御史仲成劾陝西按察使辛耀劉[illegible]使徐道亞張大命事江榮馬驥黃禎挾妓飲酒有玷風憲。上命都察院械置耀等於陝西按察司前枷示警衆。

賑山西保德等州縣饑民二萬二千六百八十口。給糧一萬八百石。命兵部定屯操之制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六月。逮交阯右參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上北征。縉謁皇太子而歸。上還京漢王言縉伺上遠出私覲儲君無人臣禮。上怒。縉時檢討王汝玉亦以罪謫交阯縉偕汝玉越廣東娛嬉山水。比告鑿數萬人□□贛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為臣受□棄明引而□□去乃欲勞民如此遂并汝玉俱下獄

七月。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諭今後但遇水旱饑民。開倉賑給。毋令失所。上曰。水旱民饑。隋文帝不發倉振恤。民流移。末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今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倉廩雖豐。民食不贍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鑒具在。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

命庶子楊榮等。主考應天鄉試。命宴於本府。取中[illegible]劉寧等[illegible]

癸酉。日壽星見。禮官請賀。不許。

九月。初令御史巡鹽。

通政司奏。黃巖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彛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勿聽。上曰。此必由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有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行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舊嫌而信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

隆謙寺官心術不正又誠于急促未備精詳
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胡廣胡儼黄淮
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總裁。

皇太子令庶子楊榮侍諸　皇孫讀書於文華殿後。皇太子諭諸　皇孫曰此　皇祖近臣汝輩當禮敬。榮請授有程度諸　皇孫多所進益

皇太子召榮獎諭切至且曰他日學成即汝訓迪之功也。榮在春坊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正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附錄。兵科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俟待朝命自發兵捕盜請治其專擅罪。

上曰國家養民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illegible]捕之[illegible]于暴[illegible]正是能盡其職[illegible]衛奏而後發兵[illegible]則[illegible]大肆勢張民受[illegible]多矣閹監不達事體汝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立　皇長孫為　皇太孫冠於華蓋殿。

十二月。勅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目。諭曰爾良哈之衆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爾困窮設爾三衛授汝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于汝可謂厚矣。比者為本雅失里所誘挾汝遣卒又遣苦列兒生給亦馬實行覘伺汝許如此罪奚可容。今特諭爾律朱答[illegible]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孳畜

納馬二十匹宥前罪非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鑄永樂通寶錢。

閏十二月。吏部尚書蹇義等上銓選薦舉議。大略言在外布政二司府州縣官以承流宣化撫字為職必須得人得人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京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軍民賢良廉幹堪牧民居風憲者各一人以聞部驗實量材擢用其所舉非才受贓後聞其貪婪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速行之。

壬辰永樂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illegible]覲官各上政務。命六部議便于民者行之言有不當勿問。上問鴻臚寺及六科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幾人對曰百十人。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皆須言緘默者罪于是各官悉上所言。

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上或御午門示御製詩使儒臣奉和以為樂。

命中官賜戶部尚書夏原吉母鈔二百錠。時原吉侍其母往觀鰲山。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其家賜之以為賢母勸。

二月。命戶部召鹽商中納甘肅供軍餉。洮河臨[illegible]

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

命左右諭德楊士奇、金幼孜爲會試考官。取中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鈺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宋禮上濬河議。言臣常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岍低薄非止一處皆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復衝決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于彼開二小河以洩于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中五[illegible]舊有溝渠五里係[illegible]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濬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太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爲之。

五月。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諭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吃肉遊蕩荒淫略無顧忌又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爾禮部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六月。發河南粟賑民。勅戶部曰朕為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illegible]官巡行郡邑俾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illegible]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往往相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illegible]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遣官目擊民艱不實言者必悉逮下獄

建武當山宮觀。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董其役。

七月。赦亞烈苦柰兒歸國。

選在閑韃官教民畜馬。先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畜養之人請令民十五丁養種馬一匹立群頭一人五十匹立群長一人養馬之家歲給糧草之半凡種馬之家孳生不及數責之償敘宋時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為此方患上謂兵部曰朔方固多馬雖土宜亦其人習畜牧而然今韃官居閑者多可簡選其願勤者令教民畜牧孳息馬[illegible]兵部奏[illegible]都督譚誠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遵化州者就留本處教牧其居真定定州者史番赴順天府教牧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

禁在外中官。上謂都察院曰凡朕處在外諸司行事或于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偵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須中官事托聞中官多有有司事者自今不許郎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詔募勇健有才藝者隨從皇太孫講武。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七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廪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民詣闕謝賑濟。諭戶部其未至者移文止之。上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況念民饑命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況郡縣蓋正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其令止之。

命國子監學錄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上曰朕聞讓者于其親覩擢用之。

九月。陞工部主事閻芳為工部右侍郎。芳為吉安府知府有循良政坐事謫從治河漕累有建明宋禮薦其才故有是擢。

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寶山成。先是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𡽪可以依據漕舟于此或值風濤輒至傾覆乞于縣之清浦築土為山立堡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勑瑄董其役候農隙為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平江伯陳瑄築揚州海門縣捍潮堤岸一萬八千餘丈。

十一月。定武官襲職比試令。循洪武故事初試不中者襲職支半俸逾二年再試不中者仍減半又二年不知之三試不中者發充軍。

湖州民三人自陳于天壽山脩造願父子効力

國。上遣歸勉之。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僉[illegible]部審之奏父子無別所為[illegible]効蓋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汝意誠善去為民欲報國不但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禮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于家厚于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敬效悉為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里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附錄。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　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某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杜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至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寵任小人致夷狄之禍不[illegible]用[illegible]法夷而以[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國之[illegible]為天下主[illegible]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致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厚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人主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南海人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朝野畏之稱為冷面寒鐵公擢長浙憲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即往發之果得婦人屍僧即欵服人稱為神明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推小木布記在收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中識同字號布鞫知商家[illegible]以其賊召布商家給

之家人大驚始知妖乃賊也又一巨商遠回未抵家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害者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覈之果然蓋歸語妻時樓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并治之嘗巡屬縣微服綱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吏胥往迓乃自獄出縣官惶懼服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察寀一日餽以鵞炙懸于室後有餽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求顯時妻治奩以給及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慚愧更為淡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子頌其美焉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逮至陛前新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擒奸惡柰何罪臣臣死且不瞑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悔惜者久之

保定侯孟善卒。海豐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祿千二百石子瑛嗣以從弟指揮賢謀逆削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赦還子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嗣天順七年役卒子昂嗣成化八年卒子達嗣仍為指揮使。

癸未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

勅諭齊黃等遠親未拿者咸赦告者勿論。時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姻雖偶免然鄉人恒持之因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曰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黨禁遂解

二月。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思南思州宣慰司田宗鼎田琛伏誅。二田數相攻殺抗拒朝命故遣顧成兵擒之。

三月。設貴州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為左布政使。

四月。懲言民情不以實者。上謂呂震曰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蝗蝻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盡情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群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用[illegible]蓋楊士奇[illegible]也上亦知其識大體能直言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別白是非無所附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曹縣獻騶虞。呂震等請賀，上斥之。

七月。封阿魯台爲和寧王。阿魯台與瓦剌相讎，
被殺，窮蹙南保塞乞降。上曰：虜黠詐難信，然天地之仁覆育，豈
顧擇哉。納其貢使，封王，母妻封夫人。
八月。命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上以天下大定，通道于九
夷八蠻，乃命誠同中官李達齎詔幣往諭各國。
明年十月誠還，上使西域記，凡十七國山川風
俗物産
悉備。
十月。山西沿邊烟墩成。
十一月。命皇太子奉野鸞絲衾薦　太廟。
甲午。永樂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
壬申。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畢，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爲而復
出。侍臣有贊　聖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
公布破之識，但念當惜福。昔　皇妣躬補緝
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爲子孫
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爾汝等慎勿誤也。
詔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
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武義伯王通、
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車駕發京師。皇太孫從之。上謂侍臣
胡廣、楊榮、
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侍
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
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閒，汝等
即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遇有論

四月。駐　蹕興和。五軍盡出塞。
次大石鎮。召問庶子楊榮足食足兵之策。榮進對
上嘉納之。榮曰：宜慎擇將帥，竭力屯田。將得人
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
患食不足，兵不
精。上是其言。
五月朔。駐　蹕楊林戍。大閱武。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
創業守成之難。上曰：前代帝王，多生長深宮，
狃于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經國之務，
懵然弗究，而至于亡者多。朕嘗以爲之戒。汝將來
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于凡天下之事，不可
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
多，自然心胸開豁，于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
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
亦有福澤而被及天下人。勉之勉之。
六月。車駕次雙海泉。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
跡之地，舊嘗建宮殿及
鑿井，每歲于此度夏。西北山有三關口，
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
發蒼崖峽。大勦虜寇荅里巴及其三酋于急蘭土
剌河。賜名殺胡鎮。初七日晴午，次急蘭忽失溫，
賊首荅里巴、伺馬哈木、太平、
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
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
躬擐甲冑，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從，後至
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
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
且戰且却。日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
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
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
者無算。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剌
河。上乃按軍回營，是日下三鼓矣。

詔班師。上麾柳升等以神機銃砲斃賊數百
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
人。斬虜首數千級。餘眾敗走。上還帳中。皇
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叩頭
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邏明
追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
戰勞。天威所加。虜眾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
所。而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
上然之。遂
有是詔。

車駕次黑山峽。敕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
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七月。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illegible]
[illegible]楊義[illegible]迎。[illegible]鑾表。

[illegible]月朔。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

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偽越國大王陳季擴等伏誅。先是八年五月。黔
國公追季擴等于
廣江。破之。斬首二千餘級。會晟別拒江。沿鄉賊
黨鄧景異戰不利。季擴尋乞降。赦之。以為交阯
布政使。景異為都指揮。擴懷疑懼。放兵劫掠。九
年正月。仍命張輔佩將軍印。率兵二萬四千。
合晟兵往討。七月。敗賊黨阮帥于月長江。十一
月。率舟師敗賊于沿海。盡殲其醜類。餘賊散走。
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稍平。十年八月。復敗賊于
神投海。十一年十二月。復敗賊于愛子江。是年
正月。誅賊酋鄧景異。獲阮帥等。至是
獲季擴。餘黨悉平。輔等賞賚加等。

北京行部請鄉試始。命侍講曾棨。中允鄒緝主
試事。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謝瑤等二百名。

九月。改兌運。初制。蘇州所山東兗州民稅糧輸
濟寧倉。河南山東稅糧輸臨清。而淮
江諸府州縣稅糧。並輸淮南直隸衛所官軍。于淮
安運抵徐州。京衛軍。于徐州運抵德州。各置倉
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抵通州入。
上令淮安瓜州補給腳價。併撥淺蘆蓆耗等費。
兌與軍運。而各省軍各于
附近水次領兌。為兌運。

榜葛剌國獻麒麟。詔免賀。上謂呂震等曰。卿
等但當夙夜竭心
[illegible]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既安。雖
[illegible]

閏九月。逮東宮官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衛獄。
尋釋士奇。先是
車駕還。
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
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之不
職。遂逮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罪。遂下
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
曰。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
命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
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
上悅而罷。下是行在部院諸司交奏。士奇不宜
獨宥。乃下錦衣獄。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
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諭學士等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
理大全。諭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
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汝等采
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
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

[illegible]翼然各命自[illegible]未有統會茲特分別類聚[illegible]編綴極精備庶便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illegible]

[illegible]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命開館于東華門外。仍命光祿寺給饌。

乙未。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甲寅。大祀天地于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前交阯叅議解縉暴卒。

縉吉水人。宏才浩志。闊通達為文詞勁意精。太祖龍春西室進萬言。拜御史。成祖簡命入閣改學士。命評侍制十臣咸切當及客議建儲。以直對臣福漢王遂搆怨外補李至剛[illegible]獄中徙其家于遼東[illegible]語稍[illegible]載名臣。

按上初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時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又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遂由此得罪云。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于北京。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主考試事。

取中洪英等三百五十人。潛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擬定為會元。拆卷乃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欲取林文。秸又以秸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第一名。改循第二。王翱第三。上見翱名喜曰京初會試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饌勞之。後翱至宮保太宰。為世名臣。遭逢固不偶云。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鴻寺[illegible]張䌷任事。侍守城功。狼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說不與讀卷。爭論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䌷不學無[illegible]不可以讀卷。乃黜之。上聽請伏法。士論韙之。

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命左庶子楊榮撰記。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罷海運。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千艘。以從漕運。

蜀獻王椿奏。思南府大巖山。有聲呼萬歲者三。禮部請[illegible]不許。[illegible]語[illegible]谷空谷之聲相應。理或有之。焉用賀。

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阯。

上以輔為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鎮不靖。復命輔。是時尚書福視民如子。銜好䘏恐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毋煩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無鉅細咸盡心。平允。交人愛如父母。

五月。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河道。

初瑄督海運。會通河既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社湖港之壅。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怒行流。濬沛陽濟寧南旺高郵寶應杜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浸。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illegible]六十八所[illegible]

待濟者置倉[illegible]州臨清通州等處以便
轉輸數十年[illegible]事宜皆宿所經營綜周而切
圖之至于
今是賴。

六月。諭法司禁妄告。上曰。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奸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為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七月。誅貪殘守令。上言灤州守何敬以誅求剝削寘諸法沂代州守安楨武稽令李滔等仍蹈覆轍亦宜寘法令都御史備錄所犯以示牧民官俾知所警

九月。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
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論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illegible]

[illegible]矣[illegible]人有[illegible]學者若難得書籍乃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汝禮部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盡心講明毋徒視為虛文也

上以御編爲善陰隲書。示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各撰詩頌以進。上垂撰之暇。乃取古人有陰隲而享福慶顯有明效者彙次世代著其事蹟各為論斷。且為詩以列之。凡一十卷。名曰為善陰隲頌示[illegible]

十一月。麻林國獻麒麟。禮官奏賀。不許。

勑邊將及各衛所兵操練。赴北京閱視

勑寧夏。大同。開平。遼東守將。陳懋等。備邊。時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為己害。欲乘其未附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

台。上以[illegible]多詭詐。吾邊境須有備。故有是命。又曰。[illegible]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是上[illegible]

榮昌伯陳賢卒。賢壽州人。永樂元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至是卒。子智嗣。坐交阯失爵。為指揮使。

丙申。永樂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賜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酉。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遣太常寺丞沈與貞復命。

北京河南山東民饑。免永樂十二年逋租。悉停買不急之物。仍命戶部遣官賑濟。饑民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八十口。給粮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九百有奇。

三月。改封趙王於彰德。漢王於青州。時高煦奏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侍。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汝青州。今又托故。如果誠心欲侍。去年在北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四月。紀綱伏誅。綱以術士為錦衣衛指揮使。嘗陷陳通論死。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不許。尚書呂震言。皇上至德神功。[illegible]上下。宜如訥請。上曰。今

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封禪告成功乎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汝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魏徵之愛君矣汝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癸酉旦。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不許。諭曰朕惟 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祥應扵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 太祖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用咸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于此汝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及爾子爾孫亦同享[illegible]其物賀。

丁亥作西宮 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將撤而新之仍 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

九月。車駕將還京。于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及所經陵寢祠廟。悉如八年之制。

車駕發北京。命監察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

車駕次鳳陽[illegible]親祀 皇陵。賜耆民酒肉帛。

癸未。上還南京。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都祀典諸神。躬謁 孝陵。還御 奉天殿受朝賀。

十一月戊子朔。欽天監進永樂十五年大統曆。

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宮殿。上以營建重事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會議于是羣臣上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比年 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和協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于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勅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交阯。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命御史黃宗載經按交阯。

壬子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永樂十五年。春正月戊子朔。

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橞爲庶人。橞 太祖第十八子壯幼不好學多智譎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橞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橞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數改封于長沙陰養死士謀不軌蜀王發其事。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橞後闔戶自焚死

以楊士奇爲翰林學士，仍兼諭德。

三月。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問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盡言之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封青州又不肯行今知朝廷將徙都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illegible]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illegible]數[illegible]私造兵器及陰教習水戰幷僭乘輿服物擅殺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刼掠諸實狀。上怒。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今處之安樂州蓋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上巡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蹇義、學士楊士奇、侍讀梁潛輔導。

車駕發京師。仍 命大學士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于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五月。山東旱蝗。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院檢討。

七月。賜 皇太子務本之訓。

冊封 皇太孫妃胡氏。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上曰比歲壽星見羣臣以爲瑞致賀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illegible]在位讒[illegible]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illegible]爲[illegible]壽星之瑞[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燬金丹，毀方書。丹書乃廣寧人所進。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愚今又欲欺朕耶朕無所用丹丹令自食方書焚毀令毋得別欺人也。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楊琪等一百人。

九月。修孔廟成。上親製碑文。

庶人允熥卒。懿文第三子也。命以禮祭葬之。

十月。工部侍郎藺芳卒。芳山西夏邑人倜儻闊達讀書通古今有大節洪武舉孝廉歷刑部郎陞吉安知府先是吉安有知府朱仲智甚得民心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芳至處事曲當民更大喜時有吉水無賴民詣闕言縣有銀冶烹鍊可獲厚利。上遣官覆視父老詣訴于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亦無寧歲矣芳鞫詰闕告者其人即[illegible]

伏華芳遂草奏大畧謂昔者愚昧妄意上陳[illegible]詢邑人長者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甘受斧鑕之誅得旨罷其事自奉儉約甘嘗蔬食服無紈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謹受教不違尋坐事謫為辦事官從治河累有建明遂超陞工部侍郎。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云。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巳未五色慶雲呈彩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羣臣上表稱賀不許。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五色雲俱現瑞靄絪縕流通爛熳霄漢庚申金木河水凝異瑞騰且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紆卷彌滿殿間卿雲內第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西[illegible]所御殿[illegible]不[illegible]宮事[illegible]

[illegible]共睹

應城伯孫巖卒。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僉事以靖難功封祿千石永樂十四年安置交趾召還至是薨子亨嗣二十一年薨子瑛嗣尋薨弟傑嗣景泰二年薨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薨子鉞嗣嘉靖十八年薨子爵嗣萬曆元年薨子文棟嗣

戊戌永樂十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陜西耀州民獻玄兔禮官請賀不許。上以玄兔圖及詩表遣人諭　皇太子書曰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謂哉而一兔之貢何以為瑞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汝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臣之言不可不審之于理但觀此詩及表則理勝然而情不能通矣。

二月。命行在翰林院侍讀曾棨侍講王英為會試考官。取中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騏初名馬上為改之。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初祝髮為相城妙智庵僧改姓名道衍字斯道時從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illegible]

[illegible]

猶自半[illegible]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泐見其擬滕高咏笑之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汝[illegible]南朝矣既而宗泐舉道衍往燕住持北平慶壽寺或薦道衍文武異才。上召見問曰汝能乎道衍即操吳音連對曰會會。問汝太平錢五文。上自視連撚之視　上曰毀[illegible]許呈帝乎。上曰和尚勿謬說道衍[illegible]悚欲[illegible]而退他日嘗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薦相衍京[illegible]琪以決之蓋道衍嘗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寧馨胖和尚乃爾耶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自負于是　上初置帷中凡機謀[illegible]向悉其籌畫及上即位賜今官至是卒賜葬諡載名臣云。

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其詩題與表題間日

封進。以廣琢磨。賞曰余晨見卿爲余所改之詩甚平淡清雅。眞有益于日新之進。
今卿年邁。輔余爲勞。以卿朴直苦口者。百無一
二。而談顛頗者比比有之。卿毋憚勞。俾成余業。
惟栗若之言。日甚一日。毋務化其詞諱之處。余
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與表題
詔曰。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
拙不多及。書函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
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之暇。專意文
事。手不釋卷。瀏覽博。大都儒者嘗至陽播
述詩文。清朝暇。文治輔德。資書儒念。彼筋力倦
甚訓涼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諫多良。掇起予得
表。頗歡愫。浩無涯。新陽畲矽復。況此承予時
示予時時關勞。見傳酒庶以勞明顯。

五月。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等。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 賜鈔錠綵幣有差。其二百五十七卷。計[illegible]五十七冊。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

敕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鎮遠侯顧成卒。江都人。洪武中爲都督僉事。鎮貴州。建文初。北征被獲。降附。以
佐世子守城。遷右都督。洪武三十五年。封祿千
五百石。仍守貴州。數以功及言事受賞。子統光
授晉定衛指揮。爲建文君所誅。孫興祖嗣。正統
十四年。從北征失律。削爵。爲都督同知。景泰三
年。封伯。爵歲祿千石。天順元年。復爲侯。祿千二
百石。七年。薨。孫溥嗣。成化七年。薨。無子。弟溥嗣。
弘治十六年。薨。子仕隆嗣。嘉靖七年。薨。子寰嗣。
萬曆九年。薨。無子。從子小光嗣。傳與仕隆。俱歷
任將帥。加保
傅。有廉能聲。

殺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時皇太子監國。上在北京。以疾。兩京相距數千
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譖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
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
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復念其有
功。宥之。有譖于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
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
潛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國朝
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周慎。
自處泊然。然性之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乏
故在建文朝。對策有削斥親藩語。在永樂朝以聖孝
瑞應有頌。封禪有頌。無一非迎上所好以爲
容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芥之忤。及其殺也
復官其子。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也
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業朝胡
廣疾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好究
天教名姓正相
向殿前逢劾矣。

[illegible]錄記。文廟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
文貞。周是修。約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
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豬否。解聞而笑曰。一豬尚
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乎。蓋初皆無意于死也。惟
是修竟行其志。可
謂眞大丈夫矣。
雙槐歲抄記。永樂初。解縉胡廣侍講文淵閣。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
妻之以女。廣俯首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
曰。定生女矣。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
縉之子禎亮。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遼。廣欲使
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血
被兩頰。且言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而承
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背主違父。何用生爲。
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歸。女卒歸解氏。事姑徐
氏。尤極孝謹。廣有貞女如此。彼爲建文親臣
元乃棄之若弁髦。何
耶。無愧其女耶。

永康侯徐忠卒。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二百石，至是薨。子安嗣，成化十七年薨，孫錡嗣，弘治十五年薨，庶子溥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喬松嗣，薨，子敞嗣。

六月。詔纂修天下郡縣志。命禮部遣官博采事蹟及舊誌書。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動止，臣某者語謹，侍衛捉之，仍當陛日奏。有古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官鈔若干錠，于是羣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姪侍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降居學士楊士奇密以命使旨宜陛行，濙權辭謝之曰：編殺數種未完耳。至是始書奏及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堡於金州衛金線島，備倭。從之。江言本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彷可住瞭守，備詢諸士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于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必先過此，為瀕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深濠，瞭望。

擢吏科都給事中陳諤為順天府尹。諤，廣東番禺人，舉于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甚大，聽者悚然。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人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怒，上大怒，命為坎瘞之，露其頂，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使修葺象房，同事者先畢，上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躬自為之，値 駕至，問治屋者誰，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戇且憫其貧，命復官，歷陞今職，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諤為人剛介，然賦性樸，論當坡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為火夔所苦，以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迎朝廷，瘞人當以瘞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十月朔，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於 皇太子。先是 皇太子命士奇纂周易直指，士奇進曰：周易朱氏本義自為一編，既進名曰周易，因為卜筮作，然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以進，用備覽閱。從之。至是輯成以進。 皇太子覽之，賞因名曰周易本義。

十二月，申嚴官吏贓禁。上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汙，有犯贓者必置于法，故吏尚清謹，民免于掊剋，貞觀之治，所以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殺一人，濫歛一錢，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勅修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尚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聖像于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並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住宮觀，凡為殿觀門廡及亭宇廚庫千五百餘間。上親製碑文以紀

[illegible]永樂十[illegible]年春正月丙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illegible]

丁未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

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祭大社大稷 皇太子代行禮

二月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 上閱載籍遇有[illegible]

[illegible]之文手爲錄之下[illegible]親爲論斷并係以詩至是始成各次爲十卷

吏部尚書蹇義起復 義丁父憂 詔起令還京輔監國如舊

令禮部於大誥例內出題試士

四月朔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奴于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 先是 賜詔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令百道令十年一貢貢副使毋過二百人若非期入貢人船[illegible]

[illegible]海上不[illegible]久之

鎮遼東[illegible]金線島[illegible]置烽堠瞭望一日瞭者云海東南島夜舉火光江計寇且至遣馬步軍伏堝堡上衞之閣銳卒伏山下以待倭進寨砲鳴帥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艚遁堝登岸魚貫行一首貌獰甚擁兵登如入無人岸近岸食林馬不為動而眉遣壯士間道往同賊賊畢登則盡焚其旗巳而既至堝江彼髮出摶賊累旗鳴砲伏盡起衆擊倭大敗走櫻挫圍空堅內收飾追圍之斬披者奮請入擊不許巳而隅西壁徵委急走張兩翼夾擊浮斬千教百倭能身急走艚則贈巳書焚為焚舟卒所縛無一八浮殷者覬還將上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路衝彼髮追賊入保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江巳寇逆來逼禍戒以範待戲以逸待勞固君斂之道敗始魚貫來為致障我作乘武狀橋之亦愁士卒耳且而張其氣迎賊既人堡有火[illegible]己我師攻急彼必致必采必無傷縱其生路[illegible]法顧諸君不察[illegible]

[illegible]

附錄 初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于沙帽州舊礦用工多而所獲少忽見青於隣所徃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色更鮮明都指揮李謙繪圖以進

七月行在戶部上運糧議 浙江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衞軍士仍留轉運餘衞所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于江浙湖廣存直量撥夫于淮安臨淸給糧輸運其各處歲設原仕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

八月祭大社大稷 皇太子代行禮

九月列傳傳成親製序冠之 上嘗覽祕閣傳記因命侍臣博采事[illegible]

[illegible]

翻譯佛曲成并抄佛經以備[illegible]光利自此[illegible]臨歲矣。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夜本寺塔見舍利如寶珠十三日現五[illegible]毫光燭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

十月。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穜為翰林檢討。俾進學。

十一月。甘露降 孝陵松柏三日。儒臣進表賀。詔以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賜諸王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十二月。勅武臣飭武備。勅曰國家武備[illegible]竟至覆亡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定鼎將[illegible]謀士奮勇肅清奸宄滌蕩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汝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宜嚴飭武備為國爪牙而比來紀律廢弛士卒逃伍不問甚且賣放回軍或五六年或十年故軍伍益虛猝有緩急當何以應是皆汝等下不恤軍上不憂國之所致也自今宜鑒古人之戒毋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姦宄不作朝廷有磐石之安汝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罪無赦。

擢交阯御史黃宗載議考核郡縣官。宗載言交阯人[illegible]民新附[illegible]勞來安輯猶在得人今府州縣[illegible]雲南并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illegible]

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諳習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恐廢事務。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政按察二司嚴加考核。上其廉汙能否。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謂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阯郡縣官出一時之權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之。

泰寧侯陳珪卒。泰州人。洪武三十五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二百石。至是薨。子瑜嗣。二十年坐法下獄死。庶兄子鍾嗣。宣德五年薨。子灝嗣。七年薨。無子。弟瀛嗣。正統十四年從北征陣亡。無子。弟涇嗣。成化八年薨。子[illegible]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嘉靖十二年薨。子璉嗣。薨。無子。弟瑞嗣。薨。子良弼嗣。

庚午。永樂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元宵節。上御午門 燈宴百官。賜儒臣御製詩。學士楊榮等恭和以進。御製詩曰。皇明啟祚天眷隆。太祖受命芟群雄。奠安萬姓復人紀。稀浩宇宙脫滔[illegible]。三光宣精益輝。五岳不動岱穹崇。水天[illegible]極南北寰淵。暘谷東榑山嶽海。凡相繼于皇萬國咸朝宗。宣揚教化敷禮樂。爵敬賢俊俱登廬。閭閻闢耕鑿樂皞皞。田畝絃誦聲風颯。太平一統洽文治萬方。永樂年曆盡作詩。微繼南薰曲。願與四方歌時雍。

戊午。大祀天地于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命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

閏正月。擢人材馬麟等。爲各布政司官。馬麟威俞景周克敬與左布政孫洪汪潤艾茂右布政陸鏞吳衡左參政楊徽李泰尤宏參政趙瑛金恕秦紘議

二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說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煽誘愚民。于是奸人董彥杲賓鴻等。率衆從之。推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妖黨董彥杲等。大行莒州。劫殺不服招撫。勑安遠侯柳昇。分兵剿之。昇兵至益都。圍賊于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帶有汲道。昇即往據之。夜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昇覺。分兵追之。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竟不獲。

山東指揮衛青。大敗妖賊于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摛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敵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徑至城下。奮擊攻之。賊收餘衆尚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之。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矣。既而柳昇至。青迎謁。昇怒其不待己。猝出青之。青不為屈。

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于諸城。盡殲之。各獻首惡送京師。

山東妖賊平。論功。陞安丘知縣張旟爲山東左布政。縣丞馬摛爲山東左參議。指揮僉事衛青爲山東都指揮使。指揮王真爲都指揮僉事。

下安遠侯柳昇於獄。尋宥之。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昇奉命征剿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勑諭以賊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驅近功。昇令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爲賊夜破營。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昇夾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乘間遁去。及備倭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昇始至。反忌青功。而撻辱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選帥。必反覆籌度。丁寧告諭。俾圖萬全。今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命下昇于獄。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江宿遷人。總戎遼東。謀略不凡。驍勇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以破倭封伯。歲祿千二百石。世襲。至是子湍嗣。宣德九年。湍無子。弟安嗣。進封侯。成化七年。安兄子璉嗣。十五年。璉佐子璇嗣。仍封伯。弘治二年。璇子祜嗣。嘉靖元年。璇從子泰嗣。二十六年。泰子中允嗣。萬曆　年。泰子嗣德嗣。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淇縣人。為御史糾
會墨吏疑獄吏民畏
服。皇太子宮在其直廉。及
陞副使首正贓罪風紀肅然。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樂平人。
初知盱眙縣
能平恕。陞金華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
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
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命往思州廉察田宗
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衡州府同知。往擒峒
寇龍邦銘。有捕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為虎所噬
乞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衡州
民陷谷康人財貨。上官并劾素
易不舉。坐是死。衡人多惜之。
八月。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九月。北京宮殿成。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
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
[illegible]
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　皇太孫宮。長安門外
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
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始成。
封督工都督郭義為安陽侯
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督工文武官
及軍民夫匠賜鈔有差。
命夏原吉齎勅召　皇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
月至北京。
山東諸城縣獻龍馬。其馬鱗臆肉騣
具龍文。其色青蒼。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院
編修。從　皇太孫讀書。

十月。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叔毖廬陵人。初以
沅陵縣有惠政
刑部主事。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陳乞還為
遂陞辰州同知。一州七邑之民戴若父母。及歸
北京。率郡民就役。歲餘卒。
北京從役者載其喪葬辰州。
十一月。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賀。詔天下。
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京師。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奇
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
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
者鮮矣。蓋　皇太子為文章亦善修。每曰。三代
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
[illegible]物[illegible]嘗命刊修文[illegible]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忠
[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太祖[illegible]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illegible]
過鄒縣。見民持筐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
民對曰。歲荒以為食。　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
入民舍視之。見民老稚皆衣草結不蔽體。歎金
作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
鈔。而召鄉老問疾苦。具以實對。輟尚食賜之。時
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
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
乞停徵。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宜
速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
汝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後至京奏之。
上喜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助其
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賑之是也。
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京師。
[illegible]上御奉天殿。羣臣行賀禮。

辛丑永樂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上躬詣 太廟奉 安五[illegible]太皇太后神主命 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illegible]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illegible]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

戊辰大赦天下。詔曰朕荷 天地 祖宗之[illegible]繼承大統臨御萬方祇勤撫[illegible]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頃天下[illegible]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式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illegible]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illegible]學士楊榮獻皇都大一統賦以進。

[illegible]

二月遣官釋奠先師。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楊士奇侍讀周述為

會試考官。取中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新科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十人

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薛瑄劉球于謙皆名臣。

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肆赦求直言。時侍讀李時勉上書言事其略曰天下有司[illegible]

面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貪墨奸宄善于逢諂者多考稱職人無懲勸宜敕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資增秩以勵其志貪贖掊尅怠政廢事者請即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沿望于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我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浙江湖廣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至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下淮安作[illegible]濟寧清河置立倉廒量地遠近分撥運和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造北京官軍悉力赴役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司矜憫宜敕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得賞賚丁壯征使給其家又言北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備不虞從之

[illegible]

敕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禮部侍郎儀智乞致仕許之。智侍 皇太孫頗盡匡翼克衆其誠時年八十。歸賜賚。

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為交阯知州。時暹等應 詔陳言頗訐直。上嘉納之然嗣以工部尚書李慶等不能平數請上罪之。上曰。朕敬天故求直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于今欲聞過古之明上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乎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出無之于汝何損今罪將重其名而益朕[illegible]汝等之過矣于是慶等薦暹等才堪牧民得 旨皆

理知州亦保全意也。

丙午，萬壽 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詔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以夏原吉言止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視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卑，加於王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士大夫，臣故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緣矣。

八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儀言尤峻，故殺之。科道官繼上言朝廷不宜輕去金陵，故有此災。上曰：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都御史王彰言：科道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原吉獨對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謀，臣等之罪也。上悅，命宥之。傳言令回各衙門辦事。或尤原吉背劾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臣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

十月，阿魯台數寇邊。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吳中，繫於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上以北虜攜貳，欲親征。原吉等議宜休兵養民，而嚴勅邊將備禦。上召賓，賓言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對曰：僅給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回。方改藏理歸，錦衣至，收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以吾失之，不以累公。及至，上令同吳中繫于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尚書夏原吉。上命中使覘之，聞其忠言，怒頗解。原吉在獄，中使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雨露霜雪，無非教也，何敢怨乎？足繫稍寬。

壬寅，永樂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

庚申，享 太廟。

癸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

命英國公張輔同六部院官議北征餽餉。輔等議分為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督官三人，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後運惟車，用總督官二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一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

上以親征北虜，祭告天地、宗廟、社稷。

戊寅、車駕發北京。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青草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四月、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十餘匹于洪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五月、大閱諸將。上曰兵行同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七月、車駕發殺胡原。大破阿魯台。遂命班師。

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惶懼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汝而汝欲為逆天負恩者必敗固宜耐從吾屬騎首就縛為存因將必全家身之處將汝所歸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灤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遁矣上閱日戰窮則走然此黠勇未可遽行或從詭謀示弱以誘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總護防山曲亦言虜眾悉夜遁矣驗之而信盡收其下為焚其輜重上又以兀良哈為阿魯台羽翼間安騎二萬分五道襲破之于是召文武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為邊患懼之久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八月、以班師遣書諭 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上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表賀平胡。

逮楊士奇蹇義呂震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以士奇輔導有闕震蹇月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十一月、豐城侯李彬卒。定遠人永樂元年以靖難功封歲祿千石以平安南加祿五百石至是薨子賢嗣景泰二年薨子勇嗣成化十八年薨子璽嗣正德二年薨無子庶兄子旻嗣嘉靖十年薨無子從子熙嗣三十一年薨無子從子儒嗣隆慶四年薨無子從子琢。

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來朝。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三月。蜀王椿薨。謚曰獻。王性敦厚孝友循禮謹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嘗延接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驕色進臣之事在宗室中為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

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山護衛總旗王愉告孟賢謀不軌伏誅。初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 皇太子處分宦官黃儼尤見裁抑日譖于 上陰為高燧地偽言 上注意燧指揮孟賢等遂萌邪心會欽天官王射成密與賢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謀盜璽與弟孟三伯司馬恕田子和高正陳凱等潛謀結貴近進毒藥宮中候 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頒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

禁中議以錦寶領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高
燧布置已定正密告其甥王愉愉曰舅氏奈何
為滅族計力止不從遂詣闕告　上震怒命錦衣
捕賊既悉得召　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御
右順門親鞫之　上顧高燧曰爾為之耶燧惴
慄不能言　皇太子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
所為耳遂并其黨
伏誅而籍其家

七月命柳昇陳瑛將中軍鄭亨朱永張輔王通
將左右軍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克之班師
時虜中有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曰去秋
此虜犯興和朕擣其巢穴復勦其黨兀良哈之衆
窮亦甚矣今度朕既存志必不復出救萌妄念
朕當先駐塞外以待之賊不虞大兵出而輕肆
妄動我因而擊之破必矣諸將皆曰然遂命諸
[illegible]月誓將士大閱[illegible]駕次沙城[illegible]
[illegible]不兒古[illegible]家降[illegible]言當留遂進[illegible]
失帖俱正千戶十月虜酋也先土干降封為忠
勇王賜名金忠尋賜誥命鐵券金印玉帶將左
右皆賞　上以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將突厥頡
利入朝太宗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
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
用斯朕志也
遂詔班師

八月禮部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之禮官
請賀不許　濙奏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
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崖靈芝尚
昔日張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
殿上資福于　皇考敬下為天下生民祈福
非為己且朕德涼薄不
敢恃此為祥其勿賀

十一月上還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附錄　皇太子聞黃儼江保欺造詭語譖之于
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詰之故因頓首曰天
下可欺乎非頓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
殿下益宜自處盡道　皇太子曰盡子職而已
他有
何道

附錄　交趾上供綵一千七百四十七匹漆三
千斤雜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筒扇萬把
其供自永樂十四年始
歲有增損而是歲獨最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敕親宮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未完事件者
下錦衣衛獄尋釋回任催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曾棨侍講余鼎為
會試考官　取中舉恩等
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是科得便軒取
九疇皆名臣

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命親征阿魯台以柳昇將中軍張輔王通鄭亨薛
祿將左右軍陳懋金忠將前鋒從征　先是金忠
來降屢言
阿魯台弒主殺人逆天道命請　命征勦稍驅為
士卒先　上曰且休兵息民數動朕所厭之兄仙王
人千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固義
事須有名姑待之至是開平奏虜將犯邊
諸大臣議且以金忠言為是曰逆賊不可縱邊
患不可坐視　上然之乃親征以大學士楊榮

金幼後四月發東師五月次開平虜遠遁上
楊榮等曰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者再何祥也豈天屬意此輩部屬乎榮對曰陛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于除暴安民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命草勅遣中官伯力歌并所獲胡寇齎諭虜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急歸朕朕待之甚厚彼等所知朕何負于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再跡師討而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汝等豈復有噍類朕體 上帝好生之仁亦猶與其或敗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歸悉待以至誠復予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次清源鎮是日輜重亦皆在後 上曰輜重者大軍所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者危道習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汝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援之六月出塞不見虜士卒亦多艱榮等屢請遂班師。

論曰

我 成祖五出漢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若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歲大肆憑陵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稽頼不度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知衆中國之力戰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當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號年至以數萬之衆困于白登尺約化之霸南被又莫敢一問其罪 成祖犯清涉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成德所加不過漠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閒馬哈木負[illegible][illegible]之罪阿魯台又從而煩之故我師浮以摧尾[illegible]之強及阿魯台散于尾刺而也先土干又故之未閒故我師又得以奏瀾槊之使大抵夷狄警殺中國之利藩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凡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答最強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問名間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illegible]

附錄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illegible]歲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七月 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太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 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雲楊榮幼孜等酒而退。

己丑 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

庚寅 車駕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 時太監馬雲以大師在遠秘不發喪密與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輿所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或有欲寫勅用寶馳報 皇太子者榮曰 先帝在郎稱勅寶天而備獲罪匪輕乃令中官以 先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用啓馳報計至 皇太子太孫以下皆慟哭命 太孫馳赴闕于恭迎 龔擧以先帝所遺東宮闕書授之令有事來報郎用況議之文命行宮大官軍悉聽 皇太孫節制及 皇太孫奉鑾文郊 皇太親上及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

八月丁巳 皇太子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及 公南販寶石交趾採金珠香貨各處買辦色紵絲紗羅段疋賞石道西撒馬兒罕處取馬

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進供諸品
海味菓子等項悉 命停罷仍有利及于民者
不可
枚舉。

諭曰 文皇帝稟天錫勇智之資具聖人文武
之德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
兢慎懷保小民嘉與萬姓共躋仁壽奠基北京
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若朝鮮日本暹
羅琉球中山安南占城西洋爪哇鬼方徧国木
孟艮麓川威遠八百老撾里車馬思尼八剌撒
吾哥撒哈迭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以爲服此
其神謀睿筭眞有領決千萬里之外以成千古
所無之防而三邊永寧天下蒙福所謂武烈弘
靖 子華夷者也至其簡東宮官則有文華寶鑑
立 皇太孫則命大臣輔導修經書性理以明
學術刻名臣奏議以廣言路求遺書著大典以
廣經濟頒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以秩倫紀命陳
瑄兼莅淮轉運命宋禮濬會通舊河簡任名賢
遇災頒赦蠲租賑饑愛民[illegible]冀我家既文其文治之
光昭于日月者當時若鄒緝之清遠頌解縉之
四夷咸賓詩序與夫楊士奇之追實錄表誥言
人人殊而所以名狀神武敷殊駿烈者則至今
讀之有
餘栗焉。

新刻明政統宗之九

仁宗昭皇帝

帝。成祖第一子。御名高熾。仁孝皇后徐氏生也。初封燕世子。靖難後立為皇太子。在位一年。壽四十八。葬獻陵。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八月。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於獄。復其官。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命出視事。原吉言在獄時母卒未成服。乞歸葬終制。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望扶翊。共濟艱難。安得[illegible]賜米鈔。命家屬護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船。有司治葬事。

置三公三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上諭侍臣曰。此皇祖制也。皇考聖明。可無事此官。朕中人。歷天下之事日淺。不無望于保傅。卿等勉之。已又設謹身殿大學士。

加蹇義為少保。楊榮太常卿。金幼孜戶部右侍郎。楊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但掌內制。備顧問。不預職務。時士奇謝恩。聞措新司賦斂于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特奏之。既。義、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蹇夏曰。前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內外懽忻。新司傳旨賦炭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近日宮中事叢脞。此是[illegible]中否之不服。致審罪。今藏其言。

出黃淮、楊溥於獄。命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溥翰林學士。赦解縉妻子還鄉。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懸銅牌。請治罪。上以赦前原之。上曰。昨日下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朕用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今後爾等各務遵守。毋使朕食言以失人心。

黜工部右侍郎伏伯安為荊門知州。初伯安督軍木。路由通州。驛舍驛丞有失。安伯安私馬。驛丞覺。面毆傷驛丞。[illegible]伯安坐罰築城。至是遇赦。應復其職。上[illegible]之人不[illegible]以玷朝行。遂黜之。

黜刑部右侍郎王勉為山東布政司右參議。先是指揮[illegible]畏罪出亡。又把据其家。罪下錦衣獄。與勉同繫。茂就獄中造逆詞數十紙。詔告人。以覬倖免。會赦不果。告之。而有于上者。上曰。勉道之也。故有是命。

九月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皇后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詔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阯布按司事。福治交阯視民如子御其奸法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於是交人皆愛戴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溫卹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恚譖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讒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按是時交阯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交士所恃以靖黃福吾撫字恩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士自茲益蠢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違文教以交阯[illegible]地也。

令吏部汰文官冗員。上諭曰古稱官不備惟其人今過冗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瘝厥職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冗員賢才者留其貪刻庸闒及老疾者悉從吏部罷之自今吏部宜精選勿濫。

黜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妹劉秉李實張敏林道安等俱為縣丞。穆等以職事不謹皆得罪至是遇赦上以六科密邇之地所繫匪輕故悉黜以示警。

陞王直為侍讀學士王英為侍講學士林誌錢習禮為侍讀余學夔王洪陳循為侍講。

命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受學於國子監勅文武百官若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皆不出宿為給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諭曰景昌皇妣之侄茂芳皇考外甥於皇考賓天臣民如喪考妣汝兩人安處私家於情與禮何忽此不學之過故有是命。

改淮府長史王榮為吏科左給事中荊府長史曹學齡為翰林修撰二人侍上于春宮凡[illegible]長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黜太常少卿周訥為交阯所屬知府。訥永樂中為祠祭郎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憂去至是來朝上因[illegible]之人宜遠置外不可以玷朝班遂黜之

降山西按察副使陳誇為海鹽知縣。誇為湖廣按察使摭楚王細故上素厭之後改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上曰誇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遂有是命。

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上曰古者山林川澤皆與民共[illegible]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為民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炭出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勿禁。

重申舉官之令。上謂廷臣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人材大小皆有所用天下之廣豈無皋夔稷契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其悉心訪之。又勅在京七品在外五

品以上官及知縣舉賢才未仕若淹下僚德性
純篤行止端方才能文學出衆者嚴實薦舉聽
擢用濫舉若
贓貪者罰。
河南黃河泛溢傷祥符陳留鄢陵太康陽武原武
諸縣禾稼。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
王彰往鎮軍民。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
且河南頃下情鬱不上達久
矣凡有可以利民先軍者悉具奏來各
府州縣亦須周歷咨訪庶幾得民之情。
復吳蕘工科都給事中。初上為世子數奉
命點閱皇城守衛軍士
皆蕘侍從敬謹慎密蕘後從河南按察司僉
事坐累謫屯戍。上相念之至是復其初職。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少傅金幼孜少保。
[illegible]
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
皆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于
東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
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
悉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
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祭告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上尊謚頒告天下。
遺書諭寧王。時王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遺書答曰叔欲來見感祝愛之
厚侄欲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可違若封
國受之 先帝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
何惟叔
審之。
諭工部臣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買之
若仍踏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上曰

古者土賦[illegible]所產之物不強其所無比年如
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地一槩下部
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師傳易
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湧加數十
倍有不肖官吏貪緣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
其千百之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
命襄城伯李隆總兵鎮守山海尋復鎮守南京。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震言于 上曰今
喪服已逾二十七
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衰易吉服震奏已遂
退循語羣臣明旦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
可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線服後仍數月白衣麻經帶今
上于 皇考乃遽釋乎時黃淮同士奇意然
不敢明言許震震厲聲忿士奇曰朝廷每事被
汝拘泥蹇義從旁解曰呂震言當理國家事公不
應偏執己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羣臣皆素衣冠
黑角帶[illegible]遂偕[illegible]部都察院且奏[illegible]報可明日上
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士奇武臣惟張
輔如 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
蹇義等議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所奏易服云
卿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梓宮在
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
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反不及又顧義曰
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illegible]
命慎選國子監官。上謂吏部曰比國子生務實
學者少固志趣卑下亦由師
範失職而然今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陞授不
[illegible]潔有道德老成士如太學何自今其慎選訓
附錄。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會
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
次授官。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
也誠能窮經傳古達于修己治人之道下吏事
何難比士習卑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于大
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illegible]

事考稱職命還監通學俾出科舉進應十君
可用官尋其人于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
生二十人以補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政治
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補效。上進二十人諭
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思所以無忝于位者
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
也求用下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汝等
國將用之毋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

十月以向瑶爲右都御史兼詹事。

罷光祿寺卿井泉爲民謫寺丞蕭成署丞王聞
時泉奏歲例遣正官往南京採用玉面貍。上
曰汝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
以體恤百姓汝乃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職御史
遂劾奏泉成及署丞畀教後盜內府物法當斬
方援請罪之而泉謀引避。且曰其罪當斬
諸非[illegible]在 先帝時欺天罔上罷
[illegible]
立命斬成畀宥泉[illegible]爲民。

陞靈璧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靈璧縣事。
誠九
年考滿赴京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
方乞復職。上諭吏部蹇義等曰縣官親民苟
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蒙福今
民既願留之則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命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審錄重囚
先是大
理寺論
囚 上惻然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民爲德卿
寺理刑宜贊輔德政用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
家之和氣昔法吏有于公獄求生道者天有顯
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
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于承天門會審特召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閣前諭曰比年
法司之臣其所援大逆不道往往出于羅織以
[illegible]切賊之故以刑至四五覆奏而必
司略不留意其爲酷吏而無懼自今凡審決重
囚卿三人同往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
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
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陞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爲山西等
處僉事蕭奇商賓鄭來等三十五人爲各處知州
知縣。 時有言在外之職宜以風憲
官爲之庶幾得人故有是命。

冊妃張氏爲 皇后。

立 皇太孫瞻基爲 皇太子。

選東宮官。 以郡昇爲太子少傅王通薛祿並太
子太保呂震夏原吉李慶太子少師
少傅少保郭資兼太子賓客吳中貴福並兼詹
[illegible]事曾棨王英爲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楊溥[illegible]

封瞻埈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垠蘄王瞻墡襄王瞻
堈荊王瞻墺淮王瞻塏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
按鄭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鳳翔正統九年
徙懷慶。今世封越王。張后生封衢州未之國
無子國除。蘄王追封襄王 張后生宣德四年
之國長沙正統元年徙襄陽今世封荊王張妃
生宣德四年之國建昌正統十年徙蘄州今世
封淮王李妃生宣德四年之國韶州十年徙饒
州今世封滕王郭妃生封雲南未之國無子國
除衛王郭妃生封懷慶未之國薨無子國除

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 上謂蹇義曰朕嗣位
以來文武大臣皆有
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覬之心亦宜以慰其意
義對曰漢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
望朝廷待此人何如雖賜賚已厚然名位亦宜
略示優特此懷遠之道也 上曰然其他賜略

業所不[…]人所謂惟三師為重
可且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耳

嚴舉主連坐法 勑曰朝廷比數下詔求賢而未
行者狥私或以賄賂或以親故
得實材無幾致將何用理民何
由安其自今嚴舉主連坐之法

諭鴻臚寺臣凡大小公私之事命令公朝陳奏違
者治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上曰故事視朝
後諸司有急切
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于宮門投進其得
速達令訴私事丐私恩者亦具題本摻奸欺累
以黷僥倖壞法亂政莫甚于斯今後惟
緊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

賜沿邊將士鈔幣

大理寺卿[…]上言七事命議行之 其一
人曰[…]

[illegible]

得其人則治道興[…]其人則治道[…]人主之職
惟在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于
師範不在于備而在得人臨有成效三曰治[…]都察
院乃自紀綱之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治獄
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頒
為備五曰[…]京八府之民困于養馬宜分給無
馬郡縣牧養以蘇[…]六曰鈔法不通宜[…]出
多而收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于得
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多宜于軍民工
匠每十家編為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
犯十家連坐有能捕
首免其連坐之罪

內官馬騏僞傳旨諭翰林院書勑往交阯闕辦金
銀珠香 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
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爾等不聞[…]騏前
在交阯荼毒生民乎交阯自此人歸方如解
[…]縣[…]又可遣即遣之非僞詔書不信將壞大

[…]此人遍和內閣多所請求朕恐不答劉宜議
朕意按上既知之久矣不誅騏何也宣德三
年騏與[…]泰[…]統四
年騏始釋為民[…]降[…]者

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為庶人 二人前誣
其父有不
軌謀 上曰正風化當
自家族始故有是命

命禮部嚴歲貢試 上諭士奇等曰百姓不蒙福
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
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
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
但選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中者不
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向進之趨矣

命司禮監刊印祖訓賜諸子及弟侄 上謂侍臣
曰守成之
主動法祖宗斯[…]過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
[illegible]
[…]作[…]聰明亂舊章而[…]
[…]不[…]為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
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
子皆在 太祖開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于前
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
下之道為天子為藩王能事事遵守豈不福祿
永遠哉朕篤[…]不忘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
浣衣局并習匠及功
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給還
田土 諭充軍者亦宥為民

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為嘉興典史 初緯為禮
科給事中 上曰此人
務援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
人尚在即懷此昭之心豈可復置當道 遂黜
先是 登極
詔下戶部[…]

諭戶部令有司修輕徭賑荒之政

水寧陝食有司節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為覈實除豁召別佃種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上謂戶部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眾豈百姓巧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荒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者今吾民何以至此繼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條具以聞。

改大理卿楊時習為交阯按察使紀諒為交阯布政使。

召前峽山知縣戈謙為大理右少卿。謙初為御史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命[illegible]御史巡行天下察吏治。上諭曰國以民為[illegible]為[illegible]害民不職[illegible]故遣汝等分道考察賢人才器不同有事為脂韋諂媚而失政缺民者矣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簡易得民者矣有刑巧取索而能集事者矣有廉潔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矣必究實毋或流言毋屈勢要毋私親故斜舉具聞賜鈔而遣

工科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從之。其一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其二乞遣人清軍伍果戶絕者查勘開豁免平民勾擾之害其三內官內使非軍事不可輕遣出外凡事惟責成所司庶幾不為擾于民其四乞禁約江河往來之人毋中不得擅帶軍器虛張聲勢因行劫掠其五乞申飭各處有司凡學校壇廟城池損壞者悉加重修

命屯田軍士不許擅差。上諭原吉曰古者寓兵于農無輸轉之勞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治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今天下衛所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罪

按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于不壞者洪熙間納任此法所以邊圉殭富不煩轉運而糴之詔無歲無之後來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于此而況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賜[illegible]及原吉繩愆糾繆銀圖書諭勉之。上閱京官諸詞翰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未有盡善皆當盡言遂親增其語曰勿謂崇高而難人物以布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意卿[illegible]

上嘉群臣能進文字大學士楊士奇勸以成湯改過不吝為法。上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在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恒存此心間群臣所言有拂意者退必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凡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悉知耳知之不難于改此卿所知也。

增諸王歲祿。上謂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弟惟趙王居京師餘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蓋帝王之治莫先親親況朕新嗣大位于此尤當加意于是各加祿有差按漢趙王府各加二萬石漢庶人以宣德元年反削國而趙王亦辭所加祿矣。

趙王奏辭常山二護衛軍。從之。

初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京操。時張輔等請也。上以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使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illegible]。

交阯黎利反。　改大理卿楊時習為交阯按察使。

虜寇雲州。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進蹇義楊士奇夏原吉少師少傅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子少保。改吴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郭資進太子太師，令致仕。

進封[illegible]后兄張昶為彭城伯。永城人，以恩澤封，[illegible]祿千五百石[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孫瑾嗣。成化十六年堯子信嗣。正德三年堯子欽嗣。嘉靖十六年堯子勳嗣。本年堯弟熊嗣。萬曆年堯子守忠嗣。

追贈故兵部尚書金忠為少師，謚忠襄。蔭子達為檢討。

命征西將軍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

十二月　勑加楊榮為工部尚書。

諭吏部宜慎選師儒。上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稍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今太學人材之地，宜慎選師職，以副朕作人之懷。

命吏兵二部書布按都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天下治亂係庶官。唐太宗書刺史名于屛風，朝夕省覽，有善政著于下，故庶官効力，致斗米二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廡，至慎重也。今府部吉朕朝夕繼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布按都三司官乃伺宣大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悉其賢部閒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省憶。臣工善不善，而為君者忘之，于勸戒何有。汝二部其各具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將親品騭焉。

諭三法司獄執正，毋以忤　旨為慮。上諭金純劉觀曰：朕一等皆因大臣非屬自己，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怒，誤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忤為慮。朕不難于從善也。

賜勅獎諭大學士楊榮。以遺命馳報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illegible]。[illegible]止禁民取魚。其後并傍近之草灌田之水不得取。上命吏部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罷西域買朝貢。從黃驥奏也。

辨事官程富上言治道。上嘉納之。富請上正身修德，致天勤民，敦化厚俗，明刑節教，以堯舜三代為法。聲色玩好、遊畋造作、不急之務、無益之費，此諸傷財害民以自奉者，並以秦皇漢武隋煬為戒。

甲寅。梓宮將發引，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親告几筵。

庚申。梓宮葬長陵。

作觀象臺於禁中。初 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 成祖與 上皆察于仰觀之事。上監國時，語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厭習，是不可忽也。及即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于此，即應于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仰觀之道，今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于是作臺禁中，時時臨觀。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十六人為給事中。

以師逵為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以書諭平陽王。平陽王者，晉世子美圭也。晉王濟熺以弟濟熿構廢，勿王，濟熿嗣為王。後事稍白，詔封美圭為平陽王，奉父居平陽。而濟熿乃大懟，又侵奪平陽王田。上賜濟熿書，言詩云：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詠感念無已，矧惟賢弟，同吾此心。田薄物，其讓與平陽王。又書諭晉王，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一氣，汝事叔盍恭，朕又當濟汝顧安。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呂震奏請作樂受朝賀，士奇、榮、幼孜、淮力諫。次日，上召四人，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若昨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

加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禮部尚書。士奇、淮辭尚書俸，從之。幼孜亦各辭。上曰：卿等事 皇考， 皇考屢經危，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心輔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建弘文閣。上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我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讀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命學士傳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蹇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敦實堪用，命授敬編修，澄給事中，皆直弘文閣。于是華蓋、武英、謹身三殿及文淵閣、東閣皆有大學士，而二閣大學士非有 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

以楊溥直弘文閣。上手弘文閣印以授溥，凡有建白，封識以進。

諭兵部，令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著為令。諭尚書李慶等曰：馬資于國用甚大，然當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所，物殷蕃，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于官馬孳息，故民不暇于其私。今宜寬恤之，俾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徐容寬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

賜侍臣大元玉曆祥異賦。賜三公及兵尚。

罷給朝覲官牧馬。永樂末，六師歲出擊胡，貲賦納駒急軍，民至鬻子女，妻莫能存。上大痛之，命官為贖，還且寬孳駒之令。二歲納二馬。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民馬蕃散衛伍，操用然一且餘千羣，令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官給馬一匹。今大僕歲發駒如民間增寬民下，廷議報可，給者且半。大學士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部賢者，授方面部守以次者陌耗事。今役之牧馬，云蘇民困，是何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上曰：慶幾訣，朕少選即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士奇復請曰：陛下許臣罷給馬之令，今中輟何也？此令行，將天下懷才抱德者望望然去矣。且馬政責償，將人皆破家為子孫憂，况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發此名于天下，此其失非小。幸立斷。上曰：偶忘之，行批矣。乃因陝西按察使而智奏

按察司風憲官不宜受太僕寺節制歲徵駒與民等。上出疏命士奇草詔罷之。已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乘馬例不責息。虧損者不責償。未領者悉止勿給。且諭士奇曰。向非卿豈直忘之。昨卿言未既。因慶等已有忿言。朕念卿孤立。故遲之。不欲因卿言而罷耳。自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慶等不知大體不足論也。士奇頓首曰。昔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許。初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古朴考其績曰良卯。上之左右人求最考。朴曰貪後之人辛未覺露不敢行。當經敗良。遂誣朴他事。朴就逮繫。成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誥命。上曰。豈悖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謂大臣罪者。其浮為君子乎。不與。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巡視江東浙西八郡。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按此南京守之綸

擢解禎期為中書舍人。大縉之子也。害還用之

二月。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

以楊溥為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

勅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鎮守太監王安。按此內臣鎮守之始。

復北京行都行後軍都督府。

丙辰。上躬祭先農耕籍田。

改禮部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

改兵部侍郎張信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貞。姚廣孝配享文皇廟。

召前光祿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謹居家事母至孝。有司上其行。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之。

贈劉儁為太子少傅。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竊人盡節于夫。尚有旌典。况大臣[illegible]其追贈之諡節愍。又謂[illegible]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死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詔禁自宮及加人宮刑。

令大理少卿弋謙朝參如故。謙數言事。呂震、劉觀謂其賣直。御史劾以誣罔。上雖聽士奇言。而心猶不懌。令謙但坐司治事。其後災異屢見。進言者少。上諭群臣曰。向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于矯激。朕一時不懌。群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當寘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少。朕于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汝群臣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盡言為戒。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其令謙如故朝參。

贈故詹事鄒濟。故贊善徐善述。兼太子少保。諡文

敏文肅。命有司立祠祀之墓。詔定金忠等謚議

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其弟吳管者爲廣

義伯。忠後從征虜戰沒弟忠勤同歿陣論者方之金日磾云。侯克忠達達人其父允誠來歸累功至右都督。永樂十年以擒叛者封伯。忠克忠嗣。是年進侯祿千二百石世襲。子瑾嗣承順五年以曹欽之難。子鑑嗣。正德元年薨子世興嗣。嘉靖二十六年薨。子繼爵嗣。管薨子昶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成化四年坐激滿四變論戍國除。

哈密遣人進硫黃。上曰從前不聞哈密藏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旣有硫黃則製火藥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知之。上之隨事經慮蓋如此

三月辛未朔。命皇太子往祭皇陵孝陵。[illegible]

[illegible]守南京[illegible]

徙蜀王子悅耀於武岡。悅耀誣奪嫡欲擯逐蜀世子。上怒詆其奏于地曰嫡庶大倫子分紀親彌不畏鬼神乎。謂侍臣曰悅耀虧忠孝懷奸譎使歸蜀終亂其國從武岡州又從澧州而蜀寧。

遣漢王子瞻圻守皇陵。覘報朝事

擢儒士吳納爲監察御史。

癸丑星變。占爲主命憂。翼日上御承天門黍事畢問羣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即見必不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昧亦不能知。上曰天之儆矣。歎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及士奇入諭曰朕監國三十年。爲讒人所構心之艱危。皆三人實共之賴。皇考仁聖以全言已達下。義士奇亦泣稽首曰吾脫險即蒙指先帝聖明陛下聖

敏新感。百姓自寬。上曰朕吾去世後誰能難善三人同心守護者遂手出勑三印意三賜二人義存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楊貞一。皆拜賜而退。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准徐山東饑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上坐西閣召士奇草詔。士奇請曰。皇上恤民窮苦甚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今預聞。上曰安之國家救民窮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若與商之或中沮不行矣呼中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盡無收宜差別毋濫恩上曰恤民寧厚朕爲天下主豈當與細民較錙銖。書畢即用璽遣使行

[illegible]廟[illegible]所行無非仁民之政且從善轉圜改過不吝規模宏遠事事可爲後法求之前代尚高宗周成康匹休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

論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諭刑部等衙門尚書金純等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稱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聖名于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覽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況今所急尤在于通下情對等宜體朕此心。

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士耕奏意復都南京。

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衞軍助

親軍守衛、新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三百輛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候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鄭府審理俞輔上科舉議。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通賓興率馳騖于空文。其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登第入官。雖甚才敏。然于修己治人之道。固未始知也。遽使之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令有司先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入試。凡試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加重慎。庶士務實學。而國家得仁賢之用。上曰。爾等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大學士[illegible]士奇言。凡人文學遠不遠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南人從往材而浮。上曰。然為之奈何。對曰。試卷例彌封姓。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上曰善。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宣德初乃表行。著為令。

五月。 勅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

詔慎御史選擢。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非老成識治體者不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體而操得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饕狼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者。往往被其毀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定膠漆。干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烏在其為耳目也。汝吏部自今其慎選擢。以清風紀。又曰。都御史十三道之長。如其廉潔公正。各道御史。即間有不才者。亦當畏憚。今右都御史不才者。皆無畏憚矣。汝其諮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附錄。 勅文武官有奉公差在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殯殮津送之還鄉。毋令失所。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他兄弟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聽歸養。待親終日起用。其不待離職。願移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筋力憊不勝任者。聽致仕。有司月給米二十石。終其身。文武官非其人。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鄉律。如異時違者罪。

改李時勉羅汝敬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持政違節。餘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金瓜十六七。脇肋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御史。令[illegible]凶一起言事三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延棍而斷其骨。忽自持。[illegible]所感。臥病一月而愈。

陳[illegible]曰。恭覩 仁宗自臨御以來。孜孜以求言納諫為務。以諱言拒諫為戒。而將終乃有此舉何耶。昔者 上諭士奇有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時勉之得罪。使 比非薦留。不遠其翻然而改必矣。祈愚猶致恨于當時蹇義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救也。夫以 上之懼悃求言。改過不吝者。臣知 上心久矣。申之以詔詞。重之以繩從料謬。圖書之賜。有已必聽。必嘉賚兼誘之。使言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為。特勉一申救也。如西楊得君稱能言。何當此亦默默耶。虛受圖書之賜。皆無一言之責。諸臣至此益懷慚矣。後來林長懋陳祚之囚。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與此同。有君無臣。不能不動千載志士之慨。

選方面官參軍務督邊餉。上以武臣陳于事理而專軍非法也。命選任參政副使等官于各邊。治章奏。督糧儲。時大同則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

閩順廣西副使劉紹授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

庚辰。上不豫。命大學士楊士奇書敕。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于南京。

辛巳。上大漸。詔天下傳位皇太子。詔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于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免赴闕行禮。仍遵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於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君[illegible]仁。故弘[illegible]罷[illegible]買。遣[illegible]詢民隱。急[illegible]事。褒舊勞。舉墜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食米。賜文臣誥敕。許歸省者賜賚。有制禁告訐誹謗。申嚴自宮之禁。及加人宮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下之公言云。

六月辛丑。皇太子至自南京。至良鄉。發喪。禮部奏遺詔。赴盧溝橋迎。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擗踴。詣大行皇帝靈前哭。盡哀而止。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宣德元年。詔凡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軍民利害。蠲濟旱災。罷採辦金銀朱砂造紙割光辦諸責。一切不急之務悉罷。追繳欠皮翎野味料悉免。

階倒死孳生馬騾牛羊。開豁戶絕軍役。尤切時弊。

七月己巳。上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皇后張氏為皇太后。

冊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與楊士奇議分南北卷取士。庶幾北方有所興起。議定。未行。會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illegible]為南卷。

八月。敕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監修總裁官仍舊。

九月。奉仁宗柩葬獻陵。

十一月。工部尚書吳中言。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不許。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天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

十二月。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論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大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阿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于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

況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臣道而并用亦過矣我朝于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于朝廷彼得効用而大權出于上用人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

帝 仁宗第一子 昭皇后張氏生也在位十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丙子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勑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己以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黷貨利壞名節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禮縱欲狥私 祖宗賞罰之典具在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從陽武侯薛祿奏也 上以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其即免之令得專備邊而嚴邊將受賄放軍離伍不差操之誅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謂侍臣曰先王耕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農務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存齋心凡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致洽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于饑寒國家宜輕徭薄斂貴農重穀崇正游食則人咸樂于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葦稭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取給 命三分減二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于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凡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親諭勉之 諭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illegible]安[illegible]無事矧京師乎汝為民者[illegible]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相睦鄰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 朝廷于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肆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阯征勦叛寇撫定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阯都司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 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令使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

為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殺其國王，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于彼特原。昨因遣將出師，朕朝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迪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 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費勞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勞苦，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何[illegible]曰[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上天與 祖宗之[illegible]雖云

[illegible]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阯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老師費財，不可殫紀。[illegible]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逾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 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劉家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卿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之事，朕意有在，後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拔遽言耳。

以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初有[illegible]之嫌，南監。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之。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

諭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今夏拔重囚，蓋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 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繫囚，俾等[illegible]，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上御左順門，諭侍臣諸司事謹守 皇祖舊典。

上曰：朕承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太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必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雖諭。侍臣頓首曰：[illegible]敢不欽承 聖諭。

附錄

諭兵部尚書李慶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軍調陝西甘肅衞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樂從，兩便。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于道路。又勅從[illegible]御史按察司：行軍政，國家重務，祖宗于撫恤軍士、整飭武備之法甚具。近都司衞所官貪贓，差放有[illegible]，縱需索，加倍包納月錢，從放買賣，或以荅應上司為名，勒除月糧，或指吾操兇減布花，致軍士坐窘于衣食，逃亡比比。其遍年勾軍，往往違限，風憲官督察，莫有覆解，此軍伍所以空也。爾等巡歷，務嚴詢察，有貪虐害軍，勾軍違限，官具執奏，如仍前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罪。

勑褒新安知縣陶鎔。

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足給。竊函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候秋成還官。[illegible]伏專擅之罪。上

謂原吉曰。此與民牧也。其物褒之。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恭預機務。

山。瑛皆以青宮舊恩用。

附錄。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股訓。即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罪。所請不允。

附錄。

上午朝退。念農夫之勞。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耨之時。因誦唐史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以此歲讀書[illegible]

[illegible]說示。且問曰。解君[illegible]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嘉而領之。自是常教以農事。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洗。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王縣王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

其封爵婚禮則　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門鎮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妝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經行諸司。上聞之。即下法司治罪。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汝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行者。汝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辛未。發北京。命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將前鋒。及五軍列侯從征。

辛巳。駐蹕樂安。壬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漢庶人高煦者。　成祖次子也。季為趙王高燧。永樂初典人與靖難功。封國雲南。快快不肯行。曰。我何罪。斥我萬里外。改青州。又快快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留京師。請天策衛。得之。輒喜曰。唐太宗始京為天策上將。吾何棄不泰王。若毛已夕與季比而譖東宮。宮僚多得罪獄死者數人矣。而煦人所為益暴悖。于是徙封樂安。及　仁宗即位。[illegible]召尚書原吉大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

等究顧命而歸。以　皇太子監國南京。馳召未得至。原吉等以樂安近都。漸為憂。乃秘不發喪。獨遣使迎　皇太子。趣駕入至良鄉。始發喪。賜即位。賜三王。視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即與額愈益。自疑。因遂反。立五軍都督府。櫃封報劾。日取潛南化京師。遣校枚循洛諸英國公。晞結為內應。薾暮夜得書。大驚。立綮清持以聞。時上侍原吉厚。以時客咨。而庶人駕言　仁宗違洪武舊制。與大臣詔勅贈。而原吉等為奸臣亂政。托名清君側。索誅之。　上得輔所上書。夜召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人。　上召之入。乃人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親藩變亂。罪萬死。上曰。卿何言。彼實居大位。獨措卿為兵端。朕休敢當與卿同之。于是屏左右分坐密議。學士榮育勤　上親征。　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漢王勇為諸將所憚服。且　上命陽武侯為將。退而色變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兵貴神速。今卷甲趨擊。電發雷逝。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

也宋言是宜聽　上曰善明日諭百官親征英
國公輔請得將自效　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
新卽位不行不足以震疊吾行決矣又明日乙
丑大索樂安奸諜勅指揮議同平江伯瑄朱守
淮安令毋南軼指揮勲守居庸毋今北入胡勅
法司盡發徙車拱諸刑徒從征戊辰剖分公列
侯守皇城京城己巳命襄鄭二王居守少師義
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學士榮等從辛未五軍發
京師癸酉過楊村　上馬上顧從臣言鄭等試
先王討當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取濟南為
與宮或曰彼戀南都必行據南都　上曰濟南
近然未易攻况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且諸護
衛家多生樂安又何遽南也漢王外夸誰然中
恃法且往臨事每不能自裁今獨輕朕年少新
且衆心易搖故敢及聞朕來必膽落矣至卽當
擒之防無人聞陽武侯將兵撲背言曰易與也
聞親征乃大懼急為備　上馳書諭無人曰張
故失罰本跋貫禽淮南受誅赦于伍彼今六師
歷壞主能擒倡諭著著閭朕與王除遇恩裕姦
故不然一戰成擒或洞謀者執王為奇負以來
獻悔無及矣時　上英神暢武令下壯肅我師
氣盎振庚辰陽武侯祿前鋒至樂安漢王約明
且央戰　上令大軍立蓐食趣行文武大臣請
悔電懼林養間有伏兵毋日里起利　上曰兵
貞神速武師巳抵城下而營彼烏合洶洶何暇
伏譬算中虎卽瓜牙安施仮前軍失事士氣折
矢逐行夜分至陽信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
來朝者辛巳昧爽　駐蹕樂安城北壁西門諸
將請進攻不許再勅無人自歸不合是夜無人
書焚其兵器及所與通謀逆者書明日就執羣
臣請正與罰　上不許令無人為書召諸于馬
歸京師敗其州名武定州乃朝懸諸及約為收
應者皆亟攸兵出不蹈旬而罪人斯浮
四海晏然皆榮原吉贊　親征之力也
陳建曰楊夏二公鑒建文之失討　上親征黨
特起會卒人心洶洶而高煦素號勇悍善戰諸

將所畏使　宣廟稍涉猶豫不決親征天下事
未可知幸而書策決機風馳電擊所謂迅雷不
及掩耳遂使舉兇元縶官不崇朝克清大
慝永安宗社茲非斯世斯民之大幸也歟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讓等八十名

是月順天不及鄉試

九月繫高煦于逍遙城其黨王斌朱恒等伏誅　築館于西安門內處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倣仍舊

御製東征記　備載高煦之罪及新廷不得已發兵之故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齎璽書諭趙王高燧燧上書謝罪　先是六師還至單橋尚書陳山迎駕請曰趙王與漢

[illegible]服寘務師彰德則朝
遲安不然且為異日憂　上召義及榮原吉論
之三人皆請從山議榮請先遣勅詰王與高熙
連謀狀偏之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命士寄草防
士奇不可榮罰聲白汝欲阻圍大事乎事令汛
倚異日有變當誰任其責者士奇曰事言右實
天虺兕祝寧可欺乎且勅旨何辭榮曰今錄衣
衛責狀云與漢遣議郭事之宏何患無辭土竟
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義原吉曰
大宗皇帝惟三乎今　上偏親救二人有罪者
不可赦無罪者當摩待有疑當嚴為之防奈何
輕用兵圖不念　皇祖在天之靈乎將楊溥與
士奇意合曰公言是吾二人請千　工前與恭
對質言之榮先入士奇濟繼至不浮入惟禹以
士奇言白　上上嘿然久之順忤士奇不浮召
然乃遂不復言移兵事矣兇至京言官交章執
遂事不巳請削爵士而高煦亦自言與趙通
上反覆思士奇言善之召鬪日今言者諭趙事

益多。則何如。士奇頓首對曰。宗室惟趙王最親
今又形未露。當保全。上曰。然。皇考于趙王
最友愛。吾今惟一叔。何忍之。吾欲一封羣臣章及
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齎示之
使自處何如。士奇曰。甚善。乞于皇親中遣一
人偕行尤善。上曰。然。則誰可者。對曰。廣平侯
袁容至親。且善開諭。人宜可遣。[illegible]得聖書親諭
之尤善。上從之。遣容親齎書。[illegible]時[illegible]王聞漢
事窘甚。日夜候息動。聽事急。即自[illegible]。容并至
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書謝罪。請還三護衛司
上復與儀衛司。定之。已召士奇勞之曰。卿之力
也。是年漢庶人及諸子皆[illegible]道遙成中。趙王非
久亦薨。而晉王濟熿與漢通。有[illegible]。廢屏鳳陽。子
是言者稍稍更法制。為嚴防離疏。王儀體崇極
不與。而權
愈輕矣。

十月。釋李時勉於獄。復翰林侍讀。

十二月。命安遠侯柳昇佩征虜副將軍印。為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為左副總兵。都督崔聚為右參將。黔國公沐晟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遂安伯徐亨為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為右副將軍。分兩道討黎利。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先是黎利反。命總兵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討之。本年三月敗績。四月命成山侯王通。都督馬瑛。兵部尚書陳洽等。發貴蜀護衛兵二千人。南直福建六省兵萬五千人。廣西肇米三千餘人。及本省土兵三萬人。從將之。通行後。上命鎮遠侯顧興祖以廣西兵五千益通。十一月。通抵交趾。所部都指揮袁亮與利黨黎善戰不利。善等分兵為三道來交戰。通出戰。馬瑛破賊于清威。與通師會應寧。[illegible]渡寧橋。遇賊大敗。兵部尚書陳洽歿。通中傷。利聞之。自率衆會善。進圍東關。通大懼。割清化州迤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吏軍民皆令出城赴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丁忠不從。利分兵擊之。不能下。平州知州何忠被執不屈。死臨難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聽王師。紅塵失魄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illegible]向南方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拔夷。後諡忠節。事聞。詔遣昇總兵兩京湖浙兩廣十三省兵。晟統雲川兵。共合七萬人往討之。又命慶參贊。令擇六卿屬有人望者以從。[illegible]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慶與偕行。明年二月。利攻交趾。通擊敗之。斬偽司徒黎豕。偽司空丁禮等萬餘級。衆請急攻之。通不焉。三月。利兵復振。尋陷昌江。都指揮李任。中官馮智。知州劉子輔等皆死。復陷臨關。而昇亦于九月至倒馬坡。時賊于官軍所經處悉列欄拒守。昇兵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昇易之。府[illegible]識有驕色。而利詐遣人詣師。言窮蹙願歸命。安鏞言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夷多詐。請今請降。安知非誘我也。況璽書教戒。賊專以敗為勝。不可甚。李何非被時安已屬瘴。強起力為言。昇唯唯而已。明日昇以數百騎獨前。度橋。橋壞墮。伏因起。昇被殺。[illegible]明日[illegible]梁銘李慶以病卒于軍。又明日利[illegible]舉。時[illegible]家陣勤陰。官軍大亂。晟兵遂併[illegible]不敢進。崔聚史安陳鏞與李宗昉皆不屈死。于是王通懼。遂與利約和。還師南寧。以俟　命。時交趾困師十數年。勞費劇。而　上意亦厭兵。遣以利表至。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存老撾。願嗣封。得永奉貢職。　上召示英國公輔。輔對曰。交南本中國地。將士勞者數年。僅克復。當蓋發兵討賊耳。輔退。召義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軍以與之。[illegible]名。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榮士奇。論以二人言。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不可從。故因

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棄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榮之，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拳拳以交趾為憂，辛 陛下哉決。 上曰：汝兩人言是也。 皇考言朕固憂之。明日，錄罷出，屬表示羣臣曰：論者不達止之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遣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撫其衆，屬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

論曰： 按 成祖取安南，亦席百戰之勝，以復漢唐故境耳。不實其數，反覆連兵之久也。雖其後屢叛而屢討定之， 成祖亦心惕之矣。夫得之無益軍國之需，棄之非撤藩籬之險，又何必損吾中國赤子，而斃于奔命哉。當時化棄太宗而南[illegible]談甚矣。 宣宗之棄之宜[illegible]也。微 宣宗不棄，豈能至今存耶。 祖訓曰：東南諸夷，限隔山海，不可加兵，惟北虜吾之世讐，境壤連接，後世不可一日忘備。三復 聖謨，我太祖之神謀遠慮，真卓越古今而不可及者。

以張本為兵部尚書。

以于謙、陳祚、王翺為監察御史。 初，祚由庶吉士陞參議，以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耕勞苦者十年，至是陞之。行人王翺乃士奇薦之也。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申明屯田法。 上諭戶部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因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 皇祖臨御，深慮于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為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今令兵部移文于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命軍戶有丁消耗者，皆許歸併。

賜輔臣圖書。 蹇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靜，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溥曰清和恭靖。

初令上元節，百官給假十日。 自是歲以為常，俾各燕飲為樂，以彰太平之休。

戶部尚書古朴卒。 朴，陳州人，洪武中以舉除工部主事，歷今官，生平不治生產，操勵清苦，几案間惟有自做編[illegible]之日無十錢，只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以後歲為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溥、曾棨為考官。 取中[illegible]一百名。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諭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將以為先，所貴得賢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于鄉，其行誼素有定論，至朝廷復擢用其官，才所以得人為盛。後世惟考其文學試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亦由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泛。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蓋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實；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浮。此在朝廷激勸成就之有道，他汝等其精擇之。于是進士杜寧等九十六人，命歸家進

學是特輸分南北卷取士。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附錄。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五月，簡用罷黜庶官。自永樂十九年以來罷黜者，皆簡用。

六月，雲南都司奏討新興等場，脫辦銀課礦夫。其夫舊取給于大理等衛軍，後征交趾，乃于各衛撥補，充邊地空，為急，命罷之。

七月，授翰林侍讀陳敬宗為國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時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各衛糧餉，皆西安等府稅糧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積，故請該省罪囚除真犯死罪外，其餘依律收贖，從之。

禁自宮。上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蓋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近者小人僥倖，犯于司，亦之以好惡，而民自知禁。汝禮部宜出榜論天下，使之遵守。

八月，大學士黃淮致仕。時淮父年九十，備無並蓋濡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按：殿錄記黃文簡好詆毀同列。一日侍燕，未入，宣廟問淮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噬之報矣。文接三朝卑論記淮嘗毀胡廣、楊士奇二人于文廟，然與其好訾毀同列事固有之。嘗陞洪熙初擺從科詔、圖書之賜，與詔詞之增，獨淮皆不與，蓋亦所謂反爾之報，為二楊諸公所短故耶。

附錄。上謂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誠有之乎？對曰：亦時有之。上曰：為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亦令必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于下，不忠孰大焉？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鑒耳。

九月，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碩先為御史，有風力，超陞至浙。會中官裴可立督事在浙，有楊千戶者，以[illegible]結之，可立[illegible]信楊，遂[illegible]碩[illegible]讒于裴，裴以誣[illegible]格誣奏。上遣碩親問之。碩曰：臣感恩難報，故有訐謗，惟不便于臣者設謀造詭，欲去臣以自便耳。上曰：朕固未信。令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之不貸。天子誦聖德云。

附錄。上謂侍臣曰：宋大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荊南，平蜀，平江南，平嶺南劉鋹，太宗我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晟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嵩為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為先，使得其險阨，已非利，況當時契丹疆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常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棄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其所漸矣。

十月。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巡狩之禮。後世難行。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況後世乎。朕以為治貴有實。放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信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必協至公。何制度不一。民風不揚者。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厲。從行所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己未。皇長嗣生。大赦天下。詔十二條。蠲逋年[illegible]欠諸色課[illegible]税[illegible]税[illegible]課[illegible]孳牧虧欠[illegible]馬騾驢牛羊牛畜。及拖欠蘆柴銅錢顏料膠漆作木并段疋等項。書行醫免。尤切時弊。

十二月。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淨慈仙師。以皇長嗣為孫貴妃所生也。

掌交阯布政司事黃福還。初福為[illegible]國[illegible]者所敬。設自役臨者力止之。曰。交民延頸望公為父母。朴遣人馳護。待以厚禮。送歸朝。

逮司禮太監侯泰下都察院獄。泰矜侮漢府。高煦嚴兵而後入。竃書謂泰曰。朝廷知我衆兵。恐泰曰。有言者。上以至親故不信也。煦曰。汝舊人。宜知我舉兵。故泰曰。不知也。煦曰。太宗號護聞[illegible]兵所護。衛讓罪此。仁宗不復我護衛。不從我人[illegible]

而徒以金帛餌我。能辯鬭久居此乎。因命縮截其兵馬甲器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為語而主。即送姦臣來。然後議我所欲。泰歸。上問高煦何言。曰。一無所言。聞治兵乎。曰。無所見。已而錦衣官按從者。自其事。上曰。事定乃治泰。不可宥也。至是復以奉命直隸選馬。檀作威福。凌辱職官。捶死義勇衛經歷董彝。又受人贓賄。事覺。始下獄。

以薛瑄為監御史。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汝舟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棄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受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一識面。瑄曰。某忝科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之乎。稱嘆不已。

附錄。[illegible]四[illegible]州三十。縣二十。禮部奏請遵太宗皇帝制。額僧道。府[illegible]四[illegible]此外不許濫收。從[illegible]後[illegible]誠精通經典[illegible]給度[illegible]今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且不通經典。乞遣歸。若係額內人數。亦待五年考給。從之。

兵部奏請選授武官。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來軍官子弟。安于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剋剝。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試可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汝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甲申朔。

戊戌。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登萬壽山。楊士奇等應制撰詩。

三月。冊立 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冊貴妃孫氏爲 皇后。先數月。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央矣。吾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為嗣。母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汝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群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群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 上命。亦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illegible]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illegible]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旦。上召榮士奇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即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遂艴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祖之。顧士奇。汝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重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難原吉言。顧陛下慎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亢今哉。與汝等議之。是日議未央。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論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自往視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遽之。許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息譏不衰。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遽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道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尚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至是行之。

勅諭三法司恤刑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召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中官傳上旨。許乘馬。及將從者一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illegible]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令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狗檢也。復網漁射畢。賜宴盡懽而罷。尋召諸臣賜遊東苑。

附錄。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立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益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于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于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弊。挾書有律。若繁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體支。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為

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脈，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四月。汰冗員。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曰：比蒙聖諭，有曰官不必備，貴得人。今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設。近因催辦運糧、理農、採木，內添郎中、主事，外添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內後堂上官、皇墻備府，去留其內府各監庫郎中、寺官，皆應革。從之。授增官以任事，不免因官以生事。識治體者，宜于冗員深致意焉。

以黃福為行在戶部尚書。

時還自交趾也。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觀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illegible]之事，故不會。上意不樂。

命傷[illegible]自虜逃歸民張簡等[illegible]上自為太孫時從[illegible]北伐，習兵，破兀良哈。虜盜警，惜是侍御等亡歸。上念其脫萬死自歸，情有可憫，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復其差役，著為令。

閏四月。寧王權奏乞南昌灌城田。

靖難時，成祖曾行抵大寧，權將其軍與俱南。及事定，徙封王雲南，王憤，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至是奏討南昌附郭灌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上與權書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鄉民田千六百一十七頃伕餘畝，此鄉民所仰賴以足衣食也。庶子郡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言，百姓失業，必怨歸朝廷，故不能曲從。是年七月，王進扇，并求鐃笛，與之。

五月。巡撫胡槩奏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于嘉湖杭。

理稅。

上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斂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制冗濫，豈得復設。古語云：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按：此省官為民造福大矣。

附錄。

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纂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踏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須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曰：鑑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七月。逮劉觀下獄。

先是，敕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實奏聞；其貪酷壞法、為民所怨苦者，逮[illegible]之。上念京師乃本源地，澄清所[illegible]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有之，今為甚。上問：何也？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太宗多疾，不視朝，故從官放濫無顧忌。先帝知之，每欲澄清，但未舉發。上問：是時貪黷甚者？對曰：方賓。問今日貪黷[illegible]曰：莫甚劉觀。風憲所以儆肅百寮，憲長貪則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效之，此貪濁所始也。上撫髀嘆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誰可長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嚴公有威，其人也，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采。上太息曰：佐乃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尋逮觀至，以彈章示之。觀自敘履官勤慎，且言頎佐嗾御史糾劾。上下法司議，法司議枉法贓應斬，乃下獄。其子劉福以脅制諸道騁私贓，公逮下獄，宥，亦戍遼東。

逮工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遣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覽皇陵僕望見哦其寶下獄論斬罪止其
少保謂奉一年時中門官裴宗漢胥木嚴坐盜市
官木又隨楊慶求名凡罪
亦論斬命減死錄本以獄

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賜璽
書。佐性嚴重有聲望素然守正疾邪本朝防不禁
官妓每朝退相率飲于妓樓群輕歌侑觴歡
踰時後乃浸淫放恣解腰盤薄喧呶竟日樓燈
縣吏年牌裝點拈姓日易歸署半已覺醉曹多
寮務佐奏革之文斜
正百寮朝綱大振。

召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
賜燕于東廡。上御便殿召義等與語政務良久
乃曰此中復有草舍一區乃收拾
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
忘稼穡艱難寺河編觀刈獲畢 上臨河釣賜飯
官署酒饌以魚賜食畢而命
義至前賜以金幣維璐王欽等物遂賜宴于東
廡復被旨令
盡醉而歸

禁郡縣捕流徙饑民。時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
詣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
徙至北京東強今二十年矣業已成家今有司
追還山東願附籍東強便 上命工部侍郎李新奏
山西民徙南陽者若驅捕 上曰彼
此皆吾上既民便安聽附籍毋追還。

八月 上御武英殿問戶口歷代盛衰。侍臣對
曰禹平
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
不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
成康致治遂多于禹迨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
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
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
至誠懷物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
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至
桓靈分裂所存無幾晉文節儉大業以
劾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
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衆而為盜唐貞觀
以後及于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
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
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被蕩所存者東南之民
其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
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
也必有土木兵戈之擾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
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侍其
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
以亡國玄宗至于
播遷皆足為世大戒。

皇子祁鈺生。上之第二子也。

右都御史顧佐奏舉志操端謹堪任御史者。命
試之。時所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陳宣男等
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上令歷
事各道三月察其言
考其賢否擇任之。

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丁未 上東巡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
以從。上諭公侯等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
邊比來邊備不審朝廷東北諸關隘皆在
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隘修飭兵備卿
等整齊士馬以俟又戒有司毋科擾軍民以為
進獻毋勞民修治道路勅都督陳景先行濼河
撫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直施禮
足中楊溥姚友直王直次貴非扈從表容張信張
本張瑛郭敬顧佐等居守仍諭諸將師行須嚴
紀律申嚴令盜甲必誅明兵器必銳利申夜必
警備毋擾壯卒擾百姓 是日渡潞河召諸將諭

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撫
為北行今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
念民艱惻焉于心汝將士敢有一毫侵擾百姓
者必誅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
駕次薊州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
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
可支之謠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汝曹
勉之又進其耆老諭之曰今後此郡獨豐稔無
他虞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于溫飽
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次遵化門驛喜峰口
守將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
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致
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
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虜無能為但謂
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
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常騎可行
若候諸將並進恐誤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行
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
曰兵貴精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
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出喜峰口是夜軍士皆
銜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
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衆來
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
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既而
神機銃叠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
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
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首渠駐
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巴台奏請自効上從之既而將
士捕其潰散之虜金忠等亦獲虜數十人馬
百餘牛羊數百上賞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
上還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九月擢福建按察使邵圮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圮奉勅考察不肖盡黜憲臺為之一清

十月戊戌大雪。上喜謂侍臣曰今年夏多水民艱食朕恒憂之惟冀雨暘及
時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致
格天心朕當日加儆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勅輔臣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輟所務朝夕侍左右討論至理。諭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
以有司之政今卿等皆　先帝簡畀以道朕者
而年與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所當于是　賜
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
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
其中惜神思慮益致嘉
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儒臣進講春秋。上曰聖人匡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紊亂臣
賊子接跡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知尊周又曰孔
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諸
侯者何也侍臣對曰孔子時周室雖微天下
猶知尊周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計孟子
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
坐命左右
賜茶茗

十一月城獨石。先是洪武二年克元上都設開平衛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
峰黃崖直接大寧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直
接獨石　文皇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而萬全出
入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
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比邊矣已大
寧既畀三衛東遼東西宣府聲援不易通而
興和隨以廢矣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
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又是平地乃陰山之麓
地甚寒過鳳凰山之西南有沙城又渡數岡即
是興和元號為中都地宜牧馬可城樹稻麥自興
和既失退守龍門虜得踰野狐嶺直過宣府其

[illegible]校亦失援[illegible]

[illegible]理役士木之寝[illegible]

[illegible]氣勢日微而宣府[illegible]

[illegible]而與神宗當向知[illegible]

[illegible]雲州諸軍出攻開平[illegible]

[illegible]之兵由宣平[illegible]

[illegible]直抵谷剌罕西[illegible]

[illegible]石諸軍珍定與[illegible]

[illegible]海與獨石諸軍共會[illegible]

[illegible]東北諸夷定矣其[illegible]

[illegible]和之間有谷剌[illegible]

[illegible]内諸出古[illegible]

[illegible]成守破[illegible]以衛開平[illegible]

[illegible]以息轉輸勿舍[illegible]

[illegible]宗以不[illegible]

[illegible]矣。

[illegible]

[illegible]賓班人[illegible]

[illegible]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南京刑部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

己酉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元宵名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免宣府十七衛所軍士給京薪炭。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免賀。

附錄 上居齋宮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于書道。溥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三月。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謁陵幕。彥昌先以憂去服[illegible]庶事務服闋[illegible]郭進奏治以同謀罪。上曰。不聞漢府治楚獄盡及無辜乎。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清省給驛從之。今年終造給驛起數及禪務人員奏聞。其餘勅例。應驛支馬者。酌給一驛。

寧夏總兵陳懋進玄白二兔。賜綵衣玉帶。璽書褒諭之。

工部尚書吳中。請修山西寺舊塔。不許。

附錄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嘆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嘿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傳巖。叫不能自達。一旦得于夢寐間。誠不敢奇遇。由此觀之。君誠以求賢。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求治汲汲。風雲從龍虎。嘯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豈賢之也。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為夢。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斤。部縣責徵甚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考悉免之。宋諫怨為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了卿處。須決不可增。虛耗則當為減免。並宜從寬。

四月。命郭進為吏部尚書。

重定宗室將軍祿視其品。寧王權上書。請親親不當分品級。[illegible]高皇[illegible]弟將軍但羣相見。從[illegible]行君臣禮。今不宜變不避斧鉞。望赦免。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從激濫于言表。披閱騎將將軍中尉有品。乃 祖訓。祿視品。乃遵 祖訓。將軍與諸王同班。考 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若也。在者漢庶人高煦在太宗時屢謀不軌乎。特加寵而包藏禍心。輒妄類。太祖時未當須給郡王諸勅以為禮政舊制。不同此皆其有兵。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逆洪武諸司職掌示赦之嚮。覬悔不及。今叔祖輒預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說。何免何枕。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并在此。甚托此為之名。不然。何以宜德元年事至今始情發也。予以拒羣臣言不聽。非獨羣臣有言不巳。天下之言皆將不巳。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叔祖詳書權而自戕。後終身無益。

闕淳謚為戾，亦有愆也。是時韓王沖請徙江閘，不許。請廣居第，并建襄陵、樂平二郡，許之。慶王栴言寧夏旱潦，水泉惡，乞假居韋州，不許。請歲一至韋州度夏，如文皇時，許之。已布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上復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寘法，勿疑。肅王請加祿。上曰：洪永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以地遠念朝廷轉輸艱，維識國體也。仁考即位，業已加五百石矣。朕不得違焉。

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侃祖至道充楚雄軍，侃已中式，衛追補，有司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具軍伍，俾讀書會試自効。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于一卒之用乎哉。

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徵為泰和典史。徵自奏年少學粗淺，不堪[illegible]願就[illegible]職。上嘉其志，改是職，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五月，初設鈔關。

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命戶兵二部經理山海至薊州附近荒田，給守關官軍屯種。從兵科給事中戴弁奏也。遣官與部都督陳景先經理。

陽武侯薛祿請于內地衛所選軍補神機營，從之。先是留本營軍一萬五百六十人守備古北口，故補之也。

命工部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堤堰。福清民詣闕言光賢田官民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潟有障。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嘗 旨修，迄今未興工築。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洩，小民能訴得自達甚難，既得請，柰何復停閣慢廢之乎。諭工部責修築，已申飭府州縣陂塘閘堰，年久崩塌不能瀦洩、淤塞不能灌溉者，令修築；復故為豪強占據妨民者，許吏民其實聞。已而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七月，上幸文淵閣。召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與論經史，咨政務。悉召翰學士及史官論國史，宜詳。賜鈔有差。

行在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視朝退，召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未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久，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開之法未嘗不善，在其子孫[illegible]興費用無度，民[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法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貨日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被往以北，土無定畝，以一字為頃，欺隱田粮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逃為忌，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南北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司國計者宜知所以處之矣。或詭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自幼至長無復粮差，或指訪于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逋逃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挈家

于冊則渭水汪洋莫知蹤跡冒引買責陶
然無憂擾此則戶口之耗當得其故矣。

逮戶部郎中蕭翔等下獄。因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其挾妓飲酒。

上以大譔禮俗且命原吉斗編諭之。

附錄。將有指揮張三擄收將軍冬帶刀入直金吾衛將軍李春奏發。上命都察院
詞錦衣衛鞫之。吉曰將軍侍朕最係切要之
人非經奏請誰敢擅收害太宗時長孫無忌入
閣忘解佩刀以數風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
刀任擬左右必當罰誰所指使繼提公侯大臣
貞者不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
奏取中式舉人沈聰等八十名。

内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加掌交阯布按司事兵部尚書陳洽郵典。以尊橋之

變被執不屈也。

上與侍臣論用兵之道。上曰古之用兵者鄭芋誠言一二侍臣對以曰昔
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
十萬衆敗于秦此不知合變者操得孫武之術
及其破荆州反驅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
衆敗于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
足以取天下然狃持數年稍人不敢決戰而孔
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已霍去
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
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上又
曰兵法世稱孫武武止于彊霸曹操亦纔不能
取吳蜀所謂恒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

者是也。

附錄。上謂省臣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
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
和汝等當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
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汝亦有聞于後矣其懋勉之。

按中書尚書官尊淳門下省相為持衡權漢武
宣以宦者弊于褻成帝以吏士人弊于輕晉
宋而來以國相臣弊于合隆光武事歸臺閣則
繼之者弊于尚書任重魏置秘書令典尚書
奏事則中書密勿弊于尚書疎遠東晉南北天
下以侍中常在左右弊于權歸門下唐武德中
門下省置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筆相兼統三省以三省
為空官元以中書省為都省弊于和光而無建
自名公諸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遣
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
于事宋宰相權分三省所藉後省給舍尚存秦
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為宰相屬官由是手
采茂問我朝太祖深議此意重六科封駁與
天子抗議而特畀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
洗諸弊務設科官始示名元且又名士郎言
繫之重也弘治前以進士坐鈷意在初出
由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而專不避弘
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
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近議中始也。

九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潯二府蠻賊平之。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桑棗之令。時有建言洪武中令天下種桑棗令砍伐殆盡即存者損枯瘁
而有司失督責謂民貧何乞申明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節不乏猶斷布祖宗養民意甚至

從戶部其申明舊令於永城勿毋事害文。

大理卿胡槩奏修晉陸贄范仲淹祠于嘉湖，胡瑗魏了翁書院于湖蘇，從之。上曰崇祀先賢益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十月庚辰。聖駕幸文淵閣。文淵閣在奉天門東無深嚴禁密敬事不得舉火閣老退食于外上命于庭中隙地置庖自是得會食中堂

丁亥。駕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敕日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降敕賜詩褒答。敕曰朕念卿等所竭誠亮之勤夙夜匪懈闕因暇日至文淵閣徹有賜齊以示眷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賚之備悉誠懇朕嘉之附賦一詩以識得懷詩曰天命予臨撫萬方乃心垍垍暴虞唐退朝館閣咨詢處閒看文星爛有光

改大學士張瑛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上于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上問士奇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慾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默然久之予以王事發為所試朕已甚尊之近閣上于諸司其有于求不獄當下令烟內閣也盖上欲論御以山汝張瑛東宮舊臣但陛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瑛閒嘿于上數日有古詔瑛南京禮部而專教內官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上明決山遂見疏不復近辰前矣

平江伯陳瑄請設閘于謝清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并修濬徂徠諸山以便轉運，從之。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吉水人由進士為庶吉士改刑部主事以錄囚廣東人稱長者遷今官廉介寬厚御史李立銜憲請軍過不阿遇冤必力辯御史怒辱之宗璉遂憤懣疾發背以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奔走哭于庭皆極哀痛以思慕立祠于江陰之君山歲時致祀焉

甲午。上巡幸郊關閱武校獵。

戊戌。上還京。

十一月奸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皁隸賂放歸，命佐自治之。吏有遭佐杖之者欲佐之過謂皁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以示士奇曰汝不與佐廉乎對曰所謂之事誠有非誣者盖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皁隸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皁亦皆樂得歸耕實官皁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所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付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之則彼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所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皁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汝示之狀東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吏恐甚陷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能大體矣。

磔千戶臧清于市。有囚告佐累累枉人更冤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士奇宗諭曰此必有奮因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

家三國宣[illegible]敕教之誥告。上曰不[illegible]
佐何以行應泣。命儒臣朕清子孫。上去亞
善明決
類此。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覈馬。上召諭之曰馬
于民間必寬民
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法有定制。然屢下令
生不及數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擾民。夫民
歲勤苦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甚可憫也。
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
牧丘濬曰。漢人馬牧之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
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與
後示之我。我 朝修而兼用之。兩京河南山東
散民分牧。即宋人馬戶之令也。山陜遼東牧之
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陜余馬之設。抑又
而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
[illegible]
及[illegible]者與之[illegible]及者取足于他戶。不問其願
否也。他根輸戶。徭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貧
易于以償馬逋。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
日而回之。分坎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
褉而處于穢污。馬安得蕃。安得不斃。一馬絕
池馬盜。又斃。孳生未已。嗣賤又復張。[illegible]若歲
而供之者愈難。死者已繼。而償之者無已。安
而不窮且盜也。況徐淮而南。馬筆而晚[illegible]
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
之費。未論也。于是斂民馬之直。以買之北。又
其道里。時日芻秣之費而待之。盖有賦南馬
而僅輸此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
使百姓竭力破產以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
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
田[illegible]況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
[illegible]

兩失
之矣。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兩朝實錄成。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
五卷。仁宗實錄十卷。寶訓六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貪污成邉者一十五
人。老疾無能者為民
五十人。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原吉
湘陰
人。由太學生為人有雅度。臨政酌大體。務以大
學生擢戶部主事。遭務有條。同官所賴。若子環
左右經畧南服。董辦工材。隨在必効成績。及輔
蘂儲官。扈從行駕。太宗特倚重。受命統
署勑章。為侍郎。巡撫福建。所至察吏治。訪民隱
[illegible]太宗親征。忤旨繫獄
[illegible]
各就[illegible]
附錄。吏部奏選官。上因令侍臣奏前代官
制及省民安民之道。曰唐虞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
臣對曰。時勢不同也。上曰。唐虞二代事簡。民
淳。不可以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
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若心清則事
可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
政務煩夥。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煩
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
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二月。命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恭順侯吳克
忠為副總兵。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為左右參
將。帥師巡邊。

附錄。時有光祿寺厨役訴寺官竊減外吏[?]一給。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就訊治之，因謂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何殘殺醜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係豈輕。

上以春和，頒寬恤之令。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汝商之。凡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與民間逋欠孳畜馬騾驢，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此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至念及此乎，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其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民[?]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行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若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澇，恐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什不一，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盈路。此請命官究治，及分路，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廒無隄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為[?]者就鞫，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而不能察奸清弊，有愧厚祿矣。汝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敕，明白頒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王英、侍講錢習禮為會試考官。取中陳詢等一百名。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

三月己酉。上還京。上道昌平東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詢稼穡，取所執耒耜三推，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初耕者不知為上，既而中官語之，彼驚躍羅拜，命耕者皆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以御製耕夫記示之。上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令以示卿等。卿等亦當體念不忘也。記曰：歲戊春暮，謁陵歸，道東平之東郭，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對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斂，則熟二首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無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已。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曰何不易圖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母皆業農，以及于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州，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厚利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

[illegible]頗易業[illegible]其言嘉納之[illegible]問曰干居所觀惟知貢之勤乎[illegible]尚他有知乎曰郡人不能逮知常供力役于縣竊觀縣之官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聽事日未昃而入民沐威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視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勤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理也盍周公所陳無逸之意源遠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奏請先換赴京操練官軍從之。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筆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與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代換又山東[illegible]衛所官軍[illegible]沿海備倭者沿海衛所[illegible]行代換[illegible]

廷試中式舉人賜林震龔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于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黃蘇穎等亦言抗論者庶幾所望朕當類庸之于是擬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是科廷試以三月之望至今不改。

以熊槩為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為行在刑部右侍郎。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進大學士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榮辭大學士俸允之。

以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高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有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慙德尤多漢高祖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尤明正大可以言同然高祖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 太祖芟除羣雄革元故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過之侍臣皆稱頌以為至論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 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躬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王奇崇頓首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以致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今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將福祚滋永矣 上頷之曰然。

五月以況鍾知蘇州府何文淵知溫州府 時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煩劇難治推郎中況鍾等[illegible]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梁等知蘇常溫安等府 上召見宴勞賜璽書曰朕夙夜孜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牛今匪人恣肆貪刻或闒冗懦懦生視民患為蒙蔽也將下情何日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汝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汝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為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與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惕毋事苟簡毋為權勢所脅毋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illegible]

法害民者，聽其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汝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毋負朕委任之意。命秉傳行。

命追奪贓官誥敕。

命凡中官傳旨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時劉易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令此而就彼民驟難作一居，欲圖得之耳。此民何罪，汝何功，錦衣衛長此人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百，枷號於衆。於是科臣論曰：此曹鋟犯法時中官解救也，乃于是令。

六月，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置萬全都指揮司。

命運各器用與邊軍易穀儲餉。初兵部尚書張本奏其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年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處應用穀粟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衣價從宜，每歲穀粟或十萬石二三萬石，以為常儲給役，畝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兵部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總兵都督譚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鏵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帛棉花，以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以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illegible]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七月，撒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蒼龍者，天廐良馬也，產于西域，風鬃霧鬣，若雲霞雄，潔素駿爽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瑞

附錄。上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以天心人應，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上曰：天下所歸，非偶然也。自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武放桀誅紂，有天下，蓋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天命，有不可辭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乙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雨既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敕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莫大乎天，天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邪，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所下省躬而然，與況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illegible]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顧汝羣臣匡其不逮，止勿賀。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為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為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為楚府長史。

遣吏部侍郎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部員外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于廣寧以北衛揮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屯種，以資軍餉。下戶兵二部議，部咨張本言：沿河屯田使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近河一百里內，儘冊撥處宜擇其田，驗丁冊給官牛農具，以作其勤。但山東丁饑後流民初復，官軍亦多役，宜先遣官同有司按田候開墾。上從之。

乃遣新寺經理沂令福總其事。已本非盛人言，謂軍民各有業，恐增擾，上聞竟不行。按西北諸地，山東通濟汶泗沂諸水，河南黎汝祭酒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不但可以屯種糕糧，即江南秔稻亦可以施。然何徑盡復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衆含道傍之言，又紛紛肆出，使軍之賦盡仰給于東南，而民力日竭，國用愈匱，悲夫。

上罷朝，諭尚書郭璡等訪廉潔士旌之。上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帝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褒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為朕覬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令崇學校，慎師儒，以成吏治。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于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所道。清修實踐，正學傳聞，成己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以德達材，以皆十邦。未末循循，用臻實效。勗汝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一篇，原本于 君上之躬行于德意，益篤矣。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為本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吳政為本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曹弘為本部右侍郎，巡撫北直隸；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按 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惟其賢，惟其能而已。故當時號稱得人。又甲科未必羅網其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蓋皆奇才異能者。官人者惟試之以事，然後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頗久，廢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誣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京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民，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廓過曹者皆遣代訴。廓移文吏部，具以聞。 上曰：希正君子也。遣復職。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附錄。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既，頒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其主，[illegible]民之禍極。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何享年不永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隋家沔宇生從，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唐高帝掃除各苛，以蘇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況悛許弘遠，所以專之于孫，皆以久。若後周之字楯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臣濟之財，室家先尖。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具宗社長久，享千沫卞。背陳橋之變，一號令罔秋毫無犯，歷生民于命窮革長季之兵禍，子孫享國祚，漢唐同久者，嘉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月，車駕巡近郊。

丙子，發京師，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錯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務費皆出此。其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求索，違者法無赦。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昔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對曰：然。上曰：太宗特其英武而好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所鑒戒也。又問此山前于明帝特人學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上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以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還京。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惠安伯。彭城伯杲弟也，歲祿千五百石。世敘六平，薨，子宗嗣，成化二年薨，弟英嗣，十五年薨，弟禎嗣，弘治六年薨，子偉嗣，嘉靖十四年薨，子闇嗣，二十一年薨，子元善嗣。

按：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戮之，又申明考功令，悉載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彭城、惠安如舊，豈非一以中山故，一以昭后故，且半旒帷幄汗馬哉。

十二月，賜賞雪宴，賦詩。群臣進和章，擇其有警戒者別錄之。

閏十二月，含譽星見，群臣奉表稱賀。二十一日夜，含譽星見于九旗，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輝有芒。欽天監言：占法含譽瑞星，為君上施孝德，興禮樂，以示和悅，東伏奉化來朝之應。于是群臣所悅忭舞，皆以為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上表奉賀。聖心謙抑，惟而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

定張巡、許遠祀儀于睢陽。睢陽故有協忠廟，祀巡、遠、南霽雲、雷萬春、賈賁、姚閻，至是歸德知州李志以為奏，上命禮部議，禮部議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霽雲四人配享，從之。

附錄　上謂吏部尚書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為朕擇才，作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推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于訪問，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溫公之材能錄是也，自今宜留意。璡等皆頓首。

己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

工部尚書張本卒。本東阿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擢知江都縣，靖難兵及，諸縣皆老朝軍門陛，知揚州府，歷工部侍郎，至兵部尚書，一也。朕聞遂獲終身富貴，享其祿，當時附從者多不見云。

二月，萬壽聖節，上御製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燕于內殿。諭曰：朕茂膺天眷，嗣承祖宗，夜臣人贊翼之功居多，朕惠不忘，茲特賜宴內廷，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詩曰：九天日月明祥光，萬歲慈幃樂壽康，慶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輔賢良。

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籍其家。祚上疏，方以博綜經史自負，作上疏言帝王之學，莫先于德，秀人學術，義一書，載聖賢之格言，願于聽朝之暇，命群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俾忠賢邪佞，靡不悉照，治亂得失，無不周知，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怒曰：豎儒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遂官校逮繫至京，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獄禁錮者五年。

趙儼伏誅。

令北直新墾田地永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昝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煩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煩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奉聖旨准今照例。

附錄，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示侍臣曰：朕非好為詞章。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與論之。以蠶夫織女耕蠶勤苦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諷于前。又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此所以賦此也。

賜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豳風圖詩。上閱[illegible]展書圖，溥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輔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知此。朕覽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汝其書于圖之右。

三月朔，敕諭文武羣臣。敕曰：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爰敷懷保之政，汝羣臣宜同朕志。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宜得其人，則政理民安。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又令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按二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遂行周推賢讓能之法，預令百官推讓薦奏。一官缺，吏部舉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權授出吏部，而所以權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可免于二弊矣。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井田不必行。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併，遂致因循。上曰：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征役，薄征斂，而不奪民時，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剖析其義諭之。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泰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敕總兵陳懷移鎮松潘。

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御史張勗言太原地腴，種粟麥有收，多為官軍據占。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部從之。

賜諸大臣御製猗蘭操及招隱詩。操曰：蘭生幽谷兮，韡韡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

雕俗豈非逆天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計
草木同腐。予祖嗣宗統。臨蒞邦。求賢圖治。宵旰
皇皇。羣賢皆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
睠彼山林。豈無遺逸。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
枕流。遂引高蹈。雖遂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
梧桐鳳凰。爾其翩然。于將爾揚。已敕吏部。言朕
負共恩。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聞者初
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樹蘭。招隱之作。
庶幾在廷。翕于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
盡無遺賢之可舉與。何急忽不稱也。孔子曰。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汝
吏部其申諭三品以上。衆推有才行文學識驗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 時上好微行。一夕。潛 下二十刻出騎士奇宅。陛

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士奇俯伏言。陛
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
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首曰。
車駕今日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綫
不測。當慮也。明日遣太監范宏密問。車駕幸
臨。何以不謝。士奇曰。車駕夜出。至迄今中心
惴慄。明日士奇入謝。上曰。
自今知汝言。不復微行矣。

八月。命吏部禁公差官。淆亂守令賢否。 從常州知府莫
愚奏
也。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
世孫。永樂末歸。封王。賜名。宣德
三年。扈從巡邊。有斬馘功。加太
保。至是卒。上甚悼之。賜祭葬。

十月。都督陳懷。討松潘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 按萬表云。糧
運輕齎。所謂
一六二一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
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尖米一斗。共七

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折銀。故
謂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
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
故謂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
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
折銀。亦謂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
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
折銀。故謂一六。蓋加耗隨道里遠近為差耳。

丙午。上巡近郊。

庚戌。上還京。

附錄。 時河南知府李驥奏。遭伊王居國暴有
非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
虐害百姓。臣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
冬至。臣以四更往陪班行禮。適唱班臣已就列。
王以為遲。繫執儀衛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
遇節行禮。未嘗有四更時者。臣蒙恩守土。遭王
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
朝賀。皆昧爽之時。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
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命禮部致書伊
王。諭王宜謹守祖法。毋信讒。承奉長史典儀
悉械送京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海鹽縣丞。 初。芳言洪武
舊制。凡大臣
便殿奏事。必有給事一人與之俱。上是其言。
芳有矜色。凡百司所為。少不如意。輒詰。上言
衆皆側目。上
惡其訐。降之。

太監唐受伏誅。 受以公差南京。害民備至。獄具
被起陵遲梟首。諭顧佐等榜示
中外。勘明所差內官。侵占官民田地者。給還。自
今敢有仍前故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
知而不奏。罪同。若有投托
因而撥置害民者。悉處死。

十一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命大學士楊士奇撰碑文

十二月。太監袁琦伏誅。以指使內使阮巨隊等取民財物也。

勅賜輔臣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御製喜雪歌。士奇等恭和以進。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日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與吾輔臣同樂。已令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于子孫。正色曰。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免朝賀

乙亥。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御製小重山詞。詞曰。萬國寒消春又來。瞳瞳初日暖。照樓臺。滿城簫鼓沸如雷。平世。處處倒樽罍。○花木舊時栽。東風吹茂綠。轉根荄。夜來星彩煥三台。徵符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棨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良顯哉。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上一日召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棨先成。詞氣豪宏。上深嘉歎。屢進侍讀。至今官。侍上東宮。與修兩朝實錄。日直文淵閣。近疾作。上命醫往治。不起。

二月。召楊士奇議寬恤之詔。首蠲祖發格。次虞逃民。免漁課鹽鈔貧

暴廣貿路及方面郡守宜令薦舉等事。

三月。上御左順門。諭尚書胡濙等。上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移文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詞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復文中舉人候下科會試。文中以會試違限。充通關提舉司吏。至是給自陳。命復之。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太原獻龍馬。禮官請表賀。不許。其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如麟。巡撫于謙會巡按三司視之。輿而進焉。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旦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于弱。致武備不支。上曰。宋之君臣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讒。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復置各郡縣廣濟倉。時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各處有司。今以為不急之務。倉廒廢弛。贓罰金。掩為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違者必罪。上命戶部行之。

上親製翰林院銘 銘曰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樞務之嚴千度于作

七月 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胡元之季上天厭之眷求聖德俾作民主我 仁祖皇帝有純粹之性誠一之德蘊至德而弗矜篤大義而不衒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偕乎自然安于大順巷動與天存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習論所謂至德者也用集天命式開厥祥篤生我 太祖皇考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侔五帝凡塲六合悉寧萬邦正天紀立人極詩書禮樂之華典章法度之懿超越隆古矣 皇伯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睿聖仁 弘施近悅遠來內安外服茂動洪烈允光于前 皇考仁宗皇帝至宣大猷恢張美化仁恩重澤蒸庶孟保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日顧予菲薄克遂承統撫度所自厥有明徵實由 仁祖皇帝源本之隆肆 太祖皇帝開創之大而我 皇祖 皇考溥以恢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 列聖之德與天為一謹序述為詩九章以銘後世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形水急漕舟難行奏准於舊洪西畔鑿渠深二尺闊丈五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蓄洩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撥民夫工匠協成之

陳瑄請祀高郵湖靈應侯廟從之

上登萬歲山覽形勝追論元興亡。 上謂侍臣曰此元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始變仁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敦政為治一遵祖法足為賢君其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偪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 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紂之迹殷周之鑒也 上曰然

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分差御史禮制申明之 時蘇州知府況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傳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污濫奸佞者哀之糾之勸懲洋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朝相見禮儀及凡迎詔較諸學校皆有一定體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紛有違越違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詭以跪拜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己不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增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唐開創輔臣 侍臣曰天下未嘗無才係于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信乎人才之遭際為難也

詔舉文學才行之士 勅諭吏部令在京三品以上薦舉以憑推用不許徇私

八月。命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命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郡縣官

陞吏部員外郎魏驥為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為右評事福建建安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教諭彭琉為編修。 從京官三品以上薦也

巡撫周忱奏置松蘇等府濟農水次二倉從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時奉差內使為民害。上以太監劉寧清詭命同御史按所差內官。道出故城。銘不問所從來輒捽寧手擊之。御史奏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昧于所聞。遂釋之。按此舉眞聖人之主哉。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等八十名。

九月。命山雲爲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劾順天府尹李庸監試御史梁廣成鄉試關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罪。命姑宥之。上曰。詐冒誠不可有。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蘇州知府況鍾上濬河議。大略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澱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綿亘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松。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復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勑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illegible]力永賴矣。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附錄。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璟鎮居庸。請補本衛指揮使。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當出自朝廷。璟若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不振。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臣者但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憲典。羣臣皆頓首。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遣使貢方物。請討苦波勒寇盜。請討之。不許。上曰。八百甸去雲南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昔未嘗歸化。柰何勅中國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　勅慰諭。使敦隣好。保境安民。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西境天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朝貢。

十二月。詔修　祖陵　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己巳。上元之夕。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中宮。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所入以充軍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勅羣臣觀燈內苑。賜宴。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以進。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黃淮。詹事王直。爲主考。取中劉哲等一百名。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晉寧人。初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年少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

政繁處之稱知公服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就乞試中會第二廷試策問責爾詞一洽象數籍討稱旨 上親擢為第一授修撰爲人溺敏竅通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敎年八嘉禎政是科得李賢為名臣 上又命胡濙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尹昌等六員舉人龍文等二十四人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命王直教之舉人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是參復選徐理等十三人為庶吉士又試三科進士拔其尤者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

賜宴進士曹鼐等于禮部。以後遞為例。

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饑窘 命有司寬恤之詔賑恤之。詔凡二十一條蠲免拖欠各項歲派課程及今年夏稅差役並失班人匠免罰工運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實驗口賑濟。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潘。

以御製閔旱詩示群臣。

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侍臣有盛稱唐太宗英武過漢高者 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燦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虧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詔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于吉安府。時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等六人今歲久祀典廢缺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南海諸番國獻麒麟四。楊士奇等獻頌。

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青赤一名雲氣而有三星各黃色益近而聚既而大宇澄朗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斯乃為明黃煥曄睹忻躍舞蹈士奇上言此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歡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凡此皆 陛下聖德之實著者也 上謙不自居降賜璽書推功天地 宗廟而勗群臣勿怙以驕咸敬自修庶答天貺。

九月令增歲貢例。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瑄合肥人自少機警以功襲成都衛指揮同知陞都督僉事命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迎濟渡封伯永樂初董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濟會通河南北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刀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導舟設井樹便行者徵密總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始此永利臣民懷之佐嗣正統元年號了豫嗣卜嗣年。

平廣寇功進侯天順七年薨子欽嗣伯爵以累營府加保傅增祿二百石。弘治十五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從子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嘉靖二十三年薨子王漢嗣。

十一月。令內閣考選庶官有文學者。上謂郭璡等曰任使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為朕選擇之。璡日選引六十八人入奏　上命士奇榮試于廷得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以聞　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與友諒等同歷事六科備用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賜朝鮮國君李祹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修南京宮殿。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資為人一介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資。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宴公卿于史館。

二月。詔軍民人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聽。時戶部員外羅通奏今運粮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以騎士護送計人馬之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中鹽粮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將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粮二百石從之。是時拖欠遍于天下。令各運引援

衆司查中鹽商若干。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千錠優之恤。至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武進人。由進士為庶吉士與修大典。除主事與修經書大全陞山東參政值索妖婦唐賽兒盡逮山東北京尼又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凡萬人。民撫定獲戢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後　駕親征督餉撫宇　文廟在道中勅民與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為南戶部侍郎。宿弊頓革。尋改刑部。黜陟稍公至是卒。貧不能喪都御史吳訥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吏部侍郎葉盛為請褒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　皇太子于文華殿。

勅山雲飭兵將備。時黎人搆亂沉世寧等避難來歸。上勅雲曰。黎利本[illegible]服後因來懷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遠奏曷以為之故利之為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為天所棄也汝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沉世寧等聽其隨便任居。凡所食用皆官為處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附錄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者修之弊先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褒拔庭始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刪致戕禍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託非才卒胡羯雖處內地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

方殷而戎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迹雖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而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illegible]久安之道哉

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請疏減水河以洩水勢。京城東南有兩水塘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水所壞中言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群臣請上表賀勿受。其額及頷及鬃尾皆背龍而金鱗潔白如雪鬃毛層疊狀若波文蓋騰驤卓犖有躡雲追電之勢氣陽諸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存馬常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于其上蓋龍馬云勑賜群臣觀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天馬歌。納之。士奇云西北乾位也乾為天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為龍馬瑞麟云龍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誠由皇上仁恩義澤敷於天下是以天降靈瑞以彰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休宜有歌詠協諸樂府以宣揚鴻烈于悠久

翰林儒臣進講周書上與衷之論成治教

詔文武群臣以九月巡邊。上臨朝諭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況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群臣皆稽首稱善。

九月癸未。上巡邊。以蹇義楊士奇楊榮楊溥吳中扈從給內廄馬。

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

辛卯。駐蹕宣府洗馬林。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士奇楊榮等侍上問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持以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士奇等叩首曰誠如聖諭。

己亥大獵。

十月丙午。上還京。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警也近日邊防玩弛之餘聖子神孫能繩祖武時一行之其于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武宗屢巡邊臨非然耶曰宣宗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遊幸二者相去得失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澠池人潛心理學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在霍踐事親盡孝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重禮義學者稱為月川先生上官不以屬禮相延至其境必敬謁之考校必質之以王去取又調蒲士子爭欲得不釋竟終于霍郡人罷市童子亦為悲泣我朝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後學從祀孔子廟庭

命張瑛仍直文淵閣。

翰林學士沈度卒。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累進學士，為人貞靜不苟同，鄉李至剛為禮部尚書，氣勢赫赫，趨附者眾，度未嘗造謁，惟閉門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十一月，鑄宣德通寶錢。按丘濬議曰：選唐宋以來真錢，如開元、太平之類，得數百萬，發下戶部，令散天下，于闤闠市集所在，用鈔照貫，隨處懸掛，以為式樣，是為舊錢。非此樣者，倒其具數赴官首告，收之。每錢一斤，量賞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利，而鼓鑄之銅不求諸民而自得矣。仍令內外俗藏無用之銅器，沒入之，為錢盡行，方送付鑄爐之去處照數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倒換之令。倒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

附錄 時儒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公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卿致之勳[illegible]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叛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士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懋者，正天所以維持翼圈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召為賢臣，以永周家八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兀剌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寧等送之還，併齎敕諭。敕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貢，進馬，甚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讎。所云欲得玉璽來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閱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係此，既得之，可留自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甲乙等庫。

上御文華殿，以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侍臣。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無隱。士奇等曰：聖諭真得古人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則宗社生民有賴矣。雖願 陛下始終此心。上曰：卿等亦須直言。

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埏攝享 太廟。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百官朝 皇太子於文華殿。

甲戌，上崩于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illegible]太后欲[illegible][illegible]內外浮議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先入視哭畢，請見 皇太子，即位，首呼萬歲，羣臣從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 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皇太子即 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為

正統元年。詔條四十，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天下一應課程及門攤等項俱照洪武年間舊額徵，不許以鈔法為由，妄指添及取回差去買辦採捕，各處內外官員[illegible]免，各監局并各衙門拖欠各色錢糧物料除豁，各處荒田坍塌湖泊歲徵孳畜民弊。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 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贈太師，諡忠定。義為人沈靜和

厚愛人鑒所擿姦未嘗輕涉一語傷物罹害五
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之謹
謙滿事脂韋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與時浮沉
李賢議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病人方之
前代蓋唐之蘇模稜宋
之三旨宰相之流云

丁亥。命少傅楊榮相度山陵。

二月壬子。上 兩宮徽號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 皇太后封 皇弟祁鈺爲郕王。詔赦天下。詔凡三十一條

丁巳。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昶惠安伯張昇尚其循禮護修恭儉寧守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弁釋其家。先是祚父母皆歿于獄。藁葬且未成服。祚上疏乞賜歸殯終喪制。許之。

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一敕五府及兵部整肅軍政以壯國威。一敕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軍務。一敕淮安鎮守嚴加守備。一分委文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以防賊聚。一敕襄城伯李隆總督江淮。一敕錦衣衛緝捕北京盜賊。一敕陝西甘肅寧夏及宣大開平補給馬匹以防人入寇。一敕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一敕都督沐昂暫鎮黔國以馭蠻夷。一戒緝事官校擾平人。少寬一。令巡按考黜不職。一選正

府官以正輔王。一放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繆林知州林長懋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從京師韃官。不報。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鰥獸夷狄雖一視而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宿衛倖三十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者比況夷狄之人何獸弋一日有釁其勢必不自安者前代五胡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萬世計敕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

少傅楊士奇請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士奇一請預除翰林詳定禮儀。請 太皇太后 皇太后。先命禮陛下告留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人如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必斥已不正早去之

六月戊申。葬景陵。

論曰。按 章皇帝以剛明之資纘 祖宗之緒修六府而備六事親九族以和萬邦于漢王則討之于趙王則諭之以上官而內難平矣京官有考察之令且使三品以上官舉有學行者而人才得矣命王通與黎利盟退師遣侍郎李琦羅汝敬諭安南立陳暠為王而民命全矣獨石之城邊事弭修支運之法漕政為新命陳瑄築海堤黃福理屯田而軍民便顧佐命況鍾知蘇州陳本深知吉安而吏治舉命于謙撫河南周忱撫江南而保障有托命楊溥為禮官王驥

為兵書顧佐為都憲而碩輔故用其箴銘制誥辭賦之類與輔臣相應答如響則都俞之氣象也平時閱武近郊東郊則破兀良哈于喜峰口外夷之芟皆躬歷戎陳如摧枯拉朽然則神武之偉烈也禮樂明備華夷讋懾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底寧信知言哉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加少保時士奇等言上初即位嘗留南軍政備禦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承為定制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旨超陞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指揮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為先生[illegible]遂擅權作威福[illegible]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布武于是命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因紀廣嘗以衛卒守居庸者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陞之蓋宦官專政植私國命自此始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鄒冕等九十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 宣宗實錄命 輔臣楊士奇楊榮尚書楊溥為總裁

擢兵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江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謙愼有容在兵部三考皆有成績勾丁而歸及老其人祈贈貲無可

餽具酒食令妻艷服而出遊之妻有麗色晞絕遠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每向晉責輒罵意在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為舉喪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

陳建曰我 祖宗朝多賢質與周匹休焉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郎擢政譽與蘇州況鍾齊名南昌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衛洪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餘為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蓋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振作鼓舞之術所以每吏胥之徒而皆爭自濯磨奮勵為君子為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絕部曹之陞而先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為君子教化廢即中才或墜為小人惡于是驗

十二月少傅楊士奇奏激勸士奇言旌一人之賢以勵眾人之勸[illegible]見南京戶部尚書黃福[illegible]太祖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臣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為國家下為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聖旨令贊襄城伯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人必能效誠又見浙江都指揮[illegible]許亨清廉公正老成忠厚一心為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伏望 聖旨特賜陞賞二人以勸眾人

英宗睿皇帝

帝　宣宗第一子。慈壽皇太后孫氏生也。前後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八。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　朔。

御經筵。以張輔知經筵，士奇、榮、溥同知經筵，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苗衷、高穀、馬愉、曹鼐、金克講官。

考功司郎中李茂弘致仕。茂弘以君臣之情不通，經筵亦虛文也，遂抗章致仕。按茂弘為人恬淡，有識見，與人寡諧。給內李文達公雅敬之。卒不樂于仕，載名臣。

擢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以士奇薦其才堪治劇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官。取中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李秉、崔恭，皆名臣。

詔增鄉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教官員缺，兼考監生補除，往往倖選，不稱師範。竊以為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乃增順天、應天各百人，福建、浙江各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各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各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各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人。會試一百五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命行在兵部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寇鎮番，逼涼州，劉廣冒功邀賞，車劾之。又奏寧夏守將失律，俱逮詔下獄。上以車公嚴執法，璽諭。

命嘉湖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四斗一升以上，定減額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一升者，定減額二斗；其一斗一升以上至二斗者，定減額一斗，而蘇賦乃平。

○陞應天府尹鄺埜為兵部左侍郎

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御史薛瑄為山東提學僉事。時各學生徒頗慢，患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請南北直隸各設提學御史一員，十三省各設提學副使或僉事一員，專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為申督，而遣時瑄在山東。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撻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遣官恤刑。勅曰：邇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因禁疑獄者，至經年不報，蓋所司恐罪累為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若勢里老扶結憑成案而上。今特遣爾等親往訊之，即召集里老，慎加研閱，原問官毋得預。果枉抑，為辯豁；果當罪，監候類奏。

詔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

六月。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殿。

八月。令竈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就

于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先者聽守支。而長蘆運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于所在官司告驗給文憑改易。諸為通商計甚悉。

十月。上閱武于將臺。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學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上亦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衆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此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竊云。

勅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勅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illegible]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濫暴刻及庸懦[illegible]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以上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各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濫暴刻及罷軟不勝任者。併罪舉者。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李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粮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使魁軍餉。乞正罪。振軍法。于是命驥巡邊。許便宜行事。驥巡至甘肅閱邊備[illegible]甚。莊浪永昌丹山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飭。軍無紀律。懈然數日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諸將于[illegible]

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漁海。先退者為誰。衆咸稽首曰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三軍股慄。因譴斥怯懦。部伍勸訓練。利器械。寬容為之肅然。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朔。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輔五人謂上曰。此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討論。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頃問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為之請。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矣。我且聽皇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illegible]。臺閣委任三楊。上初即位。詔凡大政白太后。然後行。太后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有何事商確。即以帖聞。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閱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復山西參議劉宗孔官。宗孔律己甚嚴。案摘贓罪汚之巡撫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

四月。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勅巡撫蘇松等處侍郎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illegible]

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廢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佐、太康人。為御史轉按察副使。召為府尹。守正嫉邪。吏民畏服。宣廟時任都憲。時競侈靡。仕者習接聲妓。貪墨成風。佐剛直不撓。糾肅百僚。雖豪貴必寘之法。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云。

以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以士奇薦也。勗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士風。翕然大振。

六月。右僉都御史曾穆卒。穆、天台人。英風正誼。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凜焉有塵外之趣。由御史僉事。超拜是職。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歿。無以為殮。公卿賻治其喪而還葬。號名臣。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九月。擢溫州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文淵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為第一。故超擢是職。

十月。進贊理陝西軍務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恐大計。車斷酒肉。淡泊自處。凡宴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撫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設有詐冒。必糾正之。臧州土官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得許。復車。反復持不可。曰。許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按覈以肅法。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濫官。則捐軀殺敵者何以待之。詔黜能秩。而賜車金綺。

十二月。望後三日大雪。上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一日鈔法。二日鹽法。三日官俸。四日屯田。皆切時務。

三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並少師。楊溥少保。俱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右侍郎。錢習禮翰林學士。劉球翰林侍講。餘進秩有差。按廷臣以修實錄進官。自此始。布衣以謄錄儒授試中書舍人。賜鈔。

四月。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是時虜聞驥還。復入寇。命驥復出巡邊。申明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以雪數年之恥。驥遣都督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往。繼遣叅將趙安等兵。由東涼州踰白鴉孤口。往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驥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縱兵夾擊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州寺三十餘人。復進兵。攻野孤山。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追復故典史曾泉原官。從之。

泉由進士。任御史。陟竹職。在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三年俗醇訟簡。家給人足。民之懷惠。雖殁不忘。故乞追復之。

六月。輔臣楊士奇等。奏請解發戍者。宜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士奇等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補伍。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一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按南北風土。各有所宜。三楊此議甚裨兵政。而鄺埜執以習見。

八月。命翰林侍講曾鶴齡。主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言。更試。惟欲請毀場屋以終後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且是說以進。命下如鶴齡言。人皆懾服。撤棘。取中徐珵等八十名。

十月。王驥還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諸處。時緬甸等蠻自說必得其要領。請致餉于是。遂振欲示威遠夷。以邀大封。而窮兵之事起矣。

十一月。以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敬宗力任師道。嚴條教。華皆習禮。諸生于進學成德。暨宗之政。肅于朝廷。

十二月。命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回鄉。請給月糧。從之。寧言此類貧者居多。稱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若資糧糗給。有餘粟遠之仁。詔可。

己未。正統四年。正月朔。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師楊士奇。楊榮分獻。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王直。翰林學士錢習禮為考官。取中楊鼎等一百名。

大學士楊士奇展墓還朝。一遣中官阮磨護送。墓事畢。仍促其還。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部主事楊寧。督運金齒。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王將欲許之。眾莫不喜悅。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恐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晟謂其迂。檄令督運金齒。

三月。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章綸倪岳王竑。俱名臣。

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發不利方政戰歿晟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敬命其子斌襲封仍鎮雲南。先是麓川叛遣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歿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至楚雄以疾卒

論曰按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療也夫遐僻小夷稱亂戕殺縱欲問罪付之晟自處足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敗則晟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為哉雖不忘安南之功然不可敘于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耶如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於渠魁竟從姑息免王之罪幸也何逕亦裂茅土哉何使如劉[illegible]條此力經略西北巴巴之變必有以禦之若[illegible]齎府之費搔耗心腹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王振之專固未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臣而亦怙然為之鎖報國當如是哉

五月新作京城九門成。按是舉一出公府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藏中告成蓋由太監阮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為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質博通今古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為御史至藩省每蔬食不厭人呼為王青菜載名臣

陞蘇州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千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又再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祠祀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清潔之操一塵不染其執守之固千夫莫回一時鮮見其比

陞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此爭訟至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詔增本深俸俾復任前後十八年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家尸祝之。丘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悉循有虞之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任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令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賑恤被水軍民。

命僉都御史王翱巡撫四川參贊軍務。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永大公至正久而無廢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常名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師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京官宜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臣陞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郡縣守令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報。

西域撒馬兒罕獻良馬詔畫史圖之。其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駒。

七月。令各邊空地許軍餘耕種。免其稅。 胡世寧奏議曰。

屯種就不欲多。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冒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比照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不及空閑地上。不拘土官。各軍民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借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耕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餉易足矣。邊儲之策有三。趙充國之留田湟中。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上也。勸民廣種以待糴。召商開中以待輸者。中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脫巾待哺。策斯下矣。

十月。廢遼王貴𤊟為庶人。

先是王府臣請加祿。上曰。遼簡王嘗得罪太祖。削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今王嗣封。仁宗命加祿。借于先王。宣宗又與旗軍三百。[illegible]于庶母諸弟寡恩。府臣[illegible]闔有臣正。而為王請加祿。何從諫也。不許。至是以所為多不法。廢之。

詔郡縣平糴儲。修水利。 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高皇篤義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充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于是勅京官詣畿省郡縣。聚預備倉穀庫糴穀貯之。軍民中願出粟佐公者。授散官。旌其門。又命有司修陂塘圩壩。

按此二舉。皆善政也。然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見興修。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經慮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十二月。徙封荊憲王于蘄州。

附錄。 福建僉事廖模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不能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曰。溥與驛丞。士奇與僉事。各同鄉。皆涉私。償命太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題之。自是[illegible]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

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萊州人。才質不凡。而忠貞足以居之。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中陞尚書。令撫交趾。兼藩臬事。政猷惻怛。視民若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新附之衆。依依不忍釋。仁宗召還。號泣以送。未幾復叛。復命往平之。

二月。上躬耕籍田。 時耕籍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命翰林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

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
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
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中
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
竟是我輩人，當一心
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大學士楊榮請告展墓。命馳驛還，遣中官阮江護送，趣歸。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
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
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
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粮
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而七
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
守支之鹽；存積者，積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
[illegible]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
[illegible]
妻子代支之者矣。

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贈柱國太師。

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歷事三
朝。永樂中，有邊急，三命榮往
甘肅計之，及辯解李夏之怨，和麗水之征，併交
趾乎高煦，扈從巡邊之駕，秘發塞外之喪，治平
靖難，能不煩餘力，而號閭自暴，無大小，歸心焉。
先是，告歸展墓，至是事畢還京，卒于杭州，年七
十。前一夕，有大星賁于杭州，人咸異焉。
天順日錄記：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
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
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
也。已而卒斷于西楊，灼然行之而無礙也。每秋
防，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
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逕
不可。了東楊一二問，即決，庶幾于路片言折獄之
才。衆皆歎服。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
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
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
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
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
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廟亦知
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九月，封張昇為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為郕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令進士觀政一年，舉人監生坐監二年以上，有
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
科道官各保舉，
開說使吏部銓用。

以孫鼎為南直提學御史。

鼎初授松江教授，清
慎持己，禮讓化人，士
歲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哀詔，入臨
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鼎顧
謁曰：公翻冠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
見信如此。至是，選陟中外，稱得師云。

錮妖僧楊行祥于錦衣衛獄。

行祥，一名應能，鈞
州白沙里人。洪武
十七年度為僧，歷游兩京、雲、貴，至廣西，年九十
餘。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
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精進特詣思恩府土
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
上命錮于錦衣獄，四月而死。
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

命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太監吉

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總理軍務。及郎中侯
璡、楊寧。率左右副總兵李安、劉聚。合漢土兵十五
萬。討麓川思任發。賜貴等蟒龍緋衣。校賜大臣蟒龍衣自此始
李賢曰。麓川彸叛。適王振擅權。欲逞其忿。王驥
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
之。窮其巢穴。思任發不可得。焚其寨而還。殺戮無
辜十餘萬。且以為功。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超
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麓川不
如中朝一大縣。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
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人以
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侍讀劉球。上止征麓川疏。王振不從。球言帝王馭夷狄不
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大戚。以安中國。
今北虜猖獗。逃者先致。守并奉諸部。深謀入寇。而
[illegible]
[illegible]備西[illegible]隆議者。乃釋對相面
攻。大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
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戕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
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
卒。豐粮餉。備器械。
乃為有備無患。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忠文。先是建文
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
皆華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
復請于朝。乞加
郵典。乃有是命
三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翺整飭關隘操練兵馬。器
用將帥。三邊宴
然。關中以治
大學士楊溥乞展墓。葬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協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為工
部右侍郎 初振弄權。佑以諂媚超陞。與兵部尚書徐晞。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
宣言于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
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
必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為常。又
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
侍郎。汝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
敢有鬚。聞者共鄙為馬牛襟裾之類也
七月 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
等。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
[illegible]振問[illegible]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
瑄。乃召為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
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曰。彼時
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
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
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
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閣下。公
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
曰。多罪多罪。
自是銜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溥等一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

百官。時王振擅權，公卿皆出拜其門。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庭之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惻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門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訥，常熟人。力學尚義，以醫術至南京。仁宗監國，因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御史，歷今職。乞致仕，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illegible]其宅隘，欲為新第於城中。訥曰：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趨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衆奮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為拒。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砦于沙水、龍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從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時勉崇獎恥，抑奔競，別賢否，為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嚴立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有頓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歸，及不能葬者，節縮餐錢為賑給。仁義之風行焉。嘗諸生鼓，曰五鼓，令起誦讀，夜漏下二鼓，方就寢，時省其勤惰。一時士人皆感奮興起，其頌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大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請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列雁而坐，諸生咸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追暮乃散。

侍讀周叙上言三事，命所司行之。一曰興學校，二曰親農桑，三曰慎銓選。

十二月，會花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官。取中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呂原、項忠、程信、薛雍、姚夔，後皆有所建立。

論平麓川功，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侯璡為禮部右侍郎，楊寧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坐失機，勅翺令便宜行事。翺詰責故將，欲斬之，因叩頭祈免，姑令戴罪立功。踰月，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牆濬塹，設堡置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illegible]戍卒，措糧餉，[illegible]充足，人樂戰守。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
糧赴薊州諸倉。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卒。謚榮襄。中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
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今職。歷事列聖。皆
承厚遇。但李賢誣其貪財嗜色而詰詞無清廉
二字。尤見斥
于其妻云。
七月。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爲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所司聽役
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
臣多舉永和
者。遂超陞焉。
吏部尚書郭璡罷。以王文劾之也。璡精吏事。簡
切不泥。臨事從容。喜怒不形
[illegible]
獨以主少不可去。受先朝付託。若皆罷去。不以
對先乎。識者韙
之。載名臣。
倭寇浙東。時倭犯桃渚。入大嵩。盡同備禦。蹤而
入。官庾民廬。焚劫殆盡。發掘塚墓。屍少
壯人殺之。束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爲嬉
浮孕婦。忖度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其橫殺如
此。民大創。下防
倭之令而邊嚴。
始置戶部太倉庫。
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后。后太
漸召
閣臣至。榻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對曰
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
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頷之。其
一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
論死。乞弛其禁。凡文字不係國事聽存之。
太后默未荅。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顯
思任發復叛。復命蔣貴王驥討之。復走緬甸。遂旋
師。先是大軍還。任發復出爲寇。貴驥奉 命至雲
南。徼緬甸。令縛送任發。緬人懷詐匿不出。乜
遣貴等促兵攻之。任發復遁。俘其妻孥家屬九
千餘人。捷聞。詔班師。貴驥歲加祿二百石。餘陞
賞有差。然叛賊
終不能正法。
十一月。陞太監王振侄千戶山爲錦衣衛世襲指
揮同知。
附錄。 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高三尺
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
門內。宣德中尚
存。至振去之。
十二月。蘇州知府況鍾卒。鍾靖安人。宣德中知
蘇州。至則舉擯胥卒
不法。豎豪右恣肆者。繩治不少恤。奏減重額虛
徵糧。合一百二十餘萬。斟酌釋諭入軍。千八百餘
復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他種種興革。皆紀綱
大務。九載滿。民乞留再任。至是卒于官。民哀之
若喪父母。
載名臣。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 朔。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侍郎。馬昂刑
部右侍郎。
調吏部左侍郎魏驥于禮部。以老辭。命改南京吏
部。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時王振怙寵而驕
專權。朝紳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一日相遇

于崇文門不為避王振衙之諸于內衆為驢危之
怨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問孰為侍郎瀾且
訊近日曾有何事驢擴慨言其故臣不才其位
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瀾音慰曰汝
所言是好官好官
故驢力求致仕

四月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 瑄素不屈于王振振銜之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諂事振諸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詔廷鞫竟坐瑄死繫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王振家人侍史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 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遣[illegible]周忱時亦在京謂振振以忱與敬同年微露其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求謁守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名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詣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牟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 皇后錢氏

召右都御史陳鎰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 鎰忠厚端謹蒞于簡易鎮陝十餘年前賜若時年穀屢登民親愛之如父母及去民圖像祀之若神後文代之改寬為嚴非復昔之陝矣後鎰吳縣人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為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鎰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王振銜之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禮典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衛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多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有總乾綱使不下移等語蓋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五月僉都御史王翺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下詔獄尋為王振盜殺之 先是球上書請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為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頭血流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跌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璘從傍竊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殮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歐九疇為鄉都九疇愛其年少俊矣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訶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黃脊不類前惜之曰汝得無疾乎狀貌乃頓異若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舉事之日察與我曰令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事。吾始以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錯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人謂球所憑云。

按球性廉介。從弟為縣令。奉匹縑却之。又却蜀王厚饒。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切于憂時。如京師大水。具陳築淮拯濟之方。及請罷南征諸疏。皆切時宜。比以海內聞者傷之。後謚文愍。載名臣。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太監王振矯旨械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枷于監門。尋釋之。時王振權重震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時勉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跡其過。莫得也。彝倫堂前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班[illegible]其[illegible]枝。振[illegible]為擅伐官樹。供私爨。遂[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業[illegible]掌[illegible]俱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擁卷起。受桎梏。諸生皆駭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若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枷國子祇。枷重百斤。時勉既老不能任。憊甚。諸生司馬詢。并百千人。伏闕請。寬宥。獨石大用者奮請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儼南昌人。以鄉舉授華亭教諭。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太宗簡入翰林。自內閣歷論德祭酒。掌翰林院事。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充養日粹。為文尚純實。晚年益有得云。

載名臣。

九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附錄。楊士奇子稷毆殺人命多。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弼贊。勞勛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弗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宣德故后慈靜僊師胡氏卒。

十二月。內使張環顧忠磔于市。二使匿名書王振罪惡。揭于通衢。命錦衣衛鞫實。遂棄市。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illegible]朔。[illegible]

新建太學成。上幸學。謁先師。先是定都北京。國子監仍順天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闕然。士雜居閭巷。吏部主事李賢奏言。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太學。以示養賢之意。上從之。至是成。上臨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二月。陞曹鼐為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謚文貞。贈太師。士奇泰和人。為本朝文賢。獨步立朝。務大體。蘊藉從容。事無不舉。而卒不失其正。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政事文學聞于世者。皆不越度內。其寵遇無過之者。在閣四十餘年。薦達士類。頗有古大臣風。而以溺愛成子惡。且欠二疏之智。君子不無少惜。

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五月以刑部侍郎楊寧參贊雲南軍務。

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塞擊之。

令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禮部嚴加考核通經無過犯者方送試。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宴卓異布政等官丁鉉等于禮部。從刑科給事中鮑輝言也所會舉司府州縣官皆賜勅諭。按此實勅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後遂為故事舉若未必得人其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馬愉為考官。取中商輅等一百五十人。

擢布政丁鉉為刑部左侍郎浚寧知府李敏為應天府尹。以治行卓異故超陞焉。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商輅業盛俱名臣商輅鄉試亦第一。

五倫書成。凡六十二卷。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死甚衆命禮部左侍郎王英代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江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七月司禮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下錦衣衛獄。[illegible]放于南海子也。

陞驗封司主事李賢為考功司郎中。

命歲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各處草場。戶部侍郎焦宏言臣同司禮監太監宋文毅等奉命踏勘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或起蓋寺廟并窰冶及佃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傷損而請正其罪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出榜禁約歲遣科道一員巡視敢踏前非者必殺不宥

十月進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

馬愉禮部右侍郎苗衷兵部右侍郎高穀工部右侍郎並兼前學士直文淵閣

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時縉紳皆往賀習禮謝曰吾當任有司之職矣何賀爲

始命內閣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前每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上沖年面議遂廢至是始命會議奏決

十一月謫御史李儼戍鐵嶺衛。儼監收光祿寺祭物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摭他事下錦衣獄已而謫之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始以內臣鎮守各省

二月陞光祿少卿王賢爲順天府尹。

三月陞于謙爲大理少卿仍巡撫。謙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十餘年上疏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嫉言官劾其擅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四月倭寇浙西。

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諡文定贈太師。溥石首人以文學潤飾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時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文定爲南楊溥永樂中爲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數絕粮又朝命叵測圖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人恭謹[illegible]慎初鄉試首選考官批其文他日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人以爲知言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郡縣貺遺皆頗勤惟江寧縣范理不爲禮溥異之後廉其賢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理不爲謝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一時兩賢之。

薛應旂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並爲定制永不得設丞相貽謀甚憲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銜制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于六卿且銜天憲無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

戶部侍郎李淳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illegible]不得志者以選部事嫁禍于直給事中及御史寺官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吏部事。

作畧影堂。

九月陞鄺埜爲兵部尚書。自徐晞附王振以來權歸將官皆振主之晞惟阿諛受成而已及晞卒埜以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師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　朔

詔選翰林官十人入東閣肄制誥讀中秘書。與選

者侍讀江淵[illegible]給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賜實鈔為道里費 時勉之去諸生詣闕送者數千人用旗帳鼓樂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侍讀蕭鎡為國子祭酒以御史韓雍巡撫江西

復于謙為兵部侍郎 先是丁父喪詔起復屢乞終制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未幾丁母喪以邊事殷仍命起復

五月進王翺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 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illegible]三[illegible]而就及守霸民多遊食每里置簿列戶口派其合種粟麥桑棗核精之具雞豚之類編牌示之暇則至其戶驗之缺者有罰于是民無遊惰不一年民有恒産又親受[illegible]典會有牧馬者擾民需笞之牧者諸于王振逮下獄并楚幾死竟戍邊與論惜之

禮部侍郎錢習禮致仕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顯等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興等一百名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諡襄敏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隆[illegible]重宏遠識大體守南京最久雖富貴無二公而雅重斯文持議恭下士之禮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還京乃託近習救以計自安後代者莫能繼其芳美

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 初銓督南畿儲諸御史劾其貪暴及掌院置劾過薄責各道詰旦而視事日晏不報霖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平日不法事詔下銓獄銓亦奏訴諸御史俱逮至京白而銓得心悸疾死于是諸御史皆降謫有差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為考官 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辦事官舒廷模亦中式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得岳正王恕劉珝夏寅陳俊皆為名臣選萬安劉吉等二十九人為庶吉士明年八月以修撰入閣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大器率兵討之 先是巡按柳華檄郡縣鄉村置監樓編伍甲總甲因而恣肆茂七與弟茂八嘗佃人田例于租外餽田主新米雞鴨茂七既為總甲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

主自運[illegible]田主訴于縣。茂七抵遂殺巡檢司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殆盡。遂刑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別縣遊民皆舉金鼓旗號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閩王。置官職。八閩騷然。又劫福建參政宋彰。結納中宦。侵漁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討營所費。驗戶斂科。貧乏者甚為所迫。不能卽生。于是茂七因人心搖動。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時陳詔兵未至閩。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死。茂七勢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參政張瑛戰不利。死之。乃改命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議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為提督。太監曹吉祥。陳燕為監督。大發兵討之。會賊進攻延寧。與都督劉聚遇。茂七中流矢死。張楷撫定餘黨。陳懋留金濂鎮。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驥癯然若不勝衣。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英屢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故特陞之。內傳旨云。卿久任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鼐乞封前母。詔從之。不為例。國朝之制。母止封二人。

雲南思任發子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驥兵至金沙江。機發立堅柵以拒。驥潛度。破賊柵。機發遁。今其子思祿居孟養。驥乘勝進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處。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來未有如此深入者。乃班師。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命封昌平伯。鎮守宣府。

十一月。起復于謙為兵部左侍郎。

己巳正統十四年。正月。朔。

二月。北虜也先入寇大同。先是也先遣使二千餘。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遂失和好。因犯邊。

貴州苗反。命侍郎侯璡總督軍務。都督方英為副總兵。帥師討之。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將士多死。大師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苗前截後殆。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諸城堡被圍歲餘乃解。民饑死大半。東南騷動。驥井不得辭其責矣。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正統之盛。而有事麓川。世道升降之機。[illegible]有數存歟。

以屏帨爲戶部尚書仍巡撫。

以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命都督徐恭爲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宗留者銀坑盜也，以十二年十月反。詔命僉都御史張楷討之。會征閩賊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楷又奉命征閩，分兵討宗留，副總兵陳榮敗。是時朝廷慮其與閩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撫諭脅從，諭以禍福，降者頗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諜報城外三萬劫明松，中官懼，英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而遁。恭奉命以二千騎馳至，宗留中流矢死，其黨益熾。恭與三司官出戰不利。會張楷撫閩寇還，稍稍敗之，遂諭降其黨陳諫、胡寺僉事陶成復以四五人徑抵賊巢，開諭順逆，賊等環聽竦動，相率出降。推陶得二殺徒者，而引其餘黨遁去。尋捏[illegible]

[illegible]以敗績不叙。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獄。先是大理卿俞士悅等以春夏不雨，刑獄不清所致，請命法司會審，以消天變。上乃命英，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出則齋敕張黃蓋，騎導，大理爲三尺壇，彼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湖廣苗反。 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帥兵討之。○熒惑入于南斗。侍講徐珵知天文，以爲不祥。

六月。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豎王振不與大臣議，挾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請還，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人人驚懼。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illegible]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荊關而入，庶幾保全無虞。振不聽。

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上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輜重千餘輛在後，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

翔。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及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我師既敗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積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刺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刺王乎大同王乎虜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讐今天以賜我不知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illegible]人在傍聞以權其商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殺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非昔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匹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國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科道九卿交章請族誅王振。

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illegible]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言且退衆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苐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乎日助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不知警省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廷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illegible]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諭[illegible]併其黨執振姪錦衣指揮王山及後[illegible]于府衆共咻爲之衆競譁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illegible]請降[illegible]諭百官各歸治事皆拜謝而出

丙子。移 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磔王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

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綵繡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商輅彭時並直內閣辦事。

甲戌。虜侵大同。守將郭登禦却之。

虜擁 上索金幣約賂至即歸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奉駕入城此為上策乃以壯士七十餘人與之盟令諭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事成約重報士皆奮躍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覺擁 上而去時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萬餘迎駕獻虜笑而不應。

遷宣府總兵楊洪爲石亨下錦衣衛獄。洪以駕道宣府門閉不出亨以協守萬全乘輿不救也。

己卯。上出塞忽夜大雷雨震死也先乘馬虜人由是恐懼益加敬禮。時有校尉袁彬者也先爲虜掠得侍上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同彬侍上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焉。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理萬幾。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之際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擇[illegible]

九月朔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法令始行朝綱大振矣。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守禦方畧。上嘉納之。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并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從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預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

進陳循高穀爲戶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僉進侍讀。

擢郕府左右長史儀銘楊翥爲禮兵部侍郎審理正副俞綱余儼爲太僕卿僉都御史伴讀俞山楊興[illegible]鴻臚寺丞戶部郎中。

郭敬有罪下獄。敬與振厚敬鎮大同逓年多造鋼鐵箭鏃甕盛以振意遺瓦剌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宋瑛等陽和之敗又爲敢禁軍不使出上皇至大同[illegible]敢失律振撟旨不問至是諸司交章下獄。法司擬凌遲處死。詔禁錮之。

都察院歷事舉人陳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上命所司知之。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群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僉爲副都御史分

守居庸紫荊等處。

起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從程信薦也。

令各官司召募民壯，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此。

十月。上皇在迤北。

也先遣使來議和，遂入寇。以胡種太監喜寧為嚮導也。

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侯諸將楊洪、石亨、柳溥、總兵孫鏜、衛穎、范廣、張軏分兵戰守。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監軍。時楊洪釋自獄中，使自効。

歷事舉人陳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監察御史。時議者欲南遷，國大變，衆離心，無固志。侍講程珵依占象倡言當徙都，大臣百官家有遣家室南遷者。綱上疏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亦宋待我也。我國家富兵強，固非宋比，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俾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勤邊將勤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于和議，緩于武備，凡請南遷以惑亂渝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衆戒。上閱悟，命施行之。

焚城外欄上等處倉場芻粟。時承平日久，倉粮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為資粮。宋時牛既圖之，事可鑒矣。衆是之。

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人心始定。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及百官萬姓，帑藏儲蓄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從則君臣同去，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乃出揚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督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王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illegible]擐甲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以[illegible]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使虜營朝上皇于土城。復等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汝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illegible]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

急去。二人方圍而虜復繼騎四面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併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以賊退。優詔褒答之。登大略謂胡馬南騁，二關失險，賊留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由是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己，激於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

脫脫不花遣使獻馬議和。初却之。後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乃使入見。賜衣服酒食金帛，視常有加。

附錄。上皇之出紫荊關，乘馬踏雪，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宰馬[illegible]及[illegible]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上壽。也先欲以妹配上皇。上皇給之曰：汝妹朕固納之。但不當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illegible]留侯他日為汝妹從嫁，當并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巍巍。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之不見。　上皇或夜出帳，仰觀天象，指示袁彬、哈銘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城昌平。衛山陵也。是時諸夷裂險阻，闖門庭。時發我吏民，而要言當自若，自若皋寄雲、白羊諸也，僅縮首自保。在宣府譬左臂，豫而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傴僂而前，難任。在遼海為扼吭。于八陵為左腹，迫切憂。

城臨清。命平江伯陳豫鎮守之。以襟喉漕河也。

起何文淵為吏部左侍郎。

改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時蘇松餉軍數百萬石，軍器數萬件，皆辦收發運，無愆期。

少監跛兒干伏誅。兒干本降虜，給事中宮數十年。土木之敗，即助虜攻射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至京。有所需索。執而誅之。

十一月。　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詔告天下。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平福建羣寇。初茂七反，衆附。孫擾之，勢益熾。懋揭招諭榜，謂能自相擒殺者、賊來降者，與斬獻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illegible]與遂率入九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策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新，使諜行若誤傳于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解，人人自疑，來降。乃進兵破貢川、拙口、陳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丁淳之圍，八閩遂平。

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翺禦却之。

附錄。時有大臣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迫城都。故邊關不固，則京師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是時邊城多陷，宣府孤危，復詔總兵官衛京。人心皇皇，或欲棄城就遷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營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

〔矣。因設策擒禦。督將士勢。以奴守。虜知有備。不敢攻。亨信其比門鎖鑰云。〕

十二月。上皇在漠北。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

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上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

敕令順天府所屬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直隸例。論糧分俵。〔按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監苑而已。永樂初。始以官畜 [illegible] 易和林特處馬養于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騎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粮差。而賠補交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大畧也。〕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以備要害〕

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封石亨武清侯。進楊洪昌平侯。陞石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論禦虜功。時比為遊〕

景皇帝

帝。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生也。初封郕王。英宗北狩。乃即位。英宗復辟。復為郕王。壽三十。

庚午。景泰元年。正月 朔

上皇在迤北。上皇在虜營。寫表祝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于斷頭山。作年。請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也先妻妾皆出叩頭奉酒。

上受朝免賀。初七日。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奏請遣官使[illegible]進參表。上諭[illegible]能識上皇者始可行。羣臣懼。緘納衆奏。事遂寢。

初開經筵。命寧陽侯陳懋。知經筵。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

御史陳綱上時政五事。命所司知之。先是虜患亟。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衛京師。每多逋逃。王者請治罪。編尺籍。綱言。方召募時。本激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健卒。雲集爭自効。今久不解。而恩賚未及。饑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詔抵大辟者。尚原宥。隸尺籍。獨柰何使應募之士。與此輩伍乎。搜求太急。必且生他虞。兼邊務尚殷。用武方急。非所以勸士得人也。詔勿問。聽歸復業者數千人。餘皆安撫大計。

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劾內侍單增罪惡。令下獄。尋釋之。時增恃寵驕縱。勢日熾。武臣有候其生日。約結武弁。恃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故聰等劾之。且日復起。羣邪媢嫉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上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不敢復肆矣。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允。忤 旨去。

命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御史朱英劾都督汪全恃戚畹。縱家人奪民田。命歸田于民。

大同總兵郭登敗虜于栲栳山。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未嘗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illegible]為賞路[illegible]必殺賊。怨報東驛賊[illegible]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至日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擄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退。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于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來迎。登奮勇先行。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砍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

閏正月。上皇在迤北。

京師烈風晝晦。孫原貞應詔上言曰。臣聞洚水儆予。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自責如此。誠宜弭天變之災。遂生民之福也。先因兩暘勿順。自去

务至今春或雨連旬，或窮陰彌凡。陛下發德音，詔大赦，自敬成湯自責之心也。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諭羣臣咎以致災之由，弭變之道。如愚臣者，闇于天道，曷足以知。謹按洪範，久陰恒寒，茲謂咎徵。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乎上下，而陰不足慮也。羣臣尤當思過自新，仰體宸衷，祇畏天戒。九臣所以深思熟慮，卻吞無由，而朝夕惕若。久觀陛下道合重華，德符智勇，自卽位以來，不邇聲色，不興土木，不事遊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物，使民只正役，取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意甚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蓋花邊之旁未寬，乞食之兵未汰也；堡之田未盡耕，稼轉之漕之粟未足供給；流移之民未盡復業，字牧之馬未免追賠。若旣弗事，殫天下之財，因天下之力，公私耗竭，蚩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救者之弊，皆洪武間所無，積行永樂之後，以至今日，其弊尤甚，而欲四海驩康，五行時若，災沴[illegible]不[illegible]乎更化可也。但因襲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因循，憚更作，必有非議。願陛下於御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古帝王之良規，參祖宗之成法，以為今日之經制。其化可以漸更，其弊可以漸革。凡可以固邊防、足兵食、節國用、紓民力，堪為經久之計者，臨機獨斷，務在必行，俾威福不至下移，將見華夏奠安，戎狄順服，億兆無愁嘆之聲，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附錄。少保于謙謀知亡命小田兒為虜諜，雜虜使中來覘我虛實，奏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

二月。上皇在迤北。

侍讀劉定之上言十事。上嘉納之。一曰守禦，言宜增兵土繪亭嶂塞瞭隧。一曰降胡，言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引婚嫌，變其衣服，不許仍導夷俗，或以為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庶可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一曰練兵，言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一曰議政，言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之。陛下採而行之，則決于萬幾也益以熟，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聖政益隆矣。其六事言戰陣、選將、選使、臣選守令、重經筵、教武胄，皆切時弊。

初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以邊圉事殷也。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

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劉球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釪，皆舉進士。鉞歷官參政，[illegible]釪歷官按察使，子孫科第相仍，人以為忠報云。

天城衛令史賈斌撰忠義集以奏。斌集歷代直諫盡忠守節及侍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能縱其奸究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鑒已行頒給，足為觀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按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乃賈斌之指與堅同，今為胡濙所沮，豈其畏避宦官以為固祿地乎。操諸大臣以臣事君之義悖矣。

封大同守將郭登為定襄伯。

三月。上皇在迤北。

虜分道入寇。

四月。上皇在迤北。

虜入鴈門。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素教也先擾邊。以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譖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飲。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師誅之。寧既誅。虜失其鄉導。稍稍厭兵矣。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illegible]

贈祭酒李時勉諡文敬。時勉安福人。老成修潔。剛正任事。永樂末。殿災。在翰林陳十五事。皆中時病。後以言事。忤旨繫獄。洪熙初。直言進諫。命力士捶十數瓜。不死。仍下獄。宣宗復其官。一日命以金錢至史館撒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立不取。宣宗以袖中餘錢賜之。正統時。為祭酒。教化大行。為王振所怒。搆以罪。矯上旨。械于監門。諸生群號。願代之。載名臣。

五月。上皇在迤北。

虜寇代州。

賜伙事浙江副使陶成。爲叅政。命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蔭其子曾爲新會縣丞。

立京營團操法。于謙慮各營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乃選諸營馬步官軍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以一都督總之。每五千用一都指揮。每千用一指揮把總。每五百用一指揮分管。每隊用管隊二人。常令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官統領。號令歸一。行伍不亂。按團營之設自此始。

城固原。按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窺乎固原。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或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并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葺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illegible]河冰合[illegible]

[illegible]會之間。使為禍階。謂兵防守。候在冰東而西[illegible]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治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務邊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萌期。以塡實此地。後王瓊移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彼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失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後改謚文忠。英金谿人。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善草書。寬恤樂易。豪儁跌達。不屑曲檢。顧直[illegible]好規人過。以故不為三揚所喜云。

逮左都督楊俊論死尋釋降督府僉事俊于時以私怨擅殺邊將故于謙葉盛皆劾之論死後以毋請巳降

六月。上皇至大同。時也先等擁上皇至大同等處以送駕為名索取金帛不與。復擁歸北。

薛瑄轉餉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使虜。先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上召文武羣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日悔[illegible]

[illegible]邊患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巳卽退。羣臣出。大監興安復出傳旨汝等固欲答使且言親可行者就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王直厲聲曰。羣臣皆朝廷人惟朝廷是用親敢不行與安語墜子是陛實等充正副使以行勅書往言很禮不及迎復實等驚訊諸內闕自之過與安夜詬日汝奉黃紙斡事他何與馬實等遂偕虜使行至也先所營久八兒秃之地也先見實等歷詰廟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償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大明皇帝是我讐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虜手裏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二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擬在我留到今日麽。實曰。此兄見太師仁厚之心也。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今得你每事務成就予若不來你我每七月廿二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見。上皇進紵絲四匹及粳米魚肉糕

燒燒酒等物。實等並下行禮畢。[illegible]曰。上皇所處者皮帳亦帷席地而寢。牛車一[illegible]一以為移營之具而已。上皇謂實等[illegible]當時朕非為遊敵而出乃為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實因問。皇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然淚下。實奏曰。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麤糲不堪因極言王振向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陛下有蒙塵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獸不能燭奸。今悔何及。實卽事賊一詩云運整衣冠拜。上皇假聞天語重凄凉腥膻充服非大從草野為居異帝御始信好臣後國柄務教胡虜敬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孳輩南旅肯建章也先宰馬設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被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闕人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驗要差大監及大臣來迎我[illegible]

[illegible]許。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illegible]輕易了。復再三言之。書遣人同羅綺等往大同。調回山西一帶擾邊人馬。賊虜主脫脫不花會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部趙榮使虜報命。七月十七日起行廿九日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二十日實等至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上問實也先講和之意虜實何如。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欣悅人道謳歌論講和意似有實情。上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不着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illegible]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改也。也先曰。堯舜當[illegible]

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 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宴請 上皇至其營餞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善等亦侍飲也先令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 上皇餞行

與

八月癸酉 上皇發迤北丙戌還京遂居南宮

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至野狐嶺伯顏等慟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復得相見良久始別去仍命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丙子至萬全丁丑至宣府時 上皇已入塞廷議猶以虜情多詐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寓書于高穀言奉迎宜從厚大略謂 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社稷耳今都人之一聞 駕旋無不忻躍則公[illegible]迎禮當從厚[illegible]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礼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欽封進庶使朝野周情以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獄己卯 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礼部始得旨羣臣同礼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略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營詖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孰以為來耶衆皆相顧無言獨胡濙具儀注送內閣庚辰 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囘京告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 上迎拜 上皇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宮升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遂榮會赦乃得釋

劉定之曰 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內而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 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邪

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仍遣河間等韃軍從征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韋富械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荷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河間陳留等處生齒蕃息強悍不馴方也先入[illegible]變亂至是發兵征湖廣貴州及廣東廣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驍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直內閣兵部尚書苗衷致仕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命總兵石亨楊洪率兵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宣等二百二十五名

時主考侍讀劉鉉與侍講陳文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文欲更之鉉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後宣用翰林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第三名則王越封咸寧伯侯瓚歷南京

[illegible]吏部尚書[illegible]俱歷官至工部尚書。是科稱得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章表等二百名。

陞右都御史楊善為左都御史仍掌鴻臚寺事。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勅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內閣移司禮書孔目名。

吏科左給事中程信上中興固本十策不報。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尙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言天象變。請上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進宜內閣侍讀商輅為翰林學士

[illegible] 上皇在南宮

少保于謙奏起都督孫安修復獨石馬營八城。八城為虜所破。謙謂此不可棄。乞起安。授以方略。且戰且守。八城復完。

山東布政使裴綸奏請取回內地鎮守內臣言山東既有巡撫洪英。又差內官唐廣來鎮。有司之供應既擾。隨侍之侵削更多。請勅廷議。凡非邊境有巡撫處。俱命回京。于是科臣上章言鎮守巡撫均受委托。從人需索。如綸所言。亦未決。撫乞命巡撫按察同官廉察之。

改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軍務。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羣臣朝賀 詔免之

國子祭酒蕭鎡乞致仕。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 上可之。尋命經筵講官

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命僉都御史任寧巡撫宣大。

命副都御史宋傑鎮撫甘肅。

命僉都御史陸矩參贊延綏軍務。

命都督同知沐璘為征南將軍鎮守雲南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引年致仕 敬宗以不[illegible]內侍之故[illegible]階[illegible]大夫高其風節[illegible]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乞致仕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五日單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己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于延安門不許、

荊王瞻堈請朝 上皇不許。

辛未景泰二年正月[illegible]朔。

上皇在南宮

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請增會試取士額從之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 時徐淮大饑民死者枕

籍山東河南流民悴至竑不知奏報亟發廣運
倉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有能他就
食者為裝遣願歸者為贖還其人共用米一百
六十餘萬全活數百萬即空廢六十鹽流民之
病者擇醫四十人分療之死者給棺為叢塚瘞
焉竭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
至誠人人為盡力其救荒無遺策具疏聞且自
陳專擅待罪初流民奏至上于幔幄上讀之
大驚曰飢死吾民矣柰何已得竑發廩奏
乃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餓死矣

勑御史陳綱巡視兩淮鹽課 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時曜每侍漏附
于謙耳密言內議
恐其黨比故調之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時學士周敘上疏曰臣
叨班行伏見永樂洪
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于門上
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
畏憚而事機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
來王振擅權侍立在傍于是輔弼大臣近侍官
員皆不得召對二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
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露
其肝
膽

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
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
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
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是
備不相親數見猶未見也故我 聖祖御製大
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
世聖子神
孫者至矣

二月 上皇在南宮

會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
文為考官 取中吳淮
等二百人

三月 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柯潛劉昇王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漲天侍講徐珵等曰今
日譬之人家納婿貲婿而變異若此他日進士
中其有小人僨事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為風飄
至將達遊空杳然之藏也云文紀成向有豪[illegible]
[illegible]當入奏無不[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遽曰
以全盛典既而得旨礼部再給紙卷或云其卷
墮于朝鮮次歲送還 上嘉權越御史後附六
監任直襲破威寧封威寧伯是科得馬文升余
子俊秦紘楊守誠林鶚高明鍾同後皆以功名
顯卒為
名臣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許

四月 上皇在南宮

詔顏孟後裔希惠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中興正本十策 日勤聖學顧
箴警戒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
結民心太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

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闕于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為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諸付中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寄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復取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祭節儉一事始欲下淚乾時 上顧事發色齋後當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官侍爭拾為閱笑編修楊守誠賦銀豆謠求及上京師傳之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琛走玉盤一天雨霓鼓鴛犀中官競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衣縠靡淨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非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壹薄如葉并刃剪[illegible]并運迤隨銀豆灑金錢滿地春風飛任輦[illegible]稀掌握餘豆食如八珍官倉有來無錢糴操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顆安邦只在濟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陳建曰讀楊文懿公銀豆謠真令人殆欲下淚當時使以此謠上達 宸聽當必有所感動移銀豆之權而為溝瘠之惻矣。

五月。上皇在南宮。

以直閣戶部侍郎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淵條陳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運諸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為河北之會鳳陽為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為中原之要地北平為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之。

六月。上皇在南宮。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伏誅。

時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也不足讀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偽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年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彼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illegible]亓者在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時壬[illegible]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或曰大吉既而曰也先無能為也且彼氣已索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來諸臣率以為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力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

七月。上皇在南宮

命工部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時北虜也先寇獨石命璞勒兵修垣守險

處州盜平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宜平景陵三縣。

以薛瑄為南京大理卿

八月。 上皇在南宮。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以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在南京二十二年。南曹遭喪皆起復視事。上任既專。忱亦盡心職務。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有贏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宮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廠辦該徵者。盡出于所積餘米。益民賦歲輸石五十六外。漢然不見他役之及。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濬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清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寺官寺提撥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忱之勸[illegible]後[illegible]年忱[illegible]卒。謚文襄。

上幸國子監。釋奠孔子。祭酒蕭鎡講皋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遣使求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上從言官之議。詔絕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追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

詔廷臣其議備邊長策。文選郎中李賢請備戰車及火鎗。 命將臣採行之。賢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斷請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illegible]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擺列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車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總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

以陳文為雲南右布政使。文與商輅係學士曹鼐選侍英宗經筵展書。尋侍講。至是大學士高穀薦文為吏部侍郎。王直格不行。出陞外省

十月。 上皇在南宮。

詔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係侍郎孫原貞奏立。

以文選郎中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劉璉任寧罷。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秉既任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下。日起邊儲充足。會尾剌入貢。秉疏言。近北使臣二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今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驛不堪者令退。教虜他毋入境駐劄。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邊。今虜酋多然不止為國費。蓋慎防如此。已尾剌以前所[illegible]男婦詰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車下虜不易。秉每口與之粟一石。軍吏以違制

争。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異人俘耶專之而得
罪不敢辭事聞 上嘉賞已劾總兵紀廣得以
上言邊圍孔亟不得以徼文拘大將下御史議輔
召秉還言官交章譖以邊游故還總督後無以
明威秉
侍留

命祭酒蕭鎡為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右侍郎王一
寧俱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鎡因 上幸學受知一寧嘗教太監王誠因併薦入

杖中書舍人何觀調外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王直胡濙
等正統中皆附權臣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
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
吏科給事中毛玉為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聞
鎡實[illegible]觀罪等語詞劾林聰葉盛皆勸[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
罪觀循令我輩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
球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
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
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
他日身計乎王意解乃稍易數語而奏之有旨
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過錦衣門謝二
鎮撫語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
數耳是武臣猶知事
體毛王何獨不然

兵科都給事中葉盛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不
報。時禁中頗事遊畋。故請行之。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加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
士。俱直文淵閣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萬壽聖節
于延安門。不許。

壬申景泰三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
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罷職
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
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薦舉赴京
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按先朝罷官除贓犯
外悉聽舉用自嚴氏當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
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王石不分一代宰臣
之怒者悉禁錮終身矣其後或已罷斥遣戍為
執政所忌者一附考察之末豈亦不顧天下
後世之公議與萬曆辛巳江陵踵其故智不一
二年而張氏亡乃以言官之議弁隆慶間之禁
錮者而盡復之亦
一時之良覩也

命中允倪謙呂原為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選內侍秀異
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實教
之。上時親臨命二人講倪講大學呂講堯典
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
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
二官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
原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命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初六部官屬俱給使文移不得經下按察司以故僨事不受約束九疇若奏下之

勅諸邊鎮練兵為虜防。少保于謙言也先不可海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獨議邊大同為北京巨鎮為山西屬門倒馬等關一帶藩籬而遼東宣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搖乃相動搖不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于圖頭凡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一百一十七每營委指揮一員管東每二三營或四五營堡把總一員提督之諸營堡內簡精銳者分四屯所駐操無事時不守關獨專訓練有警照伍日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走郊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為後急使諸關重置瞭馬石蹻布柴落遞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防鎮之敵臺運[illegible]望處亦至各營為據海動獨本所[illegible]應營對之寇大至始遞調趨敵所至左右營騎前角後為截斷計如此則我兵乘險向便物力不疲彼衆雖暴蹈於豕栽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雲東自河口至墓山峪路經八百餘里關七十墩塞百五十六營堡八其沿邊平漫也皆修削偏坡其關口皆薄增甲深壕塹守馬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隄防手足產地而守然且不給即營有何增今照府匠弱於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其中取海運官軍及六衛崩京操官軍摘屯駐劄觸

二月。上皇在南宮

也先攻敗曹化可汗來獻捷

命王翺為左都御史掌院事。

三月。上皇在南宮

復彭時為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四月。上皇在南宮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葉盛為山西參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棄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外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擒成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粮于官凡輝中買馬賠器芳功悉負諸費皆于是乎取給[illegible]五年[illegible]邊境[illegible]以權給歲亦[illegible]

以楊信為山東參政督餉遼東。

學士商輅上屯田議 大略言往口外田地極廣洪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衛所田地占作莊田以致空閒地為彼處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便近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皆已行之有明效今日守邊之策莫若于此若今屯田為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竭民力不能濟也每中屯田法禁侵占省養兵之費于是命兵部移所司選老成軍官督屯田專憲官以時巡察課之以清田之侵沒者

王鏊曰國家漕運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屯田湟中內有口費之利外有待虜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

稍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

增東宮官。以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太傅。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鎡爲太子少師。商輅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時上欲易儲用內監王誠舒良謀先以此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會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𤥭兄黃玹以得罪恐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𤥭事發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玹情罪置獄當死玹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illegible]京[illegible]明事[illegible]然後上疏請易太子[illegible]下禮部會多官[illegible]備等[illegible]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跳宜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洒流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諍之也後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恬然受之不辭噫夫使侃輩稍勵心于署牘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柰之何見不及此也

五月。上皇在南宮

詔立 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

先是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爲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者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按南臧之錮已昧于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移臂之謀。王直循云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曾無一言。何哉。

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群臣怵于利害。無敢異辭。于是郭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群臣預者十七八。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于此。惟賢時作部四五人不預。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自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害後弊也。已而天道好還。盡革無遺。因而譏者亦多。回視不預者。反有愧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illegible]審也。

[illegible]赦天下[illegible]

詔予效事土木諸臣誥勅封贈。蔭子入監 小願者聽

赦黃玹。復原職。尋陞都督。時王直得所賜金實扣案頻歎數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輩皆愧死矣累歎不已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致仕。以發玹罪故也直道之行難哉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謹按洪英儒雅君子在浙被考黜者妄訴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遂罷之彼諂智者阿世同俗反謂能人此朝廷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邪也

六月。上皇在南宮。

岷王徽煠乞徙封，不許。

七月。上皇在南宮。

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會勦諸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三年，廣西有常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猖獗，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肯劃一，朝廷更置其將，商左都御史王翺總制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于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為專事，所重鎮矣。

兩廣守將董興與武毅罷，命副總兵翁信鎮守廣東，陳旺鎮守廣西。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入閣，以中官王誠等嘗受業，報私恩也。士論鄙之。贈禮部尚書。

八月。上皇在南宮。

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大同。

九月。上皇在南宮。

召南京大理卿薛瑄為大理卿。時有中官金英奉使出道南京，公卿具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耳。遂召入。

閏九月。上皇在南宮。

敕命諸內臣坐團營。時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等議，精選兵十五萬，分為十營，太監阮護、都督楊俊提督四營，太監陳瑄、盧永、都督郭震、馮宗各提督三營，俱聽謙、亨及太監劉永誠、曹吉祥節制。按此，內臣坐營之始。

十月。上皇在南宮。

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嗛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衆又竟用文。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邊將請臨洮諸衛添設防兵，巡撫陝西都御史耿九疇議止之。九疇言：邊城士卒不為少，在為將者御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思奮，不然，徒冗食耳。從之。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申飭薦舉。霍韜曰：國初用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同盜跖，心乎商賈者，能染翰為文，俱隸仕籍，此士風所以益偷也。

清理鹽法。

癸酉景泰四年，正月朔，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貢。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以聞。禮部郎中章綸言田盛者華言天聖也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酋虜怨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仍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

李賢曰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為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為立却金館後以病乞歸正統末薦起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奇擢用人才之際競論之跡始露而邊[illegible]論[illegible]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而攻之者衆終于斥去向使病去不出其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今雖得高爵而喪其美矣何足羨哉。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兩京各加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加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一十五名雲南惟增十名。

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從布政許資奏以侍郎與巡撫無統文移有礙也時詔市羊角製上元燈九疇諫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止。

二月。上皇在南宮。

以王翺為吏部尚書。時吏部尚書闕 上命舉可任者御史陳綱等上言都御史王翺嚴公端直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卿薛瑄守正不阿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乃用翺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并稱得人

三月。上皇在南宮。

改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監學正。聰欲論王文而言先泄文中傷之屬聰甥該補教官聰為囑善地文選司出其手書文嫉御史王溥劾之欲寘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廷臣附會無敢違者胡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法二者干律合乎且人臣以宿臧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日此號吾不預公等自為之遂罷濙歸臥病不朝數日 上問以病對使太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無疾前者議事驚悸不安耳安問何為曰諫官以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驚悸也安以告上詔曰此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

四月。上皇在南宮。

詔許大同士卒就近補伍。時于謙上言大同府四州七縣民安使其俗習性勇悍慣戰而迤南謫戍衛所軍若逃亾即清勾徒擾况清軍不足因而損民而人同府州縣戍卒詰臣言地方鄰難得就近衛補伍顧自備鞍馬役賊自効不敢妥支粮賞臣憑以為國政有經權而邊情有緩急今大同急矣如因人情之便而權之今大同寺府僉附近軍貫衛多則另立衛所分轄仍訟除其原隸衛所籍名毋清勾則士卒免離背鄉井之苦家室田作撫恤而教練之一旦有警祖宗墳墓宗族產業之故繫其中心將樂戰効死其與調山西河南卒主客堅脆功相萬也皆報可行當是時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皆中要會故邊鄙得以不聳民

總大制寫

大理寺卿薛瑄辯雪松蘇避罪饑民從之。蘇松先饑，乞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路海以避罪。時追太子太保王文諷之，文以謀叛連坐五百餘家，衆皆畏勢莫敢發，瑄抗章力辯，文亦梧其非，獲免者甚衆。

少保兵部尚書于謙薦左論德徐有貞為國子祭酒。上密諭止之。時祭酒缺，有貞以門生楊宜為謙內姻，懇求再四，謙因中官言于上，上召謙至文華殿，屏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謙叩謝而退，不敢言，有貞不得知，反銜之。

五月，[illegible]上皇在南宮。

[illegible]

罷內閣太子太保王文以憂去。

修歷代君鑑成。

歲星晝見。

詔誅大同老卒。時老卒訟定襄伯郭登承勑令掛印總兵，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坐專號令，為越職不法，下多官議。于謙言：昔齊用穰苴，以布衣監貴臣莊賈，軍賈違法，穰苴立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裴度以御史中丞督淮西軍，所督者皆名王上公為使相者也，用平淮蔡。朝廷酌古今之宜，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號令賞罰得便宜行事。都御史為朝廷風紀之司，于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富且卒安得言，而妄言撓軍，當誅。詔誅卒。蓋是時太同卒，桀橫放不制如此，微[illegible]律之，國豈復有寧哉。

六月，上皇在南宮。

七月，上皇在南宮。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登先上疏以虜情叵測，措置當預，正欲大興屯田，至是以病召還。

八月，上皇在南宮。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受命以軒轅黃帝大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其營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比受敵則東，東比西比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蛇陣，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illegible]古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illegible]韓信、諸葛亮、李靖諸人而已，吳起而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陣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而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陣，隊間隊，其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比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夙夜，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請以事委之，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崇嶽等二百五名。

太監阮安卒。命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阯人，清苦介潔善謀。

畫尤善工。作其北京城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修造者勞績生平賜予悉錄之。宦寺中官之最賢者。

陳建曰。我 祖宗盛時。內臣不預政。其賢否皆泯于無迹。正統而後。司禮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金英懷恩輩後先顯名焉。弘治而後。內臣難乎若人之選矣。竊謂近日錄名臣。附錄安華二三㮣于卷末。如前史宦者傳例。以示內臣表儀。亦不為過。

九月。上皇在南宮。

十月。上皇在南宮。

遣僉都御史徐有貞治張秋河。先是河決滎陽寺處。先後遣大臣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之。遂以諭德為僉都[illegible]遣者。有貞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甲戌景泰五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詔求直言。以積雪恒陰也。

二月。上皇在南宮。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官。取中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先是禮部胡濙言。翰林及春坊以文藝為職。業宜專作同考。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兼職以充。勿取用教官。著為令。許之。故商學士纔閱三科。已作正考。而同考中允楊鼎。贊善錢溥。皆已六閱科矣。

三月。上皇在南宮。

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選丘濬彭華等十八人為庶吉士。是科。得張寧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鄒廷謝。後皆為名臣。

四月。上皇在南宮。

新建隆福寺成。上將臨幸。時太學生楊浩上言。[illegible]崇儒重道。不可[illegible]。儀制郎中章綸言[illegible]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恐為聖德累。詔罷行。

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併陳一切弊政。不報。同嘗侍濂與儀制郎中章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狀眾公之誠。慨受比干之嫌。無所懼。詞氣嚴正。洪之以泣。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問白毛諫。減農事。牢難破。勢重莫移。雖其翻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

五月。上皇在南宮。

下禮部儀制司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錮之。綸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償賞罰。九重名爵。十華遷擢。十一擇重臣。十二[illegible]。十三節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

既疏大意謂內官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悉宜常罷其敦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礼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是以天位授 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羣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 又復請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敍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弭矣既上忤旨下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拷掠慘酷休無完膚瀕死者數矣無一語及他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併逮之俱欲重坐會大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緩

以進士楊集為六安知州 時集觀政上于謙書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 上意本為脫死計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同成被下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相進一級出集為州守終進上選知州自此始。

六月。 上皇在南宮

謫發奸佞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 正吳江人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黜為雲南衛經歷復脊所謫者未行乃謫戍後復辟受凌遲

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 時盛夏。 上皇嘗休樹下乘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後復位。御史下詔獄杖殺之

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疏請問安 上皇并令 上皇之子。親近儒臣。不報。

七月。 上皇在南宮。

勅修宋元綱目。

敕修天下地理志。

詔頒君鑑錄于羣臣 乃李賢所撰也擇十二君善可為法者各三四則要事集為鑑古錄每段下為解說設句上之 上問中官王誠曰此奏欲何為對曰欲 陛下學法此數君耳 上頷之

八月。 上皇在南宮

九月。 上皇在南宮。

十月。 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 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 上皇在南宮。

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諡文襄 忱吉水人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事和易有善政者雖卑官賤職禮去崖岸開心訪納宣德中巡撫南畿前後二十三年督理歲漕鑄鐵量定支撥減重徵稍羨餘立綱運處耗揚鹽利計賑濟修汴堤疏水利均加耗以紓貧困置編匪以革遞夫立收兌以省舟費建倉廒以便撥兌處草折以易輸送定金

花以抵京。俺起希式，以鑿奸偽，收帶徵以禁馬
頭謀慮深遠，巨細綜畫，東南晏然，彼以不忤王
振知之矣，豈知其良
工之苦心，與載名臣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敕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按太監鎮守自此始
兩廣總督馬昂破瀧水猺，以昂為左都御史。　趙時
春旺合諸山叛猺，殺掠德慶諸郡，
調狼兵官軍，直抵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征後，天順初猺盛成
化初韓雍復一征之，至今賊日益肆，無復讓征
大畫計諸臣猶踰西復盼將廿役大舉東勝誣
[illegible]乃[illegible]地[illegible]
[illegible]百里[illegible]兩廣[illegible]
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illegible]截江而為肘腋之患
而不恤沿江兩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
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以哉。
二月。上皇在南宮。
三月。上皇在南宮。
吏部尚書王翱乞致仕，不允。詔有司起第于縣
治之西。　時王直在部，選法一委于翱。翱洗刷淑
驗嚴考察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次
遷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與會大臣舉考之，
分三等：一等本等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為民。
至是，翱以為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丁部
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虛勞之歎。
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遲多匿，乃行復勘法。
所司人不得為害，遲故以殊書下緣為奸，翙
塗莫辯，翱易以黑墨，遂絕騁詔。永賢良方正經
明行修山林之士，騈肩而至，翱深惡而痛擯之
　臣不取
一二。
四月。上皇在南宮。
五月。上皇在南宮。
閏五月。上皇在南宮。
命孔弘緒襲封衍聖公。　第六十一代承慶長子
也，年八歲，賜觀祀王府
如例。成化中坐法削爵，弘
治中復冠帶，卒年五十七
六月。上皇在南宮。
以宋儒朱熹裔孫梴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七月。上皇在南宮。
附錄　太監馬琳奏太監劉順以遷下河間府
山地十五頃乞賜管業，戶部覆請之，詔
不許，給民耕種。　按景帝不假
內監每每如此，南城之禍所由構也
八月。上皇在南宮。
杖南京大理寺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
下，同死。　先是莊上疏勸帝朝上皇，加恩沂
王，忤旨。至是以內艱赴京師，領勘合
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外杖八十，謫定羌驛
丞。并綸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仍錮于獄。
按同，求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御史。易
儲時，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入朝
待漏，與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遂上復
沂王東宮，并陳時政闕失疏，死年三十二，諡

國士。莫敢收殮。陵復辟　白同忠誠節義可貴
金石。即于天順元年二月。贈為大理寺少卿。官其
子啓為知縣。及茂陵即位。又憐同忠愛禍慘。復
其妻羅氏。官其一子為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償
骸。得出國土歸葬。時同殁久矣。郎漑
臀閭。況出猶鮮。成化二十年。諡恭愍

九月。上皇在南宮。

十月。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丙子景泰七年正月　朔。

上皇在南宮。

府[illegible]澗問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郎以
積連遭大水。公私俱竭。瑄奏裁省冗官。停徵糧
草。免追欠馬騾牛。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
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給商中納鹽糧。偵
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部行之

調石璞為兵部尚書協理部事。以江淵為工部尚
書掌部事。時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求出補
兵部。王文爲輅密擬內批。旨意出淵
淵失望
大恚

附錄　于謙以國多事。寓不還私第。多居止
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讌
不置酒。至是以病在告。上命太監興安舒良
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上聞。敕尚膳監
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
和藥。尤異數也。言官嘗言謙被用過重。興安

兵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
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個來換了朱
衆官默然而退。有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以
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上召謙
授其奏。謙即頭認罪。上曰。朕自知卿。卿勿懾
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　聖諭何事。謙笑曰。吾
有不是處。于當面言。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出奏
示之。偉慚悚。而時　上用人。多密訪之。謙曾飲酒
缺。徐有貞以門生。楊宜爲謙婣。託求補之。謙因
中官言于　上。上召謙密論。有貞好邪。不堪為
祭酒。謙謝出。不敢言。有貞竟銜之。此
固　上知人之明。謙之禍胎于此矣

二月。上皇在南宮。

以劉基孫祿世襲博士。

三月。上皇在南宮。

兵部尚書于謙奏遣石彪充游擊將軍。往戍大同。時總兵石亨素貪。謙為裁抑。其姪彪。又驍將
處其一門。同握京兵。故遣之。亨彪皆切齒于謙

四月。上皇在南宮。

僉都御史徐有貞築塞沙灣堤成。初沙灣堤決
條道阻絕。詔
舉能治者。以有貞。乃作堵埽牐渠。隨宜
先後之牐。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堤張秋之
首。踰百里至大豬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
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隨平。命渠口廣
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牐有上下。凡河流傷出
不順者。堰之。壩有九。長袤皆萬丈。于是水不東
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
上。揵以水門。縶以虹。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
厚十之。長百之。門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堤之
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

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牐于龍灣魏灣凡八牐積水過丈則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木子母之義沉玄金為物象幾萬斤而鎮定焉至是凡二年而功始成

五月。上皇在南宮。

寰宇通志成。

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宋儒周敦頤裔孫冕為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六月。上皇在南宮。

禮部尚書胡濙乞致仕不許。濙時年八十二。

七月。上皇在南宮。

八月。上皇在南宮。

命大理寺卿劉儼。編修黃諫。主考順天鄉試。賜宴于本府。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泰等。一百三十五名。

欽賜閣臣子陳瑛王倫。為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主考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擢儼等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臣穀有言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日大抵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于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大學士陳循王文私其子。爲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啟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上皇在南宮。

十月。上皇在南宮。

十一月。上皇在南宮

十二月。上皇在南宮。

陞徐有貞右副都御史。以治河功也

削寧府護衛。自寧獻王在永樂宣德已恣橫犯分因宣皇答書切責稍斂戢托志神僊正統十三年卒子盤烒未嗣卒孫奠培嗣王坐不法事革護衛是時呂化王士灃以大同地痛乞徙封不許已敕諸王非特令萬壽節毋輒集有司宴著為令

明年正月。上不豫羣臣請早擇元良。不許。石亨等遂迎　上皇復辟。改號為天順元年。

論曰按景帝當

英皇蒙塵之際正國家艱難之秋順

民情以承大寶轉危亂而為治安考其政

國當立而兵政一新輿志成而風俗可復護衛

削而藩變潛消錄劉基之後而功乃勸世周朱

之襲而聖教維當其時葉盛泰霑程信料餉則

兵食有賴矣軒輗撫浙江馬昂督兩廣李賢姚

夔巡行天下則保障孔固矣王翺為吏部耿九

疇為都憲李秉參贊薛瑄大理則公輔有托矣

雖其北狩之迎泄泄是宜廢易之謀眾心未

厭其奪門一舉天定奪之然當土木之艱方及

夷人挾徽欽之質以肆陵侮微閫懸之智番

社稷之重則國無長君所以任賢選將南征北

狃破虜情而不及禍者謂則逕之故

景之緩于迎

駕者正

英皇之所由以終歸者

其有功于國家大哉

卷十二 景泰 四十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三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丙寅朔

壬午。武清侯石亨等。及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即皇帝位。初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立襄王子。群臣僉謂上皇當復立王文不然陳循輩知之李士蕭鎡亦日既退不可再衆臣乃因文意會集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都御史蕭維貞舉筆改建字為擇字衆從之奏上不允凡云行十七日視朝于是京師旋傳王文于謙巳差人賫金符取襄王世子矣亨知 景帝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楊善副都徐有貞謀[illegible]六日既暮軏等會有貞室時適有邊報[illegible]有貞謂宜乘此為名納兵入內執肯背之有貞從升屋步覽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時巳漏下四鼓天色晦冥亨等惶惑有貞大言曰事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 上皇曰爾等何如俯仰合詞請 陛下即位遂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 上皇顧問卿等為誰各以姓名對遂升 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是朝候 景帝視朝 順之南城呼噪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鍾鼓大鳴 上皇即位矣群臣遂入賀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石亨請商輅令一歲赦文一抹光不須別具條件輅不從銜之

逮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下錦衣獄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同下獄謂謀迎外藩也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亦以故繫下獄

進許彬薛瑄為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彬以亨與有貞薦瑄以衆望所歸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侍郎。上念綸請復儲受禍出之獄加嘆良深遂有此擢一時自王公以下至里巷兒婦皆頌不容口

錄奪門功。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太監曹吉祥嗣子欽為都督同知姪鉉及太監劉永誠姪孫聚蔣冕弟成業達兄成俱錦衣衛指揮僉事[illegible]並世襲軏輗皆英國公張輔弟也

封司禮監大監曹吉祥姪欽為昭武伯按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欽亦自以戰功及從奪門封後及誅成化初御馬太監劉永誠姪聚功封寧晉伯從永誠積戰功至都督自以破西虜功世襲至正德則泰安伯張富平安伯張容高平伯谷大寬永清伯谷大亮鎮安伯魏英平涼伯馬山鎮平伯陸永皆同太監張永等恩澤封蓋濫觴極矣嘉靖改元後俱革

袁彬哈銘並以隨駕功為錦衣指揮僉事

丁亥殺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于市范廣王誠等并誅初謙等下獄有貞等嗾言官劾之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

質誼專擅言已有跡竟及再鞫有貞今有司考掠王文反復力辨謙俛首不言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風旨以意欲二字成獄諧竊謙艮久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必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遂決并籍其家家屬戍邊
被于謙錢塘人自入官所至著經略朝野特聳己巳大駕蒙塵謙勢不與虜俱生整搠操練畢勉百方威切机宜正議歷之罪懲失事之臣嚴南遷之冊尊以君以定國威選將材以當敵虜訧嘛中外轉安四方卒使社稷如故鑾輿復還秋毫皆公力也乃以忠魂遭磔于市卒之日道路咨嗟天日無輝後諡肅愍陳循江淵余士悅項文耀請戍邊蕭鎡商輅王偉並除名高穀王直胡濙並落傳保致仕
諭祠諡肅愍後改忠肅
時錄[illegible]按大學士李賢云王文初謀于謙等[illegible]不過因于謙平日為[illegible]亨不得遂其所私為乘此機[illegible]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
欽賜舉人陳英王倫徐名
以王翺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趙榮為工部尚書 翺尋乞致仕李賢言其廉謹老成詔留之榮迎駕迤北又滅曹欽人以忠義多之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 石亨諕稱也自是求請無厭日冒功陞職者四千餘人

令翰林兼東宮御者並改別職 以景帝易儲故也于是李紹林文黃諫俱改尚寶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泰議尋並復翰林學士
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泰皇帝仍為郕王歸西宮
命郕王所立 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皇后汪氏為郕王妃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命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
癸丑郕王薨于西宮 葬祭礼悉如親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殉葬
命移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 先是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務不計其母子之命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服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亦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用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為會試考官 取中夏積等三百人是科同考太常少卿錢溥司丞李泰翰林典籍徐秘蓋官識物變也試事最號嚴整
廣西柳州衛千戶盧忠鎮守寧夏太監高平伏誅

振奏時忠爲錦衣衞指揮平居尚衣監與忠屬
忠寄與平合謀令校尉李善奏上與太監阮
浪南城內使王瑤圖復位于是浪瑤及忠俱
下錦衣衞瑤被殺浪瘐死忠得釋旣而坐他事謫
官柳州至是 上知其狀特收
忠平磔于市三日具籍其家。
出章綸爲禮部右侍郎。擢廖莊爲大理左少卿。以
林聰爲僉都御史。
召軒輗爲刑部尚書。尋致仕。本年七月輗見曹石橫甚乞致仕
詳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
籠汝恥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
以疾告乃賜白金綵幣遣之。按輗鉅鹿人。狷潔
性成知資常祿非其分雖纖芥不取四時布袍
疏食[illegible]准上冬時蹄水衣尚溫有司制
[illegible]之。爲御史。爲按察使
[illegible]
其寮三百米易斥內爲食閒親喪即發行僚屬
尚不及知總督南
京糧儲清操益勵
命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詔賜民八十以上者冠服。時有茹文中者百有
四歲 上召見賜冠
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
部院大臣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于燕以養老
莫善于享夫養老者養齡也見之而知仰愛養
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英宗其兼之
與覺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而頹[illegible]
封 皇子見清爲德王。見澍秀王。見澤崇王。見[illegible]
吉王。見治忻王。見沛徽王。按莊王萬妃生景
泰三年封崇王今[illegible]

成化三年之國濟南。今世封。秀王。高妃生。成化
六年之國汝寧。無子國除。崇王。周后生。成化十
年之國汝寧。今世封。吉王。萬妃生。成化十三年
之國長沙。今世封。忻王。萬妃生。未之國除。徽王
党妃生。成化十七年
之國鈞州。今國除。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忠同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讀卷官凡三百武功掌內閣靖遠掌
兵部與濟掌鴻臚榜內楊繼宗彭部後有
令罰石亨從子後坐亨敗
除名及以愆謗副于市
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 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
事。有貞正月己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兵部尚書按詞林記曰掌閣事有貞
[illegible]
[illegible]自署[illegible]閣在[illegible]御[illegible]非臣所可掌掛非
軍功冒伯封爵識者已卜其罔終矣。
石亨等短之也
調章綸爲南京禮部侍郎。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衞獄。尋致仕
時富被參將石馬奏害 上以問李賢對曰行
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覺之遣官齎寶遂
命致
仕去
罷督鎮巡撫。亨與張輗
等固請也
謫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爲參政。尋除名。安置江夏
以亨等
惡之也
召襄王瞻墡入廟。上方北狩時 上上書慰
皇太后 命郕王輔 皇太

子居攝。發府庫金募勇敢士。圖迎復。有[illegible]
慶。上復辟。石亨等。坐尚書于謙都御史王文。[illegible]
涵大內監金符。迎立王世子。而謙等究死。王[illegible]
惧不自安。已上得王所上書于大內。大喜之。
手書召王朝。是時諸王封禁朝謁久矣。王入視。
被親禮隆特。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
使王槩以誣謫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
老遮道爲臣言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
豪強折柔善。恩威兼著。幸爲百姓奏。上還我
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立命雪槩。
卅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
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皇上
省刑薄斂。爲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四年召再朝。御製峴山漢水賦襄陽四景詩賜
馬鬼詆曰。惡王性至仁厚。時錦衣衛緝弋陽王
敗倫。鎮撫司覆臨川王與尼奸皆非實。上獄
戚嘆謂輔臣曰。宗室中豈願有此穢乎。今肯[illegible]
[illegible]親親恩也。於時宗室[illegible]
[illegible]運元氣畢賴此矣。

山東洊饑。詔發內帑銀賑之。　時已發銀三萬兩。有司請益。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賢曰。可。有貞曰。不可。發銀
賑民。茲里胥奸弊。實惠。賢曰。嘆郎有如民方待
哺。何遂增銀四萬。不有貞不惧。盖毋論可與否
事。惡其不出己也。上覺之。嘗謂賢曰。增銀賑
民。有貞不然。卿
言其謬如此。

詔進復太監王振官。立祠。賜曰旌忠。

論曰　按振誤國之罪。鋤死虜不足贖也。桼何
祀哉。此內臣立祠之始也。成化中。劉永
誠祠曰褒功。弘治初懷恩祠曰
顯忠。猶可紀者。後乃繁且濫矣。

何文淵暴卒。　易儲之詔。人皆爲文淵。虞一日
傳陳都御史將至。文淵遂自縊。

睛。有同鄉侍郎揭稽家居。與其子喬新有怨。奏
喬新逼父死以脫禍。喬新亦奏稽忍撫庶母。常
荐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
逮至京。以逆迹已往。並釋之。

六月。逮御史楊瑄張鵬周斌等。及副都御史耿九
疇。羅綺。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雷
電雨雹。風拔木。

初瑄劾石亨吉祥怙寵擅權奪民田。上方壯之。會吉祥連見
鵬等將合糾亨不法。縉東王鈦潛告亨。亨疑
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同訴上前。且叙奪
門迎駕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
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爲報讎。上大怒。召
各御史俾誦彈章。歷詰之。斌且誦且對。歷陳二
囚罪狀明甚。上主先入。詰竟下諸御史獄。嚴
刑榜訊究所主。于是王鈦同錦衣衛官劾奏九
疇與綺諷使阿附二閣。遂併下詔獄。是日雷雨
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京師
震恐。于是降徐有貞李賢爲廣東福建參政。耿
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鵬謫戍鐵嶺。時上亦
知亨等放恣。但以日在左右。不忍發。已而上近
日。王張行事。皆有貞賢未嘗有言。今同謫。已不
安。乃召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遂轉吏部左侍
郎。瑄鵬在道遇赦。或謂當謝曹石。
不從。復謫戍廣西南丹衛。

禮部左侍郎內閣學士薛瑄懇乞致仕。許之。

瑄見曹石恣橫日甚。遂引疾去。

命通政參議兼侍講呂原。贊善脩撰岳正。並直文
淵閣。

七月。奉天門災。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奪伯爵安置齒

時石亨卑。沙獄殺有貞乃僞造謗朝政䟽假養病給事李秉彝名上之。逮訊不承。補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 上遂逮有貞[illegible]士權拷掠瀕死。終不承。錦衣官門達乃摘誥券中有纘禹神功之語爲逆謀伏士權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命露其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抗刑部侍郎劉廣衡猶劾之曰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從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太不敬無人臣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乃釋之奪武功伯爵編金齒四年赦回成化八年卒按廖道南曰予觀吳志謂徐有貞短小枯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揭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姦回居發忠勲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illegible]時緝捕匿名未有獲石亨勸[illegible]

[illegible]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其事人情緩則息事或覺露急則懼。愈求愈晦不如勿究時吉祥在傍請究治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是言也

命李賢仍直文淵閣進吏部尚書

初石亨專恣官軍守諸閱者悉放歸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戍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 上不聽與王翱謀復賢內閣

調許彬爲南京禮部侍郎尋降陝西參政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

正劾內官武臣權重 上頗厭正[illegible]

言尋以災異代草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大切直。石亨等指爲謗訕。內批論獄後道部獄以母老晋閱月。陳汝言嘗憾正。復希曹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乃逮獄戍肅州五年八月 上思正言。乃宥回原籍爲民

八月。奪定襄伯郭登爵謫戍河西

初 上陷虜時也先藉復駕邀重賄于謙謝之曰賴宗廟社稷靈中國有君矣及至大同登言亦如之 上復辟已降登督府僉事矣猶不已故謫戍按斯言也正言若反與漢高分羹之語相似虜之所以矜不欲抱空質而負不義之名于天下者其浙項之終不烹若翁也歟而肅愍卒以烈罹忌入

追論大同出謁恩進封劉安爲廣寧侯

宥遷六永樂十九年襲父榮伯爵爲大同總兵下獄閑任至是進封祿千五百石七年以與破曹欽功[illegible]化七年薨兄子[illegible]十五年薨無後。安子旋嗣伯爵以後見永樂十八年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仍直文淵閣

時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召見命中官送赴閣辦事

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詰。爲順德知府

時 上厲精求治 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爲道里費

禁總兵官。擅入左順門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翰林事。劉儼卒

[illegible]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時石亨欲邀名飭過其門客謝昭者倣張

祭教蔡京柏楊龜山故事。勸以爲上。亨領之。會太學士李賢言與弼者。乃可業吳溥之子。溥貫詩書。遵古禮。屢薦不起。亨慨然託賢代奏草。上之。上問賢對曰。弼者高蹈。乃遣行人齎勅幣徵聘之。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思勞于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于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願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恩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今特遣行人曹隆諭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幣以表致懷。明年五月。與弼至京師。意出石亨薦。不欲仕。求爲秘書。冀開悟主上。賢不悟。言于　上。宜授官侍東宮講學。上曰。予左諭德與弼辭。　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何不就職。與弼以老疾對。　上曰。官僚優閑。不必辭。賜文綺酒米。遣太監牛王送至館。務令就職[illegible]弼三上章。固辭。　上復召。知其意不可奪。賜[illegible]行人送歸。令有司供廩餼[illegible]表謝而歸。

陳獻章曰。予少無師友。學不得其方。汨沒於声利。支離于粃糠者。蓋久之。年幾三十。始盡棄舉子業。從吳聘君游。然後益嘆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汨沒而支離者。洗之以長風。蕩之以大波。惴惴焉惟恐其苗之復長也。坐小廬山十餘年間。履跡不踰于戶閾。俛焉孳孳。以求少進于古人。如七十子之從於孔子。蓋未始須臾忘也。又答張汝弼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履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罷巡邊。時舊虜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虜。石亨欲乘邊釁取之。　上召李賢問。對曰。比連年水旱。府庫虛竭。軍民困。陛下初復位。正宜與民休息。況虜雖近邊。未侵犯。無故舉兵恐無名。若寶璽。巧造自秦皇。篆自李斯。亡國之物。不足寶。　上然之。乃罷巡。

十一月。下陳汝言于獄。死。時科道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藉。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于謙在景泰間任久且專。歿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賂之多若是耶。石亨等俛首。自是　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乃爲　上言其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且曰。久事定。迎立事愈無狀。每詰曹石。皆曰。有貞向臣言耳。　上于是深衂亨輩。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編。而曹石俱不免者。由于此矣。

虜酋也先爲其下所殺。

十二月。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金銅像。置文淵閣。

張輗卒。太平侯也。祥符人。初名輗。景泰初征貴州苗。于謙謂其失機。下獄之。後以奪門功封侯。祿二千石。世襲。乃與石亨謀殺謙。以范廣爲謙信任。併誣殺之。廣既死。一日輗遇諸塗。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子瑾嗣。天順四年降指揮使。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朔

尊　皇太后孫氏爲　聖烈慈壽皇太后。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其尊　上徽號云。

以孫繼宗蔭會昌侯。太后兄弟五人。餘四人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封

又有寵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懼壯者授其子弟官且不樂者數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何能救今若問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宗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閔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侯為人醇謹不防但後不可為法耳 上曰然

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以馬昂為兵部尚書

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 先是太監興安崇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如期集京師 上意其濫更定十年乃度[…]者[…]人必能通佛經者者遂私被剃者[…]遺者說塔廟[…]中官奉佛始盛京城內外及西山建塔廟甚侈興作者各傾其平生貲力為之窮峻弘麗上概寵極太學生西安姚顯上疏言自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窮極壯麗車駕至時賜臨幸今繫廢黜矣繼者滋盛彌濫無所底止夫佛本夷狄之教世上信之得禍者不一而是可鑒而不可法也請自今內臣修理寺院悉拆毀猜倉廒之用勿復興為萬世法時雖未行而聽之名與楊浩並稱矣

敕修大明一統志 永樂中詔修郡縣志未克景泰詔修寰宇志竟而不稱至是命賢等重修賢嘗言翰林實文學從臣宜不得與雜流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知非進士出身者將半彝傳成風黨由釐正上命修通志唯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願外補翰林一清矣

釋建庶人居鳳陽 庶人建文君少子文圭也幽中都廣安宮 上北狩時建文死三王皆不終其後也文無所加禮數然與祐樘袁彬大息歎撫膺一日召內閣學士李賢語之且曰朕念親親恩不忍也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之心也願郎裁幸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入白 皇太后令出居鳳陽歲給薪米婚娶出入自便異閹者二十人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太監牛玉諭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方入禁時纔二歲至是年五十有七出不識牛馬無何卒而懿文太子之嗣絕矣○布衣陳眞晟詣闕上書不報 閩人程朱正學

二月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定侯柳溥禦之敗績

閏二月前監察御史倪敬卒 敬無錫人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類仍上敬天備身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府知縣[…]事從柳溥西征還卒年四十四人皆惜之

四月復設巡撫以太僕卿程信山東布政王宇僉都御史李秉監察御史徐瑄山西布政陳翼陝西布政芮釗巡撫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 初石亨等以文臣督邊武臣受制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曰今各邊革文臣巡撫軍官肆士卒罷非便其為朕擇才能者用之賢乃舉信等巡撫其地 上曰武臣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逞其私耳在任者即使召還是時上明習政事命吏部擇內外臣僚為郡守陛辭日召文華殿親諭訓勞給鈔為道里費而六卿都察院缺必召輔臣審勿輕任焉

陞浙江布政白圭為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

從馬昂議以
賊情甚急也

召守制山西參政葉盛爲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兩鎮將
軍不協討賊無功盛至議革兩廣守將并總鎮
于梧州居中調度未得行乃請益兵上命都
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
擒斬數萬
人而還

何喬新曰葉盛合兵勦賊屬廣東參議朱英察
姦弊參將范信以兵會大籐峽信利虜掠馳至
橫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
又將併准城寺鄉居之英力爭非辜且遣間使
請盛亟班師諸鄉始免屠即此觀之則所謂破
砦八百者恐亦不免有宋泰永平之類盛被殺
降之議殆亦有由故巨兵[illegible]

以姚夔爲吏部[illegible]侍郎[illegible]時孫弘聞袞 上曰弘[illegible]

諭蓋弘乃石亨所薦士也既而問所可堪任者 豈堪吏部賢曰誠如聖
得鄒幹姚夔又審知鄒幹端謹姚夔有大臣之
量故
任夔

五月漳州布衣陳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
報

貞晟初治舉子業赴省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於舉務爲主敬誠
意之學至是上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往見之
行至江西見編脩張元禎元禎曰濂洛之學自有
眞傳如與弼者不可見
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瓚爲都督同知鎮守
雲南

禁錦衣衛官校貪擾

上一日召賢問政賢乘間
甚言官校奉差提犯惧害
狀 上曰然今後非大故不差尋寄
廉允甚賢所言遂召其指揮戒之

附錄

先是陳汝言何權將遣去江南鞋官盡
數取回李賢曰鞋人非我族類自古爲
中國患昔幸遣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
上曰吾亦悔之後三年曹吉祥反卒倚同此輩
信之
矣

七月以宣城伯衛頴鎮守甘肅

令兩京天文生陰陽人及官生子弟許就在京鄉
試

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爲南京刑部
尚書

先是九疇降[illegible]政 上一日與輔臣言九
疇論非辜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
幾召至京爲禮部尚書
尋擠其老改南京刑部

八月興濟伯楊善卒諡忠敏

順天人景泰元年
爲都御史時 英
皇北狩歲餘欲遣迎難其人善負忠義氣慨然
往虜遣黠慧偵之先以詞鋒挫其銳暴及見也
先風槩射虜應對不窮反復開諭朝廷威德及
藩發好生向善之心遂回鑾輿以歸蓋奉職不
辱而能成功若晉與宋千載一人而已天順元
年以迎駕復辟功封歲祿千二百石世襲子
宗嗣成化元年
降爲指揮同知

九月命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群盜

十月 上獵南苑

苑在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
十里有按鷹臺有三海皆巵

舊也。本朝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歲時蒐獮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　上親御弓天命勳戚武將應召馳射。

縱鷹坊司出獵內臣。時出獵不獲一禽，有司惧其威，歛于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預進　上。上令人密訪得其數，侯其至，杖而黜之。

十一月。罷冬至宴。惟存正旦、慶成二宴。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戰敗之。

進都督同知，征虜副將軍，總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酋迭相雄，倪久之始定。于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忽相繼入寇，東掠延寧，井掠西侵，[illegible]戍往[illegible]寧[illegible]歲矣。○起韓雍大理卿，尋復僉都御史。

[illegible]卯天順三年春正月[illegible]朔。

二月。遣使往朝鮮及建州女真。先是諜報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程信議察之。信使自在知州佟成詐以勉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聞，請乘未發遣使問之。可伐其謀，乃命給事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擢山東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按天順前，方面勢重，又不爲部使所用，其近幹與小京堂等。成化間始重京職，遂有借爲駕馭之法。及末年知厓此弊，亡于郎中內選用。弘治末年始有兼補之例，近則全以要職充之矣。夫欲重其任，則輕其銜，不祖宗用人本意，蓋隱其後以殺之，所以特心不萌所逸意自職。今必並其所後而更以圖焉，非法

之宜也。賜封石亨生兒鎖定侯。上異亨也。

石彪有罪，下獄論死。彪滑安人，驍勇貪狡，包藏禍心。天順元年爲遊擊將軍，以破虜功封定遠伯。明年封侯，世襲。邀人奏保，謀鎮大同。朝廷覺其有異，遣官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獄，伏誅，國除。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劾奏，且謂恐有漏泄于彪者。　上日辯語讓毀召，此不可不戒。賢對曰：[illegible]武大臣私建不言，與近侍及錦衣衛官來往交通之弊稍息。

五月。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敬宗慈谿人，莊持好禮，精通經史，爲文雅厚而暢。自正統間爲[illegible]以師道自任，嚴章條，革舊習，勵諸生進學成德。僚屬挾私怨有誣敬宗者，周文襄爲草疏申理，辭少詘。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及考績至都，上下不謁權閣。王振幣以禮幣求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大學者十七年不調。敬宗意豁如也。時兩京皆得人，北爲李忠文時勉，于是有南陳北李之稱云。載名臣。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魏法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葉琦等一百三十五名。

詔逮順天考試官翰林學士倪謙下詔獄，謫戍開

平。時舉子襲讓□，贊隆事故逮之。○李來寇大同。勅馬顯□督絜之，乃遁。

命三法司鞫降後會官蔽四

十月，石亨有罪伏誅。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縉將以張其威，子姪斯義，勢焰燻灼，天下衆心而亨恬不知戒，上于天象，慧出星變，日暈數重，屢月不息，蓋群陰圖蔽太陽之象也。時亨門下瞽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星不動，讖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將軍印，北塞荊州關，東出山東，臨清以絕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謀以盧旺守襄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亨奉命禦虜，童先力贊成□謀。亨曰：為此事不難，天下各都司除代[illegible]

人□誠□誅，始露其不軌之謀。賴 上剛明果斷，及 宗祖在天之靈，故伏誅。其黨童先等皆坐死。亨，渭南人，正統十四年為都督同知、大同副總兵，禦虜敗，歸京師下獄，赦出充總兵官，封武清伯。禦虜西直門，論之，進封侯。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進封忠國公，至是坐法死，皆除。

附錄 上一日與李賢言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則不可。彼景泰不諱，陛下復位，天命人心，樂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未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事。假令景泰左右先與知，亨等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也。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彼時此舉之先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愚見，若景泰接□不起，率文武群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

識雖欲陛實以諱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成。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亂邦也。于此驗之允信。 上曰：然。

十一月，南內離宮成。

十二月，以項忠為陝西按察使。

南和侯方瑛卒。全椒人，都督方政子也。景泰五年以征貴州功封伯，天順元年以平蠻功進流侯，歲祿千二百石。薨，子毅嗣伯，天順六年爵，成化七年卒，子壽祥嗣，嘉靖十年薨，子東嗣，二十八年薨，子炳嗣，炳薨，無子，弟煒嗣。

□□天順四年春正月□朔。

禁朝覲官與京官交通。

賜卓異布政賈銓等讌宴。以蕭瑄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起年富為戶部尚書。初山東巡撫缺，賢薦富，上右不悅富者謂賢曰：不悅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之。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遂召用之。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諡文毅。穀，興化人，端簡廉靖，不比匪人。正統末入閣，己巳北征，穀居守。當乘輿播遷，羽檄紛午，朝異議，同中書趙榮欲迎鑾，即解金帶為贈。給事中林聰忤權貴，詈且重辟，力救之。內閣宜文等以私憾考官劉儼不公，亦救之。時蕭鎡宗□

矣。而歎于穀之於萬表一于似矣。而歎于穀名施呂原學似矣。而歎于穀之是馬愉慎似矣。而歎于穀之廣。

二月。令冒迎駕功陞官者自首改正。勑法司者請查冤。上以李賢言。令自首四千餘人。盡改正。○戒諭羣臣。上行是諭。中外釋然感恩。

內閣致仕尚書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德王。秀王。崇王。吉王。徽王。後秀王國絕。

命翰林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為會試考官。原以中陳選等百五十人。時有下第舉人劉資與李森抹中。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illegible]日。此乃私意。考官無與知[illegible]禮部[illegible]富以資群議方息。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鄭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王後改姓謝。選劉健等十四人為庶吉士。是科陳選張元禎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皆名臣。

以軒輗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石亨既死。上每念九鴨輗廉正不易得。故相繼召用。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贈侯諡忠毅。東鹿人。由進士歷兵部。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督兵敗北虜阿台朵兒只伯。敗雲南思任發。偽郎羅榮復錄軍功。正統七年。為兵部尚書。以平麓川功陞爵。于臣兩石。景泰元年。以平苗寇功增祿四一百石。世襲。驥子祥嗣。成化七年。祥子添嗣。十五年。祥子憲嗣。正德九年。憲子瑾嗣。瑾子學詩嗣。瑾無子。弟學詩嗣。

復廉州知府李逊職。逊為鎮守珠池內使譚記誣奏其從部民竊珠。下逊錦衣衛獄。逊悉發記狀。人致死及一入民家執財物諸罪狀。上命執記與理。記具伏。遂錮之。而命逊復職。

八月。虜寇大同。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敗績。時虜大舉入寇。遂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遂直抵馬門關。代朔忻州一帶。俘散搶掠無算。京師驚疑。兵部議欲遣將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李賢謂宜出軍于紫荊關倒馬關。然虜已有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illegible]門。入民特以不[illegible]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九疇盧氏人。廉俭自持。政尚明肅。為都御史時。欲糾石亨之罪。以不容先落其所擬。出為布政使。後上尋知其賢。陞為刑部。

以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泰。大破虜于東壩。

十月。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為率。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畏避者罪黜。自是將士咸知警勵。○調遼東巡撫程信為南京太僕少卿。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時錦衣指揮劉敬同飯。坐贓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

蝗聚其門者以一賊羞坐此罪則魯趾
實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徼得輕坐。

閏十一月。下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獄。月食序失占。上謂李賢曰序掌監事以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郎言必曲爲之飾。占書中所載禨祥語輒改削進獨善事誑夫朝廷欲知災異見天戒凡以自修者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臣賢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錮秋。

召南直隸巡撫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知萊州補輯發賑民賴全活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大刻崑山有一人被誣連逮充戍者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撫按各領敕行事訴之無益或謂部院獄情必大公評允方央御史在外行事平冤伸理非巡撫而誰于是往訴于恭果得[illegible]復爲民又有督學[illegible]者[illegible]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理至是復訴于恭親試之移文提學復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中進士者南畿巡撫蓋自周忱之後恭惟特著云。

十二月。以王恕爲江西右布政使。

以王越爲山東按察使。

武平侯陳友直卒。全椒人天順元年爲都督征苗功封伯世襲二年以寧夏出塞功封流侯歲祿千一百石薨子能嗣伯成化十九年薨子綱嗣弘治八年薨子勳嗣正德四年薨弟齊嗣嘉靖十年薨子大策嗣是年豐潤伯曹義武強伯楊能高陽伯李文俱卒義儀真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遼東以宿將積微功封祿千二百石世襲薨孫振嗣弘治二年薨子愷嗣嘉靖五年薨子棟嗣六年薨弟松嗣三十九年薨子文[illegible]嗣能六合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鎮守大同以破虜功祿千石無子[illegible]指揮使文涿州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征功封千石至是奪爵爲都督僉事卒。

辛巳天順五年。春正月　朔。

以廖莊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飭法司不許畏避緝事官校。時錦衣衛按弋陽王敗綸事洩虛。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李賢論之。曰誠如聖言因言錦衣衛武人豪強又爲國爪牙郎法司明知其枉內憚之不敢辯乞特旨論法司許有枉者辯理毋畏勢避嫌于是上召法司臨誡如賢指人人悅服時刑部郎陳踵失入人罪部寺審允上自鞫辯出之。勑[illegible]

四月。以程信爲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以進士選庶吉士不撓權門授金華府同知廉操直節行撫字之政歷順天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屈遷任南雄當孔道商稅歲十之九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以忤中貴使誣奏坑毀使杖太不敬。詔逮獄。上書自白上亦不窮治尋卒于獄。實平生清苦獨善著書君子謂其與古范冉李及無異云

附錄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入少出多且軍官俸一季閱銀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恤其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十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量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illegible]行當因事漸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何[illegible]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若因循日久冗官多耗廩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然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總裁官學士彭時。呂原等。奉表進呈。詔刊布天下。

六月。虜孛來寇河西。總兵仇廉敗績。命懷寧侯孫鏜總督軍務。兵部馬昂帥師禦之。

七月庚子。司禮監太監曹吉祥。及其姪昭武伯欽等反。懷寧侯孫鏜等。率兵討之。欽敗死。執吉祥下獄。初正統間吉祥征麓川又征福建選達官能騎射者百十人隨征及奪門迎駕諸達官欲吉[illegible]賞因是遂相與爲死黨後石亨誅吉祥自疑門功一體之人心不自安至是欽又私撻曹福來爲言官所劾錦衣衛官伺察之欽度不免又奉勑諭欽思石亨敗時亦先勑諭朝臣而後收繫遂謀反會懷寧侯孫鏜奉命征西欽使其黨掌欽天監事湯序擇是日舉兵先夕召諸達官及其党群飲于家賭之時鏜侯陛辭宿于朝房達官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廣道伯吳琮時瑾琮亦以陪祀齋宿朝房急遣告鏜同于長安右門隙入疏以聞　上即召吉祥縛入宮城鎖繫之令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并逸出知事泄遂于中夜自往錦衣衛同知逯杲宅執殺杲遣其党殺左都御史寇深于西朝房斫傷大學士賢于東朝房遂攻皇城東西長安門不得開縱火焚之門內守衛官折御河磚石雖塞各門賊往來嘯呼于各門外鏜召太平侯張瑾同[illegible]不敢出鏜謂其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京城宣武門出爾往嚮召之曰法司強城越獄獲者有重賞宜不可出城于是官軍稍集至二千人甲兵皆具鏜謂之曰爾等不見西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去攻東長安門逢遇恭順侯吳瑾追殺之復縱火焚東長安門天漸曙欽黨稍稍去欽遇鏜子軏於路軏奮力斫欽中膊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去門俱不開遂竄歸其家拒官軍鏜督軍與戰須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至時大雨如注欽率家衆及達官猶出戰數次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物即與之於是官軍軍奮呼而入欽投井死遂毀其宅盡掠其財物其兄都督鐸弟指揮鉉及堂兄都督鐸皆爲衆所殺并其親黨同謀之家皆一空馬諸達官逸出者先後皆被誅。

辛丑。命公侯伯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illegible]及賊黨者[illegible]盡就擒也

壬寅。命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或爲反賊所脅從者。無得驚疑。

癸卯。曹吉祥伏誅。上出吉祥命群臣廷鞫之具伏詔磔于市并磔欽鐸鐸等尸以徇

丙午。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湯序伏誅。序始以天文生出入吉祥曹欽家冒迎駕功累陞至禮部侍郎後以占候天文不實降少卿懷怨望達官陳宇忠丁順白忠等亦以附吉祥冒迎駕功陞都督同知等官至是序爲欽選擇舉兵日時宇忠順忠從欽犯闕俱被執磔于市籍沒其家又有達官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兒從曹欽反既越城

走至蠡州民瓜田中盜食瓜民欲毆之也先貼木以窮蹙吐實民執送鎮守官械赴京法司論當梟遲處 上命錦衣衛禁錮之

輔臣李賢再辭加太子少保不允

八月進孫鏜懷寧侯加馬昂及王翺李賢並太子太保贈吳瑾梁國公諡忠壯寇深少保諡忠愍進馬亮爲都督賜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餘將士陞賞有差

起前都御史王竑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出河西禦虜引去尋班師仍命竑督漕巡撫

以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被害李賢首薦蕭維禎 上曰此人吉祥常力薦之非端士也遂用賓

以擒逆賊 詔天下布寬恤開言路 時李賢上言曹欽誅撿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求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勞歷用之典以勸之猶惧其說然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惧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祀僨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揚喜華宣爲之今宜列之于詔咸使聞知先是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擯姦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

言路始開

擢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南昌人少遇異人得祕命法書研精之以上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聞以吏胥辦事爲衆奇其術授序班及景泰不起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 上即位擢驗封主事累進郎中至是欽反執翺賢時祺在傍欽問之祺曰公勿覓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之李獲免事平 上聞而壯之召賜宴陞職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于涼州 時都督毛忠爲虜所圍穎兵往救師全而還

附錄 初也先奉乘輿入寇人心洶洶時趙榮爲中書舍人僉請往迎高敏壯其志辭所求金帛[illegible]至是曹賊反文武皆畏縮退避榮獨挺身[illegible]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共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將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謙前獎勵[illegible]賊功成化[illegible]事忠義凜然一時罕儷李賢因論人才言之 上曰是忠臣也

十月虜酋阿羅度入套寇延綏 河套週迴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各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之衛官軍分守而河南陝西各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寧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上示輔臣李賢在位。未嘗一日忘南城時。以勉輔諭之。上詔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猶收斂。近來又放縱。亦厚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一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知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拜天。繼衣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畢。司禮跪進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諫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未有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上曰。[illegible]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騎。惟時節奉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間取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如書經尤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況聖賢義語。一見便曉。最有益也。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上曰。然。朕在正統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上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晚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是國語詩[illegible]閣年四有[illegible]

十二月。命考選生員送國學肄業。上先是宣德[illegible]

中官有令以後間一行之。

征夷將軍都督顏彪。巡撫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午。天順六年。春正月　朔。

上元節。召太子少保李賢。王翱。觀燈于武英殿。賜宴。

虜酋立脫思為可汗。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為廣西提學僉事。時學政頗弛。命廷臣推有[illegible]學[illegible]以潤玉薦。

罷陝西屯兵。時官[illegible]參政尹旻以虜退河開。俱輸困極。請罷師。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暫為壯。久則老。且虜安可常。若虜其來。宿大兵不解。是終無已時也。今陝民罷困已極。不及河開時罷軍。覓其供億。民必逃。民逃則軍餉乏。雖欲久宿。師無繇也。且今歲邊民不得耕。邊食益匱。當如邊何。莫若勑陝西軍屯耕境上。嚴為防。諸調卒盡撤。可也。師得罷。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有學廟木主之易。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鶚曰。孔子生于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于是並易從祀諸賢。

四月。禮部尚書石瑁乞致仕。留之。初瑁奉召勑選妃。動止[illegible]失措。上短之。賢承意謂宜令自退。為戶部侍郎[illegible]上念其為賓命。吏部留之。

陞侍郎張睿為戶部尚書，仍管糧儲。

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衛獄。

八月，命翰林修撰陳鑑等主考順天鄉試，取一百三十五名。是科得李東陽、倪岳、張敷華、程敏政，後皆為名臣。

內閣學士呂原憂去。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文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諡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直，泰和人。文皇徵來北平，或留輔貳，扈從。正統景泰間任冢宰。己巳車駕北征，直發廷臣上疏極諫，不從。明年議迎駕，以正對。興安蓋不為阿世者。翰林侍從三十年，任冢宰十六年，而後致政，年八十四歲，贈太保，諡文端，載名臣。

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廉使，適陝西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間值母喪，軍民詣闕請留，部奪情返任。至是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故有是命。

十一月，內閣學士呂原卒。諡文懿。贈禮部左侍郎。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而原守正，持[illegible]位[illegible]不同云。

毛里孩、阿羅孛，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懷柔伯施聚、文安伯張輗俱卒。聚，通州人，宗恭二年為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子世襲。聚子榮嗣。成化元年，聚子鑑嗣。弘治八年，聚一瓚嗣。嘉靖八年，聚弟瑾嗣。嘉靖十五年，聚子壽嗣。三十四年，聚子嵩嗣。隆慶三年，聚子光祖嗣。輗，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迎駕復辟功封，歲祿一千三百石。輗子鑑嗣。成化元年華為指揮。

癸未，天順七年，春正月　朔。

二月，以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敕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會試貢院火。時陳文、劉溥為考官，舉子被傷者九十餘人，試官俱越牆得免。上憐之，贈死者俱進士，改試期于八月。按永樂癸未以初即位，無進士。天順癸未，又遭南省火。又洪武辛亥有進士，洪永樂己丑，長陵北征，又明年殿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康陵南巡，明年肅皇即位，補殿試，有辛巳進士。無亦有天運乎。

○空中有聲如雷。

以姚夔為禮部尚書，尹旻為吏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為少詹事。

七月，追諡靜慈僊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

追憾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而至是孝太后崩。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始。及是人畏 太后。燄埜皆不如禮。勸 上復其位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寧陽侯陳懋卒。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追論父死事。封伯。祿千石。七年以鎮寧夏進侯。封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子世襲。加太保。天順元年。加祿二百石。至是。薨。子潤嗣。成化二年。薨。子輔幼。弟瑛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爲瑛勛衛。弘治元年。輔坐法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繼藩嗣。隆慶二年。薨。子大紀嗣。六年。薨。子應詔嗣。

八月。致仕禮部尚書胡濙卒。謚忠安。濙武進人。初爲給事。太宗命遍訪異人。歷久還。報賜坐語。四鼓時上意有所屬。濙力保護其間。仁宗監國。値有飛語。太宗命往察之。密疏七事。表其誠敬孝謹。宗初頗級獲章得密疏乃明。後爲禮科給事[illegible][illegible]權覺論死。濙移疾。景皇帝遣問之。曰閣林[illegible]事心悸成疾。聽得從末減。其功居多。但繞首王振之專。至正德易后。景泰易儲。絕無臣撓。未免保身之意。重云。贈太保。

擢監生賈俊爲山西道監察御史。王翺選升道專承體貌爲主。尤重北人。俊亦居官廉謹。後至工部尚書。

禮部奏補會試。以彭時錢溥爲試官。取中吳鉞等二百五十人。

錦衣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領撫閤刑。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彬賢直不阿。計伺以進言御前者。李賢與彬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校彬私數十事上之。得 旨下獄。逵拷掠欲置彬死。有彬[illegible]軍匠楊塤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illegible]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獄前審錄。則死無[illegible]

彬條陳達不法事二十餘件。擊登聞鼓以進。上付達逮問。達逼塤令供李賢所使。塤懼拷。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然。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塤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誣指也。達失色。計沮。彬乃得謫南京。塤亦免。按石亨欲陷有貞。得馬士權不屈而免。門達欲陷李賢。得楊塤不屈而免。若二人者亦義士哉。

召韓雍爲兵部右侍郎。以副都御史王竑巡撫大同。

九月。兩廣盜起。總兵官大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十月。濬涇陽鄭白渠。按揚州之用明溝溉築堤勝岸。枚無量淮之蓄[illegible]城亦然。今頃畝一望。而上湖水盈漫。而千注洋達海。上湖之水亦不難治。所欲以時其蓄洩。在瓜洲一帶。置一立表節以啟閉之。何患其勢之漫堤。

十二月。以王槩爲大理寺卿。馬文升爲福建按察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有十歲。性恒易忠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其壽固有所自。蓋亦國之瑞云。

甲申。天順八年春正月。[illegible]朔。

上不豫。既大漸。諭皇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書遺命四字。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婚。二

日定后妃名分三日無用鑪
御殉葬四日贖歛器皿從舊
按洪熙宣德天順時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
恤之令數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
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
盡心農桑之事老幼厭粱肉乾獨餘粮食安諸
藩阜號
稱治平

庚午。上崩於乾清宮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

丙子。尊 聖母皇后錢氏爲慈懿 皇太后。生母

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先是 大行既崩。上在
東宮。即命太監劉永誠夏
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
[illegible]李賢陳文彭時議[illegible]
[illegible]上即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
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屬貴
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
遵遺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
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
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
命必須出傳仁壽宮吉日子爲帝皇母當爲太
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
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后日名分固在宜
得不加正宮尊號若不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
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
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
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
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議曰同尊固好
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于錢皇后
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並日頒 詔
天下是日同議者俱許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
言惟李賢獨端彭時極力護其後以賴 上孝
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

二月。諡大行皇帝。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甲午。葬 裕陵。罷殉葬。按止殉一事。眞高出古今帝王。盛德事也。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進陳文吏部左侍
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廷試癸未秋。禮部取試中式舉人。賜彭教吳鉞羅
璟進士及第。賜李東陽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賜
張達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附錄[illegible]
名臣未載卒年月者王信南鄭人沉毅
簡重被服儒素歷鎮通州劉馬關臨清
湖廣及總理漕運靖寇荊襄諭輯永順保靖所
至經畧過人已巳虜犯京師首捍戰西直門外
後曹石犯闕於東市所部劉武張全智勇過
人即懇薦于朝嘗曰儉可以久不以移累子孫
我所遺也人稱其眷
梁鐵硬心腸木枯
鄭亨武安侯天順中守大同 正有爲一心爲
國每議事數易中貴卒之日 貴倖惜之蓋其
公能服
人耳。

論曰 按 英皇以幼冲之年。承大寶之位。登
極之初。御經筵。幸大學。災異求言。閱武
將臺。以先儒胡安國蔡沉宜從祀。則
正學崇矣。令三品以上及風憲官。薦舉賢才。則
吏治舉矣。當其時王翺鎮守。柴車參贊。薛瑄爲
提學。于謙爲侍郎。李時勉陳敬宗爲祭酒。晉穆

軒輗周忱韓雍為巡撫石璞治河陳鑑學院譏
部則有魏驥兵部則有鄺埜非不彬彬然得人
也奈何王振專恣權歸內監持法如薛瑄而論
死直言劉球而戮李時勉荷枷敬宗下獄雖將
三殿告災熒惑入南斗天心亦已示仁愛矣猶
恬不知畏親征胡塞土木之變車駕北狩及論
四年而寇險阻備嘗後辭之後躬理萬幾辯徐
有貞之邪而奸權息誅曹石之黨而亂陷杜恤
鍾同之死加章綸廖莊之官而正氣伸處士吳
興讁有聘而正學崇矣閱諸將于西死而武敢
脩矣特進李賢薛瑄于內閣而鎮相得人矣衰
忠撫陝西葉盛平兩廣而撫馭有託矣又如王
黜吏部年富戶部王驥兵部軒輗都院其所與
論道經邦者皆一時之選故精學之治于祖
考為有光易曰危者
使平易者使傾信哉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

瑄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
有遠者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
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
毅有不言而悟者其出處大節光明俊潔于富
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
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其平日奏
疏所其稿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
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頓覺性
天通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
震屋白霧遶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附錄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
南京給事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
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臣宜遵舊制使無
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及其數
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者無耻大臣與之結
交或矜卹顧從禮識稍豁改之稱因而一托寵

獄賣官擅作威福令後不許內臣管軍管匠監
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
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推
與諮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觀清明之政而宦監
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
孰有加于此哉　上嘉納之

七月立吳氏為　皇后

八月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白金文綺寶鈔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登性至孝有文武才母疾兩割股作羹以進
居喪哀毀骨立不御食笑語三年所上章疏
皆自為之尤善吟咏
有聯珠集行于世

詔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于　詔獄俱謫遠州判官。

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
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
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
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于　上旨逮下
獄科道交章論救俱謫州判官徽普安州淵
茂州餘皆遠州徽等既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
風采而欽重之或咎李賢不申救賢曰此事何
可救也耳露之變黨竄之禍諸君獨不知之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時盛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兩廣議事
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
素不悅盛沮之乃轉為僉都御史巡撫宣州盛
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
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脩築之不數
月完七百餘所。

按永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實種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地四千餘頃，歲納糧十萬[illegible]千有奇，衞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此數。我朝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葉文莊。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兒天順初年入直，迎駕而陞指揮功者，今一切[illegible]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優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上曰：自石亨輩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是之，卿命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以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按大明會典，成化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賊者，被虜走回遇駕擎馬者，及出使尾刺乞陞者，天順初迎駕陞者，擒獲妖言陞者，俱革不准襲。祖宗朝之報武賊嚴而不濫如此。[illegible]後萬安、劉吉當國，而任宜用事，始冒濫不可勝言矣。

附錄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者也。其議遂寢。

擢真定府東鹿知縣盛顒為邵武府知府。顒，常州無錫人。初為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束鹿，邑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常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轉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畱之不可，俟其報闋，耆率詣闕乞得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隣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顒折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亦聞風翹趨赴，刻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因稱為清官店。累陞左副都御史。

九月，廢皇后吳氏，詔示天下。詔言先帝臨御之日，為一時[illegible]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為 皇后。明年，正牛玉之罪，竟光論居南京。

初立宮中莊田。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額地一十項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地二十四項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項，及抄沒入官，至是撥為宮中莊田，皇后之田始此。

十月，立 皇后王氏。

以高明為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時南中臺憲稍弛，百司亦多自恣，明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庸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琬充平羌將軍，鎮守甘肅。

憲宗純皇帝。

帝。英宗第一子。孝肅太后周氏生也。郕王攝政時 皇太后命冊立為 皇太子。景泰三年。易封沂王。天順八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一。葬茂陵。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還籍。

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瑺朱驥。僉放還給家產。[illegible]時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冤。上憫之。復謙故秩。以冕世襲千戶。後奏換文階。宗彝後第進士。亦奏雪父冤。復官贈謚。

詔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初。給事中張寧。欲薦秉為兵書。竑為都察院。悠左右有間密言于賢。賢曰。薦人只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于事體得無礙乎。寧乃易疏。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詔議行之。一明從祀之典。謂顏曾孔鮮宜配。帝聖。公伯寮宜改。馬融杜預王弼宜黜。元劉因許謙宜祀。二嚴學校之職。三擇承襲之創。四蔭大臣之子。五登小吏之俸。

二月。行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上秉耒三推。公五推。卿九推。觀畢賜宴。

帝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却之。以鷙禽能令人蕩心于畋獵也。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進陳文為禮部尚書。

幸太學。釋奠先師。

以岳正張寧為興化汀州知府。先是南科給事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大科中救忤賢復有忌正者爲正劾督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出知府。時論為之不[illegible]以疾致仕去。

五月。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贈廣東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吉與知縣王騏。丞秦璿隨軍討賊。奮一歿之。事聞。皆贈官誥。初。吉出軍時。付官銀千兩與余文給軍餉。時已費十之三。及吉歿。無以歸文。以所餘付其僕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洗經歷急以告。僉憲胡榮亟視之。瞪目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污辱于地下矣。願亟以官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敕南北直隸浙江河南撫按官。賑濟饑民。

八月。擢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英為翰林院修

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兵部尚書王竑三引疾。許致仕。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爲賢所沮。遂堅意求去。士論惜之。

漕運總兵楊茂乞免運糧旗軍。便帶資用土產之稅。從之。

詔以淮浙等鹽。募商中納於淮徐德州。以補優免兌運。

平收糧斛。禁侵勒。時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戶部以所議覆奏。上曰。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illegible]耗米五升。今軍官頭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實多。故禁之。違者。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勅各問刑衙門疏滯罪囚。時南部陳翌因災異請照正統年例差官審錄。以寇賊未息。水旱頻仍。恐擾民。遂寢其奏。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汪洪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簡等。一百三十五名。

十一月。承天門成。

十二月。追贈故南京戶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諡忠宣。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二學士。于翰林教習。內閣按月考試第高下去留之。將及三年散館。至是相率入內閣請散館。賢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刑部主事。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甲辰朔。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員。

復三大營制。時御史魏瀚等上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修城池。[illegible]甲兵[illegible]。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沿邊寇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于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差于公府。或買閑而輸月錢。或跨從而備差使。今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弊。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摧鋒挫銳。況今之為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係安危。忘家徇國。為　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通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後或警急。何以濟用。謗得為所偏頭。一旦關隘疏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為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俾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買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冗。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于鴈門山西要關隘。設才望重臣。智勇兼將。提督巡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係于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

此之才廢此多事未見其克濟宜更圖之上
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效須于三營內選撥
精銳官軍十二萬分上下二營團練情弊多端
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
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
糸奏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重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紀之。

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
允

會試天下舉人。命學士劉定之萬安爲考官。
取中章懋等
二百五十人。

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敗林瀚等二十四人為庶吉士後瀚與章
懋及賀欽莊㫤韓文能繼許進皆為名臣
是年羅倫論賢不宜起復久之莊㫤章懋黃仲
昭以諫元宵燈俱得罪時號翰林四諫物內閣
良臣幹子也
敏政李賢婿。

延綏巡撫盧祥請選土兵。詔行之。祥上言堡
兵少而延
安慶陽邊民多驍勇與胡虜相敵戰若練為土
兵護家室必奮勇自效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請
勅御史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
之寧州環縣選民丁之壯者編什伍名土兵量
兵五千人人免租六石戶三丁委官練聽調由
是延安壯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為之
退却

按土兵之法若使行之久遠則邊民不苦于賦
役而心皆向力無復退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為
鄉導此實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
者雖延綏此法旋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賦日
不給柰
之何哉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移堡防邊事宜下兵
部會官議行之。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
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
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賊累為
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遊河套
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
等民多出境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
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
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
蘇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白賬井甜水井黃沙
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北
[illegible]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
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為地土平漫難
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
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
為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
防邊俱有證據其言深為有理改兵部其會議
詳確
以聞
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于偏頭關
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為稽考詢之將
官故老猶能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于
復套其計差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四月。詔補伍軍士宜聽西南之便。山西巡撫李
侃言臣讀書
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
慘目自非生于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
者也南陬暑荒山谿瘴氣蒸炊性生于其地者方
能服習其性今則不然勾補者非所宜多致死逃

各不得用給令就命兵部奏覆從之。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副提舉。倫上扶植綱常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起復待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鑒昔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貽譏後世今豈宜效彼所為乞令李賢終制以全天倫國家幸甚。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請留倫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我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王琦曰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天順中有給事中喬毅奏革後至是始為令皆終喪三年是[illegible]

禁侵損[illegible]烈士名臣顯宦陵墓。

六月陞倪謙為禮部右侍郎尋致仕。時科道會劾謂謙姦貪邪佞蒙有閑住自宜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汙清班知不容于公論偽乞休致。皇上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喧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負呂誨之知大政辭陽城之寵逐乞抑輿情以戒干後。上曰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七月以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

九月光祿寺奏添歲費供應。時禮部上言正統間歲費止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五六七萬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從元年正月詔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十月勅遼東守臣夷人入貢不得過為揀選。先是禮部擬定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方許入貢以致夷使不至互結三衛屢擾邊疆至是都御史李秉以為言禮部因請勅從之。

十一月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參預機務。

[illegible]尚書姚夔等奏賑濟癈癃殘疾之人從之。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癈癃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是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勑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鄰收管無家收入養濟院照例給薪米其外來者亦皆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令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疾外來者順天府尹書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贍養毋令失所。

十二月少保吏部尚書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賢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恭莊端重練達時務。裕陵初請減韃官月俸請新太學景泰初上正本十策議禦虜長策上人君鑑[illegible]天順初請發內帑銀三十萬賑山東饑民蠲[illegible]

實[illegible]地太水又所[illegible]邊策爲用取元[illegible]
學[illegible]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illegible]
振[illegible]宗。諸大吏文武皆稱得人。雖初遭曹[illegible]
亥[illegible]羅門達之讒，然身未危，而上亦旋[illegible]
茂陵初位，請出宮人，簡近習。及憂去，上道中所
見，且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朝官禁甚嚴，內
外容閑，內帑充積，不得妄費，出有常所，毋起
官賜有常，度毋啓倖途，種種皆名言，誠救時之
賢相也。但正寧徽淵，終身業置，而牽情起復，遺
議羅倫，則未免[illegible]
下相業未光云。
聖鑒曰：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者。其得
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
爲相而以賄聞，固權竊之流也。比來替倭鍾[illegible]
雖小有才猷，亦矯偽
自技文耳，安足論哉。
[illegible]部[illegible]泰致[illegible] 贈尚書吉水人[illegible] 進士[illegible]
[illegible]大節[illegible]然君子曰[illegible]節[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子未[illegible]
書信也。
兀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由喜峰口入，挾三
衛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由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賞賚燕勞頗優于他夷族，勝國遺孽故也。至是忽自異部以間上，曰北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紬其心。于是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勅其毋混引他夷，使毋過四十人，使必從大同入，朝廷得一意款待，篤世好，虜大懾服。
丁亥，成化三年，正月戊辰朔。
詔遼東[illegible]等官禮待夷使。[illegible]禮部奏遼閣[illegible]通致入貢夷[illegible]

[illegible]就敢有是命。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鑄監規於國子監，俾師生
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仍直文
淵閣。
四月，貴州山都掌蠻叛，命襄城伯李瑾充總兵官，
兵部尚書程信提督軍務，太監劉恒監軍，帥兵討
平之。分六哨進兵，明年四月，克龍背豹尾等寨，尋焚寨一千五百四十七處，斬首三千一[illegible]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俘賊屬八百餘[illegible]，[illegible]征獲標弩等軍器五千餘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有差。
命京官三品以上，許廕一子孫入監。初因前代任子之制，一品至七品皆得廕，至是乃定例。
復十二團營，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
練。
建州女直寇遼東。
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以女直頻寇，故巡撫表愷奏免之。
命武靖伯趙輔佩靖虜將軍印，都御史李秉提督
軍務，帥兵征建州女直。凡五萬騎，命朝鮮以兵[illegible]佐之。是年十月從[illegible]

頭關出塞襲其營破之生擒百二十八人斬首六百四十九級俘男婦一百五十一人奪被擄男婦千一百六十五人獲牛馬器械無算朝鮮奏斬賊首李滿住并三百八十六級生擒二十二人獲牛馬羊二百餘詔班師論進封侯秉等皆陞賞有差

六月。復羅倫為南京翰林修撰。

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致仕。時年八十四。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右侍郎兼大學士。

以周洪謨為南京國子祭酒。

[illegible]詹事。左春坊黎淳奏復東宮官兼職不允。

[illegible]

十月。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卒。贈太保謚忠肅。翺鹽山人。端方清約。任事毅然。歷事憲臺。鎮撫藩。巡廣寧。征達虜。總督兩廣。風紀凜凜。官民畏而愛之。嘗築屯堡。使烽燧珠連。簡閱行伍。議處邊事。咸中其機宜。及任冢宰。剔垢磨光。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知人進賢。惟恐不及。門無私謁。權勢請託不敢行。于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載名臣。

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復兵部尚書沈敬。天順初被石亨等誣。敬與于謙謀迎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召還復其官。

授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于闕下。謫外任。先是有司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燈火詩。為明年上元玩賞。懋等上疏以為陛下張燈之舉。或以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為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用兵。情難則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詔賑。而公私匱乏之計無所出。為可寒心。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部但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罷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為孝也大矣。

十二月。以河南左布政楊璿為戶部右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事蕭安為禮部左侍郎。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察貞度。至是以身示範。言稱古者。動必禮則。先頒冠婚喪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于躬行。以變華浮習。所巡行不居府。嘗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諸視周旋罄折絃管俎豆洋洋翼翼也。比夜入齋館。燈燭如白書。伊吾之聲鏘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羣士爭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猜嫌之威。即輿皂不施也。教諸生一本于理學。士風翕然。時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飭。聞選至。戒其下。黜屏儀衛。其風節如此。

命林聰為右都御史。

以僉都御史高明清理鹽課。

[illegible]訓濟高堀防奏
附錄。進加景泰廟號禽謂郕王繼位六七年
閣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
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郕
立　陛下為皇太子九月羣臣又奏郕王即帝
位改元景泰緣　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
帝位在後事理有碍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
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為郕
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
瑞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
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凡
羣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立皇太子將
何為哉若曰王少國疑因方多事周成王之時
如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大位若曰神器
久虛不可無人則共和之際周召皆五國之懿
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
君親王為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不
[illegible]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illegible]
[illegible]云　陛下[illegible]
之初有罪羣飛[illegible]及兒為輅復職內閣
然後欣然自以為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
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節義臣謂高瑞非
欲尊禮郕王特為奸邪進用之地此必小人主
使之者不然彼草莽疎遠安敢妄言上誣
帝之明使後世視為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
累于此嚶忍衞從而煩　陛下之議哉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
朕不介意但不必行。

戊子。成化四年。正月壬戌朔。

陞李希安為禮部尚書。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景泰中蔣守約例
進尚書一時無有執正遂
致因循議治譏者讓之。

二月。改楊瑄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等處

流民。

三月。命祭宋丞相李綱於邵武府

四月。大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諡莊靜。文廬陵人性險忮羅
倫之論與有力焉賢卒隸國術益恣意不顧大
體縱子與僕隸通賄賂人皆鄙之至是有為詩
悼之曰尤原若過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可
以想見其人矣于是禮部主事陸淵之言文食
棱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為惡臧裂義方乞更以
惡諡御史謝文祥亦言奢通克服曰莊慎以處
位日靜陳文行實奸惡自有患得之論議者欲
為巳地勝龍安擬豈惟不勝其情繼之者或褻
而效尤肆行無忌國
家將何賴哉皆不聽。

命冊封等禮仍選廷臣有學問者充正副使以衍
[illegible]
[illegible]丑祭既行遼東巡按御史侯英奏同
與安南皆朝鮮人祖宗賓墓父兄宗族皆在其地
于其國王未免行跪拜禮及有所囑託殊輕中
國之體禮部以聞。旨謂英所言是今後頒賞
遣內臣冊封等禮仍選用廷臣彼此內臣不封
王之給也

五月。令歲貢遇有事故不分久近准次貢考補。從禮科給事成實貢奏也。

詔祀先賢熊禾于建陽縣。從大學士彭時言也。

六月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詔禮部會文武
羣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宜祔葬裕陵[illegible]

[illegible]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上之初心。無別卜塋地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禮部會羣臣定議以聞。七月。禮部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廷文武大臣集議陵廟。先後上疏[illegible]
[illegible]彭時等議。母后不從。文武羣臣皆[illegible]
[illegible]文華門以待。上悉覽其奏。懇請于皇太[illegible]
[illegible]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教奏同辭批答云
[illegible]所言。皆合朕意。合塋之禮。蒙允行矣。丁[illegible]
武羣臣
恰退。

己丑。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初會議陵廟時。昂托病不朝。在部管事。至是科道魏元胡深等言。昂方衆論未定。則寅身傍視。以為得計。及廓斷已頒。則覥顏入朝。[illegible]不知愧。且受濟寧知州于辭餽。女一人。又受西[illegible]贓。乞下法司究罪。詔[illegible]不問。昂[illegible]論者過實。不准辭。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俊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賀恩等。一百三十五[illegible]

丙申。祔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illegible]郎中彭韶陳弊政。不報。疏言未終者四事。以為陛下嗣位[illegible]冊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illegible]諸鎮守內臣貢獻方物于皇妣並[illegible]中宮之上。又襲其家餽與先帝時[illegible]陛下正家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illegible]內侍近臣。[illegible]之意。蓋有在矣。至于近年。旧有[illegible]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家之于古。未見其比。利權兵柄。多付其手。遠禁犯者少有加罪。所求[illegible]得。所請輒從。陛下處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玆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有天變。皆減膳撤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于近年。邊方多事。內都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凡與之米歲給之力。以是施于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史。以圖日後之恩寵。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不報。

[illegible]祔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illegible]上[illegible]事下諸司知之。一曰傳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通情。四曰撥羣臣以祭廢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困。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鄙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

十月。進直內閣彭時為吏部尚書。商輅為兵部尚書。劉定之改禮部左侍郎。兼官仍舊。

十二月。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中書舍人黃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繫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動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無名器之[illegible]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illegible]奏。從之。仍定陞進之[illegible]

一榜進士舉人監[illegible]身者陞員外郎
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上言六事，下所司議之。一勵實德。

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塞倖
徭弊。上日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
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
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旌表福建上杭故民邵縉紳妻陳氏、縉纓妻黃氏貞烈。

巡按福建御史徐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
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
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
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追
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之，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
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洒淚各抱兒以行，至梅
溪[illegible]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
[illegible]浮出[illegible]咸悲之。

[illegible]成化五年正月丙辰朔。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大罪十有三。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革秉太子少保，令致仕。

秉自科道合舉，革吏部侍郎崔恭
吳欣不悅，事多同異。其科道劾姚夔、
商輅、程信、馬昂，皆謂秉主之。夔等銜之。至是，黜
御史官甚多，彭彥充、彭貢以貂戚，僉事鄧秀、劉
倫正皆與黜，覺快快。崔、尹二侍郎又日露秉之
短于相知者。彥莊因具劾之，疏下多官會勘。二
侍郎對款承伏，且曰：吾二人嘗諫，如不聽，何
部尚書姚夔會六部、都門議秉，卿直沽名
[illegible]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
[illegible]仕。事士陳[illegible]爲之不平，乃[illegible]秉詩云：古道自無
[illegible]恨，直[illegible]又見一
[illegible]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劉珝、侍講劉吉爲考官。取中費闇等二百五十人。

閏二月，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正字季方，漷縣人。天順初以編修入
內閣，抱負經濟，居家孝友，與人交尚氣，通性剛
而志高，屹屹不能下物。時曹石勢方熾，因極言
于帝前，且退而開諭之，使爲保全計。二猾雖陽
諾，卒媒孽之。左遷欽州，又追逮戍甘州。二猾敗
召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李賢惡之，陞興化
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
豪儁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竟顛
躓不偶。君子謂其犯於恒不密之戒云。

詔愼旌異之典。

從訐事中安奏也。時因紹興知
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初以旌
異[illegible]陞[illegible]李[illegible]以貪酷
[illegible]

[illegible]監丞閻禹錫上言三事，詔所司議行之。

一蓋文廟，俾知禮先男後之義。一應襲子弟
乞如薦舉事例，試藝量陞。一武生歲終考試
入學二年以上學無
可取者，追廩送操。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費闇等十八人爲庶吉士。是科得羅泰、李
崙後皆爲名臣。暢內有尹龍者，乃吏部侍郎
尹旻
子也。

四月，械正一眞人張元吉至京，擬磔刑。

元吉嗣
暴貪淫
殺人數多，庠生蔡讓條其罪惡于答策中，御
史[illegible]敢不[illegible]鞫其惡，滋甚族人張留熾赴京具奏
上特[illegible]械至京，下法司廷鞫，伏辜，刑部[illegible]
書陸[illegible]奏言張氏遠祖道陵，王張玄教，其[illegible]

無稽天豈有闕誤崇其號子孫傳為故事至梭
虞張良以為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真靜先生
等號猶無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封爵三品我
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于今子孫爭
襲遂成釁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
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于國
無補于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
而徭役之無令印符籙以誑惑斯世并毀其府
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以上如所擬監候
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
宥明年十月刑部三覆奏 詔免死杖發肅州
衛充軍家屬隨往都給事中毛弘等言元吉罪
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
于市以昭國法以戒將來 上以事已施行
姑已之。

贈故國子祭酒李時勉為禮部左侍郎謚忠文。[illegible]奏也。

逮監丞龍閏于司監治之。時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為妻 上曰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閏敢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

辛巳 皇子生。賢妃柏氏出也禮部奏春秋書子同生重國嗣也。

五月。以尹旻葉盛為吏部左侍郎原傑陳宜為戶
兵部左右侍郎劉吉為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預機
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無他學術惟以囑託貪賄為事諂萬貴妃為同宗多結宦官為內援朝士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拗之用之

敕鎮守總督巡海等官防禦倭夷。時千戶王鎰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巡捕乃為入貢何處則掩襲邊境往者火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清啓凌轢館僕殘殺市人逃竄驚駭鎰言誠當故敕各官整軍伍嚴斥堠以防其奸。

申明叅問舊制。舊制謂部院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改仍不當許叅問刑官此從南大理評事張班奏也。

六月。以姚夔為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姚夔彭時欲薦崔恭[illegible]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七月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追殁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追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于民宜在祀典請修廟復祀從之。

八月。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謚文安。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文學過遇對客揮毫運思稿不易一幅成化初入秘閣折疑議稽古訓或日詠百詩一揮九劄停狂演逸頗拄奔放變化不窮正統間上時政十事景泰間上敵愾十事又請遣使迎駕滿海洪語耿耿節義不扶于此亡地卒年六十一。

九月。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倫字應魁業對大廷以所學正直不阿。人至今傳之。奏名第一。投修撰前三月。上扶植綱常疏。忤李賢。謫提舉。明年賢卒。復今職。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性直氣不習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裏。不察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遇事迴避。其高風勁節。與無人問燈火氣。任以剛腸疾惡。為縉紳所忌。故惡劾實錄多毀詞。豈亦不顧萬世之公是云。

十月。以陳鑑為國子祭酒。丘濬為翰林院學士。

徵士吳與弼卒。與弼字子傅。崇仁人。司業溥子也。資稟疑異。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味。及觀明道亦嘗獵心。乃日審知是吾亦可為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經書。閩洛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躬親耕稼。取予甚嚴。四方來學者衆。天順石亨以薦高士。以高謀于南陽。南陽南楊為草疏以薦。憲帝遣行人勤聘之。公意出亨薦。辭不受職。求觀秘書。冀開悟主上。時宰不悟。言于 上。谷授官察職。然後觀書。公九三上章辭。 上乃與璽書金幣。遣行人送還。公陳十事。表謝所歸。公弗格高邁。議論英偉。胸次灑落。論道尊嚴。善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陋於風之意。亦通時務。凡天文兵法陰陽醫卜。無不諳悉。嘗曰。注箋繁無益。故不務著述云。

十一月。設總府于梧州府。總制兩廣。時僉事陶魯言兩廣也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有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制廣東廣西。庶事體歸一。巡按龔晟亦言宜立總府于梧州。兵部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賴廣西之兵力勦。西藉廣東之糧餉。今巡按等官各偏頗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曾等所請。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禁外夷貢海東青兔鶻。從禮部尚書鄒幹奏也。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徵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當所恤。今河南山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設太平縣於黃巖縣地。

庚寅成化六年。正月庚辰朔。

以水旱遣大臣巡視民瘼。韓雍提督兩廣軍務。

二月。 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黃琮、宋旻。往大名。夏時正往江西。各巡撫。從吏部尚書姚夔議也。各省府巡撫之設始此。

禁各王府及公侯駙馬伯家。毋得隱淨身人。

司經局洗馬楊守誠。進講武成篇。進讜言。左右諫聽。守誠講畢曰。論語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君。有深居禁中。不交政。內侍。昔乃名夷堂之禍。若高居無為。肆情聲色者。乃啟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以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以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不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之所由異也。伏惟陛下留神。

三月。以林[illegible]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免河南汝州糧三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院編修陳音。上言乞降佛子法王真人位號併請建寺觀者。悉置于法。不從。音言養德莫先于講學。講學莫先于好問。今陛下雖間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于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煥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通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于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術佛子法王真人諸無片善寸長。可係名位尊隆。賞與[illegible]其恩賞糧。今凡有請[illegible]寺觀者。悉置于法。永無定制。則妖妄絕。正道明。而民行可興矣。上曰。此事已有人言。俱已處置。不必再言。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一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免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一萬八千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四月。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時江南糧運不至。太監汪直嗾科道馮瓘等劾之。遠奉命往視。一室則[illegible]泉源。疏通河流。漕以克濟。

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illegible]差主事督軍。計辦糧草。下戶部議行之。[illegible]升言。陝西三邊。榆林最要。其寧夏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敵惟榆林瀕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芻糧。爲今之計。無如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歲秋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數十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方無警急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徵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三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其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illegible]。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其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二三年計之。可足[illegible]年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illegible]為[illegible]撥。秋收徵完。則足供用。不須借撥他[illegible]。[illegible]從之。

令襲封衍聖公孔弘泰在監讀書。計一年。朔望隨班朝參。從監丞李伸奏也。

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陞知府。正統己巳。英廟北狩。駕至城下。守者戒嚴不敢啟。瑄從水竇中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幣犒虜。尋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嘗拜今職。賜二品服。成化初。因訾其屬何經。經計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朴少文。勤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于邊務。然亦不究其用云。

附錄。上欲于西山建佛閣大料。以歲荒民饑。不宜急舉。爲之工費國用而傷治[illegible]。

六月。罷保舉。是時大臣保舉者多私所親故為養交甚且受賄囑而不得薦因緣為望為流言。銓部大臣求頗以銓選權不盡在己也。藉藉誹保舉。于是御史張子劾陳綱等言。御史從大臣保舉而任。則大臣有過必銜口卷舌而不敢言。其有請囑。必俯首帖耳而不敢異顧。停之以清弊源。下禮部議。部是其言。歸部銓。已綱復言吏部選授私外。請復保舉。大臣以其議偏反無足賴也。覆上。下制曰。朕期方面郡守得人。共安養夫民。今大臣保舉。吏部推選。乃彼此相蒙。官不得人。民其奈何。今後惟布政使按察司缺。令三品以上京官會舉。餘悉吏部訪求銓擢。著為令。

七月己卯。皇子生于西宮。即孝宗皇帝也。皇妃紀氏生。先是乙丑九月。上幸昭德宮。皇妣在御妻之列。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恚之。百方苦楚。胎墮不墮。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病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皇妣少礼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命所司賑郵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先是給事韓文等勘實被水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八月。免山東農桑絲絹。以旱災也。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併鞏昌等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詔兩京選用御史。以科目進身者。不限內外。皆用之。兩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例。選行人進士與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九月。命吏部集舉被黜堪用官員。得平樂知府袁褒。泰安知州畢宗賢。修武知縣劉昭。濟寧判官張寬。歷城主簿郝志道。

附錄。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騰貴。蓄積之家。因閉糶以覬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又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人不閉糶。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令國子監生回原籍以聽取用。以京師米貴。吏部聽選官監生缺食故也。

戶部會議巡撫漕運都御史陳濂等。所陳事宜。從之。一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運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令經沿途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救遇水閘守閘。火為運軍凌逼。交抵揚州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于貧。貧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照常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倉。其腳價以補其數。議上。詔可。

十二月。減省柴炭。以節民力。從工部侍郎王詔奏。以順天真保被災傷故也。

禁奢侈。時民間服飾無度，酒席太侈，尚宗順等射利之家，販賣寶石，邀官倍利。都給事丘弘等以為言，且欲追價利以充賑濟。刑書陸瑜以為深切時弊，宜速宗順等治罪追價。詔姑置不問償物，申明禁約。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甲戌朔。

勅責陝西鎮守二司等官。時兵部尚書白圭上言：毛里孩、滿四、阿羅出等諸酋猖獗寇亂，民遭荼毒，皇上命將出師，為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各官縱弛偷安，故有是勅。

定長運法。舊例漕運軍民相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諸俱于瓜洲、淮安兌補，給腳價，兌予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淮、徐、臨、德四倉歲支運糧七十萬石，皆就水次，而軍為改兌，誠良法也。

按：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淳達户部關。

京師饑，勅戶部發粟賑貸。時權貴有乘時射利者，侍郎陳俊請旨，凡糶以升斗計，滿二石者閉不與，饑者獲濟。

遣兩京大臣巡視民瘼。發廉勤勞，與革利弊，罷黜貪酷不職有司，悉聽便宜行事。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罷河套之議。

襄陽賊李鬍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檄招諭，負固者縱兵搜捕。凡發回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

開設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隸之。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不足故也。

按：鈔關臨清、河西塢、滸墅、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州內。河西塢以入京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洲出雲貴總道，故皆稅貨，餘止稅船料，臨清則貨料兼稅，莫知所云。

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下兵部議之。略曰：今虜寇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于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搗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嚴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收斂進藏，仍令防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供餉不敷，勢難進剿，請命諸將慎守禦，以圖萬全之計。上從之。

增工部官三員，專理蕪湖、荊州、杭州抽分。

築兩廣總府城于梧州教場，移奉議衛官軍守之。從韓雍奏也。

二月。設歸化縣。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隷之。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丘弘、行人韓文。爲正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子尚員爲中山王。

免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官。國子監舊有會饌柴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暗中師相偶以為今用讓前為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為之不立案稽考迨要之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葉時等訐典簿王乙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中辯科[illegible]時新奏[illegible]劾之詔并逮讓等下刑部[illegible]官[illegible]實[illegible]六百八十[illegible]貫[illegible]生四[illegible]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着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為民典簿王乙等亦以侵糧受賄充軍。

陞王倎爲南京國子祭酒。

湖廣總督項忠。奏土兵不可中止。下兵部議之。忠奏近詔撫諭流賊不必調土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鄖山中據險爲亂復有流民從之患擾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已行保請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臣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復懷二心土王総雖授首而元兇李鬍子等竄伏巢窟設復再聚重調爲難事下兵部曰主議征剿流賊須有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宜撫四出餘黨則李鬍子繼朱[illegible]等訪亦無能為矣宜行項忠等。如其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者戀主業不至爲非從直歸處。詔曰可。仍勅忠等用心設法撫捕以靖地方。

四月。養病進士盧璣。奏請設左右起居注官。下所司知之。

戶部奏賑卹遠近饑民。從之。奏近日饑民行乞于道多被不能支相什以殍乞令順天府二縣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卹其遠方流移至者如例給糧發遣復業敖無歸者瘞之毋令暴露以干和氣悉如議行之。

五月。[illegible]詔禁告訐。將洪武間榜文及前後議奏事例凡告訐者不分遠近[illegible]遍[illegible]傳。御史任璽等奏也。

詔京城外置漏澤園。

詔行收茶易馬法。因馬文升議也。將陝西貯庫茶課綿花等物易銀遣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給其涼州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缺馬數目照例行之。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六月。以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清涿州良鄉等縣賦稅。時御史梁昉奏州縣迫于升斗盡發存民多流亡中有代償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從之。

七月。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延綏巡撫余子俊。上鑿山設險議。子俊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外往徙步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報。可寸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墻延袤二千里。有二三里為敵臺墩堡。相連兆不絕。中營塔築迤墻。橫一斜二。如新月寺樓。自截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刻削累築堤塹。延引為邊墻。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百閱月而訖工。

按子俊築墻之說。先後冗費何啻百萬。然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也。夫秦築長城。今日平曼矣。而謂浮沙可以深邊鄣哉。

八月。虜入河套。[illegible]

[illegible]言大理寺審錄罪囚[illegible]秦課罪名。務欲刑歸有罪。不陷無辜。良法美意。裁諸職掌。比者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再問。再問者多行令調問。問者少。及撫按直外衙門駁回再問者亦多。致被偏執。已見錄成獄囚人慮其駁回。點刑錯冤。不敢再言。乞命法司遇有詞稱冤者。俱改別官問理。下法司議。如所奏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姚琛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濮晉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巡視南京戶部侍郎黃琛。請表揚故學士承旨宋濂。下禮部議之。琛言。太祖龍飛。召濂置左右。裨益良多。一應制誥文章。多出其手。開國文臣。濂為第一。既老被累。謫死于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為瘞之于華陽縣東。臣惟聖朝凡羣臣之有才行勳業。沒皆賜以謚。諡。在前代者。亦為建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事。臣敢為濂請。下禮部議。

閏九月。設南直靖江縣。從撫臣滕昭奏也。

命工部侍郎李顒往浙江祭海神。修錢塘江岸。先是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淡水泛溢。自近江至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作渣歷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産。皆淪沒。守臣以聞。工部尚書王復援永樂間事例覆奏。故有是命。

置榆林衛。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illegible]衆設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衛[illegible]邊營長亘千三百里。橫絕河套之口。屯重兵。請盡發隊人有伍籍謫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從實之。擇其才子弟為建官師。教之修不習農圖多。築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菜與內地等。自吾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是榆林宏壯。實為雄鎮。

十月。調王恕為刑部侍郎。總理河道。

濬通惠河舊道。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條上事宜。上以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諸勘明自來閘干。是濬毅等詣元人引水處所。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道故跡。遂一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在事迹。稽考周詳。奏請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聰以吉民好訟。坊方威且奉勅行事。嫌忿[illegible]

嚴刑並[illegible]獄死者五千餘人。又其
人矜敏。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以提學至
吉安。聽屢拒抗。寅不堪。詬詈語。按察使牟俸
寅奏發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
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正巡視江西。為察官吏
入。寅時言。考聽貪酷。號為民。聽不服。守禦千戶
鞫度且以其貪酷事具奏。時正遂委牟俸等執
聽下獄。具號以聞。巡按御史徐蕃以聽與寅有
隙。事當究問。亦具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
美會蕃勘問。還奏所斷。人多病死于獄。即有傷
于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責得枉法監
守自盜律。贖罪為民。刑部以為宜比受贓枉法
例充軍。聽以被俸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
將人命誣害寺情。訐辯不已。上以聽人命數
多。疑廷美等有所私。時蕃已代還。俱被逮。復命
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聽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
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所擬處決。刑
[illegible]以朱經審錄為請。不從。且論姦
[illegible]擬題。而曹斬之。廷美[illegible]
斷聽事不實。降雷州府通判。蕃降澧州判
官。寅等事俱免勘。聽之死。說者謂其咒棨致禍
固宜。但係比律。不許復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同
禮太監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僖官賄。諸以
聽嘗叢辱其徒。至以死。擠其首流血。積恨所致
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
為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佑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
上復御午朝。時建言者皆謂君臣懸隔。請待召
大臣議政。彭時等亦以為言。于是
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上召見文華殿。但勅
見未合不宜多言。時若說之。既見。時言天變。可
兵。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進
御史奏減京官皁隸。與俸文官猶可。武官不免
怨望。[illegible]以慰安之。上曰。卿
傳言[illegible]呼萬歲。時與商輅[illegible]

同聲叫[illegible]而退。自後再不召見。時
于是四方因傳為口實。曰萬歲閣老云。
荊襄南陽等處流賊平。獻俘。先是項忠已生擒
李鬍子等。而餘黨
未除。復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兼捕
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
嘗為惡者。無分玉石。悉草薙之。獻俘者百二十
九人。其餘死者。枕籍山谷。其解去湖貴充軍者
多死棄屍江滸。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殺戮。時有
作平荊襄碑以紀功。或方之墮淚碑。然視之羊
祜而情則異矣。
免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州蕭沛碭山豐
諸縣夏稅麥九萬二千餘石。絲五萬九千二百餘
兩。以水[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皇太子佑極薨。諡曰悼恭太子。
詔併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壬辰成化八年。正月戊戌朔。
免慶成宴。
罷來至進賀表箋。從禮部奏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諡文靖。驥字仲房。蕭山人。謙
虛守禮。簡朴成性。癯然若不勝衣。初以訓導
浚以疾就。人才為務。與修永樂大典。歷太常
士。人考功以靖正聞。正統初。歷冢宰。時王振
寵。大臣交謟之。獨驥贊用一帖。振亦重之。景泰
改元。得請家居。推以文學自娛。厚德雅望。推重
鄉邦。年九十有八。上以御史梁昉奏。遣勅存

閣未至而太監遺命不請諡葬從後乃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司經局洗馬江朝宗為主考。取中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寬有時名久不第檢討李東陽以為其人必狀元也後果驗是科寬與陳詩孫需楊一清後皆有聞

吏部侍郎葉盛奏議處河套事宜從之。先是虜出沒河套驅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家搜此河套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於要害增墩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兵以勦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上是其言○運河水涸自二月至于四月京師不雨

五月詔武靖侯趙輔、總督都御史王越詣河套平虜。時今子後奏虜賊撫衆兩奏非是又以各邊諜報聞故有是命

陝西巡撫馬文升械失機都指揮董續至京。上寬之。上曰續歸陣先避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約當時奏治不必解著為令

六月增設慶陽、延安各通判，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并乞致仕，不允。先是兵科給事中梁璟等劾忠偏聽檢討強寬御史劉紫德兵李震等濫殺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久近一切逮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冤聲動天肝腦塗地宜正其濫殺之罪。上不聽兵書白圭亦奏忠所上功次文冊與李震所報名數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奏潼關南陽等處官兵前後擒斬賊首王洪王斌等九十餘人今開內西關擒斬賊級不滿何人以致百戶徐廣等南召文生擒殺內張會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可矜又所報被劉千七十五人陣亡者十八人使賊果眾以抗官兵則殺傷之數豈止下此又豈可悉以為賊亡者反多于被傷之即所乙行各御史恭震部不測再勘等如忠奏所定模背言說者謂兵部議是而勘所盡不從益謂右主之者今忠本議然流民百萬十萬所遣但阿所論戍并家屬殺六萬能生存者幾何律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緝之言熟得孰失行公論矣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致仕，以王槩為刑部尚書。瑜任刑部十五年明練法典處獄究鞫不枉極門達詣龍作威弘農衛卒唆指令彬謀反下達鞫達誣鍛以為反彬已具瑜獨明其冤達怒譖于上不聽止誅彬而宥其妻孥達銜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請于瑜瑜曰達與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恐繼則有罰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類如此○大雷電吼言裂成溝陝西如牛隴州

隆善寺工成。陞工匠張究任等二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丞工科都給事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下茲九載數年夷狄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于此大冗官其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寺成輒完蓋陞官爵如此彼西征討伐捐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于論諫固

乞後罷于陛下。不容于清議矣。于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虜寇臨洮鞏昌。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尋命總制陝西邊務。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級。

八月。哈密忠順王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

九月。虜寇固原。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陰召諸路兵。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敗其衆。名得勝坡。勒石紀功。

十月。禁詐稱各衙門差使內採辦人役需索者。從順天府尹李裕奏也。

十二月。免順德眞定等府所屬。併河間衛秋糧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束。綿花五十萬餘斤。以旱災故也。

定襄伯郭登卒。謚忠武。登臨淮人。鎭大同。廉而有謀。有古良將風。也先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遇敵能其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又置砲。一發六矢。餘步。景泰元年。以戰虜功封。祿二百石。世襲。天順元年。革為都督僉事。八年。復爵。號延雅。子嵩嗣。成化十四年薨。子嵩為前軍都督。

癸巳。成化九年。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秋糧三十二萬餘石。

巡撫浙江都御史劉敷奏。鎭守中官不得受民詞訟。請著為令。下部議行之。時浙江鎭守巨璫。席勢牟利。敷疏切之。遂不得逞。故有此奏。

二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謚文敏。夔浙江桐廬人。正統間以春秋舉。科會皆第一。初為給事中。議朝政侃侃。成化初。居大宗伯。建上封書。史擇大儀節。及慈懿葬議。言詞嚴表。正後轉吏部。務正銓法。人不可得而撓。卒年六十。贈太保。論者謂其頗膺柱石寄。而未免通饋謝。當時論已惜之矣。

以尹旻為吏部尚書。陳俊為吏部侍郎。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學校。珊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吳中帖服。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十四年九月。陞陝西提學副使。所教諸生。下邑必至。約束嚴明。風雨不爽。一如南畿云。

命儒臣校正通鑑綱目以梓。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祚宗初通鑑輯。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文。不能推之于治。與斷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命各巡撫官賑䘏北直隸山東饑民。因戶科給事鄧山奏。民饑相食也。

四月。免山東稅糧。詔曰。山東旣荒重。須加實惠。

遣禮部侍郎劉春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東海之神。祈雨澤。以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言。

逮司禮太監洸綸。及奉御賈祥。皆斬。千戶賈廣秩餘黨處治有差。綸恃寵稔惡。後見誅懷怨望。祥以教以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惡祥者。發其平日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廣不時被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故有是處。

附錄。時新會縣民劉銘染狗往海康責穀。將還。海康民吳孫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于銘家。祁遠出傭工。銘狗見金童妻莊氏色美。婁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捕魚夜待金童。斫其腦殺之。踣江濱。民關道發。聞鈴童呼叫。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拒抵乃。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屍。號哭視之。祈撫屍。然得銘。銘謀欲狀顧。力不能禦。乃先投幼女于水。即自投水。抱夫屍。死焉。三屍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共驚李逢春。賈榕收瘞于海濱。銘潛發其屍棄之大海。吳孫歸。得死屍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致李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李七之銘。狗與伏辜。員外郎馮俊特為其奏。有詞。即誅銘狗。梟示。旌表莊氏。刑部奏李逢春等。收瘞三屍。誠為義舉。令遣發。給官。命有司即其處營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以垂于永久。詔從之。

五月。進內閣商輅兼戶禮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以彭華為翰林學士。

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南京科臣王江直等。御史羅明吳經等。俱劾其一顏清議。汙穢名位。今又營求進用。宜放歸田里。以為貪者戒。不從。

六月。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免南直上元休寧等縣秋糧。凡十九縣。以水旱災。及東直門火也。

停考黜生員追廩例。先是各提學奏。勅督所屬官傳錄諸儒生德業為三等。德行兼文學顯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子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為民。父兄咸憚。不務子弟于學。[illegible]請停追廩例。乃興。

八月。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于河套。進太子少保尋還掌院事。河套者。黃河一九折入虜中。復已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周漢所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城。唐張仁愿所為築受降城者。皆在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為固。固套三面阻河。土沃豐草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延袤二千里。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國初即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扎以衛。套中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間。即平少漠。漠無林限。見百十里而遠。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驟懼矣。引去而套為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凍乃入水設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餘力內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窺遠求。或犯亘大或扶寧夏莊浪。其澗間入。非久輒去而延慶為內地。迫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據渡河。景泰初始犯延慶。[illegible]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

出給[illegible]知河套地肥美[illegible]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入套中因人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雖屢有建議搜套者竟寢不行至是始一詔武靖侯趙輔及越補虜會輔病越獨將諜知虜出他掠遺老弱于廬可擊乃選精騎萬餘自塞齎七日糧晝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救百人使休以待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躁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無筭虜巢穴諸畜產盡畢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燼相向慟哭而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後發掩擊大破之虜志猶未懈再鬬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遯自是邊無虜患者二十年。

九月。復伯夷叔齊廟祭賜額曰清節。從知府王璽奏也廟在永平府洪武中有[illegible]于灤[illegible]故請。

[illegible]月虜寇廣寧[illegible]

上閱列侯諸將于內苑。以英國公張懋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時懋連發三中。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

十一月。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編纂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謝一夔黎淳鄭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其後丘濬起復分為八館云

以王恕為南京戶部侍郎。

添設各府州縣判丞官勸農。蘇松常鎮湖州府增通判縣丞各一員共[illegible]七十二州縣江西二十縣湖廣十州[illegible]河[illegible]十三州[illegible]州縣丞各一員專勸農

十二月。勅邊將官率兵對敵者不罪。惟坐視退避者坐失機。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邊務。鼎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官不相統屬遇事各為可否遇警不相救援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為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致有大機宜從律例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間有克捷盡由腹裏官軍素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長避宜立法召募特加優䘏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立勇而嚮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立為欺罔遇虜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illegible]邊[illegible]地[illegible]甚一日[illegible]之為將者與士卒[illegible]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illegible]議徙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牆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死者萬計牆亦旋傾虜竟入套云云。

甲午。成化十年。正月丁亥朔。

閻禹錫奏清科舉之弊。詔從之。大畧言監試御史宜十日前入院詳察事端以社積弊同考官宜擇學優行端者毋徇勢要于請搜檢守號官軍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用京營之人以革其傳遞夾帶之弊其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試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若引賢畏避者即當罷黜試錄就刻舉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

二月。免各處巡撫赴京議事。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諡文莊。盛崑山人崇道諡當名揄務文字正統景泰間丁時多艱論疏侃侃劾扈從將臣失律請誅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又論邊將不可留守京師及視機陳州參贊獨石經理馬營八城處置屯戍定綏兩廣鎮守宣府議防河套咸克裨治體鎮在兩廣官軍多鹹平人報功盛嚴律禁之然其清愼勤恪留心世務人尚惜其大用之未究云。

免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去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等七衛。併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以水災也。

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去年秋糧五十七萬三千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六百餘石。以旱災也。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掌院者制各道規避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聰至諸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禁人勿言非聰所能也。

四月。詔許駙馬都尉馬誠兄誥。爲國子監生。時都給事霍貴等言馬誥身非科貢父非大臣祖宗以來未有弟爲駙馬而兄得錄用者誠之擢恩濫政詰之意緣求進俱當論罷詔旣准入監姑已之。

以朱英爲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五月。總督漕運都御史李裕。立張秋南旺。及淮安西湖石隄成。舊用椿木以捍衝激費無已時裕檄郎中楊恭王事郭升易之以石利垂永久。

六月。勅所司將新舊條例。附載制書。從兵科給事祝瀾奏也大略言大誥律令諸司職掌洪武禮制諸書頒布已久此外制書所未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爲條例乞勅文武大臣備查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憑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

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以項忠爲刑部尚書。槩字[illegible]敏達習吏事由主事歷河南按察使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獻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槩使究且言其清勁剛強持善恩威並用上釋之復任尋撫陝西善救荒多全活遷大理卿獨持明允濟以長厚多所平反成化八年進尚書陳時政十事上嘉納之卒諡恭毅。

八月。勅歲祭宋儒程顥程頤于慱野縣。時慱野知縣裴泰奏言二大儒其先慱野人祖羽爲殿學士因家于洛陽本縣遺名程委社寶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爲修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詔從之。

以周洪謨爲國子祭酒。

勅公侯伯。及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祭酒一依

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馬中錫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侍讀學士彭華、庶子黎淳閱一場，得一優卷，及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生截卷狀，移簾外發其事，而取優卷為第一。拆封，即馬中錫，亦一時名士。〉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鏊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學士謝一夔，試錄五策皆刊鏊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廷試第三。〉

九月。免蘇松常鎮四府并所屬吳江等一十四縣及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萬四千六百餘石。

十月。進起復徐溥為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運太倉銀三十一萬兩給邊需。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本名瑀，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清慎，自將多著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陞程敏政、李東陽為翰林侍講。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事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略威震百蠻，百司慄慴，于是有上書言雍諸不法事者。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乞歸，公論惜之。〉

禁妖書圖本。〈時左都御史李賓等奏，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皆妄誕，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愚民咸知此書決無証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

罷寶慶等府淘金場。〈時開二十一場，歲役夫五十五萬，而武陵之民傷于虎蛇、死于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故巡按等官奏止之。〉

乙未成化十一年。正月辛亥朔。

舉計典。〈凡罷官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彭時為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勅祀故御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上杭縣。〈天順六年，盜竊發，泉率兵守備，不敢犯。明年賊勢熾，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賊聞言感泣，旬日歸者千七百餘戶，俱給牛具穀種，俾復業。惟賊首李宗政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破寨，泉奮身力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眾卹傷，激揚意氣，賊與戰十餘合，破黎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冒瘴疾卒，眾皆悲傷痛哭，如喪父母。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乃有是命，額曰褒忠。〉

二月。詔閉河南宜陽等衛銀洞。〈先是兵科給事郭鏜及戶部尚書楊鼎，俱言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洞路險阻，礦脈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故詔閉之。〉

禁有司用刑酷暴。〈從祭酒周洪謨奏也。〉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官。初命彭華，以從子入場引嫌辭，乃改命濬。取中王鏊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或曰鏊以鄉會元有盛名，對策復當第一，商文毅抑置第三。

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時安福人，端慎貞朴，外和內剛，遇事剴中，不肯向坐拱默，號流爭慈懿埀禮，抗疏正宮門，廣儲嗣，又論景帝、周安公主及并宜嫁，汪太監劉永誠不當封伯，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出處之際，明決如此，其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

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萬安禮部尚書，吏禮部侍郎劉珝、劉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因始地置商城縣。

五月，文武大臣見皇子于文華門。皇子生，以萬貴妃忌，失傳于外，廷臣未及賀。至是六歲，因乾清宮門災，上欲頒示于衆，命內監懷恩等向內閣計議。商輅曰：若降勑于禮部，以擬名為詞，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既而禮部奉命擬進，不稱上旨。親定眷名，書于玉牒。越數日，命大臣進見。又數日，召輅等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對曰：皇上體朞未立，人心屬望久矣，當立為太子。上曰：即舉行乎？輅等對曰：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飽寒勞之節，須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

立紀氏為皇妃，徙居永壽宮。

充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清營軍。時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法，僅驗二紀，籍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餘如故，良由總兵等官閃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惟糧餉虛費，亦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六月，皇妃紀氏薨，贈為恭恪莊僖淑妃。先是妃受萬貴妃嫉，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京師籍籍，謂薨于鴆也。

七月，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命濬舊通惠河。

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司禮太監懷恩受業于溥，方薦之。懷恩嘗于聖誕日被賜金二鋌，奏云：臣家貧，恩至此，皆師錢溥之惠，願留此金轉奉。會溥考績至京，恩置宴，以前金為壽，因號曰：此師父置一杯酒。溥欣然次之日：此當與房下作首飾，常項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開設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寅，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于西山。

九月，陞編修倪岳為侍讀。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皇太子。禮部進儀注。

十月，勑國子監歲貢例多寡，分次撥歷。時監生二……

百六十一人與臣等所從身科貢近有納粟入
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
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為廩膳者方可恭兼
撥歷。于是納粟者亦奏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
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
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
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
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舊規以次
取撥是納粟者取撥徑而科
貢者反淹滯矣故有是詔。

十一月癸丑冊立　皇長子御名祐樘為　皇太
子。

十二月復郕王位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先是　上欲復　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
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舉手加額曰　皇上此

舉堯舜盛德也明日遂勅論文武羣臣曰朕者
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
屬寢疾彌留之際姦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
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姦
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統一紀于
茲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
之號遂上
尊謚云。
陳建曰景泰廢易儲宮　憲廟不以為嫌而追
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真有堯舜之德也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五

丙申。成化十二年。正月丙午朔。

詔兵部查宣德中。王三保至西洋水程。職方司郎中劉大夏故匿其籍。會科道諫止之。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希迎者。言宣德中。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處。所獲奇珍異寶無算。上然之。命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尚書項忠使都吏于庫中檢舊籍。大夏先入檢得之。故匿其籍。都吏檢之不得。數被榜。若弗聞者。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項呼都吏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大夏徐以利害告之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聳然降位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小。此位不久當屬公矣。

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為梗。劉千斤。李鬍子。相因為亂。流民百萬。都御史項忠。悉逐之。不率者邊戍。或若撓籍。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略曰。昔因修地理志。而見盧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上。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賓乃援洪謨說上疏。詔曰可。傑受命馳至。編歷山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皆欣然願附籍。傑乃會三省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輸賦役。建郡縣撫治之。

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割竹山地。為竹溪縣。割鄖津地。為鄖西縣。漢中洵陽地。為白河縣。陞西安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俱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

擢巡撫都御史吳道宏為大理少卿。提督鄖襄八郡軍民。亦從原傑議也。

二月。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陞編修陳音為侍講。

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illegible]簡易。一時名將。皆[illegible]為不及。兩廣用兵以來。戍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下令撫綏猺獞。安生服業。約束將士。寇來任守。不許輒進兵。諸峒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

四月。勑文武大臣科道等官。詳議兵衛。從御史薛為學等奏也。

詔南方歲貢生員考中者。仍例送南監。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

六月。濬通惠河成。自都城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共六十里。

陞修撰劉健爲右諭德。

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生母曰宸妃邵氏

國子祭酒周洪謨奏請改孔子封號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併加冕旒佾舞下禮部議止之。洪謨言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先儒羅從彥嘗曰唐旣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褻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文王之王旣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增爲十二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且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兩階今羽舞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令典樂者改正 上令禮官議之于是尚書鄒幹上言[illegible]按直隸御史李奎奏請加[illegible]孔子爲萬世帝王[illegible]祖宗以來[illegible]仍其舊[illegible]合神聖廣運出于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于孟子中庸猶可以擬議也洪武初新創南京太學止用木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奉勅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王百年東習乃革之語今北監所有塑像皆因元舊不恐撤毀耳以此觀之冕旒蓋因塑之舊亦無聖之制籩豆舞佾之數則 祖宗斟酌已有定式易諡號加器數舉不足爲孔子輕重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實所據加封籩豆舞佾俱當仍舊惟佾舞居下則行太常改正之 上是之。

命宋儒朱熹九世孫墩襲五經博士奉祀事。

八月。大學士商輅等奏祀玉皇不經并止齋醮。[illegible]祖宗[illegible]爲郊祀歲一舉行禮 上寵[illegible] 皇上又于宮北建祠奉[illegible]祀玉皇[illegible]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illegible]欲于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illegible]皇上爲此無非欲爲 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 上命拆其祠祭器等項送庫交貯以[illegible]薛應旂曰。觀文毅此奏亦事君之常道耳若世宗聞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 憲廟矣李嘉靖末年之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爲醮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不易得也。

妖人李子龍伏誅。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二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豎嘗旅遊陝西偶遇一道士妄傳讖語蓄髮改名所至誑惑遠邇入京夤緣[illegible]太監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引雜宦監入內或登萬歲山殿中[illegible]息[illegible]床上而莫之禁欲而執蓋司扇諸宦侍[illegible][illegible]分之覷[illegible]事[illegible]真定府[illegible]事鄭日于太監黃賜[illegible]詩擬檄果獲其所造黃綃袍翼善冠等器舍及子龍等皆伏誅。

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九月。陞應天府丞白昂爲南京大理右少卿。

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佾舞籩豆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諡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奉孔子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號徧于天[illegible]以天子袞冕[illegible]明因之服冕[illegible]

禮俗舞上周諸侯之樂及禮論樂則樂不備以
樂論禮則禮為脩乞勅廷臣詩議增籩豆為十
二佾數為八則佾舞以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
前代缺乏之典備 聖明尊崇之制上止以尊
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
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乃遣閣臣商
輅告文廟翰林學
士王獻告闕里

詔撫綏流民· 戶部因河南巡撫張瑄之奏請河南山東山西及北直各巡撫曉諭
所屬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
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被人侵
古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
願歸者暫為安插令所司招佃撥與閑地如例
賑卹乃稽有司之加意 時兵馬吏目文會亦
與否而黜陟之制曰可 上勅襄流民事宜

設廣東潮陽縣地置饒平縣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乞致仕許之 綸太平人歷事兩朝簡言語澹于自奉好古隸禮志
刑部右侍郎林鶚卒 切躬行事母極其孝敬惟待下過嚴于交遊不苟諸世稱為行君子云
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 以舊印為土魯番所掠也
陞原傑為右都御史馳驛書賜之 以撫鄖陽有勞績也
十二月太監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
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
郎國子祭酒周洪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
事 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

設遼東河浮橋 馬文升奏言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分兵三路以備外侮廣寧
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
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
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河一道分界遼之東
西氷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氷開賊先
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
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
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
木板以為浮橋兩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
兵護守以別往來設或有警則東
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 上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回掌部事
陞國子監司業耿裕為祭酒 時勳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
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
[illegible] 上閱之嘉歎

丁酉成化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分遣科道官查盤邊儲 增先師籩豆樂舞數
置西廠命御馬監太監汪直領勅刺事 直德宮內使年
幼得寵陞御馬太監近因李子龍之誅 上銳
意欲知外事命直出外伺察物議初出布衣小
帽乘驢往來京城人莫之知于是另置廠于靈
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令直領其事分命
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
事方言俚談悉採以聞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王獻少詹事謝一夔翰
林學士餘陞賞有差 地湧血高尺餘 浙江山陰縣
申朝官軍侵尅月糧舊例 刑部議馬文升奏都指揮及指揮侵欺

軍士糧料有定者，依律擬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

三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illegible]臨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祺、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于是命親皇文武大臣擬罪。上曰：寧王所為不法，本當削爵降為庶人，姑念宗枝，權從寬典，革去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去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劉吉戶禮部尚書。

以丘濬為翰林學士。

遣官祭嶽鎮海瀆并[illegible]之神。因禮部奏災異[illegible]故祭之。

改都御史原傑為南京兵部尚書。時王越忌傑，密通學士劉珝沮之，珝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西廠執建寧衛指揮楊曄下獄死。曄，故少保榮之曾孫。其父泰，戕害人命，為讐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曄潛至京，求營解，主于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紿曄盡得其營解情由，傾陷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璵。直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擾。侍講陳音與仕偉隣，乃登牆呼曰：汝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汝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汝[illegible]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為[illegible]上命太監錢喜同瑛鞫[illegible]家[illegible]及其同居男女百餘人。至京師，其泰坐斬，監候。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止給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宗祀。仕偉調為州通判，董璵調河間通判，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崇瘐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為民。

日本國入貢。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祖訓。楊守陳謂倭夷變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可也。

五月，西廠執御史黃本下獄，免官。本奉差雲南、貴州清軍，去[illegible]瑛承汪直風旨，就其寓搜得象[illegible]坐罪免。

[illegible]監事。[illegible]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恐。商輅救直十罪，謂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蓋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汪直又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王瑛同惡相濟，擅作威福，官校提拿職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使大小臣工各不安位，商賈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太平之世豈宜有此？腹心之患，臣實懼焉。劉珝亦言東廠之設，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為緝訪妖言、大奸、大惡等事。一時權宜，因而不革。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乞革罷，以安人心。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國家安危？命懷恩傳旨詰責輅等。輅直[illegible]陳其故。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illegible]手過惡。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illegible]瑛復坐誣[illegible]，斬于市，人莫不快之[illegible]

詔兩廣清出軍丁就近衛所差操行原衛停勾 從清軍御史丘山奏也

命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林巒問刑

時西廠雖革 上仍令直察外間動靜且令訪能文事者為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綬能寫本通詞翰直奏 上召至扺答封進稱旨故有是命明年八月陞綬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

傑山西陽城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副都御史今職時傑因勞成疾竟卒于南陽之驛舍年六十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使國家無窮之變潛消默定其功尤為卓偉云

兵部尚書項忠免官武選郎中姚璧謫思明府同知

[illegible]忠劾其乞革西廠奏章令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璧起吏部尹旻曰本兵部所禦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為首既署名部遣人報韋瑛曰日本出兵部旻但以次居首耳汪直銜之至是直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黃賓姦私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璧得出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為民璧調外任餘降罰有差

復西廠

西廠雖革汪直猶幸時御史戴縉以九年考滿不遷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覘倖進大畧謂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姦黜高崇王廢奎之貪恣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東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奈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特修政乞命在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奏內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畧投商輅李賓董方求緩其罪 上信之而難于施行縉言適中其機故直得復開西廠詗察益苛人不堪命其禍端實肇于縉矣

大學士商輅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

行戴縉奏也輅加少保乘傳歸

命南京工部修理南京國子監文廟 從祭酒王與請也

改陳鉞為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王恕為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恕奏鎮守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詰將黃袱蓋黃鸚哥一隻送臣進貢臣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却貢獻令却令臣進貢前來臣恐近日別有勑旨轉行能查理能職稱臣不容鎮守行文三司將為中臣之地無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為所惑臣不得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遍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琛等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鸚哥本綠而今黃豈非變色顛耶能何取于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願痛却錢能此貢仍遍行各處玩好之物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肯陞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林聰刑部尚書耿裕

吏部右侍郎。邢簡戶部右侍郎。張鵬兵部右侍郎
程宗右副都御史
以丘濬為國子祭酒
詔京官十年一考察。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翰林以文學侍從為職故聽其長自覈）
以水災免福建十二年分解米十六萬石
八月。以陳俊為南京戶部尚書
都御史王越乞免提督各營操練兼職不允（越因余子俊入忽忽不[illegible]得志故有此奏）
詔杭州府春秋祀唐臣褚遂良（遂良仁和人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因儒士聞璟之奏詔祀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禮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繼武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改王恕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參贊軍務總督糧儲
詔騰驤四衛軍士。給胖襖袴鞋（時中官怙寵市恩以結人心騰驤左右四衛勇士小廝及養馬軍。奏乞悉給以胖襖袴鞋。事下該部。即可之。兵書余子俊謂工部王復曰。府庫衣袴之富。如此先生何議不及此。使恩出斯人乎。復曰。祖宗之制。邊方有警。應調京軍出征。則以此給之。使不勞縫製。得以刻日起行。京衛軍士。則每歲給散冬衣布花。即此物耳。蓋以京軍守衛守城者。無調遣之急。故給以布疋棉花。使軍妻各自縫製。以省有司勞。此良法美意之所在也。今四衛軍士。既給以布花。而又以此加厚。非惟失國家備非常之初意。且使恩出內豎。其于國體胥失之矣。子俊服其言）
十月。復立哈密衛于苦峪口（時苦峪僻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讐殺。都督僉事王璽等。于苦峪存架城。復立哈密。令罕慎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為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婦女莫有疑其偽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偽。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誅之）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文官三品年六十以上方乘轎。武官一切禁止。從汪直奏。本葉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戴縉吳綬。為直心腹。劉珝亦為越誘。與直通款。凡有謀議。直徑達。上輒施行。人皆畏惧。即司禮監謹避之）
十二月。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洪武年間已嘗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

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制。頒降學校。永為遵
守。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為
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
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猥私濫舉。出
題校文。并刊錄文字。必須合式。依經
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勅會試多取副榜舉人。授教職

從御史胡
璘奏也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

越自
陳紅
鹽池獲勝之功。為白圭汪直所抑。下兵部。余子俊覆
奏。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故准
陞授。時越為汪直所厚。六卿貳人見直。私問越
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尹旻陰
伺。且叩頭。及旻等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
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先跪。特效之耳。嗚呼。以
宮[illegible]孫之重。冢宰之尊。而甘奴
[illegible]倒極矣

戊戌。成化十四年正月甲子朔

舉計典

凡二千十六員。惟福建布政鍾清。浙江
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清慎正
直。中外所聞。為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
釪。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為尤著。則尹旻等
不公
可知

令軍職冒襲連保勘官。揭斥革罷

令文職功陞俸給雜遇陞調。照舊關支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王獻。黎淳。謝一夔
汪諧。鄭環。羅璟。更番
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釴。張昇
張順。更番講讀　命萬安。劉珝。劉吉提調。各官
以次
講讀

禁偽造印記。冒支錢糧。并闘刑衙門。不許引用為
去條例

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劉吉。學士彭華。為考官

取中梁儲等
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擢時
髦。抑文以質。以彥所對簡約。遂寘首選。是
科得林俊。劉
忠俱著名

皇太子行冠禮

命每月朔望。百官奉天殿朝參
後。赴文華殿行禮。時東宮內官
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
[illegible]東宮之功為多。太
[illegible]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
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
宦官專權誤國情究。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
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
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東宮驚
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王得無念
經乎。曰。否。讀孝經
耳。其見畏如此

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珝。劉吉。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致仕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卒。謚文毅

倫謙慨
樂善。抱
顏敢諫。故時行道。于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
相時。以百官祿薄。得受阜隸折薪錢。遂為例。倫

獨不受。既辭疾歸。結舍于金牛山。取給于館餽。不受餽遺。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卒年四十八。正德中追諡

以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免浙江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辯占占城事 時倍臣阮達濟齋疏。其畧曰。占城原與臣通好。自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掠。為臣國邊兵所敗。今奉勅責諭臣復其土宇。誠恐天使恶遽羅訪難詳。而占城與臣國為讐。言不足信。乞遣朝使中書郊圻與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蕃中國。以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 上下其章于[illegible]

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勅馬文升招撫之

設貴州程蕃府儒學

五月。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靉陽等處。距遼四百餘里。寇盜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故有是命

御製詩集成 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 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為名。吳綬為撰奏草。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于是子俊會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議。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射

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卽行。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寺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肇慶府恩平縣

命汪直往遼東處置邊務 初。百戶王瑛謀欲往遼撫夷。會命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撫定功垂成。復媚直往。而佐之行。其意以建州雖安。朶顏三衛宜撫。欲因而以為功。且沮詹昇之進。後瑛竟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矣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為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皇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兒踐。復御史[illegible]按察使。振憲度。奉公盡勤。年五[illegible]

[illegible]其未究云

執詐偽人楊福 福。江西人。嘗為崇府內使僕。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役識者。謂其貌似汪直。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驛。歷常蘇。由杭州抵寧紹。大小官皆信畏承奉。軍民詞訟亦為受理。至台溫處州。以繞福建延平。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偽校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唯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寺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焰震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定土官犯贓罪。及蔭襲者。先行查勘冊報

八月。執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戍邊。調侍讀學士江朝宗于外任 初。汪直欲往遼東詗察。未果。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

丐者為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詗其居人候直過辭伏道左保鈇行事公當時直左右納賄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鈇更服雜僕從中奉命唯諾直大喜鈇因請馬文升及傳撫山東時有隙并至是亦議事至京直還朝鈇囑直發之事遣浙江僉事吳璠等差官校逮至吳綬承直風旨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傳獨誣伏受常熟等處提長銀三千五百兩以受財枉法律謫戍鎮遠衛都宗以常事囑傳調廣東提舉璠等皆無罪放之傳之獄人皆知為直所陷以知府許聰之死傳實有力故無有恤其冤者

禁將同姓民抵充軍役

命文官犯貪汚者追奪原授誥命及官吏監生問謙為民等項招由開報吏部查考

陳鈇子澍乞入國學自効許之 鈇奏澍嘗為生員不能操練且引李秉子華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下兵部余子俊請免澍旗役令冠帶入監 討以奏捷陞錦衣衛百戶小旗

戊戌早朝東班亂 班中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寧久之乃定上命御史究其所從起竟莫能得

令整點兩京禁兵

禁科歛

九月以嘉興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繼宗在嘉興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瓊具其善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進遮留之弗得並去思碑復按察使下車之初憲長為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成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憂去將行悉以廨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

封皇子祐檢為岐王祐檳益王祐樿衡王祐橒雍王祐楷壽王祐榰汝王祐楫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 按岐王邵后生弘治八年之國德安無子國除益王張妃生弘治八年之國建昌令世世封衡王張妃生弘治十二年之國青州令世世封雍王邵后生弘治十二年之國衡州無子國除壽王姚妃生弘治十一年之國保寧府十七年徙德州無子國除汝王張妃生弘治十四年之國無子國除涇王楊妃生弘治十□年徙國沂州無子國除榮王潘妃生正德三□之國常德令世世封申王楊妃生封敘州未之國無子國除

十月加萬安王越太子太保俞子俊林聰張文質太子少保

命御史婁謙提督南畿學校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 先是王有疾妃父周㑺入問疾王後以為然令二宮人假稱有娠諸王來問疾俱以王語王曰有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託之及王薨㑺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爵而㑺之姻家以為發其事下院司廉得實刑部具獄以聞上曰周㑺陰謀狂悖紊亂宗支淩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冑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所盡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逮吉安知府黃景隆至京，下獄死。先是巡按沃頻奏其縱禁凌虐，故勘致死人命，犯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鞫治。閱籍致死者四百十七人，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坐凌遲，械繫至京。越明年二月死于獄。人以為許聽之死，時景隆任同知，與有力，此蓋其陰報云。

十一月。禁約違律二罪重科。

令御史出巡，不許推避回護，挾私枉人。

十二月。令邊儲[illegible]有指稱勢要囑託，攬糧打攬抗賠者，照例充軍，調衛守哨。奏請。

令武職充軍，本身在者，犯典刑者，及絕嗣傷枝，俱不許襲。

己亥，成化十五年正月戊午朔。

加尹旻太子太保。汪直為之請也。

改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恕持正，守備以下多忌之。又考選屬官不受請托。尹旻附中官意，改推巡撫。

起薛遠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都給事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劾遠潛住京師，貪祿復用。且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參贊機務，豈能濟事？況以

奔競而起，竊恐效尤接踵。乞罷，不從。

詔製樂器，給大同府文廟佾祭。從巡撫李敏奏也。

二月。差太監劉倜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隨復革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天順末取回，一向停差。至是復設。各處皆然。自後司禮監之權益盛矣。

致仕南京禮部尚書倪謙卒。謚文僖。謙上元人，中探花，授編修，陞學士。主順天考，舉子援其陰事付校尉發之，謫戍關平。遇恩例放歸。上疏自陳，復職閑任。既入史館，陞禮部侍郎。御史陳選論罷之。後七年復起南京禮部侍郎，進尚書。蓋景泰中宮教內官，後俱柄用故也。其子岳，後為尚書，有名，足為克蓋前愆云。

四月。副都御史韓雍卒。謚襄毅。雍長州人。自幼英邁不羣。出[illegible]豪欽䟽，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多，而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為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家居。雍志于功名，至是鬱鬱不樂，居僅四年而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太監汪直執巡撫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下詔獄，謫戍邊。先是直往遼，文升抗禮于直。又有陳鉞之譖。及直還，會余子俊有劾鉞䟽，鉞疑文升所為，遂嫉直，奏文升專擅行事，懷姦不忠，撫按無方，致啟邊釁。蓋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書林聰同直往勘，一如直言。吳綬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議比依指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戍重慶衛。公論冤之。

詔科道官自陳俱廷杖
內官奉旨宣諭科道曰爾等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綏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于是給事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冀以巽言獲免合詞請罪詔人各杖二十時文升論不以罪倖貼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反承詰責又不敢辨明兇被杖士論惜之

陞戴縉為右副都御史屠鏞右僉都御史王濬南京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言王濬屠鏞偕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而拔陞二人因及于縉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先是皇太子出閣祺理易州山廠至是夤緣得之祺起家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illegible]不敢執正言官亦無有敢[illegible]進諫者名器[illegible]可勝惜哉

貴州總兵吳經等報西堡蠻賊捷賜勅獎之
初夷零賊刼參政姚昊家屬經奏欲大舉滅之上命陳儼度事勢進止儼畏吳綬之勢遷延下家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議云

調吳綬于南京錦衣衛
綬近知不容于公議乃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詬辱遂忤旨意而斥

以指揮趙璟兼掌鎮撫司事

六月逮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謫戍浙江副使王齊除名
雄苛刻取民賄積狼籍巡按張鉞牒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浙所府經將行齎書與雄有隙乃促鉞當雄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出為千戶所執鉞不察覆奏其事上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獄雄奏稱鉞等挾讐害之并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衛千戶謝英押雄往竟其獄并逮鉞齎鞫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齎增減官文書鉞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遣戍齎為民鉞調梧州推官福調永州同知智英俱調邊衛帶俸

七月南直巡撫王恕極論東南困苦乞培養元氣并自陳休致不允
奏曰臣自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中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件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段匹[illegible]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敝之際凡百冗費俱當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實為社稷之福又兩京收受一應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民財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指實叅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少甦矣上命查理禁約

命汪直行邊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信河間人負才智以當世事自任正統末上疏劾扈從者失律逭罪首禍薦徵薛瑄等數人時命信捍虜都城條出經畧皆切實用景泰中陳中興固本十事及督餉廣寧破松蕃夷寇天順中巡撫遼東著有勞績成化初平山都掌叛夷參贊機務獻納謀猷宣威勘暴實兼文武

之崇勅云

嚴禁鳳陽應樂山地樵採耕種。開窑取石。牧放。犯者處死。家下丁口戍邊

致仕副都御史夏塤卒 塤天合人。謫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為御史歷布按司。所至推鞫得情。無寃枉。然性涉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鍭亦舉進士

十月。陳鉞請討建州夷。命撫寧侯朱永總兵。太監汪直監督軍務。陳鉞提督軍務。率兵襲之 鉞既諂黷文升說自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余子俊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illegible]祖宗時屬[illegible]而犯。不[illegible]地。今伏當加罪[illegible]表[illegible]邊[illegible]祖宗[illegible]意[illegible]不得已遣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直不聽。遂言于上。遂命三人往征。便宜生殺陞賞。且勅朝鮮王李娎夾攻。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擄。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尋錄功。加直祿米歲三十六石。永丁二石。陳鉞陞都御史。官旗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援直弄兵之禍。實始于此

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曾建此議。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巡撫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遲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至里。賊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平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固守前議。言定邊及新興。永齊等處水少。昔范仲淹等守鄜延。據水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寶未棄乎

詔曰可

戶部尚書楊鼎致仕 先是科道張海等劾鼎與王復薛遠錢溥。詔不允。至是再乞致仕。乃令有司月給米二石。夫四名。米夫之給自鼎始

閏十月。毀會定比附律條 王恕奏言。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斟酌歷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諳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illegible]通[illegible]毀。得旨。會定律紕謬可焚。諸[illegible]依[illegible]者。以故論

十一月。給事中王瑞請令布按司進表官。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　詔瑞泛言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建州虜寇遼東 虜以復讎為詞。擁衆深入。勢甚猖獗。殺擄男婦。皆支解以徇。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陳鉞以前功當陞賞。隱匿虜情不報。恐沮其陞賞。于是遼東地方。騷然警動。屯堡屏跡。勿克耕稺矣

御史許進。奏言各省主考。宜命翰林院官。如兩京

例。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為是。上曰。選賢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敗法者。巡按并布按司互相糾舉。禮部詳看體訪得出。奏來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命選京官各省主考。後尋罷。今萬曆乙酉戊子辛卯。亦差京官。蓋與進建言之意同云

庚子。成化十六年正月壬午朔

命汪直監督團營。朱永進封保國公。陳鉞為戶部尚書[illegible]

以王宗彝為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謀虜報俛故用宗彝代。巳承掩前罪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illegible]

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率京兵往[illegible]　又命宣大寧夏固原甘肅諸鎮出精[illegible]之時延綏太監張遐奏聞虜衆渡河[illegible]巡按徐鏞亦言。請議戰守機宜。遂有是命[illegible]將等官。聽令直等推舉。并速與從征[illegible]待報啟行

兵科給事中孫博。條陳時政。并東西二廠旗校。中傷大臣。乞嚴禁革。忤旨不從　博言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illegible]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布按守巡各府寺宜每三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撫按。以俟考覈[illegible]不公者。遞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于大臣[illegible]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為博危之

二月。詔天下凡過孔廟門者。皆下馬

三月。汪直朱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威寧海。破之

封越威寧伯。掌院事　初錄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封伯。御史許進又援洪武[illegible]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奏[illegible]

[illegible]宣[illegible]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illegible]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illegible]追封三代。子任。家人冒功陞賞者[illegible]

五月。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illegible]

准行　洪謨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illegible]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勅[illegible]仰取聖裁。上曰。五經四書。漢[illegible]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取[illegible]言者。輯錄之。天下學校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己見紛更。不准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illegible]

罪。詔各罰俸一年　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奏。謙鉞等失機隱匿。并[illegible]科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于徼賞。故掩虜情。隱匿直并陞賞事畢。然後[illegible]朦朧[illegible]節奏

敗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余子俊覆奏[illegible]
題請　旨。詔從輕罰俸。鉞已遷戶部矣。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劾陳鉞等罰俸。鉞怨。掌院事

王越縱珍。而汪直巡邊還京。鉞出迎至五十里所。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王越亦來汲。遂不令見。明日即遣一心腹指揮往。同王宗彝審勘。宗彝等阿直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會多官廷鞫。無敢與辨。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　旨各罰俸

議征安南。尋罷之時安南屢侵擾占城。占城遣使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

之策。職方郎中陸容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illegible]

[illegible]

事乃寢

按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若使安南之役。直復得逞其意。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諸君子力沮之。豈非社稷生民之大幸與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道。將從之。劉大

夏執不可。曰。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紆回三大鎮。此　祖宗設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乃不許

遣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秦紘下錦衣獄。尋釋之。命

巡撫河南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擒治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illegible]敝衣數事。亨因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illegible]嘉[illegible]

長久。　詔釋獄。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於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不較。紘密疏直多[illegible]校。騷擾地方。後直回。　上問各巡撫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八月。陞國子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會試。凡怪詭險語悉痛斥之。怨詬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諸士乃復渾厚。士有慕學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中正。其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illegible]

[illegible]

文。詞雅誕傲睨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句云。是我去而夫子來也。又曰。腹中有長劍。出日幾回磨。以此為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白鉞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貢欽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南京科道章玄應徐完等。交劾陳鉞欺罔當誅。不報

修設惠民藥局。

十二月。廣東布政使彭韶。請罷造辦進貢均徭餘戶。

先是市舶太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進貢之需。韶因陳疏止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宮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干自給。此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藏有限。今則遠近王親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扎。今百度修舉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板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豈。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驅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illegible]寬民力。恐無以[illegible]以雜用[illegible]其何以善後哉。疏上。詔減其半。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覈 東宮莊田。[illegible]州獻景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莊田。內侍欲冒占且予粒十倍公家。民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使客遣人邀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不忍為也。至其地。徧集居民。若故跡明白。卒以所占田盡歸民。援例起科。畝三升。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有禍。吾獨當。不以累公。竟得命。如舊章。

禁僭用渾金禁色段疋花樣。

辛丑成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詔增會試詩易房同考試官各一員。

二月。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徐溥為左侍郎。

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徐溥。詹事丁獻為考官。取中趙寬等三百人。

地震有聲。南京江西府山東河南同日震。

改陳鉞為兵部尚書。以余子俊憂去也。

謫監丞祝瀾為廣西府經歷。瀾奏天下文廟宜該如南監制為木主。下禮部議。洪謨劾瀾輕率。故調外。

三月。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侍陶琰孫交王華皆著名。

西域撒馬兒罕進三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接。職方陸容言。[illegible]之獸。在郊廟不可以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御服。不宜受。禮書周洪謨亦言不當命大臣迎接。上乃遣內臣逆之。

湖廣守將都督王信。撫定諸蠻。尋總督漕運。時信上言。湖廣蠻夷質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擄掠。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廣田地高下不齊。農家無所蓄積。收禾未竟。征斂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命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詔下其章。飭屬衆職。信公覽河衛千戶以功屢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讐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信遣邊商諭意。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皆稽顙曰。屢歲不登。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順為屬役。尚敢反耶。信撫

殺簡重緻袍襴金闌居輒展玩經史歷鎮大郡不嘗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愈足以久歿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兵擔者公皆為子弟奏官信絕不為只令讀書自力辦公鄉十人亦鮮見其傳云

勅司禮監太監懷恩三法司審錄囚徒

五月命何喬新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新奏沿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執免戍遣為鄉導侵邊設有桀黠不逞如匈奴之于衛律趙元昊之于張元吳昊其為邊患可勝言哉宜嚴禁防守關者知情故縱俱發煙瘴地面充軍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詔從之

六月左僉都御史李綱卒 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御史[illegible]侯[illegible]卿嘗過蘇州[illegible]盜奪其籍問其隸曰[illegible]少卿邸是無錢者撤簾而去歷陞僉都御史至是卒于官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七月詔各處軍民人等交通進貢往來外夷并投托撥置害人者俱發邊衛充軍

汾川王貢鍒奏求書籍 詔以勸善書為善陰隲孝順事實與之

八月以議曆數執真定學教諭俞正己治罪 正己奏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酉時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為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分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乞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 詔所司看詳以聞禮書周洪謨會掌監事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己論詳考乃不能決謹等因奏正己止據鄙見參考皇極經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驗差而可今正己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 詔錦衣衛執治之 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下法司治罪豈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耶

較權量給民用

十月總督漕運張讚請以宋儒胡瑗從祀 下禮部議 瑗揚州如皐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湖蘇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呂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于後學

廣東左布政彭韶薦舉人陳獻章學于朝下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侵剋禁 先是陳鉞撫遼奏開馬市于開原廣寧二處聚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使劉海姚安稍侵侔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求市至是鉞懼罪及己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為中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令

參將布按司官各一員監之有侵越考覈罪黜
無激變 詔曰可仍令巡按御史帝劉游奸安
之罪
以聞

十一月。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開本府歲貢。許

上以科舉之業未可倖成。姑令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之

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命孔弘泰襲封衍聖公

弘緒弟也。憲宗朝。加先聖朝祭禮樂。考廟初 上幸太學。俱召入觀禮。賜宴賜冠帶如例。又賜第于慶壽寺之北。卒年五十四。賜諭祭。命工部治葬

召余子俊為戶部尚書

附錄

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腹下右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成化十八年。正月庚午朔

南畿饑。命戶部糴常平倉

命太監汪直。總制大同宣府等處。

初直與王越受命征迤北。既而命越鎮守大同。至是召回游擊將軍京營寺官。而獨直與越共事。蓋 上已知其向者交構欺罔之狀。漸疏之也。初直與越選軍。相處久交最密。時直懷怨。洩禁中語。越閭以語所厚。亦不介意。及征建州。直與陳鉞謀窘越。越以其語核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有盜夜越皇城入西內竊次米者。時索急。東廠校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厚賜賚。直聞而怒曰。尚銘者吾所引用之人。乃敢背恩擅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訪其專適甚所厚者。已洎洩其語。銘達于內。因發其構事。直遂見疎。而越亦被斥云

二月。何喬新敗虜于灰溝

虜因威寧海之怨。連歲大舉入寇。新督軍士伏兵。斬獲甚多。時山西饑甚。新發倉粟三十萬減價糶之。全活者衆

復罷西廠

時直在大同。科道交章論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閣臣萬安。亦以革去為便。初。遂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 上從之。中外忻然

令兵部尚書陳鉞致仕

右軍都督馬儀。奏鉞巡撫遼東時。姦貪欺罔。骫法弄權。逞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報汪直誣陷論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亦被誣陷謫官。其子澍冒受錦衣千戶。恃勢為非。 上免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illegible]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四月。詔令琉球國陪臣子蔡賓等五人。于南監讀業

從中山王尚真奏也。令有司歲給服饌

賜晉王書。

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將已故滕縣王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為軍國救荒之助。 上以其違例奏擾。掠美沽名。故書達王。防範之

陞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巡撫江西總督糧儲

五月。命京官三品以上。政績顯著者。方許蔭子。

時故侍郎林鶚子。得乞為國子生。不允。乃有是諭

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

閏八月。勑兵部。凡軍官濫役者。退出差操

時南京留

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
以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于農意也。白
此法弛，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管
屯者有積蓄而無差操，所以敢後來者之謀其
洽洪等如律，而嚴濫役之令。兵部請自後京運
遇警調發，惟神銃砲銃等物，徵直顧丁夫傳送。
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
之，庶軍不稽緩，民不煩勞。詔從之

調王越鎮守延綏，以都督同知許寧鎮大同 時直
與越俱留大同。萬安等恐直為
越所誘，復求進用，乃上議調之

刑部尚書林聰卒。諡莊敏。 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太監王振
家僮張伯通奸狀。內侍善增驛馬石璟有罪。宥
劾之。勸迎 駕禮宜從厚。易儲議續至，不肯署
名。大節足稱。天順間為巡撫，賑饑山東，請盜
[illegible]同游至有惠績。及綰院章，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徇法，辭不免浮沉之議云

九月。遣少監孫端齎敕戒諭晉王。 時趨按寺官奏慶成王府
奇潤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
成并奇潤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
子，不啟不奏之過，數奇潤以
前項罪惡，降奇潤為庶人

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祠顏氏裔孫博士鉉以乏人洒掃，援孟廟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
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之

令發掘王府將軍夫人郡縣主及歷代帝王名臣
先賢墳塚者，俱充軍 開棺為從，見槨不分首從
俱邊衛，發而未至棺槨者
附近衛，俱遣
家屬發遣

十二月。御製文華大訓成 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
珝、劉吉太子太保、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彭華五獻，楊守陳、倪岳各陞秩有差

命詹事彭華等進講。皇太子起立拱聽 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規寺執以

杖監察御史劉規于壁于朝 聞。詔送錦衣衛。御史但當
糾奏，不宜自執。姑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昂言宣德十五年
詔犯罪充軍，止終本身，蓋罰弗及嗣之義。今勾
丁殊違舊制。章下兵部，言：北因陝西巡撫阮勤
之言，已如例禁止，乞再加申
明，通行天下。詔申禁如舊

癸卯成化十九年。正月甲午朔
[illegible]

定給太嶽太和山香燭 [illegible]自成化十九年至二[illegible]一年止，額二萬三千四
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
餘斤，令于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右參政 夏在職方
最久，聲籍甚。時虜寇大同，邊帥失律，調發戰守
無虞日，尚書皆倚重之。時中官有欲薦為兵部
侍郎者，冀一往見，夏畢詞謝之，卒不往。嘗
自謂恐人負官，願為親民之職，真有識者

命祀南京吏部尚書魏驥于蕭山之德惠祠 祠舊
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躬率鄉民修築海堤，田
獲其利。邑人謂其功與時等，相率赴闕奏請以
驥配于時之
祠。故有是命

三月。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 時謂忠如汪直、陳
鉞，次第皆敗

[illegible]祭忠拄[illegible]復其官。

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讀書至老不廢，歷官忠節炳然，為世所傳誦云。

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參政。時賑濟饑民，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詞多切直，且指摘中官梁芳等。上怒而謫之。陝人哭送，如失父母。

詔修周公等廟。從陝西巡撫阮勤奏也。周公廟在岐山，墓在咸陽，諸葛亮祠在沔縣，范仲海祠在鳳翔，呂大中、大臨、大鈞祠在藍田，俱歲久頹圮。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illegible]若禮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亮與復漢室，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宋洛之傳，又于名教有補者，祠墓弗修，祀禮廢墜，當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修治祠宇。其周公歲春秋二祀，墓以二丁守視，亮等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其毋忽。

六月。調汪直于南京御馬監。因巡撫郭鏜奏直與總兵江寧不和，故有是調。

七月。命御史司馬垔提督南畿學校。

八月。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為奉御。奪威寧伯王越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工部尚書戴縉致仕。兵部尚書陳鉞俱除名為民。餘黨謫有差。

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郎遭禍譴，天下凛凛。有中宮阿丑者，善詼諧，每于 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 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而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錯直結為從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為。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心腹，大肆羅織，中外寒心，人下之人但知有西厥，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畏 陛下。積又聽信陳鉞，誣就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領竭錢[illegible]其屬[illegible]陳鉞等[illegible]百人[illegible]王越不[illegible]乃為別圖，容謀汪直，皆往大伺，肆鼠竊狗偷之謀，為要寵陞宮之計，牘池撥兵連夜出境，到于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安報大功，濫罰陛賞，不額敝驟，致扎蔺積情，招結醜類大入，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罷，將方權草在處缺乏，致勞 九重宵旰之憂。發流自等芳岡罰知其罪尚可寄郎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義臣結黨欺罔于權閹開邊釁之誡。 上納其言，郎命法司會多宮家擬覆奏。逮直，其黨竄斥給盡，中外快之。

按汪直輩之所逐，萌于阿丑之詼諧，謂具有方朔諷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將[illegible]國公朱永掌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illegible]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illegible]興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illegible]

國公家蓋慶予是國即撤工賂尚銘得止上即遣太監尚銘察之成化末年刑政多賄以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即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論王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王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王者肯日胡塗如今儘有得上微哂而已於三代時瞽誦詩百工獻藝各堅時官者趙整作歌悟主阿丑頗合此意亦諫道一助也

命太監懷恩、戶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內臣顧恒鎮守廣東有進貢之儀望香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民[illegible]傷國體乞賜裁減至是太監梁芳[illegible]採在廣[illegible]惟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illegible]廣東[illegible]如失父母云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賛等一百三十五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儲巏等一百三十五人。

九月。授陳獻章為翰林檢討。予告。獻章新會人先是巡撫朱永薦其學行可以追匹古人乞以禮徵聘吏部以其原係聽選舉人移文取至京不就試且以母老乞侍養上特授是職聽[illegible]歸一時推尊為白沙先生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乞復江朝宗、王崇之、祝瑨、趙良、張善、方賓、沃頮、張銳、陳尊、毅王齊等原官。不許。各官皆以忤直被縱文致其罪時年俸已如訴所上以事已處分裕等如故又來煩擾各停俸半年。

詔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王瑞言

十二月。以修撰謝遷為右諭德。

罷傳奉。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論陝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遂嘿芳至是大學士李不應科道王瑞張稷交章論奏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受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名器之濫不可勝計上乃命中官表琦傳旨令後納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旨俱覆奏明白[illegible]部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令下六人[illegible]餘尚未斥而人心稱快厭明大學人益懽謂納諫黜邪格天之應

甲辰。成化二十年。正月己丑朔。

東廠太監尚銘有罪罷。初銘以汪直薦入司禮監又行東廠事擅權勢賣爵鬻官且羅織富室索賄無算上知其狀黜銘南京尋令充淨軍孝陵衛種菜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累日不絕吏科都給事王瑞等復奏近蒙遂去尚銘至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銘近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乃機密重地豈可引用匪人且榮在大同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所數百巨之怨更乞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生民之幸也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

考官。取中額增寺二百人以彭韶副都御史巡撫督漕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蔡清、邵寶、儲巏、王雲鳳、後皆有聞。

處士胡居仁卒。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就家塾。言動老成。既受學吳康齋。慨然以道自任。其學以忠信為本。求放心為要。主敬為的。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凝莊重。履繩蹈矩。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見義勇為。不擇利害。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蓋闇修力踐之儒也。所著有居敬錄、敬齋集。其問論聖賢德業。經傳古趣。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陷溺人心。變亂士習。[illegible]

[illegible]其卒。南昌人。少為縣學吏。以善星命推[illegible]班[illegible]吏部[illegible]天順初。贊南城學事。[illegible]作[illegible]以援大學士李賢于難。為陞太常[illegible]鈔。成化壬辰。陞禮侍。因言官論。改工侍。尋陞尚書。管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起自吏胥。人駁物論。但為人謙退。故得保全。

四月。陞南陽成都知府雍泰、毛松齡為山西副使。

慶陽同知李夢麟、州知州周寧為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各增官二員。督糧剔弊。且舉四臣。故陞之。

重建象山書院于貴溪。祀陸九淵兄弟。

五月。起馬文升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敗。詔復文升官致仕。至是起撫遼。凡三往。皆樹勳績。

改江南巡撫王恕復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無錫處士陳公懋進所改四書集註。命毀之。有司治罪。以孟子馮婦章士則為之句。亦人所傳云。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字伯載。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遊謝應芳之門。既長。貫通經史。永樂間以布衣召修大典。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于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八月。刑部員外林俊、前府經歷張黼俱下獄謫官。俊上言太監梁芳招權黷貨。貢獻濫[illegible]。乃引用妖僧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以謝天下。詔杖俊。降雲南姚州判官。黼上疏言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俾士氣益張。讜論無隱。詔責其回護。并杖之。謫雲南師宗[illegible]州。後王恕上疏略曰。邇聞員外林俊以諫言[illegible]天威。經歷張黼為俊陳情。亦蒙拿問。[illegible]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言者。實為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致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人皆知此事之非。而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獨張黼言之。今悉寘于法。人將以言為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宇。以理兵荒。庶宗社鞏固。天命永矣。疏入。留中。先是。懷恩謂余子俊救林俊等。子俊謝不敢。至是見恕所上疏。數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十月。東廠太監陳準自縊。東廠自尚銘弄權。害人。中外切齒。準。直隸順德人。為人平恕清儉。及銘敗。代掌廠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事也。毋預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捕之。準不忍。遂逃屢月。竟閉門自縊。[illegible]

陞修撰吳寬爲左諭德。

十一月。令各省直嚴實預備倉。先是大旱，廷臣皆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倉，為良法。乃勑布按二司曰：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凶荒，為民賴也。比久弛，汝等督同各正官，將原設四倉數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贓贖糴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吏虛實收放為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于衛所地置倉，亦如之。

十二月。命廣東歲祭故巡撫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為廣東參政，以詿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詔起信民為僉都御史巡撫，招撫安集，多所[illegible]廣人思其德，請于朝立祠。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請祀。詔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甲申朔。

詔求直言。

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並謫官。吉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斷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璣言十事，首正心修身，末乞斥方士佛者。毓元言慎選大臣、臺諫，去佛老，惜名器四事。疏皆留中。尋以他事謫吉景東通判，璣普安判官，毓元除臨西縣丞。同時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升、蘇章，各上疏，皆言閹豎干政，妖僧政惑，援庶吉士鄒智忠良，大傷國體。疏入皆不報。時言者漸及宮闈，　上怒，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不敢推陞。

命李孜省察百官。賜圖書封進。孜省江西人，為吏犯贓，以巡撫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賄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丞。守隨回朝，劾其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改上林監正。尋又加禮侍兼通政，受寄命訪察百官，暨丞，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復林俊、張黼官于南京。時梁芳因言者交及，乞內降復俊等官。初俊之謫也，事且叵測，賴太監懷恩中外調護云。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

令殷謙等各修省。李孜省、鄧常恩降[illegible]民所追回度牒。吏科都給事中李俊[illegible]政最大者[illegible]

[illegible]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鎮，或援引憸[illegible]或投獻淫巧，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名、李本、劉俊、張鑾、田景賜、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儒無為，或清論不概，告所以勵聖德損至治。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　上乃宥梁芳等，而令殷謙等修省，降孜省等，而革繼曉，責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發來。

二月。巡撫宣府李岳。請暫停修邊。詔余子俊酌處以聞。以連歲兵荒，東作方興也。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略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嘗有。近者林俊、張黼蒙詔復職，繼曉亦被遣還，其固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illegible]推諸

司之中，罷宮有先後，編而被誘者，天下之大
豈無後繼驍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通查數年以
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
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
有奸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容居，并
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氣交
應矣。詔所司知之。

泰山屢震

將李孜省奏易衛款天

令援例監生分送南北監

其自願備詣本生監收者聽。其年或十三四或十六七，俱行各提學官入學肄業，滿十年方復監。

附錄

時散寢湖繫，上頗有易儲意。啓欽天監奏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始詔為東宮選妃，不易太子矣。

四月，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儒學

禁溺女犯者戍邊

[illegible]溫州府台處三府俗[illegible]往溺女，殘忍不仁，傷生壞[illegible]院覆議，謂宜通行禁諭。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殘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家有無不肯者，後所產女次者，者嫁里舉首發邊遠衛[illegible]

廣東布政陳選請停買辦方物均[illegible]

撒馬兒罕使臣將往滿剌家市狻猊[illegible]

奏畧曰：臣聞西旅貢獒，召[illegible]獻，雖周公致規，蓋不惟[illegible]以杜窺伺之萌也。乃若珍禽奇[illegible]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illegible]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illegible]貪戀，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illegible]

請止之。

究本非學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illegible]貽誚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發而[illegible]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諡莊敏。

宇宗器，關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授編修，歷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設邊餉，鼎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二門而上，小河可達延綏者，前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鼎初試禮部不第，國南監學規整肅，獨請就之，為祭酒陳敬宗所重。在翰林，迥然自異；為戶部，執法不避，獨不寢開鑛一節，蓋有可稱云。

七月，余子俊請築宣大墩臺。從之。

東自四海冶起，西自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餘里，舊有墩一百七十[illegible]今增四百四十[illegible]計將先已沈行適遣，歎而正經[illegible]復勑有司預備器物給之。逾時，子俊又奏[illegible]大發兵夫築墩，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八萬五千五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下戶部會議，以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且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存者不必轉運，即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儲見存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撥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發驗于順聖川與給用。從之。

九月，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素鄙萬安，安積恨，詆中傷之。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安與劉吉起西角門，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完，乃御筆也。啟視之，謂珝貪財好色，與汪直認親，納王越賄，謀復留。若不去珝，必壞大事。吉語安，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太監扶持[illegible]目。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

寺曰：必不得已，令琊自陳休致爲可。聖意正如此。琊上疏乞致，許之。安寺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其甚云。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彭華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

勑令南京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王恕致仕。謫工部主事張純思南府推官。先是罷傳奉，至是貪緣復用。恕言政令必不宜數改，語激切忤旨，落宮保致仕。純亦言恕社稷大臣，朝若無此，不可使去。并謫之。

三月，巡撫大同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時科臣劉昂等[illegible]帝供令[illegible]索[illegible]充急扒運而京民[illegible]條邊防財多員破[illegible]之責難逃御史朱欽[illegible]功利逐致邊備空虛[illegible]俊受朝廷重托不審事[illegible]方費用錢毀教名姑置不問[illegible]仕去。被延援鎮城舊在綏德子俊[illegible]役數軍民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垣[illegible]寡婦家麻床杖日哭千家而浮沙築墻移[illegible]緒使授德滿離兇失額譴虜騎長驅直隔內地盖貽誅之不吝矣。

許州民爲知州邵寶立生祠。寶在任，躬課農桑，教養兼舉，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顏考叔祠墓，改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于褒城，擢晉公祠于鄆城，燬龍骨杖巫妖，許之風化蔚然改觀。久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云。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舊制各邊軍馬三年一造冊奏報，文升恐其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議地方稍遠者歲以冬季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以冬夏再報，每報不須花名，第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征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各操者幾何，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有後期及數月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吏部尚書尹旻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詔獄。既而科臣劾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以銀三百兩特授知州，指揮吳昂以銀五百兩兼管糧運，御史陳救時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遏抑王軌[illegible]王事，經歷張[illegible]進少卿。龍素無學問之旅，久著貪汚之迹。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乞特奮乾剛，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民俘這之誅。上命三法司、錦衣衛鞫龍及王範等于午門，拷訊明白，乃革旻官，永俱罷去。

遷廣東左布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眷。因選貝奏勸開末結，知中官黨猜選，乃誣奏選黨比知縣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按徐同愛鞫之。二人畏眷，不敢反異，乃晦選所黜吏張聚，令誣鞫聚。聚不從，二人坑聚，拷掠娶以死，郎中耳失敢以私議減公義，陷正人也。行寺羅織無所得，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褻獎屬官，志圖報諭。論罪當徒。奏入，詔奪選官，還錦衣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而卒。聚聞選死，即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誣乃上疏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卒搖惑

[illegible]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允以了能鑠金而毀能銷骨者也。陛下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意怙冒之中，尚罹置加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矛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政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司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覲，以致[illegible]眷橫行胸臆，汚衊清節，蠱惑 聖明，勸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詿誤羅法，罔選罷黜，實臣自取。于選無尤。眷乃妄意臣必之，選以厚賄啖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脅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餉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矯行等遠臣于理，彌月拷掠，身無完膚。臣耳心顧天，終無異口，行寺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勸灾不貫，擅便發舍當庇，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委為夏姬，訴夷齊為盜跖也。伏念選志在救民，乃為勸宮後海濱遺賊，疾翦狙而殂。行持其速，亟不為啓[illegible]

[illegible]選嫉報者以快其私心人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祗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早，孰諒其究。臣以罪人擯斥田野，敢月久彼陳耳。必昂發者，誠痛忠廉之上，銜屈抑之究，長讓安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疏入不報，尋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賢，臨海人，沉靜端愨，聖賢自許，潛修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無異寒士。為御史，正色直言；為督學，以身為教；擢布政，務為惠養。蓋篤行之儒，為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但記之。正德丙子，追贈光祿卿，諡恭愍。按恭愍之持正謀國，因一時之俊傑，而張聚之古已陳言，足以塞諸奸之瞻，其亦凜乎偉丈夫哉。

降江西巡撫都御史閔珪為廣西按察使。珪奏江西多盜，緣宗室佃戶窩聚，占恡不發，欲并坐其王。尹直輩銜之，乃謀于李孜省，故有是調。

七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諡文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人閣時， 天子蒙塵，人心洶洶，輅力主華議，請郕王即真之伉，抑南遷之說。及回鑾盧忠妄言南內事，并黃紘言易儲事，多阻之。已而曹石用權，輅救裁抑被嘖，言官措論，削為民。成化改元，復官，首號新政八事。及陳彈斎七事，力爭慈懿埜禮，請復 景皇帝位號，詞引立東宮，顯止王皇齊黜號，汪直十罪，以罷西廠，此皆其立朝之大致也。若鉞薄為兊傳婦議之不與交。黎淳以易儲事上章專攻之，輅相待無異，乎時尤其亟之休休者歟。

八月，以耿裕為吏部尚書。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羅玘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陳鎬等一百三十五名。

十月，進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太子太傅，彭華、尹直禮、兵部尚書，並太子太保，俱在內閣辦事。太監懷恩在鳳陽數日，內閣川此四人輔，廷可謂無人矣。

擢浙江參政夏寅為山東右布政使。寅，華亭人，性聰異，讀書數行並下，善為古文，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濫屈降志。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

敗三可惜也。今逆賊已死名言也。時徐州饑荒，請宜加賑恤。臨清南北州縣之地，宜選大臣鎮守。廷議是之，乃出銀四萬兩賑給州。命都御史鎮守臨清兼有是命。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及繼曉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命工部杜謙等度地，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獻宅，託芳請襲侯爵。芳言于上。許之。既又市其傍民屋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焉。

十一月，更定會試南北中卷額數。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貴妃卒。 妃，山東諸城人。父貴為縣吏，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侍上于青宮。上即位，遂專寵。因廢吳后，紀[illegible]居西內，其性警敏，善迎合上意。[illegible]得進御。[illegible]皇子[illegible]長，未期而薨。凡佞幸知[illegible]皇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由妃主之也。妃卒，上震悼，輟朝七日，塋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欲去其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國子生虎臣諫止萬歲山棕棚，詔從之。 臣以貢入太學。適聞架棕棚，以備登眺。上疏極諫。維時祭酒費闇恐及累，用鐵索繫臣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詣其奏，且命授七品官。閣大憝臣名重天下。後授雲南磽嘉知縣。

二月，旌表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追奪試官訓導黃瑩等聘禮，令御史究問。 先年試錄文多乖謬故也。

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為考試官。 取中程楷等三百五十人。會試舊片稱宣德丁未楊士奇議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北兼除各退二以為中數。是年以言者，又各退二以益中卷數云。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涂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程楷等三十人為庶吉士。是科得吳廷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瑤，皆有聞。萬弘璧，大學士萬安孫也。父翼為南禮部侍郎。

以李孜省為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illegible]翰林學士彭華致仕。 李孜省用事，華實囑使之。及孜省敗，人始知所[illegible]

[illegible]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先是，清為刑部員外，勘事浙江，受賕落泉。比還，得紹興，不敢往，奏乞改任。吏部言其狡譎，倡狂，請治之。遂下清錦衣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蓋清常附萬安，結太監郭閭，挾勢造意，殘害良善。至是請于安，閭囑吏部。不從。安乃激尹直為援，囑李孜省為之。

五月，敕工部尚書謝一夔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修撰，歷今職。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安費足財用之疏，故以寺役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舉會試第三，乃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之。直與李孜省通，一夔雖不為崖異，而中實介然也。閣珠之

調直實為之。實錄并及夔豆其鄉人之忌者所纂入云。

六月。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松江人。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每發之詩文。成化間。以進士官兵部郎。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訟獄。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之險巖。梁橫浦之崩湍。而居者行者無不謳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為立生祠。

七月。進萬安少師。以一品滿九載也。

召致仕余子俊為兵部尚書。仍加太子太保。

八月庚辰。 上不豫。

戊子。 上大漸。召 皇太子受遺命。上召 皇太子至。命……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之圖事之切要者。諄諄懇至。太子謹受命

己丑。 上崩。

九月壬寅。 皇太子即 皇帝位。 詔赦天下。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 憲宗。

葬茂陵。

建祧廟。奉 懿祖升。祧廟在 太廟正殿後。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行古祫祭之禮

祔 憲宗于太廟 先是。詔集議祧廟。少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凡褅太祖者必……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即以功……不以統論也。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祖……周西伯。非稷契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既以配天。又亞不南向之位。名與實乎。若非禮也。今 憲廟升祔。請升祧德懿懋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稷契。而祧王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斯尊 德祖。庶無悖禮。下禮部。周洪謨。倪岳議以為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復可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 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藏……

妖人李孜省下 詔獄。妖僧繼曉為民。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戍邊

太監梁芳。韋興。陳喜下 詔獄 先是。科道韓重陳穀等。論李孜省。交結梁芳等。瀆亂朝政。芳等已閒住南京矣。至是。太監蔣琮言芳等邪術害政。假造寺觀塔廟。府庫贓銀。不可勝紀。乃並逮之

十月。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 花麻城人。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延致于家。屬題畫鵠。未有春來風雨尋常事。一把天混作旦恩句。安銜之。會文祥上新政疏。……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

[illegible]左顧問詔責中興再造寺語以為不祥[illegible]文祥從容辨對而出萬安遂票是旨。

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illegible]

王氏為皇太后。

立妃張氏為皇后。

召太監懷恩于鳳陽，掌司禮監事。恩以直道居鳳陽，上即之召預政。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言時政，不報。

召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懷恩力言于上，留去萬安而用王恕。恕至京，鄒智往見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備陳[illegible]有濟。一授[illegible]職[illegible]無[illegible]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薦恕宜入閣，若有諫議，亦無不聽。上曰：朕用漢義王道故事，委恕吏部。

以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懷恩請內閣曰：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閑居南京？萬安默然。

以楊守陳、彭韶、張悅為吏、刑、工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諡廢妃紀氏為孝穆皇太后，祀奉慈殿。先是，詔廷臣議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為帝嚳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舞樂，蓋指姜嫄而言。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歲五享，四時薦新，並依如常儀。今[illegible]孝穆神主，宜示[illegible]奉先殿傍別立一廟[illegible]如奉先儀。詔從之。

上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附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結[illegible]孜省，黨同伐異，舉朝側目。上在東宮，稔知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視為心[illegible]又以庶吉士擢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答。已而科道交劾之，上令懷恩持疏示安。安[illegible]一號，安即號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愧，索馬歸第。安久在內閣，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諡文康。子翼為南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illegible]萬，諸[illegible]安勝子弟僮僕竊取無餘。

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十二月，尹直罷。以科道劾其附李孜省也。

進劉吉為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

以丘濬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掌後府事。

以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illegible]時士女會集，動數千人，爭以金泥其面。俊焚[illegible]得金數百兩輸官，毀淫祠三百六十區，所撤[illegible]鎔之[illegible]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六

孝宗敬皇帝。

帝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孝穆太后紀氏生於西宮。十一年冊立為皇太子。在位一十八年。壽三十六。葬泰陵。

戊申。弘治元年。正月丙申朔。

以右都御史屠鏞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召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戶部員外郎張倫上言二事。一請爵賞謹內臣。一備乞祿不宜濫……選師保之職……免……遣講官……故體勸及東廂經構也。命所司知之。

召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為左都御史。掌院事。兼提督十二團營。文升陛見。召至文華殿。賜大紅織金衣一襲。蓋上在東宮時。素知其名故也。文升感殊遇。益自奮勵。知無不言。上特倚重焉。

超陞貴州左參政鄭時為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時先撫陝西。成化二十二年上疏觸時諱。謫官。上知其忠。陞之。

閏正月。敕修憲宗純皇帝實錄。

左都御史馬文升。言十五事。一令院司舉劾黜政績昭著者。與行人博士兼選。不公遺坐。一驗官虛詞摭拾。問官者。仍依原擬發口外及邊衛者。問官違法明白參奏。一按察司官。以與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推官于法司辦事進士。及強年舉監除授。一督責守巡官。徧歷所屬。集貪別贓歲終類奏。一敕各總兵巡撫。及時修飾邊備。一嚴逐左道邪術之人。一舉監年強堪任州縣者。與進士兼用及兩司府正。尤宜慎選。一令部堂覈屬行能。本院據以甄別稱否。一嚴天下官員科罰害人之禁。一敕戶部查歲支歲收之數。應計處者具奏定奪。一敕戶兵部按季給達官折色俸糧。其保定等處洪永間安置達士。地不足者。或分其空田耕種。或立屯長統屬。或令在官操練。以防後患。一敕禮部毋給僧道度牒。并禁私創寺觀。一敕禮部行光祿寺。凡夷貢筵宴。或朔望薦酒食。加意點視。一查內府內圃務至今所用之物。及工價銀所取白。處斷量減以為定例一行都布二司。皆造當勘過軍冊。照南北送部備照。其軍營見操軍馬。務定團營原額及南京一體。請查各加意操練。以收成功。上以所言切時弊。命所司議處。

賜故司禮太監懷恩祭葬。祠額曰顯忠。恩蘇州人。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侍憲宗。直言正色。動必以祖宗為準。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羣議不能感。號羅讒司香祖陵。上在東宮時悉知之。及即位。召掌司禮。新政多所裨益。不久而卒。上震悼特隆賻卹。按祠額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賞既馬。蓋殊典也。此外賢如覃昌韋泰輩。皆有之。越後則濫矣

二月。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以褻劇應焉文升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宸聽。即斥去。二御史以糾劾下獄。文升請釋。時論偉之。

辛丑。命興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出閣讀書。

太監覃昌傳旨諭內外官嚴禁囑託。

起侍讀學士李東陽充纂修實錄官。東陽以服未闋辭。上從之。

三月。命吏兵部各疏兩京堂官及鎮撫三司分守知府守備等官職名年履於文華殿。

癸酉。幸太學謁先師。祭酒費誾率學官監生謝恩。上勅之曰。朕惟自古帝王維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為首務。蓋學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于此。我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才。文教覃敷。治化旁洽。朕纘統之初。率遵成憲。釋奠禮成。祗謁先師孔子。退御彝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爾師治本原道遵道敎于經所當講明而體行者[illegible]躬行[illegible]古帝[illegible]是則汝師生其亦以古之賢才自勵。于經必究其精微之奧。於綱常倫理。必盡其允蹈之功。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大足以尊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齊魯之誦專美有周。則我明治化。將與唐虞於變比休矣。欽哉。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疏薦諸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建言遠謫。巏言五人者。皆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瘴癘毒霧之鄉。與奴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旌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起用之。

贈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從給事中孫需等請也。祠名旌忠。按于公之巡河南。父老祀之。李夢陽為記。杭州以公顯伍子胥。諸葛亮。岳飛為四忠祠。其亦不朽矣。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疏曰。陛下以來。屏棄玩好。放遠奇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致堯舜。臣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寔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跣志少懈。欲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乞開經筵。御午朝。聽講未明。賜清問。必求明悟。不憚咨詢。午朝聽政事。口奏略節。商復裁斷。其有軍國重務。即召大臣從容咨議。仍許諫官隨侍彈駁。大抵一日之間。召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俾賢才接見。視聽不偏于左右。則內外交修。始終如一。若凡百疏奏皆付司禮詣臣請旨批答。臣恐積弊未革。後患滋深。不但如前所過慮已。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保治議。上嘉納之。言正統以來編[illegible]朝臣[illegible]進見。議事不過片時。[illegible]聖賢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于左右。左右之人。左右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于好惡之私。不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召諸大臣。相與講論治道。詳議政事。或令輪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議大臣而才否。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金鈔有差。早進讀尚書孟子。午進講大學衍義。自後為常。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詔禮部考詳一切祀典以聞。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朝廷常祀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illegible]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闕真君元君。[illegible]之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官星君。諸天[illegible]之祭。請之祀典俱宜釐正。及一切左道惑

卒俱當禁止。下禮官會議，禮書周洪謨等覆議：
迦牟尼寺祭俱屬不經，惟城隍之神，則江以南
險守國之大者，制天下府州縣皆有祭，歲有
大享，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瀆，俱合罷祭。
上曰：[illegible]
是俱依議行。

五月，都御史馬文升上計處甘涼兵餉議。言陝西[illegible]其
涼乃古右賢王之地，漢[illegible]酒泉、張掖
等郡以隔胡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
則全失之。至我[illegible]帝命官
鎮守[illegible]
驛[illegible]
患[illegible]侵入
套[illegible]夜侵
每[illegible]且陝
西之[illegible]蘭州浮橋[illegible]人據河
[illegible]京
[illegible]中[illegible]難保無虞矣，今京兵疲弱
[illegible]為虞，務以[illegible]後患。上以所言[illegible]人
[illegible]命兵部
[illegible]議行。

六月，左春坊兼翰林侍讀張昇上章劾大學士劉
吉。言吉[illegible]為秦
山[illegible]人所悲
觀為中傷[illegible]所言難
憑，給事中韓重、御史[illegible]私。語人
得[illegible]外郎。
由是[illegible]也。

旌表孝子七人，節婦十二人。[illegible]縣學
生[illegible]人鄭
海，天津衛人，[illegible]人，以
居喪廬墓三年。張[illegible]不食，貧
土，故墳陳鐙，[illegible]以身代，貧苦守禮
洛，旌其門曰孝行。蔡氏，滏城縣石[illegible]妻張氏[illegible]

縣趙[illegible]妻劉氏，慶陽衛曹鍾妻白氏，[illegible]縣陳[illegible]
編妻宋氏，慶[illegible]劉永神妻[illegible]氏，[illegible]張
妻曹氏[illegible]江[illegible]妻[illegible]氏，[illegible]張志剛妻[illegible]
氏，清苑[illegible]生[illegible]妻劉氏，[illegible]妻
大興[illegible]年久守節無[illegible]氏[illegible]
次鄭銓[illegible]守節侍養翁姑三十餘年。
旌各[illegible]其
門曰貞節。

勅左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團營操練。先是，因五
營[illegible]內外官俱同[illegible]三千神
[illegible]理[illegible]選
[illegible]官各
[illegible]諳務
[illegible]整
[illegible]須
[illegible]不
[illegible]占馬五
[illegible]仍
[illegible]
大營選操，其三大營太監、總兵官照舊操練，所
留官軍每月兩次赴十二營會
操試驗，遇有調發，公同計議。

七月，增設陝西副使一員于西寧衛地方，撫治番
夷。

南京御史張昺上時政疏，上納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視屬是[illegible]之漸也。方士[illegible]遠
而[illegible]書[illegible]于宮禁，[illegible]復于京師，是[illegible]

復興之漸也按藝賦後雖革傳奉而千戶復職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起之漸也乃陞英雖已停免術閣有婦女千千百之微孫尼之漸作千賓石既已棄置又閣有成里不時之珍玩其漸尚千疏下部議以為然。上曰是。

八月詔議孔廟從祀。時給事張九功言前代祀王弼宮祀本朝禮部郎薛瑄當人事程敏政言荀況宜存大學與楊雄並黜申棖申黨一人宜存張家七十弟子衛林放公伯寮奏太叔何止得罷蘧宜祀于漆雕放宜祀于先聖鳥何疏應當劉善誤神仙馬融為梁冀草奏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為清談司馬昭纂魏杜預為吏不廉為不宜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各宜止祀于其鄉禮記傳于后蒼與王通胡瑗皆宜從祀思聖歐陽修論濮議宜從祀

于程朱之文配于禮宮議不可又明年南京祭酒謝鐸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于臨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生長于宋嘗貢舉于咸淳受宋之恩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出處進退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宋之諸賢斥為不從葬大夫之列乃從祀而祀未果。

九月監察御史吳裕巡按陝西還因陳邊方事宜。一禮將總調京衛官軍之不可一邊土卒調延綏邊軍精壯者以一邊城堡延綏路永寧定邊等堡當在邊墻遠南耕牧之地甚遠請會議復之一恤軍士請如守軍衣糧及錄夜不收功事。

十月擢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右參政。容崑山人少負

繼齊尺肆力于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利之類莫不通曉為職方時邊報旁午一皆蓮水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事罕然中肯綮而沮征安南沮六監李良乞陞叙皆尤太閑致武選郎進用將臣如呂傳王欽求世襲得人上登極疏八事曰儲養台輔慕道熱平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欽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時劉吉惡其侵宜將陰中之公于後為言于吏部出為是官尤有聲稱竟以考察去論者駭之

按容素有考察當國如劉吉亦論其賢蓋吏部為文升掌部察院已然矣邪雖敏王恕在事可謂近年史部上遵內閣分行端公科道弊多出剛正有為不肯迎合交結下民之人既退欲今人才之盡亦未究其所由來之道乃復則又為一經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真德崇義蘊親富貴之士鮮不為所屈而矣容所著有式齋稿及菽園雜記等書。

十二月致仕兵部尚書王竑卒。賜祭葬如例。竑字公度河州人賦性剛直自其為戶科給事中上疏劾朝臣總兵官大監王振宦官毛貴王長隨當駕前擊殺時稱其震揮馬順事后以巡撫節鎮振揚名聲由是聲聞者書宏其所至多有建立卒年七十有五。

己酉。弘治二年。正月庚申朔。

左贊善張元禎上疏勸行王道。上納之。元禎在講筵

化丁亥與時宰議不行乞歸家居二十餘年諡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薦者甚衆有詔氣節恬退當今鮮倫當是時天下士大夫日[illegible]其起而元[illegible]雍然如不復有意于當世也[illegible]郎侍召同修憲宗實錄至則授春坊左贊善至是上疏言定聖志一聖敬廣聖知勸行[illegible]道又復[illegible]焉云

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子俊字士英青神人[illegible]進士有才[illegible]利[illegible]世[illegible]日及遲事[illegible]成化中歷[illegible]二千餘[illegible]計[illegible]南[illegible]暑[illegible]臣謀國[illegible]大利害當以自任之又曰愼勿[illegible]

[illegible]謂未免躬自失之云[illegible]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昺奏[illegible]事數奏其[illegible]劉吉[illegible]內臣[illegible]不[illegible]奉[illegible]不[illegible]至不能[illegible]不[illegible]但[illegible]天下大[illegible]當[illegible]資[illegible]之官[illegible]後南京副都御史章律[illegible]二臣以爲效職者勸奏入不[illegible]吉上即位言官論薦必首王恕所劾必萬安及吉南科道保恕入閣乞黜安吉言尤激切及安罷吉柄政與恕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恕薦戶給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

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寺少卿又薦太僕少卿[illegible]自思以爲僉都巡撫延綏[illegible]調給事中宋[illegible]謝光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illegible]邦彥疏求退上皆知恕爲吉所傾然畏吉威權不[illegible]敢言惟以懷恩在內好恕之賢吉亦不敢加害云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命發銀二萬兩給四川成都等府饑民爲耕種之具

改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逮中書舍人吉人于詔獄尋削籍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庶吉士鄒智爲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御史湯鼐爲成都州知州劉槩成海州[illegible]先是文祥出爲咸寧縣丞吏書王恕奏還授兵部主事智嘗上京[illegible]萬安劉吉[illegible]王恕[illegible]彭韶[illegible]宋[illegible]劾安吉[illegible]而用之[illegible]吉人[illegible]縣[illegible]官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史[illegible]理幸[illegible]知[illegible]集[illegible]偏爲道使之選[illegible]陳[illegible]吉人[illegible]成命私[illegible]其[illegible]罪[illegible]吉[illegible]其黨[illegible]史[illegible]書[illegible]紹[illegible]後言[illegible]知[illegible]鼐[illegible]時[illegible]智[illegible]陽知州董[illegible]傑[illegible]吉[illegible]槩[illegible]當[illegible]之[illegible]發[illegible]人[illegible]幾[illegible]爲以手[illegible]之[illegible]又[illegible]吉[illegible]引十司正[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并爲[illegible]吉[illegible]之力足爲其黨乞并執[illegible]吉[illegible]智[illegible]并鞫之刑部承劉吉[illegible]鼐[illegible]言律斬[illegible]風憲受財當流吉[illegible]文祥[illegible]露送吏部[illegible]具得[illegible]劉槩[illegible]造妖言[illegible]擬處決湯鼐風憲犯贓發肅州衛充軍事人肆姦欺問發原籍爲民李

文祥謝晉秘交安議各降二級調邊任于是王恕執奏聚所與與書詞固寺任安其蒙有無亦未可知然推原其情不過與鄭屢題貼改坐失不許科言意謂一時豪傑此盡誅職耳不足互拘律物之過不非或衆亂四氏之事今比妖言律論罪設有造而言奏者胡之言不知更以何罪加之它日陽裁處得貞劉誅遣言引喻非類法而此律隔板示為不當鄉所言乃如此妨繫獄徐議之于是刑書何喬新乃言既身孤母老困守節三十年吉經旌表榮亦母須守可許憫乃得有發成復亦降四川行都司經歷後文祥以進表南還身發至齊河城迪河決溺死年三十七人皆指之智後二年亦文論所年二十六抗是時何文肅任此部馬端肅字西臺又當孝皇更化之初乃不免承風羅織如此今論者重有取于王端毅也。

三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所過使優禮科給事韓鼎上言野丁甫政於迷珍禽異獸天下開而諭之令未路年遠費人貢獅豹無以拄方來獻者况御無之獸非押玩之物宜供書了負宜罷遣之不報。

刑部侍郎彭韶進鹽場圖詩疏。上納之。韶撫兩浙鹽場泉物事情客分六節各繪為圖各系以詩云此冊上進言小民數條不蔽風雨栗飲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心為耐風霜人相踐積竹無人不知無人此薦薪之苦也況蒙命之物時煉家登場刮鹵淋滷海水作如雨集隆冬骨亦以為之此淋鹵之苦也煎之時烤燎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其居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鹽之苦也客商到場無無抵償不堪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

五月，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奏會試取士南北中卷。淳言洪武永樂間會試取士不拘南北自宣宗命內閣六臣會議始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為北數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為南數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并直隸廬州鳳陽和州滁州為中數取士以百名為率南數五十五名北數三十五名中數十名景泰定制近出成化丁未會試四川左布政使中數人少將南北二數各退二名添與中數禮部議宗法宣言宜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仍舊上從之。復宣德丁未所定數目。從之。

下熱審詔。

陞起復侍讀學士李東陽為左春坊左庶子，兼官如故。

致仕吏部尚書李秉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秉字執中曹縣人其純正直書心服孫所至有聲不失大寡者中題撫大同嚴禁武官陵削有功家排陷落職宗都御史起掌南臺後起吏部就去不阿功總撫宜薨樂宗有驛迎吏部尚書彭時弟華在吏部時彭華萬安尚書不平結萬安蕭彥莊之落宮保後取改任欲去而言之不言不去大為人刀為天並有報云亦不可以家晉

七月，給事中張弼請置妃嬪。不報。時上不置妃嬪乃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乃合是遇邑而徒建設齋醮祈以微福于神不已哉。

吏部覆奏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謂前此傳奉官員，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列，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此外惟中書舍人萬弘璧、劉章、劉鎡三人係大學士萬安等子孫，存留未汰，蓋當先帝特亦嘗沙汰。傳奉內三人奉有陞授不動之旨，故本部覆以爲留。且具奏非無故，能授漏抵近太醫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仕，及太常寺請革罷傳奏司業徐敬端，本部俱執奏不可。孫泰害輒翻其請，以傳奉作門，未嘗開也。今欲畫至天順元年，以來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其陞進之人存者無幾，間亦有元逮至今者，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璋，今陞至尚寶司卿；劉定之子𥓓，陞至南京尚寶寺丞，是蓋由歷俸年深資歷取，非兵部所選者；近南轄于良輔除工部主事，孫汝誠除尚寶司丞，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之類，是蓋由恩廕除授，非無階而[illegible]者，及有□陞爲太醫官、爲欽天監官、爲六部所屬衙門官、爲五府都事等官，及欽天監隨總兵等官書辦等官者，亦非全是傳奉之人。今若又繁行查，業經辨不勝其革，且有不可革者。況皇上登極，納以安靜，不必追其既往，但宜自今以後，內外大小衙門所官，俱令照依舊額，隨缺選補，不以輕授匪人，自然冗濫可息，官爵可重，朝廷尊而天下治矣。若往者方革，來者又許，則亦何益之有。

上從之。

禮科都給事中韓重等上言時政四事。一、存敬畏以□天心。謂遇大變，必大戒，乞不時召見大臣咨訪。謂遇大寒大暑，雖暫止經筵，乞仍令講官進講章，留心省覽，無荒廢典。一切停罷。一、慎用人以奉天命。謂兵部左侍郎何琮、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邊鏞，皆與公論不協；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丁永中、掌通政司事工部右侍郎謝宇、南京通政司左通政徐英、南京工部尚書程宗，皆論不容，乞各罷黜其職。衛馬太監郭鏞、南京守備太監蔣琮，皆生事害人，乞置之閑散。一、法禁以肅銷沃怨。謂內官□□至麟，既盜庫物，又縱火燒寺；內官開奏擊王□至成，乞各正其罪。光祿寺皿，乞專取辦于工部，免令折罰銀兩。各倉庫監收官，乞嚴禁約，不許乃取財物，一一謹號令之。請而天減，謂不加許，官亡有成命，不可近以[illegible]

[illegible]

致仕刑部尚書陸瑜卒，賜祭葬如例。瑜，諡康僖。瑜端重寬裕，練典章，精法律，凡議獄飾以經術，其斷李賊之獄，而不及妻孥；正曹欽之罪，而罔連個人。尤爲衆心服云。

兵部主事湯冕陳言馬政。一、養馬人戶富者賠免，請計丁根分爲三等，凡孤養馬先儘上戶，次中下，極貧者優免。一、成化二十三年以前倒失種馬及所欠馬駒追未完者，請照近例，種馬二匹、駒三匹各折一上馬一匹。弘治元年以後，仍舊追補，一二年一次徵駒，不必奏差科道，止敕寺少卿二員分行直隷及河南山東所屬，南寺少卿一員專益南直所屬，嚴督科案。順天、保定等府俱有牧馬草場，後募人開種，徵納子粒。請清查地名頃畝，至請下石議于各府州縣衛所，俾未有不堪養馬，馬虎徵子粒，乞與應免。兵部覆議，從之。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議律例。奏言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贓私罪者居多。至于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例也。例有時而損益。但國初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係滿易犯。故重懲之。然非制律之本意也。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議奏。或欲照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于杖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今無令後估計罪貫。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為錢估鈔舊制行之已久。新議遂格不行。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濮韶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靳貴等。一百三十五名。

以孔鏞爲田州知府。鏞蒞任三日。峒獠犯城。鏞出單騎諭之。乃解。

九月。諭安南還所侵占城國地。占城國為安南所侵。遣使請救于朝廷。時衆議皆未決。兵部尚書馬文升。即會禮部侍官。拘朝貢使臣。諭以禍福。俾還侵地。遂通和好如故。

十月。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六年。泊然無求。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處女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撒成去。為近侍與守陳同事者。舉因之取寵貴。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國可滅。史不可滅。況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四年事實及當時忠事者。湮沒不傳。及今採輯。尚可補闕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見。宜改正。草疏欲上。以病不果。守陳獨抱遺經。求心術于理致之間。不以訓詁詞章為能。故其持躬律家。居官接物。動遵成規。家庭訓子弟。如守阯守隨守隅茂元茂仁。成恂恂如一。俱為顯官。而守隨讜言抗志尤著。其為文典正。祇議全章。非時輩所及也。

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每里僉三名。三百里每里僉四名。一百里以下每里僉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月則操三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俱照天順元年例。

陳建曰。我 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倣得變而通之。寓兵于農之意。與今日奏合別。僉丁壯。催募頂役者。制頗不同。愚于治安要議。有隨圖里編民兵之策。略與此合。經世者其尚考之。

十一月。築高郵湖堤成。按河南防河堤。湖廣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一決而魚其人。今日之事。土勢及岸。人力詭詭。議者有隱憂焉。

庚戌。弘治三年。正月甲寅朔。

甲子。大祀 天地于南郊。 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舉計典。

陞參政劉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諧爲考官。取中錢福等三百人。

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明年四月，請即給勳號手詔，敕吏部王恕執奏。太后。上不允，遂給之。並保千石，並蔭兒本身弟延齡二人。及錢加五年，三月，進封侯，加歲祿一千石。

按：皇后無恠寵，其世幾于文則以故張氏得擅二伯，封侯謝恩之，十有自據而進，公者召保傳而至大節者，然會曰主兵符而不能易人主之喜怒，壽寧建昌能易人主之喜怒，而不能與外戚之進，止其極不過富貴其樂，不與宮事。宦官狗馬聲色，其威怒不過行閭閻匹婦而已。

三月。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錢福尋以不檢，黜。是科方良永、彭澤皆有聞。

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納米預備，張鼎亮起部，惟滿官徽至是王恕奏請，令題考課之法，遂罷冊差人齎繳，格不行。是非政體，今復考滿官，但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殿從之。

命以山東嘉祥縣田十六頃四畝，給沂國宗聖公廟祀。仍令同姓一人爲廟主，給地九十畝贍之。

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大學士劉珝卒。賜祭塟。

諡文和。珝字叔溫，壽州人。由進士，景泰初，議纂《天順》初，進講東宮，多所發明。時侍經筵，直言正論，聞者敬悚。在吏部，不徇私請。入內閣，果斷無忌。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辛未，定儲位，有大臣之節。丁母憂，廬墓側，鄉人服之。有文集，寺書藏于家云。

四月。命舉懷才抱德者，考送各衙門辦事。

五月。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考滿官務其積穀多少以為殿最。

命各處鎮守官不得擅執軍職及受理詞訟。

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命河南孟縣建唐昌黎伯韓愈祠。

七月。命科道每季巡視內府甲字等庫。

命大同等處開納兩淮引鹽，召商納米豆，以實邊儲。

命定擬孝穆太后父母封號，立廟于廣西附郭地方。

九月。授婺源縣貢生朱貞爲本縣儒學訓導。貞，文公九世孫也。

十月。命以故元守節死臣韓建，祔祀于忠宣公余闕祠內。

十一月。增設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副使一員。

路咽喉，從 日益請也。

十二月。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

刑部郎彭

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能為禍福。今軍馬錢糧工
匠盡出其手，分佈根沿，更相倣效，虛實遮掩，誰
能詰之。兄見凡有章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
行，不復審處，及至有化多從寬宥，弟宅可論不制服
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于斯極矣。壽常不函
為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見口奏，奏事要起
數于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講經邦要程
務，如大臣疾大異、緊急錢糧、邊關重政、工篤
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陳奏乞
御左順門，就下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亦
溫顏俯詢，曲折不惟世事日達，而群工邪正亦
因之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

納之。

以林瀚為國子祭酒。

禮部尚書耿裕，率群臣條時政七事。上嘉納之。

一、預節親藩。一、懲究兵弊。一、擇平銓選。一、照例
淵選。一、減造軍器。一、退復舊制。一、裁抑浸剋。大
意謂田土有限，藩封日增，國用日消，乞開示條
件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
行奏討。又人臣事君，以不欺為本。如雲南之木
邪、貴州之青，句江西之贛，以至兩廣、三邊之南
北，兩後之之間，侵犯者不為充復之計，盜竊者不
關捕剿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為賊，假敗績以為
功，捷奏率為虛誣，獲遂為良策，宜一一從公
究理，以懲欺蔽。又兩京官職，出身既同，而遷轉
之際，乃至懸絕。及監生考勤，選除先後，互異須
酌通融，庶事體歸一。又南京兵仗局，前廠達

造軍器，共七萬六千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
候應用，令地界年久，朽壞銹爛，有名無實。乞暫
且停止，以後收半成造。至于鈔關收稅，乞免戶
部差官，照舊制敕鎮撫鎮巡委府官管理。及
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
上以所言有防徵杜漸之意，嘉納之。

辛亥，弘治四年。正月戊寅朔。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軍民
習胡語胡服，此亦伊川被髮野
祭之類也。乞出
榜禁約，從之。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上言修明教化六事。上准議行之。

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言提學視
國學為最切，必得廣靜恬退之士
事剛方之操，厥表成于彼，可責成于國學。二曰
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言科舉必本讀書，宜勅
提學等官，南京華日抄等書在書坊者悉焚之，
在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嚴加考校，已食廩者
痛加裁革。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請增楊
時從祀，而黜吳澄。四曰廣載籍，以示教化之基。
乞勅各布政司，將所有如程朱大全某類宋史
等書，盡行起送在監，五曰復會饌，以收羅教化之
地，庶朝夕于斯，有以救斂其放心。六曰均撥歷，
以極教化之弊。乞轉科貢為六七，樂為三四。

二月，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禁自宮。

禮部尚書耿裕言：畿內之民自宮以求進者
紛紛然，行路請治其罪。一時雖不能盡
絕，然自是禁例甚
嚴，無敢再犯者。

致仕禮部尚書周洪謨卒。諡文安。

洪謨字堯弼，
長寧人，少有

奇賢嘗勸務陵勤經筵謹內治。未幾，上時政十二事：條罰冠防樂便宜。成化初為祭酒，表主徒視閣整整。又上言祀禮、儲蓄、賦役、省刑、薄發樂奠十事，奏增 文廟籩豆十二，舞八佾。任禮部，奏給諸夷符驗，尤為身見。設仕後，閒虜警，力疾上安中國禦四夷十事，亦多可採。鄭端簡請公文簡直，不為奇溢語，而懇于典故議論，建合務飾史事，亦有學有用者，而以人言罷，惜夫。

戶部尚書李敏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敏性謹厚明達，由進士為御史，明習律法，有時名。為戶部尚書，遇事能為建白，多中事理，其統奏戚畹莊田，尤人所難。又言郡縣南紫雲山為書院，儲戶口其中，以教鄉人，鄉人甚德之。

三月，逮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下獄，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逮獄，坐致仕。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劾其[illegible]刑部[illegible]臣萬號其爵，景[illegible]疾所降旨減其贓，且擬罷事，訟紘以圖報復，因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部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有所不得已也。但臣恐有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十未及一，乃厚特蒙恩宥，如物論何？且景既免，他日爵位必復，又何營求出鎮矣。奸回積以良善解體，非國家利也。不聽。

四月，雲南左布政使韓文釐正土官襲代、土吏滿兩考法，奏行之。先是土官襲代，勘文牒繁，與奪其間，輒相侂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赴京，復于境內轉相參補，皆宿弊也。至是文始立定法，以便遵守。

吏部聽選監生丁獻上言八事：一保 聖躬，言近者妃嬪之選，得論德談遷之諫而止，願慎終如始，以隋仁壽一與宮女言，漢太宗放二千人，隋太陽前閻以罷宮闈；一廣言路，言路正即內堂上及科道官得言，願廣求直言以察民隱。此外有惜人才、務兵備、審刑獄、敬天德、[illegible]紀五事。命下其奏于所司。

起復編修梁儲為侍講。

五月，賜玄節雲南臣吳雲與王禕同祀，祠額曰二忠。初禕以待制洪武五年往諭被害，至八年復遣刑部尚書吳雲往諭，又被害。禕正統間子孫請得賜謚，謚敕祭，獨雲未聞。至是雲南按臣王詔乞依張巡許遠雙廟故事同祀之，故賜之謚忠節。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乞致仕，許之。

八月，憲宗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尚書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汪諧進禮部侍郎，餘陞秩有差。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illegible]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又畧潤色。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僅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復御午朝。

令三甲進士養病公差還者依名次選官。

刑部尚書何喬新乞致仕。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躐陞大理丞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新受親故餽會劉吉素銜新得魯奏從中主之逮新錦衣衛鞫無驗新乞致仕魯尋亦謫外。

九月陞彭韶為刑部尚書。

國子祭酒林瀚請開科貢以進人才下禮部議行之。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才淹滯之歎禮部議擬[illegible]

[illegible]皇長子生詔諭天下。

十一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按尚書入閣自濬始。

起秦紘為南京戶部尚書。時南京科道薦紘肇慶府同知張吉亦疏章極論紘誣奏吏部覆奏故起之。

十二月大學士丘濬請以所撰大學衍義補叅酌施行。得旨卿究心世務久矣欲有言即具疏以聞所擬叅酌行之。

壬子弘治五年正月壬寅朔。

庚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三月右諭德王華進勸學疏。上是之。大畧謂講學當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乃亦有間斷雖 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源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于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之。

庚午中宮千秋節命婦朝賀。

三月築真定府滹沱河堤二道。

冊立 皇長子 御名 為 皇太子。大赦天下。

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illegible]劉基裔孫為處州衛指揮使。恩詔叙[illegible]入廟封王爵者俱是 高廟功臣今孫不沾求祿與編氓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下吏部言遇春子孫在雲南臨安文忠愈和子孫在南京請下所司勘其倫序應屬及先年停封之故并取收貯誥券為據後乃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王玄孫鄧昺岐陽王文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設前職以便守墓奉祀又景泰中錄基孫為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言功臣後不當為博士乃改之。

大學士丘濬疏陳時政之弊。上嘉納之。大畧謂太祖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適與相符大意殆欲 陛下紹烈 祖也邇觀漢唐宋世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薄紀綱日弛尋至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豊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履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

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卒為敗亡之歸。設苟使其君若臣。當稍微之時。灼然預知災異。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禍豈止于是哉。今災異迭見。宜翻然感悟。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絶神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回災消異。帝王之治可幾矣。因擬二十二條。以為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為切中時弊。命議行之。

四月。致仕南京禮部尚書黎淳卒。諡文僖。淳耿介嚴重。取予不苟。臨事議論毅而不隨。所為詩文宏博。為時所稱。子民牧。民表。皆舉進士。

五月。太廟後殿成。

大學士丘濬。請命儒臣校正內閣所儲經籍。一查內府書籍。抄付兩京國子監。一纂集祖訓等書。撮要分類。頒布天下。一行各省并學臣。搜訪圖籍解京。一累朝實錄。宜令內閣辦事中書等官分寫一部。盛以銅櫃。置于樓之上層。而以下層收制勅等書及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一藏書之處二。一在京師。一在南京。各嚴其鎖鑰。疏入。上納之。

七月。令建言自陳。改認罪等奏本。俱赴通政司投進。

許開中雲南四川鹽課有差。雲南四萬八千餘引。四川一萬九千七百餘引。俱于清平等倉上納。以備邊儲。時貴州有警。參政沈紊奏。故命開中之。

命修葺武穆王岳飛祖墳之在湯陰者。有司春秋致祭。仍撥人守視。

命右春坊王鏊。洗馬楊傑。為順天府鄉試主考官。

重修禮部成。

免武漢黃德荊襄辰郎長寶衢州十一知府朝覲。以蓋造王府故也。

八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乃可封。且實無實封爵意。不過稽遲以俟斷耳。上惡之。使中官勅令致仕。初劉棉花之嘲。或告吉以為監中一老舉人好誹謗者所出。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赴會試者。不許會試。至是吉罷。瀕行。京師人攔街指曰。棉花去矣。吉去後。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顧清等一百三十五名。

改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中納。先是永樂中。下輸粟于邊之令。富商大賈。于三邊自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值銀二錢。邊大裕。至是戶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于商利已。奏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每銀四錢。支鹽一引。得粟二石。計利凡八倍。于國便。而就近納銀。于商便。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鹽引銀悉輸運司。類解太倉。歲鹽銀驟增至百萬兩。然淇淮人。意獨為淮商

地，自輸粟于邊之法廢，西北商亦徙家于淮，以就鹽。于是撤業自歸，田年至廢，墩臺頹廢，伍逃遊民日散，邊儲為虛，敵寇入而邊大困。今千里沃壤，莽棘蓁蕪，石米五兩，邊儲枵然，安邊足用之策，大弊不可復救。法誠國之蠹哉。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九人。石門潭源州學生，父亡，芳茂悲泣，廬墓，旌曰孝行。湯氏，遼遠縣蔡舜妻；李氏，仁和縣徐累妻；黎氏，雲陽縣軍王存勝妻；謝氏，遷賢縣熊時雍妻；王氏，樂安縣董復隆妻；趙氏，鄰州新余通妻；王氏，又總旗劉勝妻；縣氏，渾源州張謙妻；李氏，瑞安縣胡文讓妻，俱早寡守節，無玷，旌曰貞節。

九月，謫刑部郎中車霆等于外任。諸司隸卒故詐取罪囚財物，而官費之知也。至是緝事校尉以私事囑霆，并不遂，羅織媒孽以致其罪，議者惜之。

十月，巡撫江南都御史呂鍾奏析溧水為高淳縣。從之。

勅賜故建寧知府張瑛祠于死所。初，建寧倉寇起，瑛率衆斬首五百餘級，盜遂平。擢參政，掌府事。後陳保千衆四劫掠，瑛復率衆勦捕，與李文敬俱被害，事聞，賜祭贈官，其子熙為縣主簿。至是知縣鄒請立祠，以為忠義勸。從之。

貴州苗作亂，命鎮遠侯顧溥充總兵官，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餉，討之。黑苗久叛，盜殺，廷瓚初以計遣人招撫，不從，始令衆謀，儲糧調兵，陝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擒二千餘人，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于市。

詔復原任少詹事程敏政、左庶子張昇俱原職。初，敏政以殿試事罷，至是錦衣千戶葉通奏復職。吏部具各官履歷，及致仕降調始末以故，有是命。

十一月，陞福建提學副使羅璟為南京國子監[illegible]酒。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王恕等奏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未聞有納粟納銀為監生吏典事例。近年邊腹少有災傷，守土官輒便奏開此例，雜進者多，正途者壅塞，則年多向衰，安能盡心職業；多則以財進身，安能以廉律己。[illegible]部已于元年題准，續該山東巡撫王[illegible]南[illegible]敢[illegible]故違奏請[illegible]銀[illegible]濟人不多，壞事尤大，合行停止。今後[illegible]是後後來雜進愈多，選法愈滯。況今[illegible]處災傷，仍從多方區畫，有妨奏前例，聽本部并科道官糾劾。上從之。

大學士丘濬疏請求遺書。上嘉納之。

十二月，詔賜合州故守臣王堅、張珏于鄉賢祠。堅、珏當北虜猖獗時，先後保障，有功，後遂遠節度使，盡勵臣節。珏遷置制使，城陷不屈死。至是，因科臣王璽之奏，從之。

海西虜遣人貢馬。

謫巡茶御史實祥為萬縣知縣。先是漢中府茶課歲解六、七萬[illegible]多不過十萬斤，祥責府縣多報，致[illegible]積至二十八萬餘，勅[illegible]

所奏下巡撫王宗彝勘實言祥違例折罰[illegible]他事亦有不實抵俱犯在革前請兩宥之[illegible]上貸宏祥謫外。

裁革浙江銀礦官。

大學士丘濬疏考察太酷。上深然之。[illegible]凡百官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illegible]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illegible]爲公方面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illegible]訴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illegible]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illegible]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illegible]也。上然其言。

癸丑弘治六年正月丁卯朔。

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舉計典詔考察官未及三年被黜者。非有貪暴實跡。許復職。部院循例考過。疏上得旨方面知府仍自陳老疾等項實跡。知州以下未及三年者通查具奏。怨等各開具上請。又得旨人才難得事貴得實其方面知府老未及六十者有疾不妨治事不謹在任之先見任非有實跡或撫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未及三年非老疾貪酷顯著者俱留治事今後朝覲之年先期行布按考合屬撫按考方面年終具奏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自從公詳察如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者方許指名糾劾于是吏部疏上考後復留官五十八員得旨各官既存留俱宜用心治事毋再致人議既而科道請黜遺漏及宜退而留者復命吏部具實跡怨等詳疏各官考語及諸訪者以聞得旨但憑考語恐未爲實今後所訪參政濬所等事實具奏上于考察慎重如此蓋用丘濬言也。

二月。許州知州邵寶陳四事。一漸復社倉一順疏河道一節驛傳一禁窩主下所司知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請疏濬河南等府州縣渠堰從之。參政朱瑄建言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陂等堰許州有蔡河渠皆藉人力可蘇民困白巡撫徐恪以聞。勅瑄專其事因隨宜濬通置閘啟閉凡王府屯官之兼并豪右碾磑之侵據悉釐正之是以五府一州比得灌溉旱暵得以有備。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陸簡爲主考官。取中汪俊等三百五十人。

御史李善。請築遼東邊墻。墻起廣寧慕盤山直抵開元平頂山約三百餘里地形高阜土脈滋潤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元爲北路西路聲勢相援首尾相應雖暫勞而永逸矣部從之。

陞劉大夏爲副都御史修治決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武原黑洋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河旁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illegible]歷濟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illegible]運道復完自後河勢南

[illegible]趨而[illegible]又淤。弘治二年以後，漸徙而[illegible]，又決金龍口[illegible]處，直趨張秋，橫衝會同河，奔流入海，而汴城新河復淤。至是命大夏治之。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乞推恩典，褒美靖難諸臣，疏表忠義。

大畧謂：昔 太宗文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黄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成夫 太宗之靖難，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民命不去，微大憲則天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諸臣之述為彛，而不敢言，此皆不知 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 太宗嘗謂群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在，朕故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illegible]復是忠臣，其子孫親議抄沒充[illegible]此皆[illegible]三聖之所[illegible]弘治[illegible]李[illegible]勉而[illegible]後又有忠臣之議。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 祖宗雖[illegible]寡率多類此。 陛下以 祖宗之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革除

三月，贈故參議馬鉉為參政，錄其子劾才為國子生。

以征占田猺獞為賊所殺也。

令禮部議處廣東番船。

時私船禁弛而轉多，番舶以嚴禁而不至。議定令後番舶至廣，審番無違礙，即以禮招待，速與奏聞；如有違礙，即阻回，而治交通者罪，送迎有節，則諸番有勸而偕來，私船復有所懲而不敢至矣。議上，部從之。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有聞者，羅欽順、胡世寧、李承勳、孫

令禁軍犯重罪者，法司移文于衛所取問。

命孔彥繩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廟祀。

彥繩，宋衍聖公端友嫡孫也。端友從宋高祖南渡，遂以衢州為闕里，仍世公爵。元始廢，還田五畝。至是因守臣請授職奉祀。

四月，定考選庶吉士法。

選顧清等二十人。先令投詩文禮部，擇取考選自此始。

兵部尚書馬文 乞刊印武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併各處應襲舍人，從之。

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侯謙經畧哈密。

哈密[illegible]弘治[illegible]在[illegible]州西北[illegible]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illegible]回回雜處之國也。北界瓦剌，西接火州，為諸[illegible]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孫脫為忠順王，賜金印，為西域喉襟，以通諸番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illegible]擅阿力侵哈密，擄王母、金印去，其衆逃居肅州。及吉[illegible]叛， 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獲。[illegible]十四年，鎖壇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其霸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兇為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其[illegible]鎮守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覇王後，仍假結婚誘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仍以金印、城池來歸。本兵馬文升上言：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一城以居，非貴種不相下。又比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非得元遺孽嗣封鎮之，殆不可靖。會曲先、安定王遣使之

貢諺稱忠順後又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送立安定王任陝巴為忠順王其都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由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怒六年復擄陝巴金印法報至適阿黑麻先遣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

上遂命海諭繫之

詔法司錦衣衛審錄罪囚。太監韋泰傳旨始令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輕罪無干證的俱令從寬發落重罪有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五月巡按陝西御史李鸞上言邊事。大率言邊事兵食馬政而已然軍不疲于戰鬥而疲于典兵者之刻剝馬不瘦于馳驟而瘦于典馬者之害利芻糧不疲于餽餉而疲于典兵者之防取甚臨至守令但欲尤欲二軍生敵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恃難矣至于都御史之設正當搏擊貪殘肅清奸弊乃負專生殺抄竊邊人情玩習邊備不修且如正統十四年止師一萬九征贓三十萬兩而土木之難生於一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皆謂宣大兩鎮重兵而下米庄之危幾于覆沒其時邊將卻不肯許寧華其才勇尤係人心今承平日久沿邊撫臣又非重望乞簡有重望大臣授節制凡沿邊錢糧軍馬悉聽便宜奏聞典侍曉有備而西顧可無憂矣兵部議行各邊鎮巡官思患預防。上從之。

令新進士未及選者歸省。

閏五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特旨濬以官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下恕憾有言適太醫院判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遂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乞之命馳驛歸有司歲給祿米時言官之奏出濬陰嗾使而科道毛珵宋惠交章劾濬嫉妬賢乞賜罷斥上不聽。

改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倪岳爲禮部尚書。

六月禮部右侍郎費誾卒。誾貌偉持議臨事慨慷在國學多所造就而詩文亦清健有則云。

七月令定種馬之額。歲止十萬匹取駒二萬五千匹高壯者留備用不堪者變價貯太僕寺。

刑部尚書彭韶致仕。先是韶奉詔陳言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遣孔中官王莊苗逵高永之類皆所諱言者左右及戚畹皆不悅會與大學士徐溥不協乃引疾乞歸。

八月益王奏乞九江課鈔不許。

復命戶部差官屬領蘇州九江等處南京戶部差官屬領淮安揚州等處各鈔關折徵銀鈔解內府供用

提督貴州軍務都御史鄧廷瓚條陳善後事宜十

一事。下兵部議行之。寇既蕩平，暫守清平，虞淺二衛所屬，又言司其人
世祿驕縱，慾惡醜患，致夷人憤，絵選故無
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千戶守民困于轉輸，
其害不可勝言。今幸寇惡稍殄，非大更張，不能
為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
議，悉見施行。設都勻府，一得都勻州二，清平
縣一，更擇流官士官兼治，務進教化。子乾
入京報捷。朝廷賜衣鈔，撫復
下璽書褒美之，有言功其之諫其成平賊
之功之詔。

十月。西安知府嚴永濬奏停甘肅採妝䌷褐織造。
從之。疏言：昔唐太宗令諸處供奉御器及諸王
服飾，得馬周歷陳民怨而止。明皇詔造銀
盤子，收其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因李得務上疏
極論而罷。今西北民力竭矣，乞將一切織造暫
免停止，以蘇
民困。從之。

勑南京內外守備。勑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太祖開基重地，列
聖相承，恒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
備之寄，不為不重。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龜宗
豐鎬；唐人雖都長安，而猶重晉陽。我祖宗慎
重南京，在永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
統以來，委之內外守備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
預防，蓋與古人同一揆也。汝等其思祖宗慎
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心，協恭和衷，同
心戮力，俾朕無內顧之憂，則汝等功德懋著，朕
亦官賞懋
加矣。欽哉。

十一月。大學士劉吉卒。贈太師，謚文穆。吉字祐之，博野
人。性沉毅，遇事能斷，在內閣最久。上初政甚
委任之，恩遇最盛。言者見聽，但所與者，多讒諂

寇誠以致言官劾章不
一。而聖眷亦漸衰云。

命河南府祀宋臣范仲淹于墓所。以其子純仁配。

十二月。授進士王宸等為給事中。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十二人。孝子劉埔，寧鄉人，官為
三年，旌曰孝行。林氏，盱眙縣人。府同縣生員李
指揮胡升妻謝氏，寧鄉縣朱志高妻劉氏，定遠
李觀妻李氏，鄧州生員任弘妻陳氏，華州
呂妻陳氏，個進縣生員盧偏妻梁氏，順德縣余
戶許許妻陳氏，慶陽衛千戶黃敬妻徐氏，西安衛百
張琥妻石氏，武縣王翰妻向氏，巢縣
雍妻俱守節不鍾氏，新淦縣生員陳
二。旌曰貞節。

河南巡按涂昇上言治河四事。一曰疏濬，謂殺水勢于東南；二
曰振塞，謂築堤岸于西北；三曰用人，謂僉事張
鼐熟知河道，宜專任之；四曰久任，謂劉大夏勞
瘁巡撫，俾居中裁
決，分督治事。

明通鑑 卷三十六 弘治 三六

旌表五世同居四人，六世同居二人，八世同居一
人，烈婦三人。李瑀，密雲人，自祖至身，同居五世。
長幼和協，室無異財。鄭元，合肥人，
五世同爨，兄友弟讓，不求異財。宋勇，陝西安東
所千戶，五世同居，餘系陵川人，自祖及梁元
同居五世，各旌其門曰五世同居義門。李需，
川縣義官，六世同居，室無間言。黃鍾，慶遠縣人，
六世同居，男女千指，合門雍睦，各旌之曰義門。
王玉，泰州人，世業醫，自始祖谷至玉凡八世共
爨，人無間言，旌曰義門。張氏，太原衛大理寺副
規政妻，夫卞哀毀，嘗刲股以療，已而自縊死。潘氏，
睢州舉人曹文進妻，文進會試病歿，訃至，哭泣
不絕，及至，取夫所遺帶，自縊于柩側死。向氏，萍

符縣夏永昌妻芮氏痛哭入不絕自縊死各旌曰貞烈河

甲寅弘治七年正月辛卯朔。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預導東宮疏。上嘉納之

甲午大祀天地于南郊。興王之國安陸即睿宗皇帝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上言四事。一河役費鉅請撤徐有貞塞河例借撥乞江淮揚鳳或荆州蘇湖等處料銀以佐塔夫之費一宗室民交瘠乞借浙藏漕四分之一以俾國計一宗室日蕃請裁省起造工料以舒民力一有昌民免乞以見今起運京儲暫免存一二以支宗室官俸及軍士折糧條下所司知之

二月奸人孫滕霄等伏誅。山陜滕霄等三十人為羣盜遇巧者誘為備所至令宗舍奴與齎等花行店詐騙富商巨家持貨與資詐激怒將鬧罵毆跳去夜劫殺之者異其門羣哭之揚言訟于官索求解財物乃復異去焚之名曰販苕賄子前後殺數十人至是巡按涂升乞重治其罪都察院覆奏罪難輕貸令為首者凌遲處死為從者俱斬梟首傳諭天下

山西巡撫張敷華請課解州鹽池以補宗藩歲祿從之

三月錄故奉使暹羅給事中林霄男霖為國子生。霄成化中奉詔使于彼國以其可故特允其請

四月嚴學校考選

五月勅旌襄代府靈丘王長子成鉏孝行。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副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受命循河相度乃集河南山東守臣議之先天夏日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輕治治于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流且防大名山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汶河水盡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粮運無阻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往治之

下山東按察司副使楊茂元獄謫長沙府同知。茂元守陳子也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太監又差侍郎與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則事謫水陰也其應為宮闈為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為妖言逮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

六月特賜少詹事謝遷母祭葬。

黜陝西左布政使王衡為民監察御史張文為貴州布政司照磨李鸞為衡州府知事。初文罷衙考日不謹與衡怨忿奏文科場黷記私販出巡回至城外與絕兵官夜飲路逢三司不下馬且失參賊救任鸞代奏之復奏鸞酷刑箠死知縣時文與史任振及與已辨爭之時追至察院門外投以磚石夫憲臣體命下文鸞于詔獄文鸞亦奏衡遣表索屬官夫銀嚳毆驛丞至將水死及販部文為妾徵收停徵物料科罰商人銀米諸不法事上命給事中童瑞等往勘虛實相半衡又訐瑞等

私機驛騷驛遞騷擾遞引甚稠且象至湜解衝文書而詭乃奏如此

詔止造銅鼓。

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大夏等發丁夫數萬于黃陵岡南浚賈魯河一道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為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縣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治塞張秋堤分土命工盡五旬而事竣。

按宋濂治河議曰北方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太史公謂禹釃為三渠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入于渤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視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于古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瘳乎

陳建曰宋景濂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三策又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見亦同倘著左學士張元禎與張寧訓爲書曰開今黃河以北多存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身開為數大以達于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其奔安平之勢一可以引資灌溉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北方旱澇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為九道而納之海理則勢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自衛輝東北至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由河陰原武之間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繞合抱亦可壯京師之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閘沁水至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道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紅荊口及陽武上下則應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河務擇附近糧船于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按右四三君子之言皆宏識遠見鑿鑿可行誠所謂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矣觀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于中樂下二十里開滎澤黃河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且金堤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今東昌府濮成帝時河決東郡金堤下至渤海口今山東濱州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鳴呼循金堤之遺迹猶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樂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猶難行後世哲人有作越拘攣之習見或有取于吾言爾矣

七月命議處張海等所奏處置哈密事宜。僉議謂陝巴為阿黑麻所虜弱可知就還亦難復立而哈密又不可棄宜與其王抃暫居之苦州仍給賞安定王語以陝巴不能守之故且令都督奄克孛喇理哈密衛事都督寫亦虎仙等分管三種夷人其散處苦峪者盡令還居苦峪勒各頭目固守藩籬如陝巴未還不必索取俟有可乘之隙調番漢官兵捲殺井蘭克復城池然後移哈密居守若傻犯苦峪令奄克孛喇策應相機勦殺議上從之至十二月海等上言阿黑麻復來而陝巴尚未歸城池尚未復臣等遵成訓畫

將方物逐出關外，前次貢使俱以[illegible]拘留，當日封
閉嘉峪關，暫絕西域貢路。臣等竊謂朝廷及還豺
道，并劾之，謂事未就緒，海等輒還，請論以法。
命下錦衣獄，刑部擬贖杖還職。上命各降一
級，遂降謙為都指揮僉
事，海為山西左參政。

八月，令修張家灣至京師道路。

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奏：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
鏊、劉戩，宜備日講，講書宜用大學衍義。不報。

巡撫河南都御史徐恪奏：漢中、鄖陽、夔州不當另
立省。從之。有御史言漢中、鄖陽及四川夔州府因各去本省甚遠，故為盜淵藪，當別立省專流之下，三處巡撫議未決，恪持不可，乃止。

加徐溥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
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專管誥勅。

九月，召右副都御史治河劉大夏理院事。

陞山東參政張縉為通政使，代劉大夏理河道。初，大夏治決河，百需委縉調度，及成功，遂陞其秩為通政司右通政，屬之行河。時衝決之餘，漕防不治，縉相其緩急，以漸修濬，無所遺。又于決口之東，砌石岸數里，以殺水勢；又築南旺東堤，植柳其上，每夏秋水流橈，舟得分行無阻，至今便之。

命甘肅、寧夏、延綏開中兩淮鹽引，以備邊儲。

勅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充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八分地工程，分工賦撥，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計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為勞，費不旬月，厥功告成。松江小民皆苦于糧耗，不敢更易，鑑以小民多官田而糧重，大戶多民田而糧輕，遂令有司加耗民甚稱便焉。

十一月，命修治沿邊墩堡。

十二月，陞楊一清為陝西督學副使。

皇第二子生。九年二月薨。

戶部侍郎秦民悅上漕運事宜：一、張秋決河，請以明年兌運[illegible]處折五萬石，而以此直山東、河南邊報改輸太倉，即以太倉銀充補之，所省運軍，分班休息。一、回紅運軍守凍德州以南者，又口糧一月，天津以北者兩月。一、復部屬監兌。一、水次小麥濕而浥乾，宜改派粟米。一、兌運改兌，皆加耗五升，且暫免帶磚一年，以恤其苦。一、運河淤塞及閘壩舟壞，工部宜委官發役修治。一、裝船斛價每十月以前給與兌軍士，籍貸之困。戶、工二部覆奏，上從之。

改儲巏為吏部考功司郎中。巏留意人才，考語臧否，無不曲當。時人士謙然戒曰：儲君秋暘可畏。

勅甘肅鎮守巡等官，賑恤甘涼等處邊軍。

令在京團營簡閱官軍操練，以待有警，具奏施行。

木邦人從孟乃寨迎罕穵法以歸。初孟密土舍思揲之復叛木邦也。因其宣慰使罕穵法。親往孟乃寨納欵。乘虛襲之。竊據木邦。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塔落。信蠻等。信蠻又為思揲聚兵回路。罕穵法依住孟乃者三年。巡撫張誥等會奏。議遣都指揮守對。官諭孟密撫諭。猶不服。遂督理糧餉。率隴川南甸千崖三宣慰司。積糧。示以必征。又令漢土軍各耀兵以威。高塔落等懼。復歸罕穵法。思揲殺之。罕穵法令人諭其士兵。合隴川等夷兵至蠻遮寨。毆之。思揲懼。乃罷兵。罕穵法乃得歸。誥等奏其事。且請論功行賞。兵部議思揲未見悔服。請諭守臣。再行撫諭。必其盡還侵地。畫歸放酋。自願承襲父職。不復再啟爭端。然後賞功。從之

總督兩廣都御史閔珪。奏立定順長官司。從之。

陞[illegible]不復考覈[illegible]

吏部尚書耿裕。上言舊緣傳奉貶謫者。不可復用。以開倖門。下所司知之。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七

乙卯弘治八年。正月乙酉朔。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以議復哈密方略聞。詔可之。時土魯番阿黑麻西去。留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守哈密。牙蘭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吟密勝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從之。教以撓中國之術。于是進上疏曰。不襲執牙蘭。則天威不振。而土魯番終不知懼。不襲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苦衛未一之心。作若略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牙蘭既擒。賊計沮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結為婣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遷苦峪屈者之半。使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兵戎。聯絡聲勢。以為諸夷應援。如是則土魯番進又不能戰。退亦無所得。力屈智窮。將款有日矣。上命議行之。

致仕刑部尚書彭韶卒。諡惠安。韶字鳳儀。莆田人。苦學危行。才識出羣。成化間。進言當宁。宜藩臬。所薦王恕李秉葉盛秦紘陳獻章。而攻韋眷之乞得戶潑。顧恒之恣求索。論阻梁芳之進貢。乞正挪景玉。萌苗通高求刑罪。乞減昌國公墳役。皆鑿鑿可行。諡惠安。時服部學識純正。先憂為國者。有以宜如吳訥魏驥葉盛等諡為請。不報。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贈太傅左柱國。諡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驟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耄則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讓九十餘上。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而已。至是竟不起。遂卒。年七十六。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并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以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

參道南曰。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溫之閎大。宋景濂之浩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灝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正統間。時則有若李忠文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藻豐腴。未若丘文莊之明體適用。酌古準今。灼然為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西崖諸公。蓋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嗚呼。豈知文莊者哉。貢曰。瓊海浩瀚。珠崖渺漭。含靈毓和。誕生文莊。矯矯若人。萬夫之傑。卝毛蘭孫。日光王潔。衍義有補。世史有綱。潤色皇猷。禮樂典章。飛髮未燥。誦習仰止。布帛菽粟。有資國紀。

名臣錄曰。丘文莊穎悟絕人。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學禮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儒。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

雙槐歲抄曰。丘公擬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其介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為學以自得為本。循理為要。嘗面責陳王事。晟衣繡吊喪。又嘗斷其門生謝遷王鏊讀書循理。毋押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陳白沙。王三原。皆擅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擯公

素履乎。謚法制得文正、文肅。而徑得謚文莊。其以此夫。

按近日議丘文莊者。述老為劉閣老健嘗戲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文莊應之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王晉溪指所著衍義補謂其博而不能約。而并譏及真西山衍義。謂其見已走。夫自有西山衍義以來。未聞有議之者。晉溪其亦不知量之過歟。嗚呼。西山衍義一書。為世人君之軌範。為政之準繩。丘文莊取而補之。論述益精。益詳。規模益閎。益大。真足表裏前書。並傳不朽。近日聖君賢相。往往取其言次第施行之。天下士子。在家傳而人誦焉。後學士亦贊其明體適用。閭閻皇猷超而無後來。然一代誠非過情矣。彼欺者何多云。

命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彬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東陽少負奇氣。甫四歲能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入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也。時遷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奏。聖旨李東陽謝遷入內閣與徐溥等辦事。

河復流故道。

先是大夏等言。安平鎮決口已塞。河下流北入東昌。至天津入海。運道已通。然必築黃陵岡及荊隆口等七處。蓋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其廣四百三十餘丈。河流至此。寬漫奔放。皆喉襟要地。請口塞。于是河復南流。而書決之患遂息矣。

占城國王奏被安南侵占。乞命官往問其罪。上欲遣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業。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彼掉寸舌。小必逸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按內閣學士之職。貫未數語。意已盡之。居此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間內閣多賢。而孝皇聽言納諫之美。亦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由哉。

三月。命沿河兵備等官盤詰來往商人。夾帶長蘆私鹽。

四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先是命貫與白茅港未就緒。至是復命治之。貫乃請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從來究水源。相度地勢。蓋杭嘉常鎮為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于是分派工程。疏濬吳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導太湖之水散入澱山揚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以達于海。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揚成昆承湖水。由七丫港以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溇涇。洩西湖天目安吉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溧陽鎮江練湖之水。由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處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于大江。上流疏通。不復湮滯。是役也。萃功居多。但白茅港疏濬未得深廣。故十年後復壅塞。亦以奉使者急于奏復故也。

吏科都給事中李源等。上言六事。

一用正人以重祀事。謂太常卿不當以黃冠崔志端為之。一正欺罔以彰國法。謂太僕寺卿王傳係王親。例不得任京職。

董名器殷鑑傳門請文武官不得乞恩傳陞節財用以固邦本。請不宜取太倉銀三十萬兩入內庫。一崇禮制以闢異端。謂僧官戒壇定宿寺，傳陞管事。番僧劉巴堅參等，傳陞國師都綱，道官威道莊、吳道然，賜諭祭，復封號。乞通禁革。一禁淫屠以正風俗。請西山戒壇名曰佛會，扇惑人心。乞加嚴禁。得旨：崔志端供祀年深，以此陞用。王僎，吏部看詳以聞。餘已之。

大學士徐溥請以所置贍族義田籍之官，以示永久。從之。

五月。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㒜卒，謚文肅。㒜字廷貴，武進人。手采凝峻，為祭酒時嚴立程制，勤惰甚核。兼精吏事，文章亦整潔，為時所稱。子沂亦舉進士。官副[illegible]

六月。詔許北虜酋長田亦剌等住牧及互市。

大學士徐溥等請以昧爽視朝。上嘉納之。

七月。太常寺卿程敏政奏宋儒楊時宜從祀孔廟，從之。敏政言：臣考程氏遺書、宋子伊洛淵源，稱時造養深遠，踐履純正，無疾言遽色。及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一傳而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上亦淵源，而太極之業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士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章之非義，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當崇寧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經訓，借聖叛經，數十年。龜山入廟，首請黜其配享，廢其經。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所擬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則其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朱子謂龜山之出，雖謂安定之言最公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然未請于龜山者，文定私淑于龜山，若朱張咸在侑食之列，獨時有傳道衛聖之功，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若闕典。今以龜山躋于從祀，列東萊、司馬光之下，胡安國之上，宜矣。其應封伯爵，行移翰林院定擬，仍行國子監及天下學校，一體從祀。詔可。

八月。裁革雲南巡礦官。

詔設江西巡撫于南贛。自弘治甲寅，汀漳奸民合為寇，其始甚微，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富室豪民屋據，略殺官軍，閧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illegible]圖之。備其東則發于西，剿其南則竄于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及巡撫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郡境有司不肯協心。故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乃具奏其事。上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禬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杲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兵部奏定馬政。從之。差官勘處河南開封、彰德、衛輝三府，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濟南、東昌等三府，濟寧等七十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兒馬一匹

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三萬八千
五百二十三丁。俱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騍馬十
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匹。其直隸真定保定永平
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九十
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
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共免糧地七萬七千四
十九頃五十一畝有零。領養兒馬一萬七百九
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
年筭駒一匹其餘人戶收候領養孳生馬駒其
順天所屬霸州等七十七州縣亦各論免糧地
畝領養各處解俵備
用馬匹。至今行之。

十月。內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行取來慈
恩寺住坐。禮部尚書倪岳執奏。不從。岳言洪王領占竹等
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
玉食糜費錢糧出入後擁擅作威福獻頂骨數
[illegible]是[illegible]之物貴[illegible]賞之榮名目
[illegible]聖實為妄誕　皇上首賜罷黜中外稱聖
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
劄給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窵遠
動萬里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
起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于　皇上
務政之清明。制命
之嚴正。不無少損。

兵科給事中柴昇。上言取番僧領占竹。失國體。止
之。昇因倪岳諫不聽乃草疏反復引孟軻韓愈
為証。忠愛懇款豐千萬言欲恤人言杜無
益。上讀之。悟其果敢屈
也。詔用中止天下誦之。

宣大邊墻成。命通政毛倫閱視之。

開設雲南廣西府儒學。

十一月。勑修省求直言。

禮部會同五府六部都
察院等衙條陳三十二事
一仰法　聖祖請高祖言行皆可為法。用度
皇上近日視朝頻晏。聽納頗艱。經筵稀御者
漸侈。遊幸漸頻。進貢之止者復來。樂戲之斥者
復取。乞勑師頻召聖祖所設文消之一俯接顧羣臣至
朝次章奏各召所司訪問務从君宮宿保米少
省謂各王庶自部王謂將帝至並與貴勑救十萬
空減節一暫停工作謂請役並與貴嚴勑加操練
從乞量停止一停減重武備閣宜量減支一停
計停止織造蘇杭嘉興等處賦重宜量減支供應
一處止織造修造寺觀一香賞一重難謂減乞
減常地牲口奉十之三降一裁賜一競量者息
謂賣之類一宜免度之之道抑俸一謂俗京師宜
閹陛之一類減禁約度牒之量收止稍俗謂任情加耗者
嚴逐之一謂收糧能謂內府白粮潛任情加耗一宜
監收皮張謂差科道驗收免其揀選過刻一
[illegible]
謂務得實數以革虛冒。一添支糧餉謂不許
府監局人匠濫支月糧在京各公差官員濫支
廩給一職衛所軍職謂衛帶俸差官赴京邊
操者情有可寬其殘疾軍職謂漢府陛世襲
事職宜量寬其十年收錄後之例一王府軍校
謂郡王府封至十四年不准行奏例一免究
傷馬王府各年拖欠及今方歲食校射者一俱暫
停止一馬或謂之自四冊文冊造歲追戲未完馬騾者二冊
一改為五年一造文冊謂衛所戶口未完馬騾入斗
客有司刪一造冊謂衛所應支木色清查
一収客刪獄謂宜差官或鎮巡官會同查理一
匠役謂勑司禮監兵工部科道官會同查理清
積科軍士謂宜出榜禁約一清除吏弊謂吏典
役滿六年該赴部一量定撥辦吏謂從以下
俱准保放一例寬恤追贓謂久不完者
量寬之一懲戒邪愿謂張玄慶乃極刑元吉之
子。濟惡犹閤宜免其朝而懲其惡一禁革科歛
謂朝覲給由公差等官及鄉官監生人等多端
詐騙一停僉民壯謂僉時吏胥為奸一寬宥逃

罪。謂逃軍皆困飢寒，請限三月，自首聽營。奏入，上曰：御史等所言亦法。聖祖依法處死，停減糧餉，議獄自有處置，減收糧賞等事，俱令所司斟酌而行。遊幸進貢樂戲，原無此事，何得為言。今後會奏事情，務宜從實。

十二月。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尋止之。 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瀆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列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補實欲其講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匡正闕失，而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之。

巡撫甘肅都御史許進、總兵劉寧，師師襲哈密城，克之。 十八日黎明，我兵奄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官軍六百十一餘員名，分為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昔，執旗牌督率。[illegible]指揮楊翥所領[illegible]官軍[illegible]，[illegible]撫劉寶、冠帶舍人蕭紀，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軍呼譟並進，鑿城為坎，蟻附而登。賊眾奔潰，退保土剌。土剌者，猶華言天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數他兒復戰于土剌。指揮何王、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走，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剌五座，燒毀房屋三百間，擒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他兒乘間逃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慴，不敢動。時有貪功者，欲屠城，進不可。僅斬首四十級而還，捷至京。上乃下勅獎勵，有俱能運謀協力，士卒用命。嘉此克捷，良足嘉尚之語。總抜御史張恕復以功冊聞，乃以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進陞右副都御史。餘陞賞有差。

侍子太僕寺少卿。姜立綱父璧祭葬。

展榆林城。

命鄧廷瓚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辰，弘治九年，正月庚辰朔。

追封宋儒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壬辰，大祀天地于南郊。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儉約蕭然，世濟其美。初授諫垣，遷禁林，長國家權衡，宗伯任太宰，廼然無私，儀多士，不設愛憎，惟理是若，而民用具瞻，足為老成之器。在弘治盛時，天下心服其德義，曾不待聲色言說道。

二月。以屠滽為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內旨予滽，人多異之。

南京工部侍郎徐恪乞以舊職致仕，不允。 恪守職執法，不畏強禦，多所觸。有王府宮奏乞淮鹽，越境于湖廣抑賣，為恪所阻，故摭擠之，而有南京之命。恪之辭辨。公論韙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講學士王鏊為主考。 取中陳瀾等三百人。

提督南贛都御史金澤奏地方事宜，下部議行之。 先該鎮守江西太監鄧原奏，零都、會昌、信豐、瑞金、石城、安遠、龍南七縣，各添設主簿一員，專一捕盜。惟廣東潮州府五縣，惠州府七縣，南雄府二縣，福建汀州八縣，湖廣郴州等五縣，江西南

安府二縣。建昌府四縣。贛州府三縣。俱未添設
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無忌。又奏行將南贛各
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所添判官縣丞王簿各
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有
警急。調用責成。又瑞金縣招集鄉湖陂山場去
縣六十餘里。僻在一隅。俱係深山險峒。林木陰
翳。先年盜賊藏隱。在彼打劫石城縣殺人。又民
至是澤具奏。于湖陂山場設立巡檢司一。所以
撥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
守要津。禁遏奸細。後各縣因地方險易不同。道
里遠近亦異。而有所增損。然莫非祖述前意也。
又增高贛州舊城一尺。并[illegible]豈與[illegible]南康未寧
舊城。俱撤修葺。又創巡撫公署于贛州府
贛縣學校。亦撤修建。凡百所改。令皆行之可久
而無
弊者。

吏部郎中黃寶。疏言三事。一曰拔擢以旌異能。二曰沙汰以去冗濫。三曰考察以糾不職。

湖廣巡按御史鄭惟恒。言十二事。擇臣僚以輔太子。裁冗卒以補要兵。節漕賦以周急乏。備財用以舒民困。華昌監以重爵賞。禁[illegible]淮以惠商民。復諫官以防壅蔽。正經界以安田里。專照詳以杜多門。嚴法例以治豪右。定禁令以蘇驛遞。審時宜以慰民心。命所司知之。

命有司於宋濂墓所建祠。春秋致祭。

命右通政張璞。大理左少卿馬中錫。閱邊關。

三月。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時劉王宋希周劉[illegible]成烈俱書名。

皇太子行冠禮于文華殿。

閏三月。皇太子始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

吏科右給事中韓祐等。條陳馬政。一謂處管馬官多別承差差委。請自後承委者。與[illegible]委者。罪之。近例計丁牧馬。而所配多未均。請均分于各府。量其里分多寡。賦役輕重而配之。牧馬計丁與糧。請于十年造冊之時。命官閱實地去則馬歸得業之家。丁消則馬歸丁多之戶。草場之設。本以牧馬。所令官閱實其地。驗戶均派。肥瘠遠近。務在相兼。適有虧欠。責令本戶賠償。強豪古種者。盡令還官。分給牧馬之家。兵部議祐等所言皆可行。但場地有肥瘠。請以不願種還官牧馬。願種者。仍徵其租。以助買馬之費。從之。

四月。分守寧夏都指揮僉事傅釗。陳二事。一謂延綏撥邊參夏支料草。每至前堡。又日支料草。爲費不貲。至走死。朋償勞家。又以老病馬高價抑賣。曾未踰時。輒復走死。請行各鎮巡等官。將擺站馬匹。散歸原隊。止令輪撥馬匹遞送。若有死損。照例追補。其鎮巡并坐堡等官。亦不得以老病馬抑賣。多取價值。一謂靈州鹽課司。備商納中鹽。以給寧夏延綏兩鎮之用。而勢家多將老病馬散之各營堡。以給官軍。抵商人銀。中之數未及一月。十死八九。把總者莫可誰何。仍復依例追補。請行兩鎮鎮巡等官。自今報中靈州鹽課。每引百道。止收十五兩。給與商人。勘合執照。每遇中馬之年。將死損數目開奏。兵部計其價值。行陝西布政司給散各軍。自買不堪不許抑給。兵部覆奏。從之。

五月。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議建太倉州。下部

議行之。請劃皇山常禁納定。附近鄭村都以隸之。

改張悅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妖僧張金峰等伏誅。峯初遊陝西郿邑縣，以藥餌符水惑衆，縣官逐之，乃往終南山，聚徒數十人，自稱彌迦佛出世。其徒行姦、行與并各有名號，紫布吊為冥祭，以嬰孩刻日為二十四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咬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不能去。有雷栢川者，不肯飲藥，乘夜逃歸，亦不敢言官。時行道負薪炭者，多被逼脅，不從，則兄殺或支解之，懸于樹。前後被殺者若干人，民居被燬者凡若干家。守臣遣兵捕之，金峯與行與等拒捕，敵守臣以聞。刑部言行安等五人在獄，罪應凌遲處死。上命依律處決，以栢川知情不首，并家屬械發口外充軍。守臣捕獲有功，下[illegible]部勸勞之。

陞周經為戶部尚書。時王府多奏欽自領河泊所場稅，罷其官。經言國禮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策本以濟邊，且各以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為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血供耳目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

諭德王華日講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事。上樂聞之，命中官賜食。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上甚喜。

改禮部尚書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初吏部推禮部侍郎徐瓊，有吳援欽代岳，遂有是命。

以徐瓊為禮部尚書。

逮都給事中龐泮等、御史劉納等于獄，尋釋之。時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命遣錦衣衛官校逮遜。泮等四十二人、納等二十人交章論救。上震怒，并逮之。有御史張淳公差回，疏不與救。郎上覽由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言錢情輕，言官為國盡忠，而繫以為罪，後有大科害大關失，誰肯進言者。上乃命釋之，詳朱各罰俸。

附錄。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illegible]天顏，且經筵[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此，則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祠、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向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復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按自李東陽入閣，綸閣中一切疏草，多出李公之筆，觀此疏剴切而簡明，辭核而意足，紬繹不當亦是耶。

以戴珊為南京刑部尚書。張昇、林瀚。禮部左右侍郎。瀚仍掌國子監事。瀚在監十年。遇諸生嚴而有恩。尤善撥歷事。立定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計悉貯官。置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瀚創其始也。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武備議。大略言。一二祖優恤軍士。注意武備。故出塞千里。胡塵遠遁。宣德以來。武備漸弛。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邇來京軍疲困。戰馬消耗。兵器不精。操練無法。而北虜驍倨。潛謀開洲。大同宣府。京師藩籬。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望皇上念京師軍馬所係甚重。凡有興造。勿擾團營軍士。仍于每營再揀精銳馬步軍各二千。以為上兵。遇警動調。免致臨[illegible]者選出。立石議之。其[illegible]馬四。營料豆者俱論降調。仍令戶部支草束。工部造軍器。通行天下。舉薦將官。以憑酌議權用。常操之期。一遵舊法。其刀法諳熟者。時常教習。務使兵勇將良。武備修而虜患充矣。疏入。上命悉行之。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八月。改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以王鴻儒為山西提學僉事。

九月。命定守門內臣員數。

巡撫應天都御史朱瑄。奏乞裁省上元江寧[illegible]差[illegible]供給。下部議行之。言上江人民凋敝已甚。如南京科道寺官公差役使皂隸。皆屬兩縣雇債。事竣不行發遣。其值仍在于民。他若內府供給各衙門坐派及運送人夫等項。糜費鉅萬。奏乞裁省。以固祖宗根本之地。

命揭榜禁諭勲戚家侵民利者。

十月。禮部奏請修省。上嘉納之。時禮科給事[illegible]言。皇上臨御以來。庶政惟和。修明禮樂。此其時也。然御殿垂朝。禮之大也。而殿中中和韶樂。乃屬之教坊樂工。嶽鎮海瀆等祭。祭之重也。而三年一次遣祭。乃委之神樂觀樂生。太常掌郊廟之祀。而為鄉者乃邪說詖行之崔志端。鴻臚掌朝廷之大禮。而職事者乃不學無術之賈斌。伏乞選擇改正。

十二月。命平陽府建薛瑄祠。名曰正學。從刑科給事楊廉奏也。并刊其文集。

命甘州建伏羌伯毛忠祠。賜名武勇。從巡撫許進奏也。忠由百戶歷陞指揮參將副總兵。鎮守甘肅。累于鎮番古浪等處擒斬番寇。入涼州城征勦達賊。錫封伯爵。後回原叛賊滿四等作亂。忠統兵征勦。與侄孫毛鎧等奮勇先登。一門三人同歿。鎧鎗身歿之後。賊亦削平。先已整忠義坊。至是許建祠。春秋致祭。

令邊關種樹木。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令順德。值居濾督府軍務。徵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廷舉曰。知縣職境奉命。必有遞

方重事。遽以為賊徒構陷，立案庭相抗。廷舉曰
時歉民貧，一夫不敢役，今乃不敢耶。遂揖出。濬
令他邑成之，遂被御史三宗器劾，惡廷舉，日彼
專抗上官，而名迷。浦縣所諸盜，遁逃。廷舉以
嚴刑盜曰，叔吾分也，不敢逃罪。令將廷舉曰服
拮手，日詰訟所，分折所貴，無私，盜狀畢卒，乃順
德之，政遷吉備良，中外久知，至是膺
銜，舊怨僅遷同知，尋憂，回復，改松江。

旌表孝子一人，六世同居一人，烈婦一人，節婦十二人。
王璟，撫盧人，母卒，廬墓三年，旌曰孝行。韓鵬，定邊衛千戶，自始祖惟泰至鵬凡六世未析，旌曰義門。王氏，邑縣李賢妻，夫亡，自縊牆下，旌曰貞烈。錢氏，陣縣應源妻；趙氏，嵐縣溫鐸妻；張氏，保府典衛梁忠妻；楊氏，長安縣無吉士張鉉妻；王氏，沁水縣張倫妻；司氏，生員張昇妻；王氏，咸寧縣張嵩妻；陳氏，吳義妻；梁氏，胡廣妻；朱氏，清澗縣王綱妻；趙氏，真定縣王禎妻；[illegible]氏，安陽縣朱榮妻；俱守節無瑕，旌曰貞節。

丁巳，弘治十年，正月癸卯朔。

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巡撫陝西都御史許進，疏陳地方事宜八條，下部議行之。
曰設驛遞以便，核應華驛以甦民困，援禁例以除民害，判叔姪以示勸懲，省鹽引以除奸弊，給月糧以責後效，嚴防守以保地方，降印信以防奸詐。

二月，命減長蘆鹽價。

免翰林學士聽考吏部。

侍講學士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畋。

上悟納之。
時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及講畢出，召侍李廣戒之曰：今日講書，官所指，殆為老輩好為之。竟罷遊。

三月，命內閣及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敕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各歸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劉健、謝遷等議政事，賜茶。
經筵罷，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命左右取群臣章奏，付溥等，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定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留顧問，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東陽詩三[illegible]語見[illegible]既詳，蓋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旌表孝子一人，節婦六人，烈婦二人。
黃璁，南昌衛人，母疾，剔血和藥，及卒，廬墓三年，有羣烏集樹之祥，旌曰孝行。劉氏，武城縣貢外郭璽妻；朱氏，安化縣李原妻；向氏，蒲城縣李林妻；龔氏，洮州衛千戶李宜妻；張氏，長寧縣車彬妻；施氏，澄縣王達妻；皆守節終老，旌曰貞節。陳氏，武城縣高位妻；王氏，位妾，皆夫亡自縊死，旌曰貞烈。

命戶部左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
時北邊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

封折內外官民客商之家。凡願告報者，米郎十
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鈔，中貴子弟不
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
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
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
至。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中
貴人家卽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咸云：
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三十年前
但見此耳。
按此法至簡至易，至要至約，無甚高難行之事，
而便國便民，莫踰于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怨
而投其姦，真致治良法
也。為政在人，豈不信哉。

四月，戶部請治春御趙瑄指獻莊田之罪。從之。

禮科左給事中葉紳等陳修省八事。 一御經筵。一[illegible]

一禁傳奉。一黜異端。一息工役。一遵祖訓。一
汰不職。一去大姦。中極言李廣有大罪八：一誑
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為皇太
子立奇壇之名，而有撓蹤之說；三擅置皇親
要見寵；四盜引玉泉，經繞私第；五盲隔作門大
辟嘉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應椿皆爾庸
為教主，而廣為傳陞官賊，求陽王帶七假巢戶
為名，侵奪畿民土地，或至激變；八東南除納詭
計，乃取他如騎馬貴賦事之如父，總兵負
宋呼之為公。乞寘之于法。 上曰姑置之。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

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歿事，蔭
授廣東新會縣丞。年二十四，膽滿韜略。
適廣西傜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甚熾，將及新會。
魯率其民築轄城，置堡寨，相聯絡，誓衆以守，賊
至不能克，遁去。一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
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

後出城，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
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大軍
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者親冒矢石，前後
身被數十傷，復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兼廣
東按察副使，並奉 勑撫治兩廣地方，親殺賊
敷多，賊悉遁，民咸稱之為三廣公云。論功蔭其
子錦衣衛世
襲副千戶。
霍韜作三廣公傳曰：魯為兩廣保障，垂四十餘
年。魯行兵不先知，或先半年戒兵食，或洗數
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宣聲或守兵調多寡，無常
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慢為之備，或兵則
不進。賊衛漸不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卽數
發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殪。暑行兵兵撤，
禆將不先知，雖檄而罪其封，曰某日某時發，及
發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殪。
故魯征賊，賊無能遁。嘗宴客，樽俎未徹，捕賊已
報捷，座客驚訝，且賀曰：陶公神算云。其用兵多
擬[illegible]

五月，命歲與織造內臣鹽五十引。

六月，許鎮江府將新漲蘆課抵補坍江田虎糧。

南京吏部尚書倪岳陳修省二十事。 一法祖宗。一謹好
尚。一除差遣。一恤軍民。一罷工作。一選武將。一
嚴操江。一防要害。一減添設。一積邊儲。一整邊
備。一均吏役。一處軍糧。一禁奸弊。一定輸納。一
省淹滯。一寬貧困。一清草場。一審營繕。一廣言
路。下所司知之。

虜寇宣大。 命中官武臣練京營軍以待。

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宣大軍務。

時已遣武臣[illegible]京兵備[illegible]而[illegible]講者謂宜用
抵往邊以督軍事侍郎介病新愈即日道至則
虜已退悉心邊務編歷營堡策勵將士錄兵歷
役者勾稽得萬二千人又募丁壯萬五千人請為
以待用大同屯田歲給牛具銀若干兩實不為
官用而邊兵償數馬常若擄掠乃請以給之人
甚便將領有世任者易置之又念大同境外有
廢墻請修復為禦侮計所上議前後不絕事未
書行而疾甚次年
正月卒于宣府。

七月總督漕運副都御史李蕙陳漕運事宜從之
內如奏江南造船價限期并定運糧衛所勤惰
新所不補運軍分數叅問之例及運糧遇風開
發沿邊守墩瞭哨江西湖廣併遠山縣兌運糧
米折銀給軍為輕齎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
兌運問欠甫違限運官免叅問與夫衛所掌印
[illegible]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辦料銀糧

定文官廕子及祭葬例 三品以上考滿[illegible]誥 子孫或承繼任遠監[illegible]
讀書內有未官而歿或以科目出身補廕者
如出身非正途或被劾閒住及病故年遠者
補其非三品曾侍從有功者
及後于孫亡息入監本部春宮講讀輔導有功者
國家王事者有廕子入監之例亦請裁奏使
情可矜恤其祭葬三品以上父母妻俱有
父母只有祭若三品被劾閒住者
三品被劾致仕及未及一考者止有祭葬三品
以上妻止受三品三品父母止受四品四品封
外止賜祭四品未考滿父母未封四品者
祭其賜祭壇數二品者二壇加太子少保以
者四壇其加至太子太保以上及武職大臣
給爵臣奏定祭數其功勞 春宮
有關勳戚與者俱奏請裁決

陞考功郎中儲巏為太僕寺少卿。
令聽征京軍毋輕出。
起復焦芳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
八月。留用考察南京通政司叅議夏崇文。因其自奏
為本司考黜經歷李璉所誣陷也。
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九月命以蜀漢北地王諶配享昭烈之廟。諶為國死
節故御史榮華奏之
詔加敕致仕都御史王越太子太保總制甘涼
各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先是越[illegible]請居[illegible] 弘治改元。詔放還[illegible]
貴緣復職致仕至是又以奥援起用之。
令于瓜州總港口建閘以便糧運。
令揀選禁兵操練。
十一月令議處哈密事宜。時甘肅鎮巡等官奏
土魯番已悔過送還陝巴及哈密人口乞仍通
貢路廷臣集議謂無真正番文陝巴柔懦恐難
復立宜將陝巴并家口取來甘州居住仍拘苦
峪寄住三種夷人譯審果歸附陝巴即具奏給
與金印并原賜衣服暫住苦峪候番貢使已來
國通貢不絕然後修復哈密城池將陝巴并各
夷家口遣往本力住守若陝巴不立又當以禮
遣還本處其甘州寄住撒馬兒罕等男婦使鎮
巡官查照無礙即

當遣還議
上從之。
重定積穀罰俸事例。
降工部管閘主事盛應期、范璋為驛丞。二臣頗能舉職，會南京進貢內官急弗補奏，共阻滯為新品物，械至京下獄，擬贖杖還職，特降之。
十二月，治兩廣官軍殺良民為功者罪。時猺獞流劫五州縣，官軍多傷甚衆，斬賊首止八級，而所殺良民幾三千人，姦擄婦女無算。上累其惡重寘之誅。所遣將士潘能、李真等三十有四人論樁，孫瑤、任春等七人發邊衛充軍，指揮孫璽、孫鑑、參將姚英已死，降其承襲者三級，餘各治罪有差。
令修築太同邊墻。[illegible]
[illegible]
令宣府東城及懷來城各置倉蓄糧。從經理邊儲侍郎劉大夏奏也。
命甘肅、寧夏、延綏三邊軍馬俱聽王越總制調用。
命增給京營馬草價。每馬歲支三月，月支銀三錢。
申嚴各邊勢家攬納糧草之禁。
錄涼州、山丹、永昌等處累年破虜功。
下禮部郎中王雲鳳于詔獄，降陝西知州。鳳嘗上疏劾李廣，留中。至是廣奏鳳下[illegible]嘗為考將風駕後東馬逐有是處
戊午，弘治十一年正月丁酉朔。

丁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二月，進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兼太子少保，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太子太傅，刑部尚書白昂太子太保，戶禮工部尚書周經、徐瓊、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太子太保。
改程敏政為詹事兼學士，王鏊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敏政等葬禮部侍郎。
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以程敏政、楊守阯、李傑、梁儲充侍班官，講[illegible]劉機、江瀾、白鉞、武衛、楊廷和、張天瑞、費宏充講讀官，吳儼、靳貴、周文通、劉棨俱更直供事。時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用老成純厚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或損虧聖德。嘉納之。
定內外官朝見藩王禮。凡郡王親王同一城者，使臣計朝親王若郡王另居，一體朝見；經過者同。凡朝見止行一拜禮，不叩頭，止稱官銜，不稱臣。惟王府官屬諸臣叩頭。其三司府縣所在有王府，朔望至王府行一拜叩頭禮。
降巡城御史武衢為通海縣主簿。以誣辛索財，為東廠官校所發也。
四月，起復[illegible]左侍郎秦民悅為副都御史。

戶部左侍郎劉大夏乞致仕。上准養病，病痊起用。

大學士謝遷二疏勸 皇太子親賢遠佞，勤學戒逸。上嘉納之。

禮科給事中馮子聰陳二事。一請壽寧侯賜第工役頻興，二部傳奉冗員省傷治體。

令諸額辦錢糧衙門各王府不得請求。

五月，英國公張懋等請停止工役織造等事。從之。

命歲以浙江鹽千引給織染局。

陞陝西提學副使楊一清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一清郎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詞者有攻舉業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為美誘而進之由底不道每試八府三邊學必歲一小試雖僻壞不遠其塩士愈久愈嚴方試諸處稟稟守法帶政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又刑以餐家略無始息又命題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奸習六之弦歌茲于西士又分朱于自貴屬身及行蒐學則誨諸可以語上之士父拔諸毫士十書院躬授經傳故選方之士咸得親矣尤明十知人一邑品第十人為優或鄉舉四五人率不出七人八人之外凡所辰諸俊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訪從將來針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上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書故當其府雖宗室不能奉生員之焰雖撫接得神不能撓課試之權為國朝提學之最。

召輔臣親定團營總兵官。

六月，命蘇州府歲祀宋儒魏了翁于鶴山書院。

巡撫湖廣都御史沈暉奏：黎平鎮遠縣屬不宜割屬貴州。從之。黎平鎮遠地邇貴州而隸湖廣所司奏欲割屬貴州為便暉言犬牙相制自祖宗來意豈可紊之惟征調詞訟則歸之于貴州

附錄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內守衛者不覺兵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吉奏添守衛固乞嚴武備以防不虞郎中何孟春謂屬列日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未幾乾清宮焚或問孟春出何占書孟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曰熊于字能火□□□慎火果然燒民居十七八余億此事云□不謂其亦驗也。

七月，命于甘肅等處開中引鹽，以備邊儲。

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虜賊。

命議河沁築塞挑濬事宜。工部員外郎謝緝言呂梁徐州二洪全賴沁水按濟其源出山西沁源縣經河內縣德等處至徐州小浮橋流出雖與黃河異源然近年二流混合即今黃河既自歸德南去恐牽引沁水俱往南流則徐呂二洪必至淺澀請下歸德決處量為築塞踈濬其沁水可加挑濬於淺修築堤防務使流入徐州以□□泉二洪得旨會勘計議。

少師徐溥致仕，尋卒，贈柱國太師，諡文穆。國史稱溥

立朝最久，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從容委曲，謙易弘裕，與人無崖岸，屢遇大獄，多保全善類，人莫不德之云。守溪長語記：徐文靖任內閣，承劉吉忿賊稍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靜鎮之，中外咸尊。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由于己，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置義田贍宗族。溥沒，其子不肖，奪鄉人田以充之，爭訟者紛然。

新會知縣沈章請建宋后楊氏祠于厓山。言理宗不炎社稷，以身為虞，楊后以一婦人，攜三尺孱子，顛沛南奔，復立為帝，及至厓山之敗，陸秀夫負帝沉溺，后仰天慟哭，從容赴水死。欲照先年大忠祠例，並廟祀之。

旌表孝子三人，節婦十人。張憲，涇陽人；白府石，興縣人；冀琮，盧柳林[illegible]皆親喪廬墓，旌曰孝行。盛氏，署丞黃暎妻；鄧鑑妻孫氏，府同臨縣趙循義妻楊氏，登州指揮李義妻劉氏，太康縣程鑑妻宋氏，西安衛馬成妻陸氏，旌德縣張有渠妻彭氏，新淦縣李軍妻徐氏，內鄉縣鄭清妻劉氏，奉化縣曹思妻蔡氏，懷安縣民人張俊妻武，夫亡守節無玷，合旌其門曰貞節。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何淯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唐寅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乞罷，不允。[illegible]

大學士李東陽上言弊政，上嘉納之。言近以[illegible]異頻仍，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漫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彌變，此邪佞之術；或以赦因罪以修省，此姑息之術。熒惑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興，軍民困弊，下情不達，上澤不降，愁嘆之聲干和氣。伏乞大加修省，以回天意。

十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命馳驛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撥夫四名。

起[illegible]湖廣按察使林俊為廣東右布政使。[illegible]既又備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一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襄、德府故事，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欄等項，著為定例。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左道見寵，大臣多附之，賓進言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病殤，廣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詣廣，而清寧宮火，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是閣科部寺官請鞫究，貴緣李廣者得旨，奔競攻結者，令指名以聞。會內侍奉命索廣納賄籍進之，簿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百石，通計數百萬石。上曰：廣所食幾何，受許多米？左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乃命[illegible]

奔馳不期而會者十三人。編修羅玘復上疏言各官賄結求進蒙賜擢用宜不可不示之又不可峻治盡其間有居部侍之尊有專將帥之寄一旦指其名而暴之恐啟外夷輕中國之心又人情窘急必干貴近侍鎖乞哀是成一李廣又生數李廣也況科道官有捕風捉影之誠陛下當存投鼠忌器之意臣願　陛下曲全言官免其指名惟降言密諭之凡嘗諂結于李廣者使之各自引疾求退而限二三月之內或因考察兩京大臣而以他事黜其二三若有救什八賜若不知陰實加譴焉潛消[illegible]之黨永絕未起之禍安反側子之心[illegible]頭入[illegible]命所司知之。

十一月府部等衙門英國公張懋等上言三十四事。一議受封除親王嫡長子嫡次子係庶子親王[illegible]生女及郡王嫡長子長孫俱年十歲請封[illegible]其餘子孫止該[illegible]鎮國等將軍及中尉者[illegible]郡王以下生女俱十五歲請封即給冠服祿米另屋選擇婚配。一惜名器凡弘治間乞恩傳奉者通查黜革。一定冊封每年九月遣官一次。一裁冗員非親王皇親的派乞恩者一切革去。一清鹽法欲將累年王府奏討食鹽停罷并禁內官販鹽及奏討及勢要之家隱名報中者。一革內臣欲將金齒騰衝遼陽建昌太監取回其提督太和山者不許分守有都司地方者省守廉州珠池者不許兼管衛府地方其餘蘇州[illegible]湖州寺廠守衛內官俱合取回。一省工作凡不急之務悉皆停止。一停織造乞合處燒造[illegible]臣遍行取回。一禁奢靡　朝廷賜予[illegible]之家勿輕錫予。一革監設收料官將京通二倉及各[illegible]各庫并上林海子等處內官量存數員其[illegible]徐州淮安三倉止留一員。一正[illegible]欲將李廣財物籍數入官。一防欺偽今後差官不得仍賣駕帖。一止齋醮除　聖節　兩宮聖誕及春祈

部差官同鎮巡官估計不許差委內官并帶匠官人等。一復舊例今後親王之國車船聽兵部撥送不許過多旗校等聽戶部支給行糧止差太監一員總理其承奉長吏不許濫容下人給商買載私鹽等貨。一省濫選今後選用該用物件官為措置免所科派。一革監督除蕪[illegible]經過竹木廠多仍差御史一員監督外其自清河廣積通州各局柴炭甚少宜令巡倉御史兼管得旨所司各查奏處。

秋報一切停止。一遵舊制。欽[illegible]刑衙門問擬例不得妄用參語。一節省供用庫光祿除正供外其餘量加裁減。一省供給除良馬存留其餘變賣并折太僕并清草場地土。一禁暴害各處解來糧草及木植等物禁外戚家人搜害。一蘇民困凡弘治五年以前拖欠馬價未完者暫且停止。一明禁例公差官應用車船不許過索數計。一揩節辛充勛戚之家不許出放債準折負一[illegible]退兩京五品以下或老疾致仕者如三六年考紛者察歷懸員職。一均民差大縣二縣八人當自天順以來投托別役者量留其半餘者仍一民差。一便商稅宜課司監收宜查田租緝錢買者止令納錢一文。一停派辦除例該辦外其舊所拖欠者暫且停止。一禁補東如安南琉球等國仍止差行人一員伴送不許再差通事一撫因徒欲其到止用跟隨不許索要財物。一祛民害各處鎮守分巡等員并官舍庫給口糧止給本色不許多索。一禁科斂不許將[illegible]稱緣結上[illegible]剋肥己。一省差官凡各處蓋造工

命錦衣衛逮皇甫政送刑部問。政因五官司曆傳撰至是因科道奏及故處之。

戶科給事中華杲上言時政二事。一曰廣言路。大略謂若負養之未去闕失之未修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隱援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

之。浴臣亦得言之。亟使天下無下敢言之人矣。
不許言者事乞勅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二十
年之内。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于天下
而解職調官者。悉復而遷諸可為之地。又當明
示條章。俾凡臣工。毋得以言為諱。二曰明國法
大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
于大臣。大臣之財多聚于内臣。内臣之盛莫甚
于李廣。雖云自投實天所誅也。其餘寅緣攀援
于中外。至於卷傳諸士人聞議亡有欲謀為太京
堂者。必以二三千計。此輩縱擬劉銘已不容誅。
況又納諸官宦之門。以為固結之計。將何所不
至。邪顧亟發李廣之私藉。盡收李廣之私入。合
其數十百萬之贓。内克帑藏之虚。外紓軍國之
用。亦足以寬一二分之民。人非止區區一端而已
也。命所
司知之。
詔覽而[illegible]

陞御史胡獻為藍山縣丞。[illegible]以田泰太監蔣琮[illegible]侯張鶴齡各具疏奏
辯。故逮
問之。
刑科給事中吳世忠等。勘報大同事宜。言總兵神英副總兵
趙昱因私忿構隙。邊備廢弛。威令不行。巡撫劉
獻奏報軍情不實。以致劉墩臺為兩場。以虜祿
運士為自逃。并鎮守太監孫振。遊擊劉淮。泰將
李與郎中陳一經等罪狀。及又轉委都指揮宋
輔推問。輔遂報嫌成獄。言呆家人趙晟劉現用
違禁器隨從。及其家人神十等。用違禁段疋
與虜使交易。世忠遂乞准例處分。神英得
旨。晟現處斬。神十等并家屬發廣西木識等衛
充軍。英閑住。獻振取問。別用。呆准與一體。俱逮
問。呆等訴冤。遣遣等永逮具一貫。錦衣指揮徐貫
往勘。得現止以違禁段匹。尺易馬。無私鬻鐵器事。
[illegible]府給引[illegible]宋陳[illegible]易。并發劉所未[illegible]

報之罪。仍奏擬呆淮
充軍。餘處置有差。
十二月。總制三邊少保都御史王越卒。贈太傅。諡
襄敏。越濬縣人。慷慨自許。用兵善出奇。久膺閫寄。凡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歷歷
撫邊。其所拔擢。後多為名將。但急于功利。中多
機變。結權宦。氏直。其起復又以與緩士論非之。
命洗馬梁儲。兵科給事中王纘。使安南。
命設潮河川右堰外關以防虜。御史洪鍾言。潮河川去京二百
里。寬百餘丈。夏秋山水漲溢。水退則坦然平路。
陽河至入田以流沙難于置歲。鑿渠本開之東
約三里許。第二三寨之間有山。外高内低。約餘
二丈。宜鑿兩渠以殺水勢。復于口外砌石門。使
水由川中行。乃築外關
一座。以百人防守之。
命立祠祀故戶部尚書夏原吉。工部尚書周忱。于
蘇州之胥門。從常熟知縣楊子器言。以治水皆有功也。
特予大學士謝遷故華職祖支瑩之封。
己未。弘治十二年。正月辛酉朔。
庚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舉討典。
逮言事監生江瑢于鎮撫司。尋釋之。先是瑢言。近來災異
數見。皆由閣臣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疾能。
排抑勝己所致。于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內閣
委寄機務。不可虛非其人。臣等才小任重。分寸
無補。實因灾異乞休。不允。及科道指陳時弊。并

……寄……館……

存留其間枉濫固有實者當華而乃槩不准……

矣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

物議沸騰若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以……

皇獻等因上優詔答之命逮其千理……

復言臣等叨居重地過失誠多又不能仰贊

皇上聽從科道之言分別是非興革利弊以

緝答誠不容辭故一聞璐言即引咎乞身不

論拂乃荷 聖鑒勉留臣知感激思報但逮

臣恐傷大體今當下詔求言之日正君臣俱

務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復罷

寺之罪愈大矣乞赦 天威釋江璐以廣陳

之路以成寬大之風云云奏 聖旨江璐妄言

排陷大臣故令法司問理既卿寺為其奏請

免姑

釋之

……司郎中理杭州宋端……乞歸田 從其……

改林瀚爲吏部右侍郎。

起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屢辭不允。

鐸先任南京國子祭酒懇乞致仕至是陞侍郎遣使就其家起之兩具疏辭疾不允行次越得疾徑歸以狀投紹興府繳進乃求致仕不許又疏求台州府轉奏知府不敢上給事中吳世忠王事擅府言當速起以盡正人之用使者再至有司勸駕趨急遂行至京以求退而得遷非義所安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始受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李東陽程敏政爲考試官。

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昶上言敏政將題賣與舉人徐經唐寅乞命東陽與同考官將敏政……

校者中加閱公爲去取禮部覆從其請改……三日初二日放榜取倫文叙等三百人唐寅徐經等不預

南京兵科給事中楊廉疏請講書用大學衍義，從之。

編修羅欽順復除原職。

嚴左道惑衆之禁。

先是解州李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于桃花洞州程說信之事俱坐斬遣戍寧充邊戍故有是禁

給事中華昶及試官程敏政俱下獄。

試畢東陽奏臣奉敕翻閱試卷彼所批號籍經寅俱未與取下禮部覆議請華昶徐經唐寅執送鎮撫司對問……都給事中林廷玉疏言同爲考官與事慮廉內所見敏政閱卷有可疑者六疏上會廷問經即自言敏政嘗受其金幣于是都察院請逮敏政對問命于午門前置對敏政不服且以昶所指二人皆非中列而覆校所黜可疑十三卷亦不盡經校閱都察院復奏命拷問經言來京時慕敏政學問以幣求從學請及科場題可出者經因與寅擬作文字致揚于外會試題偶有合者故人疑而昶指之實無所指法司因擬敏政經寅贖徒昶等贖杖得旨敏政致仕昶調南京太僕寺主簿經寅論罪並送禮部奏處皆黜充吏役王鼻海州判官

旌表韓府鎮國將軍徵鉀及徵鏡之妻韓氏各孝行。

一爲其父割股和藥一爲其夫割股和藥二病皆愈

三月起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元禎養病家居凡……年至是召起之

廷試，賜倫文叙、豐熙、劉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王守仁，封新建伯；梁材以守正稱。

以右副都御史陳璚總理南京糧儲。

四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疏，乞挽回邪俗。

疏言：士風之移，正係天下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失于豢養，狃于因循，策節稀廸，蕩媚成風。以放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模稜避事為老成，以寬惡和光為忠厚，其聲名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避害，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俾必無所容身然後已。至于公法所過，施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出于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後論曰：士君子磊落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而登之于朝，乃悉廢其平昔之嘗所讀誦，而依違于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酒適嘗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稽書他名，或以職任之炎冷為憂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為欣戚。蓋至于京師之中，縉紳之上，其所讀傳以為美談者，必曰圍棋、金華酒、杜詩、左傳、文選，相尚以為高致，而君德成敗、性民休戚、國體弛張，酥或棻其懷焉。是故求方明矣，逐隊而人以朝干　大于朝，既退矣，復逐隊而入汝望救。廟堂大臣坐鎮稚俗，小臣僅守薄習，上下相安。有李歲月，至于教世勵俗，無說焉。舉聚而議，有不安乎流俗病習，有振救者，則衆共反唇而譏之，不曰要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焉。嗚呼！上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陳建曰：愚按胡氏所言嘉靖士風之敝，視弘治前為尤甚。識微君子，早不為之寒心憂嘆乎？文莊嘗謂：正統、景泰以前，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于澆漓。一時士大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為尚，而不為冊新側媚之態，弘誕奇詭之詞。於乎！閱二三君子之言哉，胡世寧大略可觀。安得挽回弘治以後之風，而反之國初之盛耶？

五月，命歲祀宋臣趙抃于衢州府。府故有祠，至是因知府沈杰之奏，命春秋祭之。

以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至則首黜武臣部運尤無長者，權貴干請，悉卻勿納。近例，有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敷華謂遠賦乃下剝上，慎所致，而官為借貸，大非政體，峻之為禁。又高郵諸湖隄久且壞，乃為深濬，救道以緩湖水，寶應多平堤，成而水至。

六月，致仕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卒。

字克勤，休寧人。幸神清茂，博學善文詞，方舉精究，獄近伊洛宗旨，誠當朝館閣巨匠。嘗定祀廟禮儀，并奏先殿論文廟從祀，鑿鑿服人。性坦直，不自賢，貴升其堂者，呼之無辭。李守甚尚春之言，官以科場事中之，豈其防世之疏所致云。其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遺民錄、道一編諸書行于世。

汪循日錄曰：程篁墩若罷脫得勢利二字，當為我朝第一等人，惜其不能。可歎！愚謂我公卿大夫能擺脫勢利二字者，實絕無僅有，不特一篁墩為然。篁墩平生著述論辨甚多，能書不知何如，只道一編，華合朱陸，頗倒大謬。豈諸予于陸象山早歲籍去冠集長略有取焉，至晚

……學……取……一……家說早號。一切……例……且有相……

遂舉合二家以為一，早異晚同，矯誣諸子，以為……

年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自……

說既成，後人之主心源失委，一切據信，而不知……

啟之為顛倒，為變亂，為誣為誑也。其誤後學……

矣，可勝嘆哉。

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瀚掌詹事府事。

申明武職推的派子孫方許承襲之例。照成化……七年……所……奏例也。

曲阜孔廟災，遣學士李傑祭告。

[illegible]……副都御史洪鍾……

[illegible]……自此海關……

……遼……居庸，延亘千有餘里，復繕城堡……

塞，悉城治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後急有賴。

申明武職應襲棄小就大之例。如指揮同知應襲子孫立功陞職與祖職相同者，長子襲祖職，次子止襲百戶，餘以次減等。

八月，戶部主事陳仁上言八事。一謂闕里被災，乞君臣上下痛加修省。一請緇黃充斥，宜嚴禁，而太常濟……不宜處以道流。一謂納粟監生不許選除教職。一請奔競成風，乞斥浮冗，以明示好惡。一謂禁戒……降調言官，乞通查歷擢，以作敢氣。一謂……勢要指稱……人等……者，宜委之法司處……一……作……其……化，恬……及年久不……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命副都御史顧佐按覈遼東所報禦虜三捷。初，守臣奏正月中虜眾分道入寇，我軍連勝三捷，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至是朵顏三衛來貢，朝廷遣揚銘寺審之，具云三月中虜大入諸大寧福餘兩衛頭目脫火乃率男婦三百餘人創邊互市，盡被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氊帳車輛，然者之親，遂采復警。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朵顏三衛遣三百餘與北虜脫羅千等約，和謀入寇。兵科給事中戴銑請其說可疑者二，可言者四，宜命副正大臣往核，如虜言果實，則當正守臣隔邊結釁之罪，以謝三衛；若果虛妄，既遣大臣，必思報復，宜勅邊臣修城繕器，集糧練兵，以備之。從……命佐……勘事還奏……李杲……監……御史強……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韃州義州備禦官魯勳、王璽誘殺泰寧夷人，入給監木，因以醉取之，斬首二百六十人。又督……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祥、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首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反藩籬之夷，是失向往之心，請正其法。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姑從輕治。勳、璽、麟各降一級，杲、良、玉降勳功責，餘免追究，其陞賞事俱置不行。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鄭時卒。時字宗良，興城人，居官有蘇聲，名撫陝西，撫寇有功，居喪廬墓，有白兔馴擾之異。

以秦民悅為南京吏部尚書。

雲南巡按謝朝宣上言孟養夷酋事宜。言思陸本陡……

叛賊嵬居進西金江沙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
乃自弘治七年敵其兵漢工遂復据臨衡之鑿加
猛又率木邦皮號孟密之兵擴東人二千餘人之
象馬金寶有并吞孟密得以殺土之志進西人
恭門臨衛人段和斗為之謀主思撫不聽取到
緬書詞多不遜雲南會城去孟界險遠勢難
接而金騰鎮守太監古復貪黷無狀郵以加思
陸之欲而借求通逐軍士驚擾藉計孟養兵甲
會不當中原一二大縣以全省臨之易于壓卯
奈何一選郎奏擬不退皆鎮巡守官久之于
奴逋迸義人請之于中撫夷官員今不調必
成痛腫之羊鎮守太監衛撫夷官俱能撫
諭思陸退還地方者照軍功陞賞仍不聽然
後決意用兵下兵部議謂處先已奏聞請令金
騰二司深軍積餉并行附近土官整聚飭兵以
示必征從之後十四年閏七月廷振陳金請以
便宜行事兵部議勑
撫諭再請裁決。

南京道御史洪遠上言弊政。一卿異端以守勑
命。一弭人怨以全
貴成。一撥邪正以定國是。一勤
修省以回天變。命所司知之。

九月。命各省直修設漏澤園。

命傅瀚。張元禎為纂修大明會典副總裁官。

令閣臣擬票文書。自行書封密進。不許令人代寫。

重建清寧宮成。上命大能人寺灌頂國師那十
堅參等設壞作慶讚事三日閣
臣及禮部科道極諫。上
曰永樂間有舊典。不允。

命建祠祀豫章羅從彥。延平李侗。于本縣。

十月。命採珠于廉州珠池。賞銀一萬七千兩有
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不
償所費。
按廣東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恭
隨人員每歲供應對與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
費銀十萬餘兩矣賠林役費銀萬有奇焉所得
豈償所失哉今嘉靖業罷各縣守中官并革守
珠池者爾欲用珠則發銀貿于商而為效亦
限神略節
詠遠矣。

少詹事吳寬等上疏請 東宮勸學 上嘉納之
疏曰竊惟 東宮講學宜寒暑風朔望之先
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
間人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
欲離近習。親正人也。臣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
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
習治道。所
得為多也。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所以保其身
體。傳之德義。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置三
少。曰少師。少傅。少保。與太子宴遊者也。又選天
下端正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所與居
處出入者也。逐去邪人。不得見惡行。故太子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其身焉有不正者乎。古之教太子者。其制如此。
今國家官以序進。未必皆天下之選。學之日晨
而接書。接畢而退。日中進講。講畢而退。況祁寒
暑雨。又皆間歇。間歇之日。所與宴遊者誰歟。所
與居處出入者誰歟。不可得知也。又近世之弊。
患在上下不交。然為太子。亦且未聞下君。今也
則已儼然端默。有言且不敢進。又况為君之且
乎。求上下交而德業成。胡可得也。昔者三王之
教世子。必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
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有君在則禮然。所
以學為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而與人同如此也。

迨至漢唐此意泯矣然明帝受書于桓榮及爲
天子尤能習而兄弟晉而顯害劉洎學文本馬
周遇日往來東宮談論治道李泌與肅宗爲布
衣交出則聯轡寢則對榻 國朝洪武初建大
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
諸王分番夜直于後之士亦得讀時時賜延賦
詩討論古今雖文學經筵已 仁宗于潛邸
時東宮之臣如家人父子又從學詩學表至有
以暗逐明之論則本朝之初亦未嘗知今制也
英宗幼冲當時 大臣無深謀遠慮者所務
爲尊君卑臣非 祖宗之法本然今東未能如
古之制亦宜稍畧君臣之儀敦師友之分使宮
僚日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宴飲出入
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翫弄之戲遊
事諫止官僚有不法從二師糾正甚者斥逐之
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
以貞三代所以長
[illegible]

十二月。科道交章論奏傳陞冗員之弊。不聽。

命戶部專委屬官一員督理長安等四門倉糧。

命兵部主事李源、黃清按閱陝西遼東等處馬政牧地。

命宋程顥十八代孫繼祖襲翰林五經博士。未幾

繼因以二程祠額報近黎河乞賜地改建并守
墳人役有司不肯全給及原有贍墳地土被人
據占內亦有淪沒黎河產稅存者乞賜處分
上令有司量處務使稱朕追崇先賢之意

兵科給事中張弘至上言 聖政與初異者八事。

詔登極初革傳奉官五百餘員近年漸復舉行
如匠官張廣寧等傳陞至一百二十餘員少卿
李綸指揮張玘等傳陞至一百八十餘員初首
斥異端逐番僧佛子近年番僧不絕崇貴寵
計初去邪無疑如萬安李孜省等夕斥近年有
被劾數十疏如徐瓊等猶然優容初有大
政召府部大臣面議之近年未聞延召君臣
道隔初取回添設鎮守燒造諸內臣近年已回
者不久復去裁革者又復重添初甚重詔旨
左右近幸無輕奏擾近年陳情乞恩者貴緣無
忌初兵部申明舊制令該科存記有妄比例乞
陞者指實參治近年乞陞至如梁芳郭宏輩
雖輕罪亦未蒙采納初光祿供應尚兆節約又
令減省近年縻費浩繁動輒即移太倉銀兩
取辦戶物料凡此皆 陛下已行者乞勑該
衙門釐正舉行務臻實治特在 聖心一轉移
間耳疏入下
所司知之

以楊守阯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陞金澤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八

庚申。弘治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命修葺永新縣譚節婦祠。額曰貞烈。婦故宋宗室女。元兵入城。匿家學中。兵至。殺其舅姑與夫。執婦欲污之。婦罵不從。遂并其嬰兒皆被害。血漬于孔廟間八磚上。宛然婦抱兒狀。沙磨火煅。愈狀益顯。至是吉安知府張本。請修葺舊祠。春秋致祭。禮部覆奏。從之。

勑命尚衣監太監。督通州倉。時周經執奏。謂京通二倉。總督添至五六員。役占科索。不勝其擾。乞如詔例裁革。上以已差。姑置之。

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時法司苦累朝條例繁多。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勵精勤政疏。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一日奏事二次。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至壅閣。如今各邊啟聞。四方荐災。尤為可慮。急荒是救。斷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上嘉納之。

二月。養病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卒。字公甫。新會人。其學以致虛為立本。以靜坐為入門。以勿忘勿助為功。以時行物生與天地同體為大。以天機流行自然應用不遺為實得。去支離以全不測之虛靈。卽日用而見鳶魚之飛躍。其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煙月水之間。真郭雍之流亞也。萬曆十二年。以言官議從祀孔子廟庭。

按陳白沙聲名傾動一時。然其學專主靜。明心以經書為糟粕。與程朱異。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悚服。卽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參大政。既歸。肖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告焉。至一時名士陳茂烈。鄒智。李承箕輩。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時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懋。何喬新。周瑛。胡居仁。張吉。羅欽順。陳騏。皆有明言。訾其為禪。至謇齋瑣綴錄則誣訾已甚。匪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其詳之。

問刑條例成。內禁詐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搭勢要財物。及擅守寺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直軍十名以上。降級。六條。上命再議。衆覆奏。累朝所定。不可輕改。從之。

申明旌舉不當連坐舉主之法。

直隸巡按御史王啟。陳備邊十事。一團營三邊。皆有監臨主將。俾勝則有力者剽竊為功。不利則有罪者責務苟免。今邊鄙之事。宜專責之帥臣。一大臣諫官。各懷疑忌。宜令大臣有事。各陳所見。商確可否而行。一養病侍郎劉大夏。練達老成。熟于邊務。宜起用之。一朵顏三衛。雖失信義。然不宜輕動。一三邊米賤。士卒所得。盡于誅求。或至詭支虛耗。宜痛革其弊。一士卒養馬多不實。器械造作不如法。皆宜有以處之。一申嚴軍法。務令有進無退。一清理軍伍。使不為有力所役。一錦衣衛傳奉官。無功者毋使世襲。兵部覆奏。謂所言

皆切時弊。宜議行。從之。

三月。給事中曾昂。請括諸藩庫貯。不從。昂以邊方調度日繁。請令各布政司以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戶部尚書周經言。昂不見者。蓋以繼造賞賚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豈藏富于民之意乎。衆皆服其議。

初命給總督京倉倉場太監關防。因經言判止關防一顆。掌之侍郎。凡事與太監會案而行。令別給關防。則議同心異。事本定而人自擾。殆非所宜也。不從。

四月。陞邵寶為江西提學副使。寶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取其族孫守之。又為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翕慕。

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議政事。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擬去留。健等請上裁決。上出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晉寧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日如何。健等對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譚祐在昔管事。似勝劉福。上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何如。健等皆應曰甚好。即令撰手勅。既成。上親書之。健等復奏曰。今邊多事。皇上留意武臣。親賜勅諭。陛。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詞林記曰。唐宋以來。臣僚章奏。凡有所批答。皆臣下代言。中書省及集賢院翰林院學士事之。洪武初始猶設丞相。政事由其出納。後來革去。分任五府九卿衙門。中外章奏。皆上徹御覽。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故洪武中批答。皆御前傳旨。當筆郎所書。天詔尚濂也。永樂洪熙二朝。每召內閣造膝密議。人不得與。雖倚毗之意甚專。然批答出自御筆。未嘗委之他人也。至宣德時。始令內閣揚士奇輩。及尚書蹇義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御筆親書。凡遇大事。猶命六臣面議。議定傳旨處分。不待批答。自後始專命內閣條旨。然中每依違。或經由中出。歸是昔正統初年。止委中官王振。一至于此。上下蒙蔽。乃及土木之難。及天順復辟。每事與內閣商議。然後批行。弘治末年。總覽乾綱。內閣條旨亦多。孝廟御書。事涉重大。至歷宣問。幾復國初之舊。正德時批答。大率與正統相類。今之建議者。徒知批答依內閣所條。而不知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誤以條為調。謂調和之義也。審爾則是漫無可否。以上裁。雖忠讒斷矣。豈所望于以道事君者哉。

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許進。帥師禦北虜。總兵多帶領諸貴遊子為參隨。諸目。初意欲冒陞功。次進出居庸關。即下令曰。參隨諸人。既以自備鞍馬廩給。每日止給行糧三升。到鎮。即編入行伍。聽征。敢有冒功并侵擾地方。以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乃競為媒孽。

五月。旌表寧海故民婦陳氏貞烈之墓。陳名小奴。年十五。歸王三苟。生二男一女。三苟採薪。歸至門。虎患。陳持門梃追虎。至山前奮擊之。虎逸去。陳負三苟歸。叔鄉里哀而瘞之。陳孀居。鄉豪郭子素逼娶之。陳給僕服闋。至期設祭痛哭。又給其二男各外出。挖幼女。趨姜岩潭上。置女潭側。投水死。有司議奏。聞于素畏得罪。以賄寢之。後工

男俱故，女早寡，知府葉暨、馬岱相繼為修墓立祠。至是巡按御史吳一貫因知縣陳釗之請，疏于朝，故有是命。

戶、禮、刑、工部尚書周經、徐瓊、白昂、徐貫各乞致仕，許之。加經、瓊太子太保，昂、貫太子太傅，各歲給夫米，賜勑馳驛歸。但經以守正准歸，人多惜之。以侶鍾、傅瀚、閔珪、曾鑑為戶、禮、刑、工部尚書。

陞林俊為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滽乞致仕，許之。先是，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滽諮以政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具實以聞。于是滽惶懼謝罪。上曰：屠滽召見奏對，輒言已事，[illegible]不達大體，[illegible]服罪，姑宥之。至是滽乞致仕，[illegible]

[illegible]仍賜勑給驛，令歲支夫米。

府部各衙門、英國公張懋等條陳一十八事。一早視朝，謂辨色而出。一勤聽政，謂每日務二次奏事。一汰冗員，謂文武職之傳陞者。一節財用，謂光祿寺之借辦，戶部之監支。一省差遣，謂京通倉及馬房等處添設監督內官。一處莊田，謂近來奏乞。太監又不照前例起科。一清鹽法，謂王府及織造內官奏乞食鹽及勢要報中，俱乞罷減。一申禁例，謂軍船廩給口糧，不許阿縱應付。一修武備，謂清出軍士操練。一壯軍威，謂募敢用，厚加撫諭。一恤官軍，謂做工負累復叛。一止織造，謂取回內官。一恤邊民，謂停止陝西買辦絨羊及皮張。一停改造，謂重造樂器，派辦不貲。一惜供應，謂考祿寺出入器皿。一斥異端，謂齋醮燒香等事應罷。一警驕惰，謂上官庭赴京告襲，其不來朝覲[illegible]官不出者，提問治罪。一[illegible]

詐偽，請差出人員務令出精微批為照。得旨俱允行。

六月，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

改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戶部侍郎林瀚為南京吏部尚書。

兩廣總督左都御史鄧廷瓚卒，諡襄敏。廷瓚，巴陵人，性沉毅，處事務求其濟，不為赫赫名，與人不立崖岸，至所設施，必動中機宜。守松番，整飭夷創，然中州，鎮貴州，勳撫黑苗，處郡邑流土兼治，[illegible]綜[illegible]制[illegible]費，安靜不煩，其舉措[illegible]信其[illegible]略，[illegible]治[illegible]開[illegible]楚事宜，俱有方略。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勅使臨門，即携二童以行。兩廣人士聞其來，如飢兒之得乳母。至則旌賢才，斥貪饕，裁冗費，便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駸駸樂生矣。

京師戒嚴，命王宗彝、史琳等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白羊、倒馬等關。先是，陳銳、許進等命總兵王璽、副總兵白玉、遊擊張俊各領軍分地禦虜。至是，進劾璽、玉所守之地連被殺虜人畜，請重治罪。上以進不與監督總兵會奏，命兵部推舉宜為提督者代之回京。于是閣部議降旨切責陳銳，而以張俊代總兵王璽，以先任遊擊劉淮代俊，以銳等練兵征虜，俱以無功，都取回京。命保國公朱暉[illegible]

征虜將軍印。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禦虜寺至邊。覘虜酋所在。潛師河套。搗其巢穴。會夜大霧。虜聞驚遁。毀其廬帳。斬其老弱一百餘級而還。

以梧州知府張吉為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習軍士。技射。弩賞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製弩鏡。偏架弩。飲仲世衛教射。青樹及陸世忠。克敵。方之為者。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設要害。或藏斧斤。以奪其蔽。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募解毒藥。多置撫傑。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標悍尤甚。遂并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斂。府江以寧。使者續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始以陞遷去。後來者莫能及之也。

七月。改韓文。王鏊為吏部左右侍郎。

戶部主事余霙陳禦虜三事。

一飾兵車以禦衝突。一復舊墩以備傳烽。二事皆其伯父余子俊已試者也。三重兵以鎮內邊。兵部覆言。飾兵車。復舊墩。皆防邊急務。下邊臣行之。

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墅。襲五經博士。

陞大理卿王軾為南京戶部尚書。

順天府府尹張憲請寬恤畿民五事。下所司議行之。

九月。上御午門。讞審大獄

調行人王雄為浪穹縣丞。

雄上言。克敵在將。選任宜先。征虜將兵。嘗試于陳銳。已為寒心。而更用朱暉。是生長膏粱。素未嘗出奇策。樹奇功也。乞正前日輕舉庸懦者之罪。然後從公選舉。于邊方都督中。擇其尤者。授以大將之任。而又勿以監督者撓之。庶其有濟。不然。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略。而節度之師。且潰于相州。則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也。況其下者乎。疏入。上以其妄言阻軍。逮詔獄。兵部請贖。故還職。得旨。免贖。調外任。

陞吉安知府張本為廣東右參政。

南京光祿寺少卿楊廉入賀 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下所司知之

十月。起復翰林檢討石瑤。除原職

以王儼為戶部尚書。

命各王府宗廟禮樂。悉遵國初頒降定制。

十一月。命天下解到軍器。工部收貯。類送內庫。

軍器舊貯九門城樓。內臣陳良。請送內庫。解人苦之。至是兵部請仍舊從之。

申嚴取沿邊林木之禁。

邊關故有禁。因修萬春寺宮。承運等庫。禁遂弛。至是復禁之。

吏部右侍郎王鏊。疏邊務八事。下部議行之。

一曰定廟算。二曰重主將。三曰嚴法令。四曰恤邊民。五曰廣召募。六曰用間。七曰分兵。八曰出奇。雖許推賞。率多施行。

命右僉都御史王鑑之巡視偏頭關等處。至則增要害墩軍士。禦虜有方。虜不敢有犯。新太監及總兵等官羅玉等。巧取軍士財物。邊境蕭然首陳諸邊關防衙要五事。九載滿擢右都御史。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衆遂舉琳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芻糧。虜退還京。命蒞都察院事。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十二月甘肅總兵官彭清陳邊務四事。一增築屯堡。謂邊堡觀遠近。量增築。以便防守。一撫恤藩夷。謂貼客寄住者。給諸夷。宜量給米布。以繫其心。一嚴法禁。清勾補。謂乞行清軍御史勾補。一申明舊例。謂分守副參應授大將節制。領軍指揮遇缺官。令大將議補。凡遇聲息。宜火速馳報。以憑策應。兵部覆議請。所言俱切邊務。但失誤事機。依軍法處治。[illegible]犯情罪不重者。請[illegible]言。共該官應參奏究問者。仍如舊例從之。

給事中許天錫自大同還。奏上威遠城失機罪狀。謂虜自大青山墩哨道。並入東南行。參將秦恭副總兵官馬昇得諜報。各領所部士馬。會威遠。約遊擊將軍王杲共禦之。更馳報鎮守太監劉雲總兵官王璽。巡撫洪漢等。為備。杲登城瞭虜。見二十餘騎掠毛家鋪。易之。曰。如此不擊。今他人分吾功。都指揮鄭洪固止之。不聽。遂出兵。虜騎佯走。杲馳赴。至比嶺坡。虜騎漸多。乃知墮虜計。急駐兵未定。虜伏騎七十餘鼓譟而出。橫突我軍。陣析為五。遂大敗。所亡把總指揮等官五十二人。旗軍五百四十餘人。官軍五百九十人。殺傷者五六百人。虜掠戰馬。及盔甲鎗刀弓箭等器。咸以千計。杲僅以身免。鄭洪戰歿。[illegible]營不石等撥[illegible]十餘里。人畜一空。時秦恭馬昇[illegible]進。[illegible]洪漢權讓責。與王璽俱奏不實。

命逮杲璽漢等至京。三法司錦衣衛會鞫。[illegible]宜。昇恭杲依律處決。璽并家屬發鎮番衛充軍。洪漢革職閒住。劉雲等著御史逮治。後十五年秋審。謂恭情可矜疑。上命恭免死。并家屬戍邊。昇處決。

旌表孝婦一人。烈婦一人。錢氏。仁和縣陳璋妻。姑病瘡。為吮之。及卒。哀毀逾禮。旌其門曰孝行。蔡氏。單縣李達妻。達歿三日。蔡哭泣不輟。遂自縊。以旌之曰貞烈。

辛酉弘治十四年。正月庚戌朔。

詔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馬文升集廷臣議方略。凡十三條。于內欲命文職大臣總制大同宣府山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illegible]邊防賞罰等項。俱聽便宜處置。及府藏官[illegible]

[illegible]

虜酋火篩寇榆林。

詔議增蘇松折銀。尋止之。馬文升上言。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輕。今少增之。庶國用足。吏書倪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下恐因而生變。誰任其咎哉。于是乃不果增。

二月。停華蘇松常鎮。導河夫役。

陞楊一清。為南京太常寺卿。

以陳壽為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火篩侵劇。壽兼程[illegible]城晝閉。壽兼[illegible]起任。先鄉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令遊擊將[illegible]軍擁[illegible]清分禦虜寸營家凋等處。共斬首[illegible]

級俘一人，獲馬一百七十匹。參將曹雄等禦虜于右溝池壁等處，斬首二十五顆，獲馬一百五十餘匹，器械二千四百餘事。捷聞，賞賜有差。時有諷壽注子弟姓名于戰籍者，壽曰：不可。上論多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為瑞。詔斥遣之。從禮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獻也。

修國子監。

三月，南京大理寺評事夏鍭上言民困數事。言養馬困于責駒，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困于侵奪，近畿里困于總催，當孔道者應為困，有亡產貢獻為困。下所司知之。

四月，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謝鐸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請立啟聖祠，配以顏曾思孟之父，并黜吳澄，以明事元之非。二曰重升貢，以清入仕之路。請各省考官職卑而無推，外簾官推而易私，宜差京官二員主考，以羅真才。其歲貢一途，必責其三場果通，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請各省首貢郡分，宜照順天、應天量加廩增，與州府學廩冗員革而屬教稍重。四曰塞捷徑，以盛國學之源。請納馬納粟入監者，多取償于他日，必嚴塞此路，俾賢倫之堂不為貿易之地。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為區處。既入，禮部覆議，惟歲貢生入監一年，方許告教職，請如鐸議。從之。

南京吏部尚書林瀚上言十二事。下部議行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禁奸貪，停不急，覔民力，告劾中特獎。

命于寧夏三路開中兩淮引鹽二十萬，以備邊儲。戶部覆南京科道所請，發還取入太倉銀兩納之。

陞鴻臚卿王璟為僉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先是，命太監中鹽，與商人同侵之者，戶部推原其故，謂近者王府及貴盬之請，織造開賣殘鹽之端，此等假欽賜名色，附帶私鹽，橫行江湖，致使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皆此之故，宜差重臣整理之，故有是命。

五月，命陝西巡撫周季麟節制諸司將領。

命工部郎中陳　督建闕里孔子廟。

雲南思疊梗化，吏部尚書倪岳議遣藩臣有威望者巡視。詔從之。守臣議欲進兵。馬文升言：今中外民疲財困，何以用兵？且欲遣京官往諭之。岳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官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姑遣藩臣有威望者往彼宣撫，不服而用兵未晚也。衆皆從之。

戶部尚書侶鍾等疏時政十二事。言重京儲，慎庫藏，實內帑，省供應，處邊餉，清鹽法，均草場，備芻料，節賞賚，減掊剋，處存留，恤災傷。十二事以聞。上命所司行之。

六月，起致仕僉事章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時懋以父

衮辭。命補司業署事，聽終制赴任。

七月。海西尚右再入貢。先是尚以僉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并被虜人口，俱歸未陞都督，未遂遂絕貢，時入寇且遮絕諸胡之入貢者，諸胡甚怨之。尚右海過使五十騎叩邊請貢，意在覬覦以釋諸胡之怨，守臣無識驗放赴京。泰寧衛都督猛哥忒木兒等大不平，遂寇遼陽，既去，且留書于邊言：諸胡所以侵犯以此之故，尚右若誅則衆怨自解。守臣因請誅尚右以謝諸胡，兵部恐結怨海西諸衛更生他患，請令守臣書諭忒木兒等許令改悔自新，并歸所虜人口以自贖。從之。

工部尚書曾鑑奏定遞減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從之。天順以前各王府將軍而下宮室墳塋皆官為營造，成化中始定為則例，遂給價自行營造。諸廣楚遼岷荊吉襄等府房價郡王一千兩，鎮國將軍七百兩，輔國將軍六百六十兩，奉國將軍六百二十兩，中尉并郡主五百兩，縣主四百六十兩，縣君三百六十兩，鄉君三百四十兩。至各省王府房又頗有不同。其造墳夫價物則例：郡王三百五十兩，鎮國將軍二百四十五兩，輔國將軍二百二十五兩，奉國將軍一百四十七兩，中尉一百二十七兩，郡主二百二十五兩，縣主二百一十五兩，郡君一百九十六兩，縣君一百八十五兩。此外又有開壙銀、明器銀及齋糧麻布，俱各有差。因各處災荒，故奏請遞減。

南京刑部員外郎李祚議取河套。言在昔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在漢則武帝伐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在唐則張仁原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皆今河套也。惟宋太宗棄之，故西夏得以竊據與中國抗衡，宋朝土木之變已一嘗之，實兼宋人西北之害也。以今鑒古，孰可寒心。夫黃河為華夷限，棄之夷狄，中國險失，不可一也。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使虜據為巢穴，其禍當烈于元，其不可二也。今乘其未定，且聞其饑乏于冬盡春生之候，并力取之，以復漢唐之舊。失今不取，虜寇無已，邊牆無解甲之日，天下無息肩之時矣，其不可三也。下所司知之。

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師師擣虜巢于河套。虜先覺，從家北遁，僅斬首三級，得所授勅三道，駱駝五，馬四百二十六，羊六十八，十器械二千八百有奇。

閏七月。 命王華、劉忠為應天鄉試主考。

[illegible]都御史[illegible]撫治鄖陽等處地方。

[illegible]嚴運軍私帶[illegible]之禁。

大學士劉健等疏言國用當節。 上嘉納之。言延綏達賊擾邊，王師兵餉缺之，開中引鹽則商價不前，鬻賣官吏則名器徒褻，鄰方糴買則運送艱難，附近空運則逃亡枕籍，官軍一出，輒已匱乏。若此設使經冬及春，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方張，貴湖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乃近年光祿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動百千，又各處修設齋醮太余，取入內府及宗室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各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派料傳奉官員俸錢祿授，充匠役月糧花布，歲增月益，莫可救藥。向來大小衙門陳奏案，今照舊，臣等雖嘗因事規諫，未蒙採納。伏望皇上念國計之艱難，民力之窮竭，行節儉減省，供養[illegible]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

添各衙門凡有禽革弊之策畫一具奏其事關財用者加意准行則邦本固而國用自紓然治修而外攘自舉矣。

八月，命工部右侍郎張憲總理易州山廠。統計八設民救萬趨走之吏郡併而丁餘百員故為郡吏寫曰近賦易行君其可不慎乎總理用公蓋飼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薪書有關防以杜綠絕之弊柴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而提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次日漸以完矣。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謝丕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深等一百三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

閣臣請止迎像掛幡于武當山，從之。劉健等言迄此占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無益新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盜賊肆亂軍旅方興糧餉供餽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報罷。

九月，陞南京禮部郎中丁璣為廣東提學副使。璣舟徒人飭躬勵行持護名檢遊志古人之學日以經籍摹擬而患未得所師初為御史上疏諫用萬貴妃憲皇怒逮繫獄命擊鼓落職毅然不為動至是擢學憲以子游家業蕭然曾未嘗入念。

陞大理丞劉憲、太僕少卿王質募兵西北。

起秦紘為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字舜咨上元人生而儀觀秀異少潛心經史考論世務凡民政財計邊情用不留意在禮部十餘年禮文制度多所撰定在吏部鎮抑躁不恤恩怨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為諍之爭子云。

改馬文升為吏部尚書。

十一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右都御史。敷華振揚風紀鈴東各道無敢緣法為兩務崇大體慎廉隅又於持漸然不輕言咲足以表正臺官云。

[illegible]

勑奬沂陽王城洌孝義。

命刑部左侍郎何鑑賑濟兗州、徐和等處饑民。首陳五事一借糧餉以資賑濟二乞通融以救時艱三停料價以止無益四寬差役以緩民力五停工作以待豐穰詔悉報可時巨盜弄兵亟命有司賑濟勸民招撫流亡牛具種穀畫備至云。

十二月，欽天監改造渾儀及簡儀、雲柱。

改右副都御史張縉總督漕運。

督餉榆林工部右侍郎李燧還朝，疏安攘十事。論外攘宜先內治今盛齋醮嗜燕遊寵伎技以雜金紫蓄異禽以糜粱肉此好漸長恐頻正道

造人偵伺以順適邊方覬覦，以情勤下部議之。

壬戌，弘治十五年，正月甲戌朔。

丙辰，大祀天地于南郊。

舉言與。時吏部尚書馬文升、左都御史戴珊等考察庶官。命各科糾奏辨者，容內官再覈實。文升會辛拜命，欲改擬以從。考功郎中楊□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倖門一開，後將謂何。竟覆罷再覈之命。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爲己任。命下，人心翕然稱服。

以南京右都御史陳道，爲南京刑部尚書。

御史劉王奏乞塞倖門，不報。時內官傅陞、盧龍衛指揮胡震分守通州。王上言：陛下即位之初，革傳奉以清仕途。近年以來，倖門復啓，綠伯堅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等以乞備後營，今則胡震又乞分守通州矣。且王寧貪縱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聖志稍移，將讒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爲主考。取中魯鐸等三百人。

起復左春坊左中允楊廷和原職。

禮部尚書傅瀚卒，謚文穆。字曰川，新喻人。篤學強記，處事周詳。子元乘舉進士。第江西之奏閣臣，瀚實嗾之，爲攘位計。既而恐謀洩，遂嫁禍于程敏政。後家居見敏政，憂悸成疾。論者殆有遺憾云。

陞禮部侍郎張昇，爲本部尚書。

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潘蕃，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吏部尚書馬文升，上言三事。上納之。一曰裁冗官。言近年以來，傳陞等官將有八百餘員，每歲實支米不下萬石，而折銀折絹又不止數萬。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二曰杜奔競。言朝覲既已去之，又復留之，故胡孝之後，王瑞繼之，以致部賢方誌，米賚鍾鉞任[illegible]陛下以訛不職之數人阿[illegible]之，蓋生獨不可惜乎。三曰革濫進。言頃因邊方，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餘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欄入監者，通前共有數萬餘人，大壞選法，人民受害。

陞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爲副使，仍督本省學校。鴻儒督學，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咸歸之。

三月，廷試，賜康海、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何瑭、王廷相俱有聞。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命建忠義廟，祀文天祥于廬陵縣。以趙時賞配，從廣東布政

使闕壺中奏也。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時政六事。一嚴考課。謂士習因循多有營私納賄。一崇節儉。謂公私困乏之誥司宜加裁省。一汰冗員。謂戰衛所官武藝并襲職子孫。一立經制。謂邊警調兵止宜于附近處所徵兵應。一重將權。謂許宜假以賞罰不為中制。一用間諜。謂虜使有被擄者宜厚賞因而用之。命所司知之。

命修葺宋儒朱熹廟于婺源。

命建祠。祀宋相江萬里于饒州。萬里為賈似道所忌。出知福州。遂致仕。嘗勉文天祥以世道之責。後元兵陷饒。遂率其子鎬及左右數人投水死。至是因監生裴春之奏。[illegible]記之。

五月。陞開城縣為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固原猶為內地。自火篩逼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

總制尚書秦紘奏新造車制。上命會同鎮巡官試驗以聞。車高五尺四寸。廂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尺。在上放銃者二人。在下推車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illegible]。但用四人舁行。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蔽矢。上皆圖猛獸於內。放鏡者亦用布甲護蔽下身。每遇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前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前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相放銃。使賊馬驚擾。自相踩踐。其餘車輛。或犄角奏功。或邀賊歸路云。

閣臣劉健等。上早朝疏。上嘉納之。

六月。命南京吏部右侍郎楊守阯仍充大明會典副總裁。時守阯以考績至京。而閣因會典修久未完。守阯精于史事。奏留校閱。與吳寬同事勘討。未幾告五月書成。賜宴升禮部。

閣臣劉健等。諫止釋迦啞塔候賓。從之。

七月。命各邊總制巡撫等官整飭武備。從各調度防禦。

贈故僉事廣東參議劉信為嘉議大夫。以信討黎賊死一鋒鎬也。併錄其子景宗。為國子生。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操。命劉大夏仍理團營。先是。上欲于附近團操。以援京師。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上可之。遂敕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

附錄。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軍何如。大夏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各軍俱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狼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

減修清寧宮夫役。先是。詔兵部撥軍夫萬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奏減十分之五。督工中官訴于上。上令司[illegible]閣曰。大夏不以朝廷大役為重。率意減夫。可[illegible]

上以責大夏。大夏對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屢
以老辭，詔慰留勉留，情未已，若切責，責一擲
彼將以不職固辭，更何處討這等人替他？於穡
監以其言入告，上怒然納之。所派軍夫悉如
大夏所
裁之數。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謚襄毅。忠嘉興人，初
官陝西，
鎮渠以蘇民，爲巴任。軍民謳歌，倚留者千數。
立生祠。後擒達滿四，擒李鬍子，平北江，番落撫族。
氣矯矯，笑不如雨，無慳色。錦衣章瑛挾仇直爲
訶察，屢興大獄，以忠劾殺成，其黨競譖忠構陷。
上以廷辯，雖不可異，僅
落職。尋起爲尚書。

遣駙馬都尉馬成祭告　皇陵及山川之神。以
[illegible]傷有暴風雨，拔樹萬
[illegible]其故也。

九月，吏部尚書馬文升陳言本部職掌十事。一息
奔競，一崇儉樸，一責成府正，一舉用賢能，一論
年勞，一嚴考覈，一給散官，一查功蹟，一專職掌，
一預選遠
方，委從之。

命南京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時江西盜起，
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賊首王五。俊至揭榜許
率衆出營者四十餘人，賊黨解散。

虜寇遼東，副總兵劉祥等伏兵禦之。斬首五十七
級，獲馬
一百
餘匹。

十月，以楊一清爲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一
清[illegible]劾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
行其[illegible]復請擇材任使，別淑慝，故官勸效

寒，宿弊以革。又處置收
買茶馬鹽，馬寶濟邊用。

致仕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謚莊簡。悅
字時敏，華亭人，平居謙恭，無疾言遽色，臨事卓
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動其心。居官奉職守
法，以不欺爲本。[illegible]粉名校士。悅云之
日我且自疑，人誰信我？爲廉使，入朝，尚銘居東
廠任事，衆皆趨其門，悅獨不往。佐吏部，兩攝選
象，稱翕然尋贊，[illegible]往篤學力行，鄉里莫不
推重
之。

命御史王哲巡按江西。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
表先賢，祠墓，董鎮守姑
息，凌侮縉紳，至匿盜賊，不以聞，人莫敢誰何。哲首
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
哲，嚴限有司，逐捕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
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

[illegible]　卷十八　弘治　二十二

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
讐指爲故，後訟于官，獄既成，哲復訊，見其有光
色，使人察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
家被盜，因證其所經者，賄鎮中欲置于法。哲察
其誣，出之。鎮守怨，衆亦以爲疑。久之，眞盜得，始
皆服，以爲不可及。嘉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
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休歇。至今論巡按之賢，必稱爲首。

起復太僕少卿儲巏原職。

十二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議在外寺苑牧馬事宜，
言行太僕苑馬官，當與太
僕卿佐一體優視，從之。

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謚文肅。喬新字廷秀，廣昌
人，性介嚴，
與，就墳史，廣購書讀之，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
史臆見，椒丘文集等書。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

不以愛憎爲賞罰。其經畫持正。首爲正國是。粉飾太平之具。平生文學氣節。素爲當時名士。爲彭韶丘濬相知云。

大明會典成。凡一百八十卷。

按嘉靖中會典事宜等。奉命重修大明會典。詔謂內臣監局官員代祈。皇祖諸司職掌甚詳。惟弘治年間諸臣失考。不及纂述我　皇祖聖制所以嚴內外之防。慎宮闈之防。是昭代之規。立萬世之極者。人不得而知之。以至敕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官職掌何如。員數何向如。列聖以前從差事例何如。今日員數何如。迄諸館纂編列以備禮典。亦　聖朝以禮制治之意也。

陳建曰。會典不列載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當時纂修諸臣。非不知載此。蓋避中貴之嫌而不欲載也。若如霍文敏所議。修入則一展卷。而知就爲　祖宗成法。當守。就爲後來弊政。當革。昭然灼然矣。

附錄。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適聞軍民多不便所爲。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不難。太監惟行所當行。久之天下自治。上曰閣臣劉健亦可討事。顧所與之官太雜耳。渠當獨爲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謂薦副都御史劉宇也。上[illegible]人如此云。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按嘉靖中。霍韜等上修書疏。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頃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減已強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承平。久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得非承籍散隱弊無紀極乎。再數百年。減失又不知何如矣。今天下冗增文職具武職。視國初增數倍。宗藩視國初增數十百倍。乞敕下各部。備查洪武至弘治累朝田糧戶口大數。宗藩歲宮累朝加增大數。送館備纂。俾司國計者。知田糧日減。貢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

陳建曰。我　朝有天下。垂今二百餘年。宂費不期增而日增。田糧戶口。不期減而日減。正德初。山西奏歲入不敷歲出者幾五十萬。見于劉瑾之疏。可考也。舉山西而天下可知。舉當時而後來可知。宜乎霍文敏深有憂焉。勤惓累疏之不置也。霍氏之憂。豈非今日當國者之責歟。余肅敏公予俊有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少。亦須爲百年之計。斯誠言乎。愚敬誦之以爲謀國者忠告。

癸亥。弘治十六年。正月己巳朔。

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

命松藩東南二路參將。及四川都行二司。俱聽分守節制。

陞學士張元禎爲南京太常寺卿。

二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疏選輔導以全宗室。言各王府蕩制踰執非禮之爲靡所不至。必選國學鄉學師儒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言以開爲善之路。誦祖宗之訓以啟待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從容諫正。不聽者容具奏聞。郡王所爲未善。教授等官得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容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前去勘問從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陳言光祿寺無名供億。詔罷之。大夏因應天鳳廬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奏曰。光祿辦桌過。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復虧愛物之仁。[illegible]入。上[illegible]然下令裁減官民乃興[illegible]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illegible]古云。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命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兼僉都御史。巡視雲南貴州二省。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病。涉險阻瘴癘人跡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數十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奪人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愬之。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詣瑩服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讐殺。互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歛兵退。其爲蠻夷畏服如此。

三月。以梁儲爲吏部右侍郎。

以陳茂烈爲監察御史。

四月。令廬陵縣以鍾同附祭忠節祠。祠故祀宋臣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楊萬里文天祥也。我朝增入李時勉劉球等。

命修國子監祭祀樂器。

五月。命有司諭祭大學士李東陽父淳。仍造墳安葬。

衍聖公孔弘泰卒。兄子聞韶。仍襲封衍聖公。聞韶弘緒子也。賜麒麟白玉帶。黃金盆。正德年。上幸大學。召入觀禮。賜宴冠服靴帶寶鈔如故事。嘉靖初。上兩幸大學。召賜亦如之。卒年六十有五。賜祭葬皆如禮。

命陝西巡茶御史暫取回京。

命內閣撮取通鑑綱目續編節要進覽。

陞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以講學明道爲務。嘗請今陳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先儒註疏。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詭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蔬食屢空。相觀自得。箕識會試遊陳白沙門。以理學著。

六月。減蘇州織造三分之一。

令武職願赴邊報效者。不待一槩濫許。

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申明新王之國舊例。月給止五百。船隻除王府及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夫俱自備。

八月，命纂修本草。

九月，命差官查理內府甲字等庫。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懋在監開示近裏，甫士若無奇之者。凡論道理學，探索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得失，五經論難若持權衡，迎手而應，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

十月，命建祠祀元儒陳澔于都昌。以嘗纂修禮記集說，有功後學，從邵寶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疏言不當留意佛老。上納之。

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十一月，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奏清出荒占牧地數目，下部知之。清出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一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于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慎簡鞏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十二月，停止福建尋訪鵓鴿、竹鷄、白畫眉、紫山鷓等禽鳥。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

十三父喪禪不幸早喪母張氏撫任劬勞究長身削無次可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就祿繼業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服勞重違故衛臨別無可嘆言語悲切臣待罪于茲二年矣願以菲才隨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巢家幽明感被太寵攜分矣皆宜捐軀圖報于萬一也柰何忍闈象遺夕照在示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浮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身一子天一身十思臣為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鮮就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計陳臣心可憫母心猶可慮也伏望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前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再效犬馬之勞下來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窮懇切謹具奏聞。上憫

其情特許之。

茂烈世為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總其役，篤志遵倫，不與羣兒狎，嘗入公署，夜歸請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籠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為吉安府推官，明允公恕，信乎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之寒具衾幾一歲，所知覆以蔽衾。為牧為御史，衣服素樸，借騎一牝馬，身若無官，而繫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奧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自言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其土苴耳。

按陳孝廉終養一疏，寫出母子至情，無一毫文飾長語，至今讀之，猶令人駭愕與感，想當草疏

將未嘗不痛腸摧裂涕與筆俱不能為序者甚也故備錄此疏以風人子當與李令伯陳情表同垂不朽云。

甲子弘治十七年正月 朔。

賊發亨夏慶府恭王墓

二月命陝西各監苑增築城堡。

停止朝陽門外壽塔及真人杜永祺等封號。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戒 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蠱惑愚衆何關于世欲造佛塔非所訓天下垂後世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可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夫必特被請誥[illegible]及清[illegible]紹[illegible]尊何[illegible]何能濫給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等何顏入以報罷

陳建曰恭覩我 孝皇十八載之間聽言納諫之美照耀簡冊成湯之從一弗咈改過不吝哉 孝皇何讓焉。

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至是周太后崩隨上尊諡同 孝莊之制矣既而劉健等覺其誤乃上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始為委曲時順之意今當再議于是詔禮部會多官并欲議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蓋

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 憲廟正健等奏曰此事臣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所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 太皇太后居右合祔 裕陵號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一帝一后唐始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三后尤非禮遷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深德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正統一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紀極耳且以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得稱為皇太后別祀以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亦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 皇上言及孝穆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卻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羣臣議違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寢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且出討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衆推寬言寬議曰會[illegible]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誤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以仁宗悲痛乃追尊祔祭並此至情寔為非禮不足為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于是中外翕然稱得禮云。

陳建曰。恭覩孝皇此舉。挪至情遵禮制。反覆詳慎。務求至當。以聯一代之彝典。且陋宋諸君子不居。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惟孝子為能享親。惟天子能建中和之極。於戲。孝皇吾無間然矣。

南京祭酒章懋上選貢疏。言古者大學所養皆天下之俊乂。故人材盛而風俗美。國家稽古制法。尤重太學。洪武永樂間。生徒數七類多少俊。敎育之法至為周詳。計日以通經稱芳。以出仕布列庶流。得人為多。洎及近年。歲貢之人監既多褒。遲而求人之全。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干不數。而敎養尤難。于見效。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限。英才多滯。乞于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才素多去處。不分廩增。精加考選。務求行者鄉間學通經術。年富力疆者。乃許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士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illegible]此後或三年或五年。量才多少。間一行之。則在太學者。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之弊。臣雖不知所以為教。然嚴加程督。用申敕勵。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相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庶國家收養士之效。而臣亦逭尸素之愆也。命下其議于所司。

四月。命議定南京遣官祭告禮儀。

加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秦紘太子少保。紘在三邊塹監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千級。修壁堡一萬四千所。創崖塹三千七百餘里。自是北虜不敢窺何。又創修孔廟。廣學舍。詩書之化。人才彬彬相繼出矣。在任三年。邊功孔多。

闕里先師廟成。御製廟碑。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五月。命建寧府。春秋致祭宋儒劉子翬于屏山書院。

詔部院。預行甄別賢否。以舉計典。勅曰。凡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因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訪詢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務各一心。秉持公道。免致賢否混淆。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召秦紘為戶部尚書。

申嚴勳戚家人倚勢擾民之禁。

附錄。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illegible]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帖密進。對曰不敢。上曰。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類。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眾共之。外付之府部。內付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言辨勝言。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援宋藝祖。謂李沆獨無密啟。沆對曰。臣為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庭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淆國是。況密啟乎。當時謂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寔人君之大防也。若大夏之遠慮。真後先一揆矣。

六月。詔京官六年一考察。著為令。吏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上官。從公考察。如有遺漏。許道官照例糾舉。

命華無名爵賞。并禁治貪酷官吏。

上御煖閣召大學士劉健等議邊事。上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搶殺墩軍。延綏遊騎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請詔甚急。上曰。墩軍皆吾赤子。乃敢殺傷。朕當與做主。可選京軍三萬。整理器備。定委領軍名將。即日啟行。健等奏曰。皇上畱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點整。但未宜輕動。遷繼奏下邊事可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方北不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件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車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程。為切近。誠宜先處。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穀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敝。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困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亦引去。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好古力學。于權勢榮利處。則退避如畏。然及掌誥勅久。衆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遭迴不進。意寬亦不能無少望。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為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意屬寬。寬又固辭之。為人端清淵穆。不漏漏為同。不嶢嶢為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慍怒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八月。上御煖閣召吏部尚書馬文升左都御史戴珊議訪察賢否事。諭曰。明年官員朝覲。卿等宜預先訪察。務秉至公。以行黜陟。御史揭帖開報賢否。不可盡信。往年嘗有奏擾者。卿等仍須用心斟酌。期于至當。又謂文升曰。卿得否盡以年老重聽。又復申諭之。文升對曰。自陛下留心政務。宗社蒼生之福。臣敢不盡心以圖報稱。命左右扶文升下階而出。自是每有政務。輒召諸大臣面諭。從容論議。動千百言。誠一代盛典云。

令禮部禁服色。上謂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為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惟內府人不許用耳。皆頓首諾而退。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璿等一百二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胜宏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太僕少卿儲巏請以召對事詔宣付史館。命

所司知之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邊事。上稍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校劉健曰吳江奏欲編陣以軍法從事莊所擬太重然邊將輕易致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聽陣用軍法自古如此蕭嗣搊特張音不斬則人不效欲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新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部此亦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設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部然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兵說　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所日兵部擬奏健有劃耐尋常小敢或偏稗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是矣　上曰兵部所擬面好總兵官既奏了一搗若止答一疑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着意亦須于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　聖諭批苔的姻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戮輕重自各有法如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罄理停當皆諾而退

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　上曰今李東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閑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正云數陳其說乃可耳皆悉曰諾健奏曰此李東又說以善泛啟沃他他字不是　上微笑謂他字亦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書說也無進蓋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謝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僉如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聖學得熙于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旨叩頭　上又曰先生輩可薄與他不必顧是非所講似有額心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偏及此意以為不若敢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以以昨所導未昀悉誹宿諸此有所觀望敢特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日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詞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論益知　上意所嚮云

十月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事。

命工部右侍郎李燧巡視密雲邊備。邊臣奏密雲將有虜宜備之　上命燧往召至榻前諭旨燧至邊首尚將欠廣儲乃治壁壘飭器械守險隘深溝濬開荒田導河流罔不具備。

召刑部尚書閔珪論刑獄。面諭之曰人命至重乃者刑科給事于琯奏龐燮畢可矜令法司看議何為延至臨決之期然後覆奏刑科既知有前言三覆疏內何不為之別白珪等項首言日期促迫之故退而具題請罪罰珪俸一月琯兩月一日大夏入對便殿　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珪所為無足異　上領之　上每召大夏入內庭奏閣大夏至號　御禍前　上轉首左右顧近侍內臣卿退避數丈埋候奏事畢復來侍　駕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復老不能與汝李荣與某扶被出左順門外荣且抶且諸大是曰吾筆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于　上前辛隱瑟楊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聽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嘗罄他人也某今月求退　上曰李荣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卿某者與老太監蹤跡諫遠不如何以如此荣曰當翁大臣公名第一荣何敢蔽賢也。

名臣錄記劉忠宣公受知于　上十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圖有大政大疑每召至內殿

回與奏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勳舊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玉帶蟒衣元寶之賜。處出諸大臣之上。公之得君如此。

十一月。改韓文為戶部尚書

十二月。以黃珣為國子祭酒。

乙丑弘治十八年正月丁亥朔

吏部尚書馬文升等會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

考察天下官員。黜去不職者二千餘員。

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時珊屢求退不得。一日私懇於劉大夏。大夏見 上曰珊再告臣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時為皷申達。上曰卿為朕皷與珊朕欲天下事倘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遽舍朕而歸。大夏以 上言告珊。珊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戶部尚書韓文乞勅重臣。公同會計。足國裕民。

上從之。文言公同計議京通儲糧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盡費太倉銀庫歲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照實隨處何以得常實而歲給之不誤廚料缺用累借別項銀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方軍餉如何調度役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傳節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芻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逮脊黃冊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本天撥受以前例為準則可宋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河以補助湖廣等

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疲弱蠲免糧稅又何以處分使有裨民之實通行議處庶下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戴珊議政事。既畢令中使以白金二錠賜之。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司支直避嫌有閉戶拒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以賄通乎。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其勿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懷愧懼也。

二月。 聖諭下禮部。令各衙門。條陳軍民利病。諭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于治體但有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會試天下舉人。命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為主考。取中董玘等三百人。

太僕寺卿儲巏。疏馬政便民四事。下部行之。一官軍分為三等。上等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一等生馬冊各衙門止原二本。一減省寺丞。專委少卿。一差少卿查考草場租銀。

以鄒寶為浙江按察使。寶督學江西有聲。故超陞之。

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曰天下何時得太平。朕時欲得如古之帝王

諭戶兵工三部臣于奉天門。諭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伍匠役日就耗損。皆官司不能撫恤清理無方。以致逃亡流移。隱漏埋沒。其弊非一。爾該

部又不能悉心究治。乃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以聞。于是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有因究傷斂重逼迫逃移者。有因民[illegible]軍匠遞里長扁報者。宜下招撫之恩。嚴考稽之法。如并棄并處流民宜治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者徒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且律例窩藏逃軍者屯軍。今未聞有究發之人鄉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旋踵。及到營衛。則監官有需索。各營有私役。官撥營作。衛所差遣。軍下衣生何以自在。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給。而今逃下之軍何止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嚴加清理。仍查各律例行。得　旨逃移脫漏戶口。令撫按清查荊襄流民。即推才望大臣往會撫治。軍伍逃亡。寔由統領人員掊剋。及有司鄉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于是以侍郎何鑑撫治荊襄流民。

復御經筵。

增置戶部郎中于易州管理糧草。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湛若水。崔銑。穆孔輝皆著名。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于詔獄。尋釋之。夢陽應詔上疏。大略謂今天下為病者也。曰元氣之病。謂士氣也。曰腹心之病。謂內官也。為害者三。曰兵害。謂冗食無補。官不恤其軍也。曰民害。謂斂重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曰莊場之害。謂皇親之家驕無賴。投獻民間田地也。為漸者六。曰匱之漸。謂兵連而浪賞。曰盜之漸。謂其機在民窮。曰壞名器之漸。謂乞官乞蔭者多。曰弛法令之漸。謂王法之赦。為縱罪而長奸。曰方術眩惑之漸。謂創寺觀。崇道術。曰貴戚驕恣之漸。謂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賊民。中外欲懼勢斯受逼宄慎甚禮防。亦杜漸萌之道也。近以人　后母金夫人泣訴　上前。不得已下之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　求加重刑。上不聽。既而鎮撫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　上遊南宮。獨召大張。嚇詰左右。逆尤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已而召劉大夏便殿。奏事畢。　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對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上曰。夢陽不內張氏二宅。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鎮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任奚宜付錦衣衛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至死。以快宮中之忿。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命兵部左侍郎熊繡。會同科道官。查理騰驤四衛軍旗勇士。以劉大夏議欲革去故也。

四月。命張元禎專管內閣誥敕。時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上亟索太極圖以觀之。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有是命。

巡撫南畿都御史艾璞。平崇明巨寇施鈿二。賜銀幣獎諭。

翰林院檢討石瑤服闋。除原職。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

史焉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所貴該遞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上曰以凡一應事務當興當帶者皆貴在鎮題今部不見奏報更須加責皆應曰諾上又指二宜曰此尚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進等對曰進退人臣事壹臣等不敢輕擬上言光有言能告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上守中背四不多耳健對曰因然上曰彼言居李麟袞能失往失律者非立一人健等對曰李錡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蔚州錡以淌州用間以致楨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人好李東陽引知爽儘多上曰後言畢詔大作當州計有氣節若果有畢諂之行當逃但亦無指當每遼退耳健曰足上每值針劾欲民賞跡接其上曰若大臣有贓職埃事者訓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奸者須皆照辯走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罰着辦事之文竊亦未安大臣宜難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郎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奸者

似不能堪上笑曰然則先生輩何如處置留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節云太常寺大行戶錢鈔許箚旨查洪武等錢緣司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的須別為處罰務法遠行健等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析係之頗有下如鹽鈔船鈔亦所舊錢了可通行且民出私鑄低錢號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禁行誠非道理謂還對曰許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可錢曾禁私錢不二三引郎鹽便如故上以何依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湯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後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皆計如此轄鑄何盖還曰昨今查已未鑄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之行償不償正公私困處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紫娶其餘若也田茶馬有理財之事不可不講此東陽固奏曰賠法允並今已壞盡各邊開中

後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臣極論奏計之弊上封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矣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議有之從等又言王行奏計亦壞鹽法每府課各自有商有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鐵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行奏近冬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論但乞今後史不輕鹽也不故矣矣健因奏曰臣闡國茶馬法爲行有欲陽劄馬者頃私茶數百斥太祖皇帝曰我議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其極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人皆不敢言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等貴曰計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肯還祖宗設方法以濟緊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拖始書劄買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等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千是中外稱慶

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恭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次日復召健等問曰昨管河通政奏總撥御史陸偁寄私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大役若千名陸偁為御史李何寄人私書千理不當只夫役是舊制何得擅減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卽是則例上曰書目是害皆不敢庭健獨計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皆上曰何為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降俯巳見姑令同諸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惡曰諸盖上既明下國事論議省出式累數十言臣下雖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纂修王牒成

命兵部揀季開具武職守備方面以上官員姓名

五月。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疏言六事。一勤學問。乞以
大學衍義一書。嘗備經筵講讀。中間如辨人才。
察民情。嚴內治。教庶屬。四者。尤乞加詳玩。一審
延納。乞令大小官員。直言輸對。館閣近臣。不時
咨訪。仍乞少降辭色。從容進言。一公用人。謂
祖宗時立賢無方。故能得真才。以成治功。今後
輔弼公卿。乞推才望老成。賢聲中外。能任大事
者充之。一汰冗員。言民窮財匱。冗費不止。內有
祖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乞勑戶禮工三
部。通查內外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增添若干。
吏兵二部。查內外冗食之官。比國初增設若干。
凡無益于事者。一切裁革。仍申諭左右勳戚。
守禮法。又選剛正法司。執持于下。處節儉誠。
而國用自足。一重守令。今後陞官。乞略做唐
不歷郡守。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

臺部給舍。庶守令重。而民生自遂。一慎輔導。乞
妙選老成之士。為東宮官。其所講讀。固宜稱堯
舜湯周孔。而 聖祖開創之難。前代興衰之故。
及邊境艱危之狀。閭閻窮苦之情。亦宜一一備
述。庶法戒兼存。而聰明
日廣。 命所司知之。

乙酉。 上不豫。

庚寅。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初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
左掖門。急宣劉健等入乾清宮。至煖殿。上便
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至榻
下。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
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
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
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
命。不可強也。因呼水嗽口。掌御醫太監張瑜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

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
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
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
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
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循榻外。 上曰。授遺
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前書之。 上
又曰。東宮聰明。但年紀尚輕。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
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
不盡力。健等遂出。
調旨。傳禮部行之。

辛卯。 上崩于乾清宮。

壬辰。 皇太子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大赦天下。是歲之詔。興利革弊。某治行。為嚴止。蓋劉健屬李東陽代草。
快誦之。

六月。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
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命劉大夏。張懋。及科道。選練團營官軍。
設潮河川新營于古北口外關。調潮河古北二營步騎五百人
戍守。以密雲衛指揮李乘劉寬領之。
定幼軍解補開豁例。著為令。凡役久未逃老疾病故。即與開豁。三
年一次驗放。
太僕少卿儲巏。條奏禦虜五事。一敕聽斷。謂議處邊事宜速決
至當。勑制臨決。即日行之。一備將材。謂宜會推
文武臣權為將領偏裨。提督贊畫者。共事京營

廣泰謀謂擇群臣中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
每邊遣一二往以補邊塞謀議之闕一有募材勇
謂宜懸賞招募驍勇材武之士聚之京營以為
威敵消患之備一遇功賞謂積數十萬之銀貯
之有警處所俾上功者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
受官者給賞以為左券其一陣之中有殺敵不
願顧者許本隊乘便取首如疑似不
明即以賞銀均給一隊章下兵部

詔從大理少卿張泰等會勘薊州草場地土事宜

先是四月中泰上言各草場古侵民田屯地九
百三十七頃四十九畝并附餘地皆宜給軍民
為業薊州民霍昱等又上章留
中再閱月至是乃 詔如所議

七月起許進為兵部左侍郎。從劉大夏奏也仍同大夏提督團營

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

[illegible]講讀春宮官張元禎等俱陞 有差

八月尊 皇太后王氏為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尊 母張氏為皇太后

閣臣劉健等言新政宜慎。上嘉納之

言自六
月以來
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頹田禾
淹沒日傷一日為患未已臣等官居輔導職在
調燮憂切于中至忘寢食伏惟陛下嗣登寶
位聖德格天陰盛陽微其端可畏自古帝王及
我祖宗列聖繼世更化必有大興革以新天
下之耳目繫天下之心志昔在先帝初年如
減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鷹犬出宮人
凡百聖政固已傳之天下當即載在史書近
者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懽呼動地
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為泛常不即遵奉經

今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聞查革某職傳
奉乞陞等項未聞查革衙人諸如此類未易枚
舉政蹇于上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
陰陽漸失調雨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
局各門各馬房倉庫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
官舊設有數今添至幾倍朝廷養軍儲糧僅足
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武官員中有濫職僨事
虛糜廩祿者豈可不黜內官寺監近侍御用等
監畫士多至數十百人冗設官職浪支俸祿皆
納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庫放支
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來累數百萬以致
府藏空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尅本庫內官自請
查筭豈可不查司鑰原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
稱內官闕支其實置之無用者洪武等錢不行
則新鑄弘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今特
旨抵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若展轉不行則
他弊政皆難除革。詔書所繫至如內苑之珍
禽奇獸數目無算宜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官
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能干預竊恐先
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多餘名數不惟妄費供
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疎放或縱令寧家或縱
便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
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 聖明俯垂採納
事干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
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效不
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為福 宗社生
民之慶也

華徐州等處兵備副使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
奏討長蘆鹽一萬二十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
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宗文徐廷用言于尚
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
執奏止與大千引 上問內閣曰戶部可不全

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疏執力請上不得已從之如戶部議。

九月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贈少保諡襄毅。字世纓單縣人王諒剛方以名節自勵初為御史以搏擊許構貴謫驛丞歷郡廉幹有忠沒繼撫江西橋名泰州肆橫因許奏下詔籍沒止得匹絹故衣悉皇嘉其廉釋之賜鈔萬貫改河南總制尋調官大理副都戶部侍郎尋總制延綏寧夏等處軍務召戶部尚書以保障功加太子少保卒之日家無餘貲始終一節云。

給事中劉茝二言時政。言梓宮未塟德音在耳而政事多乖號令不信如聽商人李琳譚景清買補殘鹽縱容罪人張綸劉文泰等妄肆奏擾太監劉郎貽害河南而僅得更調蘭州邊方多事奏發各處內官將官欺弊奏差科道勘糧戶部奏革冗員兵部奏革傳乞事皆報罷而諸司章奏閣臣不得預聞是壅蔽所由始也今皆徵已應乞思遺命任老臣政無大小下閣參詳庶政務舉而宗社安下所司知之。

十月庚午葬泰陵。掩壙之際有五色雲見于陵上。

論曰孝宗玄默躬修誠明內蘊禮隆郊廟循嚴敬修之儀養極宮闈每謹晨昏之節講筵勤經史之功苑圃絕遊畋之好尊禮儒臣信任六卿立預備倉以厚生民際張秋堤以除民患止上納例以清仕路招商納中以博鹽利畏天戒則求直言志恭儉則減上供思便民則疏錢法修兵政則選民壯孔彥繩世博士楊時配祀廟則正學崇矣贈于謙以太傅謚以肅愍則勞臣勸矣錄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裔孫則勳澤遠矣修大明會典增刪條例則典章備矣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占城請討安南不許則武不黷而民不傷矣他如訪賢殿官姓名召輔臣勸問委顧命得人明習國事勤求圖治以之匹休唐虞跨美湯武庶無愧色十八年之治殆不多得矣猗歟盛哉。

奉熙祖皇帝神主入祧廟。

十一月檢討劉瑞上求賢疏。言祭酒章懋侍郎王鏊僉都林俊副都雍泰宜亟推顯任副使王雲鳳參政王瓊王徐等知府楊茂元照磨余濂僉事胡獻等皆宜超用。

上御文華殿日講。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妄為謀議時稱為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于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于是內官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備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武廟初政未幾已張八黨國家事駭駭變矣。

翰林編修何瑭請令史官即時紀錄時政據事直書命所司知之。瑭言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于國家政務漫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

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懼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官俾司記註法古意也謹按 太祖時創基條畫天象之圖上悉以付史館在 太祖時王直只有春坊右庶子兼起居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有國務者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于何時迄今未克修舉方今 山陵已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之已行修 史職于久廢勑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之起居臣工之奏對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升除拜罷皆得書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匱積以待纂述史臣既修國典則斯備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使夫小人懼遺臭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為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

遣行人存問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賜之勑。恕上言自古明王之治天下良臣之輔太平其嘉謀讜論無過乎大公至正而已凡一發號施令進賢退姦賞善罰惡安邊治內與凡一切政務必須處之得其公正然後可以服人心而成善治如嚴軍法以肅邊境裁冗員以節財用重官爵以惜名器禁奢侈以化民風存羨餘以備不虞給民業以均貧富皆今日致治保邦之急務也老臣無以報國輒效愚直以翊副詢謀求治盛心伏惟采行

十二月以張敷華為南京刑部尚書。敷華江西安福人性剛正不輕言笑奉公秉法不為阿徇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勑修 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張懋劉健李東陽謝遷為總裁張元禎焦芳王鏊李傑為副總裁劉機等為纂修官又後改梁儲為副總裁。

左都御史戴珊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字廷珍浮梁人德器和粹洞達無城府守法不阿而意每近厚為御史為副使督學皆重風化先器識巡撫鄖陽殲渠魁脅從蒙活約束豪右墾田無敢匿稅掌憲臺奉職唯謹不少撓借 孝皇每宣問移晷從容敵對 天顏為霽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

南道御史陸琨以修省條陳八事。一獎直言以警循默一復[illegible]而勿以忻忻好邪一明淑慝以別人才一嚴糾察以勵庶官一稽章奏以防欺蔽一懲沮壞以[illegible]差遣以防[illegible]重[illegible]一專[illegible]

[illegible]為南京副都御史巡視操江。

命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illegible]清理兩浙鹽法。

[illegible]十八卷終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九

武宗毅皇帝

帝。孝皇嫡長子。張皇后所生也。在位十六年。壽三十。

丙寅。正德元年。正月辛巳朔。

己丑。大祀 天地於南郊。行慶成禮。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宰官屬沿邊延綏[illegible]計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illegible]

加禮部尚書張昇太子太保。孝皇賓天及上嗣統。凡吉凶祭祀冊拜慶賚及儀物制度。皆昇任之。無違禮。

改張敷華為左都御史。

[illegible]科給事中汪循。疏請重詔書。裁革中宮。不報。循言。皆鑑題革內宮。蓋奉行詔書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查正統天順事例。夫內官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其載皇明祖訓。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例。則誤矣。自夫添設中官。寵信太過。致有王振售奸。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稷。此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法也。

戶科左給事中尚衡。陳言四事。一親儒臣。講當謀之闕。部諸臣一重節義。請旌表節孝之典。一實政事。奪民利。諫莊田店房之類。一權豪阻壞鹽法。請籍勢豪占之類。下所司知之。

吏部侍郎王鏊。請修復弘文館故事。講學親政。不報。鏊因 上遊逸。請便殿之側。修復 仁宗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而用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二月。初開經筵。

[illegible]籍田。

戶部集廷議。請革 皇莊鹽法之弊。時以 皇莊之故。差官校賚駕帖。逮捕民人二百有奇。巡撫王珣。科道張文業永秀等。皆極言其不便。戶書韓文等覆言。畿民當恤。若必以莊田奉 兩宮。宜倣巡撫召人佃種。畝徵銀三分。解部進 內庫。管莊內官。宜悉召還。又言 祖宗鹽法。專以備邊給賑。禁權豪毋得阻撓。乃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今商人譚景清等乞買 補殘鹽。先帝始雖誤聽。繼念邊餉。亟命查議。陛下初意裁革。時論稱快。未幾。憫其陳訴。復命分路。若買補之害不除。則一鹽法之弊益甚。官課何從變賣。糧草何從措辦。一有急用。何以應之。臣等反覆思維。殘鹽必盡數沒官。庶可以昭國法之至公。全天下之大信。杜姦宄之門。遏飛輓之利。上曰。先帝已許。其毋再擾。

命修葺故元死節余闕廟。祀于合肥。額如其請。

忠草。至正之亂，關擬孤軍守安慶，屢絕城陷，與妻妾子女皆死焉。故因廬州知府馬金之奏而祀之。

令諸司翻刻先帝所頒戒諭之旨，懸布遵行。從閣臣劉健等奏也。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逢先帝，備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調護陛下為託。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能幹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奏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于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公[illegible]之邪說[illegible]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誤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降旨慰留之。

三月。上幸太學，謁先師。祭酒張懋及司業講書畢。上還宮。明日賜衍聖公孔聞韶并三氏子孫、祭酒、司業、學官襲衣，及諸生寶鈔。仍賜宴聞韶并三氏子孫于禮部。

大學士劉健等。上勸學疏。

命祀宋儒周惇頤于德化縣濂溪書院。給田五十畝，付其裔孫綸紹修葺祠墓。

命錢塘縣建忠節祠，祀宋贈秘閣修撰徐應鑣。應鑣，江山人。咸淳末，試補太學生。德祐二年，元將伯顏受宋降，遷三宮北去。應鑣不從，與妻子誓，祭岳飛祠，投井死。出其屍，皆僵立，瞪目如生。先是王立福州，褒其節。其後同舍生劉汝鈞等收瘞之方家峪，諡曰正節先生。歲久，遺蹟湮沒。守臣請葺墓修祠，乃賜額，命有司春秋致祭。

四月。府部官張懋等上書諫騎射。略曰：昔漢文欲從霸陵西馳下峻坂，其臣袁盎諫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宋孝宗嘗親教馬，其臣辟學宣諫曰：毬馬之事，雖陛下所以習勞振武，予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橛之危，起于所忽，則不可不慎。今陛下釋端拱之安，犯垂堂之戒，不但上累聖德，且負天下臣民之望。[illegible]覽之。[illegible]給事[illegible]楊[illegible]漢亦諫，從之。

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罷。文升在[illegible]先帝時，嘗薦劉宇總制宣大，疑劉大夏曾言宇之短于先帝。會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大夏鄉人，升欲抑儼等而進宇，乃補繡總督兩廣。御史何天衢因而疏劾。文升遂力求去，章凡二十一上，乃命乘傳歸，月給廩，歲給夫。

上御奉先殿。翰林院進呈玉牒。

詔修諸葛廟于襄陽隆中之東山谷。廟故在光所居之西，襄簡王爰其地為塋，遷于山左，久漸圮。以逼王墳，故因長史林光請，許之。

左都御史張敷華上乞納忠言疏。

陞吏部侍郎焦芳為本部尚書。議者謂司禮監李榮為芳局[illegible]。

放內援之。

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大夏乞歸疏五六上。上以其情詞懇切允之。且有勅誠為國才猷茂著之褒。加太子太保。賜馳驛歸。月廩歲夫如例。時給事王翊張禴各疏言大夏諳練兵務。為先帝心膂之託。凡國家多事邊警未息。乞賜慰留以經綸政。兵部覆言大夏練達老成。眾望攸歸。宜如翊禴言。不從。

以許進為兵部尚書。

七月。兵部郎中何孟春上先聖稱號。諸賢從祀議。

兵部尚書許進上言興革事宜。一重爵賞以救時弊。一核皇莊以蘇民困。一遵成命以振兵威。一革冗員以清門禁。一嚴比試以復舊法。一蘇困苦以隆[illegible]一清文引以法宿弊。一禁流濫以省驛傳。得旨遵成命。革冗員。蘇困苦。再議以聞。餘如議。本部覆執奏。乞鑒古人宮府一體之意。勿中阻。不報。

八月。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尋賜甲第。進封慶陽伯。二妃父沈傳吳讓。俱授錦衣衛千戶。尋進僉事。並給莊田。

罷差內官黃瓚等。浙江等處抽運木植。

十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謝遷並致仕。先是劉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illegible]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上久信之。至是遂准命健等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請誅瑾等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言瑾等不休。惟李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留。初共攻瑾等欲誅之。閣議持在必克。兵書許進謂同事者曰。此舉得陳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而洩。貽縉紳數年之禍。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瑾既入司禮。上悉以章奏付之。初亦送內閣擬。瑾自于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寺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首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有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複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各御史謝罪。御史跪堦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及回京者。朝覲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旨。必為溫旨諭曰。爾剛正明直。為國除弊云。其務容悅如此。

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既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時出一語。則與我輩同行耳。東陽默無以應之。

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芳性憸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讀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尋遷至尚書。劉健等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于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亂成憲。構陷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實錄總裁。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其不忿云。

以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梁儲爲吏部左侍郎。
戶部尚書韓文落職閑住。瑾恨文，日伺其過不可得。會有解戶以僞銀輸內庫，事覺，歸罪于文，詔罷。戶科給事徐昂言文端謹素著，正色立朝，不宜棄。內批昂褒美大臣，并落職。文去，乘一行篋，夜不宿傳舍，行李僅一車。瑾陰遣官校伺察，無可加罪而盜賊之。文子士聰任高任知州，士奇任刑部主事，尋皆以事坐爲民。
左都御史張敷華致仕。瑾惡之，矯旨勒令致仕。
十二月，陞顧佐爲戶部尚書。
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焦芳太子太保，王鏊[illegible]
戶部尚書。
下武選王事王守仁于獄，廷杖之，謫龍場驛丞。守仁疏言：南科給事戴銑等以言爲責，知其言善，自宜嘉納；如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遽至拘囚，恐中小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有闕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謫龍場驛。明年四月在途，瑾遣人隨伺，將致之死。至錢塘，恐不免，遂乘夜佯投江，冠履浮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潮聲泣子胥」之句。浙江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求尸，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由閩附商舟浮海至閩，入武夷山，遂逃。或謂之曰：「尔有親在，未免爲累。」乃趨龍場驛。
吏部侍郎張元禎卒。字廷祥，南昌人，留心理學，幼稱可童，七歲爲獻王召見，命之詩，有「心定萬事定」之句。憲宗踐祚，行三年喪，及上疏論王道幾萬言，尋與時宰不合，歸。後三十年起召，而出在經筵，首勸閱西銘、大極圖。孝皇即取二書觀之。爲人議論慷慨，立名好修，與陳選、羅倫輩以理學相砥礪，士思望其風采。爲言官詆訾，疏凡七上乞休，武皇慰留之。嘗時責尚書，詆其頗疏田蘆，然其大節終不失爲君子云。
丁卯，正德二年，正月乙亥朔。
乙酉，大祀天地于南郊。
陞吏部郎中張志淳爲太常少卿。時瑾選官者皆厚謝，文官謝瑾之厚，自志淳始。
召宣大總制都御史劉宇，掌院事。宇重賂瑾，入吏子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待召。
傳旨降戶部員外李夢陽爲山西布政司經歷，兵部主事王綸爲順德府推官。一言附阿韓文，一言附阿劉大夏，蓋瑾意也。
命少詹事楊廷和專掌誥勅。
詔吏部查革添設兵備、守備、勸農、管糧、捕盜、水利諸文官并兩京文職。革在外五十十九員，在京二十九員，通判寺官四百四十五員。
二月，大學士李東陽等疏乞早朝。

總制陝西等處兼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致仕。先是一清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虜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清遂興築邊墻克期完工。會劉瑾嫉清遂乞休工亦寢罷。

閣臣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劉瑾矯勅。榜奸黨于朝堂。勅日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王事王守仁王綸孫磐。檢討劉瑞。給事徐昂。劉菃。戴銑。御史何天衢王良臣趙佑范廷相交通內惠阿附或傷殘善類以衒沽直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扇動浮言行用頗[illegible]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之情若自債譴之典吏部查令致仕毋俟黜惡追悔難及是勅乃瑾屬私人之筆也。

修歷代通鑑纂要成。各纂修官以謄寫失錯罰俸致仕有差監生元澄等為民後以李東陽疏救准復。

七月。命葺宋儒朱熹祠于台州。

詔許遼東軍民人等納銀冠帶以充邊費。

復開白塔河及修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自孟瀆河對江有夾洲抵白塔河口徑由四十里至宜陵鎮再折而北抵揚州

八月。初命取商人脚價置造輸送食果器具。自是採羅四出東南騷動。

一十人與奏之備。

黄河清。

卿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李東陽俸一級焦芳王鏊並少傅兼太子太傅。

許進劉宇並太子少保。時東陽疏謝頗惡有餘之寵以歸朝廷還無功之賞以待天下。上褒答之。

命蓋造豹房公廨。時上為羣奸蠱惑。不復入大內矣。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張行輔等。一百三十五名。王考學士劉春侍講吳傑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吳仕等。一百三十五名。王考諭德傅珪侍講顧清

九月。命修大通橋。至通州河道。

令九卿建言無礙者。即與封進。

禁自宮。

傳旨。以少監屈讓等。分守邊關。自是諸邊無餘地矣。又增提督團營及五軍等營太監軍伴各百人坐營太監各三十五人坐司內官三十人。

十月。大學士李東陽。請復決囚三覆奏之制。

十一月。授孔聞禮為五經博士，主子思廟祀。

革巡撫都御史兵備憲臣。瑾擬前敕司各省巡撫惟邊方召入清選仍存

十二月。封朝鮮普城君李懌為朝鮮國王。

戊辰。正德三年。正月己亥朔。

舉計典。內批令學士吳儼致仕，養病御史楊南金致仕。聞者莫不駭異。

革贊畫機務等官名目

逮前戶部員外李夢陽。下詔獄。尋釋之。先夢陽已議經歷瑾猶不快前忿尋以已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修撰康海號對山與夢陽同有才名各不相下瑾慕海欲抬致門下海不往瑾恒先施海每禮亡答之竟不入至是夢陽有所親在難者諸獄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子可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欲生之係方始托之獨無俔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夢陽援筆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為能救我餘無一言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豈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辟答日也遂詣瑾瑾焚香延海上坐海不少遜瑾曰今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繇門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籠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說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而海臣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柰何欲為白脫靴哉即賚衣起瑾寤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始得釋驗海自是與瑾往復遂不免貽清議矣。

二月。以邵寶為湖廣左布政使。

令省親丁憂官。違限四月以上。罰黜有差。養病官一年以上。令致仕。時御史吳學南員外劉演戶部卜夏從壽等有勤致仕。

會試天下舉人。命王鏊。梁儲為考試官。取中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詔修會稽孝女曹娥廟。

令撫按官。詢訪屬官貪廉。以備黜陟。

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二三甲第二名焦黃中胡纘宗皆錄所對宸華蓋授翰林變阿也黃中芳子也與劉宇子仁及邵銳黃芳俱進編修黃中再進侍講瑾條黃中仁為民銳芳謫宗昇俱坐黜。

逮各巡撫。及管糧郎中下獄。瑾素知邊方召納粮草積弊因戶部奏差科道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粗批泡爛票言遠各官獄既而鋼押至所任地賠償之況爲貫解過拖欠者皆入官由是商愈困而邊愈匱矣。

增陝西河南等處鄉試解額。

命興化府。立祠祀宋死節臣陳瓚。陳文龍。文龍以咸淳狀元知樞密克閩廣宣撫大使開閩興化時林華以城降元文龍被執唆都丕誘脅不為動瀰武穆廟大罵不食而死其叔瓚以布衣召募義勇三千人攻殺林華復興化獻馘于朝命為

興化同知通元將劉急方屈被執欲降之崇正吾家世忠義寧能從爾耶首即碎卻怒車裂以殉。至是參政能達請祀從之。

逮前總制陝西都御史楊一清下詔獄尋釋之。

瑾惡其築邊太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材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為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肇開武舉。

先是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尚書劉宇利其文學。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照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二員考官。宇欲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宗山林。或有才學技。或羈于戍卒。或係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腳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發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并巡按。其南北二京。并令軍衛有司送南北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才。如果謀略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卒教日。請于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分理眾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二矢者合式。俱于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于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梓其姓名。錄其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潢成帳。題之曰武舉試錄。進呈御覽。上准行之。遂以為例。

致仕吏部尚書王恕卒。贈太師。謚端毅。 恕以淸忠勁節

負天下重望。為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猶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已絕。必有風雷繞吾居。再葬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方開霽。乃啟衆哀及殮。觀公髮如生。焉嘗聞河津薛瑄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之氣與天地相感召者。蓋同如是夫。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門外。

時瑾行事。務為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眾。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文武皆垂首喪氣。惟恐獲罪耳。

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

一日早朝。有遺空名文書于丹墀者。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為。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烈日中。多不能當。有仆地曳出殞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蹤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盡得釋。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

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光祿無名供饋。歲省宮府數百萬。近幸者多不悅。大夏既致仕歸。有激怒于上。將禍及。太監寧瑾素惡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請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詞連大夏。遂逮直。逮繫至京。下錦衣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等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宇謀署

大夏輕謙，夷人遷徙，發帑荊衛，永遠克畢。大夏飾買騎纏車以行，出部城日，故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饋進果食，亦有焚香頂公生還者。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

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于鄉，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春，後春亦仕至提學僉事，卒，近世所未嘗有也。

大學士王鏊致仕。

鏊見瑾亢悖，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罪言、震澤長語等書行于世，間多有確論云。嘉靖初始卒，贈太傅，謚文

十月，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時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報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天順前無此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延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罷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亦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城堡，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於支軍士。其後大同、宣府、薊鎮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涌貴，市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為得實益也。今併革罷之，邊儲愈得不缺焉。

按雙溪雜記：使顧佐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後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延撫，而反正鹽法，邊儲得實利矣。乃朦朧以天順前無年例回報，使士民受害，識者短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為國子監祭酒，未至卒。

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僉，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所處題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胝窮大。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

己巳，正德四年，正月朔。

以邵寶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令致仕。

寶，無錫人，初知許州，累遷至都憲，督漕運。瑾擅權，一無所通謁，獨衛之，數令人以危言諷之，不為動，乃捏言勸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獨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于聲色貨利，嬉戲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闡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為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禮部尚書，不就，卒，謚文莊。陳建曰：邵二泉懿行若此，可謂明時全人矣。其曰願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尤為名言，足以箴警當世。夫真偽之分，無他，在言行相顧不相顧之間而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偽而辯，行偽而堅。二泉之言，殆有所感而發歟。

丙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山西提學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監祭酒。鴻儒在山西有聲。劉大夏嘗對 敬皇帝稱其可大用。吏部至是以從人望用之。未幾以守正不阿忤劉瑾，遂乞休致。

召改洪鍾爲工部尚書。

三月。詔行吏部不時考察守京。又在外方面等官。瑾矯旨也。

三月。籍故都御史錢鉞家。初鉞撫河南，從民便改粟爲粳，以給崇府祿米。至是瑾受焦芳嗾，謂鉞交通王府，改成法，遂就逮。六子俱戍邊，衣冠莫不傷之。時布政[illegible]環流涕不忍旋。

黜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吳儀爲民。時差回者類以疏納瑾。適有所厚，說瑾勿納者。雲芋踵故習，遂黜之。未幾，御按胡節山東回，餽銀觀洗。瑾知之，捕下獄。侍郎張爲芋福建回，餽銀二萬兩送瑾，收之于承運庫，皆降黜。其餘以餽銀洗得罪者甚多。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不從。時李東陽奏言。太祖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管科劾。問刑名，而錢糧軍馬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嘗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望上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衆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乃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且五十年所未有者，豈可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于一方而已。疏入，乃批出止便宜，其餘如所議。

四月。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尚書張綵薦起之，始被命，鳳欲堅辭。及有道書言執政者謂 太祖寰中士夫不爲吾用者當殺身滅家語。于是鳳父大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泣而就道。至無所觀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爲國學教[illegible]廢。鳳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嚴，縉紳誹謗四出，而不爲動。六館士子卒皆感服。尋以病乞休，未竟其用云。

降典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侍郎。尋復職。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自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劉瑾以爲褻 祖宗制書，妄褫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方，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書。

五月。孝宗皇帝實錄成。時焦芳以庸品操筆，褒貶任意，如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稱端正，而芳恣肆詆誣。即李東陽不敢爲異同，故亦中有傳信傳疑，庶有備于將來之語。

王鏊撰罪言曰班固敘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
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其事以為其言
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
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起居不得及政事行
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詢前後奏疏而分
書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言果皆實乎分
書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
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前其是非
得真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纔得
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而不得書
或迫于勢而不敢書或局于才而不能書故一
時君臣謀議勳業泯沒不傳而佞倖憸情態亦無
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
以私好惡褫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詔勅原任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先是詔舉懷才抱德之士
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應詔瑾以三人皆
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害之矯旨下禮部等官鞫
[illegible]
舉失實而鎮撫獄詞連及健遷意劾布政司籍
其家李東陽徐為勸解瑾意少釋焦芳因抗聲
曰從輕處亦當除名既而旨下健遷為民禮部等
成邊司府官七人
各罰米三百石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為南京部屬官。
先是瑾惡諸翰林不為禮屈及修孝廟實錄
成例進秩瑾疑不肯或嫉之謂文士不習世故
續所同忌者十餘人陞調留外
主事等官于南部俾擴充政務
其後瑾此舉意雖私而所謂文士不習世故謂有
司事擴充政務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
路謂近來翰林之官上焉者惟從事于詩文下
焉者惟恣情于酒色宜倣國初出入均勞正與
此同

六月初令進士試給事中。從李憲奏也憲[illegible]事瑾每朝率衆請事于堂
下府稱憲為六科都給事

七月遣御史等官清理各邊屯田。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
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壞太之國初
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足如何充
家所古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
遣周汝瀰周東楊武顏顒壽等各往邊丈量屯
田以增出地畝教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
罪之于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
馬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
加刑于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
化王謀起兵誅瑾等
瑾禍遂始于此矣

附錄。時劉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
[illegible]占候天文相面算命明等妄稱瑾
侄劉二漢[illegible]
後有大貴

八月遣御史甯杲毅敘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
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方京
衛屯軍傳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
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號為響馬賊至今聚
黨為盜瑾不勝憤欲速除之用人言遣杲于真
定敘于天津鳳鳴于徐准專一捕盜舊例御史
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攜家眷責
以滅盜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
飲令人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逮鳳
鳴為徐州弓手敘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
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
真定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殆月不絕由是
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侄張茂為大盜
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嘆其心勸忠盜賊劉六劉
七劉齊彥名因是累衆為亂瑾以捕盜有功陞杲

與穀皆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按超陞穀寧而重懲鳳鳴，瑾之此舉頗得治道賞罰嚴明信必之意。

大學士焦芳以老疾致仕。

九月命吏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以吏部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踰。劉瑾專政，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未久令赴京聽除，綵綵不得已赴京。綵前任文選時，焦芳為侍郎，與綵相得，芳薦于瑾，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諳曉韜畧，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陞侍郎。宇入閣，遂以綵代之。嘗言于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驕[illegible]去之，其他救正頗多[illegible]冠之禍少戢。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為瑾視疎同類，皆綵教之。

十月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

十一月劉瑾私置軍器。瑾懷異心，密令兵仗局太監孫和，并置造衣甲，胛面于餘副，私假寶一顆，又令兩廣太監祭貽、潘牛，置造弓箭五百餘張，匿藏私室。

改典誥敕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于南京吏部。瑾惡其不附己也。

庚午正德五年正月戊午朔。

辛巳大祀天地于南郊。

戶部左侍郎儲巏致仕。

籍故尚書兼都御史秦紘家。紘卒後，妻弟楊瑾綖紀其家，家奴丁旺怨之，乃以紘所遺鐵銃，投緝事者告，及其弟璽用軍器違禁并諸不法事，劉瑾歸罪于紘，故籍沒之。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曹元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俱入內閣預機務。元瑾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阿附權奸。

出太監張永于南京不行。瑾專政，欲除軋己者，一日伺間言于上，調張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覘之，直趨上御前，訴己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輒奮拳毆之，谷大用等為勸解，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

附錄。瑾擅令內使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出入禁闥。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致仕謝鐸卒，贈尚書，諡文肅。鐸性孤介廉直，取與進退一斷于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悖行與學，遠近信服，蓋有足尚云。

三月嚴禁偽造印信。除本犯外，為人雕刻者，永戍邊，籍其家。

致仕禮部尚書周經卒，諡文端。經字伯常，陽曲人，正直秉法，制煩應變如流。時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為憲廟盛德事，皆經贊成；及不肯奉行傳陞，阻李廣獻田，還諸王府自領河泊所，禁中官請鹽越境，乞停織造，不發太倉張燈銀，止靈臺增酒埽祭。

邦雄縣獻　東宮莊田皆允
當事情蓋有古大臣之風云

命工部尚書洪鍾兼都御史總制軍務督川陝湖兵征勦羣盜
先是四川保寧賊劉烈聚眾作亂贊號稱王僞據陝西漢中等處又有藍廷瑞鄢本忠廖惠等亦僣王號擁眾侵湖廣鄖陽等處至是命鍾討之

四月慶府安化王寘鐇反殺總兵官姜漢都御史安惟學
時寘鐇與寧夏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眾殺漢等又殺太監李增鄧廣少卿周東號分守參議侯啟忠因之偽鑄印章擅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于是關中大震

遣[illegible]兵備副使[illegible]廷舉戍雁門
舉守正忤逆瑾

改大理評事羅僑教職
僑上疏言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　陛下特[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illegible]適卒之限而大學士[illegible]
[illegible]東陽等又條陳數事蒙賜嘉納或以天意之回在于旦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尚滯臣愚以為天心仁愛未已歟　陛下每事懲創擴克善端耳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雞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　陛下臨朝或至日昃宮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率羣臣基大業也臣願　陛下昧爽臨朝晡時還宮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留聽圖治率以為常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赭衣載道民窮財盡元氣索然羣臣聞之不敢言以為有科道也科道知之不敢言以為有宰相也宰相言之不敢盡將復委之誰哉臣願　陛下嘉納讜言凡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與宰相商榷于內許科道直言于外明目達聰無致壅蔽古者進退大臣皆從[illegible]黜罰之罪不及于大夫近者公卿遽隨縲絏　先朝忠藎耆德如劉大夏者尤不免予寬戍然非所以待耆舊勸大臣也頃陽放免使得生還以示保全之仁古者律以禁姦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并見行條例最為精密比者法司議罪比附深巧不協于中請勅法司今後問刑止依正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奏請裁決仍乞于李東陽等所議勅三法司通查正德以來條律議擬請自　聖裁行是教者庶幾紓氣藹蒸天眚潛消天意可回矣
按逆瑾竄政臺省寂然僑以一廷尉而慷慨言之亦足多哉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起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太監張永總督軍務率師討寘鐇
特給永關防及金瓜鋼斧其往返　上皆幸東安門服戎服迎送

五月寧夏遊擊將軍仇鉞執寘鐇械送京師
時[illegible]英等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勦鉞陰內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于外并誅其黨于是令神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至九月戮何錦等于市

六月致仕吏部尚書馬文升卒謚端肅
文升鈞州人性剛介以身徇國艱險不避敷文飭武名聞夷夏退然若不能自勝嘗出總兵務生擒滿四殲李鏺子火篩兒王彪追斬北虜平章鐵刺與復哈密處置貢茴建夷火篩會奸陳鉞汪直搆成重慶升屹然不為動晚際　孝皇柄銓衡倚毗甚隆乞致仕逆瑾擅權坐除名至是卒特進光祿大夫太傅所著有西征石城撫安東夷與復哈密三記及奏議藏于家

七月四川巡撫林俊擊川東賊敗之
時藍廷瑞廖惠破通

江縣。復遣官兵及[illegible]同石砫等處土兵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俘九百餘人。退保陝之[illegible]。復遣酉陽諸處精兵追及，大敗之。惟賊首劉烈，後懸重賞購之，不可得。

八月，詔免寧夏稅一年。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雲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傾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宦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陛下安所之乎？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起，曰：事可疑矣。出[illegible]就執瑾，就內獄[illegible]獄，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湯盒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餘束。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死獄中。初，綵在吏部，惟知尊敬瑾，他中貴視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密謀于內閣，綵以為事在瑾，內閣不得預，每忽之。李東陽等以為遺憾，內閣權共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都察院獄，令與瑾同謀，病死獄中，仍暴其尸，家屬流嶺南。

復陳熊平江伯爵。初，熊總漕運，瑾索賂不得，奪爵。

大學士劉宇、曹元有罪，免。以附瑾也。

削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焦黃中有罪，並除名為民。先是黃中為檢討，數月即陞編修，踰年復擢侍讀，性尤狂恣無恥。時土官岑濬沒入家口有殊色，甚，芳因求瑾得之；後卧病，黃中烝焉。聚麀之鄙，天下唾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廖道南曰：夫政本之地，上應台衡，下司鈞陶，陳獻敷典，論道弘化，宗社安危，生民休戚，舉關向背，治道汙隆，介係焉。逆瑾擅權，有如芳、如宇、如元者，首附之，遂致海內騷動，社稷幾搖。易曰：開國承家，勿用小人。可畏哉。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事。時瑾雖誅，而政[illegible]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決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云人眾都不查究。于是逆瑾流毒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蜂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疏改弊政，不報。時逆瑾雖誅，而張永繼用事。上好遊樂，時宿于外，而皇儲不建，俊甚憂之，遂于川中上疏，請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者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歿，權柄猶在宦豎，安知後無復有瑾者？其詞旨剴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罷工部尚書畢亨。亨請振毀劉瑾所鑄陝西巡茶且曰內官修濆不係舊例悉宜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修濆例耶遂票、旨劉瑾祖茔不必振毀乃勒亨致仕。

復前大學士劉健謝遷吏部尚書許進戶部尚書韓文工部尚書楊守隨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戍兵部尚書劉大夏左都御史張敷華等官致仕

詔華寧府護衛屯田。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江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學士傅珪侍講毛澄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孫繼先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侍讀蔣冕侍講朱希周

九月。以誅逆鐇逆瑾詔天下。

以劉忠、梁儲並為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事。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為廬陵知縣。守仁既任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坐視其成囹圄清靜。

復設雲南。貴州。山東。河南。山西。江西。鄖陽。薊州。保定。蘇松。鳳陽巡撫。

以王瓚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不聽。芹言。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為功冒膺恩廕乞賜罷黜 上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之弊以竊茍息棄四字為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窮字詩附黠書為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部刊印傳之未幾流賊殘毒中京人以為窮苦之應。

以費宏為禮部尚書。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進八年十六登仕籍長詔舉鄉試早卒誥任至南京戶部尚書讀任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illegible]英殿大學士詩工部[illegible]中詞知府論令兵部[illegible]書提督團營哉朝垂二百年來宦業之盛[illegible]如許氏者。

十一月。大學士李東陽上疏勸 上安處宮闈。溥施恩澤。不報。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艱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 上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体生民仰賴者切。每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有節。遊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近矣。

三月。陞主事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欽字克恭，世居定海，撰以戎籍隸遼西人。欽少穎敏，[illegible]
務博覽，惟誦五經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
解官，遊于陳獻章之門，反身實踐，薦授參議，辭
以母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
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醫閭先生。
尊　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
太后張氏爲慈聖皇太后。
辛未正德六年。正月壬子朔。
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平江津賊。時曹甫作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心痛，決地方[illegible]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
起李夢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調王守仁爲吏部驗封司主事。
二月。勅諭天下鎭巡、并三司等官，痛自修省。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爲考試
官。[illegible]

三月。吏部尚書楊一清上平盜十二事。上嘉納
之。一、量免被賊地方錢糧，優恤殘害者之家。[illegible]
皇莊勢要之侵奪，貢鮮官船之擾害，并革[illegible]
之貪殘，衛所之科尅，以恤軍民。一、暫設文武
臣一員，提督軍務，大將一員，暫充總兵，會同調
度。主客兵馬，節制鎭巡三司，直定保定，遼官
舍，駐北直隸，以保固近畿。一、募材勇，術教之，[illegible]
及願効報者，聽其能擒斬有名賊首者，賞銀五
十兩，陞授世襲軍職。一、許脅從者自首，有能擒
其黨以獻者，如例陞賞。一、令鄉村市鎭推首領
一人，樹柵建樓，懸鼓相警，并力防禦。一、發太僕
寺馬價及太倉銀各五萬兩，運赴軍前賞功。一、
軍衛有司失陷城池者，宜明著其罪，并擬功罪
以聞。一、臨陣在逃及遇賊賣陣者，即斬以殉。
一、[illegible]者恤其家。一、官司匿賊不報者，如邊方例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備器械，并漕運船隻，宜加防護。
廷試，賜楊愼、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愼，大學士楊
廷和子也。
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
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第，薦名，既廷試，與昉子
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韓億爲
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
受廕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檜柄
國，而子熺、孫塤，皆于省試、殿試冠多士，遂爲士
論不齒。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泰間，
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至自訟焉。弘治
乙丑科、正德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
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他且前此戊辰[illegible]
[illegible]以子貴，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諸翰林，[illegible]
[illegible]科不得不圖[illegible]見我朝法制，視宋爲稍[illegible]

公卿異刑不
違宋人遠矣　忠河南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乞致仕許之　人性聰
少通行方寡合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會
試事畢出院即乞歸省墓　上一日擢會試錄
所刻文字錯誤處示李東陽等蓋中
官有譖之者矣忠爾遂乞休允之
起章懋為南京禮部右侍郎辭令以侍郎致仕
詔執刑部員外郎宿進廷午門外杖殺為民　進號
言六事一謂內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
周鑰皆以瑾故宜加卹典一謂大臣附瑾如兵
書王敞宜罷內侍中有瑾餘黨宜令張永察之
其四事則擇郡縣長吏遣官錄囚覺免賦役罷
遣官校也是疏無甚觸忤特
以察瑾黨為[illegible]所中云
命懷慶府春秋祀先儒許衡于鄉賢祠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逆瑾誅大夏自
井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
致仕還家遘疾卒諡忠宣
言行錄云忠宣公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
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
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固
先民之遺軌也陳白沙謂東山先生愛百姓如
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觀當世未有如此者
吳公廷舉謂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咎必無
官公足
以當之
六月御史王廷相上言禦虜三事　一議將權謂宜委之以生
殺之權俾士卒知退則必死進或成功一議主
將謂宜擇有謀勇者畀之一議兵機謂宜陳兵
于黃河之湄使不得馳而西分兵以守固路使
不得馳而東然後主將率衆以臨之其進退持
窮可不戰而
擒矣詔是之
七月吏部尚書楊一清陳陝西邊務八事納之
一寧夏官軍投托各將領以避征調多至千數
百人太監張永總兵楊英僉事史鏞退出軍伴
一差操請裁劾為邊臣勸仍令從撫官清查着伍
一寧夏湖灘往年為各官占據英鉞既以歸官
請置籍稽考以杜復歸私門之弊一寘鐇核托
家人三十五戶請發高橋兒等驛及興武等營
守禦千戶所走遞當差一寧夏歲貢紅花三千
餘斤種灌鋤抹動用軍丁千餘運送車輛狼藉
幾四千里請停免一靈州千戶所為寧夏喉襟
內有山後歸附土民土達上下交征無所控訴
宜令環慶兵備兼管靈州即治為衙門令其練
兵理獄撫安士人一慶陽安邊二苑草場業被
宜召募土人給地耕種使報効殺賊一漢中西
鄉縣東南有鹽場關西南有天池壩俱離縣三
百餘里流民嘯聚請于二地添設縣治撫流民
以安反側其巡江巴縣東鄉等處去漢中頗遠
宜添守禦千戶所招募逃移并茶徒礦徒以用
戍一正德五年以前拖欠各邊糧草多已徵在
官而起解或已解而委官及大戶未納
宜令撫按官督并巡有司核實監追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八月擁衆北向京師敕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
務陸完等帥師討之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
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
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
觀上遊幸之所及為都御史寧杲所遇遂聚
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廢兵書王敞行有司緝捕
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
旬日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遂

横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軍，驅至
于山東河南江淮，並處皆騷然矣。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者用
事，每各邊
征勦，必以其子弟私入寄名兵籍，冒報功次，陞
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
議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
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歸，蜀人號哭追送。
未幾而西川
之寇復熾矣。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
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
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威
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登極，初起為
刑部
尚書。
流賊劉齊、趙楊子等，分夥寇掠山東河南州縣。
風子，名璲，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
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
攻掠文安，璲偕家屬避賊，匿水中，賊劫其妻，將
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因
降為盜。久之，劉六等欲分夥為寇，于是璲與楊
虎、邢老虎合為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
名為一夥，寇掠山
東，其勢愈熾矣。
八月，南京吏部尚書張燦等，會疏言 儲位久虛，
請選立太子。不報。
吏部尚書楊一清疏急大本，圖治安。不從。疏言
陛下
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使遠近之民，遂
疑 陛下不復念其勞苦，四方盜賊，亦謂 陛
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聞于外夷，不可訓于後
世，伏望早視朝，攬權綱，以決壅蔽。又言前星未
耀，龍舉嘗幸豹房，日調兵，後苑非宮禁所宜，恐
無以安 宗廟神靈，伏望居禁密，戒嬉遊，以消
意外之慮。又言經筵講期甫臨，輒聞報罷，伏望
仍舉行，出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凡
好尚，皆不
能奪之矣。
九月，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李東陽等，議盜事。
時陸完師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上曰：賊在
東，而師乃西，出急令兵部追陸完，令東出。東陽
等對曰：甚當。賊船在江水套，擒之甚易，但恐人心
不齊，宜勅東南將校備。上曰：張後等皆在
南，料亦無害。東陽復奏曰：願朝廷賞罰
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而退。
十月，逮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
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勦劉六等，所領
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
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
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遍檄諸路，揭示劉六
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能聽
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
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
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
馬都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
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銀，輦載至京，
餽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
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房
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己私家，玩寇
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
錫竟瘐獄中。宥
偉革爵閒住。
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
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馬中
錫等

既無功。中官因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僉谷大用總督，與陸完居中于臨清，經制調宜，付遊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遊擊江彬各領兵入征，內地俱令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調邊兵自此始。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為民。特兵部奏二人擁兵無方，遇賊先機致逃，又著為令：州縣官遇賊攻破城池，民守邊將帥俱抵罪。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為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池，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兵伏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示弱。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境。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霑化，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按何景明樂陵令行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堙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按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錫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蓋時郡吏州官各亡命，此梁白馬移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閉開門戰，但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按此詩以樂陵令比平原守，並言詞旨淵懿盡平原。樂陵皆山東地，顏平原初年幸脫安祿山，樓竟陷李希烈。今許公功成卻流賊之功，而後來不免逆瑾之變。二人忠節古今略同，而公之詩得無謂之詩讖也耶？

十二月，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蔭其一子。時又有河南上蔡知縣霍恩，賊破城被執，不屈而死；真定棗強知縣侯璉，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蔭焉。先是趙風子自與劉六分兵為寇，衆至數萬，轉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帛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焉。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路兵，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風子盡掠其所蓄財物，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声言欲屠城。風子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去之。按鈞州以馬尚書故去之不攻，而于焦泌陽乃酷烈如此，然則善善惡惡之良心，雖盜賊亦未嘗泯耶。

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

陞靳貴為禮部尚書，仍管內閣誥敕。

命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宏，江西鉛山人。

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珪，直隸清苑人。性剛直。時

尚書楊一清方得時名。士皆趨附。善招援。外號秉直。內實樹黨。適覩遭珪。數爭其不公。一清不堪。越次陞禮部尚書。遠之也。時東陽與一清各相結托。而東陽嘗為儀制郎中。稍尚書過郎中。厚恣其為。嘗呼其字而不官。珪乃按其廢法數。答責其吏。覓郎中求邊他費。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庭無敢諫。會番僧奏討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珪因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後末亦止。優人臧賢者。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刻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汝優敢亂法。汝寵可常保否。果為此。汝禍無既矣。優亦戢而聽命。

壬申。正德七年。正月丁未朔。

黃河清。自濟河至柳家濟九十里。清凡五日。

按是時閹幸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胡乃有此瑞應。蓋黃河清 聖人出。貫今嘉靖 聖天子受命之符也。瑞應之來。夫豈虛哉。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大小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悸然不樂。侍臣曰。河清乃王者之瑞。胡為不祥耶。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于前。元而我 太祖龍興下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 嘉靖龍飛于江漢。元順帝之言。至是益驗矣。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起儲巏為南京戶部左侍郎。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稍能

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等鍾壕衆數萬。然皆勝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累報捷音。陞動獎勵。論功陞賞。各大用陸完得勅獎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拔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薊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粮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遣太監陸閣監鎗。督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時閣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相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臂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致失士心。賊勢方熾。民譁然思亂。禍且及[illegible]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閣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以王守仁為考功司郎中。

禁私鑄錢。

二月。流賊趙鐩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為寧夏延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逃散亡。劉三楊虎聞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為僧。欲渡江投江西。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執之。遂起解成

丑丁卯

三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經筵日講疏。不報。

五月。遂自宮張用等五百餘人。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等敗績。遁走至黄州，掠軍民船入揚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為揚州官軍所拒。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

八月，劉六等溺死于狼山。劉六等時又自九江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覆賊，盡殲焉。豈非天厭其惡，合陸從舟，暴颶作，不假兵力，而東南隱憂一旦乃息云。

新設東鄉、萬年二縣。

九月，論平流賊功。封谷大用弟大寬高平伯，陸閭弟陸永鎮平伯，仇鉞進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陸完加太子太保，掌院事，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権勢所托，奏請以首級論功陞都督、錦衣衛指揮[illegible]千百戶千餘人，十六年覺，永俱革。

十月，吏部舉終養提學副使潘府。言府為母棄官，親終不出，清苦自修，杜門著述，請特簡用。詔曰可。後京缺以名上，竟不用。

以平盜功，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命巡撫官詣闕里祭告　先師廟，仍量修葺，以慰聖靈。以流賊侵擾故也。

十一月，詔給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三石。

十二月，陞吏部郎中王守仁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致仕。東陽自逆瑾誅後，屢以老疾乞休，疏凡十上，至是始可其請。蔭其侄兆延為中書舍人，仍賜　勅馳驛。既歸，猶歲時致齋及頒上尊珍饌，并見任同部祀慶成光祿酒，致宴云。

修上清宮完，特命翰林撰碑文。

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密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大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分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楊廷和等力辨以為不可，兵部科道皆交章論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上坐乾清宮門，必欲是夜批出。廷和等復陳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遊擊江彬[illegible]

諭科道李憲等不時糾劾不法。瑾既誅，禁科道寂然不言，復敕為耳目，令承望彈劾。時憲以同挾瑾勢，恐嚇同官，人尤側目焉。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

癸酉正德八年正月朔

宣府守臣奏送降虜脫大等至京命充御馬監勇士 兵部尚書何鑑等言漢魏徙氐羌于關中郭欽江統皆勸晉武以早絕亂階符堅處鮮卑于塞南符融亦慮其窺測虛實以為遺患今使降虜出入禁闥豈無窺伺假寵踰分且生輕侮萬一虜酋聞風潛使黠賊偽降冀充勇士以為姦細將來之患可不慮哉乞照例送廣西安置以杜蠻夷猾夏之萌不聽

壬午大祀天地于南郊

命許泰江彬于敢勇神威二營管操

賜義子百二十七人俱朱姓

詔建延壽僧寺堂釋殿于西內 殿有金鑄像夷鬼淫褻之狀巨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為佛骨佛頭佛身之類凡枯朽摧裂[illegible]亦封不下十百餘片

二月令天下郡縣無城郭者有司督民修築

詔改太平倉為鎮國府 又欲毀廠口為府廳工部執奏不從

三月停不時考察之制

四月議處武臣誥勅 言臣襲伯叔為嗣與未為嗣者封贈舊例明備若弟襲兄職封贈本父母兄嫂及本身妻俱不得封侯傳之于姪任襲伯叔例封贈願移已及妻之[illegible]于其父母者聽其任代伯叔總旗以後立功陞職者亦封贈本父母再襲不許封[illegible]襲兄軍為氏其子襲替并襲後自立功陞職者父母若祖在俱不得封贈其還職又自立功陞者亦如之授納者如有軍功仍論級給授若報使陞職者止以軍功論其誥勅三年一次頒給著為令

寧王宸濠益陽春書院僭號離宮 濠慴不軌請術士李自然共推命相面妄稱伊有天子分又稱術士李日芳共看本城內東南有天子氣宜蓋書院以當其氣

翰林修撰何瑭進講經筵忤旨謫開州同知 上因[illegible]之動容數日不懌倖[illegible]任

詔設開皇店[illegible]

五月以陸完為兵部尚書

起國子祭酒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右侍郎 鴻儒以守正忤劉瑾閒住故起之

六月謫給事中王昂為休寧縣丞 昂劾吏部尚書楊一清選法不公故請一清亦上疏自劾并留昂不聽 王雲鳳貽一清書曰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閒唐介貶之時諸公有此也韓稟于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秦久而復其職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復還清璜則推為[illegible]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illegible]以[illegible]五今[illegible]

進稱賢相然惡羅綸論落以死擯岳政𢾾城綫
身而極貪之權布致及得峻權今文達之富貴
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嘗稱之多後人
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意可蹐也入下指示
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崇極貴極
富可略也每月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
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用舍之
聞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必善類慶而士風以振
奬進和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
富貴讒談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
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
聰者也某蓋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特敢布
其愚
昔

七月。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巏卒。諡文懿。巏字靜夫，泰州人。鄉會皆第一。端默凝重，雅操不群。而長才傑出，尤足以濟事。為考功太常，遜撫戶侍，所歷職咸克舉。遭逆瑾，公卿俛首，巏引去不為屈。精藝翰，且好古，其推引名士，振起阨窮，尤其精神之所注云。嘉靖癸未賜諡。

賜唐顏杲卿、真卿廟于德州。額曰二忠。杲卿官常山，真卿官平原。前知府彭澤建祠于學宮右，至是成。

八月。詔許壽王選繼妃于德安境，不為例。

元許文正公衡祠堂成。祠故在河南者已毀，布政使楊子器屬懷慶府修葺之。

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孫子村皇莊，曰靜海縣河西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騎馬廠皇莊，曰清源縣閻莊社皇莊。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等老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晉江教諭俾得貧祿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守臣復以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儲禮例奏給月米詔曰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強起號哭寢地疾轉劇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謂茂烈歷乘性行封天池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發顏閔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養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當者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道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侍講吳一鵬、中允劉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大化等一百三十五名。主考諭德倫文敘、中允賈詠。

九月。以王瓚為國子祭酒。

詔建凝翠大素等殿。

十月。以義子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錢寧家人，有寵于皇上，賜以國姓。

贈故誠意伯劉基太師。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乙丑朔。

乾清宮災，下罪己求言詔。時內閣府部大科十三道極言時政凌書

楊一清言輕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擾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四謂不宜謫邊兵于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戶給呂經言乾清宮者。陛下所居以永清四海迤。今舍乾清宮而遠處豹房。忽儲貳而廣畜義王。陳儒臣而昵近番僧。棄文德而寵用邊戍。怨朝致而創開譜店。信童監而日事遊佚。君臣睽絕。綱紀廢弛。是以天心赫怒。顯示譴告。伏望乘此悔悟。痛革前弊。政事委諸六部各省。委諸撫按議語賄賂姦貪不法。委諸科道法司云云。修撰呂柟言所當修者有六。一曰日聽政視朝。用防壅敝。不宜恣事慢遊以衆萬幾。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備貳以係屬天下人心。不宜疏近讓耗靈情神以忘大本。三曰郊社禘嘗。祇肅親承以祈感格。不宜輕褻 宗廟神祇。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化天下以孝。不宜廢定省之禮。五曰遣去義子畜僧邊軍。以清禁苑。不宜構處以損威匡。六曰參鎮守官貪稜者。眼回測用。無令侵德

重為民困。疏

上皆不報。

中書舍人何景明上言弊政不報。疏言 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后妃不得常御。輔臣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同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前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儒道談諷于前。樂彼厭此。臣所未諭。若義子尤為早宜裁抑。

降御史劉天和王廷相爲金壇贛榆縣丞。皆以指繼裁抑太監廖堂故也。刑部主事孫繼芳論救不報。時撫各處鎮守猛如狼虎。自二臣豢逮。官司不敢與抗。而民不勝擾矣。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梁儲、翰林學士毛澄爲者試官。取中霍韜等四百人

上始微行黃花鎮等處。近倖張銳張雄朱寧等日導 上遊畋。故微行不可諫止。識者憂之。

命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貴直文淵閣。

改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寺卿。守仁在南京始專以良知之旨訓人

三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上處置盜賊事宜。及請勅戒諭寧王。言江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尋叛者不赦。新起者必撲之于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其諸臣功罪文案填委。採訪忠至証于自楊薄夫巧于媒孽。必假以歲月。方能核實。至行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宜早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然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近年以來。威勢日盛。誘聚亡命。賄結朝貴。剝害偏及于窮鄉。官司多被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于朝廷。地方之事蓋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巡撫提督之任。以彈壓于未形。更請勅戒寧王遵依 祖訓。毋預外事。嚴戢下人。給還民業。仍勅鎮巡等官。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無意外之虞矣。奏下兵部陸完委詞覆奏。得旨。賊情令提督等官審處以安地方。各郡將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害人者。令寧王嚴加約束。于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而逮捕之。命不崇朝下矣。

廷試。上不御殿。賜唐皐黃初蔡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吏部侍郎蔣冕專管內閣誥勅。

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 宸濠貪殘僭侈，志欲無厭，飾以文行自飾

天順間，寧府以事革去南昌護衛及屯田。逆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護衛屯田復革罷。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交厚，至是完為兵書。宸濠喜曰：「今卿為大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遂與完書，謀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伶人臧賢有寵于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及內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鉞以通于賢，每覲書寄賢輸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宇也。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饋寶藏于臧賢家，游贛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于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特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于十四日投獲寧王乞復護衛疏，欲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遣陳闕宣[illegible]只請楊閣傳劉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越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恣肆。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旌表睢陽縣學生孫清等及徐氏等義烈。 商紡孤盡祚排夜未李流賊入境，清守樞荊去報友戈勸之不從賊詢經其門皆不入鄰里宿依之而得生者又同縣監生徐儀女雪梅民人嚴精女錢尹皆以不受賊丙被殺詠陽學生沈雛以知府谿稱縣丞刊儉為賊所擄奮不顧身直入賊嘗開陳利害顧以身代賊為之感悟釋守杂杰至是御生江良賞奏乞進表懲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先是請復寧王護衛出諸近侍意票旨出于楊廷和。宏扳讀卷不預知飾而言出宏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

寧幸以為宏職之，乃共誣譖宏于上，勸令致仕。

江西布政使鄭岳除名。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

初，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怨恨。劉瑾誅，夢陽復起用。宸濠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懽焉。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仵，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學陽言語忸激，夢陽通謀宸濠，遂執岳跟隨門子拷打逼供無名賍私若干。奏差大理卿燕忠勸問，岳因為民，夢陽以士行有虧冠帶閑住。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遲私誣善，遂為士論不與。後宸濠誅，夢陽以交通繫獄，幾不免，尚書林俊猶其才，力救之，猶禁錮終身焉。

陳建曰：士君子立身可不慎哉。如李空同一代異才，文章與氣節，直欲淩跨韓軼董賈而上之，時[illegible]如西涯[illegible]人不足多也。惜夫[illegible]事無理義養心之功，遂致附勢借威，逞私誣善，幾陷大戮。汪循日錄謂程篁墩擬勝得勢與利二字，當為天下第一等人，愚于空同亦云。

六月。授進士熊浹等為給事中。

七月。致仕副都御史艾璞卒。 字德潤，南昌人。居家孝友，立朝持正。被逆瑾擅權，中奇禍，係獄，編春海南。瑾誅之過，省復職，且將復用，卒老以疾。論者惜之。

續定大臣祭塟例。 二品被論致仕者還與祭塟，三品被論致仕者如例量減。二三品共歷三四年以上者，雖未考滿，父母准與祭塟；三品未及三年，亦如例。

九月。設皇店于通州張家灣。 榷商賈舟車，識至擔負之利，亦皆[illegible]

國子監司業曾鏵乞祭掃，許之

降編修王思爲潮州三河驛丞。時上御虎[illegible]傷閣月不視朝無敢言者思具疏以諫侍命教且當中下。但降者令降邊方樸潔職思前吏部尚書直曾孫節行耿耿殆不愧其祖云。

十月以編修董玘爲侍讀

降刑部主事李中。爲通衢驛丞。中言漢明帝時佛以夷狄之教始入中國及魏晉佛教益熾至梁武帝捨身者三無補臺城之餓惟唐憲宗迎佛骨于禁中刑侍韓愈上表切諫故至今論者猶以佛氏矜入責備漢朝君臣曩者逆瑾擅權勢焰薰灼陛下既悟之後誅之無赦此其聖明無愧湯武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子未革紀綱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illegible]賄賂日行禮樂[illegible]罰日濫民財日殫軍政日弊瑾既誅而善治所無可舉蓋陛下之心惑于異端也夫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褻居今乃于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護國佛寺。延住番僧日與親處善言日遠則用舍之顛倒舉措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伏乞鑑漢唐中主之失法憲宗孝宗之明毀佛寺。出番僧。以謹華夷大防。又慎選儒臣朝夕勸講務正心誠意之學明二帝三王之道攬大權以絕天下之姦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作士氣開言路慎名器禁賄賂明禮樂清刑罰足民財修軍政可次第舉矣疏入不報尋降驛丞

改徵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折色銀兩。從總理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也按成化中葉淇疏變中鹽本色為納銀至是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

邊境艱難而罹有米珠草桂之諺官司又有侵尅之一不免請發大帑費國傷民實二臣作俑

蔭故大學士丘濬孫郊。爲尚寶寺丞。故尚書王恕子承祿。爲中書舍人。

陞王守仁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

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泰家居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令以法治之凡縉紳失守人雖造門不見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無非義之餽之受靈寶太宰許進謂邢知州曰吾逮至關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時稱有聲若雷鳴所著有奏議五卷并正誼菴詩集六卷傳行于世焉。

乙亥。正德十年。正月朔。

十

二月。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萬一車馬驚逸之虞奸盜竊發之變未知何以備之不聽。

三月。大學士楊廷和以憂去位。

附錄 寧王宸濠聞舉人劉養正有才名。讀兵書。請至府講論宋時陳橋之變。養正即贊濠有撥亂之才。當受白銀五百兩。密約待時舉事。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濼乞休加太子少傅致仕

濼性剛褊與人多不合。其在戶部清查遠年逋賦論者謂劉瑾方事智責而濼多附之。為士論

改陸完爲吏部尚書。王瓊兵部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孫需等。奏考察庶官。需存黜陟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以微罪。不忍加以太甚斥。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藉口自文。需曰。吾猶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也。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蓋服其明。

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一清。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霍文敏奏議曰。考之漢朝。凡為賢相。但由郡守。考之宋制。凡為宰相。須歷州郡。蓋取其知閭閻之疾苦。與人情之練達也。我朝若楊瑄入閣則由御史。李賢入閣則由主事。皆為一時名臣。今一清亦由巡撫入閣。是誠立無方。亦能通變者也。伏乞議為定制。永世遵行。

五月。陞胡儼為南京禮部尚書。石瑤為禮部左侍郎。王瓚為吏部右侍郎。改嚴鏜為國子監祭酒。

七月。浙江左布政方良永致仕。時朱寧黷貨無厭。鬻鈔一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上言。今四方寇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夏。雨雹為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陛下寧不為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笑談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敕急行巡按御史。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鬱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軍民。肆無厭之求。有出乎尋常所不料者。陛下于是臨海之曉矣。疏入。朱寧頓懼。委過六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完之。民然懷永不置。永三疏乞休。海內壯之。永字壽卿。莆田人。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謁劉瑾致仕。瑾誅。復起。累合官。以劾寧復致仕。嘉靖初。廷臣交薦起之。乞終母養。吏部奏行有司月給米。以旌其廉潔。起為副都為兵部侍郎。為南京刑部尚書。皆以終養辭。完名全節。可謂偉人矣。

八月。致仕戶部尚書顧佐卒。字良弼。臨淮人。為人持憲。有才致。任刑曹。按治太監顧堅。都指揮牛循之罪。知河間清釐籍均驛傳。進副使。陞大理少卿。巡撫山西提督採江。督餉三邊。提督太倉。所至有聲。後代韓文為戶書。忤逆瑾。奪俸。遂告致。瑾憾不已。尤借邊糧以救湯米。指為佐罪。罰米千石。稱貸以償。然所守素高。莫能害。卒年七十四。贈太

十月。改穆孔暉為國子監司業。

勒浙江僉事韓邦奇為民。奇以忤鎮守太監王堂。為所訐奏。故也。時南科徐文溥等上言。刑政者。帝王馭世之大權也。曩者陛下信任逆瑾。播亂威福。刑政大壞。國勢幾危。天啟聖心。與民更始。數年之間。政化肅清。太平復見。夫何明鑒未遠。宸心輒乘。閹者舉動。仍遵故轍。如鎮守太監王堂。以編畫地理圖為名。每縣科銀至二百兩。僉事韓邦奇按部止之。輒生讒怨。羅織陷獄。是以鎮守逮司官矣。內外臣工。皆欲為國盡職耳。乃以貴近之言。動加刑譴。旗校絡繹于天下。縉紳俛首于程。括遠近騷擾。上下屏氣。是亦瑾之為矣。何以一瑾亂政于內。今以數瑾。縱橫于外。民怨且作。陛下思之。寧不寒心。伏乞陛下懲目前之禍。戒意外之虞。慮愚憂大明刑政。即如人言。乞將王堂奪職。邦奇下之法司。秉對公問。使天下謂

陛下之不敢干
貴近也。不報。
命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十二月。以王鴻爲吏部右侍郎。
丙子。正德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陞王守仁巡撫南贛
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等。請擇 皇儲。不報。
內言漢文即位二年。群臣請預建太子。唐憲宗
位四年。而李絳等請。宋真宗改元五年。而田錫
請。仁宗未及十載。肯宗寘于宮中。高宗年甫十
四。擇立藝祖之後。今 陛下改元適四君之踐
春秋越高宗之歲。宜援前代故事。擇宗親育之
禁近。待 皇儲誕毓。遣之歸藩云云。于時大學
士梁儲等。□□□□御史吳□
洗輅等。皆以爲言。 上俱不報。
二月。巡撫江西都御史俞諫致仕。 時宸濠以諫不附己。嗾所
厚御史張鰲山劾之。
乃召還。遂乞致仕。
詔起丁憂少師楊廷和。辭。 遣少監秦月賫勅起
之。廷和固請終制。
傳旨。令右都督張洪。監督團營兩官廳。 復指揮
僉事神
周代洪管勇士營。務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
上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東以
太監張忠領之。西以泰領之。周嘗坐罪謫附泰以
洪得進用。未幾。盍以劉暉。皆賜國姓。為義子四
鎮兵號外四家。彬兼統之。又自領閹人善騎射
為一營。謂之中軍。晨夕操練。呼譟大噉之聲達
于九門。滌鐵文組。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其名
日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依黃衣甲。中外
化之。飾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而并競
亦皆披之。泰及周等。遮陽帽上。制嵌朵天鵞翎。
以為貴飾。貴者飄三英。次二英。兵書王瓊得賜
一英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焉。自後巡狩所經
總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
無不衣黃爪甲見 上者。
三月。內旨起拔閑住將官馬昂。爲右都督。 以其獻有
娠女弟故也。時科道呂經張淮等。疏諫。皆不報。
于是科臣石天柱言。秦以呂易嬴而秦亡。晉以
牛易馬而馬亡。彼皆不知。故墮其計。今六位
至尊。神明之胄。尚難負荷。而況么麼之子。借使
陛下威令成于一時。安能保諸王宗室肯坐視
乎。內外大臣。肯俛首乞出孕婦。清宮禁以釋
人心之危疑。臺臣程啟充等。又言內寵為孽。是
謂女戎。外寵為孽。是謂男戎。妹喜代夏。妲己代
商。褒姒代周。此女戎也。莽卓代漢。趙賈代晉。安
史代唐。此男戎也。今昂驕溢暴橫。而濟之以嬖
馬姬柔佞多能。而乘之以媚。定兼內外之戎。予
一家。積夏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天下之禍
大有可憂者矣。疏入。皆不報。由科道毅雲霄范
輅等。又言之。不報。馬姬善騎射。解胡樂。達語之
能。 上甚幸之。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大
璫皆呼昂為舅。又賜第太平倉東。 上嘗從數
騎過飲。既酣。有所召。忤旨。
上大怒。昂謝病歸。其女弟始疏。
錄前刑部尚書俞士悅孫元弼。爲國子生。 以士悅正
統間有守
城功也。
四月。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定均徭則例。 革下里槩
徵之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守丞
判。以徵額數。一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
南禮科給事徐文溥等。言頃因災異。遣
部奏請修省。伏讀 聖諭曰。事屬朕躬
附錄。

省暨巳知之民謂茲一念之誠足以潛孚上帝遂續休命矣雖有災沴何患焉臣等請陛下誠能御經筵以講學早視朝以勤政下寬恤以安人心豹獻享以重宗廟孝養以奉親誠敬以事天舍豹房而居法宮遠嬖倖而親儒臣禁中不可閱武皇店不以罔利邊兵歸之原伍番僧斥于外寺非邊不況積蓄不私馬氏已驅之女不流于下陳馬昂妻之族不授以兵柄停各處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裁軍校之帶俸革軍匠之投充倉局門庫之內官必裁其冗員河路鮮船之進奉必禁其騷擾留中之章奏以達下情罷傳奉之官員以重名器則是聖諭所謂事關朕躬者非徒知之一一見之于行事如此而不轉禍為福者未之有也不報。

六月。加兵部尚書王瓊太子太保。

七月。少師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illegible]

國朝百五十年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始于東陽

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極相善瑾雖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一清德焉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靳貴就問之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起于牀上頓首曰荷諸公矣。

按文臣美謚至文正而極故宋惟范仲淹司馬光足以當之我朝百餘年不輕以授人李西涯之在內閣貪位戀祿依附奸權脂韋浮沉貽譏伴食不正莫甚焉乃首得謚為文正殺于黨榜之私矣如天下後世公論何昔彭韶正色立朝完名直節海內所仰文正之謚斯乃攸宜而既沒乃得惠安之謚二者予奪胥失之昔宋夏竦卒仁宗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竦之為人天下莫不知之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恐傷國家至公乃改謚文莊宋朝謚議甚嚴多覆議駁正我者不聞此矣。

追贈故廣東布政使陳選為光祿寺卿。謚忠愍。

謫前江西副使胡世寧戍遼東。寧以疏宸濠繫獄凡二年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竟以欺侮宗室坐罪自是官司風采薾然矣

令兵部分遣官屬撫安軍民。以邊報亟甚所在驚潰故也

蔭故侍講贈學士劉球孫祚為國子生。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致仕。令乘傳月廩歲夫如例一清初與朱寧厚後號論時事有讒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可以僨國是時語寧銜之乃不安于位遂謝病乞休歸[illegible]

[illegible]侵蕭州守[illegible]

十月。以賈詠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十一月。命典誥勅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冕廣西全州人

右僉都御史王雲鳳卒。雲鳳字應韶和順人倔侃正論當事無忌避為禮曹疏救楊茂元及論李廣專恣廣銜之以他事謫陝西歷至山東廉使逆瑾羅織罰米千餘石後張綵為吏部言于瑾救之以為人望擢國子祭酒瑾敗改南通政尋謝病歸復起僉都御史撫宣府僅兩踰月凡上數十疏如建儲及免調邊軍等事皆中時宜會父喪去蓋亦志行之卓然者其師事同栴蔡清人尤服其誠云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丁丑朔。

己丑。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獵于南海子。黎明文武大臣追從之上方縱獵門閉不得入令請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殿行慶成禮明日以鸞鵞鳧兎分賜諸臣勳上時微行獵諱之至是特宣諭外廷無敢力爭者前此再獵南海子西止怨邊之行自此始

舉計典。疏上詔如例惟張龍孫清留用

蔭故大學士楊士奇曾孫宗明爲國子生。吏部議士奇已三被恩蔭不宜許上特與之

鎮撫南贛等處都御史王守仁。檄行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戸籍貫姓名貌[illegible]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illegible]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illegible]近告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奉官法勤謹辦國課恭儉守家業謙和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鬪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有溫和遜讓畢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損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嚚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得伸上辱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聽勉之

三月。會試天下舉人。命靳貴顧清爲考試官。取中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蔭故禮部尚書吳寬孫仁爲國子生。寬嘗蔭子奐未往而卒故補之

三月。廷試。上不御殿。賜舒芬倫以訓崔桐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踰月選汪應軫林春等三十四人爲庶吉士

南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八事。一遊畋射獵乞賜斥絕以養和平之福一視朝聽政宜如常儀以振勵精之治一儒臣勤講宜循常朝以切劘治道一老臣宿望如謝遷韓文孫交董宜聘召以裨熙政一言事被謫如升道張原周廣高公韶編修王思等宜收用以作士氣一各邊巡撫宜慎選以爲他日本兵之需一禁中邊兵宜遣還各鎮更清查各關占役軍士一不急織造并買辦工役宜裁省查革疏上不報

大學士焦芳卒。必陽人素寡學性兇險始比尹旻父子旻敗坐謫爲吏部時值逆瑾八黨遵上盤樂懈察伏闕固爭芳潛通[illegible]逆瑾得免爲瑾讎一時宿望大臣相繼得罪去[illegible]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瑾之變法亂刑羅織忠良阻塞言路皆芳導之其子黃中與劉宇子仁皆傳旨爲庶吉士尋躐侍讀且納岑濬之妾致有聚麀之誚瑾敗父子皆落職公議猶憤惋以爲失刑云

吏科都給事中黃鍾等。諫微行。不報。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詆其家人受賂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稍愈復出典會試遂致羣譏于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爲大學士。直文淵閣。

七月。王守仁請疏通鹽法。許之。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乏撫贛州植分廣鹽許至臨吉分貴自六年至九年止至是乞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請暫行

侯地方平定乃止。陞許逵為江西按察司副使。

加蔣冕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加王守仁提督軍務。仍巡撫。守仁微知宸濠逆謀。故請督軍兵部乃[illegible]

八月甲辰。上幸昌平。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乙卯 上回鑾。北邊將江彬同許泰劉暉導之也。與朱寧號外四家。上在豹房同起臥。大學士梁儲等累疏請回鑾。且引土木事為諷。不聽。

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廖紀為吏部左右侍郎。王瓚顧清禮部左右侍郎。金獻民刑部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

建立祠祀泗州烈女何氏。[illegible]從御史黃鄉金[illegible]何年十六。其父母嘗[illegible]之婚家。自刎死。

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横水謝志山桶岡藍天鳳利頭池竹岩

丙寅。上夜出德勝門。趨居庸。遂幸宣府。命太監谷大用守關。禁縱出者。

國子監祭酒魯鐸得予告。

九月。上在宣府。江彬宣府人。欲挾 上自恣。遂營鎮國府第。時高門富戶。皆厚賂彬求免。上私幸其寵。閣部科道疏請回鑾。皆不報。

壬辰。上在楊和。

丁酉。萬壽聖節。文武羣臣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月丁未。上親督諸軍禦虜于應州。虜遁。幸大同。是役也。斬虜首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詳錄功。陞蔭錦衣衛指揮使泰于。為右都督。指揮同知魏天祥溫得為都督同知。指揮使于福為都指揮使。指揮同知周暹。正千戶李欽。副千戶張祥。俱為都指揮同知。署指揮僉事蘇崇。為都指揮僉事。署正千戶馬祥。為署都指揮僉事。舍人蕭廸。張奇。齊璽為指揮僉事。張俊。韓盛聰。劉昧。楊勝。谷柯。蔣銳為正千戶。陳釗為百戶。天祥等皆太監魏彬等弟姪姻表。從來蔭厚。未有如此濫者。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急除奸惡以安 宗社疏。大略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為所禍者。都督江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從事從誕導非。或遊行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法奔講[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幸虎[illegible]褻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又導 陛下山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寺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為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江彬。國家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報。

十一月。上在大同。

命起復少師大學士楊廷和赴內閣供職。儲乃遜廷和為首相。

戊子。上還至宣府。

冬至節。文武羣臣于奉天門行遙賀禮。

十二月。上在宣府。

復開軍職生員吏典義民僧道納銀例。

閏十二月。上在宣府。諭京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辛丑朔。

上在宣府。文武百官行遙賀禮。

丙午。上還自宣府。羣臣皆賜武服迎 駕。時南京禮部尚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 聖駕幸昌平。曾極疏極論。不蒙採納。既聞出居庸幸宣府。夫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護衛扈。以觀虜跳梁。邊圉告急。陛下急于制禦。遂不暇咨謀而行乎。昔三苗不服。虞帝固征之矣。而責之大禹。虞帝未嘗自征也。玁狁孔熾。周室固伐之矣。而責之尹吉甫。周室未嘗自伐也。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豈無忠勇堪以委任。陛下身任其勞。而以逸遺臣。無乃倒置歟。迨 聖駕既出。臣民引領。比望皆謂回鑾必在 聖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四夷之貢獻。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已過。又詔回鑾必在長至。時則以九廟之灌獻。 兩宮之慶賀。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已過。又謂必在元旦。今過元旦又已十日。 聖駕回否。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將遂缺而不舉歟。且京師天下根本。譬如人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股也。今有人養其四股。而腹心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况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訛語籍籍。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飢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為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累累不繫戀。間有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賊。恐所禦之虜。尚遠隔于陰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不慮也。伏望念 九廟之統緒。思 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重輕。恤黔黎之窮困。速回 聖駕。端居 九重。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四夷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又戶侍張律。應天府丞許廷光。科道孫懋。潘休等。先後言之。皆不報。

庚戌。大祀天地于南郊。祀畢。上復幸南海子。明日還宮。

辛酉。上復如宣府。

巡按直隸御史楊必進上保障議。疏畧言。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若上流水道有二。陸路有二。荊蜀江漢會于九江。南贛吉撫饒至鄱陽湖口。國家開府置衛。設兵備于九江。[illegible]之成。非全策也。宜增設一[illegible]。而以九江鈔關餘積。置戰船百艘。俾相應援。復以南康黃州隸九江兵備。而巡江御史併水巡歷。則荊蜀不敢窺九江。贛瑞不敢窺湖口矣。況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具文。乞勅操江都御史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水操。各以時演習。則水道可無憂矣。夫江西閩廣之盜。必從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祁門。而建德亦撥一所以戍之。復于要害險隘守之。弓兵謹以烽堠。則陸道庶可以無憂矣。其各衛官軍。選有精壯而教練之。革其剝削私役之弊。有司民兵。必募驍勇者充之。而厚其歲餼。庶幾可備實用。得旨。令南京守備官及撫按會議以聞。

二月。上在宣府。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諡 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疏畧言

工科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諫遊幸。明旨欲

親開爆外議皆謂陛下因此乘便復幸宣府

臣自陛下游幸數年以來災變不可勝數而

近者宣府往返之期每每風雪慘急天意可知

而陛下不語稍延太皇太后天益欲陛

下居衰絰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化誠或不

悟天意或幾乎息矣喪禮大事所當自盡遊幸

則禮廢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後世謂陛

下何如主。陛下事太皇太后孝未能盡則臣

子之事陛下亦以不忠而不忠無所不至卒

有變。人心土崩之勢成矣宣府沙漠本無可

樂而聖志樂往豈以地僻人無知者而情可

從與臣觀彼之時毫髮之事人道之

間有臣所難言者人君所行如日月在天其將

誰掩乎。御[illegible]騎頻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臣恐佛伴不可屢得而禍久禍發則莫[illegible]

昔者太康田于洛內煬帝行幸江都止以遠[illegible]

宮闕得禍遂速利害之跡臣何忍驗而天子

川舊爲自古有敗事。陛下豈乎遂幸而不以天

下為事無乃未盡其職與方今朝廷空虛禍

彼而空遼郤空天下之人皆知有虎在之禍

陛下不知而又遣此凶變天意人心治亂

在此行臣願陛下罷宣府之幸以釋人心實

疑然後盡心諒陰滌心寡欲親賢遠奸以家之

禮以紹先帝之處是卽舜之大孝也又何至

峯之不可保哉不報。初天柱刺血上此疏恐家

人見而阻之乃避居靜室雖妻子不得近。疏入

卽易服待罪中外

聞之皆為感動。

三月。勒致仕太 太保都御史彭澤為民逮其書

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至京治之

初澤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恨不手刃

賊數兵書王瓊以語寧且曰吾為君致彼柔君

私察之于是招澤過家匿寧屏後瓊故激怒之

澤罵言如故寧由是銜澤瓊旣遣科道勘哈密

事欲中澤以危法及勘至于是一無所劾瓊又

遣其黨諭詢務令羅織會同諸王事張傑奏人

之狗銘中者令暴澤短傑不可屢計但乃自兵

言澤擅命遣使納幣復許增幣失信誤事辱國

重昆九疇俱宜遠治詔以事體重大下部臣集

議及議衆多不平然畏瓊不敢言禮書毛澄獨

折辨之瓊厲聲曰使誠至關前猶之以重刑當

自吐實澄曰是何言也古者刑不上大夫戶書

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王爌石天柱皆曰事

不可枉瓊迫衆論因曰我豈害彭澤者乃侵事

易奏稿數字謂澤歸驗乃失事似亦可原奏

上朱寧以素憾內批澤姑從輕奪職為民昆九

疇俱逮問于是科道汪玄錫師存智等俱論救

[illegible]

亦調外任蓋不劾彭

澤亦為瓊所中云。

四月。上謁六陵畢遂幸密雲。執永平知府毛思

義下詔獄。時民間傳言欲括女子。歛財物以充

進奉。多驚避哭泣相聞思義下令以

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況皆奸徒矯詐扇

惑人心。自射候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

敢擅 駕至擬民若卽捕治之或奏

其言。上怒抹之尋降安寧知州。

五月。上駐蹕大喜峯口。上欲招朶顏衛夷

人至關宴勞。撫按戚

賢劉士元各疏諫不報士元尋以按指揮黃勳

科侵事。勳逆至行在因嬖幸行讒蒙執杖幾死下

詔獄。明年四月。

降[illegible]山驛丞。

戊申。上還京。

以吏部員外何景明。為陝西提學副使。

定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因江西巡按范輅奏也。下廷臣議。令如祖訓累朝相承例。以便服為定。仍以書論宸濠。濠自是銜輅。卒為其所中傷云。

六月。改賈詠為國子祭酒。

塟 太皇太后于茂陵。

七月。虜寇寧夏。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巡邊。又欲以朱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其號連名上之。略曰。人君承天為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illegible]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我 皇上時巡出遊天下。人心無不疑懼。忝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有以朝無正臣。內有姦邪為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二陛下。身亡家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疏上不省。時屢促草勅。廷和称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之。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遂命。對曰。几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為君。事自卑而列于臣。若臣草勅。是以臣而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當此劍。儲免冠解帶。俯地流涕曰。臣逆命。有[illegible]就[illegible]。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illegible]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既而禮部廷議建儲。[illegible]時朱寧陰受宸濠賂。謀入寧[illegible]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illegible]所[illegible]。梁儲正色曰。上春秋方盛。建儲君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吉儲[illegible]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附言之。議遂寢。

上出居庸關。歷懷來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乃成。廣貲無筭。復輦豹房所貯奇玩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還京後數數念之。彬亦欲專寵。俾諸宰臣不得近。導 上遠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上厭心大內。而初以豹房為家。今又家宣府云。

虜寇固原。掠蘭靖臨鞏。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嗔。又師亦不剌。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着之子也。[illegible]議許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不[illegible]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illegible]為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驕虜。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計。每大舉。曬肉椋馬。亦頗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既連得利。心亦歆艷。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遽不為狗鼠之計。則久敝之鎮。不免外擾。供餽之援。易生內變。誠不知邊事之所終矣。

八月。 上在大同。

命建湯和廟于定海縣。和國初守備寧波。築城增城。至今倭不敢犯。故

題授吳成奏祀之。

賜故都御史韓雍。梧州祠額曰襃教。

上自萬全左衛。歷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上在大同。先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為獻。遂為總督府居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居二所。改為酒肆。榜曰官食。時貴近多先掠良家子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上聞。

十月。福建兵變。命南贛巡撫副都御史王守仁勘處。

上渡黃河。駐蹕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廣鹽。初廣鹽止于南雄。淮鹽行于袁臨吉。以灘高。二府若乏之鹽。此議以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于軍餉。賦省于貧民。廣鹽上則私販興而弊滋于姦。先利歸于豪。又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散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則非科取于貧民。亦須取給于內帑矣。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惡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復開廣鹽。著為定例。永遠遵行。乃得旨俞允。

十一月。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尋納欽女。

以大牌調西官廳勇士赴宣大。凡六千二百六十八人。皆給犒

冬至。文武百官行遙賀禮。

十二月。上駐蹕太原。

南道御史謝階等。歷陳乘輿所御。鎮守司科援等弊。

己卯。正德十四年。正月丙申朔。

上在太原。文武百官行遙賀禮。

甲寅。上至宣府。

二月壬申。上自宣府還京。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如先年禮儀。上欲巡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時宸濠久蓄異謀。伏黨而發。中外憂之。[illegible]揚兼中侍。各具疏諫。三日不[illegible]

[illegible]官伏闕聽命。上令中官宣諭。乃退。于是武選郎中黃鞏。與員外陸震。同上言之。以為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姦佞。又再壞邊帥之手。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當今大事于今最急者。為陛下陳之。一曰崇聖學。先儒周敦頤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陛下聰明天縱。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于是乎不能辭其請矣。伏望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二曰廣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其通塞關乎治亂。近時臣僚奏牘。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關權臣。則又罪

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罪及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羅罪。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陛下無由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危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以排氣，雖有亂臣賊子，亦不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名之所係重矣哉。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以為惟事陛下聰明智勇，上慕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以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臣等實竊恥之。伏望俯垂採納，謂戲無益，請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天下之分，庶義綱統正，而朝廷自尊矣。四曰戒遊幸。盍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於棠，[illegible]

[illegible]皆諫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騶遂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幸榆林、延綏等處，所至供億浩繁，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遍路，敢怨而不敢言。萬一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來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伏望深戒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散宣府行宮，示不復出，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已往之謬，以收既失之人心，如此則尚可為也。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今之小人，則江彬為之渠也。彬本行伍庸流亩狼，敢誕無人臣之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無可賞之功，今乃賜其國姓，封以伯爵，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天下之人皆切齒，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也。伏望大奮乾剛，寘彬于法，以為奸邪小人之戒。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即天下本，大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而搖，天下猶震動，況于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無于所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陛下但知收置義子，充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等以為陛下殆倘置也。伏望上告宗廟之靈，並請母太后之命，于宗室中選擇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統有人，國本以固矣。不報。

丁丑，大祀天地于南郊。祀畢，復幸海子獵。

三月，陞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

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疏宸濠不軌狀。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日夜與濠謀，恐事起以反名，人心未服，候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萬一事成，盍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里傳報。迭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旦夕必反。燧日夜防遏，濠托勦賊名，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嘆曰：即賊起，吾不藏賊，賊必以吾所處分。速藏。又速上七疏，言濠反在旦夕，諸以奸遂于途，不得達。誅權奸恐事洩，誅及，往往不以聞。

五月，御史蕭淮劾宸濠不法事，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先是，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馬昂已嫁妹于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二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財于寧府，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

賊黨劫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頌己孝行，申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加褒獎以固寵眷，差人賚金寶于臧賢處分饋權要，容與司禮蕭敬及吏部陸完書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嘗欲借彬以傾寧，及孫燧等奏至，忠因譖于　上曰：參寧、臧賢交通寧王謀不軌，　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譏　陛下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　陛下不朝也。　上領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濠，聽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方絕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于蕭淮，使論之，大略言宸濠濫刑立威，聚兵措謀，諸所反形已具。其奏孝行乃濠誣，謀不可從。張銳、張忠、江彬共言于上，將淮奏令廷和票旨，謂朝廷處待親藩自在常典，鎮巡官如何輒行保奏？遂　勑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illegible]

[illegible]義等遂行。

[illegible]勑南京守備參贊并操江提督等官練兵巡[illegible]防禦。[illegible]

[illegible]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死之。

戊寅，陷南康；己卯，陷九江。先是，賴義等既行，京師盛傳以為必擒治寧王，[illegible]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師，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值宸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宸濠大驚，宴畢，即召素所厚致仕[illegible]都御史李士實、安福舉人劉養正及承奉內官劉吉等與謀。士實者，南昌人，文學政事俱優，工詩善書，宸濠素慕之，與交懽，以其子為儀賓。養正夙談道學，矯情不仕，嘗從王守仁遊，頗通天文及兵法讖緯，宸濠賓敬之，嘗言帝星明江

濠屢勸宸濠舉大事，濠深信之。至是聞賴義且至，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劉賊吳十三、凌十一等飾兵器待旦，議既定，是夜遣人召士實，復遣數人促之，士實知有變，欲自裁，家人守之不可得，乃不得已入，宸濠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各官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汝等知大義否？孫燧曰：不知。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曰：請密旨看。宸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大怒，一時各官駭愕，相顧獨許逵復辯論，明其不可。濠曰：許逵何言？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遂喝武夫縛燧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執鎮守太監王宏及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高及三司等官，[illegible]械鎖行獄。令參政季斅、僉事潘[illegible]

[illegible]持檄論降諸郡縣，以李士實、劉養正為軍師，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提督軍務大元帥，兵部尚書。是月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城破，進攻九江，城亦破，知府汪穎等及衛縣官俱遁去，諸屬縣皆潰。已而馬思聰與參政黃宏俱憤悒不食而死。嘉靖初，贈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許逵右副都御史，諡忠節；立祠省城祀之，賜額曰旌忠。馬思聰、黃宏亦贈官。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不克。

濠自舉事，即據庫募兵，終戰奪糧舡，期順流下南京，遠近震駭。閔念四等既破南康、九江，住湖口，旬餘，候濠不出，衆心稍漸遠近，因得為備。至是七月朔，濠始出兵，留心腹宜春王拱樤、內官萬銳等守城，自以舟陵世子登舟，盡率官民船載賊衆數萬，舟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舟至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

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晝夜運土填塹內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下賊衆多死傷數日不能克宸濠乃令僉事潘鵬遣其家人持書入城諭降錦手斬之支解其尸投城下以徇賊衆遂衰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 字懋學南陽人性端愨好學慕古涉獵宏博尤明習經典故每論大事援引曲當爲諸生時督學陳選稱其爲經世之文爲學憲甄別才器甚當任祭酒吏侍所至皆以清正稱人不敢干其私至是分督餉卒謚文莊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克之江西平。 先是朝廷以福建兵亂命守仁往撫勘處道吉安趨南昌將至豐城而宸濠已反遣內官喻才率兵邀之豐城知縣顧佖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府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進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宮中眷屬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梢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南昌失守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圍兼程還守仁趣各哨兵迎擊之遇干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還邢珣哨從之贛兵奮斬敗首吳十三賊累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比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illegible]笑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悔恨何及

逮太監蕭敬秦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 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嘉靖初秦用陸完皆發充軍餘俱死于獄

八月下詔南征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 時守仁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上亦欲假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駐師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等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累請回鑾不聽

論勅獎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官。 以兵書喬宇慶[illegible]告宸濠逆[illegible]

九月壬辰上駐蹕保定。

附錄。 時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縱之鄱湖候　上親征而後奏凱論功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信乘夜過王山張永已連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京邊軍餉困苦已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脅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于天下大計矣于是守仁信之付以宸濠

十月上發臨清。 大臣科道各疏班師不報

改王守仁巡撫江西。

陞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
珣。爲右叅政。以擒宸濠功也。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謚文安。字亨大。閩縣人。性方
介。臨事公平。為祭酒嚴而有恩。其僚不以私家
請託而移故胥皆有羨費柴薪盱之官置諸廨
尋叅留務。凡軍國重事。上疏極論。皆剴切無忌
避。正德初忤瑾。左遷尋罷職。瑾誅乃復故官。子
𣗳孫瓏。皆以科甲顯。至其
詩文。亦渾厚如其人云。
十一月辛卯。上發濟寧。丙申。至徐州。辛丑。御龍舟。己巳。至淮陰觀
十二月辛酉。上至揚州。
乙酉。渡江。戊戌。至南京。丁亥。祭南京 太廟。
命勦捕宸濠餘黨。以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
餘人前往。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微隱。羅織平
民。姿肆殺戮以為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
城五閱月。糜費浩繁。
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庚辰。正德十五年。正月庚寅朔。
上在南京。謁 孝陵。文武群臣于奉天門行進賀
禮。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上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丁酉立春。 上迎春于南京。
舉計典。至七月方得旨。覲官候于京師。
二月。 上在南京。時江彬統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驕恣。傲狠無人臣禮。下
視公卿。漸懷不軌。喬宇為南兵書。獨任留守機
務。諸司皆倚為重。鎮之以静。每事裁抑。彬亦
頗憚。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督府者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謹非常。城門鎖
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亦何。督府乃以
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司求索。日或數
次。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詐迷不行。張忠朱泰
屢矯偽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讒于上前。謂守仁
必反。上問何以驗。對曰。試召之必不至。張永
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仁即行。忠等復扼之
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上遣人覘之。曰王
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仍命還江
西。從湖口過南康。開先寺刻石
紀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焉。
命石瑤李廷相為會試考官。取中張治等三百五十人。是年以
上狩南京。
三月。 上在南京。時楊廷和等疏請回鑾。言郊祀之禮。行正月。社稷之祀。舉
在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即宜祔廟。今俱
改卜至再。甚為非宜。朝覲官員。吏部考察未定。
奉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進士殿試之期。豈
宜太緩。各衙門題奏五六百本。多係緊急重務。
未蒙發出施行。況連歲災傷。餓莩盈途。大師屯
駐。供億繁勞。意外之變。尤可隱憂。乞順人心。懷
永圖。亟召
班師。不聽。
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大學士梁儲等。上請回鑾疏。言今日之事。有當深慮者一。有當亟
行者五。有當速處者二。又宸濠及逆黨子女財
帛贓仗。俱久在近上。眞未獲奸細。豈無往來窺

視潛蓄異圖者況夏多暴風萬一蹤彼因風縱火乘機劫掠倉卒之間強兵亦不能致力言之可為寒心乃今日所當深慮者也郊祀大禮每歲皆春首舉行今延至五月豈宜更緩太皇太后大祥今已三月矣尚未升祔殿試傳臚尚未舉行朝覲諸臣久駐京師尚未回任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事宜延滯至七八月尚未處分乃今日所當亟行者也水路自儀真北至張家灣侯候人夫不下數十萬所在官司拘留聚處妨廢農業況因飢餓疾疫死亡者衆誠可憐憫其陸路自江浦至河南北直隸及見居南京城內人役為數亦多各宜量地遠近特降明旨定為限期不致官民兩悞其驛馬日漸耗損若再歸遲則死失亦多況今各府州縣所貯草料及借各部場者支放將盡不足一月之用此外有司無所辦納縱欲設法措置緣附近地方去年災傷收禾不多今歷春又夏所在騷擾殆盡從買給議者欲暫所與而收馬匹以紓目前憂急但如外傷單民恒產田疇則以種禾麥園圃則以種蔬菓牧放踐踏人亦不堪乃今日所當速處者也伏望皇上俯垂省覽特賜採納亟召內外隨駕官員從宜勸酌速請回鑾不納

江西大水。都御史王守仁以四罪自劾。言江西諸郡大水千里為壑舟行于閭巷民棲于木杪室廬漂蕩烟火斷絕詢諸父老皆謂數千年所未有者夫民遭宸濠之亂脂膏已竭今又重以非常之災雖言思究臣罪寔多宸濠之變臣乃接境不能為變于未形至今得奚遠勞親征師徒暴露百姓疲於路朝廷之政令阻隔四方之困憊日深臣罪一也徒避形迹苟為自全不能直言極諫以悞聖德臣罪二也以逢迎附和為忠而日陷于有過以變更遷就為權而日紊于舊章以掇拾羅織為能而天下之心日離以聚斂征索為誅而小民之怨日積臣罪三也上不能裨國下不能濟民坐視困憊淪胥以溺臣罪四也乞賜罷黜以為人臣之戒

六月。上在南京。幸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懼久之乃定。

七月。上在南京。大學士梁儲蔣冕及南京科道官兩道襲大有等各疏請回鑾皆不報

八月。上在南京。

致仕太子太保學士靳貴卒諡文僖。字充道丹徒人豈東端莊發言有章為文有思致在科場崇雅黜浮文出其手者多典重數勝辛未科試之事屬失防檢致言官詆之至是卒武皇回鑾幸其第撫撲持文祖論所從者僧為誦經薦福蓋亦

[illegible]

云

御史周袞請令提學官校士重德行之選議行之

閏八月。上謁孝陵辭。癸巳發江西俘丁酉旋蹕發龍江辛丑至儀真癸卯登金山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宅者五日取丹府元龍文獻通考以賜癸丑至揚州鎮守太監丘得索貢物不得以鐵索繫知府蔣瑤數日乃得釋放

九月。至寶應。

辛酉駐蹕淮安。丙寅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泛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救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月。庚寅。上至天津。庚戌至通州。

十一月。上在通州。

申嚴捕盜之禁。

監察御史張鰲山。河南布政林政茂等。俱下錦衣衛獄。

鰲山為諸生應舉時。宸濠見而說之。自後每說罰不能却。正茂為按察使時。與讀守太監許滿皆為濠厚受其禮物。至是為張永所發。詔逮捕下獄。肅皇即位後。法司以獄上。鰲山正茂俱革職。初。官兵克南昌。得濠平日所記餽送姓名簿籍。王守仁以連名者衆。令焚之。示所發者僅百之一二耳。

陞湖廣按察使胡世寧。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既而廷臣交薦。遂起是擢。

起費宏少保。戶部尚書。直文淵閣。

[illegible]

十二月。上在通州。

巡按監察御史葉忠。上疏行在所。

疏曰。邇者寧藩不道。陛下赫然震怒。下詔親征。以萬乘之重。下侵一將之事。議者固以為非策矣。幸而天佑社稷。元兇就擒。此極宜旋旅還師之時也。顧乃經歲未還。道路苦于迎候。公私疲于供應。而人心外獎則衰境伺。 陛下智勇不世出。豈誠昧于此哉。殆以左右讒佞之人。有蠱惑 陛下以售其奸者。夫 陛下之天下。誰與之。天寵 祖宗之所以福 陛下者也。今 天地之大祭。未舉。 祖宗之時祭或缺。 陛下之心能安乎。三年一考察。三年一策士。皆國家重事。今過期者已七月矣。政務滯而弗行。社稷虛而失守。 陛下之心又能安乎。且師之所處。荊棘生焉。今大師次暴徹者。勞者弗食弗息。萬一變生肘腋。何以禦之。昔人有言曰。白龍漁服。困于豫且。又曰。胡越起于轂下。羌夷儀輅。可不懼哉。願速發 明詔。班師。上副 祖宗之託。下順臣工之心矣。初 上渡江時。忠上此奏。人皆為危之。 上亦不之罪也。

己丑。賜宸濠死。逆黨拱樤等。皆伏誅。

先是召皇親公侯伯閣部大臣科道等官至通州議刑。上宸濠罪狀。言濠大逆不道。宜正典刑。拱樤覲鐵宸瀓宸澗宸濬。宸清宸澱宸汲宸湯宸淮及已死拱樤覲鏈。拱樤宸灝助逆。皆宜同罪。從者亦戮如法。上曰。宸濠等得罪 祖宗。朕不敢赦。但念宗支。姑從輕。悉令自盡。仍焚棄其屍。

論曰。

按正德間事。蓋岌岌乎殆哉。宸濠之亂。夫亦有所侮而動也。乃不旋踵而撲滅者。其天命之眷佑。 祖宗之慶澤。猶以起中興之運乎。孰知帝星之明。江漢兆有在也。夫守仁捷速險出。制平諸山寇。無不動合機宜。卓有成[illegible]猶況宸濠以烏合之衆。庸懦之材。烏足以當之。蓋守仁社稷之功。固在討宸濠。而其用兵則不若平諸寇之難也。雖然。使守仁先期至贛。于六月十三日之宴。則不死卽囚耳。戡亂之役。豈他人所能辦哉。江西大小諸臣工。無一人得免者。獨守仁以碩果不食。奏此膚功。謂天意可乎。蓋孫燧許逵之死難。王守仁伍文定之討賊。亦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也。但守仁功美矣。惜其所以處美者未盡善也。夫 武宗惑于群小。欲幸江西。守仁欲為保境恤民計。宸濠誠不可不執赴 闕下。然命一將入獻。無不可者。而奚必于親征。郤既有巡撫江西之命。則職守有常。党晏有詔旨。何可違也。暨不得行。遂稱病解官。此與岳武穆歸漸之意略同。郭子儀處唐肅宗。卽不知是已。豈所謂公孫碩膚之道耶。雖然。此春秋責備之義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朝廷貂璫盈塞。而守仁之後。至不得蒙饒川失化之賞。其何以厭天下後世之心乎。

甲午。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及諸逆從逆者各系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祭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丁酉。大祀天地于南郊。初獻，上嘔血于地，遂扶歸齋宮，當自是不復郊矣。

辛巳。正德十六年正月甲辰朔。

加蔣冕、毛紀少傅少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

二月，濬白茅河。

上不豫。

三月。上崩于豹房。先一夕，上大漸，惟太監陳敬、蘇進二人在左右，乃謂之曰：「朕疾殆不可為矣。汝等與張銳可召司禮太監官來，以朕意達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內閣輔臣議處之。前此事皆由朕之悞，非汝眾所能與也。」俄而上崩。敬、進奔告慈壽皇太后，乃移殯于大內。是日傳遺旨，諭中外文武羣臣曰：「朕疾彌留，嗣未建。朕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年已長成，賢明仁孝，倫序當立。已遵奉祖宗遺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廟，君臨天下。」又傳皇太后懿旨，諭羣臣曰：「皇帝寢疾彌留，已迎取興獻王長子來京嗣皇帝位，一應事務，俱待嗣君至日處分。」于是司禮等監太監谷大用、韋霦、張錦，內閣大學士梁儲，定國公徐光祚，駙馬都尉崔元，禮部尚書毛澄，齎金符及行移司禮監官以太后命至內閣，與大學士楊廷和等議所當立者。既定，入白太后取旨。廷和等候于左順門。頃之，吏部尚書王瓊排掖門入，厲聲曰：「此豈小事，而我九卿顧不預聞耶？」衆不答，瓊意乃沮。又傳遺旨，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盧溝橋等處。東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巡城五城御史，各督所屬巡邏防緝急奸。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各邊及保定官還鎮，並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事官旗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豹房番僧並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放遣。以上數事，雖奉上遺旨，實輔臣請于太后之行者，皆中外素不稱便[illegible]。

[illegible]

蘆董录先云。

論曰。按武宗天資明敏，嗣承大統，兢兢焉惟賢輔之是從，則泰陵之業可以復見。柰自谷大用等庸而燕遊啟，劉瑾擅而士禍熾，劉、謝去而相權失，言官斥，讜論廢，而利門闢，寧進，江彬入，而遊幸興，官輕而穎，民窮而盜桀。大思亂，驕藩生心，評者謂逆瑾猶天八黨蠱藪，其即五侯十常侍元和之黨乎？流賊之優遍及畿省者六，其即黃巾、黃巢、紅巾之亂乎？寘鐇、宸濠之變，其即七國、晉八王之禍乎？召邊兵入京師，其即何進召董卓之釁乎？嬖幸盈朝，迎進無虞，天下懷亂之形，業已見矣。幸祖宗德澤入人者深，一清授計，張永致誅，既以彌逆瑾之禍于已然，而胡曹村法，孫、許死義，王伍勤王，又以剪宸濠之變于方張。懿哉諸人！豈天將開肅皇帝中興之業，故篤生忠賢以翊[illegible]長之運也歟？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一

世宗肅皇帝

帝諱厚熜，興獻皇帝子，憲宗純皇帝孫，興王弘治七年九月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上生于藩邸，府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已而 獻王薨，上受勅嗣國。正德辛巳春三月，武宗崩，無嗣，南北驛騷，儲位久虛，中外人心已有所向，至是入繼大統，在位四十五年，壽年六十。十二月十四日崩于乾清宮。隆慶元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二月十七日葬于永陵。

辛巳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上即位。 先是[illegible]大漸，遺詔曰：朕承 祖宗丕基十有七年，深惟有孤。 先帝付託，惟在繼統得人，宗社先靈有賴。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諸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時三月丙寅也。是日丁卯，遣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齎 詔諭金符之安陸州。戊寅，霦等至，上迎 詔國門，步至承運殿闕。讀已，乃登座，文符朝藩衛諸臣霦等觀。上相顧嘆曰：帝王自有真也。四 壬午，上辭 獻皇帝，顧瞻不忍去，從臣感 癸未，發安陸，辭 上冊蔣妃，嗚咽涕泗，比發，父老攀戀不得 上以藩衛官校下隸有司，恐為沿途擾，時命從臣駱安等嚴勅之，所過辭謝諸王供餽，屏絕有刓珍奇之獻，行殿多朴儉。壬寅至良鄉，癸卯至京城外，駐蹕行殿。禮部具儀注如 皇太子即位禮。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大學士楊廷和等請 上如禮部所具儀，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登極。上不允。會 太后有旨。上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 皇帝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萬象咸新。翌日詔曰：朕承 皇天眷命，是列聖洪休，奉 慈壽皇太后之懿旨。 皇兄大行皇帝之遺詔，屬以倫序，奉宗祧，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 皇帝位，深思付託之重，實切冰兢之懷，茲欲興道致治，革故鼎新，事皆率由乎舊章，亦以敬承夫先志，自惟涼德，方在沖年，尚賴親賢共圖新治，其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比正德間冒濫軍功匠校，貴緣監織，藉稅諸弊政，盡行釐革，赦除非雜犯以下，未減有差。于是中外歡若更生。

甲辰禮部請視朝。 尚書毛澄等上言：大行皇帝大喪禮成服已畢，恭惟 皇上嗣登寶位，萬姓所係，伏望以宗廟社稷為重，少節哀情，于西角門視事，百官行奉慰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忍遽離喪次，其以二十七日視朝，具儀來聞。于是澄等具上儀注。

兵科左給事中徐之鸞疏陳新治輔救之道。 言陛下入自藩國，纘承丕基，正天命啟聖之辰，人心望治之日，然內外臣工方玩愒于天下久安，祖宗法制，遂紛更于小人之禍，今日之輔救之道，惟在克定厥志于中，次廣言路，十外戒克有濟，若或姑息遲疑，復令墮于小人之手，則天下之事，愈不可為矣。大行皇帝聰明英武，獨以志意未定，群小未得其欲，遂至忠言不聞于耳，媒孽日陳于前，威福下移，政事大壞。今元兇雖去，顧其盤據既久，根芽滋多，猶恐通神貪戀權勢，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更復姑息耶？臣以是惧聖志之未定也。今之言者皆以狠于權奸蔽

抑之餘而後吐其積憤忠誠之懷必有不盡言
諱言至逆耳者也在聖明虛懷而優容之若過
或裁抑則小人必乘之以進而蔽忠直言路一
塞不可復開大為新政之累臣是以又懼言者
之過激也乞 皇上獨秉乾斷內外文武大臣
及非軍功而冒濫封拜者各令自陳察其不肖
即賜罷斥令科道查劾向上罔上誘惑奸倖之
輩寘之典刑近來小人所變亂一切弊政奏請
改革用彰我 皇上中興無前之烈 上曰大
臣自陳已有詔旨無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
內外引誘蠱惑奸黨著科道官查參
各衙門弊政俱遵詔旨改正以行。

丙午遣官奉迎 聖母。 上諭閣臣曰朕入繼大
統雖未敢顧私恩然母
妃遠在藩府朕心實切戀慕可勅遣官奉迎并
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于是遣司禮太監秦
文等捧箋請安陛奉迎 聖母初 在途思
雝 聖母訓迪故登極三日即有是命。

命大學士費宏照舊入閣辦事復其弟翰林編修
寀官。 初宸濠謀為不軌宏發其奸其請復護衛
宏力阻之乃為濠所嫉亦幾解官去寀亦
廢疑。至是兵科給事中徐之鸞等紀功江西言
宏謀國盡心而寀亦未聞大過不宜終棄吏部
覆允故
有是命。

詔奪書吉盛聶功官爵谷大用丘聚發孝陵司香 張銳張忠二十
八人執付都察院鞫治。魏彬張永猾住其弟侄
義子人等官爵冒濫者並依詔查革以給事中
閻閎楊秉義徐景嵩
御史蕭淮等交論。

賜司禮太監王岳范亨贈言仍各蔭一弟侄世襲
錦衣百戶。 正德初劉瑾等八黨亂政岳亨與大
學士劉健等謀誅之語泄瑾等矯命

殺岳亨于內門遣發南京尋令追殺之
至是大等奔敗 上念其死故有是命。

命增京城內外巡捕馬軍四千名以都督桂勇充
參將督領之。 舊制設軍三千六百餘員名巡邏
京城內外南至海子北至居庸關
西過盧溝橋東抵通州地界廣遠乏官專領事
無統紀又欽華海戶及說冒軍匠人等招聚為
盜民間苦之于是兵部請添設官軍以戒不虞
會禮科給事中黃臣亦以為言故有是命由是
盜賊屏戢
京師肅清。

上大行皇帝諡號 諡曰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
功弘仁思孝毅皇帝廟號武宗

令河南都御史龔弘築堤治河 弘治黃河自正
德初年變遷不
常漸北徙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
乃折而南去徐州以入運河其黃陵岡原築堤
[illegible]
隄岸以殺去其二臣茲渠水落蒲渠一堤以備
衝溢又震山陝諸水横發加以霖潦或決二隄
從趙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全河之勢崩沉奔騰
如建瓴而下不可復禦臣先常築堤一帶起自
長垣由黃陵崗抵山東楊家口延袤二百餘里
廣百尺高十五尺今擬于堤後相距十里許再
築一堤延袤高廣亦如其數即河水亦甚衝越
四堤派十里而遠勢緩勢平自無大決水落則
仍修舊堤以為先事之防斯為
永遠計也工部復議 上從之。

以吏部侍郎袁宗皐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參預機務 論慮從功也以長史袁宗皐為吏
部侍郎尋進尚書大學士、卜張
佐蔣永為御馬監太監護衛指揮駱安
為錦衣指揮餘四十人俱增秩有差。

加故尚書韓文太子太保柱國任其一孫。

先是召文赴官以老疾辭時年八十有一矣故
遣行人存問加宮保恒國讓月祿歲之仍蔭一
孫為光祿
寺寺丞。

令卹錄　先朝降黜守正諸臣。　吏部奏近奉詔
查　先朝直言
守正降黜并乞歸諸臣已故者宜議卹生者錄用
接大學士謝遷費宏尚書孫交韓文都御史彭
澤等已經言官論薦待次徵召無容論矣至如
大學士劉健耆德重臣首見廢置而優老之恩
猶未加尚書傅珪有道去位奄忽云亡而追卹
之遺典未及右副都御史李昆大理寺少卿吳
堂翰林編修謝丕王思都給事中呂經潘項王
璇石天柱給事中陳鼎王昂張元徐文溥黃臣
御史李熙王蕃薄彥徽劉寓生李翰臣施儒高
公詔周廣李穩徐文華林有年許完張士隆董
相劉士元張文明范輅趙春員外謝廸韓邦清
[illegible]冠主事李中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副使[illegible]
[illegible]
文璧余祐陳九疇僉事韓邦奇知府翟堂毛思
義知州樊準吳棟知縣周者以危言讜論黜譴
廢棄衆論惜之謹各具履歷以聞乞賜優禮懋
甄而復李昆等官以次擢用疏上上命擬勅
遣官存問大學士劉健仍令有司給月祿僕夫
差復其孫原廕官珪賜謚昆等復職如故所
未備者令續奏既而贈
珪大學士少保謚文毅。

詔加章懋南京禮部尚書。　時章懋年逾八十。加
秩致仕故令有司以
時存
問。

六月以王守仁為南京兵部尚書。　時欲召用不
果故有是命
守仁因疏
乞省墓矣。

梁儲致仕。　儲乞致仕。上察其誠懇許之。特賜
勅給驛以回遣官護行仍蔭子若孫
一人為中書舍人。有
司月給祿米車夫。

詔明年補江西己卯鄉試。

復遣官往迎　聖母　興獻妃。　遣太監戴永等
齎箋冊迎于途

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喪以[illegible]召彬
并其子[illegible]執之[illegible]彬罪[illegible]之并籍家
按高岱論曰彬非有他能特諂佞勇悍庸材耳
其非智略之過人也使其少有奸雄之術則挾
天子令諸侯之禍可立見矣夫挾震主之威豢
赤族之禍而　武宗彌留之際乃晏然歸私
第又以一介之使召之即入此與曹爽之釋兵
歸天子而求歸老私第者同一愚也乃若楊廷
和梁儲輩當天崩地折之日儲位久虛乃能不
動聲色除兇狠于腹心肘腋之間而卒斡乾坤
于再造者雖毋后之賢主之于上而諸臣調護
鎮靜之功為可誣哉然亦天將啟中興之運
[illegible]
取近有為之說者曰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
甘露之黨也江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
唐黃巢之亂也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
王之孽也江彬之握兵漢何進召董卓之禍也
前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間備是數者而
國家猶盤石之安謂非天命之有在也信斯
言之不
誣也

詔誅錢寧。　寧先朝冒國姓招權納
賂夌[illegible]縉紳至是誅

罷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張羣。　羣太監張
忠弟也。

命立宋丞相陸秀夫祠于鎮江府歲時致祭。
從巡按葉中忠請也。

命營建大行皇帝山陵勅武定侯郭勛督造。

詔賞各邊軍官。　上諭禮部朕即位之初重念守
邊軍官勞苦宜加賞賚遣官各
給銀二兩。至是禮部會同兵部戶部　查復遼東

薊州宣府大同山西陝西寧夏延綏甘肅鎮官軍共三十七萬一千九百員名給賞銀七十四萬三千三百二十二兩。

戮宸濠逆黨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於市。

起彭澤為兵部尚書 澤既論謫乃復起為兵尚書也。

詔贈故巡撫江西副都御史孫燧禮部尚書諡忠烈江西副使許逵副都御史諡忠節旌忠祠於南昌府有司春秋致祭官其子孫堪許瑒俱錦衣衛百戶 宸濠之變二臣同時死义未褒錄至是禮官以請上嘉二臣精忠大節卹典加厚

敕修武宗實錄 命禮官集議追崇大禮。

初尚書毛澄偕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其崇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侄署名而令崇仁王考興獻王叔益王。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于是大學士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為萬世法與國祀事。今雖以崇仁王後異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而改崇仁為親藩天理人情庶兩無失尚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上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已而廷和復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言。武宗皇帝以神器授之。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既同不可為世。孝廟而上稱祖曾高以次加稱豈容異議與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也因錄魏明帝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言大禮 初群議欲考孝宗璁獨不以為然

詔文以上番中不報。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亦各奏議如禮官指。帝終不從仍命集議

自王瓚去頗不敢申其說至是見帝屢駁群議乃上疏曰朝議欲上考孝宗叔興獻王比擬定陶濮王故事爾夫漢哀宋英皆立為皇嗣養之宮中是尚為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之論猶可。今遺詔謂皇上倫序當立不謂為孝宗後比之哀英較然不同稱興獻王以皇叔父鬼神固不能無疑也況稱聖母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皇上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尊與父同斷興獻王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疏入。帝遣司禮監送閣中。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帝執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矣是時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思父之恩無由報耳今尊父為興獻皇帝二母皇后。祖母邵為康壽皇太后。廷和退而上言曰禮謂所後者為父母而以所生者為伯父父母益不啻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敕。帝為中止。

八月初御經筵。 先是敕禮部曰朕惟講學修德帝王首務八月初二日宜御經筵至是行之

命禮部議聖母入門禮 初議由東安門再議由大明左門上不從。命由大明中門入謁廟朝議譁然以婦人無謁廟禮太廟非婦人宜入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傍門入乎古者婦三月廟見猶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號謂太廟非宜

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

九月聖母至通州 初上命備法駕儀奉迎禮部奏請用王妃鳳轎儀仗不從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癸酉聖母至通州聞朝議以上為慈壽皇太后子曰安得以我子為人子及從內諸臣迎見聖母曰爾輩已極寵榮何興獻王尊號猶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歸藩群臣惶怖張璁賚疏至左順門楊廷和知之令修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曰是必欲與內閣爭耶璁曰內閣誰為爭者烏有為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遂上疏及大禮或問以進上覽之留中

庚午武宗毅皇帝葬康陵 毅皇帝神主至京上素服奉迎午門內遂奉安于几筵殿。

十月辛巳尊邵皇妃為皇太后興獻王為興獻帝妃為后 [illegible]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敕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之意也

張璁上大禮或問 初璁上言大禮御史盧瓊給事中王于光交章劾璁惑亂宸聽宜加斥罰不報。已而禮官復集群議上言不當帝后其所生留中不下于是毛澄等以瓊于光言上請乞戒諭璁亦不報九月丙子帝諭廷和曰朕父獨生朕不得承緒復不得徽稱罔極何由報終勞卿等折衷伸朕孝思廷和等仍守前議不欲變及聖母留通州不入帝欲避位璁乃復為或問一帙辯析統嗣之異及尊崇墓廟之說甚悉吏部主事彭澤為遺內閣及禮官勸改前議不從璁乃齎至左順門上之褒阻之不得帝覽之留中不下。

乙酉主事霍韜等上言大禮 兵部主事霍韜見璁言欲用亦上言禮官持議非是時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璁議帝益為心動矣

論曰 天人謨勢而傳注恒情偁于是持衷臣執國是矣疏然不移而璁以孤議倡衡其間上而扞扶隨之力競與衆政說也諉么麼如濬者俱從而和其說豈真是所在勢與權莫之能奪耶嗚呼良賈弗售人爭去之況未必良乎說所易售而居之求鬻先人情也無異乎淵濬之諫不于彼而于此也。

以何孟春為工部侍郎 時孟春為都御史巡撫雲南先上疏乞重天命以與聖治勸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帝嘉納之至是又上言竊見進士席儒上言欲尊聖祖母為太皇太妃聖父為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所云考字臣愚不能無疑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典[illegible]叔考姪之說宋真宗稱太祖為伯考是興王素獲尊位者也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興獻王乎成王謂周公為叔父是生稱之辭既沒未有稱叔父者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詔書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議于興獻王稱皇叔亦允愜矣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望于今日也廷和覽疏以為有見乃擢孟春吏部侍郎。

出給事中熊浹為僉事 浹上言皇上嗣為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禮處之安乎臣以為當稱帝后而祀興獻于別廟則大統之義所生之恩斯兩盡矣乃出為按察司僉事浹大學士費宏鄉人也宏恐廷和疑己故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守仁既辭且讓功于衆乞均其賞得旨卿倡義起兵勤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加特加封爵以明公義。

王司寇世貞皇明奇事曰文臣封伯雖前後十人然以戰功得者僅三人靖遠伯驥威寧伯越新建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諸伯云

十二月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 先是帝下大禮疏問于禮部時

楊一清家居遺書于吏部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宇不能從至廷和銜璁授意吏部除爲南京主事尚書石珤語璁曰慎之大禮說終當行也廷和寄語曰子不應南來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執不從而去

起林俊爲工部尚書 初俊爲都御史致仕家居廷和寓書于俊以定國是

俊上既曰孔子謂觀過知仁陛下大禮未協過于孝格爾司馬光有言秦漢而下入繼大統或尊崇其所生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純德河恐禁爲疏入留中廷和遂奏不聽論曰其書稱唯辟作威福何云乎唯也言不得[illegible]下而大柄移矣于是[illegible]而發俊果帝意耶窺帝所欲繼信必有在此不在彼者而當事者互爲之襄嚮人主號秉者不保于庸闇之主而況英明如肅皇聖所爭即是撍嫌無君況以同異私秉黨代其間乎此其終激而爲後日之紛紛也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俱求罷歸

先是帝下御劄諭加獻帝后以皇字廷和等上言恐忝一代綱常撼萬世公論不可因封還御劄帝曰卿言已悉第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勉承朕命稱父興獻皇帝母興獻太皇后廷和等復上言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尊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能辭責俱願罷歸帝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皇字毋託爲辭于是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上言皇字不可加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皇帝婚禮行其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敢辭爾群臣其勿[illegible]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報禮部尚書毛澄侍郎賈詠汪俊等上言若帝后之上有加則正統之親無別恐不可以告郊廟祇布天下內閣大臣直言規諫宜賜俞旨帝不聽仍曰宜遵懿旨稱興獻皇帝興獻皇大后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等編修陳沂等百餘人各上言加稱非是請所愿不聽

贈翰林院修撰羅倫爲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

從巡按御史唐龍言也

乾清宮成 上自文華殿入居 御史鄭本公以上入新居疏言

事之可思者有六此宮之災也由先朝群小逢迎宴遊無度禪夜作晝遂致焚燒然則達群仙而節宴遊以防一朝之患者可不思乎先朝營建此宮蓋已有年雖不以後嗣爲念耳[illegible]長安未享萬[illegible]之後無[illegible]然則[illegible]前廣繼嗣以爲子孫千萬世計者可不思乎新宮之成必祭告郊廟社稷而後入既致敬于未入之前則不可怠忽于既入之後得不思慎終如始兢兢業業當如天地祖宗臨之于上而不敢以幽獨肆乎陛下昔居文華外庭朝奏夕下令一入深宮出近侍以傳言得不思求言益切訪故益勤以防壅蔽之患乎陛下昔居文華侍從簡朴供御簡素今一入深宮恐百種列珍奇之玩六宮備妖冶之儀耳目或亂其聰明心志將爲之蠱惑得不思去讒遠色賤貨以防宴安鴆毒之患乎斯宮始作勞費實多陛下仰視輪奐之美獨不思重興作措財力永以先朝爲鑒乎上嘉納之

壬午嘉靖元年正月己酉朔

己未郊清寧宮小室火 時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失火風急不可撲滅大

學士楊廷和等因上言火起風烈殆爲天意況

迎清寧後殿豈非 興獻帝后之加稱 祖宗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給事中鄧繼曾上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陰極變災臣雖愚知爲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上言郊祀甫畢即有清寧後宮之災意者 興獻帝后之稱于禮不能無疑後以皇字稱之尤爲非[illegible]郊位亦言辭依之災不于他宮而于肅寧之後不在他日而在郊祀之餘變豈虛生災有由召 帝覽之心動乃從廷和等議稱 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附錄

初帝即位裁抑倖幸諸途俱清亡何興邸舊僚夤緣遷敘至庖匠廝役多寄錄錦衣衛階資膺敘殆數百人而 皇太后親屬邵喜等神特恩罷請乞無厭其舊閹蕭敬等仍留大內所翻寺觀奪民產先降 明旨撤黜歸民者仍命如舊存留諸臣抗章屢以爲言留中[illegible]首新左右[illegible][illegible]頒時時有所移易于是給[illegible]

[illegible]朱鳴陽[illegible]少上疏曰切見是月十一日清寧後失火雖曰小災實關大禮臣反覆思惟妄意攝慶與禮失中與宜言靡棄與爵賞大濫與刑法縱失與外戚驕竊與近幸干政與有一于此皆足召災況茲數者咎有指驗昔孔子聞魯災知爲桓宮論禮故也漢傅太后欲與成母等號火焚其居鴻寧賤今茲之火切近清寧豈非大禮不可驗而人言所當樞恥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道此其尤爲先務也大本既端餘弊畜赦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近日以來聽納斷諸持逆心之論厭而不從爭大禮之章留中不報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說其一也裁緋旨濫 明詔方行而冗流競進倖隙復開文希宗官武圖世及皆耤興郊爲許所謂放賢官非其人則大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公心撓法全曲重遠物論所謂裁禁法律則火此又具一也 明君之于外戚與始防微而指揮邵喜貴貴過多恩寵大盛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太

此又其一也 綸音之布所以示大信于天下而復間得轉移聰明時有惑撒一事之予奪前後互異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如近日傳奉鎮守于干何人擬條意 旨不由內閣治亂收係豈宜潛移所謂貴近驕盈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者皆典禮失中所致蓋禮既徇私而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持諦郵之私而冒濫始多亂政者情謂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侍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持逢迎之私始得干預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乃驗矣惟 皇上仰畏天變儆慍人言推災之所自起以端其大本而發其群弊庶足以回天意矣疏入不報

河南御史王以旂條上禦災要務

一明學 一信詔令 一防矯僞 一公爵賞

給事中鄧繼曾亦言五行火主禮今日之禮名紊言逆臣雖至愚知其爲廢禮之應也疏入[illegible]報聞

兵部職方司主事霍韜進三劄

居處恭者道學 閨之要也信任

大臣者修政事之要也 陛下試內自省察深宮遲漏及對臨百官之時能念念禮無時豫怠否乎孔子所謂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今日所當請也內閣大臣職參機務今止屬之擬稟至于斟酌填註權歸近習輔臣失參贊之職近習起于政之漸將來蔽塞 聖聰率由于此今自章奏請召大臣條議發行科道講讀官班侍左右得衆議而公駁之庶宰相得取善之名近習免招權之誘此又今日所當講也今

陛下推席此問自 祖宗以來賦額之登耗官簿之增減尺伍之虛耗宗藩內官之多寡監局工匠之鹽籍經奏虛決之輕重以次咨謀公卿朝夕省記則所以恐懼撙節之思自不能已矣又言宸濠之亂人心洶洶謝源伍希儒以別省公差獻越職赴難忠勤尤著領賞未加南都守臣各省撫按事變之初退縮觀望賊平之後不

宜緊以防守，目賞興府軍士，並可厚給金帛。俱永守陵寢，不當盡取來比，槩陞職級。又言去冗官、清仕路、正士風、畧虛文、明教化，職任治安天下之急務，而其本則在于上下之交。昔　太祖高皇帝，詳諱貽謀，惟日君臣同遊。　宣宗召尚書夏原吉同遊西苑，飲酒甚歡。　英宗日召學士李賢面決政事。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咨詢密諾。陛下不必遠法三代，第近觀　祖宗，亦可以得師矣。疏入，報聞。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門、進班、奏啓、復命，及齋戒、忌辰、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班糾，各禮明示遵守。從之。

附録　大能仁寺妖僧瑞行，自正德間賞錄倖目，領璽書及金印，賞賚不貲。工部侍郎趙璜奏乞簿錄其財沒官。從之。其玄明宮保侯陳諸處所繪諸像，刮取金屑一千[illegible]餘兩，與發摘取，以償夙負。

存問故大學士王鏊。初鏊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家居。帝降特敕，遣行人柯維熊即家存問之，拜優賚。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事，凡數千言。帝嘉納之。

三月丁巳，加上慈壽皇太后為興國太后。上御奉先殿，頒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仰惟　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　皇考孝宗，訓育　皇兄武宗，含弘光大，蔚有顯聞。皇嫂皇后，表正宮闈，母儀有年，重念　聖祖母貴妃事我　憲祖，澤啓佑本生父　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　興獻王妃，莊敬謹儉，誕育眇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　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　皇嫂曰莊肅皇后。又奉聖母誌吉，上　聖祖母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　興獻帝，母曰　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illegible]敷，詔告天下，咸使聞之。

戊辰，遣官諭安陸上　興獻帝號，遣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還。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遵廷和指，題其主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敘子名。

敕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及指揮邵喜、蔣輪為伯，駙馬都尉崔元為侯，皆力辭。正念翊戴功，命給誥券世襲。廷和等各疏辭，不允。復力辭，至以去就央之，始改命蔭錦衣指揮等官。廷和等又辭，科道官亦言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尋許改蔭文職。然諸臣竟未敢拜命。

附録　監察御史李鎮言：定策之賞，內閣文臣俱已辭免。此外或以迎立，或以藩親，或司禮贊襄者，即供事皆得濫膺高爵，世襲錦衣。臣以為公侯等爵非元勳不得濫封，指揮等官非軍功不可輕與，乞重惜名器，收回成命。給事中史道亦疏言：內臣等錄蔭宜聽辭免。俱下所司知之。

四月，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伯爵，不許。守仁言：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一，不敢叨天之功。謂寧藩之敗，非人力所及，乃天心厭亂，啓　陛下中興之業。二，不敢掩人之善。謂大學士楊廷和、尚書王瓊有先事禦備之謀，發縱指示之功。三，不敢襲下之能。謂首從義師，自文定而下，多捐軀戮力之人，乃今將士之賞尚多未稱。四，不敢忘己之恥。謂世受　國恩，乃當重任，不可冒昧貪進，非其分。疏入，　上答云：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不允所辭。霍公籍奏疏曰：江西功賞，御史黎龍有言：江西之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此論約而盡。蓋宸濠初反，海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離析，內外人心多懷觀望。故若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

儒劉源清張文錦楊銳輩必皆資棄九族然後肯倡此後故論功固宜首王守仁伍文定而謝源伍希儒則別公差非有地方之責者使二臣不預其事人亦莫罪其非詞源乃南到南安未會守仁先檄兩賢伍希儒亦干吉安同為守仁所奏黃盂皆協心比義共與忌勤者也乃城功成江彬張忠妬忌守仁之功首倡罪論日守仁實同賊謀又曰寧賊金寶供諸臣濟載一空隨任紀功紿爭御史黨奸家說附和其後蓋將謀擘守仁輩而傾之也後以守仁名望索矣不能瑕玷而謝源伍希儒獨當其辜夫不論勤王倡義之功聽其錦雖黃之口以文致其罪而黜之二臣臣詭不足重輕第恐褫天下忠義之氣後世難為公忠任享之臣耳帷乞大賜明斷洗雪二臣之誣以勸忠良。

五月。罷封楊廷和蔣冕毛紀伯爵。初帝降敕封廷和等為伯。給事中張九敘[illegible]上言。[illegible]陛下入奉皇考。[illegible]宗皇帝之祀為斷方民物之主既親且長倫序最正。天與人歸不約而和廷和等特以職事奉命。視草實遵我 皇祖之明訓非擬之而後定也。 陛下以為元功封伯世傳恐非廷和等所敢當。費宏起廢贊政遇亦奇美若蔭子世及亦為過望駙馬都尉崔元亦傳壽寧侯張鶴齡禮部尚書毛澄承事奔走亦其職也亦者賞金各十兩東與西十論者方以為鑑及而光封元為世侯加鶴齡以太師加澄太子太傳而且蔭子錄衣乎漢之內寺有定立順之功參建植之策者而紀綱大壞唐有門生天子定參國老之名禍不可言。 陛下聖德隆興非若漢唐之王也何以太監張錦為預迎立而欲蔭其弟臣也又何以太監扶安溫祥賴義張欽等贊襄大計而欲增祿世蔭耶至若從事蕃邸諸闔張佐戴永張忠陳宣蹈洪趙山黃錦李雲等二十七人幸遇際會俱推太監諸職騎服玉帶榮已極矣而加祿世蔭則冒濫尤甚殊非古帝王立法自近之意也御史江淵等亦上言 陛下之有天下倫序當然人心共屬私議無所加大學士廷和等何與定策太監張佐等何與贊襄駙馬崔元等之捧敕迎立太監張佐等之子蕃邸效勞惠安伯張偉等之督兵迎護皆臣子奉職之常也何足為功侯伯非開國之臣不可封錦衣官非汙馬之勞不可授而官爵可及于爛羊祿賞反輕于撤務乎主事霍韜亦上言據律文官不淂封公侯祖宗特學士典文華備顧而巳無有封伯與武應者謀有功封武功伯隨疏之乃明鑒也陛下忍令史官書曰學士封伯自今始乎于是廷和冕紀乃上疏懇辭俱下兵部尚書彭澤復奏正德間奸權用事職官冒濫 陛下起而釐之削除殆盡及論定策之功乃封爵恩應至五十三人非初意矣廷和等既有疏辭當體念俯從暨加別恩 帝從之命各別議職銜及更應一子四品文職官于是封崔元為京山侯仰其為昌化伯蔣輪為玉田伯各世襲食祿有差。

六月。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卒。華浙江餘姚縣人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用事。士大夫二是其門華獨不往華子守仁論瑾瑾怒逐守仁瑾素敬慕華不覲遷怒間以語人欲諷使就見華不往及轉南京瑾又使人言華不久當大用冀淂往謝華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詔加孫堪許瑒正千戶子世襲

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謚文懿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授編修諫任鰲山燈市忤旨降知縣改評事。遷僉事四十一致仕弘治辛酉起為南京祭酒遭喪力辭不允服闋赴召五疏乞休竟不允報去正德庚午起為南京太常卿再辭 上登極陞南京禮部尚書至是卒 命給祭塋如例贈太子少保懋志行高潔自少潛心大業居常不為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質經援古確乎不易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家居一十年論薦

者無譏曰自從出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謹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以所年九月金華知府王九華奏其遺孤貧困乞恩卹上命月給米二石待出幼日住支

敕兵部陞鴻臚寺卿陳萬言爲中軍都督府同知。妻翼氏封夫人給與誥命以其女選下為　皇后也

刑部奏辨原任江西副使李夢陽無交通逆濠狀。詔釋之。先是夢陽有文名罷歸且八年値宸濠陽春書院成遣人乞詩與之濠敗御史周宣劾之逮至京驗無狀尚書林俊奏其枉乃得代

七月。刑部尚書林俊請內官有犯下法司治。先是內臣犯法屢　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治俊言宮中府中宜為一體諸內臣所犯宜下法司正與罷姻罷之不當宜廢不法之官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報有旨

八月。令廣東江西商貨納稅自北而南者於南安自南而北者於南雄。不許違例重徵。從戶部議也

兵科給事中史道疏請遏辟端保終舉固人心以凝天眷事。言正德間　陛下在藩邸時聞政事之日非未嘗不惕然憤悒迨夫天眷一德　堅明入繼賞善罰惡風飛草靡凡一切除舊更新之事驕驕然漸進於　孝宗之朝矣奈何新美方張書影隨射前車已鑒覆轍猶存雖著除惡之名而漏網之吞舟尚偷生于天地雖下釐革之詔而壞法之故事不旋踵而尋復如畜牧騰驤軍伍不許驗審擲上寺廢馬匹不計點查驗新寺項細隻而加增人夫之數法司本結人究而脅付鎮撫司問理皆非　祖宗之

成法綱毀太壞寅但關出戴義之言而尚書彭澤等都給事中許復禮等執奏則不之聽修撰呂柟因事進言而不容御史黃國用舉正貝詐而罷罪大學士楊廷和等請復經筵而以錢之一字批答豈優遇元輔之禮尚書彭澤林俊浮止復臣役而以且不查究寺言見報豈推誠圖任之心李壁以永勸之事而降職汪淵以無名之罪而罰俸謫何棟于方外乞今未懋輿情擊陳嘉言而下獄恐後難仰心事葛景盧佐等俠民刻貴御史陳實禱招參來則但付之不問劉允張陽寺負罪適天衙史王完指實劾奏廷以遇赦而饒僭賞多施于無功法令未行于權要凡此之類皆為　先朝極弊之政　陛下乃復爲之乎臣省恩之由弘治而入于正德也難嘉靖而入于正德也易　武宗承孝宗之後易　陛下承武宗之後也難況平選來各處累以火傷奏報而三邊俱有緊急聲息且加之以潢池草竊在在蠭發白晝殺人大肆劫掠中軍之紹勇之大武備無振揚之氣時或師旅一興糧餉匱缺上馬負鐵不戰而屈其安危難易之事尚未可以預定也使于此而猶蹈夫先朝極弊之政因循弊制而不能以義斷之臣恐由今以往天下事殆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豈不大可畏乎既而又請去遺奸以快人心奏言司禮監大監魏彬為江彬之黨二彬依倚為惡江既以擒魏何獨存　上皆嘉納之

九月。辛未立　皇后陳氏。

附録副都御史劉王奏濠妃婁氏親族助逆罪在不赦而　信知府周朝佐勘問失出去盡其辜　帝怒奪朝官四級遷邊地京用其婁星等各遣戍邊婁倫等削籍為民

十月。詔查勘　皇莊及勳戚田土。命兵科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之。先是正德年來

奸梢無藉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侍勢要之官，其奏乞為名皇莊，鄰近居民多被侵奪。管莊官校藉勢橫害，軍民失業，盜賊生發。上在藩邸，已知其弊，至是給事中底蘊奏請查覈。上閔惻然，即敕遣言等查勘，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盡行查出，給主召佃。原係皇莊，解部類進；係勳戚者，聽部領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令屯官主之。言等勘順天八府各項莊田地土計二十萬九百[illegible]九頃有餘，退斷侵占民地計二萬二百[illegible]頃有餘，其十九萬七百餘頃名稱曰皇莊[illegible]國體因列于皇莊創立之始及莊甲武[illegible]之害皇店皇鹽罔利之非，乞盡革以[illegible]宮莊田宜改為公桑圖親蠶殿餘將[illegible]婣霈建昌侯張延齡奏討[illegible]草場莊田俱參劾禁止。

命加修撰舒芬等俸。郎中陸[illegible]修江暉馬[illegible][illegible]史曹嘉等副[illegible]行人顧可久、劉[illegible][illegible]王茂、潘銳、張兵、博士陳九川及編修費寀、王思，給事中石天柱、黃臣、張原俸各一級。芬等在先朝以諫止巡遊，廷杖謫竄；寀等以言事忤旨落職，皆復用。給事中劉世揚請加恩典以旌忠直，吏部亦為可。從之。

御史劉廷簋疏請法　祖宗勤政事以親儒臣。言文皇帝御左順門，晚朝畢，面諭近臣，勉以聽事，臣弼毋但面從；仁廟賜輔臣楊士奇等繩愆糾謬銀圖書，皆有啟事。上嘉納之。

十一月庚申　壽安皇太后崩。楊廷和等議哭臨一日，喪服十二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上不從，命仍二十七日。丙寅，轉官奏請素服御西角門視朝。上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戊辰，遣司禮監太監戴永詣安陸廟，以太后崩告興獻帝。又遣監丞蕭洪告岐惠王、雍靖王墳。二王皆太后所出，獻帝同產弟也。

逮繫兵科給事中史道下詔獄。時道外補山西僉事，上言：臣頃在諫垣，常指目大學士楊廷和為漏網元惡，章劾欲上，為廷和所覺，遂出臣外任。臣無狀，恐一旦得禍，以憂臣母，惟　陛下賜之致仕，全臣母子微生。因以原奏封　上。其言廷和交通逆濠，諂附錢寧、江彬，納賄專權之罪。且云　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于　興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為欺罔。廷和疏辯，因乞致仕。　上慰留之。以道挾私妄言詆辱大臣，命吏部參看，因逮繫治罪。

兵科給事中夏言疏請遵　祖訓以端政本。言臣伏讀祖訓有曰：凡爾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illegible]情[illegible]國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illegible]世宜守[illegible]先朝權奸黨蔽言路不通，家亂政本，養成禍機。如先年劉瑾[illegible]寫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凡所沮抑遏情本一百二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為寒心。臣以為本原之地不治，則末流可憂。乞　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詔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日以防壅蔽。上納之。

兵科給事中夏言上　崇廉抑貪疏。言：二三年朝覲，國家重典，皇上御極之二年，實天下朝覲之期，正治道作新之機，人心趨向之會。宜申飭令典，賢能者宜舉，　祖宗賜衣鈔宴之禮；貪墨者宜追奪誥敕，及追見任俸錢，令輸穀上倉，以備賑濟，使詣議鄉里，以示恥辱，則貪殘知所儆。而御史朱實昌亦條陳考察，以糾

新政四事其一謹嚴賢謂保薦考詢須博訪精審其二表賢能謂吏有從良者賜宴褒寵不次超擢其三一制度謂考滿之後任滿當考者出取報供不必回任給由其四均勞逸謂京官宜外補而以方面之賢者入補卿寺略如漢刺史入為三公唐宰相出領方鎮之意 上從之

癸未嘉靖二年正月癸卯朔

魏國公徐鵬舉奉　旨會議應天府匠役人夫事條列以上。

一南京司禮監神帛堂匠役洪武時定額四百戶後太監安寧奏增四十戶俱免雜泛差民利之實緣竄籍其中至一千一百一十四戶請遵舊例復四百四十戶之數一南京內府九庫洪武時額編庫夫五十七名宣德成化尚有修理之後暫借人夫一百五十一名工完停以二十三名發回兩縣南京內外能幽原額匠九十名後復佔倍八十名南京內官監原額軍民匠三千九百餘名天順間復借占五十五名俱非舊制宜盡查革一各監局人匠有逃故者宜行原籍勾當戶絕者宜除令使上元江寧兩縣時價不便一南京斷魚廠取販里長二十名各索銀二十兩正德時役倍銀其數起運內臣索茶果銀一百二十兩水夫銀二百兩反解無許發又取夫四千三百有奇民不堪命宜有以禁之兵部覆議得旨俱從舊例行

除言官獨劾大臣禁。先是史道劾楊廷和彭澤奏禁言官私劾大臣御史汪珊上上氏重言之者罷而鄒蒼勞戎李林甫不欲人言而脈山編起條析擇言不可知若有四郎史曹嘉上言　太祖附古建宦分列大鄉故敢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稍位內外絕逝故敢有上言德政者誅政在　朝廷權在　主上故致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今宜速允廷和羅歸以幽全其身仍將史道薄示懲創以少計其償給事中李學曾又言澤向所見欲豪亂成法以重大臣之威以衛天子之柄必如澤宜事須合章交御萬一有邪險之黨蠱惑宸聰如主其中是學誅絕無彈劾之舉矣　上命瑩省仍彈劾于是謫史道為河南南陽府通判

二月。命大學士蔣冕吏部尚書石珤為會試考官。取李舜臣等四百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詳徐階。

給事中黃臣疏請章奏下閣票擬。睽都察院詣臣御史遐監批答稍誤臣因上言我　朝設立內閣專以文學之臣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令使內閣可否長言之賊中貴肆專恆之奸閣係臣細沾不可知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疏入

丙申。孝惠皇太后祔葬茂陵。碍遺禮守相光域廷和上言　茂陵左右不可恐有震驚之虞覽詠曰嵩附雖有之雖晚不當附雖無之難為臣是謝

三月。謫御史曹嘉等外補。嘉劾奏吏部尚書喬充言宇感楊一滿汲引之思諮疏推舉及濫廢[illegible]閣書後劉榮之子諸事宇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嘉又攻范仲淹上百官圖一曰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珤孫交汪俊劉玉陶琰李府董理二曰欽東寡過定洪璣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欽郭文盛淑鳳張蕭姚繼嚴張雲張行瑞劉蘇張九叙濫仁和豐熙三曰人品康裴尚堪策蘭者趙璜十四人四曰行檢陣污虎宜削出省辰千麟十四人化四者進退倚伏之閣治亂安危所係也紛事中毛王國劾嘉不當呆第大臣宜賜羅斥從之啣頭出閣閣手御史向信又言史道倡爲異說以惑人心賣嘉行為評而以化公議皆免事閣閩鼓之也宜逐黜以快人心劉廷僉劾翊道壽三人結為黨友立異邀名敗言詐誠危間忠良宜重論以法乃諭史道爲金懸丞泉爲茂州判官閣爲家自縣承御史憲煥馬録

[illegible]劾之。給事中趙廷瑞言茂州金賢皆[illegible]
而象自尤非人所臣太人皆云闕等至彼不[illegible]
毒必有戮望小人承旨而殺之者。一時遂[illegible]
言官已非美政况有不可言者乎。不報

四月。令議 興獻廟祀典。太常寺卿汪舉言廟祭宜用十二籩豆如太廟儀。上允之。禮部上請籩豆已同

太廟至于樂舞宜上下有等。上命會議侍賈詠等言正統本生義宜有別樂舞聲容禮可毋別八佾既用于 太廟安陸廟祀似當少辨以避二統之嫌。上命樂還用八佾郎中余才奏言先用十二籩豆始于汪舉之導諛遂致樂用八佾其漸不可長也南京給事中鄭履雲等上言興獻帝于孝宗分則君臣而樂用八佾能免僭上之譏乎皆不聽既而命制安陸廟樂章迎神曰[illegible]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安和終獻曰[illegible]

[illegible]移之以御諸延修齋設醮之費何不移之以圖困乏乞斥逐僧道停罷新醮之事喬宇等言登極降詔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體訪內府宮觀出入誘引之人栽革善世真人爵號折毀新建寺宇邪正之辨了然乃一旦遽信用妖幻悄勞聖體此不可之大者給事中鄭一鵬言一醮之費金錢萬餘以八口計之不知幾萬而天下時變月無虛日京師之民累儲行乞鬻子棄而饑死邊境之士荷戈執戟日夜苦而不得食奈何徇倖幸之言而飽僧道之腹服胡西天爲寶訓賦以貽 祖訓西番爲古訓賦以貽奏頭經咒之聒沸息其中。壽祠以不若堯舜何以不若專廣。上命沃時饒齋醮祀暫罷。

五月。大旱。自去冬不雨入春風霾迄夏益甚 京師復禱雨于圜丘壇 上命群臣[illegible]

時政得失劾吏部武言皇上近日以來或[illegible]費予而局署之科或以內臣而奪司寇之[illegible]吏部之銓除阻撓既多法司之律令更易殆[illegible]新自中出而政府不得貴其詞洪以私行而[illegible]書不得擄其志經筵則屢日告罷講祀則下詔言修舉。此天所以示異也。南京給事中彭汝實言遇者黃風黑霧春旱多雷天變于上者屢矣地震泉竭揚沙雨土地變于下者屢矣小人長盜賊公行草妖木異人物之變屢矣昔人云怒于之天猶可爲也。托于之天不可爲也。今無聞盡費于天女寵腹心委託于貂璫二廖諸張竟屬緩急李隆蘇緒猶得無恙于鎮撫以報復而寧鄭主事羅洪載內監攜私語而軋鮮巡檢而鄭景貴崔文狐媚肆群狂以赤幟待輪狼貪爲盛庶之路堅此皆失政之大而不能銳意修華可望天意之回人心之感顧入不報。

[illegible]生員二十名。歲貢二名

太常寺少卿張衍瑞卒。吏部上言衍瑞諫止武宗巡幸忠義與黃鞏同科宜贈官以示優崇從之。贈衍瑞爲太僕卿

上手敕加 興獻帝后皇號。初五月間遣司禮官諭廷和等加稱 興獻帝后皇號廷和力言不可至是 帝御平臺召廷和見親以手敕諭加 帝與帝爲興獻皇帝。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退而上言曰臣等親承天語詳視聖容和色曷勝欽仰但奉迎陛下之初正統本生議論已定。聖心固洞察矣豈以復得不顧義理而徇情以行之。執

十月。大學士劉忠疏謝存問。因陳正身致治之道其要在乎畏[illegible]

謂命尊祖訓正聖心勤聖學進君子退小人通
以旋遊而勞蹉之際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
念無溺聲色以弊精神無貪禽酒以昏心志無
以狂直觸忌而為言路之罪毋以請謁嗜好
而致號令之中止無以壅蔽以絕邪佞之誘無
逞口以防深宮之欺悟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
以蘇民力仍望皇上時御文華召輔臣各擬
筆札令其晰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
藩臬之卓異目千九卿長貳及撫按藩臬之來
者不時宣問其素厲賢否軍民利病如輔臣
例亦聖王清問下民
意也疏入褒其忠愛

甲午。永福長公主于歸駙馬都尉蔡震。給事中安磐上
言昔康衛山公主適長孫氏特太宗之賑末
除乎志寧以為不可。高宗從之。今孝惠皇
[illegible]末議而長公主于歸蔡氏是[illegible]
[illegible]禮未問開具乞下禮官考議以復古道之[illegible]
疏入不聽。

論曰自秦世尚主古道煙滅漢唐而下倒逆冠
甚觀斁謙主表可長太息矣然此疏有裨
世道非不
見表也

刑部尚書林俊致仕。先是李陽鳳太監崔文家
斷養也以勤謹正自為御
史劉翀所發詔命刑部鞫之文求停置俊不
從文旋上移鎮撫司拷訊諸俊抗旨上切
責俊詰其狀俊遂有去志至是永平知府郭九
皋正好民趙紀違例投獄狀紀遞拾九皋事
東廠告之太監芮景賢請逮治俊言九皋事直
為未辨不當逮繫又不聽乃納扶篤乞骸骨歸
既入直言自古人君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
守寧孝宗時賜宣召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

憂輦慨歎咨嗟移時方退為言。上從其請。
揚驛騎回命有司給廩檢夫歲時存問之

逮繫郎中葉寬于獄。上賜陳萬言在京房助
修新宅工部尚書趙璜議
奏不可萬言請于上詔營繕司葉寬主之乃
下詔獄科道官申救不報御史陳相復上言劾
俊去而九卿之心灰葉寬罪而言司之譴郭
九皋蔽繫而守牧灰方者棄心程京貴訴禁而
盤詰隔隘者貴胆乞留
俊釋寬獄。上切責之
初太監崔文以禱祀誘

給事中劉最謫外補。帝靡費帑金無算而芮景
賢所任千戶陶淳者又聚群校羅織諸縉紳至
於臣奸大盡汲以賄說免有遺孽錢寧者遺其
廝養朱喜携萬金來京匿其黨陳動家欲賄諸
宦城圖復故官淳紹得之與官移分賂其金既
敗之又械淳奏寬人鄒興自繇劉最上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居近侍首導陛下于有骨之地法官深嚴愆
為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兩而累朝積貯視為
已藏而攘取之陰耗國本其罪彌彰且奪法司
之刃折止官之氣使天下其所陛下庇抑豐
佛大臣以累清明之德又寶啓之不誅文不知
陛下何辭謝天下也又東廠太監芮景賢任用
匪人千戶陶淳性行險惡闖闒嘉素下吳通
則因事以文致其罪緝獲錢寧廝養居金而擅
自脫釋威脇鄒興寬自以卿比二事發恐欺
罔之罪有不容誅者而景賢不悟任其恩弄景
賢之罪難追矣乞查覈崔文侵盜帑金誅之以
為宦惡之戒景賢降敕切責陶淳置對正刑
庶陛下清明之德有光矣疏入不報而崔
文被拾自訴帝優旨慰之曰爾端謹老成小
心廉靜方切任用勿復為辭劉最疏言侵費帑
金其令戶覈實以聞旋被命知為所寫也乃上
言曰內帑不得查覈崔文不當搆陷帝怒曰

劉寀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詰問不以服罪求宜重懲姑從外補寀以綃朝廷容若之恩下是給事中衛道汪思等各上章奏中留以爲庇遂言官殊乖治體上切責之已出寀爲于濟德州判官。

八月。河南大水。

南京禮部尚書秦金等以災異上言　陛下臨御未幾政斬弗移天心仁愛特示警懼焉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措背馳萬民失望詔令不如初矣即位初罷逐奸回任用耆舊邇來師傅重臣咨詢疎闊任賢不如初矣即位初聽言如流邇來事干戚宦九卿臺諫執奏不從聽納不如初矣即位初釐革等位邇來宦戚侯伯錦衣陳乞日多損惜不如初矣即位示法令畫一邇來朝更夕改旋而允從旋而報罷持法不如初矣即位初馬匹牛羊悉令科道殿計後因知邪實奏遂寢前省恤民不如初矣即位初禁黜左道邇來修齋醮齋涵養宮庭禁邪不如初矣即位初神氣精明邇來聖體違和天顏漸改保養不如初矣有一于此皆足以召災未可以爲適然之數而不亦之意也夫　陛下初政所以清明者政出公朝左右不能視也今政不勝如初者政在今有公朝或不知也政不可一日不年制廷柄不可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馭臣下惟操此術不然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移而聽受有不察名爲總攬權實下移矣章下禮部汪俊深以爲然。

進封張鶴齡爲昌國公。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太和伯。

吏部尚書喬宇等言累朝　皇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今以父之贈而封子非制也乃若萬言之封伯比亦已大驟矣而子授尚寶又必諸子所無者乞勅成命不報

禁勳戚及閹宦家婚姻

初正德時太監李宣提督京儲嘉靖初革之宣令其弟姪與戚畹連婚夤夜中占復以旨提督京儲給事中孟奇上言宣在先朝出入尚琫門下遣往江西勘事得賂巨萬還饋送瑾珠寶八斗駭人心目宣府馬氏女得幸先朝宣戳存第數區謀督京儲　陛下即位幸太黜之人心大悅而乃諂賂戚畹要結婚姻夤緣左右復有提督之命上累新政罪不容誅矣然其所爲並無傚尤蓋　先朝奸黨有魏彬者其弟英生三女一婚江彬之子二配長寧裴城三作張鏡者其況張明一女以適豐潤伯之子子杖錢寧之女配王駙馬之孫男房聯之弟以太宦伯爲子皆彼數大家者或其先連搆　帝室或其先銘勳太常乃納采于荒庫之人同允于契臺之泉附利足求曾無親窮殷先學親子是臣　陛下中興以來除舊布新而奸黨弟姪厥養納潛居都城布列第宅親龍窺伺無所不至若謀遂成爲禍不細乞將李宣取還閒住一切奸黨厥食盡行驅逐其勳戚之家敢有仍故違婚者劾係姻黨許臺諫官糾察緝捕廠使已汚之族知所愧懼而方備之黨革心于將來矣　上帝曰李宣姑用督儲其奸黨弟姪斷養先年蠹惑亂政未正厥辜其家老發南京監局供役弟姪斷養勿得擅入禁中其勳戚之家勿得則判與諸黨連婚違者重罪不貸

附錄

南京工部侍郎吳廷舉上言先年罪人以金贖刑贓工部以備修營弘治末南京戶部奏改納米補各官卒祿及囹圄囚食今覈戶部錢穀宜售賑從之。

大學士致仕劉忠卒。

忠陳留人性俊行方寡合一介不苟時逆瑾忌其子講筵指斥近倖乃改南曹久之及瑾誅始召入內閣復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至是卒贈太保諡文肅

光祿少卿華湘署欽天監事。

言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

先天曆之來由黃帝訖秦末番凡六改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晉末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訖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一區之毀茧毋無集衆見思無遺智法興遺蒸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于曆者不數識而輒若相而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乖歐陽修曰爭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屬可以若者而閏天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焉堯時冬至而昏疏中日在虛七哀令冬至更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許未四千氣已去五十度自至正辛巳改曆每歲差一分五十抄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抄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　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違天度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衡史朱節謬膺臣知曆擇改官于茲乞勅禮部延訪知曆理如楊雄善立差法如邵雍一流諳智巧如許衡郭守敬者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謗制不報支大綸曰授時曆法雖起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地二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人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歲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太乙甲子為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曆家以世遠難竟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歲差之法起于子半盈六度約下十六年而退一度自堯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至日躔箕　度九十六分弘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十四分故冬至日躔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十三度七分故冬至日躔箕五三十分以後每度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至今　上壬午六十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講者日輪大月魄小故自下望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晦則南北地勢然也

十月。劉最編成。

最等繫獄已久所司以爰書上請　帝降旨曰最編成頗如擬削籍王國用謫遠方雜職給事中劉濟上言罪至編成為民謫降遠方亦大失使其情律不相應所失固不為小若與律合何不付法司明白擬議昭示天下而乃為此曖昧不明之舉孰傳示天下必謂最等罪不至　陛下特為偏曲耳不然向緝執于羅織之門綴錄于武夫之手裁決于內降之旨孰乞將最等付法司擬以應坐罪罰不報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大禮。

先是湖廣都御史席書草疏言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為是璁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為非昔堯以天下傳于舜舜繼堯統未聞不以瞽瞍為父舜以天下傳于禹禹繼舜統未聞不以伯鯀為父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　孝宗不能私議者比之宋濮議　英宗入嗣在衮衣臨御之日　皇上入繼當宮車宴駕之後此而同之似或未安故　皇上嗣續大業非繼　孝宗之統繼　武宗之統也非繼　武宗之統繼　祖宗之統也以　皇上承繼　武宗仍為　興獻王子則立廟祀璁韜之議未為過也然舜禹雖父其父未嘗尊其父以帝稱則禮臣執奏亦未為失但稽本人情　皇上尊為天子而父毋無尊稱于禰祖已故追所生曰　帝后遜于武王之追王纘續承之緒未符而追尊之心未遠今雖定號　皇考興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

正而昭穆不紊。至愛篤而本支不淪。尊尊親親遍行不悖矣。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亦草疏言。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群廟，在稱帝而不稱宗。繼統者天下之公，三王之道也。繼嗣者一人之私，後世之事也。興獻之得稱帝者，以　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請宣賜朝臣改議，布告天下，昭　孝宗曰皇伯，稱　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廟配之，則合人情，當名實矣。二疏皆具草未上。至是謗與二議合，乃言令禮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而強附末世故事，滅　武宗之統，奪　興獻帝之宗。議者莫不曰　孝宗有　武宗爲子，焉可復爲立後乎。　武宗先神器授　皇上矣，可不繼其統乎。今舉朝之臣，求蹈宥所親納者盡曰鄧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故違禮者不敢遜。論共誤，遂因循至今。臣願　陛下速降明詔，循名考實，稱　孝宗曰皇伯考，　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於大內。興國太后曰聖母。武宗[illegible]皇兄，則天下之爲[illegible]君臣者定。至于朝議之謬，有不況辨者。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具疏，乞令未奉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耶。抑二臣未果上耶。諳共錄二臣之疏以聞。疏奏，　上云此關係天理綱常，便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議稱尊，合行典禮以聞。吏部尚書喬宇等上奏言。古今未有無父之廟，然必以　孝宗爲考，而後　憲祖之于太宗爲不絕。律。凡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服。宜以聖祖律文爲法。不聽。

十二月。兵部尚書彭澤致仕。以金獻民爲尚書。

甲申嘉靖三年。正月。丙寅朔。

禮部尚書汪俊等上大禮議。詔參衆論。先是廷和罷，俊藺請之。廷和曰，我去矣。俊曰，公去，誰與主者。爲主集俟廷訓勅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議，

遍示群臣。俊得之喜，輒據宗法論大子禮，曰致遠議者斬。因會文武卿寺等官上言。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　皇上爲親弟，　武宗爲親兄，自宜考　孝宗，母　昭聖。嗣後準奏，惟張璁、霍韜、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夫推尊之非，莫詳于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宋程頤之議。而桂萼之亦肆言無忌，請罷。可惡疏入。上云還集衆論再議。初武定侯郭勛之與是議也，謂俊曰，此關係重大，宜折中，不可偏。孰復與力辨，遂至大詰。給事中張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疏如部議。　上責其朋言亂政。修撰唐皐奏言。陛下當考所後，以別正統。當隆所生，以尊尊。　上責其阿意。已說俱奪俸。于是俊等更議于　興獻帝后上各加一字，以全尊大。不報。

郊不宴。初制郊祀畢宴諸大臣，名曰慶成。至是帝以疾輟，故不舉。修撰唐皐上言[illegible]之禮莫重于郊，凡君臣之情，必通于宴享。帝王所以報本始而篤慈惠者，于是乎在。誠禮之不可廢者。況郊則尊祖以配天，孝之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illegible]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祖宗之所詳定，而聖世守也。豈可偶因水罕例以他宴廢而不舉。執　武宗末年，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近觀也。　皇上升潛，百慶惟新，而臨御三年，佑臣未同一日之歡，非缺典與。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典，光昭咸備之儀，則神人咸悅，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不報。

五星聚營室

御史鄭繼曾下詔獄。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內閣擬議而行。頃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群小竊權布羅，以至于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上怒，下詔獄論之。時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

得爭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楚代二府上言大禮 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頤上奏曰今之大臣欺不欲皇上取法唐虞而其末舉堯舜之事以復皇上者按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以瞽瞍為父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享于郊者以為父也以是知聖賢之用心矣夫子焉而不父其父不可以訓宜聖心不安于此也今當考興獻帝別廟祀之代府長史李錫復奏曰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應至深遠由孝宗以及興獻帝然後及陛下則聖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上言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擅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illegible]之恩父子君臣若失其道不幾[illegible]言之無[illegible]者必及弟[illegible]未有不封其[illegible]所生父母而兄陛下天下大君乎疏入上益心動遂有召桂萼等之意矣

附錄 王邦奇者京中之無籍子也初夤緣劉瑾張銳錢寧等署為錦衣旗校假以緝刺奸宄推剝齊民無算閭巷苦之嘉靖初奉詔汰職邦奇屢奏刺奸有功不宜同眾罷斥乞恩復職章下兵部看詳給事中許復禮安磐等交章言其不可不報給事中章僑復上疏力爭之亦不報已而兵部尚書彭澤覆奏當復職從之仍以邦奇為錦衣衛百戶矣

詔增應天府廩膳生員二十名 從御史陳伯諒之請也

南京大饑人相食 巡按淮揚御史朱衣言民饑殘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多相殘賊婺源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姚臣王堂以[illegible]餘曹淇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illegible]

[illegible]復大[illegible]千里上命戶部侍郎[illegible]書[illegible]截漕粟賑[illegible]之仍發帑金十五萬兩分賑淮鳳

詔逮御史朱淛馬明衡陳逅季本員外郎林維聰於獄 時昭皇太后聖旦先期傳旨免命婦朝賀翰林修撰舒芬言昭聖皇太后聖誕之日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別又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親者也遂傳允賀恐疑人心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上以芬出位妄言奪俸御史朱淛馬明衡亦以為言制言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興獻太后聖誕既已朝賀昭聖誕聞報罷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昭聖手携神器親授陛下母子之恩天日昭鑒今日之禮母后雖固辭皇上尤宜敦請以[illegible]衛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今[illegible]昔係發之感若出自聖意則母子至情有隆無[illegible]已可以聖母嘉節輟重禮執上怒曰命婦免朝來奉皇太后懿旨朕孝奉兩宮安有間越豈得妄言各逮訊侍郎何孟春疏救不報御史陳逅季本員外林維聰言陛下以言闕之故罪及言官本生正統之義又不能無軒輊忠臣義士將杜口結舌不敢復議天下事上怒其煩瀆亦逮訊大理卿鄭岳申救不報

都察院吳廷舉上言大禮 言席書等被召必不肯變初說以紀閒上之誅願特勅諸王府及兩京大臣各陳所見而家居若大學士謝遷楊一清尚書韓文邵寶王守仁都御史李成勛皆累朝舊臣熟于典禮勅令開陳擇其合于禮者斷而行之以正前代之謬則大孝成乎人無異議璁萼乃復上疏申明統嗣之辨且曰今宜加稱不在皇不皇實在考

不孝攝單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萬世[illegible]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而塞今日之議 皇上亦姑以是而滿今日之心臣謂百皇帝之稱終不足當父子之名百執事之口終不能泯 皇上之心也乞明詔中外稱 孝宗皇伯考 興獻帝爲皇考 武宗爲皇兄則父子伯姪兄弟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 上以此言有關典禮俱命會議定日 上御平臺召蔣冕毛紀費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等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而已矣冕等俱不能復翌日命內閣草詔加上稱號給事中張翀御史朱寔昌等奏言伏見召桂萼等來京人心既以驚疑頃又聞命將冕等草詔萬一 聖心爲邪說所惑如天下後世公論何。 上俱切責之。

[illegible]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illegible]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illegible]而[illegible]後言[illegible]皇[illegible]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爲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所無請即安陸廟增飾爲 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

陛下歲時遣官祭祀亦足以伸至情。 上曰朕祇奉宗祀不敢違禮卿等還協公議于是尚書喬宇給事中張翀御史任洛等各疏奏不聽後因求罷去。 上切責之曰爾職司邪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遂罷之。

復召張璁桂萼詣京以席書爲禮部尚書。

時萼璁已趨命發南京附朝議者並懷疑忌。黃綰黃宗明送之曰人心大異乎行頃之無負吾君也戶部侍郎胡瓚等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幷止璁等璁已至鳳陽讀勅諭乃語萼曰爲禮如此吾輩不能無罪復同上道[illegible]論[illegible]考之非且云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illegible]

實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豈能遂忘其數乎若不亟去本生二字則雖有 皇考 獻皇帝之稱天下後世終以 皇上爲 孝宗之[illegible]爲人後之主實墮禮官欺蔽中矣乃復召萼璁以書爲尚書將冕在上前言二人來必被撲殺 上復遣人追之冕遂乞休。 上曰朕方倚任卿共爲治理匡室禮儀朕自裁定。

山西御史盧煥以災變陳言

煥言腹心深憂者四根本深憂者三咽喉深憂者二大勢深憂者一君身不修言路不通命討不當財用不支四者心腹之憂也京庫虛匱輸衛貧耗太倉儲乏三者根本之憂也宣大洮岷虜患並起此咽喉之憂也內地民窮起而爲盜邊軍素輕內地恐生他變此大勢之憂也疏下所司以知之。

逮下編修鄒守益於詔獄

守益疏言 皇上欲隆本生之恩[illegible]群臣據禮上言致蒙 天語誥責由是人懷畏懼不敢復言昔曾元以父寢疾憚于易簀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愛以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 陛下勿以姑息事 獻帝而使後世有其哀之嘆且群臣之議謂當存始封之號避 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氏代祭皇嗣既煩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爲 陛下忠謀也今不察而督過之謂忤且讓喜怒好惡不無少矣臣歷觀前史冷褒毀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爲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爲正宜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伏望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過察群臣之忠信而用之斥絕奸人無使動搖國是竊弄威福[illegible]聖心一定國論自明而大孝光于四方矣昔先[illegible]也群臣交諫沮之。先帝赫然震況豈不以[illegible]可罪哉然 上在潘邸聞[illegible]

以是敎臣者[illegible]忠乎 先帝德念日入[illegible]
天統獨不能容臣之盡忠乎 陛下乎瓢入[illegible]
上怒以爲出位責爰詔錦
衣衛逮下鎮撫司拷訊。

四月命脩奉先殿西室。 禮部侍郎吳一鵬議建
室大內事于正統不敢
興從請罷其議仍祀安陸 上曰朕承天命祇
奉宗廟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但本生 聖母
躬親奉侍而本生 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
卿等安乎命下再四扶同執奏致父子之情傷
君臣之義欺朕沖歲甚失綱常其奉先殿西室
所司宜亟修葺以盡朕時追切之情修撰呂
柟言臣嘗論奏建室未蒙即從臣不能如張純
之動主 獻皇帝封與國乃忍沒其邪名且有
二統之嫌臣亦嘗請行宗法反不如今褒段猶
華之維行錄修如鄒守益亦言曾元不忍牧衣
[illegible]疾[illegible]于易簀蓋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君
[illegible]以姑息今[illegible]
[illegible]

爲姑息之愛乎。魯公受天子之禮祀周公蓋尊
之至也孔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
矣今以非禮祀 獻皇帝 陛下其安之乎。
上大怒逮繫柟
錦衣獄訊之。

魯迷王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阿骨刺貢馬駝
珊瑚珠玉。 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以聞給事
中鄭一鵬言西旅貢獒召公作戒越
裳獻雉周公致辭下逮漢唐有却千里馬如文
帝不受林邑珠如太宗今魯迷所貢雖可愛之
以累聖德乎洪武中內臣奏增虎肉 太祖云
養虎何爲而內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而縱之
食今乾明門諸所禽獸尚多仰給大官日費豆
秫而魯迷所獻皆非土性受之奚益乞卻彼
遣以光 聖德
上覽同不聽。

五月聽晃致仕。 先晃上言兄嗣 先帝者未
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
弟之於兄何異子之于父故春秋臣子一例
以居子與臣之節也汪俊乞休遂允其去尊
有言遂詔其來是日天氣陡變陰曀風霾特異
乞賜深省忤旨至是復乞休。 上責晃內閣重
臣多事之際正宜竭忠輔佐乃因引疾求退又
奉大禮災異爲由咎歸于上故言辭之有負重
托非大臣事君之義茲允所請馳驛還鄉仍給
懷夫既而科道李學曾等並言晃 先朝舊臣
不宜以一議而不合
遂聽其去疏下所司。

脩撰呂柟以脩省自劾不職十三事。 內以學少怠 聖
聖孝未廣大禮未正謫祀日崇忠諫受禍元惡
失刑貴倖濫澤以及軍民利病數事皆由灾變
所致而引以爲己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illegible]

[illegible]部尚書喬宇等[illegible]以災變請
憂形詞色諸凡宴樂俱已停罷又論中外同加
修省恪供厥職此帝王遇灾而懼之盛心也但
適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
心皇皇以言爲諱臣等竊觀 祖宗以來翰林
官員日侍禁直待以優禮今當修省之際而二
臣相繼下獄恐刑罰不中無以感格 天心況
茲天氣炎熱法司罪人俱蒙釋放若此文學侍
從之臣仰知 聖慈必在矜憫伏惟特賜寬宥
或准令致仕則于 聖德修省之實非小補疏
入報聞已而科道官交章論救俱下所司知之
尋有旨降守益廣德判官柟山西解州判官

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 鏊蘇州吳縣人
鄉會試皆第一人
廷試第三侍 孝廟講讀陞詹事虜入寇條上
籌邊八事竟未用正德元年召內閣尚書翰
文華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有旨令諸臣詣
左順門中官傳上意詰問衆相顧莫敢于先發

[illegible]書[illegible]不可不[illegible]深理以是[illegible]
遂力求去。嘉靖初，時遣使存問。鏊謝，因陳講學
親政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鏊幼
穎悟不群，學問贍博，爲文奇容爾雅，當時式之。
其立朝大節卓然，士
大夫惜其用未究云。

丁丑，遣官之安陸改題獻皇帝主，迎如京師。

遣司禮太監賴義、侯崔元、侍郎吳一鵬之安陸
改題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
獻皇帝，迎如京師。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代無
自寢園迎入大內者，況安陸乃啓封之地，
獻皇帝神主不宜輕動，惟永祀安陸，
則本生之情盡而正統之義得。不報。
附錄巡按四川御史范永鑾上言：劉淮當逆瑾
竊柄，首倡邪議，言獨創功後日之禍，乘忠如
其言，當時被杵幾死，瑾復擬郎中，貢殺三百石
[illegible]

[illegible]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罪宜加擬以厲
遺忠。帝從之。爲
賜祭葬，復其家。

張璁、桂萼至京師，上疏條七事。

一辨兄終弟及之訓，二辨
英宗受 仁宗命而爲子，三辨 皇伯考之稱，
四論本生父母，五言無兩考之禮，六言冊子之
稱，七言立廟之說。謂禮臣始之以不學無術，終
之以相助居非，不亦異乎？頃奏留中，鴻臚寺少
卿胡侍復言：祖訓謂兄終弟及者，蓋以嚴嫡庶，
防覬[illegible]覦，是故降父冊與師丹以爲重正統，入
纘大宗，號明以爲纂正統，是統嗣一也。曾嬰孝
未嘗受命歸父，漢病已未嘗受命，昭帝何以受
命爲孰？唐肅宗不當兄中宗，宋太宗不當兄藝
祖，以其爲君也。不當稱兄，則不當稱伯，明矣。[illegible]
入。上[illegible]其任率，出位，斥爲滁州判官。給事中
[illegible]時堅執邪說，上會兵助般撤行遞

[illegible]翔道路，至京數日始朝，或稱疾不出，何[illegible]
之甚也。御史鄭本公等言：璁、萼特行取來京，[illegible]
張[illegible]黃宗明攘臂橫行，方獻夫居中內而
席書陰爲鬪諜，皆由此也。朝臣復各論劾[illegible]
數奏，省
不聽。

六月，以石珤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初，蔣冕罷，進毛紀、費宏並爲吏部尚書兼殿[illegible]
如故，至是入閣。嚴誠關說，不妄交與，以宋[illegible]
致政歸，行李
不滿一輿。

御史王洋等上言時政。

洋言：近者雷電失期[illegible]
暘愆候，伊洛秦楚同日
地震，江淮曹宋之間，人有相食者，此其變不虛
行，而 皇上欲圖治以弭之，惟在任賢納諫而
已。大臣去位如蔣冕、[illegible]、汪俊，則宜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昭聖援立之恩，截定大禮，當斥嬖人，起合之[illegible]
羅織造之官，停土木之役，謹名器，杜請託，與貪
殘，汰存冗，藏閣之富，廣邊儲之蓄，日御講筵，
以論道經邦，時召臣僚以訪求正理，則聖德
日新。聖業日廣，而天變不足弭矣。已而給事
中張翀等三十餘人連章言：皇上命服桂萼、
張璁入京，二臣賦性奸邪，立心憸惡，變亂宗[illegible]
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擬其見不止[illegible]
吟寢假衛，指其寬貸，存于章揑，察卞望，亟屬之
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御史鄭本公等四十四人
連章，言萼首倡亂階，[illegible]肆欺罔，黃綰如[illegible]太
張承而旁嗾，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illegible]
夫居中內應，以成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閒說以
伺渙人之巧，宰之尚書之命出中而下，行取[illegible]
言已罷，弄頻大臣，因此而遂，言官因此而[illegible]
罪，雖[illegible]時理寧之妊，其流禍亦不至此，御史[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等既被召命，而從容道路，今詔已布[illegible]

辟爲奏擾御史張袞言官等時以修詔爲誤詔而鉏
言敢誕以定禮爲非禮而妄意更張御史張日韜
言席書等乘機獻諛陽騰議禮之文陰懷干進之
路給事中謝蕡御史郭希愈沈教孫相等章累上
皆下所司
以知之。

以張璁桂蕚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讀學士

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修王思皆不敢
與蕚等同列各疏乞歸 上皆不允 群臣欲
依馬順故事伺璁蕚入衆擊殺之 日跌廷
武定侯郭勛所避免郭素翰札說上事聞
上夜召見璁曰禍福與卿共之今衆洶洶當奈
何 璁曰今衆所爲洶洶者獨恃衆爲勢耳誠以
勢論天子至尊無上明並日月威如雷霆夫
誰敢敵我需錦衣衛數力士足矣 上頷之

逮繫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於詔獄

[illegible]諫議大禮[illegible]
幷劾璁蕚故也。

張璁桂蕚疏奏議禮者之欺妄條十三事以上

一言三代前無立後之禮 二言祖訓不言立後
三言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者 四言遺詔不
言繼嗣 五言禮輕本生父母 六言祖訓稱天子
爲伯叔父 七言漢宣光武俱立皇考廟 八言朱
熹嘗謂定陶事爲壞禮 九言古者遷國載主
言 祖訓皇后治內不與外事不宜假 昭聖
懿旨 十一言 皇上于 壽安皇太后不得三
天下三年喪 十二言新頒詔令失宜重改 十三
言諸司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疏奏留中何孟春
復條爲之辨 上責其妄意奏擾變亂是非
伏罪而負外辟 蕙上爲人後解二篇
而爲人後辨一篇 命下之獄尋釋之。

上諭獻皇帝冊文去本生二字改稱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爲聖母。

大學士毛紀費宏石珤
本生二字上干宗廟內
官闕事體重大慎無輕改。上乃御平臺召紀
宏珤切責之曰此禮當速致爾輩不能以忠事
君如何以禮待爾又曰爾輩爲無君之臣如何
使朕爲無父之子。紀等惶悚而出。上召多官
至左順門諭更定 聖母尊號爲聖母章聖
皇太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草疏達旦語
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爲更定乃爾吾且
不避禮官尤當力爭之。希周乃守郎中余才言
考孝宗。伊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諭怨銜
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于天下後世祭
告煩瀆不能感于天地宗社況本生二字初冊
敢詞令若去之則與 昭聖無別孟春因與九
卿學士臺諫各疏爭本生二
字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

七月。群臣伏哭左順門。逮繫豐熙馬理百有四十二人於詔獄。

時上[illegible]朝[illegible]居文華殿[illegible]金獻民徐
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
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
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
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
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
遂遮留群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
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孟春獻民文華秦金
趙鑑趙璜俞琳朱希周賈詠豐熙張璧舒芬楊
維聰姚淶王思毛玉曹懷鄭一鵬馬理究以平
余才丁汝夔李春芳鄭曉王國光毋德純等二
百二十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
帝者。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
不去朱希周復詣內閣要毛紀費宏石珤同進
左順門上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生二字
爲哭。陛下承天命臨九有所恃者人心耳若
不從之何以爲治。上復遣司禮官諭曰。
獻皇帝神主將至冊文祝文俱撰定矣爾輩[illegible]

起辯民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于是收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下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群臣皆哭聲震大內上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向孟春金獻民等八十六人姑令待罪。

己卯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

降南京大僕寺少卿夏良勝三級調外任。先陳洸奏使回籍居三年始復命在道已聞陞湖廣僉事備以稽晣上題言璁等宅言論禮宮干天理人心之正而　常道者目爲逢君曲辟排阻且群結朋黨必欲　陛下以爲人後歸父子之恩又疑壽安皇太后之喪使　陛下不得伸承重之義又言內閣銓衡所係至重宜擇人居之令尚書喬宇郎中夏良勝用舍任意諸排豪傑京部剛奇干己外補則推寺人科道宿寺桂[illegible]閣出等蕩蔡潘剛直或陞[illegible]任或稽遠方　陛王取氏廉書洩交章擁沮以爲不由吏部會推專禮可否乞削去宇良勝官職召還桂萼以作敢言之氣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洸已外補猶謂舊宦假以建言紊亂國典宜行究問以絕他說上不從時命桂萼復職而出良勝爲茶陵知州其後陽寺辭下吏部覈議仍以于桂爲知府史道謫爲僉事曹嘉復職

八月南京國子監祭酒崔銑以災異自陳勅令致任。銑言近日主事張璁等以獻議超遷大學士蓉晃尚書汪俊以執議見忤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段續陳相吏部員外薛蕙俱以議禮或從擯斥或下詔獄矣　皇上求繼禮于本生至孝也然當稽詳禮意大順人情獨任以情亦曷有極夫人之迪有子孫者氣相衛爲而弗與形相斬故絕世者人之大窮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故取同宗者爲之後若夫帝統必以長一統序也　聖孝繼統必以弟所出也　陛下爲弟而長正當繼祖而考孝宗是故必　降于所生所謂之後若與所後等猶後也望　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群情無恃威同非無謂已可縱審此四者蔑干　聖孝無爵實異可稱。上覽不悅令銑致仕

九月。改稱　孝宗敬皇帝爲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爲皇伯母。初集議時汪偉鄭岳徐文華等循璁等力辨可否武定侯郭勛遂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于是書奏璁及獻夫曾公鶴齡侯勛侁鸞等六十有四上言三代之法父歿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　武宗爲嗣未嘗更立皇上古天子無大宗小宗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爲人後之說乃大夫士之禮也夫人無二本孝宗伯也宜稱曰皇伯考。　昭聖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illegible]人理之正[illegible]即人心之安[illegible]天倫兩合歸美　獻帝主別立禰室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議上從之乃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　昭聖爲皇伯母祭告天地宗廟布詔天下曰人君爲治必本于孝道聖人論政必先于正名孝在篤于親而名貴循其實朕本　憲宗純皇帝之孫　孝宗敬皇帝之姪恭穆獻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賓之日仰遵　祖訓遺詔命朕嗣皇帝位受天明命于茲三年矣尊稱大禮屢群臣集議輒引漢定陶王宋濮王爲據至再至三其論未定朕心舉寡蓋漢宋二帝嘗爲立子朕則人奉　宗祧與爲人後者不同是豈徒禮官之失亦朕中年未能決擇之咎朕祇承九廟尊養二宮正統大義未嘗有間難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勞之恩昊天罔極雖位號已隆而名稱未正因心之孝毋用歎然今告于天地宗廟社稷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

皇太后曰聖母各正殿名殿之倫序況揚振昔
禮遍天下臣民夫能知悉特茲詔諭仍申敬孝
拳孝養之誠乃諭
臣宏等所草也。
謹按史臣曰此爲三詔更定而禮正矣詔雖內
閣所草上實裁定曰尼豈肯貽官之失而亦
朕沖年末就決擇之當此固成湯無以萬方罪
在朕躬之心也。當此之時爲內閣禮官者或去
或不去固宜自謀所措科究則凡
小大臣工未有不大悔悟者也。

學士張璁桂萼方獻夫上疏乞休。 言前臣敢抗一時朝議儀
舉萬古綱常大禮既成分當求退。上慰留
之曰爾輩等才猷過人忠誠愛國不允所辭。

冬十月議遷顯陵。 初上名安陸松林山爲顯陵及大禮既定百戶隨
全等奏請改遷顯陵下所司議工部尚書趙璜
等言顯陵爲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
[illegible]
所發不可輕泄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
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願以爲法。
上猶命禮部會多官議之。席書等上言祖宗
陵寢未嘗遷動百六十年來皇圖鞏固帝德重
光伏聞顯陵勢如伏鳳氣結蟠龍此實山川之
形勝帝王之幽宅也。隨全妄奏乞治其罪流
再上乃命罷議于是定顯
陵祭如七陵儀遣省臣行禮。
謹按史臣曰周文武成康穆幽六陵則卜于雍
而昭桓靈景威烈五陵則卜于洛。漢高惠文景
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陵則卜于雍。而光武明
章和安順沖質桓靈十一陵則卜于洛大地追尚
靜神道尚因故。我太祖宗男于武前鳳陽之
陵猶故。太宗遷都于北而鍾山之陵猶故劉
令顯陵之在安陸仙潭龍崇可其北漢江襟帶
于其南神龜蜿蜒于北東木馬崿峙于其匹盧
乾坤構奇寶彰儲祥固無慮于改遷
者聖心獨斷特命罷議真有見矣。

召起致仕兵部尚書廖紀爲吏部尚書。

逮繫浙江布政使馬卿及杭州府知府查仲道等詣京考訊。 初太監吳勳少監王士聰以敕命
監織杭州怙寵驕悍縱其舍中光斷
費詭後推剝工匠恫喝郡縣無所顧忌布政使
馬卿憤懣稍給東之不能制而綠綠工匠忿伉
州府帑金給之官所閣發其舍中光厰養輒索
矣金什之二三知府查仲道輒自御有所禁沮
勳滋不悅又以往復儀節日與卿相持卿不
爲遜勳遂奏卿等違抗明旨稽誤工作帝
大怒命逮繫卿
等詣京考訊。

逮繫御史任洛易州兵備副使任忠下詔獄。 洛爲京民陳彥華所訐忠呈自洛克罪人俱逮
繫詔獄時又有光祿卿樊護單淮者爲屬官馬
[illegible]
職所訐亦送法司鞫理。
竟降中旨奪級外補之。

十二月。謫評事韋商臣外補。 商臣上言臣自今
七月授官以來見
以大禮伏闕觸犯聖怒大臣改任者何孟春
一人編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史杖死者編修
王思等十有七人以許使宸濠而逮繫者副使劉
秉鑑知府羅玉等若而人以織造抗使逮繫者
布政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若而人以京堂議下
獄者御史葉亢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堂官爲
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等二人
此皆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心所繫甚
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以爲伏納諸臣征直之
罪過有之矣然而當宥者今二以迎遠織遠繫
諸臣疎顯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有四夫
儀者非敬之不全乃其致之過甚所致是過也
非欺也宥過者無大小嚴訐者不足惜所措者
朝廷之大禮廉遠地則堂高臣闕之道路凡此

皆非　陛下之本意。或有左右扎[illegible]伏望
陛下大奮明斷，將諸臣盡復其官，及其子孫[illegible]
不失欽恤之意爾。
上怒，謫外補之。

詔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時上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議才優望重者往。于是推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上命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給事中鄭自壁請販金獻氏還京，以一清代之。一清驟至陝西，道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年九十有三，辭以疾不見。既而拔幘短褐出曰：薦章昔而入相矣，今將出乎？一清曰：偶承之爾。因命孫輩飲以醼，若他無一語。

侍讀學士方獻夫請輯大禮議，允之。

胡瓚、魯綱自陽和堡班師。

初巡撫宣府都御史張縉、參謀郎中趙錦各將報桂勇捻斬首惡十餘人，兵備以請。上日須擒勦盡絕。提督官奏報裁處，及天祐疏至，上從之，乃命瓚等班師。瓚上言：叛賊就擒，人心安定，宜加恩大臣。羣諫諸臣以旌勞勦。御史滿一中、給事中鄭一鵬各上言：大同構亂，勦堂之上，一等莫畫，大臣羣諫向功可錄。且宣府巡撫張縉、巡按王官、山西巡撫劉縣與夫有聲該之劾，何可加恩？而瓚討叛無功，逆黨未嵩，了師不追城而歸，欲冒功賞，甚美。乞治璜罪，明器[illegible]督兵進討。不報，仍敕天祐再檢餘黨，功撊隊[illegible]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二

乙酉嘉靖四年春正月庚申朔

詔贈兵部主事王冕光祿少卿初冕以匡雄之難其母先爲賊所傷冕挺身救之已而賊殺冕冕罵賊以死爲狀其事請卹之。上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總督漕運胡錠疏陳六事其一言江北地利不盡宜隨地高下開濬修築救民播種二言白馬邵伯諸湖衝決爲害宜乘時堅築運堤建立平水石閘以爲疏洩之計三言夫廠應付困疲特甚宜于兩淮巡鹽掣驗所每引量徵備賑銀一分以濟夫廠之用四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努糧不輸遺累里甲宜令清理令供賦役加民五言鳳陽先年欽賜會昌侯地荒棄者多爲盜淵藪宜給民佃種收其子粒轉發會昌侯家六言山陽鹽城二縣相去三百餘里中有太湖之險賊多藏匿宜增設縣治或照沿海守禦事體築立墩堡量撥戍守部議允行之。

戶部尚書秦金論救侍郎席書都御史胡錠。時書錠奉命賑濟言官論奏其罪金言淮陽饑饉　陛下軫念元元遣官分賑至發帑金截漕米益以撫價恩至渥也而書錠所委非人侵牟冒濫言官論列似有可信但救荒本無奇策知人自古爲難宜録其勤勞矜其過誤從之。

詔改胡世寧南京吏部侍郎。先是召世寧爲吏部侍郎未上外艱去服闋乞休時大禮議未決江淮饑人相食疏乞早定大禮赦群臣小過簡賢尺治疏成不果上及群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群臣心欲效忠諫乃過激乞曠然開釋圖回治安召起爲兵部侍郎御史曾弘劾世寧奸詐導說大點罪乞賜罷斥不聽世寧上京奏陳爲二十五事又以大學惟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易大傳不出戶庭君不密則失臣請意三章並上疏中給事中余經言世寧欲起告密之風世寧言乞下臣章宣示因引罪求去不允又上知人官人二十事言者益惡之章至數十上乃改南京吏部侍郎

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請寬貸言禮諸罪之臣。言人子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頃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而揆之于禮亦有所本況何孟春豐熙操履醇固宜置左右以資啓沃呂柟楊慎論思有體宜出禁闥以責後效張原毛玉必無以斂妻孥流落惟　皇上曲賜優寬使遷責者得以自效物故者可以自安通萬國之歡心致天人之和助宜無出此不報。

二月提督軍務侍郎胡瓚還自大同列上功狀。兵部議瓚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率且叙功求賞尤非臣子所宜罪在不赦上詰責瓚而賜桂勇銀三十兩以旌其功。

論曰鄭端簡有言當是時給事中夏言上言倭寇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魯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故祖訓雖絕日本而市舶司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商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也市舶罷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嘵嘵斯言不爲無見猶非窮本之論也蓋奸商貴官家負貸欠舶金因爲厲階然使番舶不至罪奸商貴官家又何從誆取其貨負欠其金以肆厲耶故靖海之道唯絕番舶嚴海禁而已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也絕之則內外偶

而相攜之樂無由生矣與謂欲寵向我也何可得耶然朱統嚴其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于鬼狀也統去禁弛不旋踵而躁瀾之禍半天下。市舶內臣所爲乎。經國者可深長思矣。

三月。命脩　恭穆獻皇帝實錄。 勅云。皇考嘉言善行可以大書。特書者不止一端。宜有紀述以昭萬世。仍以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爲總裁官。侍郎溫仁和侍講學士董玘副之。其領其事遣寺丞周璧往安陸采輯遺事。

仁壽宮災。諭令群臣同加脩省。 給事中楊言上言變不虛感召有自仁壽宮災責自諫官不許陛下新延設六科以舉正欵失而今皆失職天變失得不至吏科失職致　陛下賢否混進退剴置林俊蔣冕豐熙等見幾引去抗諫論死而張璁桂萼始撓經以僨清秩終怙勢以誣重臣戶科失職致　陛下險佞不聞而張倫索賜和之往田崔和詭鹽商之引目禮科失職致　陛下享祀未孚而廟祀精靈無所依之疵兵科失職致陛下荆山海之抽工絲錦衣之濫匠後增收而奉帶陞賞日冗刑科失職致元惡之監葦等脫籍沒之法諱臣如郭楠等施枉械而刑工科失職致工作不當而局官陸全等希昌傳薪內監陳琳等請擅木楠此臣等之不職所以辨天理逆人心而傷和氣者也乞賜罷斥以謝天譴御史余敬亦上疏自陳。俱報聞。

夏四月。議立太廟世室。 先是光祿署丞何淵奏言孝莫大于享親禮莫大于宗廟　獻皇帝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于太廟內立世室以爲禰廟宗祀獻皇帝與祖宗同享太廟禰廟所宗光誕獻下部議禮部尚書席書等上議言淵請立世室竊謂非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周以文武有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廟

許百世不遷。我　太祖始建四廟。德祖居正懿熙仁三祖各以昭穆爲序。後改同堂異室。議祧。以　太祖擬文世室　太宗除引宣室令獻皇帝以藩王追稱帝號。何淵乃欲比之太祖　太宗立世室祀于太廟下知向說也吉王者立始祖之廟文推始祖所自出之當我朝惟止　德祖。何淵乃以　獻皇帝焉所自出之帝不知何說也衍議以　考宗爲禰令祀　緊皇帝于觀德駁郎寫禰廟何淵乃曰爾廟淳所而後正統有光文不知何說也張璁言臣與足臣杭論之祢郎日當別爲立廟奈沉文臣別立議廟不于至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遠也桂萼言孝子不順倚以危親忠臣不兆好以陋君祢何淵之說誠所謂陪君者可循精而信之黍昭穆之身亂統紀之岸乎禧臣等復憂議上不之詩日朕恭膺天命人繼大統奉天法昭當敢有于太廟惟我　皇考擁訓朕躬昭極之親豈可急恐觀德駁孝祀尚花大仍於常不浮行禮匪合儀制所議及之違禮前經宜將夏尚周典禮溥考會議因議宮于傳減之中皇就之內擇抑以立禰廟所別者出入不與太廟同門位處不與太廟並列分用次日使敬心不分于所尊廟欲稍遠使樂暨不間于列祖尊尊親親典可御全至于親畫之期所與孝廟一同上復宜問廟書號盡當祇之說因言　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以後子孫世世獻享不遷以仲朕孝思之情。

論曰 劬永嘉等議正考名衆咸以逢君斥之故其說久而後定雖示嘉等亦終爲議亡朕自解所可自信及特以獻衆口者亦惟以自考其考亡于太統耳豈知淵等闕何遂欲以此爲巷遇計耶然淵言之帝心即動亦永嘉等有以先之耳曩議大禮璁曰三代世及無爲人後者爲人後漢魏以來事也而淵輒謂　獻皇帝爲　皇所自出之帝欲比周之文武世室祀

之。帝亦命禮官博求三代既禮以聞遂皆後也爲不足法而求之上古矣然三代而上黃未有爲人後而爲天子者黃帝二子長玄囂次昌意黃帝沒而昌意之子顓頊實承帝位顓頊沒而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帝嚳繼立是爲顓頊之再從子而昌意之從孫當時固不以子顓頊亦不聞追帝其父昭又何聞尊奉蟜極之主于黃帝之廟乎舜祖顓頊而宗堯禹祖顓頊而宗舜是瞽瞍不得爲宗也不得爲宗猶與堯舜而禋享乎永嘉等有見于是故始而力求爲後之說繼而堅阻入廟之議中正之與復于乳照弼一人于三代之隆亦云遠矣借其立廟之議得之弗確始于大內中于廟旁終爲世廟遷就而不恤致使帝心靡一因人更易卒納分宜之誑而宗祀于太廟永嘉不得辭其責矣

兵部執奏李全等不當令復職疏上既言令出雖行都難改任

蔡私人以官者在先朝權奸用事官職冒濫至不可言　皇上統首詔裁革仕路一清天下稱快今乃以李全王邦奇等奏辯紛紜一日之間而復冗官九十餘人以左右一二人之私情壞　祖宗百餘年之法度凡在有位孰不爲陛下惜我雖奉旨不許負緣營事而奔競者以爲成風不許比例陳乞而奉援者已踵至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之謂矣望洞察弊源仍將全等罷革以息人言以消天變會兵科給事中鄭自璧監察御史任洛等亦以爲言俱報有旨

提督巡江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伍文定屢疏引疾乞休許之

五月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陳十漸曰紀綱頹言官府異休陟罰未公而政多苟簡之弊二曰風俗漸壞言名檢日薄廉日消而士多詭隨之習曰國勢漸輕言拔卒殺撫臣妖胡戕主事而虜胥害縣官曰夷狄漸強言車胡竊據于遼東韃靼蹂躪于沙漠而土番驅逐小王志吞洮河曰邦本漸搖言冗食積征織造需索而江淮困于水旱兗豫困于剿掠曰人才漸凋言呂柟鄒守益去而館閣空汪俊顧清去而部堂空張原胡瑗死而臺諫空曰言路漸塞言朝奏一封而暮投千里三木囊頭而九泉銜恨曰邪正漸淆言飾六藝以文奸言假周官而奪漢法王莽匿情于下士之日安石垢面于入相之初即有周孔誰其辨之曰君臣漸睽言大禮議起載鬼張狐邪佞相續巧讒其中大臣顧望小臣畏懼曰災異漸臻言東南洪大城西北赤地千里遼陽軍婦生子兩頭無極赤風晝晦如夜以陛下上聖之資乘中興之運宜與堯舜比隆而乃有此十失豈相臣奸佞伴食以致之乎願去此臣更求應變機神如楊一清木彊厚重如石珤者置諸左右庶幾弊政可除太平可望疏報聞

六月　武宗毅皇帝實錄成

詔作世廟先是命禮部會官詣大廟左右相地營立　獻皇帝廟尚書席書等相度廟址言太廟右地勢狹隘惟太廟左環璟殿旁寬敞宜立廟其制前殿後寢一如太廟廟路由闕左門出入　上曰朕制與太廟同而高廣微殺務極嚴整俾　朕永奉之情乃命太監郭神崔文李鏜惠安伯張偉工部侍郎童端程工給事中衛道御史葉忠蓋視仍定廟名曰世廟

以災異命輔臣撰言令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神于政事加意于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科徵工役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爲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辦運領管之官無所

捴槪大倉無三年之積而冗食者叔充不已經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冗忠直之臣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望誅之宮以取言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懷經將錄而不加處決無寬可辨者或以憂旨而仍□□許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臣深憂恐慮而不能已于言者次詳考學上憫念民艱敕督僚于仁壽工役臣等自愧懇昧不能將德□聖意今若因災修省暫且停止未爲不可也□□上日覽卿等奏具見忠誠比轉尊至意所乞□□後來造者暫止見造者亟完各局匠人苛比係僞額澤奉旨外毋得煩擾京營之軍乃備警振武之重事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審慎□經率之叢亦宜治被刑因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看詳以聞他有利弊宜興芇者卿等一一陳之朕當斟酌施行

詔加魏國公徐鵬舉太子太保。鵬舉既守備南京，[illegible]掌中軍都督府事，又以祖姑仁孝太后，親兼命奉祀孝陵。

疏言戎事不能兼舉，請辭免奉祀。詔加鵬舉太子太保，不允所辭。

秋七月，詔司設監、兵仗局各但收入匠五百名。

兵部尚書李鉞言：儲粮與國脈相爲流通，軍匠與根儲互爲損益。織染局見在軍後二千一百有餘，內官七千八百有餘，併合新收一千五百有餘，以歲計之，該支粮一十五萬二百餘石。其他監局食糧人役，難以數計。若將端復開，則京通二倉豈可待哉？寧不寒心。不報。

詔許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瑒治事。故事，蔭叙軍職止於食祿。

上念先臣孫燧、許逵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

召起原任兵科給事中史道爲潁州兵備僉事。

八月，大學士梁儲卒，謚文康，贈太師。

拯支大綸曰：梁公居內閣餘十載，家無貲郭之厓。宸濠役藉，擧朝惟公無忝，逸而務自韜晦，不伐其功。科官田賦入門人也，至云從公之貞可嘅。天下租稅之半，御史李夢誅公才力卓大理丞缺，叙宜歸註司，以詔公大韓之公命擢之，曰舉不避僞，是何足校。而咸武大將軍勅收不且革秦藩請地，片言尼之，尤非人所及。

詔建處士吳與弼祠於鄉。

總督江西都御史陳洪謨、巡按御史秦鉞言：撫州崇仁縣處士吳與弼，嘗先朝徵聘，授春坊諭德，不受，歸老于家，砥礪名節，有裨風化。乞特建祠賜額，令有司致祭。從之。

論曰：與弼爲溥之子，粗衣敝履，擧動效古，見明道見獵有喜心，益知聖學爲必可學。[illegible]俾高尚其事者[illegible]儒議其規卿相之位，有傲世之心，抑何好議甚。短哉！稽之我明亞百餘年，如與弼者蓋不數數得也。所謂鄉賢之最者，吾誰與歸。

九月，刑部尚書致仕林俊卒。

年七十有六，病[illegible]疏言身後乞兒[illegible]垄以安存殁給錄議禮諸臣以慰憫訓文言[illegible]者提人于朝與衆棄之非欲鬭孤臂而攻之[illegible]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未年諫止南巡遂有茲杖下者成弘間詔獄□汝□妖言重加考訊其餘常犯送鎮撫問決司擬罪今一槩訊尚無復低昂非祖宗仁厚之意乃溢下所司復尋亲後甫田人立朝正以不妄詐隱稚志林鼇一介家荀服卯素若塞卜尨好引㧞後[illegible]雅服之

[illegible]頁命議世[illegible]路禮部初議世廟出入[illegible]與太廟同門宜出闕左門入別開神路倘淵嗇從闕左門入則經太廟[illegible]後折北而南復折而東乃達于世廟神道迂[illegible]近宜與廟街同門國制左祖右社語社則稷在其中語祖則禰在其中社稷異神尚得合祭同[illegible]問。 獻皇帝與祖宗本同一氣乃不得同門耶禮部尚書席書等議言 獻皇廟議已定不許大廟而君臣父命嚴綱尊禰廟而父子之恩爲神路少妨不[illegible]體逆逾耳何[illegible]言雖[illegible]而末禮[illegible]爲有害千事未爲不可臣等亦不永司執與[illegible]通比街須毀墻伐木折神宮[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太廟[illegible]太廟[illegible]于美崇大統也義也[illegible]觀德殿奉祀尚在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是見世廟不得不作矣篤尊親也仁也至作廟曰制度與太廟同而尚廣徵殺自義宰祀而有所制也議廟路曰往奉世廟還由廟街門自仁率親而有而統也制禮作樂非聖人者其孰能然之扰

十一月。召提督陝西軍務兵部尚書楊一清爲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勑御史吉棠等奏召一清以[illegible]已彭澤代一清總制華下吏部大學士費宏奏召謝遷席書上言一清宜復內閣而宏[illegible]謝遷所以沮一清耳吏部外牽于臺諫內媢平宏惟斷自聖心可也上從之故有是召。

十二月。席書上大禮集議。帝命館閣[illegible]府及[illegible]外群臣等仍令名省刊布以傳

進席書太子太保。以張璁桂萼爲詹事府詹事方獻夫霍韜爲少詹事。以大禮成也璁萼仍兼學士獻夫韜仍兼侍讀學士[illegible]議諸臣加恩有差于[illegible]少師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illegible]石珤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閏十二月。南京御史司馬泰等奏詔陳言以消大變禆聖政疏陳敦聖學攬政權遠小人勵百官録忠臣蘇民困振武備七事。上納之。

[illegible]

嘉靖五年。春正月甲申朔。

張璁桂萼疏請寬釋議禮得罪諸臣。言近者議禮諸臣急卒定論不暇考禮聚訟四年更詔三遍此誠出于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諸臣一時愚昧誤犯聖明由蒙矜宥今向有充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者爲民如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降調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illegible]明衡季本陳相段續[illegible]訓評事常[illegible]臣等者伏罪省愆已踰三載況今 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世廟已[illegible] 皇上大孝之心光于天下後世矣乞將言禮被斥諸臣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諒其心而復其官御史張家亦上言乞宥伏闕諸臣章下吏部議上後報罷給事中尹于光言聖人喜怒如天道伏闕 臣怒而罪之比秋氣肅殺物之摧殘勑下議且將賜還此天道[illegible]物之仁[illegible]而報罷豈欲其砥

礪之久然後用而全之乎今廢謫已兩閱歲三且如劉安世猶志以歿完節鄒浩播州不返陛下必有後世之悔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即起諸臣必將感恩思奮以圖報稱不報

南京御史趙得祐論劾禮部尚書席書。言書因排大學士費宏遂謂臺諫媚宏是倡黨說惑聖聰也且書救一陳洸而洸輕之明一郭洛而洛劾之書亦有覘面目矣與紀欲辭吏部議書而書肆為桑撫部覆之語以瀆聖聽是果忠于朝廷耶上怒奪得祐俸

禮科給事中林士元論劾桂萼。言萼與刑部尚書趙鑑論給事中陳洸罪犯至擬辟相加輕蔑禮法莫此為甚夫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今洸負不赦之罪萼乃欲撓法以違君念矣補千胸臆攻激加浮詞儕殊失大臣之體章下所司

三月以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為真人。賜銀印。吳尚禮為在至靈宮供事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賈詠。詹事董玘為考試官。取中趙時春等三百有一人。

御史簡霄疏陳三事。一言武弁不習軍旅襲替之初先宜行巡按考較一言問刑條列有官軍對敵損傷被擄數十人以上者先依守備不設律過遠充軍益以補伍之未備而凡有殺擄即繩以是法故將官不務防捕坐惧軍事宜申明律例除守備不設正律外其能身先士卒殺敵致勝者即有傷擄皆全錄其功勝負相半者賞其功畧其罪畏懦不前驅平民以塞責者乃重罪之則法令嚴明人樂戰鬪一言沿海諸衛軍伍虛耗山海寇發卒臨時募兵造船動失機宜設法清補修補戰船兵部覆議以為武職襲替先令巡按考較非舊法守備殺擄律例正德中已經分別其議宜申明遵守惟沿海軍士及戰船宜補練修造如法從之

大學士楊一清三上疏引疾乞休。上優詔慰留。趣令赴召。

畿內饑。巡按順天御史張珩言畿內凶荒乞賑下戶部覆議從之命郡縣倉發悉數給散不足則與用大倉錢穀補助之是時災異眾多禮部類聞帝將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憂懼此非下民之辜皆朕之失云南京御史仲選上言陛下此諭禹湯罪己之言周宣憂懼之心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之災異或者聖學之未敦權政之下移小人之未遠忠直之未登百官之未肅民生之日蹙武備之寖弛與有一于此皆干天和陛下用一人而制行材器未必盡知議一事而始終利害未必盡知是亦聖學之未敦也以奸黨而復其官或以巨惡而宥其罪或奏逮職官或陳乞勅諭無不立遂人言嘖嘖皆謂陛下左右乘其責怒陰為之地是亦政權之下移也崔文以邪術而侍左右璁萼以諫夫而預經筵劉榮以白衣而廁錦閣蔡京蔡銘吳大由以匪人而居華職是小人之未遠也或覆庇匪人或玩愒公事或私通關節公納賄賂文雖罷而大節有衛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是臣職之未勵也諫臣如豐熙等擯斥如馬明衡等遠遷如馬嚮陳逅等外謫如己損其不幸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皆抑斂而不得其志是忠直之未錄也水旱瀕疫民疵日甚加之權奸婦毒黯吏肆威十室九空而征徭日增催科日煩是民困之未蘇也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不識戰陳士卒皆市人莫補什五精壯者私役于守備府營之家輪備上直操備者

木乃忱冤全無犀利是武備之不振也臣有罪言官不能隨事納忠致有災異皆臣等不職之所召萬一讜言可采必賜施行仍將臣罷黜以應天變。報聞。

韓文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謚忠定。時年八十有六矣。所著有質菴奏議、歸田錄。

附錄 御馬監太監張忠爲營造宮殿官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戶乞錦衣千戶者二旗辛乞百戶者二冠帶人匠乞錦衣鎮撫者四十有四書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者十有四計六十有八人從之給事中鄭一鵬上言力諫乞收成命不報

詔准復原任南昌知府鄭𤩽舊秩，不必再勘。𤩽言宸濠謀逆臣首發其奸者向順之奸次擒其黨與陵遂進保之屬濠恨臣遂中臣以危法誣衷乘風煽嫌成獄身幽囹圄及濠舉兵命因臣別用臣聲言用臣爲辛臣以微言風感守者得脫戎發先斬其七人戎歸詣都御史王守仁具陳賊中虛實守仁以爲忠相與央策攻入南昌因委臣圍守仁宮頗效勞績而御史楊林乃誣臣接到于賊亡之後心跡未明死有餘恨吏部以聞。上曰抗逆罵禍不陷非義又頗有斬獲之功准復舊秩不必再勘

三月，廷試，賜龔用卿、楊維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席書上言臨軒策士延攬英賢朝廷第一大舉向讀卷者以官之崇卑爲甲乙入每閱卷二十而受卷糊名諸官不得與因紙每以故識當路子弟所對策畫付元臣擬取上甲次及九卿翰苑所讀雖有材雋擯而不揚乞敕御史有風裁者監收試卷嚴督糊名勿過關節維述各部諸臣從公裁取如臨前輸指名彈劾上然之適凡考選褒等二十八人爲庶吉士

附錄 時陳洸事敗明削籍爲民崔文亦黜退循閒居里第南京御史王錄上言惡而陳洸宜置重典而洸脫死爲民奸邪崔文宜投遠裔循未按去乞編洸于滇南發文于孝陵以防後患杜復進可也至于謫官如劉天民諸降如呂柟鄒守益莘商臣陳逅季本夏良勝鄭繼魯陳相段續侯廷訓黃國用馬[illegible]士[illegible]查中道削籍如安磐張漢卿王時柯馬明衡[illegible]郭[illegible]禎方啟頗戍邊如豐熙張翀余翱[illegible]寺題閣慈相世芳母德純王元正楊慎[illegible]劉最[illegible]妖如王思王相裴紹宗余寬張原[illegible]張[illegible]臣[illegible]胡瓊殷承敘等宜原心釋罪錄[illegible]人心和孫天意得美疏入不報先是御史[illegible]給事中衛道俱以言事忤旨謫補外尋復京官而故太監王堂等黃錦左右起爲天壽山守備御史謝汝等[illegible]論不報亡何擢堂守備南京而孝陵司香故太監谷大用屢以司香康陵爲請上從之御史喬禎疏諫不報謝汝儀復爲上言人君之德莫大于明斷。陛下復衛道任養浩官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至明罷黜崔文天下翕然稱陛下之英斷然而御史張袞請錄用豐熙等陛下始然而終止豈聖心不無芥蒂于中耶臣以爲陛下之仁諸臣悉當沐其休光但恐讒譖卒徒之中依依下寬編與之內歲損月失陛下雖欲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張袞之言當急從也御史喬禎論谷大用不當臣昂。陛下報聞豈聖心不無眷戀于中邪臣以爲陛下之聖好惡固有所憚而不敢爲然王堂守備南京矣亡何復有大用之命[illegible]近秘邪置愈巧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illegible]其術行據將日深他日即毅然去之不已晚乎此喬禎之言當亟行也亦不報

大學士費宏疏辨璁萼誣奏。上溫旨慰之。時璁萼連章劾奏宏謂實受陳九川所遺玉帶受布政使彭夔饋金旨留用宏上疏自理

言懲尋欲浮毅勝吉士臣等請以温仁和董理焉之弗二人意尋又自言曰者設彼命當與卿人並相諷臣推較而臣亦未及奏許記以皇考實録書成不忍遂去故敢辨析明臣之愚上温旨答之御史鄭洛書上言璁尋言宏受王納所先宏爲貪夫不可以司政本矣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汚之量尚可以斂璁尋之横議也據尋之言人無予之者忍其睥睨代宏將遂流播于天下矣乞示宏以止定之義戒璁尋强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良以副任使留中不報。

五月刑部尚書趙鑑致仕。鑑以疾乞休，優詔許之。特賜馳驛，仍令有司給以月米及歲夫六名。陛辭，上特製詩一章，書于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舉朝以爲異數。

庚道南進洪範職 上覽之命顧問臣

附録

講洪範席書上言國朝大學士故事凡加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傳必加太子太傳俱謹身殿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加少師仍兼太子太傳武英殿非制矣乞賜改正以存舊典一清亦上言見書此誥知其典章未明發言之太易也 太宗時初置閣臣以學士爲之餘皆講讀撰修官而黄淮以中令翰馬自二楊始進三孤而士奇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傳工部謹身殿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始兼青宮保傳之官也其兼青宮官自景泰始英殿委任李賢正以吏部兼學翰而已最後仍加太子少保 憲朝初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太師兼太子太師等任者所謂典章果何據耶凡書謂宏掖臣于後故爲此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初召入繼使官秩盡同亦當出其下者雖爲臣實不知臣矣。報聞。

六月。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宏珤詠先入。上諭之曰卿等昨和朕詩朕亦爲卿等作一詩相勗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暫遇殊有勞勛茲特召還輔理朕爲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謹披吳瑞登日 太祖御黄閣爲宋濂賦醉學士之致 宣宗御文華爲楊士奇賦樂有嘉魚之句于足詠和蓋真明良喜之氣象矣我世宗平臺四詩遠追先志下勵臣工于宏則以沃心輔德期之于一清則以政本皇綱賴之于疇則曰化成在人文于詠則曰治理須于平謚皆因人警戒所以弼嘉靖務治宜其有光祖宗矣

恭穆獻皇帝實録成。凡五十卷，寶訓十卷。以録成，進費宏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進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石珤、賈詠各少保。

大學士楊一清復疏乞休并陳五事。其一曰聖學。聖臨御首開講筵學匪不勤矣但勢分尊而居不得自盡或隨時作輟不免一暴十寒而中有諱忌不敢進講即陪文訓詁恐亦無當放聖心惟日臨便殿時暨召問和頗色以愛之而其所講經史召曉大義援古證令諸可爲法可爲戒者必求體認而行爲其二曰聖政令天下政治領于六卿而內閣重臣則與 陛下奈預容勿發見曰臣清閑弗及則壅開之患易生先朝事可鑒也臣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而部院建明臺諫論列亦毋次宜見親加稽閑聽其蓋言其三曰聽言諸進諫之臣少觸 聖怒 陛下明詰責之或下詔獄或械繫來京非所以明從諫弗咈之義即御史侯秩以論臣蒙 臣之旨非誠如秩言乞召秩遷而驟委有言並或未中均賜優容以作其敢言之氣其四曰宵過屬者議禮諸臣若豊罷等各例乙見挾持初說乃學衆

寺伏闕。陛下怒而寬之罪宄也其倡犯已久
勅悟已深有罪而譴責之已而後復次之且上
天生殺相濟之德也奉勅部臣恤其論戍者令
其生還落職者以次敍用而允于萬楚者亦爲
優恤其家其五曰和衷陛下召還舊臣崇獎
臺諫中外忻忻謂和衷之治再見今日自大禮
議興而小大臣工各挾私見求勝自是忠厚之道微
凌犯之風起務矯抗以言攻訐情僞百出積諍讒煩
生殊非太平有道之象願陛下霈寬聽納絕
壅閉之萌而因諭在位以恭遜弭飭毋啟叔季
猜忌之習疏入上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俱
見之施行卿宜盡心宣朕不逮已一清赴召至
跪辭少師新命
上優詔褒答不允。

致仕太常寺少卿潘府卒。 府浙江上虞人以進
士仕至提學副使乞
終養後以薦陞太常寺少卿性至孝嘗疏請三
年之喪[illegible]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illegible]
篤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潘倣爲請祭葬禮
部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 上以府孝行可
嘉特令有司
量與營葬。

七月廣東道御史李僴以 世廟成上言二事。
一曰一心以廣聖度請[illegible]用議禮獲罪諸臣二曰果
斷以銷朋黨謂邇來群臣動引議禮或濟排善
類或以翻異成獄或以變亂朝章乞察忠邪之
實破背公之私使黨與潛消將塞有爭是宗社
之福也章
下所司。

八月改建觀德殿。 上諭閣臣曰世廟告成朕心
始慨但觀德殿在奉慈殿後
地勢迫窄甚非所宜欲改建于奉天殿東費宏
等言奉慈在西恐 獻皇神明未安上曰還
觀德殿與奉慈無干勿多言謂前日大禮之誤
宏等不敢復爭乞勅禮工二部計日營度禮部

尚書席書等議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災異
非常大工不可屢興上曰民力當節但觀德
殿改遷舊宇所費不多宜令改作以慰朕心給
事中張嵩御史郭希愈等言古之聖君清廟示
肅茅屋示儉況今府庫未充征稅逋
乏之事惟求中貫惟仍舊可也不聽

論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世廟所以不
可不建也然觀德殿存內實擬奉先殿
此 皇上所以欲改作也然只以遷舊宇
而所費不多親親仁民之意已藹然矣

上更撰世廟樂章。 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獻曰
清和之曲亞獻曰康和之曲
終獻曰沖和之曲徹饌曰太和之曲送神曰寧
和之曲宏等議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 上從
之已而太常寺
請添用武舞。

附錄 上命禮部會張璁議乃上疏曰樂舞以
[illegible]致爲降殺未聞以文武爲偏全若以
以武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則爲以揖讓得天
下者而大禹謨曰舞干羽于兩階此可見古之
天子皆兼用矣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記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者舞之總名可見
諸侯皆兼用矣議者謬引漢景之語爲證夫既
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固未嘗無武舞又
不知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嘗去武舞使
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而兩階之容有其
左而闕其右是 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
之矣天子反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
方垂萬世哉
入從璁議

上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 且諭及 皇考昔年聖訓之功今日
勉學之勤費宏一清賈詠皆疏謝

九月。上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 初 上覽
部所上世

獻奉安神主儀注追官宣璁萼至左順門幷諭
皇太后欲謁見世廟其考求興禮以聞璁等具
列文獻通考所載唐開元禮及會典所載
高皇帝始定 皇后廟見禮皆備內外命婦陪
祀之儀此我 太祖稽古定制也後因大內復
建奉先殿是以續定冊後謁廟儀止于奉先殿謁
告而內外命婦陪祀之儀俱廢此則因循簡便
異于初制矣臣等竊謂禮以義起今 皇太后
與 皇后謁見世廟一則妻從夫之義一則婦
見舅之禮宜命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爲令 禮
劉龍等覆議謂 太祖準古者婦有廟見之禮侍
爲大婚冊后制耳今日世廟新成奉安神主是
大祭之禮事本不倫例難引用璁萼復疏言周
禮大宗廟之祭王冕服立于東序后副褘立于西
序九獻之禮王后迭舉 皇上追復古禮向爲
不可因自具禮儀以上 詔下禮部幷議時席上以
目疾在告乃自爲疏言二臣所引考據已明第
母后謁廟事出創見議禮者實無所據推
皇上隨宜裁定可否至于百官慶賀誠禮不容
已伏乞 皇上免從部請幷行天下諸王府集
香表賀仍效宋如祀賜赦之典將先日議禮諸
罪諸臣次第寬宥所請渙萬國之歡心以祀先
王此天子之大孝也 上嘉書忠誠命禮部幷
議以聞于是禮部續具歸一儀注上請 上奏
聖母謁世廟不用陪謁女官命婦止用內執
事幷內司贊女官大學士石珤上疏極言除
位不可
上不聽

定世廟祭日

初禮部議祭世廟用太廟次日太常寺謂時享太廟及親饗先三
日齊戒先一日視牲今祭用次日則齊戒視牲
日各不同且歲暮之祭難以次日舉行禮部復
請歲暮權與太廟同日 上
日皆用同日依次第舉行

冬十月頒 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于群臣

恩紀詩紀在藩錫予之恩凡七卷含春堂詩示
之國府大內所作也百有三十餘首 帝親爲
序頒賜
群臣

附錄

御史張琉任養浩各上言定國公先祚
冒請土田侵奪民產章下戶部尚書秦
金覆請 按覈 上
命勿嚴悉以歸民

戶部尚書致仕蔣昇卒

昇全州人由知縣歷今
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
始終一致與弟大學士冕友愛怡然家庭肅然
臨終戒子勿求恩澤 上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

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
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請
勅工部于翰林院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勅禮
部通行兩京國學并摹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
士人服膺 聖謨有所
興起 上諭如議行

詔賜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許進諡襄毅

禮部類奏災異

禮部言今歲四方災異臣考史
籍未有如今日者冰雹害稼犬頭
如雞卵如杯碟者古則有之其大如碗似人
古未有也其捲擊廟宗及民舍口百數十家了
無踪跡又再三見于一鎮古未有也婦人怪胎
生子三月或四月及一形體不全者古則有之至
六日而有角手足各一節獨骨鬼聲古未有也
牛犢之產一身二首者古則有之其一身二首
腹內心肺與咽各二其二三月間兩者並見古
未有也虎入城市入人家猛惡噬人者古則有
之其見人足手出沒倏忽不可方制古未有
也雞生二雛三足者古則有之其前後四足古
未有也其餘山崩水張烈火迅雷淫雨亢陽傷
人害物其禍尤慘災不妄興必有所召臣等查

得徃年過灾異不過齋戒祭告甚損服色而原天意所以示儆豈徒欲責敢文且爲弘臣願上下恊和痛加修省期于舍舊圖新盡人事以回天意除齋戒祭告外大小臣工見凡係利害興革蠲宜逐一議擬奏請而　皇上虛心聽納即賜施行如救災拯溺汲汲不暇使官守言責各盡其職胥承昱下于民一洗因循玩愒之習上曰灾變非常朕心驚惕諸司宜以實應加修省毋事虛文其利弊興革事宜會官議以聞于是大學士楊一清上言臣覈禮部所奏今年灾異亦遼東山陜浙江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水雹灾傷禾稼及南北直隷江浙諸處亢虐旱宻山東豐淮洪水泛濫瀦東有害雨之褒貴州有山崩之驚至于江南之人病江西之虎怪鮐陽之牛禍層見疊出尤爲奇異豈惟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考其証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宜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稱而小人在外與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攻際號而內治不修夷狄侵凌而外攘無方豈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思峯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倖門而人無懲戒與臣伏覩　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墾藏有成湯之身皆而用舍不莊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有如傷心而未渝洽九卿之執奏多閩報罷基諫之進言或遺遣斥竊恐日積月紊家蔽漸深陰疑水堅憂不可長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攬乾綱以防敬弊之奸延接大臣以貧轄導之益覽諸司之奉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爲所惑及戒餙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兀朝廷政事之鈌失當汲汲修立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所當救援者幾事至于讀賢之未甦嫼恐有之未收録諺懸之未珍除闍濟之求昭雪明白開陳悉心贓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　陛下聽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儆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邦民困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灾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習書之言感恩圖報之隱惆也第輔導之官論導爲職公孤之任弘化所靜古之人君多因灾免公卿令任廷大臣無亦臣不職者遇灾策免實其宜伏望　皇上賜臣罷斥以徹虜官。上嘉納之。

十一月兵部尚書李鉞卒。鉞祥符人長于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覆虜衆五萬時稱奇捷至是而以引疾乞休從之未行卒于京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以王時忠爲兵部尚書張璁爲兵部右侍郎

營仁壽宮。給事中張嵩上言民困財詘宜先營仁壽宮以慰昭聖之心其玉德安喜景福等殿暫寮停止俟民力少紓余議閂建上命次第充材營之

附錄

給事中管律上言我太祖革樞密院置五軍府置都督同僉諸官總領衛所分掌京軍歷代兵制莫見于此其公侯伯止令隷轄帶祿不預府事有事則召總兵官佩大將軍印師師狂計旋師別卑身歸第官卒各歸其所文禁官卒勿安公侯餘遣及排征討不得擺侍公侯之門。聖提洋洋俱在典策存平既久事漸乘張縮印僉書俱屬侯伯生營坐司亦皆其人以國家綱領之地擁豢養驕佚之徒但時侵漁以圖溫飽聽人指顧周識一丁役以宗異禦侮之兵爲彼漚前擁後之具恐排社稷繫五之亂勳戚帶隸之福也乞勅兵部會執政大臣蚤爵計處區別材堅以爲去酉別選部指傳有材勇謀畧者量與罷職以備綏急之所下兵部覆議從之

大學士致仕劉健卒贈太師謚文靖。健久佐敬皇帝及晩受顧命抗言致主完名全節以歸優游林壑者二十餘年朝野想望其風采云爾。

福建道御史朱豹上言十事。一擇大臣二求直言三公賞罰四崇節儉請停不急之用五嚴禁右請斷獻賞持要之家毋奪人田土六端民牧請久任守令嚴加考覈七足兵食請復宣大邊士卒八責撫按請戒撫按舉劾徇私九刑守巡請令出巡十慎刑獄請敕理官率明律例必求平允之實。詔如議行。

大學士費宏兩疏乞休俱不允。

以夏言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左都御史時源條陳邊務三事。一言實邊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部議。上從之。

議濬河。禮部尚書呉一鵬言清河以北兗州以南水勢漲溢田廬淹沒請倣求渦河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寺河以分其勢大學士費宏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東分為三支或由潁亳泗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濠達至泗州出淮河其勢安分故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渦河已就淺淤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洩乃奔赴徐悉入運河自徐至青河一望皆水耕稼失業近來沙縣至沛浮沙壅塞官民船隻往來逐販道昭陽湖而湖水六多運道必阻此可憂之甚及今必須渦河復舊漏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免為魚之患而巡按御史張相戴金劉濮亦以上言部議言直塞支河口相黃河水勢洞昔屬河地勢高下

講求疏濬之法。

鄭自璧乞治太監閻洪罪不報。洪矯旨選官。

丁亥嘉靖六年春正月己卯朔。

大學士楊一清上所擬元宵詩。時　上政暇喜為詩文一清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清似鏡之句上以為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為曲盡情景不問可知其為元宵作美聖資超悟殆非臣下所能及也。

兵部侍郎張璁上大禮要略。初　上御禮部曰獻　皇帝尊號已定世廟已成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時命儒臣編纂以成一代之典昭君臣之分璁遂自纂要略二卷以進因上言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抗　皇上之改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爭爭漢宋諸臣也是宜　皇上欲為全書所一代君臣之行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曾如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乎臣之輯為要略誠非得已。上命付史館纂述。

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初西室之修未有殿名。上命內閣擬名毛紀費宏石珤擬上三名曰崇本曰崇恩曰衍慶。上親定為觀德殿取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之義也。

石珤致仕以席書為武英殿大學士卒于京謚文襄。時書為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以疾告乞歸。上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至是書受命卒贈太傅。

以羅欽順為禮部尚書不至。初欽順為南京吏部尚書召為禮部

未至。以憂去。至是服闋，仍召起，家代靡書，欽順力辭不就。

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無錫人，質性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獎誘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造。所著有學史、簡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

逮繫都給事中楊言于詔獄。初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以汰去，求復不得，怨大學士費宏，故誣奏宏諸陰私事。時上亦厭宏，勅付外廷集多官會訊所訐語。已而勘出邦奇言誣，群臣揑惑，莫敢有爲宏白者。都給事中楊言亦同會訊，因上言如邦奇。上怒，謂爲大臣遊說，即朝逮繫言，下鎮撫司拷掠備至。物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何，陛大呼曰：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群臣咸駭愕，引避去。帝自鞫察，察不爲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赴言：無論邦奇言非是，即大臣不自飭，抒文罔無以消敵人心。陛下亦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則謫補外。御史程啓充等復上言：楊言冒昧陳奏，不知忌避，然其心欲因事效忠耳。願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備嘗五毒，復斥之外補。如此，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乞宥其狂，暫復還原官，庶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爲皆得矣。報聞。

虜寇宣府

三月，南京吏部尚書朱希周罷。是時希周主大計京官事竣，有言希周主計不黜一言官者。上命再舉考察。希周懼，上疏自劾乞罷。上從之。再考察之命尋亦中止。

夏四月，大學士費宏致仕。宏爲璁等所排，累言至乃力求罷，歸從之。

以羅欽順爲吏部尚書，復不至。

以禮部侍郎翟鑾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機務。

議行馬政。兵部言：祖宗制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如有倒失，賠赦不蠲。頃者有司怠玩，漫不檢覈，或詭寄豪右，而養馬累于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科重至于剩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宜令順天府屬驗地，應天府屬驗種，有地亡馬有者，自以其馬責之；但主其種，馬昔有今亡者，俟秋成日以漸買補，則數年之後，馬可蕃息。詔如議行。

丙戌，崇先殿成。上命獻皇帝神位其中。昭聖皇太后行謁殿禮。

刑部主事唐樞削籍。樞上言宜將李福達速正典刑。上怒其狂率，至是削籍爲民。

甲申，京師雨錢。

詔賜南陽漢丞相諸葛亮祠名忠武。

五月，編修廖道南疏陳洪範九事。言一曰五行。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連歲邊郡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願五行以法天運。二曰敬用五事以修君德。三曰農用八政。心政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今水旱頻仍，饑饉相繼，夷狄倡獗于邊門，盜賊充斥于郡縣，是食與師皆可憂也。臣願修八政王道。四曰五紀。夫日爲君象，又衆陽之宗，遜者熒惑畱度，內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

長陽徵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曰建用皇極夫皇極大中至正之道曰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旺庶有背戕之私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乂用三德夫剛柔為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為人君威福之權操不可下移臣不可上替臣願明三德以肅邦紀七曰明用稽疑蓋謀之思祕機隱難測謀之卿士庶人理顯易知是非大同即卜筮不能易臣願決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蓄時與不時係人君之感召通來民說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疊出臣願審庶徵以感休祥九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賞六極者人之所招詩書載殷高宗之壽曰封康厥福曰詩考且寧即福與富壽康寧也要本于攸好德平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不足侔也顧人　上嘉納之時上　上講尚書又留心洪範與講官顧鼎臣內閣楊一清論稽疑卜兆之說故道南備陳之。

命講大學衍義 上製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首示楊一清等和總集成冊名曰勸學詩

詔大臣致仕者。非奉旨不得徑推。 張璁言近者會推吏部尚書科道官欲舉前尚書喬宇楊旦吏部郎推宇。臣謂家宰統僚者也宇與旦皆黨附楊廷和得罪去今輒議起用是大臣用舍不在朝廷而在臣也又推禮部尚書吏部欲舉首劉龍次温仁和而仁和以歷俸年深出爭先後臣謂大宗伯掌禮者也古者大夫讓為卿今廼自為而爭先是大臣會推不由朝廷而由己也伏乞　聖明嚴加整飭。上是其言

以胡世寧為南京工部尚書。

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 盧蘇王受反有自右江來者言岑猛實不死糾安南莫氏人寇陷思恩矣蕭省臣暮齒不保于是靖江諸宗室含皇山術人情惶懼藩臬諸司素銜鎮者又唱言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詐御史石金聞之遂劾鎮懷寬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太怒落鎮職以守仁代之先是鎮上言田州遣黨復拔尋乞集兵勦捕軍門就殺相陛議處上命動支費東訴府諸鄉鎮兩不浮自外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鎮疾代偵知思恩未陽欲徵兵喻蘇等自贖乃儆厲西諸可議爭而銜鎮者給郵吏發檄交說各以檄誤不至級竟不復集兵而去。

京師雨雹

六月。以李承勛為吏部尚書 承勛時為南京刑部尚書召為吏部未至改刑部

丙寅。增世廟武舞。 先是費宏等定議世廟止用文舞隨堂何淵上言世廟樂舞未備下禮部集議侍郎劉龍等議宜仍舊上諭閣臣曰世廟不用武舞所以議　太廟上為欽典則昔試一擬議大學士一清璁鑾因上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不用武功故此則文治昭德世制止用文舞亦此意也不為缺典張璁獨上言王制有曰祭用生者之皇上身為天子尊　獻皇為天子父宜以天子禮樂祀之缺一不可□天子八佾為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為人三十六六國廟太廟文武佾各八佾百有二十八人在國宗廟文武佾各六佾各七十有二人四可獻皇以藩時回用七十有二人今乃六十四方法為以天子父不淨享天子禮樂同以式四可以為也伏桂萼亦上言同禮以同樂千堂舞器祭紋以從為樂之賤益音貴人聲而客貴千感則去武者去所實也而可乎上曰爾考據經指指皆基列不用武舞實還紆典其照數增之

章拯上濬河圖說 河極工督

召起大學士謝遷辭。先是大學士楊一清以費宏既去欲當及之持薦遷以代。上遣行人齎敕召遷詣京辦事遷疏辭上曰任賢求舊推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資耆碩宜勉為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

命更大禮全書名明倫大典。

始命歲貢生授教職三年有成效者得與鄉試每省毋過五人。

七月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方獻夫霍韜俱充經筵日講官講大學衍義。韜自以南人語音多訛辭免日講請撰古今政要及詩書敘畧直講以進。上嘉其忠讜許之命侍經筵如故。

南京兩血

詔復御史儲良材原職。良材以罷考被黜言覺者臣嘗劾都御史胥賢不孝楊廷和曲為掩覆得全後為御史鄭洛書所論賢竟落職及吏部左侍郎孟春右副都御史劉文莊素黨廷和與賢依附以為洛書之奏臣實主之茲假考察之權復同門先生之怨因發春文莊陰罪且言二臣欲嗾言官保留王俊民程啟充托密友余文華等縱橫遊說營復起賢引用廷和盡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 上謂部院不公為人報怨且良材孝行非不諱者安得終身棄之今降謫外任良材復召言家以忠讜為廷和等所嫉經家尚全降補復任恐諸奸餘黨肆害難保乞賜該部侍郎桂萼言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 上從萼言故復之。

令科道互相糾舉考察遺漏者以聞。桂萼上言楊廷和頗樹私黨蒙蔽 陛下者六年幸次第斥逐然遺奸猶在言路舊 憲宗初年嘗詔科道官互拾遺之後互相糾察言路遂清臣請以時舉行如舊例。事下吏部侍郎孟春復言 憲宗初年無此詔旨而萼言在被論之後情涉報復無以厭眾心萼又言 上復命查事例以聞詔勿迴護于是吏部言成化廷臣奉命舉科道超陞巡撫有劾奉所舉不勝任者。 憲宗乃命互相糾劾一時外補者七人非考察拾遺事例科其憲綱所謂內外 風憲官以浮相科舉未及六科與萼所有例不合 上終以萼言為是詔吏部當護故有是命于是部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淺露給事中黎良御史王道曹弘 上曰儲良材閑任裘良晉刑王道曹弘既後貴家居不必與考昔兵科鄭自璧一門三變清議有乖戶科孟奇被劾勘問不自隱發各降二級調外任其餘耳稽與論嚴容以罷部院上考刑科余經雲南道任鉗為浮躁淺露雲南道孫瑞福建道張鵬漢為才力不及清占與謫降級調外任。

虜入寧夏。尚書王憲[illegible]之。

八月賈詠致仕。詠與御史馬錄同河南人錄被逮也詠遺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上詰責詠詠援例乞歸遂致仕。

論曰臨潁初佐吏禮二豐堅附廷議不為回比求仍正論君子也及茂陵[illegible]非上亦德之故新都去而獨用頗除競濟[illegible]非竭然也然總修大典終不能與永嘉比[illegible]不予嗑孤為終張故自題主五字之說進而上遂寢寢厭薄矣終無錄書亦能久安其位孰然則公之不為新都者幸爾惜乎不早拂衣也。

詔謫御史胡松外補周在程啟充疏畱上怒杖之。侍郎桂萼方薦王瓊當復用胡松上疏劾瓊險邪因及萼引用非人 上怒出松為滁州推官王瓊[illegible]周在程啟充各抗疏畱松。上怒杖于闕下。

九月張璁桂萼方獻夫平反因李福達獄釋之論

御史馬錄永戍邊。璁等既攝三法司事遂緣上意復鞫錄等于闕廷榜掠備至錄不勝五毒乃誣服挾私故入人罪璁並以聞遂釋福達。上怒錄欲坐以死璁營辦之得免乃論戍編伍南丹衛子孫世及焉。

謫大理少卿徐文華顧佖戍邊。初頗聞壽芳既逮治備嘗五毒聞者慘之已而皆奪官羅織獨文華必論戍邊二人皆與璁廷爭大禮者江潮李璋李珏章綸馬錄等俱奪官韓良相及其佐證俱論遣璁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諸臣以明顧壽等之歎惘從之。

按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illegible]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仁大禮皆其祖輒世世習白社妖教假稱唐裔當出馭世以煽惑愚民結眾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撫按官論同坐斬奏旨誅之。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播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郭勛世受國恩乃黨逆寇陷播紳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一至于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爲禍可恐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鑒戒馬錄等時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穆廟從之凡當時死事諸戍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

論曰永嘉安仁是舉也果爲平亭寃獄乎哉亦黨武定併讎諫當其議大禮時禮官嘗要勛同疏及永嘉勛後竊語永嘉曰吾嘗謂汪俊此事關係甚大宜折中不可偏執後與吾力辨至大詬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故其語于大獄中且曰勛竟以是猶怒于衆云及後再議考獻皇帝徐文華等與璁力辨勛遂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更何議于是璁等與勛同上議當考獻皇考孝宗而勛益見悅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聰則上亦以勛爲心膂臣矣及福達獄起而臺諫諸臣乃力攻勛必欲置之連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議必翻釋而後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爲福達爲武定耳武定襲俾則諸臣之竄削有弗卹矣甚執永嘉之舉也然則臺諫諸臣豈盡無過乎夫武定之主福達罪固有在而必欲連坐則甚矣當福達叛亂以時武定豈與其謀耶及福達以方術見勛亦以方術遇之耳而豈知前日之爲叛賊也證其事露特不宜與之請囑耳而嫉使陳白則未知其果有與否也故待福達獄定之後治其請囑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連坐執況知情藏匿故縱之律本與勛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繩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誠翻釋之紛紛也況福達[illegible]之獄前巳奏命監決矣使當時諸臣稍存寬緩待福達誅死之後群攻武定則勛亦百口莫解雖欲再鞫福達以自爲地何可得耶惜乎諸臣慮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諸司俱羅其禍也悲扒、

上賜輔臣楊一清張璁等銀圖書疏謝解卑后

附錄

張璁上言每年鄉試簾外官預結生徒密通關節故獲售之士多係權貴故舊子弟不公之弊莫此爲甚兩京主試雖係翰苑而經房乃聘學官學荒識謬不善甄別明滅復當聞試宜各處命官二人主之其兩京經房亦添京職甲科一人庶取舍可公而真才可得下禮部覆議從之。

張璁奏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皇親莊田

以張璁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兼掌都察院事。先是上以璁平反大獄賜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召入閣復賜玉帶

上諭璁曰朕有密議勿令他知與卿所諭者觀
書正恐代言有洩機密亦擬與卿用以密揭以賜
奇故事請給圖書爲密封奏對之用。上乃賜
璁等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繩愆弼違凡所上
密疏可于封上小書字識之令綸忠字押用三
臣以見朕意。一清用持字璁用忠字寫押用東字
參用正字。一清等各上疏爲璁功加復辭言人君
論相爲職守以正君爲功加復得相言而于儀以
藏贊業黎幹省得從官發第舍奉擬陰險納
賄賂延國誅八駿爲相得失明令之內閣聽宰
相職也填來院之諸臣有志者至之內閣聽
令是部院爲內閣之府臣矣今者雖司無志者公
行拓爲常例當不餘協從成政講善監司又官
部院之府庫失無字勞心指爲政諸事上官
率與薦名郡縣又爲監司府庫矣如向民不窮
且盜臣惟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
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秦臣
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爲名科索
[illegible]民怨詈載道宜加禁約。
犯者勿赦。上俱納之。

冬十月命議鹽法錢法。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
邊儲鹽錢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
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爲禁其
議處禁約事宜以聞尚書鄒文盛上言近
規定今日之弊必先申明祖宗之舊制又
廷之上陳奏計之門而無所利絕占高之弊
而議者有所謂然後鹽法不致阻壞至于錢法必
奉行之者不吏奸所物情使市肆無擾宣布條格
偽爲行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路法五
事曰引禁私鹽曰禁古窩曰奏討曰限期曰
禁私鑄曰私錢法三事曰遵錢制曰禁私鑄曰禁私
販之。上從之。

以黃宗明爲大理少卿

復申敕纂修明倫大典。以楊一清謝遷張璁翟
鑾爲總裁官。桂萼方獻

夫副之共領其事仍命一清撰岳懷王墓碑璁
賢撰誌遷撰長寧公主墓碑鑾撰善化長公主
之墓碑
謹按岳懷王乃 恭穆獻皇帝第
一子母今 章聖皇太后也爲 上之兄王生
而月華呈瑞 獻皇帝及 章聖皇太后喜之
不勝越五日大廟賜名 人甚異之而二歲竟夭今
追冊爲岳王諡曰懷夫 上追思同氣至親
雖未及歲深惟父母之哀體 皇上不敢易之
孝向以加諸長寧公主 皇上恭敬悅 皇帝至
之長女今上封章 章聖皇太后也公主生四歲
而薨萬物雖上追遺常寧長公主也 皇帝
覆萬物于乎宜遠不遺況至親公主茲惟 皇
在異鑾其莫而稱皇到 在天之神物以慰
善化長公主 墓碑曰公主 恭穆獻皇帝之
女淑妃王氏所誕降也公主年甫七齡而云
美令錫以嘉名寵之爵邑益立爰
非親立敬推長聖天子之孝也。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
命除授庶吉士陸粲等官。須教養其除遣之入選
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翰林及選
科道等官張璁奏言臣觀此輩必務就向
亂臭固不盡張璁之翰林而一科道言官又豈少
吏事者之所宜居上曰一清循泥事例雖不吏
拒違令已而吏部奏除授給事中王事宜御史
于請若劉朴家林雲同蔡張鰲山魯應彥爰家
趙時春郭秉聰張棐俱主事余棐大理寺
評事季元陽王華張鐸連鄭佩受知縣。

十一月修 顯陵。遣成國公朱麟祭告內官監
太監崔文工部侍郎童瑞督
修之。 後鑑淸薦起太監
張永提督

命大學士楊一淸條陳團營六事

十二月庚申寧夏賀縣黃河清五日。知縣張廷柱
上言是月庚
申黃河清者五日詩稱爲聖孝德史稱中
興賢佐今 聖天子在上登庸賢傑故有是瑞

上遣官祭之。已而御史周相上言請止。上怒，繫相詔獄，奪其官。

以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奪武定侯勛督府團營。楊一清惡勛驕橫，諷御史王堂言之，御史陳察亦以為言。上不得已，奪勛太保兼太子太傅及後軍都督府所提督團營，亦為之罷中勅歸潮。

詹事霍韜上言法祖十二事。一言洪武中勅天下百姓秩系象一言永樂中錦衣衛以給被兵之民一言害瀰行令守令用心勸課一言洪武中造貫生人以分請天下督修水利一言職掌官闕醫溝渠引為破堰一言兵部宜照職掌查數內外軍數一古襲職軍生宜嚴總頭之禁舉北之實一言通年奏捷等項宜照永樂時揀選首功條皆班資一言生員宜照國初制兼讀誥律一言給僧道度防賂亂一言私自剃髮者宜照永樂例發北京種臣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畝六十畝為業以陰我夫為僧道者詔下所司知之吳瑞登曰此疏皆經國實務非書生臆說也北方之民不習農桑撫按之官不勸農功而以聾職而不知錄累亐矢文士以藝相高而不知讀誥律梵宮緇流貧鼓愚俗奸雄藏匿為非皆後世因襲之弊新販祖宗所已試者欲世世行之其謀慮遠矣。

戊子。嘉靖七年春正月甲戌，甘露降長太里縣欽化。

禮科給事中蔡經等請罷遣官校。言國家內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外設撫按按察司等官，皆為辨冤令法者，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鞫，在法三尺。今陛下時差官校逮繫罪人，比諸臣亦不能作威福，騷擾貨賂，恐嚇虎假蛇魋，遇者無不被其害，甚至於地方之擾驛遞之需，未又不可言。乞自今務分遣……部尚書胡世寧請從其議。

上納之。先是，署都察院事吏部侍郎桂萼所奏詰發奸細懲治贓官事宜，謂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須清獄訟也；於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訪計究也。夫職業之廢謂之瞞官，獄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賣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辨明，然有隱情，則法聽廠衛覺察下開凡盜賊奸充，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當開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請廠于事理寺當上深以為然，亦記如議行，時廠衛權歸于法司，設給又若。

起王瓊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初瓊議成榆林，楊廷和主之也。瓊營萼欲倒彭澤以及廷和，予上言咨容不靜，專出彭澤及陳九疇之復起，廷和黨之也。乞急用瓊以寧西鄙。上從之。

二月，勅王守仁兼巡撫兩廣。守仁疏辭。言臣以迂疏多病，綏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已不勝任。令又加以巡撫之責，其何能堪？況兩廣地方為蠻夷雜權之渠究日有攻劫據之任非警報都力幹日甚其民困苦日深巡撫久其任不才可強者重副都御史撫治其宦官而久其職非才力可見致什副都御史任文定賢者累之竊見經方討寧之術臣備知其才自多經略著撫綏之副都御史不負所起奇才素部舊材南領副都御史汪鋐亦能斷任人習在兩廣副都御史正鋐皆堪蘊集兵報遣諸土俗民情者。

三月，仁撫定田州。初，守仁至南寧，下令諸土夷皆集兵數萬人南寧，及撫諭蘇受為招諭使，來南寧兵，自發聽示以禁事。乃可受使者蘇受者，欲其招諭之，不許，乃使人賄知其有守仁遣之。蘇受，盧蘇受，朝發信者。乃始蘇心腹及覆諭之小蘇受其信頭目二人赴官軍見蘇，即日集兵，自守候請降，守仁遣使以文檄諭之，仍給以不死，守仁開誠諭之，遂撫定。

諭蘇等[illegible]受冑機更爲紀曰若欲往見必陳兵衛必左右祗候皆易以田人乃可守仁許之蘇受受乃期日來見盛兵自衛守仁數罪筆之蘇受束甲受筆已而諭歸俟命守仁乃上疏言

皇上惟至孝治天下樹世之仁覆被海宇雖一夫之獄慮有抑枉必親論讞斷況數萬無辜恐使之無類不遺傷天地之和執因歷陳用兵十患撫諭十善乃今日招安之恐聞之于朝

高岱論曰岑猛專橫則有之實未反守臣不職激使爲亂耳。盛應期固當深罪姚鏌亦不收何舉事草草也。暨猛死欲易田州爲流官猛有子亦當思所以處之如守仁用爲判官之類乃可而遽欲斬其後何以服夷氏之心及蘇受稱兵鏌得稍久于任猶或可平兩竟爲僚屬所措猾柰之何執此舉事之所以貴同寅協恭也然石金之論劾張邦信等之沮撓覺人臣体國之忠平。至守仁處蘇受事。太涉姑息非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也乃見必陳兵杖不免甲豈[illegible]

[illegible]降之體乎哉藉其力平寇而不旋踵致亂江之亂豈非縱奸長惡之辭耶蓋夷酋雖不可絕以中國之法然是非公心則亦有之合諸夷之兵以討其憤之賊何獨一盧蘇耶無亦厭兵爭而無任事之臣耳。 勅製忠靖冠服

三月。命工部建敬一亭於翰林院鐫御製敬一箴五箴註仍行兩京國子監天下儒學一體建立。

詔儒臣重校大明會典增入續定事例。 霍韜上言玉田戶口藩封祿米文武職官內臣監局官員之數乞勅所司查覈若累年匠役之制宮府供需之式四方料物之準律令異同之宜自有太祖定典惟弘治間虜臣舞智更爲新例多懷成憲乞勅廷臣共加酌議俱從刪黜用訂積年之謬又言修書舊例祗憑各部造送冊籍多致訛謬若令各衙門官一員共事纂輯庶事有源委自然揩仍傳算術一二人以備數筭則訛外可息按籍覆覈可尋源察也。疏入從之。

夏四月。大學士謝遷致仕。加張璁太子太保。詳逐加少保。解院事。

論曰。餘姚之復出果何爲哉當是時縣車杜軌二十有二年矣乃再入當軸不五月而告歸亦何事功之有豈不知永嘉謂主安仁窺鉉雖已陵尋相亦不得獨行其志而乃欲彈我扉獻平及徘徊瑣闥側日新貴抗顏處具錦之虞撓指摧不恒之羞而後慍然長往則晚矣是以君子貴慮始也。

五月。北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詔求直言。

時言者頗衆不見納采大學士楊一清上言曩臣條奏固多但拾陳言者祗克故事立奇論者有礙措施是以皇上應天以實群臣應詔以文也臣謂今日之務在當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有告其君者曰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三三辰失行天象屢變小人訛言山川涌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循廉恥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爲不足懼者非真不足懼修德以弭之耳深可畏者則以變無形而禍甚烈勢若緩而伏最深今日之弊實恐此臣摘其要亦曰舉賢才以克任使收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上嘉納之。

六月。明倫大典成。 初 上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爲明倫大典以楊一清張璁等監修之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 上

享太廟序璁賜
以御詩及綵衣。
按張文忠公璁後序曰斯禮之議也。起于
皇上登極之六日而爭之凡五六餘年也始而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止稱帝后既而加
皇字稱本生父母終而去本生字稱　皇考
聖母此先後凡三詔也始而爭考爭帝爭皇既
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北先後凡七
爭也其爭也出言盈庭或自跡或建名先後攻
擊凡三百有餘章也無小大無遠近先後交搆
凡七百有餘人也臣等犢不得已抗言于庭或
自疏或連名先後建明凡數十餘萬也無小大
無遠近先後陳力凡數人也兩議相持衆寡不
敵揆之以天理人心定之以中正仁義　皇上
一人而已典禮既定乃命儒臣編纂成書以貽
典則使後之君臣父子。各止其所此謂聖人人
倫之至也此所以
[illegible]

詔追議禮諸臣官。
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議
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
蔣冕毛紀韓棐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
卿之首乃與九卿等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
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輒持衆官望遂
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鼓舞朝臣伏闕喧
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
欲已甚姑從輕處楊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
老自居門生天子。睨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
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奪其生前官職蔣
冕喬宇毛紀汪俊俱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
春情犯特重夏良勝讒騙獨深俱發原籍為民
其餘兩京翰林科道部屬大小衙門各官附名
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從寬不究
其先已正法典或編成為民者茲不再究爾禮
部仍大書一通揭示承天門外俾在位者咸自
警省。
按皇明[illegible]事曰五元功者不利。　太祖開國元
功次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壻賜死　成祖靖難
元功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北征敗沒削爵全
家謫海南景帝樂廣元功兵部尚書于謙讓僇
天順復辟元功武臣忠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
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齒　世宗入繼
元功大學士楊廷和奪官遂無一利者

翰林侍讀學士許誥上所撰通鑑綱目前編圖書
嘗見太極圖論命留
七月。南京吏部右侍郎湛若水進所撰聖學格物
通命留覽
命編纂御書文札　時大學士張璁言近奉　皇上御書文札諭臣等者臣
懼日久散逸宜命官編摩昔唐學士吳兢有貞
觀政要[illegible]有[illegible]武聖政記楊士奇有三朝聖
[illegible]諭錄是編宜[illegible]蹟政要。上曰古有左
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職亦
有編修修撰之官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夫史
之可否一出于公非公則鬼神亦察之乃命張
璧張潮編纂而以
張璁總領其事。
加上　皇考　聖母尊號。奉上冊寶加　皇考為恭睿淵仁寬穆純
聖獻皇帝。　聖母為章聖
慈仁皇太后詔告天下
八月。命顧鼎臣穆孔暉許成名王撰誥勑務刪浮
辭。以存實錄。
詔罷廣東採珠。提督兩廣侍郎林富上言祖宗
時率數十年而一採未有[illegible]
年一採如今日者蓋珠之為物也一採之後數
年始生又數年始長又數年始老故禁私採數

採所以生養之也。自天順年間採後至弘治[illegible]三年方採。珠已成已老故得之頗多。正德九年又採珠以半老故得之稍多。至嘉靖五年又採珠尚嫩小故得之甚少。今去前採僅二年珠尚未生恐少亦不得矣。五年之後病死溺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千八十餘兩。說者謂以人命易珠。今茲之後恐雖以人命珠亦不可得也。頭入。報如前旨採新進用。

九月。新建伯王守仁督兵討廣西斷藤峽八寨賊悉平之。

初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諸猺稍靜。正德中遺蘖復熾猺掠商舟。都御史陳金務為姑息約令諸商入峽者各出魚鹽遺之。諸猺就水濱受去如權取咲粉蠻以坐早州不為害。久之遂無忌大肆掠奪不擴即殺之道路為便。守仁撫田州時先檄湖廣土兵欲誅盧蘇王受等。至則田州已定湖兵當還而蘇受亦願立功自效[illegible]峽寇[illegible]守仁[illegible][illegible]之及命湖兵及蘇受等隨至南寧與諸守臣將率議襲峽寇約日會勦。峽寇聞撥兵且至先期逃匿。守仁故為散遣諸兵狀寇偃旗息鼓以示無事寇盜弛不為備乃令官兵突進連破油確石壁大皮等寨巢賊奔斷藤峽復追擊破之賊復奔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俘斬甚衆賊衆潰散搜勦無遺遂移兵進勦仙臺花相白打古陶羅鳳罔安古鉢都者嶠等處巢寨次第破之擒斬三千餘人俘獲無算等八寨悉平。兩江底定。

按霍宗伯韜地方疏曰竊見王守仁奉命將田州思恩撫處停當隨復勦平八寨及斷藤峽等賊。臣等皆廣東人與賊巢淺備知各賊為惡實跳。天下十二省俱多平壤惟廣西獨存萬山之叢。其上險其水迅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故諺語曰廣西民三而賊七汧山高上悉氣習兇悍雖良民至者亦化為[illegible]寨賊洪武年間所不能平斷藤峽成化八年[illegible]

韓雍僅得討平。及今五十餘年。遺孽復熾[illegible]廣西賊巢柳州慶遠鬱林府江諸猺獞時出劫擄官兵亦屢請征之。若八寨賊則自國初至今未有輕議征勦者蓋謂山川險惡進兵無路消息少動賊已先知一夫控險萬兵莫敢故百六十年未有敢征者賊亦恃險肆惡頑民犯罪院洽援入八寨則有司不敢追□隣近流賊磴兵追勦援入八寨則官兵不敢誰何是八寨者宄四方寇賊之淵藪也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癟人有心懷疾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之期也今守仁況幾不露掩賊不備一舉而平之百數十年之處為究楊而清之加撫塵然非抑播聖人神武之威何以致此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体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何化之民。又能体 陛下之義以討復八寨斷藤峽梗化之賊也。仁義之相而將矣

冬十月。皇后陳氏崩。諡曰悼靈。久之更諡孝潔。

先是 后有疾泰和伯陳萬言請乞。容妻龔氏入宮視之。 上以疏示輔臣曰朕惟外戚自古未有入宮禁者假言視疾多窺伺朝廷在彼為得計在君為墮計 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劑藥豈無治病之具何謂不見親人不能痊愈朕不敢徇私縱外戚入宮蓋不如是恐無以範後世

石珤卒。年六十有四。諡文隱更諡文介珤為人沉默不妄言笑有不當意者輒沉默寡言笑。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屢與文衡力去法怪文体為之一變云。

附錄 刑部尚書胡世寧請編斷獄新例。上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欽定條例科斷不必更定。

工部尚書李鐩卒。贈太保諡恭敏。既而給事中劉世揚以土

論不與未協于議。上曰：鐵論既不協公議，并贈官俱革去。今後務遵重國典，不許濫恩。

御製十六字箴示輔臣。箴曰：早爾之見，一貫之唯。學聖君子，勘其勿爲。

刑部尚書胡世寧因推廣上意爲疏解。上嘉納之。

兵部尚書王時中罷，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世寧由刑部代時中，進太子太保，因上言：今天下士習委靡，多依阿自保，之體國之忠，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堪總軍旅，而位望已崇，不宜小竅輕出。馬昊、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爲憸人所間。乏是成邊副使施儒、楊必進，皆邁衆殊材，異禮行追古人，俱爲大計所黜，或謂例不再用也。夫例非其祖宗初法，而人材難得，難以近例鑑之。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況選來大計所黜，皆權奸之所排擯乎？若一黜不錄，甚勸遺國諸，皆以爲戒矣。此有關于治忽不小也。上嘉納之。

十一月丁卯，王守仁卒於南安。學者稱爲陽明先生。隆慶間贈新建伯，諡文成。按寺大綸曰：文成躬盡瘁，病劇而歸，卒于道路。爲臣死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忌功如此。

冊立順妃張氏爲皇后。上與大學士張璁議冊立中宮事。璁以天子有后，所以共承宗廟，不宜久虛。上曰：君子所配，必求淑女，而君長之配尤宜擇。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而日夜言之聖母，聖母未之察耳。今復與此事，則不如不繼。朕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鄰寺容與同官議來主，是立后。后于嘉靖元年冊立順妃，錦衣僉事楫之女也。

十二月，牙木蘭帥衆來歸。初，滿速兒令木蘭據沙州，索我羈留夷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等攻我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師其老弱萬人歸帳二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

詔議補遼東宣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諸邊糧草。上諭戶部曰：近因大同奏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十萬兩給之。朕思遼東諸邊虜情叵測，糧草不足，人馬疲敝，急緩何恃。凡此邊民，皆我祖宗赤子，可不加恤乎？其亟查議補之。

土魯番寇肅州。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爲辭，令虎力納咱兒糾衆寇肅州。副使趙載、遊擊彭[illegible]

命縱遣光祿寺所給養鷹犬諸禽。從御史朱紀之請也。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三

己丑嘉靖八年

春正月戊戌朔

上令大學士楊一清條畫弭災急務。一清等陳四事曰。恤民窮。修武備。惜人才。飭言官。已報可。因復啓疏溥恩澤。寬譴戍。二事。陰為讒譖言事。諸臣乞恩寬宥。上不允。既而右中允廖道南應詔陳言。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奏聞。一念敬畏上格皇天。而敬畏之實約之有四。一任大臣。如諭六部以允執厥中。諭中書省以振舉大綱是也。二崇儒術。如諭朱善以常特此心至公無私。諭秦裕伯以聖人為學以天為準是也。三重守令。如諭來朝官以約己利人[illegible]將當無用讖謀。仁勇備邊常存戒心是也。上嘉納之。

詔許建言得罪因事降調諸臣於外鈌酌量推用。

命集議新建伯王守仁事功學術。初守仁之在廣西也。安南造內亂。桂萼欲建議圖之。移書守仁。使偵其要領。以復守仁恐其責之我也。寢不與偵。萼銜之。既而思田平。萼忌其功。而峽盜又叛。守仁奏捷。盛言諸盜盤據。流劫之禍及巳。因剿兵撒土酋。詔陳斬馘之多。章下兵部。覆請賞勞。上降吉旨。此捷音近于誇詐。守仁姑賜獎諭。有功官侯巡按御史勘覆奏聞。已而守仁乞歸。去廣西。萼奏言守仁撫剿四藩。關係甚大。而擅自離鎮。罪不可逃。今聞卒于南安。尚可原諒。上降旨曰。王守仁擅離重鎮。非大臣事君之道。況其學術邪正。事功真偽。封拜當否。猶有可言。其會官集議以聞。給事中周延疏言守仁事功學術太疏驕[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奇。上曰。朝廷以此為功罪所係。故命集議。周延黨附奸惡。調補外職。以

謫祭酒陸深為福建延平府同知。深言臣昨越禮。幸皇上不加遣責。開賜慰辭。是誘臣使言也。請書言之大經筵講章。必送內閣裁定。是其意盡出于內閣。而講官不過口宣之耳。此于大義深有未安。而感孚之道亦甚阻。達幸容臣等各陳所見。因以觀臣等之淺深。吏請自訓詁衍繹之外。凡天下政事。舉得依經比義。條列陳奏。以卸裡聖學。上曰。陸深誇詐陰惡。頗于敢罔。茲疏首獻諛詞。豈人臣忠謹事君之道。臣其進講巳二日。語多悖謬。諂矣。大臣意在行私。吏部參究以聞。吏部言深不敬。當罷。詔降一等調外任。

奪新建伯王守仁世爵卹典。及禁其學術。吏部尚書[illegible]議王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先。欲立異[illegible]朱熹晚年定論之書。傳習轉訛。悖謬日甚。正德十二年。勦捕撞寇。十四年平定宸濠。功固有可錄。但賊平而縱殺不已。報捷而誇張不實。罪亦難原。宜將所封伯爵止其本身。不必追奪。以終國家之大信。禁其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乃大聖人建極作民君師之大政也。上降旨曰。功疑惟重。姑不深究。所封伯爵。係先朝信令。許終其身。身後卹典俱為停革。其學術令都察院通禁約。不許踵襲邪說。以壞人心。

二月不雨。上製自咎說示群臣。

二月。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桂萼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侍講學士許誥陳講讀四事。上言河圖書萬世文字之祖。宜同五經四書進講。以明斯道之本原。一言孔門授受專在治精。後儒倡為靜坐養性之說。言愈多而

義愈晦宜令講筵顧問講讀無及此一言各經註疏互有得失宜令儒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及畧聖經一言進講經言務明大旨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絶然後有益于治
上嘉納之。

兵部尚書胡世寧罷以李承勳代

詔天下來朝官俱依限赴任違者罪之。

會試天下貢士。命大學士張璁詹事霍韜為考試官。 取唐順之等三百二十人。

以方獻夫為吏部尚書。

命行義倉社會法。 時兵部左侍郎王廷相言邇來各省歲饑民皆相食發廩賑之猶苦不足以備之不豫故也宜倣古義倉之法貯之于州縣則窮鄉下邑百里就糴[illegible]宜斷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
高皇帝教民榜文申以同盟之約舉衆中善惡貧戒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鄉約以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且章下戶部梁材言昔人謂救荒無奇策臣謂義倉之法可以備荒乞行各撫按官體量行之 上亦謂廷相所奏有益小民從之。

策士奉天殿。 賜羅洪先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革選庶吉士。更定翰林官銓補法。 楊一清題請教庶吉士官。上曰改選庶吉士命官教習乃我 太宗皇帝之制在當時固為盡善邇來祇為大臣市恩無益于國此後不必選留一讀除用中外諸臣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以備擢用方獻夫 上言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 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等十人入文華殿肄業以宋濂為師 太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楊相等就文淵閣讀書供賜甚盛列聖相承拔為故事前後得人為多邇年以來選留不能盡公所教或非其道誠恐立黨于國無益誠如 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求信得其要但翰林院原設侍講侍讀各二員修撰三員編修檢討各四員邇年大監講讀修撰至十五六人編修檢討至二三十人亦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于原設外量增數員不必過多除一甲三人銓補之餘聽吏部照缺推補編修檢討于主事御史給事中評事中舍人館[illegible]教推官知縣與學官進士內訪補講讀修撰于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中寺正寺副太僕光祿丞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亦論資序遷勿分內外庶事體畫一經久可行 上從之自是盡逐舊官而置所陰厚其中矣。

詔諭勳戚不許請乞田土。 先是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田多為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場或作皇莊民失常業頗自今以後凡有請乞絕勿復許小民控訴乞賜審斷使畿內之外有府為命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令戶部推侍郎及風裁科道往勘外省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欽賜有籍可據者則已其他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事竣具上其籍至是戶部侍郎王軏言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勳戚之家數千百頃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官之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世

之親疏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之不報納糧
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上從之。令自今
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
祿位。而不許妄行陳乞。
五月巡鹽御史朱廷立上論鹽法之不便者 先是
戶部尚書鄒文盛條陳添刷鹽引至是廷立言
欽休添刷引目而商人莫肯應者其故有二一
則昔時餘鹽先掣過而後納價今則先納價而
後領引既輸于邊又輸于運司苟非巨商必不
應一不便也一則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納
銀一兩五錢比之舊額淮南增銀四錢淮北增
銀一錢五分無利有損其孰肯從二不便也今
宜以添刷之引先行給商待其掣過納價以寬
先期併征之意添中餘鹽淮南減四錢淮北減
一錢五分以恤目前虧折之苦庶商人得利而
新法可[illegible]
[illegible]吏部尚書何瑭罷[illegible]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 命留覽
右都御史周南卒贈太子太保 南縉雲人初大帽山賊留翊三
省朝議用重臣督勦南往破之因移兵攻桃源
賊黨及汀漳山巢賊悉平遂留撫其地南贛巡
撫之設
自南始
七月太師定國公徐光祚卒諡榮僖
八月張璁解任省過桂萼奪散並致仕 先是璁萼亦罷
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交鬨
上前楊一清因乘間之諷給事中孫應奎陸
粲劾璁萼顓恣不法上怒下粲暴璁萼罪狀
其畧曰張萼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
之近以言官屢劾朕不致枉論法當置刑典特
從寬貸璁今還家創悟以資後用萼奪散官歸

學士回籍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給事中孫應
奎陸粲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既知大
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奎
首爲進言姑免究王準下法司鞫問
九月楊一清罷召張璁桂萼還京復入內閣
時璁去已至天津霍韜私計曰議大禮者吾輩
三四人耳張璁去行及我矣乃急疏列一清罪
二十四事上覽之立召璁萼還時有朱綸宗
者以他事下獄辭連一清謂受張容金錢于容
世錄衣指揮上大怒欲逮繫一清璁陽解之
欲觀上意上亦含一清老不復問第下旨
日楊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何
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法當推理念關國体輔
臣璁又疏請從寬姑令自引一清
遂乞致仕許之而萼璁復入矣
禁臺諫官風聞彈劾 有太學生樊孟春者上言
乞勅言官公糾劾以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吏部議覆從之乃命兩京科道官及各
撫按凡糾劾官員以須覈實指陳勿得假以風
聞造生
謗誣
附錄 提督兩廣林富上言欽築思恩府城于
荒田添設縣治于那久以屬南寧與王
守仁前議多同
下部議從之
十月雲南衛卒圍巡撫都御史歐陽重 初巡撫部御史
歐陽重以諸衛軍卒多有異姓冒伍以饕月餉
者下令覈之凡冒者勒其餉不予諸冒卒恐重
贓累千餘人環馳軍府譁譟不已撫[illegible]碟門垣
內重倉皇不知所爲令給月餉更互覆開諭門久
之乃散巡按御史劉臬劾重及黔國公沐紹勳
太監杜唐上命重致仕復以劉臬糾劾過當
謫補外任給事中夏言上言都御史御史皆銜
命萬里之外托身士庶之上操縱舒慘而人莫

之違者所以尊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卒一
諠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賈生屢
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由斯深
長之計所當熟慮而不可忽者也。上切責之
十一月。卜上禱雪於南郊及社稷壇。是日雨雪。
時上以深冬無雪宜慶誠祈禱戊申躬禱南郊
明日又禱于社稷壇即日雨雪。上喜乃親詣
郊壇告謝靈雪。方獻夫穆孔暉等各
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皆優答之。
十二月。羌戎寇肇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及朵甘等羌受官入貢世為藩籬成化
後稍稍為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
是歲入殺掠隴右騷然王瓊議欲候彼入境即
以大兵擣其勦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果
靈人寇肇昌兵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為亦不
[illegible]所役田盜內徙若羌狄交通後將[illegible]
寇國[illegible]不戰而服羌戎頻數羌百萬費以億萬計
內地空虛故勇將敢挾目下老將動必萬全乞
處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禦事宜一以委
瓊。上從之瓊計欲撫罕开必勦先零乃遣遊
擊彭檝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兆坻分據要
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
斬首百有七十
西鄙以寧矣。
按鄭曉曰西戎亦誠為中國患從申侯通還西
周附隴諸族拒秦漢唐連土番直入長安宋失
熙河併于西夏為禍不小我以官賞市羈縻之
西鄙少寧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
于兆坻河隴間修城堡建斥堠廣儲蓄謹修濠
塹勿使得連西番所有侵侮請發精兵駐臨洮
肇昌要害之地
扼之斯良策也。
詔革天下鎮守內臣。兵部尚書胡世寧言各省
鎮守守備內臣一十七人

錦衣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依
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今人莫敢誰何者實
為裁革。而張璁既得柄政亦慮天下鎮守內臣
大為民害因力請 上革之。于是百年大患而
一旦悉
除耳。
南京御史司馬泰條上南都軍民利病七事。
曰革船料以通商賈節孤貫以蘇鋪戶議易鈔
以蘇民困處流民以實京師便法守以恤軍工
采物料以足供應重將
領以振軍威疏入報聞。
庚寅嘉靖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從知府孫
存請也。
罷雲南寶石。巡按御史劉臬言孟密地方[illegible]
[illegible]
西洋番舶相通挾取以營重利且此番以木邦
叛豎遣孽竊據此土自恃富強吞噬緬甸本邦
孟養又密邇騰衝窺我境內虛實較諸羌尤黠
往年採辦之役故違指揮又地極瘴癘俗尚蠱
毒往年取採人役各被中傷撫處十年至今始
順惟朝廷赦宥罪過而夷性叵測若再于採取
或啟戎心宜暫停三四年候夷情寧
靜另行採買戶部覆議詔如前旨行。
汪鋐條巡按約束十二事。一宣德意。一勤巡歷。一精考察。一慎舉劾。
一謹譏防。一禁逢迎。一親聽斷。一稽儲蓄。一嚴
督率。一戒奢侈。一謹禮度有不遵定議仍令兩
司隅坐遲使寺官跪禀聽臣等訪實參治。一慎
清差不拘歷任先後惟選才力相應者二員請
旨簡用。
俱准行。
命議社稷配位。先是 上諭禮部祭大社大稷
奉 我 大祖大宗配朕有疑焉

夫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祖配天，則止矣；又奉祖配社，豈不失之于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我 皇祖時禮官張熹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其子乎？至如奉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乃不可不正之典，宜如太祖制，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太稷以后稷氏配，其詳具奏。大學士張璁、翟鑾等各言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啓聖衷，獨奮乾斷，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真有在于今日。疏入，從之。

二月。上命頒大學衍義於科道諸臣。先是上賜夏言，言請溥其賜，故科道官各賜一部。

行耕籍禮。上祭大社、大稷，畢，祭先農，行禮。

御史周釋條陳五事。日明史職，懲水災，清冊籍，厚風俗，理驛傳。言可采，命所司詳看以聞。

祭先蠶。歲春擇日，皇后祭用少牢，公主內外命婦陪祀。

詔定百官謁文廟禮。凡春秋二丁不與陪祀者，皆以常服序列陪祀官之後，同時行禮。正旦次日，諸司必候其堂屬畢集，始得詣拜，有先後參差，聽糾儀御史劾治之。

三月。夏言請更郊祀。夏言復上疏言：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是故兆于南郊，就陽之義；瘞于北郊，即陰之象。尼以帷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豈有崇概棟宇擬之人道者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味室撤義不當為耳。至于一宗一祖之配享，諸壇之災事，不十二至而于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蘊，因引程朱之論，以駁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條奏集議，務求至當。上嘉納之，併下禮部看詳。巳而賜言于四品服織幣，以旌其忠也。

械致霍韜于都察院。以夏言疏數韜無君之罪有七故也。

皇后親行蠶禮于北郊，祭先蠶。中允廖道南上言。

夏四月。詔集議郊祀典禮。太祖初年建圜丘于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以分祀天地。共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太宗遷都于北，未有建白以復之者。禮樂百年後興，詎不信哉。至于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至九年十月，改建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太宗伯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物制，兆圜丘于南郊以祀天，兆方丘于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尊后稷之意；而文宗祀 太祖、太宗于大祀殿，以法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于東郊，兆夜明于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于兩廡，殿尊尊有殺，親親有等，而古典復見于今矣。下禮部議。時贊善蔡昂、修撰倫以訓、洸洮、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趙廷瑞、御史陳講讀纘旨以合祀為宜，而洮言尤激切，俱下禮部。夏言復議：不當以二祖並配，言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帝于明堂，今日宜奉 太祖配天于圜丘，奉 太宗配上帝于太祀殿。二配至事，萬世不遷之法，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亦下禮部會群臣集議。右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皆主分祀，大學士張璁等八十四人亦主分祀，而謂我朝成憲不可輕改，及時詘不可更作。尚書李瓚等二十六人亦主分祀，而欲以山川壇為方丘。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韜等二百六人皆主合祀，而不以分祀為非。英國公張崙等一百九十八人無所可否。上命

再議于是[illegible]稱引五經諸史條析合祀之非仲分祀之是名曰郊祀考議上之。上從其議方獻夫上疏輸罪言前主合祀非是上曰爾職大臣不能考議正禮以稍朕誠既自知罪始置不問霍韜亦上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上曰爾既省改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

論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為是而群議皆非也何以故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于祖宗制訓亦孝子慈孫所當世守而不可改者謂祖制可變是以祖宗為不足法矣謂祖宗為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不王也祖宗舊議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偽于王書者什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鑿先聖之謨匪其議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莅泥攻非之而子孫不為之易商人尚鬼至于[illegible]亦朱閭其臣侑以為非[illegible]者何也凡以祖宗之制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之制始傳之百也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恭乎其間則雖其不可變者妖臣賤子亦將以辨言亂其親聽而紛更始畫為端甚微為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制陋美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真謙讓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制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纂三啓卒致新莽之禍有由然也貴溪部蚤之踵豈真欲新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蹤永嘉安仁寵以為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廟言蓋有所不顧美善乎霍韜之書曰令啓二郊之說將自是而西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豈雖所以始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紛也卒之九廟不已而稍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美雖然使璁等力守其說而部意以[illegible]主則祖宗之制未必不終守者奈之

何二命再議變其說至為乞恩輸罪而不已。乃知前之所爭。非為祖制為其議不出已屬從之承順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已寵斷大臣以道事君而休休有容也殆不若是矣。

五月。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上命建圜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為皇祇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後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以都給事中夏言為僉都御史不拜。初言為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即命言代如圭為左僉都御史有御史能爵者即上言先年張綵以郎中晉中丞不數月而為冢宰不數月而綵亂亦草令言不避黃綵驟遷如綵恐其禍與綵同也。上怒將責罰罰輸罪乃已于是言上言臣聞宋[illegible]拯劾罷三司使宋祁[illegible]以拯代祁歐陽[illegible]如圭擬之拯事。形迹相似惡能免于人言聊乞寢新命以避人言。上從之命服原官加品服俸馬。

六月。刊定大明集禮成。上因親製文序以垂一代之典。

議補六科員缺。都給事中夏言奏六科額設給事中五十八員祖宗以來額員俱備。嗣後乃有不必盡補之員然遇都左右給事中缺五員以上則必陛補給事中十五六員以上選補亦著為例令六科在任官止二十一員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員常行公務日不暇給恐非朝廷設官定員初意臣考祖宗舊規凡有給事中缺止于進士內年二十以上者選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兼選正德末年始以盡駁考選之例陛下登極詔令悉復舊制間嘗一行遽復舊格蓋由廟堂大臣陰為阻山亂呂

未經世故嵩言夫古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反損于治郡者人品材器自有定價不可一律拘也况朝廷又設言官意各有在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憲量當取其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鄭鄙主埤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司馬光曰乞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臣謂徒以老成諳練爲言是不過欲得賠常始如愛身固祿之流科其不爲已害而已又其甚者植一二不肖以爲私人資其爪牙搏噬善類此皆大臣之所爲利而非國家之福也乞敕吏部遵舊制破私聽將見在各衙門辨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之上行人傳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從公考選以補六科員缺其在外考滿三年知縣如果材堪臺諫許與推官一體行取以備急缺風憲之用庶選取之途既廣而言官不患于缺人矣章下[illegible]部議覆[illegible]言責所係務在得人是以[illegible]部推擇未嘗備數目今行人進士及辨事進士員數不多請先補科缺之半。餘俟取諸推官知縣之有年閱者。

得旨從之。

詔天下國子監建敬一亭 初帝製敬一箴命建亭于禁中落成賜宴儒臣爲詩以獻至是詔天下國子監府州縣學皆建敬亭。

命武定侯郭勛總督五營操練。

禮部會廷臣議豐林王所奏宗室四事。其一崇輔導謂長史教授務選老成端正之士果有輔導善狀一体敘遷其二興學校謂各處撫按督查親郡王同城者共建一學郡王各城僻遠者另立一學宗室子弟八歲以上未授封者令其習學習禮撫按官仍三年一次查考中有勤學立志者從宜勸勞經明行修德業卓異者具奏請敕封勵其三定女子。其四均人役謂宗室不許保隸外人而民校事例又無實用宜于各王府護衛及群牧所食糧軍校舍正丁下量留餘丁一二名供貼其餘人戶查撥部王及將軍以下應用一免行有司僉派以寬民力疏入上以定女子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而禮部覆會議上定女子一事列爲三目其一花生子女不得請名其已前造入玉牒者別之見養賤者亦行停止聽其編入民籍自爲生計其一凡鎮撫奉國將軍以下有犯罪降爲庶人及高牆放回者不論已未革爵所生止許請名不得請封給與冠帶婚姻養贍之資其未革爵前所生者仍給冠帶昔以謀逆廢者亦許請名不許請養贍婚姻其一言嫡庶之分將軍而下凡嫡子女俱許請封無嫡子女許以一庶子女請封其餘止請名給以冠帶養贍婚嫁之資議入上以其事重俟從[illegible]行

秋七月。下兵部主事趙時春於詔獄。

罷姚廣孝配享太廟。禮部尚書李時會廷臣議廣孝在太廟號爲帷幄之謀而崇秩顯爵已賞其勞今以削髮披緇之徒配享太廟實所弗安乞移祀于大興隆寺。從之。

革大臣補廕子孫。故尚書席書子[illegible]塤應廕國學已而俱舉于鄉[illegible]上言乞以孫鈳補廕。上曰大臣子孫因例官廕原非國典今著爲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不得再補。

詔備寧夏塹堡。從王瓊奏議行

八月。方獻夫罷。時給事中薛甲上言四事一曰廣茹納以來忠讜二曰正習俗以明体貌三曰勤訪問以進人才四曰養和平以凝天休。中多阿媚語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反噬群僚有曰劉永昌武夫也豈可以劾冢宰張瓚軍餘也豈可以議總部而欲正習俗以

明體統假美。然自永昌肆言以後，無復有言官議大臣得失者。偶憂言議其與卿寺之調補，孫應奎議洗、光等之擢用，趙漢等議臣等之不職而已，未聞有及璁、獻夫矣。甲之所言，明為二臣欲以杜塞言路，不忠為甚。章下吏部。獻夫和衆論不與，而乃上疏乞休，從之。

詔諭刊布　章聖皇太后女訓及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

張璁上言。皇上發下女訓一卷，首貫以　獻皇御製序，以　聖母自序之文為目，凡十有二，宜刊布以示中外。更乞親灑宸翰序之卷末，以垂久。上從之。既而復以　孝慈皇后傳　文皇后內訓，欲同女訓頒行。璁亦請御製後跋。上曰：朕惟時俗大不古若，況女子至為難教，欲正其本，當自宮中始。凡當行事宜，會議以聞。禮部因奏言：宮中事宜，合令翰林院撰諸書關女教者，撰為詩，必明白易曉。內訓、女訓，宜撰成直解，諭以　高皇后傳 [illegible] 內事實，令女官誦講。每月　皇后率妃夫人詣　聖母前聽講一次，于坤寧宮進講二次。仍令女官將二南之詩被之管絃，以備宮中宴樂。一切俗樂，悉行斥去。而大學士桂萼亦因女訓一書上推行之序，行之宮中者三事，曰胎教之儀、諸母之箴、子師之慎；行之天下者三事，曰女訓之學、蹤瞽之教、嬪氏之正。事下部議，言宮中三事宜書御屏，為宮闈先事之倫；其行之天下者，宜令天下各崇陰教，以教女習，不許疏瞽記誦淫詞蠱鼓人心，止將女訓等書勸誘。風俗婚姻，一遵女訓，嚴禁指腹割襟之弊。

大學士楊一清卒。

一清為霍韜所擠，里居忽忽不樂，疽發背卒。卒之前數日，猶為疏自解，言身被污衊，死不瞑目。上聞而憐之。後至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官。于二十七年始贈太保，諡文襄。

謹按：鄭公曉曰：公生而隱居，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一時後進喜功名者爭趨其門。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文定孤忠自許，遇事敢為，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而以齮齕終其身，為志士所惜云。萬曆三十八年諡。

按：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機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功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故保全睢陽，與勤鋤寧賊者曠世一例。至于姚源等寇，屢伐屢平；安鳳等亂，聞風解彼。予部不請勤之，宜矣；而藪金排之，毋乃不知文定乎？卒使罷兵乞休，謂之何哉！噫，古來忠臣烈士，不能依締顯猥荷身，能為國建功，志已畢矣。若文定者，又 [illegible]

大學士桂萼上疏乞休，不允。

九月，詔省併南京船隻。

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南京守備太監賴義復以船不足用，具疏請蓋。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復奏言：南京各衛馬快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以來供用乘輿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　太宗都燕，遂以二隻專運宗廟薦新及　上品供物。然物有定品，舡有定數，是以上無蔽，事下不疲民。令則法久將生，管運內官乃有假進貢規利者，擬舡之繁，應張品物，務求多舡，以濟己私。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所進為太祖舊額；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由差香稻等物，南織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即授監詰勅，其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來傳旨取用蔬者，少多。夫如枇杷非南京新

產者醜惡不堪用。鵝鴿鴝鵒諸禽、石榴柿子、秋梨棗果及此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絲帛紗羅綾段諸物、既有織染局之屬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宜以次所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是尚衣有餘、似亦織造當省。此則可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諭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造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可存所備幾年之用、量爲停止。云龍落卓硃漆器皿及銅錢品物、皆堅又可用、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上以所奏下禮部尚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龍祀非此土所產梧桐子、風鯽魚、人水木、挿雞、鵪彈俱宜如舊進。貢用舡裝進其梅、石榴、柿子、天鵝、鵓鴿俱可省。供停裁舡五隻、工部尚書章等言、南京工部毋年造遲供應器皿錢額數三千六百、俗節年免進。減造其數亦多、原議用舡一十九隻、亦宜臨時酌減織造龍衣并竹器彩漆卓盒銅錢器物俱知所撥減免。上曰、此數所言、傳在省倂以

詔民力俱依行者爲例。自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參奏。

兵部尚書胡世寧卒。世寧仁和人。風裁峻整。優于經濟。貞諒自持。有大臣之節。持論侃侃。多所建白。以江西副使論宸濠戍邊。起爲僉都御史。歷工刑兵三部尚書。至是卒。贈少保。諡端敏。

冬十月。以夏言爲侍讀學士、兼吏科都給事中。時勅修祀儀成典。乃改言爲學士。領修纂。仍兼都給事中。在科辦事。復支諸宮。

復以王瓊爲吏部尚書。

南京兵部尚書林文萃上言四事。一省造船以節財用。一嚴禁官舡附搭。一禁重官役。一均派各營馬匹。

詔正孔子祀典。初以張璁修祀儀成典。璁因上言先聖先師祀典俱當纂入成典書內。竊惟孔子之功德于天下後世、其祀典有未安者、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集議、以洗先代相沿之陋、爲百世可遵之典。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袞冕塑像。一籩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下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于先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杜預列而遺後蒼、王通、韓愈。

上命禮部集議。已而群臣多以去王爵、設塑像爲疑。上乃自製正孔子祀典說、分示群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上言、臣其論 御製聖文璀璨、非臣淺陋所能窺測。臣又官序卑微、不與廷議之末、豈敢妄言。但待罪詞職、受恩深重、苟有所懷、不恐自誘。臣以爲孔子之王號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天子于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衆人愚昧、將忘加聽、度以爲陛下奪孔子王爵、易惑難曉。且天下像祀孔子、袞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王號、勢必撤毀。臣聞愛其人者、杖屨理漢猶加珍惜、況先聖之遺像。我國家廟祀孔子、宮墻之制下天子一等、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八佾十籩、蓋舊諸侯之禮。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宮殺樂、以應禮文、恐妨太祖之初制矣。上覽階疏、不懌、出階爲延平府推官。上又製正孔子祀典申說、頒賜群臣。張璁復上孔子祀典或問、以請辨援衆議。乃定。于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俱去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張、申黨二人、存張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于其鄉。進後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而別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十一月己酉。初有事于南郊。先是命制衣圜丘祀器金爐玉爵綿冪圭璧及鐘磬賁鼓諸樂器既成陳于文華殿召大學士璁觀是日　上親祀于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騂犢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用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各騂牛一犢一恒星五曜群星及雲雨風雷師各牛一羊一豕一明日布詔天下頒恩賜于庶官布寬恤于小民

初立九嬪。張璁上言古者天子一后二妃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廣胤嗣今中宮正位有年而前星未耀宜慎選貞淑以充妃嬪　上從之乃勅禮部選立九嬪

大學士桂萼進所著三才日曆志。上嘉納之。

上命賜侍讀學士夏言御製聞講　先言請中庸至誠至聖章

計三月陽行先師孔子神位。用木主奉安于文廟遣祭酒許誥行[illegible]祭告之禮

虜大入寇　漁陽遼西宣府寧夏皆被入寇

復以武定侯郭勛督京營兵　先是夏言請敕重臣提督郊工張孚敬遂力薦勛　上從之復勛保傅官使督郊工已而復命總督京營眷顧自是日隆矣。

己卯甘露降　顯陵

大學士桂萼致仕　萼病劇乞罷許之

詔行祀郊禖禮。先是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颺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天古后稷之生而于禖孔子之生亦禱于尼山乙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既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仁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況于祖考之親考乎臣願當茲慎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于太廟世廟以祈[illegible]懇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令禮部擇日具儀以聞[illegible]是以是月二十四日行禮也。

更張璁名張孚敬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乙未朔。

特享太廟初正　太祖南向位。初　太祖立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群廟三時各祭于德祖廟四孟及歲除用昭穆之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四孟及歲除俱各祭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宗升祔九室悉備憲宗將祔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祔祧熙祖武宗祔祧仁祖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上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群廟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冬中旬[illegible]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懿祖以下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王奉先殿世以廟而止　行四時之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止時人情上不至疊芳可萬世行也邪論勿惑即會李而　上議從之或咨夏言以助之孚敬唯唯如論讓聞。上從之乃命祠官于廟中設常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始退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詔行三途並用。吏部舉洪武十九年以後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請令天下有司訪求地方有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名利素為鄉評所重伏在岩穴者諸撫按兩司官覈實送部考驗奏請量才擢用何私濫舉有司罪舉人監生官才德出眾屢行薦舉者一體擢用京堂方面得旨俱施行。

敕議禘祭大雩秋報諸禮。

上既正太祖位向，欲復古禘祭，以尊德祖。乃勅輔臣及禮官集議。已而兼問大雩秋報諸禮，命五品官亦與議焉。夏言上言：惟天子有禘，故立始祖之廟，則有並系可考者，十世猶將立之。然則又以何者爲始祖自出之帝，而祀之始祖之廟乎？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爲始祖矣，百有六十餘年，尊享太廟之祭。今又定爲大祫，統群廟之主矣。然則王禘之祭，又可復尊德祖乎？身爲始祖，而又爲始祖之自出，恐無是禮也。二代而下，必欲夏商之禘，黃帝帝嚳恐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愚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焉。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疏入，上深然之。時中允廖道南上言：皇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併下禮部集議。孚敬有謂衆曰：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illegible]之[illegible]，惟禘德祖爲當。李承勛等皆以爲然。夏言復抗疏，折其非是。上命再議。初，上欲于奉先殿行秋報禮，中陛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于大祀殿，奉文皇帝配；大雩宜于郊兆傍爲壇，孟夏後雩祭。上謂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禮，若春夏雨暘以時，則雩祭代攝，否則躬禱。秋報禮姑廢不舉。

二月，頒甘露于廷臣。

時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露。上以賜廷臣，復製爲欽天記頌，以示後世。欽天記頌以示後世。夏言撰寶露頌以獻，令付史館。

詔改定四陵山名。

上諭內閣：文皇既封黃土山爲天壽山，今又擬顯陵爲純德山，而獨鍾山如故，于理未安。朕唯祖陵宜曰基運山，皇陵宜曰翊聖山，孝陵宜曰神烈山，並方澤從祀。以基運、翊聖山之神位設于五嶽之前，神烈、純德山之神位次于五鎮之序，仍預聞之。祖考及命所在祠官祭告各陵山祇。

庚辰，初行朝日禮于東郊。

是日春分，初行朝日禮于東郊，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

三月，賜大學士張孚敬御書榮恩堂三字。

初，獻皇帝書恩榮堂三字。上以賜璁，且諭其端曰：皇考手澤，仍賜篆刻孚敬字瑑印，勅御曰：日前聞卿自爲堂房名曰榮恩，非所謂榮得君恩乎。朕思皇考嘗手書此三字，賜恭裝軸，併銀印一枚以賜，見吾君臣相慶之意。

兵部尚書李承勛卒。

上悼惜，爲文遣禮部左侍郎嚴嵩祭之，贈少保，謚康惠。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体，議論英發，孜孜爲國，知無不爲。

[illegible]

[illegible]上手書[illegible]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illegible]孚敬。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枚，文曰忠敏安慎。

詔京衛武學生願應文舉者，聽兵部考送。

庚子，駕幸西苑，祭帝社帝稷。

建太歲壇于神祇壇內。

上命禮官考古太歲壇制以聞。禮部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唯元有大興作，祭于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至我國朝始有定祀，是以壇宇之制于古無稽。按說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天神明矣。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宜照社稷規制少爲減小，庶隆殺適宜，而祀儀不忒。報可。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

一、飭武備以靖江洋。言晋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伍，衛不滿四十人，所不滿二十人，加以月粮不

給。俾如爲累。乞勅兵部議處將領。江衞原定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衞分凡巡江軍狀務足五名之上。應得月報務以時給。使其平居則常川操練。有儆則互相應援。二。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爲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衞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并處。聲勢相接。以防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兵部覆議撥軍築堡難以輕議。餘俱可行。從之。

詔加太常寺丞張鶚俸一級。初鶚諳定帝社稷樂歌。初下數日。審音協律。連夕教成。上嘉其勤。陞俸一級。

夏四月。上行大禘禮于太廟。復設江西都御史。因弋陽王拱樻有此請。都察院[illegible]覆議從之也。

[illegible]

禮部尚書李時條上省試事宜。言巡按御史不得收取遺士。不得與主試京官爭較禮儀。不得徇私聘取經房官。從之。既而巡按浙江御史李佶請經房閱得偶卷。必發監臨叅閱墨卷。以爲去取。李時言各令叅閱去取。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不可。上深以爲然。

五月。革邊隘鎭守內臣。時巡撫保定都御史林有孚言。紫荊諸關城堡險隘。各有守備分守等官。防禦已周。復置鎭守內臣。誠爲冗員。乞將劉忠張輔等取還。永不銓補。部議從之。

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方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初獻夫罷回。遣行人蔡璽齎勅召獻夫。還部璽及門。獻夫甚入西樵山。以疾辭。上復傳旨遣官馳傳趣獻夫來。朕將別用之。獻聞命始然就道。及抵瀛灣河。復上疏請容歸日通養。上知其意。故有是命。已而廣東僉事龔大稔奏獻夫在里中恣奪民山。獻夫抗疏力辨之。大稔從休去。

壬子。祀有事于北郊。是日夏至。上事地于方澤。用騂牛一。黃琮一。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奉太祖西向配。騂牛一。從祀四壇。五嶽及基運翊聖神烈山爲五鎭。及天壽純德山爲一。四海四瀆爲二。各大牢一。

南京修理太廟工完。于是遣魏國公徐鵬舉行祭禮。

六月。詔復誠意伯世爵。及鄂。曹。衞。信四公後爲侯。以劉基配享太廟。初撤姚廣孝配享也。刑部郎中李諭上言。陛下明聖[illegible]去姚廣孝。萬世頌仰。但臣鄉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廣孝下。宜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上然諭。言下廷臣集議。吏部侍郎唐龍等上言。太祖收攬群豪。創造鴻基。一時佐命諸臣並執宣翼。而幃幄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封發。孔明之喻。厥勳懋矣。基亡。孫薦嗣爵。鐵券金書。誓言永世。應殞遂褫主裳。秀彌帶。或謂亂緒孤孱。弗克負荷。或謂長陵嗣統。遂至踈遠。雖一辱奎泥。傳聞多謬。而載書明示。績效共存。昔武王興滅。天下歸心。成李無後。何以勸善。基宜配享太廟。其九世孫指揮瑜可嗣伯爵。上從之。以瑜爲誠意伯。歲祿七百石。因命吏部併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各與侯爵。以副皇祖報功之意。

少保大學士致仕謝遷卒。贈太傅。謚文正。遷餘姚人。學識純正。有大風節。弘治間與劉健。李東陽同心輔政。時稱爲賢相。

按名臣記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寬次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狩修偉文定溫粹含弘公明暢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稱公輔之望位文莊卒文定遂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號能詩正文定竟不得入洛陽為首相公數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文曰我且去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鄉耶顧吳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次在此漸為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洛陽笑不答

詔謫太常卿彭澤戍邊行人司正薛侃削籍大學士張孚敬罷。澤欲謀入吏侍上心屬言澤計陷言會侃有選儲疏草誣言主之耳支大綸曰彭澤計獄矣鵬奸狡百出卒以自斃可謂愚矣永嘉遂以上聞何耶聖諭洋洋悉中情款耶漢法吏贈濟世活神丸。

七月詔國子監建啟聖祠。

令修榆林東中二路邊墻。王瓊計度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之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為險屯田多在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平為平地築墻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毋淂徒事補塞使墻高厚崖塹深險計用可卒萬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定計以明年二月其工兵部覆上請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言舉行報可。

八月癸未朔行夕禮于西郊。

詔改安陸州為承天府郭縣為鍾祥。

少保大學士桂萼卒。萼江西安仁人與張孚敬言大禮稍上意比末年二人亦遂相失至是有遺表謝恩上覽而悲之故贈太傅謚文襄。

附錄

御史周相上言國初鹽制每引納銀八分至永樂間輸粟二斗有五升征薄厚利鹽平價而邊用足自茲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服十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放成化後每引納銀三錢有五分正德間至四錢今六錢矣第近年以來無籍細民投托權要有占中買窩之弊鹽商上納有經紀包攬之奸至于各場官攢斗頭火耗勒借需求守候盤覈關領勘劄名為六錢實將倍徙官既取之于商商亦販之于竈于是有夾帶之弊此私鹽之課所由興也臣以為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大倉輾轉勞費不若以利誘商使之勤于赴邊粥于輸輓之為便也令商人苦正鹽赴邊中引之難利餘鹽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不肯盡支徐為夾帶之計而各場煎有餘鹽悉聽夾帶者司不為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

上御涵風亭召輔臣觀穫賜宴復御無逸殿日講官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命儒臣書無逸篇立無逸殿　御製文記之

九月以李時為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夏言為禮部尚書。

帝王廟工成。時修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部議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善之意宜遵舊制。上從部議。

詔開天下歲貢生員額二年以充國學。如弘治八年例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順天應天歲二人仍飭提學官嚴加考選蓋俻祭酒

許論及直隸提學御史胡明善請也。

冬十月。改兵部尚書王時中為刑部尚書。

詔罷改遷顯陵之議。是時議者數輩，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千戶陳昇及歷事監生詹啟、除名兵馬周[illegible]、致仕僉事[illegible]紀等，皆倚託地理之說以希進用，說多不經。尚書汪鋐贊言不可。上併下禮部會議。至是尚書夏言奏：遷陵之議，曩者尚書席書、李時已極言其不可，而工部尚書趙璜言尤切至。嘗與太祖不遷　皇考陵，尚書大宗不遷　孝陵，閱重慎之至也。今　皇考体魄不可輕移，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豈詐大臣之見顧不若禮寺執且。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陵寢之設，規制已備。陛下践祚十載，百祿已駢臻，徵諸地理之說，似乎神靈已安矣。今又封[illegible]山為純德，名府為承天，則是事体已定，而[illegible]

[illegible]且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為駭愕，誠以関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故也。詔罷會議，仍禁絕細人，自今不得復議園陵重事。

十一月。以夏言充祈嗣醮壇監禮使。

十二月。詔復歲貢舊法。先是巡按直隸御史胡明善申明學政，議歲貢。張孚敬議行選貢法，將緊學通考，廩膳無人准貢，增附定擬一等、二等、三等之說，考告四等竟行黜退，以寓沙汰之意。至是都御史史道請復歲貢法。禮部尚書夏言復言：祖宗令甲，歲貢以食糧年深者。近欲痛加沙汰，太非舊意。乞從舊制，正副各一人選考，不必增四五人以滋奔競。上從所議，且令頒示天下，不得紛更奏擾。御史楊宜亦言：選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奉行者過刻，少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儒。且史

[illegible]廩生[illegible]學者皆沙汰[illegible][illegible]居者[illegible]沙汰生員之名也，乞明詔頒示，一加意作養，毋以黜退為功。部議：楊宜所奏公平正大，誠為確論。上從之。

壬辰嘉靖十一年正月庚戌朔

禮部尚書夏言條奏科場三事。一、變文體以正士習，務取純正典雅、溫柔敦厚之文。一切鉤棘軌出之習，痛加黜落。二、責主司以定程式，乞今考官令次會試所命三場題目，俱要冠冕正大，有關理道，不許截裂牽綴，徒事帖括，及用以隱僻有如覆射。三、簡考官以重文衡。言同考試官例用翰林侍讀官十一人、給事中三人、司属三人。今本院自侍講以下通得十一人，則當盡數入場，方足供事。若乞勅內閣于科部六人之外，再訪三四人以補[illegible]林[illegible]數。[illegible]

三月。會試天下貢士。命少詹事張潮、侍讀士郭維藩為考試官。取林春等三百二十人。

南京禮部尚書江瀾卒。謚文昭。

進張孚敬華蓋殿大學士，叅預機務。

命望祀祈嗣。先是李時上言：皇嗣，天子之錫貳，宗廟社稷萬民之所保属，在今日所最重而至急者。乞于新春之首親製祝文，遣廷臣禱祀嶽鎮。上曰：卿奏忠懇，不當已者。但遣使遠出，未免擾吾百姓。但命道士齋奉香帛，令收還官自行禮，而建醮壇爾寺往詣祈告。[illegible]因言：虞書望秩于山川，周禮男巫掌望祀。今[illegible]說者謂祈進也，山川在遠，不能一一就祭，[illegible]進其神，遂望而秩祭之也。聖諭誠與古合。[illegible]臣之請[illegible]止于[illegible]涇瀆山川，宜一體致

祀。上
依擬行。

三月。賜尚書王瓊王憲。含春堂詩傳訓二篇御著

御製祖德詩一篇、欽天記頌及內府書籍。

勅賜南京禮部尚書江瀾改謚文熙。從其子應天府尹曉陳情也。

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旌襄陵王。韓王上言襄陵王五世同居足比齊民奬旌乃命撰勅遣官旌表其門。

附錄 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或使有定數載在會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按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木蘭爲詞若出一口要求賞賚而數目不貲明是投索窺何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定數俾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嚴處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上然之

封常玄振爲懷遠侯。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壁侯。王瓊上上言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子孫奉命襲封各與侯爵臣等仰窺聖意蓋以常李子孫流徙禁錮鄧湯停襲百餘年一旦爵逮裔以上公恩難有荷比植重爵賞之盛舉也但四人封侯例有爵號惟皇上裁示。上命爲懷遠等侯仍給與勳階誥券及食祿焉。

五月。兵部左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後提督南贛兵參巨寇居太常凡六年試卿且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之風。

六月。御史徐汝圭條陳諸邊兵食。言延綏寧夏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雲石粟由漢中以達于陝宣大宜二參將督多方羅買及韓程山東山西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爲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值車給食于官兵則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練于此以爲臨朔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宜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于本處分頭巡邏制如此則根有餘精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徐容調發不至如纂時煩擾報可。

重校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十七史舊板發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而祭酒林文俊等進表也。

七月。右都御史汪鋐論劾御史王宣等。斥謫有差。

詔大學士方獻夫兼吏部事。時吏書王瓊卒贈少保諡恭襄故以方代

八月。大學士張孚敬致仕。給事魏良弼劾孚敬廷杖准孚敬致仕去

九月。以汪鋐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葉洪復劾奸暴不宜居冢宰。上恕其狂率。奪俸二月。

南京戶部尚書邊貢卒。貢歷城人工于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

力追古作一變至雅然敏于詩酒憲臣劾其居官不事事而海內文士爭向慕之。

詔復選庶吉士。時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欲令吏部訪補而李時亦請部院各薦僚屬夏言因言近年以來以翰林而改他官以他官而改翰林出者不厭其多而且一從不復入者每病其少而又日以不稱斥去甚至以一甲例當銓授者亦復出之其有不稱考察之法以盡出之蓄發未聞遂折太過而廢吉士之選遂格而不舉者今兩科矣翰苑之人患正坐此宜頗望應求之薦舉也若為國圖求賢良法則莫若仍從文皇帝及憲復庶吉士之選而已今年進士未選授者尚不下二百人乞勅考選仍著為令庶材館可克而將來輔相之賢將有人以輔 皇上之望矣。上嘉而行之。

冬十月逮繫南京御史馮恩詣京。初以星變勑臺諫各條陳得失。恩遂上言舉晰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遂悉數張孚敬方獻夫汪鋐罪惡且謂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可測。陛下去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害鋐腹心之害獻夫門庭之害三害不去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又請李時為太平宰相翟鑾為伴食中書戶部尚書許讚為守成尚書夏言為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為通達刑部尚書王時中為敬臣工部尚書趙璜為廉介吏部侍郎周用為敏練許誥為迂邪禮部侍郎湛若水為無用道學黃綰臣為不局偏長兵部侍郎錢如京為安競為宗明為通儒刑部侍郎聞淵為傅大朱廷吉又篤實工部侍郎黎奭為滑稽林廷㭿為通敏又謂孚敬獻夫鋐港子也臣孽子也焉有港子侍逆父毋孽子猶待敬兄之理者乎乞斬三奸以正不孝父之罪然後斬臣以謝不敬兄之罪以卯賊輔去三巧以清仕路斷政治邪除舊布

新之應也。上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獄問。

詔祀唐狄仁傑宋寇準劉安世于大名府。御史施山上言大名府古有名宦如狄仁傑寇準郡賢劉安世祠宇書院二官一賢功德顯著乞崇專祀從之令收入祀典有司致祭。

禮部尚書夏言疏乞除其家府軍左衛軍籍許之以見應後軍丁篤疾京衛及江西俱無次丁也。

十一月工部尚書趙璜卒贈太子太保諡莊靖。璜江西安福人總理河道之設自璜始璜有幹局臨事敏贍所在以才見推而孜孜奉公有大臣之節士論許之。

復除羅洪先為編修。

四川撫臣宋滄獲白鹿於梁山以獻。言王者應事疾恩加耆老則白鹿見汪鋐夏言林文俊湛若水霍韜姚淶等各獻詩頌上優答之。宣付史館。

清馥殿翠芳亭錦芬亭寶月亭工成。

黜南京右都御史萬鏜為民。鏜應詔陳八事一公推薦請自今推用大臣吏部會官具疏敘其履歷科道交章陳其所長如有乖異然後別推可也二辨國是人主所取于臣者曰任怨任事恭順無私交而邪臣之恣強狠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似之所惡者曰避事沽名朋黨交違而正臣之守成法惟公論体群情順君失者似之一或失察則邪

正例，置而罷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一審除
謂自今有詔勅單恩，一洪 聖祖初制，或將本
年稅糧蠲于正只，或將來年稅糧免于閑歲，或
良民得霑恩澤。一通鹽法，請將兩淮正鹽七十
萬引餘鹽一百四十萬引，盡數開邊，正鹽依例
每引價六錢，令納本色糧草，餘鹽每引五錢，即
令納銀貯庫，一令裕邊儲。謂陝西三邊荒歉太甚，
一應和糴給賑事宜，俱當亟議。一廣詳宥。謂
大體勘大獄諸幽錮日久，單恩量加寬錄。一正
憲體。謂因化有詞請，仍令本院詳究，或下刑部，
或事情重大，則行三法司。擇江都御史失職隱
兩京科道糾察奏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
不必復以巡按參之。一先實務。謂治天下之道，
恐斯于吏稱民安，食足兵強而後已。上覽奏
大怒，謂鑑以吏履推未用，意怏怏失望，藉口建白，
大肆欺援，令吏部參看以聞。已，部覆妄議時政，
失總憲大臣体。上乃
謫萬鐺爲民，錮勿用。

十二月。兵部尚書陶琰卒，謚恭介。 琰質訥醇謹，有道而行，言不詭激，事不避難，一時稱爲名德。

西域九十五王入貢。 時西域貢稱王者九十五人，貢使至二百九十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人王，內閣言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答勅並稱王。今書裁奪，恐失觭望。言復言西域諸國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若類各王號，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服外夷也。自後各執賜勅任意往來，騷擾驛遞，勞煩宴賜，損耗財力，以後遠夷討亦左矣。上從言。言當是時，土魯番強殘破我嘉峪關外七衛，及城郭諸國地，大入衆非復永樂間陳驗封奉使時矣。

歲暮行大祫禮于太廟。

癸巳嘉靖十二年。正月甲辰朔。

河南都御史吳山獲白鹿于靈寶縣以獻。

丙辰，復召致仕張孚敬進少師內閣辦事。

左都御史王璟卒，謚恭靖。

御史馮恩論斬。 汪鋐見 上命收恩，遂上疏詆恩不去事，謂恩以閱江行部，迂道回家，路受蘇常二金脉，又詐恩丹行遇赦，避匿江干，辯盜焚其餘贖，恩不啟發，又謂恩擅朴武弁，縱容胥吏爲奸，且摘恩疏中李時、夏言斗語，謂爲嗾言大臣德政，當加族誅。份下刑部，恩復于道中上疏力辨，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榜掠無完膚，毋訊輒朴至死，錦衣指揮陸松每予粲餌護蘇，爲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覽附斬比，從之，長繫待獻。

二月。禮部侍郎湛若水進所輯古文小學。 命留

擢延撫宣府右副都御史劉源清兵部尚書，總制軍務。

禮部尚書夏言進郊禮通典。

戶部尚書孫交卒。 交鍾祥人，再典戶部，承正德末公私匱乏之時，裁冗食，立經制，及致仕二十餘年，清操奇德，卓爲海內之望。

三月。丙辰 上視大學。 上初御經筵

南京都御史陳試得白兎于無錫以獻。 命留餉內苑。夏言以白兎雖產東吳，與西蜀所獻同，乞免稱賀。 上曰：白鵲鹿兎以屢行貢賀之禮，今後非正瑞白經省，勿奏。

夏四月以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爲左都御史。

上幸西苑召輔臣遊觀。賜之酒饌囊詩扇紅藥花製五古樂府五七言絕各一章命和

上幸南內召輔臣閱馬。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驄照夜璧銀河練環池驟飛雲白兀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俊俾華殿已而召入環碧賜若飲其閱馬又命至嘉樂館觀花木 上果生餘漿青益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下左至賜酒食瑞龍飛魚服 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五月。禮部尚書夏言上雩壇禮儀。言言 皇上肇建雩壇于圜丘之傍以祀天禱雨爲民祈福而儀注樂章未經擬定日今九筵欲恭請 聖駕出郊致禱但裁擬未定未可舉行謹條具請又言大雩之祀宜法雲門之舞雲門者乃周官大司樂以祀天神之舞取其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堯取以名樂亦本此耳于是 上嘉納之。

詔天下博求曾子嫡裔承襲五經博士如顏孟二氏例。從學士顧鼎臣請也。

六月。發太倉銀二萬兩于陝西爲更築邊墻及修理舖舍之費。從總制唐龍請也

大學士方獻夫致仕

七月。改吏部考功主事唐順之爲翰林編修。上以翰林侍從乏人詔吏部博求方正有學術時望者乞其選部臣以順之等十人名。上詔七

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太子麗嬪閻氏出尋薨

學士廖道南蔡昂謫外補。時翰林臣日講不至張孚敬謂道南昂不爲代講劾之乃出爲徽州潮州各通判。

八月。左都御史王廷相疏陳考察差回御史于六事。言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伸冤理枉激濁揚清及所奏劾合公文宜如期報按部宜省導從供億撫按貴和按臣宜遜撫臣。違者奏請降調外補 上從之。

擢御史王以旂爲南京太僕少卿。

諭賜夏言御書秋宗二字。

召原任兵部右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凡推會者二。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楊名出爲福建參政而至是特旨召用之。

星隕如雨

吏部侍郎席春削籍。春席書弟也初因翰林員缺。春語尚書汪鋐曰楊維聰陳沂堪翰林選鋐曰二人黨廷和妄議不可春曰二人實冨文學議禮何害鋐曰此端不可啓。春不悅而退後禮部右侍郎缺鋐約會推春猶豫曰鋐已有定約會推何爲鋐怒大詬春亦斷冠欲毆鋐衆解而散鋐遂疏劾春議禮諸臣伏闕幸而免罪。擬劾孚敬兄書汛之楊名臣春爲主書。此道南語臣者今任吏部乃欲起用邪黨包藏禍心臣不敢隱。上曰朕以春嘗加擢用乃不思以道事君本宜重處姑令削籍永不叙用。

十月。復故少師楊一清官。先是一清坐張客事削籍未幾疽發背卒。

至是其孫守書告元授恩賜諫乞。上念其舊勞特許之

夏言進資治堂記。 時言新構尚書第落成于書奉綸天語以爲堂名，門額資治因作記刻石以昭聖眷。摹榻進呈。命留覽。

詔罷京官主考省試 夏言疏言各省開科名爲鄉試原係有司職務寳古人鄉舉里選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偏救弊之法，可偶一行之，若遂爲定規，又不無弊。況考官與按臣每爭較禮節，競生嫌，一切事宜多有未便，請罷之。上從其請，令仍用教職。

逮繫御史郭宗皋于獄 宗皋以旱陨之變上言皇上敬天之心無間息，值此異變，宜何恐懼防患未然，願緣皇子故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伏乞皇上勿以目前拂逆之事爲足慮，而圖之于遠，勿以前人附會之說爲足信而求之于身，益廣包涵之量，隆虛受之懷，崇寬平之政，以防未然之患。上怒其疑君欺罔，故逮之。

十一月。大學士翟鑾以憂去。 先是，上賜錄圖書二。一曰清謹學士，一曰繩愆輔德。而于是奏進也。

遣官攝祭圜丘。 時上偶微疾，諭令致齋輔臣禮官皆言病謹小愈，未宜過歷煩勞，況何定儀注亦有遣官代攝之文。聖躬爲天地神人之主，不可不重。至再三請，而上方賜允。

十二月 上御殿遣使冊封諸王。 時德世子冊文內云，務敦忠孝，禮官言敦字同敦憝訓怨訓惡，若用此字屬不適宜，用敦崇之敦。因追論中書舍人藏今說寫罪之。

甲午。嘉靖十三年。正月戊戌朔

癸卯，廢皇后張氏，收其冊寶。

諭和御製綵燈詩。 上御閣臣曰朕數歲前于宮中躬子內庭之上，正中奉以祖訓一帙，上左奉以皇考手澤一幅，月疑思問，每于元宵之夕設一綵燈，親綸總一絕五言曰於赫皇祖訓，於昭嚴聖澤，孫子將瞻歌，夙夜慎兢業，卿等其和之。仍各與二章以進。

壬子，冊立德嬪方氏爲皇后。 上御禮部曰朕承天眷嗣祖丕基，坤宮不可無繼，主冊不可缺，人相紀宗祧承權，慈極昨已聞于聖母，以德嬪方氏壯資端慎，名冠九良，允副朕懷，未嘗少怠，宜立爲皇后。嬪沈氏稟資淑敏，朕所特嘉，宜進封爲宸妃。麗嬪閆氏恭□熙，宜有加恩，封爲麗妃。其儀禮部以廿五日請，至是行冊禮。

丙辰，冊立中宮禮成。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行慶賀禮。命婦朝賀兩宮。

二月，張瓚撫定大同。 初，以瓚代源清，上敕瓚首勵將士，卓除兇惡，以靖地方脅從黨與，悉勿問，傳諭城中善良，自分趙逆勿得貪功濫及。瓚至，即下令曰毋攻城，吾將有請也，城中俱登陴，請曰吾儕非敢主帥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壯士事楚書入城諭之曰，言用兵非朝廷，朝廷議衆皆知呼爲叛者。仍諭馬昇等以朝廷威德，令獻首惡，貸其餘。昇與楊麟許禽倡亂黃鎮等三十六人斬之，獻首瓚。瓚營于是，葵澄組入城，駐節都臺，以安人心，因榜諭城中，發倉賑卹，縱恣者稍繩以法，衆心始定。瓚贊令馳至城下，追諸兵二舍外，將十以次，上聞。明日與御史蘇佑入城，置飲賞，賚城中大定，諸首惡閻之求遁去。

閏二月，令禮部侍郎黃綰生核大同功罪，賑恤被兵軍民及宗室。初大同變起，宣府各王及將軍中尉多有避患出城潛匿民間者。及虜衆入寇，宣大諸處被掠尤多。戶部議賑從之，乃發帑金二十萬兩，遣官分賑。

三月，復廖道南蔡昂原官。上親祀大社稷，免拜，賚願，命司禮官覈名以聞。張孚敬曰：道南昂外非未補，其二宜以祭酒王激等補之。上以命從之，人命道南昂仍復原官。

上頒御製祭祀記。記于太廷諸生九一百九十道，令禮部分給之。

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佈講，學官賜帛有差。

夏四月，詔魏國公徐鵬舉主祀孝陵。時鵬舉守備南京，兼奉孝陵祀禮。左都御史王廷相論劾之，鵬舉乃自陳解任，仍乞主祀以報太祖恩，從之。

五月端陽節，賜百宴。

大學士李時建書院于家，尊藏聖製，疏乞額名。上嘉其忠敬，賜名珍謨。

上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

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誥靈寶人，前冢宰進之子。志氣豪邁，行誼修潔，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諸書。篤志好學，家聲益振，卒諡莊敏。

六月，南京太廟災。上意欲乃建九廟，勅廷臣閱覆。夏言上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皇上謹天之怠，聖祖啟後之靈，不可不默會于昭昭之表也。上喜，令亟起新廟，南京太廟不復建，遺址築周垣，為時祀所，入南京奉先殿。

七月，令建皇史宬。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勅館閣諸臣重書九朝實錄及寶訓，奉御容于閣上，閣下藏錄訓。上諭內閣曰：祖宗御容實錄宜有尊從之所，因命。

瞿鑾去位。居憂故也。

八月，勅南京重建太廟。先是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言大廟既災，祖神主亦被延燬，必須補造神主，以慰神靈之依；建太廟以為奉安之所，而工成非歲時可就。香火非日月可缺，宜特遣大臣祭告，權將太廟原舊朝夕香火暫依奉先殿，以少伸皇上純孝之誠。上御平臺召夏言，欽授敕諭南京太廟事理曰：太宗既遷北京，為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一天下作二王二廟，恐拂合禮義。于是言會多官集議，言誠如聖諭，允協輿論，克崇祀典，足昭王章，宜合併奉先殿供奉如常。且北京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而南京太廟不必復建，廟址築周垣，香火併入奉先殿承天府。皇考家廟亦勿拆，廟門做奉先殿名曰隆慶，用別輕重之意，仍將勑諭刊布以垂永久。

詔逮繫南京職方主事劉世龍詣京。世龍言南京太廟災，陛下于五廟神靈奉慰祭告，勑加修省，謹以時務之重且大者三事上陳：一曰杜諂諛以正風。

裕勿以說顧問說者爲罾能勿以以正直纓介耆爲不省二曰廣容納者以開言路以言獲罪者當原情敘錄不幸而斃者宜量爲存恤三曰愼舉動以存大體大臣爲群僚表率不宜從斥候用因事械繫或加箠楚動疏與國家相關延齡逆蓋固不足惜而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于情未安神御閣之建國尊祖之盛舉而五廟神靈悵悵無依宜酌量緩急以後營爲凡闕聖躬尤宜請之始以圖終愼之微以防著顯人。上大怒謂議訕君上而結庇逆惡詔逮繫來京訊問。

九月詔議世室七廟規制。

上召夏言偕在工諸臣武定侯郭勛等同詣廟庭視計制用物式言前後相接爲寢室不必遠去廟乃議東爲三昭廟并文廟世室而四西爲三穆廟每廟進深占地一十六丈一尺五寸[illegible]尺五寸以東西列廟總闊其[illegible]太廟戟門之旁門相並宜北後牆與太廟祧廟相並。上謂世室當隆其制乃議所毀觀群廟崇四尺有奇寢殿視群寢崇三尺有奇既而復召見言于鍾粹宮面諭曰。太宗世室宗昭穆六廟宜有名額乃稱太宗廟曰文祖世室昭三廟曰仁廟英廟孝廟穆三曰宣廟憲廟武廟後諭復文祖爲世室則世廟字當避言曰古者而祧有功宗有德者世室稱太宗廟最當。上從之。

冬十月詔論大同功罪。

初大同定上遣黃綰往覈功罪綰至大同部永欲退撓之揚言別有法司來核又恫嚇城中云聖駕將親征綰乃先顯永奸以聞時給事中王庚亦劾永殘民誤國貪殺邀功詭爲屠城之傳裴蘇大變部議先奪其官斷明再疑至是四綰列功罪乃徵劉源清部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陞級立功贖罪諸做孫允中復源職致仕張

賞樊繼祖詹榮楚書等俱各賞賚有差。

拔支大綰曰軍士戕殺主帥國憲具存付之一獄吏足矣而何至釀大亂耶倘始論若不問非也源清請討民是然鎭靜而徐圖之皆惡不過有人不可盡捕耶乃以攻蠻夷之策自終其滿籍鎖鑰之地謬甚矣廟議本兵顧可受之事雖延慶源清受國重托乃橫其謀不自已用爲亂階何心也部永固無論矣要明乃能獨排群議深惕邊情御劄數語賢于十萬之師真可謂聖天子明見萬里矣張瓚樊繼祖孫允中諸臣亦可謂仰承德意而忠于謀國者矣

建昌侯延齡論死。

初鶴齡延齡俱下獄按治數月其詛咒怨望大逆事皆無左證獨延齡殺人有驗。昭聖皇太后窘迫莫知爲計會京中太子生。昭聖以延齡請赦之。上益怒將坐以大逆族其家張孚敬上言延齡實殺人罪當抵死而坐以大逆族誅于法[illegible]不可耳延齡財虜耳何能爲逆。上不聽。已而數詰問之具對如初。上夬意考問薄昭故事命法司會官集議群臣恐傷昭聖意議從末減。上不從竟坐延齡罪斬出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寄祿閑居實禁錮之已而延齡復有詞刑部尚書聶賢稍爲開釋。上怒奪賢俸一年。承讞官逮繫詔獄錦衣都指揮王佐力爲推鞫探得劉東山繫嗣諸情論巫用反坐夷龍居僑等謂東山罪重請荷校闕門外昇之不及立旬日死延齡仍坐斬長繫臺獄子宗倫及鶴齡子宗說俱置南京沒其賜產。

論曰

我朝戚畹之寵無適二張浮淊亦無踰二張當敬皇時二張橫甚時時入禁中至褻窺御幄爲閹人何文鼎所箠敬皇置不問蓋抑之使自歛飭而二張不悛侵民田廣請官寺鹽第舍登壟斷市利積金錢十慮數百千萬不自厭足其厮養姻婭往往凌官府蔑

獄囚莫敢誰何主事李夢陽疏論言之幾無虛吻賴　帝聖明而脫意亦已矣嘗是時人知其貴盛而不知敗之萌固其于此矣乃易世之後欲自退戢而積殃已深未易拔去殆之投毒食中待時而入吻也兄又攫取以吞之乎其及也宜矣或曰當是時二張罪甚不致與郭將伍宜若無罪焉曰柔盈之不免非邪彼易世也猶及況其身乎後之戚畹可永鑒矣雖然以昭聖之慈而不庇其骨肉　帝亦有所弗慊也

禮部尚書夏言請建書院樓堂于里中以藏御製宸翰及所賜書籍并乞名額　上從之。 書院名忠禮堂名瓊恩樓名賓濟令有司繕造工部給帑仍賜言銀圖記一其文曰學優才諭令凡手疏上封翊此識記。

吏部尚書汪鋐建樓以藏御製請名額賜名昭恩

詔免行刑。 時上欲誅延齡孚敬李時力爭之上怒孚敬李時不變又汪鋐欲殺馮恩上聞詔免

十一月。兵部侍郎徐問疏陳武備八事。

曰預蓄兵以重聲勢練外兵以為羽翼防制違官以需調用區處屯兵以防虜患經略邊關以備黠虜懷柔策武臣以興自效專責委以杜張疏專內治以杜釁端疏入報聞。

賜輔臣等御製大報歌。 時　皇上有事于南郊特譔奏宮諭賜張孚敬寺以自製大報歌命和孚敬時恭和以進。上命留覽。

詔置訐奸奴郭祿等于法。 初漳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訐永墳建造違制及擬皇城龍脈　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尺水無礙第侈汰過制詔減損如式事峻已又窒是容奴郭祿為容所遂思以傾之乃嗣源故智誣兩永墳兆龍脈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北內致哀中太子堯令其子郭麒陳縱錦衣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奏紀匿紀閻氏父也　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張孚敬因言近年京師無籍小人競為刁辭挾詐人財錦衣鎮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受麒告詞轉奏其為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鞫被詐害人。主使閻紀賣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報紀姑貸之祿計窮乃復其號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闌入午門前為麒聲冤。詔鎮撫司執付法司乃論及諸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充軍。詔如擬告訐之風少衰矣

十二月。命議南京太廟儀禮。 初南京太廟災不復建議香火暫享併入奉先殿南京禮臣言南京太廟止有每日[illegible]淡源無進膳祭享禮儀無河縣併其奉先殿[illegible]進膳儀并獻新及時節祭祀禮儀合照常供奉難以加損。上從之乃御製祝文遣官齋俸令南京守備撫寧侯朱麒行祭告之禮。

巡檢盧蘇殺田州判官岑邦相。 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興復功專橫特甚邦相不能制漸有郤盧蘇遣其黨刺邦相不克邦相糾眾伐蘇收還蘇遂劫土目攻邦相執而殺之燔其屍都御史陶諧受蘇誣言邦相病死奏立邦彥子芝遣歸田州猛仲子邦佐爭立都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蘇走免就復大作兩江震動事聞下督府核其故都御史蔡經恐朝廷復用兵乃上言邦相不孝且虐下蘇因眾怒殺之乃置不問。

附錄　保定都御史周金上言李新芳之構乃左都御史王廷相為之主使有所恃怙養成其惡廷相亦許金自生疑慮誣及臺長乞各罷歸下吏部議汪鋐請遣給事中王頎刑部

郎中李檟會核新芳疇會事。金廷相各留供職。上從之。

召輔臣等觀恭默室。上諭學敬時曰，文華舒新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為冠衣所在，不欲用前名，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待別作之。庶稱其名。今日可與禮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揭之門左右楹。西室繪漢文帝止輦受諫圖，懸之左，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圖，懸之右，隨召夏言、黃綰、黃宗明至諸恭默室，觀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圖，乃各撰觀恭默室，及東室西室頌，併詩以進。上優詔答之。

貴州宣慰使安萬銓遣使貢馬。時萬銓冊以請守制，終喪如文臣禮。科以土官守制無故事，請下守臣勘處。詔可。

憲廟宮妃楊氏薨。上諭輔臣，明辰元旦例賀，朕自春受病，至今祛寒若苾蓿[illegible]值憲祖妃，庶祖母楊氏薨逝，正係聞喪，非宜文受賀，以盡祖考之精，明示內外諸臣知悉。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二十四

世宗肅皇帝。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夏言進天賜時玉賦。上以天降瑞雪。諭閣臣官曰。今日欲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耳。言因言時玉語雪前所未道。足爲文訓。巧作賦以上。上嘉曰。卿賦以重君言。只見忠愛。

詔復革提督京通諸倉內臣。

召諭改建世廟。上召李時夏言于文華殿右室。諭曰。皇考世廟以迫近河水。久議移改。前日面諭卿等當七廟之吉與工。但今七廟之建。以統于太祖之尊。又限以地勢。規制頗殺。今擬改建世廟于太祖左方。實於太廟加近。宜于舊規亦須少殺于列祖之廟。不

至祖訓所稱朕尊祖之意。免豐昵之嫌。卿等宜會官相度來聞。既而言等擬世廟規制以進。上復召張孚敬李時夏言諭曰。非所擬世廟規制在太廟東。不免于動林木。朕惟我皇考聖心仁儉。今朕作廟。正以安妥神靈。不敢不追體皇考之心。卿等即今日之吉。于太廟東南隙之地。相度定擬來聞。言等遂請于太廟東南度地一區。并詳具規制圖帖以進。呈令依擬行之。

莊肅皇后崩。武宗后夏氏也。既而禮部以諡請。上命會議。張孚敬曰。莊肅皇后與累朝事体不同。其冊諡之文宜二字四字。夏言曰。今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穩。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乎。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諡者禮官之職。定諡者翰林之事。今衆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諡似宜一体。吏部侍郎霍韜曰。諡者天子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大行盛名。帝后徽美號。以夫婦禮宜與逝古人制諡美惡之法。無論諡文多寡。但莊肅作配武宗。他日神主祔享宗廟。諡文不一。似無以稱姓美同尊之義。此在今日所當講者。言乃具請上裁。上不悅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一祖。無彼此之分。前日衣儀。朕謂群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之制。此大義所關。但朕遇皇嫂之喪。無爲嫂如事母之理。非朕自尊。況兩宮在上。勢有所壓。宜諡六字。曰孝靜莊惠肅毅皇后。數既用半。且陰六又合也。祔葬康陵。

賜輔臣張孚敬李時尚書汪鋐夏言長春酒并諸品物。

令考察毋致屈枉。御史喬英言。近時考察每忽功能而聽採訪。累事蹟而信傳聞。上曰。朝廷委任部院。不爲不專。今考察伊邇。卿等務秉至公。惟以撫按寺官考語及科

道官論劾爲據。其一切曖昧影響事情。毋輒聽信。若撫按徇私。賢否顛倒。其失真者。卿等宜參奏處治之。

詔禁華冠服之非。從提學御史方一桂請也。

令編修唐順之以主事致仕。初順之爲吏部主事。選授編修。上命校閱寶訓實錄。順之以疾請歸。上曰。順之方改史職。見校訓錄輒自稱疾。今以原主事致仕。不敘用。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張璧侍講學士蔡昂爲考試官。取許穀等三百二十人。

三月。諭改試貢士于四月二日。以避莊肅皇后喪也。

以張瓚為兵部尚書。

詔令修理鳳陽 祖陵 皇陵

召輔臣評騭諸臣。上謂王廷相好異林甚正霍賢韜建奏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鋐事無定見昵考察恐未免駁人。孚敬曰鋐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上曰若是爭辯鋐終違騎宜若作尚書則部事須盡壞矣。上之留心知人如此

夏四月。賜韓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日讀卷畢。降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保治矣其上二卷役而帶于行其下二卷却讀雖與題不合。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甲前餘以次挨去。蓋自有制科以來。朝廷策士未有親承 聖問躬自披閱如是舉者。禮部請以 聖諭恭列登科錄篇首其李機趙貞吉郭朴敖銑任瀛范宏駱文盛尹臺康源大和九人對策俱以次列之。禮部又請選庶吉士以致事聞。上詔以文華殿大門外親出御題考試。大學士李時等選李機趙貞吉郭朴尹臺何繼洵等三十名奏旨朕覽趙貞吉等八名盧宗哲等二十二名可留擇選與題來行內列吏禮二部堂上官及閣臣名不必部擬此蓋取親試也。可作例。

張孚敬致仕

孚敬在閣日久疾當疾作連疏乞歸自陳棄後益疾篤。上不得巳乃許致仕。遣行人敕送回里月給廩八石歲給輿皂八人命有司以時存問

命選庶吉士于文華殿。

初張孚敬議革庶吉士不復選。至是孚敬李時請復舊制。上從之。親命題試諸進士于文華殿取庶吉三十人送翰林院讀中秘書。

復召費宏入內閣。

先是張孚敬以疾給假。上謂李時曰孚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但孚敬至剛一時難以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 此肅皇后諡號郎用十二字何害乃至于禮部爭辯。時曰孚亦止以為嫂與子毋不同亦是忠愛。上曰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等相處何如時遜謝稱善至是召宏

改遷姚廣孝牌位于大隆寺。

時大隆寺成。上用御史諸演言及部議不復建寺并革各寺修齋俗事而廣孝祝典并僧錄事俱移置之按此一舉有二善休式散遣僧徒各寺隨住還俗者聽。

五月。建路祥宮。

上以 獻皇帝誕降宮中。乃因其地建路祥宮。以伸永慕。既而落成。廖道南撰頌以獻。上優詔答之。

六月。御史馬恩戍邊

初恩論劾繫刑部獄癸巳秋汪鋐欲甘心恩時會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鋐張目視之。恩向闕號伏鋐叱令兵馬捜恩東向號恩挺立不屈鋐攘臂曰若謂欲爲厲鬼殺我我且先殺若。若曰上帝殺我耳。恩曰吾就傑奴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我。鋐大怒曰若在獄中受人餽遺此豈道誣之士耶。恩曰此患難相恤且。吾豈有官爵與人人豈與我買爵耶。爾受某布政使金若干保爲都御史受某某寶玉帶金銀若干把攬權用擢亂國是罪不容誅反欲污我清修士鋐懷賢辦獨欲下扑之恩亦大詬不止鋐遂署情真字于紙尾仍謂衆曰任先生聞釋吾自定矣左都御史王廷相曰祖宗朝百六十年不殺言官難自今日知且法當殺則殺之如先生言是以私殺之也。鋐不聽竟署真情實。武定侯郭勛亦

備之。已而上憐其狀，是歲免刑，父之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臂血書奏，自縛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為引奏。上為之動容，下刑部覆勘。至是，署部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各上言：恩應詔陳言，伸此御彼，非領大臣德政者，法無必律可生，且子請代父，必情亦可矜，乞從末減。上從之，乃論斯罰罪，編戍雷州。

太常少卿張鶚上疏論樂，納之 初以太僕丞薦改太常，疏典雅樂，欲設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鐘律，因謂陳止樂俗樂鐘律候氣宮縣，并繪圖并說以進。部議：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況群廟行禮奏樂，尤以得此為節。然候氣可舉，誠宜特設。宮縣古制，詳見周官，有宮縣軒懸判懸特懸之別，廟庭之中，周旋未便，姑且宜之。惟候元氣則為作樂之本，請如所奏，如法築室圜丘外垣隙地，仍選天文生知曆候往相其役，待有次第，委官考驗。或草澤之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色，以共成其事。其論設特鐘特磬，宜令如式成造。上是其議，既而罷之矣。

七月，戶部尚書致仕李瀚卒 瀚沁水人，以風裁自持，不畏強禦，所至以嚴正見憚，而持法平恕，人亦無怨言。

詔復大臣子補蔭例 先是，姚安府黃甜以父尚書鎬得蔭，中鄉試，乞以子粹補蔭，已得請矣。時粹方幼，未入監，尋有旨議革例，不許補。至是，甜以例前為請。吏部言：國初蔭子之制，若承蔭未經授官，或早歿，及鄉會試中式者，仍宜補蔭，以彰國家賞延之典。得者報可，有前旨補蔭者，送監如例。後止補一次，毋得累行陳乞。

詔令刑部左侍郎陳璋、南京太常寺卿洗光致仕。

刑部尚書聶賢乞致仕，許之 時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京兵部尚書唐龍、刑部尚書聶賢、戶部左侍郎陳璋、工部右侍郎甘為霖、大理寺卿王綎、國子監祭酒吳惠、南京太常卿洗光、甘肅巡撫趙載各不職狀。時部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畱用。上覽之，不悅，召李時諭之曰：年來言路不開，外庭咸歸罪張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陳奏大段多私，令覆此疏，亦是私意。時曰：吏部是愛人才。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譽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篤。上曰：第遲鈍耳。南京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事府。聶賢如何？時曰：無過。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覺衰老，宜令致仕。賢宜令甘陳以全体貌。上又問王綎何如。時曰：清介……上曰……執則幹事不通……潘既知之，盍亦何堪趙承之流，畱之無用。時曰：恐公議未免。上曰：如此則外調之。上復諭及張雲誠懇耳。為霖有材，趙載無過。上曰：此三人悉畱用之。上又曰：吳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此可調南京翰林院中用之。翌日，遂詔璋等致仕。

汪鋐罷 給事中孫應奎、馬汝驥、御史曹逵、王廷各劾鋐驕橫狀，交章劾之，且述卷詔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鋐乃上疏詆應奎等狹私罔上。已而劾者連十數上，鋐迫，乃乞致仕，許之。時文選郎中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罷去。

附錄 給事中楊僎上言：建文時死節諸臣齊泰、鐵鉉、張紞、黃子澄等，忠義凜然，宜採付史局，及加官贈諡，錄後立祠。夏言復奏：僎所列死事諸臣，皆當時誤國有罪，太宗名為君側之惡，聲其罪而誅之。楊僎新進，儒仕未諳事理，所奏難以准擬。上怒其狂率，原之。

八月初命貴州開科取士。洪武間開科目以雲貴兩廣諸省鄉試將廣西鄉試附廣東取士十七名貴州鄉試附雲南取十五名永樂間增定貴州布政司而所屬府衛州司徧立學校作養人材後廣西以人材漸充令自開科而貴州仍附雲南應試士子有跋涉艱險之厄登賊切齒之苦間被賊觸辭死于非命舉家哭泣世遂以讀書爲戒給事中田秋疏議該省設科部議未定至是巡按御史王杏備細勤懇乃詔行之雲南解額准取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

召大學士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校諭以盡心供職有

尚書夏言恭擬端凝懋勤二殿名以進。上悅。上手諭曰朕宮左右小殿東曰西曰書史敬懸以名來聞言恭擬左曰端凝右曰懋勤以進。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凝冕旒懋學勤政意義甚善故有是識表

復設大倉州兵備副使。

上御無逸殿召輔臣同遊。時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曰今日暇朕出遊召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所賦其後圖豳風亭東壁書七月詩此學則上所咏豳風圖長句。上曰朕志在恤民卽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祖皆當營造過此卽無事矣。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聞上昔與李時夏言評品辨臣是當上曰朕在內皆得其似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狀獨用或未當仍須勤奏時曰頃宏至京舉朝欣幸上委任者隆至洸同成。上曰舊臣止卿及宏在時詩御賞格不足勸擢用乃命賜酒飯以出。

一按史臣言曰。上嘗與輔臣李時從容評騭諸臣曰王廷相賢矣梁材甚正翟鑾賢尚從很奉金事耳汪鋐無定見考察遂多枉抱時曰鋐近在部特與霍韜爭辨。上曰若爭鋐猶淺持宜張韜爲尚書部事益亂他日亡口張孚敬忠誠累世不借人才耳咸服上藻鑑。

召起姚鏌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時上召見費宏李時于無逸殿宏曰三邊今缺總制臣敢薦一人。上問爲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士心時鏌處兩廣亦是彼來王守仁卻不是。上曰守仁徒爲名耳鏌曰遼東頃用馬永甚好宏曰聞家丁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至是起鏌兵部尚書仍兼前官總制三邊。

九月詔改折南京江西湖廣漕糧。戶部尚書梁材上言蘇松淮揚等處及江西湖廣今歲荒歉兌運艱難宜改折漕糧一百一十五萬石以寬民力從之。

冬十月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命留覽。

以御史曾銑爲大理寺丞。論平遼陽叛卒功也仍賜銀幣有差

大學士費宏卒贈太保謚文憲。宏仕三出入內閣恭慎詳練諳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云

選補嬪御。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乞命夫人女官出諸王籍所以選擇嬪御從之。

啟祥宮成。夏言上言啟祥宮及欽安殿天一[illegible]俱成擇日祭告乞命輔臣李時及道役官郭勛林廷㭿共爲祭祀祭從之。

賜故吏部尚書楊旦祭葬。旦建安人官南京吏部之曾孫也自南京戶部尚書改吏部未任以疾固辭致仕卒於家。

十一月。詔授孔子後承寅學正奉祀。先是衢州孔子後彥縉正德中襲翰林博士至是又襲封承寅以例請故有是命。

延津民李拱臣進女。拱臣自言有女端麗堪充下陳白于通政司轉送禮部以請禮官因請擇日選覲。上曰朕享之初淑女適至殆出天意不必擇日而送選從進大內可。

[illegible]

十二月。河南都御史簡霄疏陳丈量田地。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賠償之苦而富民有地無糧者難以遂欺隱之私宜敕議其便戶部覆議請通行天下但有詭寄兼并者告發改正不許一槩丈量致生紛擾。

詔以淑女曹氏冊封端妃。

陳侃上使琉球錄。侃與高澄還自琉球乃撮其山川風俗及夷語夷字爲錄以進命付史館。

丙申嘉靖十五年正月丁巳朔。

咸和伯陳萬言卒。其適孫書乞襲祖爵。吏部侍郎張邦奇言外戚封爵例止終身。上命以爲指揮同知帶俸錦衣衛。

贈故南京工部尚書何詔太子少保。詔山陰人淳謹耿介居官無赫赫聲而所至皆著政績歷南京工部祭蒿僅三千金詔至五年乃至二十餘萬子鰲仕至刑部尚書。

二月。御史張景疏陳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動內有防禦虜寇修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糧餉淨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年之中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參劾從之。

詔求紅黃玉以禮神

廖道南獻九廟禮頌

三月。詔復歲貢舊例。初祖宗舊制除三年一次開科取士外其歲貢之[illegible]學一人州學三年二人縣學[illegible]年一人俱令提學官于各學食糧年深生員內從自考選如正貢不堪將以次附貢者考充後因奏行新例令提學官會同巡按御史并二司官不論食糧深淺通行考取至將新進年少附學生員超補起貢廷考不中數及五名提學官降于級別用至是提學官畏忌輒違成憲各府州縣于該貢年分竟不起貢自十一年至十四年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因言國初詔天下建立學校猶慮餼廩遐陬未諳文教難槩律以中土每寬立條格以開進取之路今一例考選以致廷試黜落率多偏方下邑之人提學官送于乏地愈不敢起貢足使偏方下邑既鮮生科目又無歲貢可望勢必至于頹廢學校盡散徒人沮進取之心恐非祖宗立學設教之意乞遵祖宗成憲令諸司無侵提學事仍將未嘗起貢地方依例考補應事體歸一而人才各得其所。上詔令天下提學官俱照舊例行

國子監祭酒呂柟條陳監規五事。從之。一言舉人在監一言歲貢入監一言納銀例監一言公侯伯子孫在監習禮一言儀禮一書當令士子習行部議宜如所言行之。

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仍賜文官一品朔祭服及玉帶。

上御文華殿開講

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崔文魁卒。贈太子少保謚康簡文魁山東新泰人守身清約精于吏事居官所至有聲而性和厚人稱爲長者云。

上將親視宗廟工程。召見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于龍德殿示以御製錄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諭龍兌講官溫講一議宗廟寢搨門啟設置之宜一議葬禮之正宜有附從時等各依韻恭和三章以進。

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恭和 皇上御製祗謁七陵并奉 聖母觀玉泉山詩暨恭紀扈蹕詩十三首以進。 上嘉納之

夏四月癸卯。作幽宮。 上親行祭告諸陵。丁未。遊九龍池。癸丑。 駕還京是時諸臣言恭安享殿明樓寶城擬請量依長陵規制其地中宮殿等項仍請稍有其制至于列聖諸妃從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于外垣之內寶城之外左右相以次而祔盡圖貼說恭覽得旨俱如擬其未盡事宜候朕仍親往決之。

詔起原任戶部尚書許讚爲吏部尚書。

詔修諸陵。先是 上于行宮面諭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言武定侯郭勛曰七陵多有傾壞併工修飾長陵神道宜用石砌應圖堅久其石像等項宜各護以石臺所有修建事宜部議以聞。

以禮部郎中陳篪爲岳州知府員外郎楊儀爲四川僉事尋留服原官。時篪爲主客郎中儀爲精膳員外郎吏部以爲不職俱外補之夏言上疏力留上命仍復原官。

遣官往祭 孝陵暨 顯陵。北以展謁七陵還乃遣成國公朱[illegible]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以伸追報之孝矣。

行大禘禮于太廟。諭賜輔臣禮官御製禘畢吟。夏言因上言太廟方成適當五載禘祭之期而新廟之中皇初祖首享之此于皇上追遠之孝。大配推尊之心適相脗合禘祖之在天神宜乎饗答。是以來玄鳥之瑞也而謹恭和二章以進之。

詔諸作壽宮。先是 皇上恭謁七陵召武定侯郭勛李時夏言及欽天監監正夏祐等侍從 聖駕親詣天壽山相看還東十八道嶺風氣密聚甚爲大吉之地 上悉諭言訪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傳選吉壤吉曰 太宗營山陵于永平縣命禮部尚書趙羾以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于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即 七陵所在是也今宜訪廖氏等子孫必有秘受其祖術者眞傳者既而謁告諸陵畢率欽天監官親擇吉

地復諭曰適觀吉地咸爲陵朕惟祖宗所遺
本諸天錫既越列聖之地恐朕未可當今日
既定宜勿他適還京可即議營造否則必蹈前
焉也卿等其方賓之副等言山陵之事前古帝
王皆所諱言惟我 太祖 太宗嘗預修陵寢
至今相傳以爲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因
上言禮君即位爲櫬若漢文帝自表霸西唐太
宗詔營九峻則是古者則預造山陵蓋既達始
終身復親見且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乃
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恐先有事故三
陵地理並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因謁天
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爲萬年壽宮遂勅臣
等以預建之事仰見深用明達宜相情萬萬
臣等敢不勉從事聖志謹將營造事宜條例以
請書曰復諭曰預建陵墓大臣以諸但恐衆有
未諭可行止爾百官以及國之耆民可言之
□□等宗人府事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掌□史
[illegible]

□□翰等合辭勸
建。上從之。

五月召輔臣李時禮官夏言及武定侯郭勛沈冊
西死。

詔取南京清江龍江二廠木植以充兩宮七陵修
造之用。

命錄 皇祖御製文集諸書 時 上諭內閣訓錄已完可將 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并及五經四書二十一史及性理大全聖學心法各重錄一部藏貯不必開能。

賜百官端陽宴于奉天殿。

□□錦衣衛副千戶劉昂視□等敬于家賜之勅
上以手勅付昂曰勅舊輔孚敬卿比以疾乞還
文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 聖母康寧及
原選淑女內宮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
將近矣 冊封端嬪二嬪今河南李氏京畿王
氏爲敬靜二嬪又於本年三月躬行謁陵禮
奉慈車率后妃禮成後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
飭新七陵增造等項朕且作欽宮于長陵左之
陽翠嶺即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平臺山
以尊 皇祖 太宗嘗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皇高叔祖景皇叔二陵奉
聖母冊向京今朕使楊往視卿于家卿果疾未
痊便不煩以見如祖可即星夜以行急來見朕
勿自負以致朕懷
無也辭其承之。 詔除禁中釋殿銷燬佛骨

[illegible]興隆寺爲講武堂。 禮部尚書夏言因[illegible]
言兵事在祀與戎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
武雖各農隙則大閱之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請
凑有者亦罷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我
高祖經理堆向教閱試將士。 文皇精騎之餘
亦時加簡練通者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宜歷聖
處講武之事誠不可緩條上四事。一營造殿堂
一專教將領。一尊崇廟享。一時加勸
懲。 上皆納之命會兵工二部議行。

六月詔崇修后稷廟祀于武功。 先是陝西西安武定職郡竟封
后稷有部之地與稷城義原各有廟祠鄉民歲
時奉祀但未入祀典巡按陝西御史周鈇採輿
論因比照秦州先年伏羲廟事例請修飭廟宇
賜額頒文春秋致祭設廟戶守視其美稱古
廟亦聽民間自行。
舉祀部議從之。

[illegible] 恩期吳江人有膽志遇事敢爲自爲司屬

時郎以才幹聞然褊自遂與物多忤故竝所
至有績効而株不理于口留城新河之議寔肖
道永剏應期創議而撓于浮言
無成而敗蓋任事之難如此
以霍韜爲南京禮部尚書
詔議遷奉慈殿三后神主初孝宗于奉先殿則特建奉慈殿祀祭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皇太后于內蓋皆祀所生母也至是
上諭禮部曰廟重于陵禮制所故設今廟中一帝以一后配惟陵則二三后配葬所祀陵殿已自不同今復建奉慈殿不祔奉主于陵殿爲合禮又特官既配葬于帝主無祔廟之禮宜在陵殿此亦關典禮卿其會議以行夏言乃集多官會議言自古天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毋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帝之文周之閟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國朝

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孝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禮于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于孫則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昭其宗之耳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陛下于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于孝穆皇太后孫也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今議欲遷主陵殿使得所安情禮得足天下之大典且與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事體略同但祧義惟遷主是矣而遷主陵殿歲時祔享尤爲曲盡非前代所及議入
上令擇日奉安神主
禮部尚書夏言引疾乞休不許言姻黨完爲順天通判與府尹劉淑相不相能淑相家人時受富戶銀兩東廠緝獲淑相謂有所指使劾完橫肆因及言懇狀詔晉王新塽被劾許奏賄銀萬兩賄朧請封考選儒士受銀四百言奏辨謂淑相積有宿怨令以巳私敗露嫉衙及臣蓋自度不免于法故陷臣馬名可藉口他日貪緣耳上曰淑相已犯贓罪究問未結擧誣大臣以掩己罪詔逮繫錦衣獄鞫問既而言官劾言章十數上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亦因淑相事劾言朦朧爲己故大學士費宏請諡以爲奏事猾賊紊亂情節法當坐斬以宏諡文憲爲紀憲宗徽號所當更正言亦疏辯再乞休上慰留之
皇史宬成令專藏訓録其列聖御容命奉安于景神殿
七月列聖寶訓實録成
八月皇一女生夏言言皇上荐荷天休肇誕淑祥乃節值中秋時當子夜將來嗣胤類衍之端定大兆上納之令免賀

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寶効言中國長技輕車彊弩是已而議險設者之要修邊墻水頭是已金古兵家流率謂步不勝騎一騎不勝車臣家所造戰火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紘收造兵輪小車孝宗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八輛將欲説以制宜做製造可選別機墻以遏虜入擬險防以邀虜歸諸邊備甚少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鉄神鎗兒皆可及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樓昕有神鎗及尖竹三百步宜倣漢昳恭之法箭遊閃不立堅用以河南嵩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墻挑挖壕塹以制虜入與武營南有鉄柱泉方可百步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鼓日帥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勢自不能深入並覆請如所奏上從之

破西虜總制都御史劉天和等陞賞有差。先是四月中虜酋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凉州副總兵都指揮僉事王輔率卒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冢再與虜接戰斬酋長一人奪其纛斬虜酋五十七級獲馬百四十匹已虜復入莊浪境總兵都督僉事姜奭等以凉州兵馳至莊浪與虜五大百騎遇于分水嶺再戰再勝逐至平虜嶺虜騎大集奭伏兵左右佯北走以誘之虜追奔陷伏中我兵四起遂大敗之斬虜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匹聞兵部第諸臣功狀。上以下勅諭陞賞天和并太監陳浩總兵姜奭巡按趙載俱優賚。

九月諭議改三后諡號。初　上于沙河行宮諭夏言曰三后神主皆係當時尊　太皇太后之號乃因子孫所奉尊稱令既奉遷陵殿實同帝后之例揆之名實于禮宜似當更定卿其會議以聞至是言會多官于東閣集議上言三后神主奉安二陵當各從其夫婦之義不當仍繫子孫之稱故　皇太后太皇太后之號在奉慈殿則可在陵殿則不可請以　孝肅太皇太后神主題稱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皇后不用曆字　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於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尊親親之道無盡上從之

御史余光上言京試　詔付史館

改諡悼靈　皇后曰　孝潔皇后。先是夏言上言先皇后諡冊悼靈考之諡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天之義而靈義有大類非大美之稱。先皇后正位中宮奉主宗祀贊助內治已及七年。懿行純德足以母儀天下揆之名實未稱表行之實宜更定褒稱垂示後世。疏至是改諡

冊立嬪妃。冊一貴妃沈氏王氏二妃江氏陳氏王氏四嬪余氏徐氏王氏盧氏。

上如天壽山。奉遷　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于　茂陵各享殿也夏言李時等扈從遷告　祖考于內殿。

冬十月。皇第二子生。昭嬪王氏出也禮部尚書夏言上言　上皇峻德　承天大孝光祖　帝祗眷佑　宗廟垂休天慶滋至適若陽月吉辰篤生元嗣國本天宗永有承賴中外臣民不勝懽忭謹以稱賀禮儀進聞。上命稱賀止在門吉服如前例言復請冕服御殿受賀不許。

奉遷三后神主于陵殿。命尚書顧鼎臣嚴嵩侍郎謝丕敬題神主駙馬崔元郭景和護行遣祭伯衛錞陳鏸行禮於奉遷　孝肅皇后于裕陵。孝穆　孝惠皇后於茂陵既而　上親詣告長陵。復詣裕陵茂陵以行慰告禮。

更定　獻皇廟號。上諭夏言曰朕思　皇考廟名似不大安　太宗百世不遷故名之世室恐　皇考亦致讓　太宗宜別擬議且世之一字來者或用作宗號今相干　皇考徒擁虛名此非朕既親恐後亦有議耳可會卿勸李時詳酌之既而又諭曰　皇考廟止題稱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言即上奏曰按禮天子諸侯始祖廟曰　太廟子孫世祀之若昭穆羣廟親盡迭遷惟有功德者別立廟祀百世不遷名之曰世。周之文武世室是也。我　皇考獻皇帝篤生　皇上雖比周肇慶而前有　文皇既稱　太宗義當尊議後有聖帝必為　世宗理宜避嫌是世廟之稱　皇考在天之靈必不欲當世況世之上不冠以

諡世之臣不承以宗小考之稱古亦未經見宗於
定爲　獻皇帝廟曰睿宗明祀正而萬世之公議
定矣。上從之命
以所議付史館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若水纂二禮經傳測上獻下禮部閱視尚書夏言謂其以儀禮爲經與孔言相戾上曰既與孔子相戾不可傳示後學已之。）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夏言據宋儒程頤議請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從之）

加上孝靜皇后謚號（初上于天壽山行宮諭夏言曰皇嫂孝靜皇后謚用六字于禮未備還用全謚庶合典禮言擬欽定爲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輔臣李時改題神主）

十二月以夏言爲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以南京吏部尚書嚴嵩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勅錦衣衛官使安南（時安南二十余年不貢廷臣議兵謫罪故有是使）

詔守制尚書許讚先期至京俟服終次日即詣吏部視事。（吏科給事中謝廷茝言讚去京師僅千里且服闋伊邇使得終制就道執程拜命亦未遲也惟陛下少寬以期勸忠以爲孝子上曰茝言亦是第今用人爲急尚書不可曠位亦此不爲例。）

奉安　太祖列聖帝后神主于各廟。（先是禮官議奉安）

禮儀言駿奔對越洛邑祀清廟之歌寢成孔安之商人著殷武之頌是皆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迨今皇上稽古制禮創天子七廟之制時全
太祖之尊別作太宗不遷之廟乃曠古之盛事新廟告成禮宜肇稱祔主之祭以妥安
祖宗
列聖在天之靈恭擬禮儀以進至是乃行奉
安禮

命加致一眞人邵元節禮部尚書（以禱祠皇嗣誕生故也）

令議定科臣與部堂相聚會之禮（先是南京禮部尚書霍韜言按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官員相遇廻避洎南京文官無論品秩崇卑皆以官與或乘女轎街衢相遇甲不避尊舊年給事中曾鈞騎馬徑衝尚書劉龍遮擁兩轎之門鈞尋與龍互相訐奏臣禮官也乞申明禮制南京給事中曹邁等各抗章謂近侍之臣不當廻避雜

公案次得與尚書列以証之韋俱下所司既禮部尚書夏言引避不與議左都御史王廷相乃與禮部侍郎黃宗明議覆曰按大明會典京官朝儀條內云公侯序于文武班首次駙馬次伯以一品以下文東武西依次序立其班則之定体如此又大夏儀條內云公侯駙馬伯文職四品以上及學士四殿東西侍坐六科都給事中于左門序坐六科給事中丹墀內東坐其要坐之定体如此又公聚序坐條內云在京法司會官寄因俱下於大門外東西條行列位公侯駙馬伯列于東坐都督等官列西後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于西班南向司大理寺佐二官幷六科給事中別于西班後行禮部會議民犢俱于闕左門東自旁序坐尚書在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副都御史對坐通政司叅議大理寺寺丞列于東旁六科都給事中別于西旁南京文武衙門公事會集聚坐亦如之其會議之序坐定休如此又官員相遇廻避條內

云七品遇四品以上引馬迴避五品引馬侍立
遇六品趨右讓道而行其迴避之法亦如此又
觀給事中教場比試與五府侯伯大臣並坐選
官賜酒飯與吏部尚書對坐與兵部尚書侍郎
並坐此皆會典之所不載夫尚書侍郎一也在
吏部則對坐在兵部則並坐亦非定体矣其與
大臣一時同事之宜体又如此今六科給事中朝
參宴會遵常達步減缺循禮制其途遇九卿大臣
亦皆引馬迴避成規具在其南京六科給事中
遇九卿大臣立馬拱手不知所始違典存不聞
載事例亦無可查臣 皇上一王之制為國同
文豈宜以識南北殊俗異政兩京文職四品以
下不許乘轎已有定例其用轎者女轎山入者
違犯典章所宜禁止請勅南北諸臣四品以下
遵制乘馬拱揖用肩與其六科途遇部院大
臣亦如在京引馬迴避違者聽禮部與都察院
及科道糾正 上從其議仍詔
以後有故違者必參治其罪

閏十二月上兩宮 皇太后徽號布詔天下。

九廟既成 上乃定五歲一禘祀 皇祖于
太廟以 太祖配每立春特享 祖宗于羣廟
三時合享于 太廟季冬大祫于 太廟
皇考廟稱祀已而上兩宮徽號 昭聖曰恭
安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曰慈仁康靜貞壽
皇太后乃布詔天下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為尊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
羣廟之外表著功德享祀百世更刻 皇考廟
曰獻皇帝廟止修時祀以避崇稱之嫌矣由
是致孝慈闈而恭上兩宮徽號慶禮既備推愛
宜頒 甘肅巡撫趙載疏制套虜撫羌剌事宜下總督議行
云

召起原任大理卿史道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以虜深犯宣大地方失事重大故也道至鎮親
督兵會同總兵梁震于王林川等處與虜對敵
斬獲賊級一百二十顆既又于沙河等處斬獲
賊級一百四顆二次捷聞 上降勅獎勵以
銀幣進副都御史仍巡撫大同

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辛巳朔

皇三子生。 是為 穆宗莊皇帝康妃杜氏出也

命戒諭國子監祭酒許成名司業童承敘。

時御史張景奏劾成名與路潛遷承敘同流合
汙下吏部議尚書許讚復奏尚持兩端 上曰
吏部權衡所在宜有定論讚乃擬罷用 上從
之仍責令成名承敘而宜加砥礪以圖後效

二月 上如天壽山祀陵 皇四子生。

戊寅駕發京師又次日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
皇五子生。 上御製嘉靖詩頒示扈

從大臣各賡和
以進甲申還京

三月以郭英侑享 太廟。 從武定侯郭勛請也

議建行宮 上欲于沙河建立行宮勅工部計有司材楊工以待修營丙午 駕發京師視之癸丑還京

夏四月起復都御史毛伯溫到京上令之任候征討安南命因條大事。 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議俱從之

五月御史桑喬條陳三事。 一禁奸弊以節工役 二重邊防以銷虜變 三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林廷昂張瓚張雲也以聞

上皇三子名載壡四子名載圳。

禮部請冊立東宮。上曰卿等請冊立具悉忠愛可少待之御史余光上言今考聖嗣誕生異日正位東宮統臨大寶宗廟社稷天地生靈所繫非小而其本則在于豫諭教而已祖宗設東宮官屬如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等官皆爲輔導而設請將選鴻儒充師保賓客之任以立教于豫部議皇儲爲天下本當慎業養端請以光言下吏部預訪人才俟冊立舉行。報可。

詔建故臨清知州夏鼎祠有司春秋致祭鼎大學士言之父民稱有德疏請立祠故有是命也。

致仕大學士張孚敬上疏問安又賀九廟成。皇子生。上優詔答之仍諭以疾可一來見以慰朕思也。

原籍養疾大學士方獻夫奏賀皇子生。上優詔答之

詔以鄭王厚烷冊妃閻氏貞孝賢德事實送史館採錄從王請也。

六月令大臣被論者不宜奏辨。時科部選譯字諸生嚴嵩要貨納賄視爲去留已而苞苴盈門故高其價以資聞之御史桑喬等疏列其狀嵩洞奏辨以爲求白心迹胡汝霖上言大臣被劾不宜奏辨以傷廉恥從之然竟置不問。

新作養心殿成。

秋七月右都御史毛伯溫引疾乞終制不許先是御史何維栢上言朝廷舉措大臣出處望所係不可不慎也頃皇上以安南之役起毛伯溫于衰絰之中而伯溫亦感激效命不敢再辭者益不敢負陛下知遇之恩也今卒賴聖明感格安南悔過征討罷後生靈既各遂安居之願獨伯溫一人未終之思苦臣願陛下保全伯溫之節廣錫類之孝許令陳情乞終禮制使天下咸知陛下能以禮導其臣伏臣能以禮律其身爲後世識昔宋富弼母喪其韓琦言起復非盛事當公辛不可奪仁宗竟從其請天下後世至今爲美談如使伯溫今日果于自奪而不亟請大臣不以爲非小臣不以爲言使異日國史書曰大臣起復自陛下始豈不深可惜哉疏入上曰伯溫朝廷征討起復已有旨令施任治事維栢何輒來奏擾且不究。

贈故南京禮部侍郎劉瑞爲禮部尚書。初瑞以忤逆瑾謫戍至是陳乞而上憐之故有是贈。

八月以蔭大學士李時次孫鏸南京大理寺卿宋欽孫鶴年國子生以時長孫鑛授中書舍人欽子廷佐中式故也。

戶部尚書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秉性古朴內持風節外若恂恂鄙人故稱爲長者

皇五子生尋殤。[illegible]

皇六子生。[illegible]

九月。逮繫應天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貢士不許應試南宮。初應天呈到試録，禮官嚴嵩劾其品隲文字不塡主名，爲大不敬。大學士夏言亦謂發策以國家戎祀爲問，所對多譏訕語。嵩謂宜置于理。遂命官校逮繫汝璧、衢于詔獄，其提調孫懋、楊麒、何宏、沈應暘俱命南京法司即訊。同試官舒汶、奎等，各行所在巡按即訊。所取鄉舉不許赴南宮會試。

附録　山東御史李松上言：沂州寶山開礦七十八處，採砂碎鑄白金一萬一千三百餘兩，今礦脉將絶，欲將龍脛山、石弁山、坎第山開採，恐復細微，徒費財力。下戸部議，行勘覈。上命撫按官極力採來，因責戸部推諉，姑原不問。

新作崇德殿成。

冬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先爲編修，遇逆瑾擅權，清守正不阿，遂落職。瑾誅，方復官。生平好學，篤行，士論重之。

兵部尚書王憲卒。憲，東平州人，有才略，閑于軍旅，而勞績尤著，邊關等處一時推重。

附録　巡按廣西御史余光私遣官入南安，責令稱臣，復上奏妄引五季六朝等語。上怒，奪俸一年。

刑部尚書趙鑑卒。鑑，壽光人，累官尚書，引年乞休。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古詩一章，以寵其行，賜紳米之。

十二月。侍讀學士郭維藩卒。維藩，儀封人，孝友朴素。上念講讀勞，故特賜之。

詔嚴緝盜賊。時天下諸司入覲，每多盜賊沿途爲害，御史沈越條緝盜事宜上之。上即命嚴加巡緝，越捕獲巨盜數十人，窮治其罪，道路以清。上褒答之。

十二月。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墅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時勛有寵，請旨許之。

甲戌。皇七子生。

逮廣東御史余光于法司。禮部尚書嚴嵩奏廣東試録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僭不擡頭，及稱陳白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文書大壞，詞義尤爲荒謬。考官提調官陸杰、余録，監試官蔣淦、鄒守愚逮問。試官王本才等，并奪其[illegible]。御史余光，命法司逮訊。仍通行天下提學官，嚴禁士子，敢有肆爲怪誕，不遵舊式者，悉黜之。

戊戌。嘉靖十七年正月丙子朔。

壬寅。祈穀禮于圜丘。

天方國遣使臣入貢，請得遊覽中國。禮部議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絶之，還其貢物。

二月。上如天壽山。春祀山陵也。是日宿沙河宮，辛未還宮。

彭城伯張欽卒，賜祭葬，謚武襄。

會試天下貢士。命禮部尚書兼學士顧鼎臣、吏部侍郎兼學士張邦奇爲考試官，取中袁煒等三百

二十人。禮部言邇來文体日壞道術日岐宜禁會試取士務求醇正典雅合于程式者鉤棘茁軋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經傳引用佶烈不經之言參奏除名詔從之。

詔許應天中式舉人送國子監。初應天鄉試以試錄違式有旨逮問所取士不許會試既而謫考官諭德江汝璧爲福建市舶副提舉洗馬歐陽衢爲南雄通判府尹孫懋納贖還職御史吳悌請寬中式生儒姑容應試。上謂其違旨錦衣逮治要有之至是部復以諸生爲請。乃詔送國子監肄業。

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邦奇擢光禄卿陸深爲太常卿兼侍讀學士纂修玉牒。

致仕大學士張孚敬上疏請立東宮。上優詔答之。

命免各巡撫官赴京議事。以南北頻災盜賊竊發故也。

三月巡按福建御史李元陽奏上甘露。上以頒賜內閣及文武。

策士奉天殿。取袁煒等三百二十人進士及第

附録

給事中呂應祥上言。大同兩因兵變。競效頹風官吏百計夤緣以倉場爲奇貨商人亦通關節視盤驗爲虛文宣府一鎮總理分理同知同心經收監收如同氣。保嚴而漫誶盜積弊已深包攬以啓羣奸。良法俱廢。乞敕戶部詳議盡祛宿蠹將指揮王卓承道等收繫訴問斬。扦曹伯均周世亨韓章等早正典刑。下戶部覆議從之。

夏四月。上如平臺山。初上以平臺山爲文皇帝駐蹕之所命建亭名曰聖蹟至是成。上躬祀文皇于亭中壬子禮成癸丑御沙河宮頒食從臣乎宴畢東先是辛亥御行宮有火延爇中宮。及夏言行帳羣臣奏頌德揭言請各官補奏從之。

甲子大雩。上以亢旱不雨躬禱雩壇御製祝文焚之不應。上復于宮中默禱已乃大雨自曙連暮羣臣表賀

禮部請製修建 皇陵 祖陵碑文。先是鳳陽守臣以修建 皇陵 祖陵請御製碑文各一通。一樹皇陵右亭以配 太祖宸翰。一鐫勒 祖陵壽春諸王墳所事下巡按官相度議擬至是奏報禮部覆請從之。

復設鎮守內臣革科道監收錢穀。時武定侯郭勛條上通[illegible]用人才立稽考惜民財蘇困苦諸事因欲復鎮守內臣革監收錢穀科道官下六部議吏部尚書許讚刑部尚書唐龍工部尚書溫仁和俱謂勛言体國愛民爲必可行。戶部尚書李廷相謂科道官以該議糾察爲職監收錢糧實非所宜。其令內臣督關鎮亦爲國足財之意惟兵部尚書張瓚言。鎮守內臣初詔裁革以貪殘害民永不差遣原非 太祖舊制。上以內臣雖非舊制然暫選用第勿作威喜事耳。兩京內府錢穀原無科道官監收即令革去。

詔贈故太子太傅黔國公沐紹勛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敏靖。

沙河行宮起工。

五月端陽節賜百官宴于午門。

詔凡武舉開科試卷分别邊方腹裏及南方爲二等。從給事中朱隆禧請也。

應天府尹孫懋引疾乞休，許之。

刑部尚書唐龍以母老乞休。上嘉其孝誼，准終養，仍給驛以歸。

兵部尚書姚鏌卒。鏌慈谿人，端嚴博大，以公平稱。

戶部尚書王承祐卒，諡康僖。承祐三原人，吏部尚書恕之子。簡爲給事中，忤逆瑾，罰粟輸邊，後累今官。而廉潔好學，孝友醇積，卓有父風。

詔申飭天下書院。時許讚上言：通擬撥司府官多將朝廷學校廢壞不修，[illegible]書院以聚生徒，動費萬金，供億科擾，且若南畿諸書院已經御史游居敬奏行撤毀，人心稱快。諸路亦宜查革。如仍建立，參奏治罪。上以悉心民隱，亟詔內外告毀之。

六月，詔議明堂秋享禮。有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上言，請復古禮以隆聖孝，謂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宜建明堂，尊 皇考爲宗，以配上帝。又謂天下郡邑宜各立明堂，歲時祝拜，君上以尊嚴，使勿寄位釋宮，有褻休統。下禮部集議。尚書嚴嵩上言：明堂之禮，諸儒傳論不一，其制其地，衆說不同。臣惟明堂圓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圜丘之北，正處古之方位，明堂秋享之禮，卽此可行，不必更建。至于宗享之禮，詩傳以爲成王于秋祀明堂，以文王配之，自漢武迨唐宋諸君，莫不皆然，至親親也。至于錢公輔、司馬光等，持松朱諸賢所論，人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 文皇，以親親則宜配 獻皇帝。以嚴父之旨，以 皇考而不得預，弗享矣。至于稱宗之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稱太廟者，恐 皇考之靈有不容安，不敢議以負陛下。其今天下各建明堂，無論崇隆遠激恐擾，惟 聖明裁定。上以示夏言，言不敢擬議。上曰：明堂秋享宜于奉天殿行之，其配享仍擬歸一之議以聞。 皇考稱宗不爲過情，何在爲不宜也。復命集議。 嵩乃上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 皇考侑享，允合周道。 聖訓無疑。 上嘉納之。

附錄 初張孚敬還居里中，疾廢，手足不仁。有從子張孚者，藉勢自弄，嗛欲因應，婦女里中吉之。御史張汝員上言：孚敬疾病昏眊，無復知識，從子部志窮荒度，謀肆吞噬，誅求盡于錙銖，剝削入于骨髓，流毒一郡，積害十年，乞下法司案覈，以彰國典。孚敬亦上疏訐汝員不職狀。汝員復上言：孚敬好畏罪，假託大臣，汚蔑言職，乞[illegible]司從公勘覈，如孚敬言是，臣甘伏斧鉞之誅；如臣言是，宜繩孚敬以爲大臣不法之戒，仍將張邵明正其辜，以慰温民。俱下都察院覆之。

詔以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爲太常典簿。時文察進所著樂書，曰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古詩興正樂以薦上帝，祀 祖考教。 皇上命禮部。言文察所進樂書多前人所未發，且于人皆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制徑截，深會虞書依詠和聲之旨。宜令知音律者尚同肄習。詔改授太常典簿，同寺官肄樂。

七月， 皇六子薨。

議祔 皇考于 太廟。上因嵩請，勅禮部集議。又諭嵩曰：我 皇祖肇有天下，復爲建文所敗， 太宗起而靖之，功實開創，可稱爲祖。 太宗無異列聖，當稱祖以別之。

嵩復上議曰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室故殷有四君一世而同廟不係父子故也晉則十一室而六世唐則十一室而九世宋眞宗初議太廟禮學士宋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禘祫圖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皇考與 孝宗同氣之親可爲一世臣謂宜奉 皇考于 孝宗之廟藍四世之廟在稱爲禰親我 太祖即位 仁祖雖有衣必享天子之祀 皇考亦獨欲焉豈必以有所不安矣又曰古禮宗無定數有功者不遷稱祖者 高祖世祖光武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 文皇帝定內持危再造洪業功莫大焉宋以稱宗于心未盡尊稱爲祖聖見允宜嵩奏出舉臣翕然無復異議 上命各擬廟號以上日奉

慈寧宮成。上是慈慶慈寧二宮奉二太后至是慈寧先成郭勛李時夏言高忠路

白金五十兩。

八月以顧鼎臣爲文淵閣太學士參預機務。

附録 給事中馮亮上言邇年十庫內臣漸次增置煩費無益乞行查革下戶部議覆查十庫內臣計三十有八人實爲太多 上命勿革第勿增置云

兵部尚書李克嗣卒諡康和 克嗣內江人有器度幹局嚴辦明達有聲至是其子松媮以鄉典請詔補給之

九月辛巳奉 太宗文皇帝爲 成祖 皇考獻皇帝爲 睿宗癸未祔 皇考于 太廟

初夏言承 諭擬 太宗爲烈祖孝皇帝 皇考爲知上不欲定爲成祖辛巳恭上廟號奉 天守道功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至是癸未祔 睿宗于 太廟。

大享 上帝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配享。 初 上議舉明堂秋報禮于奉天殿既而改議欲南郊大祀殿從大享殿行之是秋大享殿未成乃就宮右玄極殿行之以 睿宗配享。

戊子五色雲見禮部尚書嚴嵩請賀許之。 嵩等因各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以獻 上嘉嵩之詔付史館

乙未 上如沙河 視建行宮定陵祭不告也

冬十月明堂大享禮成 賜嚴嵩銀幣

立冬日祫享列聖于 太廟

十一月恭上 皇天上帝大號及 太祖高皇帝聖號。 孝慈高皇后慈諡。 是日 上具冊表躬率臣民詣南郊恭上 昊天上帝號爲 皇天上帝因奉冊寶詣太廟加上 太祖聖號爲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高皇帝加上 高皇后慈諡爲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大赦覃恩布詔天下

廷杖給事中顧存仁編管口外爲民。 存仁條上五事一曰慶赦之詔二曰崇安靜之史三曰專撫按之責四曰精考察之政五曰抑邪佞之風 上怒廷杖六十編口外爲民

山西御史何贊奏復河套 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爲中國門庭之險

近為虜酋吉囊所併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連西方海賊內通大同叛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除其策有二一計以破之勢以走之而其要在久任撫臣一責成効與復屯法以裕邊儲兵部因請令本鎭守臣勘議。上以事無可勘報罷。

十有二月庚申。章聖皇太后崩。尊上尊謚曰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

大學士李時卒贈太保謚文康 時謙和得士心稍 上意秉政數年議論常在寬平故天下稱為長者。

進夏言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參預機務。

遣禮部尚書黃綰宣諭安南。時 上欲責登庸歸國黎氏故遣綰往諭尋以將巡承天召二人還京乃未入境而止。

上議南巡科臣姜良輔諫止報聞。

己亥。嘉靖十八年正月 朔

禮部議進衮服諸制。上令書圖註釋呈覽。以去冬薦皇天上帝冊表勞也。

進武定侯郭勛為翊國公。

加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改武英殿。

諭巡承天。初錦衣華職百戶隨全光祿寺署丞錄事錢子勳建議欲遷 顯陵張璁持乃阻而止嘉靖辛卯有光祿寺庖丁王福錦衣千戶陳昇應選國子生詹厚遷州武舉杜承美前措兵馬周寀湖廣諸生請附用致仕僉事齊和先後具奏請改 顯陵祔獻皇帝梓宮人葬天壽山至言臣劉在請非古又謂寢園位久虛各在 顯陵欲以陵祔 上心以命禮官集議尚書汪鋐亦以為言欲下禮部覆言既方諫以為不可 上不聽已而 上知大臣尚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暢茂以為吉壤罷京印勒禮工二部移建 顯陵其地遂陵宿日卜遷梓宮亡何 章聖太后崩復 勅大師部勛知山陵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知山事兵部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瑤謝陵工作都督僉事陳寅監督工役內官監太監高忠總理山陵速完大峪陵功欲還梓宮於馬文勅湖廣副都御史陸杰寺迎護梓宮防衛周寀勅下已右言 顯陵山川之勝不宜遷祔者 上乃欲巡承天躬閱其地丁詔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為大 皇考發陵日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然多未稱朕將恭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閱山川審卜吉兆重建玄宮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于望日子夜發京中外其悉知之于是御史劉士賢各奏留不報尚書許讃上言乞預勅止保聖躬以全大孝 上切責之

詔起大學士翟鑾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行邊 上將南巡念邊防事重命部大臣總督戎務復寄論起故學士鑾為行邊使奉命以往因及經略金五十萬兩付鑾分勞沿邊將士又特設丁節叢將軍左右副將軍偏裨領印而以勳臣領威勳城 詔右都御史毛伯溫為行邊待並齎金賞塞上將士中矣。

選宮寮 吏部上言冊立東宮在邇宜預選宮寮以裨聖功。上命輔臣夏言顧鼎臣遴選勿論卿貳臺諫部官致仕閒居一体拔用一時奔競之徒內外攀起已而選定崔仁和等三十有七人中多不饜人望者給事中周琉力爭為言章下吏部以將巡承天姑寢不覆

二月冊立 皇太子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 上以南巡在邇乃冊立 皇太子載壡為 皇太子日下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是卿雲大學士夏言暨羣臣以聞 上命禮部擇日詔謝尚書嚴嵩請于翌日祈報禮畢御奉天殿受賀 上曰慈寧几席未除其免稱賀

冊封裕王 景王 上既立 皇太子乃封 皇三子載坖為裕王 皇四子載圳為 景王時 皇五子載墒 皇六子載壑 皇七子載墐 皇八子載墺俱殤追封為穎殤王 戚懷王 薊哀王 均思王

大學士張孚敬卒贈太師諡文忠 孚敬永嘉人慷慨任事不避嫌怨 上親按古諡法以其危身奉上特諡文忠眷顧之厚終始不替云

卷二十四 嘉靖 三五

按鄭公曉曰張公璁年踰艾始讀孔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覆才俊謝包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又許公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辟迥特非時俗屬茂所能援測及當事施政執法以倡剛視不回遭遇聖明建明大禮乃仰啟宗思治夢帝賚傳說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上如承天府 少師夏言學士陸深侍讀唐應掞胡經等尚書許讚李廷相嚴嵩楊志學侍郎張家宗儒張衍慶江曉高韶及武定侯郭勛等扈從 上命戶部侍郎高韶攜郎中六人齎白金二十萬以備途中供億仍令號之其扈從諸官命兵部印給關符每同署官各一備所供需事目以進關發濫悉俱備

上至彰德 趙王厚煜 上舟渡漳水朝于行宮

上次衛輝 汝王來朝行宮災 初 上敕止汝王勿出遠迓及 上至衛輝御行宮王乃來朝王 上父行也由東闕入御前行朝見禮 上避座受之特彰德知府王瑜失朝有旨逮治戶部侍郎高韶以闕供奪俸半年河南都御史易瓚巡按馬震俱怒 上言亦責之是夕有火發起延燒及御寢 上倉卒起避莫知所之錦衣指揮陸炳排闥入 上出煙火中宮嬪內臣焚死者十數人法物滷簿焚燬殆半 上命尚書王廷相檢括遺物三日乃去及亢村河浸行殿後災命逮撫按二司官下獄

三月庚午 上次鄭州 伊王周世孫來朝

辛未 上次鈞州 徽王來朝

敕保買詠迎 上于鈞州 上以詠失朝奪其散官

卷二十四 嘉靖 三六

乙亥 上次南陽 唐王來朝

奪許讚祿俸 以銓補失候奪讚俸祿三月郎中半年

己卯 上至承天府 入御舊邸卿雲宮翌日奪學士陸深祿俸一級以失迎親王也

壬午 上謁 顯陵夜祀 龍飛殿及社稷山川

乙酉祀 顯陵

丙戌 楚王來朝

戊子閱 顯陵 時侍讀學士廖道南居喪在家以緋衣朝 上獻南巡江漢賦及景雲頌四章 上命行在光祿寺給以酒食已而怒其居喪衣緋奪官不敘 上閱陵畢御

褒宣諭文示羣臣。承遵祈以攝始寢。

辛卯。上還京。上閱駕念所過供億煩累免承天府田賦三年湖廣諸府明年田賦十之四河南十之三。

以方士陶典真爲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元節乃病不能從上南巡于是薦典真上命給誥印仍許攜其家于官。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元節龍虎山道士始以符籙見上禱雨有應累遷致真人禮部尚書至是卒賻賚甚厚。

按王世貞謚法考曰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而四字濫之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濫也

又按夏公碑誌云勑放內閣擬二謚御批俱用耳。

四月御史劉士達以巡狩陳言三事一普文教二覈吏治三紓民力。上是其言下所司議。

命改御史謝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檢討。時少南上言慶都乃爲帝堯母封之地堯母乃帝嚳元妃今縣城內陵墓俱存當時祀典失于紀載今果輿親臨千載一會乞賜表揚以弘孝光巡幸。上曰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非古即有司修建祠寢副朕追崇往哲之意謝少南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司直兼以翰林院檢討。

良鄉離宮成。初上命于良鄉琉璃河陽以蹕立離宮至是始成之。

庚戌。上次良鄉御離宮。

壬子。上至順天。是月望日上由宣武門還宮往返計兩月云上入御文華殿命禮官恭告大廟及奉先殿已而御奉天殿受朝大畧之後始息。

夏言罷奪其勳階散官。勑言選宮寮二十七人詹事學士邢察胡經屠應埈郎中白悅皇甫涍薛應旂主事史際御史胡守中等皆在選中給事中周珫劾言不公章寢未覆而白悅皇甫涍皆禮官亢從上南巡者以擬改司直檢討遂罷不行既而上在承天頒賜扈從諸臣中官按名唱之悅涍不至給事中丁湛劾悅涍奮祿華階而吏部未覆奏尚係即官乃避不扈從大不敬當下于理上怒各奪官二級外補之先是上將南巡言不日上居守官勑草及至承天言有密奏于上又不用原賜印記上銜之命錄上原進文字句攙

未上至是言始以守居官勑草進覽上怒曰爾所職何事此時方呈勑草卿且密疏違式文字又不錄上何欺慢君命如此言上疏輸罪乞恩上曰夏言小臣朕命張孚敬與汝郊議不次擢用受朝廷眷遇所當盡忠報主而乃欺慢自恣不恭日選宮寮多不稱任密疏又且違式不遵奉原賜印記其歷年諭劄及所賜印記俱令繳上有日可覈勿得隱匿言上言印記之文乃特賜嘉旌聖諭諸劄皆親灑宸翰乞存念愚昧仍以賜臣願別加罪罰用彰不職上大怒曰夏言既賓君命追取敕自何不繳上必有戕壞者禮部尚書括取呈進如念贊議郊典革去勳階少師以禮部尚書而之夏言宜復交章劾顧鼎臣等同選宮寮私其鄉人鼎臣乞休俱不黜

遼東軍復亂總兵馬永定之家兵殺賊四十餘人

詔夏言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復入內閣

初夏言被世行至臨河灣。上念
之召還以爲少傅復入內閣。上以承天興都諸帝
五月設興都留守司　守司號顯陵承天二衛
比中
都焉。
甲申　獻皇帝靈輀發京師　初上遣官承天
乃定議祔葬
獻皇后于顯陵。上以是月甲申發慈宮梓
承天暨部尚書溫仁和等及諸內使護從靈輀
出會通河
遡舟南去。
勅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
軍務征討安南。
[illegible]宮殿成。初夏言選擬二十七人內推錢黃佐
[illegible]洪先唐順之等起復自家人無異
[illegible]八人[illegible]周[illegible]所劾已而自悅皇甫
[illegible]議論外任胡守中陞僉都御史吏部仍以爲
寺上請。上命察與胡經屠應埈薛應旂史際俱
仍守原官別遴選爲宮寮者言官又調南京吏
部侍郎費寀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言私親
上命寀等各守原官于是言等乃舉江西副使
徐階爲洗馬兼侍讀考功司郎中任瀚林爲左
司直兼檢討文選主事周鈇爲右清紀兼侍書
復起府春編修兼校書仍以胡守中爲副都御
史兼詹事府府丞起故編修王同祖爲司業兼
校書宮
寮治定
詔加行邊兵部尚書毛伯溫太子少保加一
子入監
詔加行邊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翟鵬太子少保蔭一子入監
右都御史朱裳卒。裳[illegible]陵有有清操嘉靖初綜
覈吏治舉五人卓行而裳與
一歷官三十年謂
有先朝名臣之風

六月　命東宮啓本如永樂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
府。以奏牘不謹下禮
部奏劾尋宥之
瑞昌王府輔國將軍拱柄表進大學頌一章。上
留覽
致仕通州同知豐坊奏御雲雅詩一章。上命付
史館
召起右副都御史熊浹爲南京禮部尚書。
[illegible]都守益獻東宮聖學圖冊。南京禮部尚書
霍韜南京考功
[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郎中鄒守益各獻圖冊以裨東宮聖學
上覽之曰。此冊語多有隱假借訕謗。無人臣禮
姑宥
不罪。以冊立覃恩蔭京外大臣子弟俱爲國子生
顯陵二聖玄宮成
賜文武大臣命婦金幣
詔加戶部尚書梁材太子少保　材十七年考尚
書已八年滿奉旨
致仕至是召復原職吏部以例請
而上嘉材清操者聞乃有是命。
戶科給事中楊上林疏論順天府尹王道中
言道中係京師人桑梓故鄉例應迴避而偃然
受命非所以遠嫌疑一政体也既而考察自陳
詔致
仕

獻皇后合葬于顯陵新寢。既而勳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上曰。朕冲昧。稔怨累及父母。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具悉忠悃。但人子之情未盡。莫術。朕在奉天勤民。恐亦冒昧。卿等其悉心匡救。時少詹事孫承恩進慈孝獻皇后入享頌、顯陵禮成頌一通。上留覽。

呂柟致仕。柟為南京禮部侍郎。因彗見、雷震之災。上疏自列。上命致仕。

以霍韜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時韜入京。道過揚州。遇南京進鮮太監張瑤運冊八艘。挽卒數百。郵傳苦之。韜命候吏覈其原關。止用一艘十餘卒。乃自揚州至天津。通籌錄之。總計乾沒二千餘兩。至京奏聞。章下

八月。大計京官。國朝令甲。每巳亥年。嚴最京官。法黜陟之。著以二月。是年以

[illegible]

[illegible]南巡。吏部奏移八月。時南京奏黜者七十人。屯田御史錢籍自知見黜。乃劾考功郎中章衮。與大計覽並上。上曰。錢籍既黜。如何仍用御史。部法當置理。第已削籍。姑免。流放。

逮繫大理卿楊最訊治于詔獄。初。上諭禮部曰。東宮權命監國。重務仍奏請裁決。朕少逸一二年。靜攝調養。或可親政如初。不敢更取說耳。最聞諭即上言。聖諭何忍至此。殆厭所由。不過得一方士。欲假調攝修養耳。夫堯舜性之。湯武身之。非不知修養可以至仙。以不易得也。不易得。所以不學。豈為堯舜之世無仙人。堯舜之智不知學仙乎。孔子謂老子猶龍。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仙。則不可學也。不可學。豈易得哉。臣聞皇上之諭。始則驚而駭。継則感而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稱玄穹。不遠聲色。求復元陽。不求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萬

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可服用。恐傷元氣本性也。監國重事。臣不敢及。自有五六大臣及九卿臺諫官主議。陛下自有定裁。臣重之暇。肯一留意。庶杞人之憂。或可備芻蕘一助云。上覽之大怒。逮繫鎮撫司拷訊。久之。死獄中。

附錄。九月。湛若水為南京兵部尚書。上所著治權論。謂進討交南。撫事頻費。輒可成功。不動聲色。自可平定。反覆千餘言。益希新建伯思田之功云。兵部覆言事在彼中。難以遙度。始行總督官知之。

冬十月乙丑朔。上躬祭長陵。立成祖文皇帝陵碑。

皇太子千秋。賜文武百官壽麪。

[illegible]

[illegible]同知[illegible]震卒。震榆林人。深沉有機畧。驍勇絕人。初為指揮。即以敢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邊大將。每出塞敢勇。虜人畏之。至是卒。贈太保。賜祭葬。諡武壯。

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武宗朝為南京御史。劾奏逆瑾擅權亂政。被逮考死。瑾誅。贈今秩。後上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而旌其子院人監至是。南京御史陳蕙復以祭葬請。故有是命。

命加大同巡撫史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先是。妖賊楊通等嘯結叛兵劉天爵等謀變。欲先殺親王鎮撫等官。道廉知之。乃伏兵。先時撲滅。黨眾數十。即日究單迹伍者不可勝數。該鎮倖免覆轍之禍。既而達賊入犯右衛丁家村。又入犯石崩鬨寺。處道調兵將對敵。斬首級甚多。又攻敗大寨入寇。道又會同

總兵官梁震分道督兵于紙房頭等處斬獲賊
級賊衆遁回至是以修築大同五堡功陞叙次
總奇書毛伯溫及行邊使翟鑾已故總兵梁震
御史皮東山專議督兵之功。上嘉道山云伍
堡修設已成委益邊防大計道盡心邊務忠勤
可嘉乃進是官仍賜銀幣蔭一子入監朋鑾伯
溫俱太
子少保。

十月。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瑗爲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孫勗副者惑
後妻言。列其子鉞不孝。於瑗。瑗收鉞捶之。幾死。縛
至市。命屠儈江道朱雲支解之。剔首手足。各異
處。鉞弟亮走訴。御史金清檄保定府收瑗置對。
因具得勗惑後妻言鉞非真不孝者。清爲奏聞。
上謂瑗專擅殘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
百。發邊世戍。亡命誅之。
[illegible]江道朱雲亦各論戍。

十一月。逮繫南京御史黃正色于詔獄。謫戍邊。
正色劾工部尚書溫仁和及諸內臣護送慈宮
沿途索求。大爲民害。仁和等亦訐正色秉爲過
慈宮册前爲大不敬。上怒。遣官逮繫正
色下鎮撫司考訊。而具獄編戍遼東。
[illegible]色都御史王暐句容人也。上
言句容朱家巷爲[illegible]　上但[illegible]乞

勅戢句容祖跡。
會官覈實奏請。上裁。上然之。勅南京禮部侍
郎崔銑應天都御史夏邦謨督學御史[illegible]天[illegible]
御史劉良卿移文句容官師士民數[illegible]址
從食云歲久無聞。未有遺蹟可指。躬閱[illegible]之。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諭文簡。
孔暉。堂邑人。夙有俊才。好
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
之。上念講讀舊恤從厚。

詔錄故大學士劉忠孫存恩爲中書舍人。

詔存問工部尚書陳雍。
時雍年九十。有高行。知
府湯紹思請加禮以示
風勸。上嘉雍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
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役夫。歲以爲常。

庚子嘉靖十九年。正月　朔

貴妃閻氏薨。
妃出皇長子。至是以疾薨。
上痛悼之。追封爲貴妃也。

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翟鑾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內閣參預機務。

以刑部員外郎劉汝楠爲湖廣提學僉事。
[illegible]勅江以[illegible]試福建[illegible]以險怪浮解首明年
[illegible]宮爲生試張孚敬所黜仍被勅[illegible]
進士歷官員外。至是選湖廣提學僉事。御史舒
鵬翼論劾汝楠爲文離經叛道。如白晝魔語。使
任督學。長孚競浮弊將何止。仍乞勅下部院查
覈天下提學官有如汝楠與近張鯢江以達者。
屏行斥逐。庶文体正而士習可端。吏部尚書許
讚覆言汝楠御貢文字固多奇險。會試南宮已
就平實。姑令督學如仍尚
奇險。即行斜黜。上從之。

二月。御史姚虞上流民圖。
清軍御史姚虞上言。
承天修建陵宮及陽
春等門。其工作匠役。俱官爲召募。故鄖陽、襄陽
及河南饑民皆來就役。欲貧口實攜妻挈子。不
下萬計。而其匠作有竊不能容。收屯積餓饑積
屍載途。雖有司次第掩埋。而死者相繼枕藉。尤
多。其尚存者或鬻子捐妻。或剝木掘草。或相向
對泣。或猗首顧天。猶可言也。及其久不饑子夫
不計妻。飄零于陰雨積雪之中。蘭留于曠垣蒿
雖之下。臣是撫鼻酸心。撫膺流涕。有不忍言夫

承天興陵之地二聖飛靈之所而流民死亡妻
孥萬狀二聖之心謹數縣俯給潤十二以聞乞
聖明垂覽從宜賑恤部議奏將郡縣
預備倉穀人給二斗諭令回籍從之。

罷武舉科 時歲例當開武舉科鄉試兵部上請 上曰武舉未見得人姑已之兵科給
事中王夢弼因上言取之不廣故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躍
思奮一旦報罷恐士解
体詔如前旨不許姦議。

詔營興邸 上命修營舊邸宮殿督工太監袁亨 預計工直總用白金四十六萬九千
八十七兩移文監督侍郎顧璘轉咨都御史陸
杰杰因上言湖廣連年水旱民困已極况大工
重費自非一方之所能辦乞行開納事例令天
下郡邑凡輸納者俱赴璘處收貯以備支用帝
下工部
議行。

御史楊瞻樊得仁疏請以故禮部侍郎薛瑄從祀
孔子廟庭不從 時瞻等言瑄闡明朝大儒宜從祀 文廟詔下儒臣議尚書霍韜等
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等議宜緩檢討郭
希顏等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鴻
等請從衆議之多者。上曰薛瑄能自振起誠
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乃從童承
叙等
議。

詔營仁壽宮。 先是 命修慈慶宮奉天殿皇穹 宇崇雩壇景陽宮神霄庫護身殿
及壽宮離宮沙河離宮費已不貲俱未告完至
是又命修西苑仁壽宮于是給事中宋憲御史
金燦等各上言前舉慈慶等工動以百萬計又
望以仁壽宮之後計直人力當復倍之儻事在
得已舊費可仍乞將新宮暫輟則寬一分小民
受賜一分矣。上曰朝廷一小舉動輒行責讓

姑置不問俟
竣工日治罪。

詔復錦衣衛百戶費洪職。 洪先以兵部考察去 任。疏言臣嘗三獻徵
言奏補九嬪以廣聖嗣今東宮已定覃恩天下
臣獨廢黜不與乞復原官。 詔許之。

命御史楊宜提調南直隸學校

以水災詔留江西南昌等府縣九江永新等衛所
折銀糴穀以恤之。

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 國子監司業王同祖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如
教之不豫則紈袴之子何望于成請令兩京公
侯伯子弟未任者悉送監讀書如嘉靖八年例
自今以往歲以二月舉行學有可觀則奏聞叙
擢不率教者並聽糾治兵部覆請。 上從之已
乃詔襄城伯李應臣興安伯徐夢陽惠安伯張
鎦崇信伯費偉清平伯吴
家彥俱赴監讀書觀禮。

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 上命
留覽。

禮官請以四月朔日開講詔待秋以請。

改置湖廣承天德安二府爲荊西道設守巡官各
一員。

陞鄒守益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掌南京
院事。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胡氏，南城諸生李華妻。華遊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惡少張柄十、徐珝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淩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亦爲立祠，名京烈，賜祭一壇。

五月，致仕禮部尚書李浩卒，謚莊簡。浩，曲沃人。器字魁梧，議論英斷，明不撓，爲時所重。

詔建雷壇。時工部尚書溫仁和等上言：近年大工浸廣，爲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奉先殿、景陽宮、神廚、神庫、慈慶宮三殿、皇穹宇、崇穹壇、謹身殿、西苑仁壽宮、鹿㸑樓，外自諸陵壽宮、雜宮、六聖及景皇帝碑亭、諸王諸妃各塋域，[illegible]所鑄，自金六百三十四萬有奇，[illegible]或支吾者以往時節慎庫，猶有存者，且問新務所庶之者，衆且選采積藏已竭，工費無紀。顯陵之後，坐派數首，加承天工費百七十萬，有司乏少，遂以罷前工。上命計部悉心區畫。

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二道，銀記一刻，手敕一道。

六月，改熊浹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戎務。

造皇穹宇祭器成。

詔增湖廣解額。原額科八十，今增至九十人。

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賢。

御史魏謙吉請黜貪酷之吏，從之。謙吉言：山東諸郡[illegible]傷殘，仍科斂煩重，閭閻小民朝不謀夕，甚且爲盜。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在盡黜貪酷，別選賢良。但往年考察多存寬恕，即貪酷顯著，亦曲爲庇覆，或止從量調。朝廷失名爲宥過之仁，小民實切剝膚之害。乞敕部院嚴加考察，盡行罷黜，庶民困日甦，盜賊自息。上嘉其有憂民實意，詔部院亟行之。

七月，詔授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朝用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勛，覬以進用。勛試其術驗，遂以所化銀製器百餘進。上大悅。時大工頻興，朝用告勛，復進銀萬兩助雷壇工費。上以爲忠愛，故錫授此號。後術不驗，或謂先所化銀而以爲幻術，即盜勛藏云。

八月，虜入安邊營，總制尚書劉天和帥師破之。詔[illegible]嘉靖四八

加天和太子太保，加大學士夏言少師，翟鑾少保，兵部尚書張瓚少保，將帥以下各賞有差。初，諜報虜將入寇，天和集諸將誓之，矢飯曰：不用命者以狗。既而守俾者面酒不戒，虜登郥入。天和聞變，率精兵九千，夜馳八十里，駐花馬池。時虜已深入，大掠固原諸處，擁掠羽書皆至。天和乃召諸帥至，詰將其狀，立斬之，三軍股栗。遂帥劉漸彌勞分徼延綏，率夏固請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斃霹靂淖中，不能去，殺者相藉。各鎮兵悉至。天和密令延綏總兵官周尚文帥師當其前，守其夏傑帥師扼其右，固靖張驊擊其鋒，天和以大兵尾其後，張弩火砲，四合奮擊。虜遂大敗走，遂北數十百里，斬虜首五百騎，卒張奴兒俊吉囊子號小王者。諸酋大哭遁去。天和乃以捷聞。上行告廟飲至禮，下璽書褒獎天和，即軍中加太子太保，任一子錦衣衛正千戶，陞賞三鎮

文武吏士千餘人授張奴兒世指揮僉事向關

夏言翟鑾以謀謨帷幄加言少師鑾少保本兵

張瓚以曲盡方畧坐收全功加少保任一子錦衣副千戶。巡按劉光祖呂光洵亦加陞賞撫按以邊功敘錄自此始

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常寺丞孫艮輔及增吳瀶俱食博士俸。

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等上士習議。言用人之術莫先于謹上習士習之弊頗厭污之介弗取也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濫某守臣多以韜默為能事苞苴為捷徑苟且文書曲鈞聲譽而在上者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樸而沉于僚或以挾貢而觸羅致召廉巧之介弗嚴也大臣為國任人循[illegible]韜權以待異才宜自有定規非[illegible]

[illegible]則烏衔求進交爭而不懶夫加其道[illegible]則何待其求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矣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求之矣故曰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大臣之自處尤有可議者。古之大臣屬用四九。今則守局備常矣古者大臣恭儉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強辨陽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忠佞之辨又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疏入。上曰曾鈞等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處允是茲欲甄別淑慝振起人才專在銓曹自今中外大小遷除須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徇私情致傷公道。

原任巡撫遼東左都御史劉漳卒。漳蘭州人以邊功得給祭葬少耿鯁居官廉直所在有聲戊戌遼東兵變漳遏亂撫賊全活甚眾後復平遼孽盡伏辜遼

人思其功祠之。

九月。夏言再疏乞休。不許。

十月。皇太子卒。謚文康。上悲悼之。輟朝一日。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崑山人莊崇易無畦町。自入請筵即受知于上。及卒遣表勸上親賢愛民保護聖躬上覽之悲悼而輟朝一日故贈太保謚文康。

禮部尚書霍韜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韜南海人以議大禮稱旨陞詹事府主會試充大明會典副總裁官韜資直好古行誼高潔當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議舉朝皆非之至韜為奸邪獨韜以其言為是屢獻議助之至定大

禮頗賴其力。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故歲中超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每朝廷有大政韜輒建論累數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能違時宜初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夏言以論事不合遂相攻訐如讎久之上亦頗厭之其才有餘而氣不足者矣。

十一月。以楊守禮為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時給事中馮亮上言三邊大捷之後虜方蓄憤積怨期于一逞總督重臣宜簡任上是其言令廷臣推薦咸薦守禮故有是命。

以鄒守益為國子監祭酒。

安南莫登庸來降。初毛伯溫至廣西徵集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幷撫雲

南守臣剿集兵俟歸期又檄諸司于臨安州郡縣諸積粮餉議分正兵爲三哨計六萬八千人奇兵爲三哨計四萬二千人雲南兵則分三哨計二萬一千人總計七軍一十三萬一千以參政翁萬達張岳副使陳加謨鄭宗古等分監各軍而雲南兵則黔國公沐朝輔都御史汪文盛主之經畫既定兵衆漸集乃馳檄諭安南吏民示以朝廷興滅繼絕至意有能擧郡縣來歸者即予郡縣其人能擒獻登庸父子者予二萬金官極品又諭登庸父子能籍其土地軍民束身來歸亦待以不死伯溫等乃移師近邊徵兵日進登庸聞之懼遣使詣軍門言願出境歸降躬聽處分伯溫許之約日爲壇于鎮南關內設幕府以待時方瀛已歿登庸乃留其子福海守國與姪莫文明及酋目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赤繩繫頸詣壇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請轅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已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舊賜印章護守本國以候更定伯溫等宣諭朝廷威德稱制赦之暫令歸國待命處分

慈慶宮成。

羅洪先唐順之罷。羅洪先唐順之各疏請皇太子御文華殿羣臣上箋朝賀。上怒奪其官令各致仕。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嬰童百問。上令禮部校刻之

大理寺左寺正王文光條上恤刑事宜納之。先是文光爲御史以爭南京守備掌兵黜隱憂忤都御史調大理一切持平屢奏讞稱旨至是疏恤刑詔下所司。

守備鳳陽太監張信奏乞統攝廬淮揚除徐和州郡許之。兵科兵部皆言弘治以前並無此例自正德間黃準始與迎運納[illegible]罪也上曰皇陵祖宗根本重地既設守備宜有統攝其如黃準例行但不許干預民事。

起萬鏜爲副都御史督率討湖貴叛苗。湖廣貴州之間有山曰蠟爾諸苗居之其東隸鎮溪千戶所筸子坪長官司隸辰州府西隸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銅仁府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司初筸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吏計脫興爵匿山中久之怨興爵深虐逐之遂嘯聚以叛其貴州苗亦習叛不輸租稅銅仁府以徵欠責見戶見戶盡亡命有司督其土官于是平頭長官李印跳去諸苗俱騷然叛其保蠟爾以結苗自守臣討之不能克上其事。上銳意起萬鏜爲副都御史開府辰州

土漢兵進討亦不能克

辛丑嘉靖二十年春正月　朔

巡撫大同兵部右侍郎史道毋病乞休　時給事中[illegible]言道掊尅豐己。備禦無策。徒長寇息。內陝冀貽禍。幾乞賜罷黜。詔下。道乃疏爭劳。併乞以奏內事情覈勘。且曰。人臣任事。有險夷。有難易。有劳逸。譬之擔負者。二人共一人之負則逸。一人任一人之負則劳。一人而二人之負則困而莫勝。一人兼十人之負。必困而必至于斃。若夫袖手空言者。焉知負之苦。今外臣之難。惟巡撫最。巡撫之難。莫諸邊最。諸邊巡撫之難。大同最。臣以非承乏重寄。有猶操萬斛之舟于洪濤巨浪中。[illegible]拔擢者。　陛下之威靈。臣使坐享安閒[illegible]持危蹈險。又難與夫努力支撑之苦[illegible]臣之[illegible]休何以振[illegible]

[illegible]

逮繫御史楊爵于詔獄　楊爵上言。臣病居田野九年。于茲過蒙聖恩。任以耳目之責。受命以來。早夜叹毋思國事。日兆君恩未報。至于痛心而流涕。臣請舉日前所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憂者為陛下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寔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也。往歲夏秋不雨。入冬微雪。憂旱之切。遠近所同。而在廷之臣。如夏言諸人。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亦甚乎。無忠亮体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中外皆以為大惡。而使之稔惡肆毒。諸于柄政。其為國家之禍已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今饑民則連無告。委命溝壑。而土木之工。十年不止。攻建委部臣趨建當禮。以二方士之故。廢民骨血。民何以堪。其所致此。積怨天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君臣。毋逸勤敬之道。交相儆戒。數年以來。朝儀一闕。欽經筵未講。齋辭莫得一睹。聖容數奏莫得一聆。天語今已久矣。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眾。聖王所必誅。今異言異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紱。賞及方術。保傅之職。坐而論道。非徒天下之選。不足以當此責。而畀之迂怪之徒。輕草芥名器之濫。至此極矣。　陛下以天縱之聖。為上天元子。若達宗帝道。近守祖法。則和氣致祥。同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矣。安用此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聖躬之福耶。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楊最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羅洪先等以言罷斥。國体治道。所損甚多。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遠于萬里。此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illegible]國家之安危[illegible]不容已。伏望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愚忠。賜之施行。萬年無疆之福。端在此矣。　上覽之怒。命逮送鎮撫司長繫之。

總督三邊尚書劉天和。請築堡于陝西。　言陝西沿邊地廣兵稀。虜數侵掠。居民惟恃墾堡自衛。然堡之工大難辦。墾之費有可為。近年涼州永昌築之。虜不能近。請令諸邊視各于所聚築堡。置火器。為自守計。事下兵部。尚書張瓚等言。修築之利有四。費小力易。隨在可辦。一也。散居之民。皆使遁避。二也。烽火遍于四境。足懾虜心。三也。自不阜處。盡堡臺。如斂在法。則虜計窮。憂自當別去。四也。即宣大三關。亦宜舉行。　上從其言。令該修築務尚堅久。工完。仍遣御史閱視。

承天府知府吳煜奏請纂修承天府志詔督工部

尚書顧璘督理。

詔禮部：自今各王府宗室私來京者，不問事輕重，即發高墻禁任，遂爲例。

會試天下貢士。命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溫仁和、翰林院侍讀學士張袞爲考試官，取林樹聲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沈坤、潘晟、林一鳳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吏部尚書[illegible]時給事中徐[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罷[illegible]留之。

四月。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初伯溫與諸守臣連疏言：登庸畏威來身歸罪，而黎寧所稱黎氏後，譜系不詳，莫可爲據。乞宥納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秩，使撫按南夷。衆因遣官送莫文明等至京。下廷議，僉如伯溫言。上曰：莫登庸既面縛軍門，納貢請罪，察其款表，舉國人代陳情，有可原者。茲爲交人永圖，革去王號，勿浮稱國，庶免亂臣接迹云。乃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官從二品，子孫世及，頒給印章。其所僭擬制度，今削除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設宣撫司，正佐職官，罷替黜陟，俱聽登庸總理。通隸廣西藩司，歲頒正朔，令三歲一貢。其黎寧，仍令守臣体勘，果黎氏子孫，收與清華等四府，支閒。勿予莫文明等及諸酋目賜賚有差。

冊封德妃張氏。是時妃有娠將覺室。

許讚致仕。時御史党承賜上言，嚴交修以答天戒，乞勅兩京文武大臣及四品以上官各自校劾。讚乃引罪乞休，許之。給事中戚賢等因疏上審進退以回天變，劾張瓚、樊繼祖、李廷相、劉于中、李開先、胡經、夏邦謨、戴儒、王廷相、王同祖，曾經大計罷斥，不宜牽徵復進；而間牒懸次劉天和、呂柟、魏校、程啓充、程文德、王畿、魏良弼、葉洪、馬明衡、王臣等，雖以計黜，亦宜引用，儒王同祖例錄用，則進以天下，退以天下，善善惡惡之心協，而天心克享，天變可消。上曰：宗廟災變，朕方祗懼，戚賢等肆意妄言，顛倒是非，如王畿詐偽小人，亦濫引薦，懷奸植黨，乃一至于斯。其從重罷斥以聞。賢等俱因輸罪乞恩，原之。

五月。鄒守益削籍。守益爲南京國子監祭酒，[illegible]疏[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常[illegible]憲[illegible]依其能考宜造[illegible]畫方其齊難而不若者，宜列名求退，毋籍祿位，靡民膏脂。夏言謂守益言辭悖刺，擬旨削籍，從之。

六月。毛伯溫班師。命下，登庸已成，伯溫上之。伯溫乃班師。朝廷論功，加伯溫太子太保，以制命設其孫福海從爲求勤翰，及諸偏裨各擢賞有差。已而福海不能輯衆，爲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問。義之福海子宏翼復振，逐黎氏，再有其國。宏翼卒，傳子茂，給萬曆辛巳。茂命上言，乞頒承襲成命，以安邦統，奏乞補給其父宏翼勅書。下禮部覆議，從之。

廖道南進所撰顯親達孝頌及清北八箴、平南九歌，疏入，報聞。

八月。諭免賀萬壽節。時禮部以萬壽聖節召儀請。上曰：今[illegible]朕方待罪，生辰小節，其令罷賀。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召起總兵周尚文。時大學士翟鑾等條上禦虜六事，曰嚴衛京師，防守糧運，隨路設伏，招募達兵，處置軍需，給銀買馬，因薦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周尚文練達邊務，可備緩急，乞特賜起用。上不允起九疇，惟周尚文起用。

詔罷大學士夏言。時言又以疾在告。及上以慈壽晏駕，皇太子服制議[illegible]詔示言。言承命議[illegible]遲，徽聖諭奏內字訛。上[illegible]責[illegible]因乞[illegible]辭[illegible]赦[illegible]上[illegible]與[illegible]養出務臣上疏，肆意恣放，一至于此。茲方虜求修省之初，皇伯母太喪之際，邊圉未靖，屬主憂之時，不思体念，俱出任意，病已將平，敢于求退，大負倚注，本當遣問，第念往勞，今削其少師致仕。

九月。收繫郭勛及駙馬都尉謝詔、英國公溶、惠安伯鑭于詔獄。成國公希忠總京營兵。先是，勛怙寵，勛恣所為，多不法，夏言惡之。時駙馬都尉崔元，亦得上寵，常與勛及成國公希忠，晚召見燕語，元某間咨勛罪。上頗知之。已而都察院因災異陳言及勛招納亡命，私收商稅，奪軍民田廬諸惡狀。上命御史車邦祐按覆具實。上怒，許責勛，令自言狀。收其黨孫濬等下鎮撫司鞫問。特遣駙馬謝詔等俱下獄勘問。都御史胡守中見上意有在，亦上言劾勛勾結緹卒李廠衛機[illegible]

[illegible]負恩怨望，不忠，輕視勅書，不欽，須蒙諸奸勛二十上，第自理，不聽。于是工科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勛奸利事。言勛罔利無厭，近侍內臣張亦為保吞，託親紳為腹心，布官校為牙爪，以家延齡包藏禍心，罪在不赦，與之交通，經紀其貲，欲心豈無為？違禁諸采，以數萬計，積而不散，復胡詔何為？至于器用違式，僭擬不度，私交朵顏諸市易茶馬，尤駭觀聽。曰者，都尉謝詔、英國公溶、惠安伯鑭，坪郭廷勛，威而罪徽于勛，皆置之法。勛之過惡，重臣羽翼尚多，宜置重法，永絕禍胎。上乃深然之，乃下旨曰：郭勛受朕恩眷，出群臣上，乃結納逆因，包藏禍心，跡此一端，他可知矣。部逮繫按治，而言官耳目所寄，若此重情，無一言及，本宜重懲，姑且不問。為時能進讜言，令加俸一級。

召起原吏部尚書許讃復職。

詔夏言復入內閣。先是，上命羅言[illegible]知。上怒，因奏禦虜十四策，且肅解杭務之初，遂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關係安危，一得之愚，不敢不獻，至于他嫌非有可避，臣向敢忘。皇上眷遇殊恩，默默以去也。上曰：夏言既有忠謀，如何堅于自愛貪脫恩耶。本宜究懲，姑念昔勞，宥之。既而言入謝，遂和門。賜酒饌，無復嚴，仍令還私宅調理，以候後命。至是復命以少傅入閣。

附錄

南京科道官王燁等上言：張瓚與勛世居京邸，構結親誼，凡推舉將領，關節交下通衢，有參將千金、都司八百之謠。今勛逮下詔獄，天下臣民皆舉手加額，以為大奸之去，宗廟生民之福。而瓚猶在位，其何以作忠臣義士之氣，弭戎狄玩侮之心耶。乞將勛正法，瓚罷去，則人心鼓舞，而[illegible]不測平矣。違下吏部。

郭勳論死。勳下鎮撫司。乃行五萬金賂書
滔挿孫綱綱爲書殺獄事具獄以上
既而下刑部郎中錢德洪按綱所簿乎以輕坐
及移內都察院掌院事毛伯溫劾綱以斯後
膺近侍納賄行私。郭勳不法如我。造訂開礦
復鎮守羅巡關替還夷虜侵奪田廬簽殺人命
鑿傷地脈。皆引飾不寒。情本故出。法當得論
部尚書吳山惟憑成案內驅重獄郎中錢德洪
法律不諳事理未逕俱宜加懲以儆怠翫
上令收孫綱訊治論罪逮繫德洪奪俸三月
刑部再論勳乃坐勳殺人
擬律罪斬長繫獄待決

逮繫御史浦鋐下詔獄。鋐時巡按陝西上言近見高時疏劾郭勳。
陛下加時孫侍逮繫勳于理。天下快心而大奸
元惡鬬鬨震疊切思楊爵春初所奏緊舉勳惡
陛下置爵于獄蓋因爵之言觸勳之行察之[illegible]
[illegible]
陛下録用而積思陳諫乃移事親之孝而爲事
君之忠也時既蒙嘉爵亦當宥爵開納諫之門
作敢言之氣孰不效忠思奮以光太
平之盛乎。上怒命逮宜校逮于獄。

十二月詔宋儒程頤二十八代孫程心世襲五經博士。

逮繫薊州總督兵部侍郎胡守中于詔獄。劾守中爲御史寅緣宰執嚴嵩薛僑等俱致官寮已而
僑等仍守原官獨守中進副都御史兼府事
兄郭勳被羅結勳爲援有勳親信奴孫准者守
中與連袂日夜飲啜延侶家妓宥之。既而勳事
敗守中恐人尾已乃先尾勳事抗疏列勳遍兵
部議遣太臣督餉遺邊事以張漢陳經名上請
上不許。特命守中爲兵部右侍郎兼原官給勅
符以往。及至鎮多乾沒內帑金。又出塞伐古松
數萬株。自以爲去敵騎。勇不得潛伏其間。實自
撤其藩籬也。復遍索高人宿將金錢。邊士怨之。
巡按御史洪垣上疏劾守中率私匿不以聞。既
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及諸臺諫言各會疏繼上
禮科給事中章允賢亦上言。日者會官處囚鞫
勳諸獄所列狀勳曾無一語至守中。顯情自白
胡守中思以佻報衆官聞之不勝駭愕。蓋勳方
寵賊守中委心納結視爲慈父及其敗露觀望
揣摩又疏論之冀以自免守中昔爲御史發揚
賍夜贖之金舉承天路遺之賄皆得倖以無事
今日附勳而復攻之亦匿其故智而已今武弁
一與勳連者皆不輕原而濫厠文班如守中使
得以詭計倖免臣恐國法與情有遺恨矣且守
中守薊鎮賄賂多端又令其子導從往來交通
[illegible]
忽去來蓋小人之無忌憚者也何使神不降罰
勳得遂其所爲守中輕則爲奸黨重則爲逆黨
矣尚可寬恕乎哉。上怒命收執守中及其子
井昌黎知縣俱
送法司鞫問。

江西御史沈越請申飭社倉法從之。先是言官建議備荒之策宜倣宋臣朱熹社倉之法後多廢革不行越因上言乞勅戶部申明行天下各府州縣擇倉之地不許廢蕩在倉之穀不許變易積穀之令不許寢格仍令有司官員自行相勸令鄉各有倉倉各有積撫按官每歲考其成功驗其勤惰以行賞罰開報吏部課殿最以行黜陟疏入上令戶部亟加申飭以備荒政。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壬午朔

寵秩。上御[illegible]風亭，賜國公朱希忠等五臣宴
飲。

吏部尚書許讚條陳明選法，革奸弊十事。一、薦舉
之濫。去任久者不許概薦。一、撫民牧之選。一、
隱缺不報之弊。官缺及時開報。一、革官員就選
之弊。考滿潛往京城，考畢託故不領憑，或赴任
不依限，並罪之。一、革冗官之弊。額外添設，酌
一、重恩蔭之典。三品京官以上許蔭，補蔭只許
一次。一、官員腳色應按一一詳開，以備查覈。
嚴禁究贓污官吏。各處問官或故勘或徇情
要獨明白開報。一、明各部職守之號，吏典有
役効勞，毋得輒與奏免。一、革吏役頂頭之弊。
[illegible]本朝斜効枉濫，已有近年詔旨，部院銓
[illegible]

[illegible]有傍技
撫補者俱令收入。一、革冒濫軍營，額役多市井
無賴，許自首告下。請壯，即改充冗募。一、嚴選替
既選之後，不許冒替。一、簡精銳將東西兩廳選
足三萬六千員名，分為十枝，增添參將四員領
之。一、重教練。行各邊每選二三十人諳武藝有
膂力者延營教練。一、定人後營中大小官隨從
不得妄用。一、專責成將領練習，提督大臣時加
閱視。一、定賞格。一、精器械，造車以備戰守。一、
設公署，請以帥府為公所，有事至府中會議。添
官增設參將，待軍伍補足日奏。皆中覆，則循舊
規行。餘皆如議。
惟戰車不准造。

議修大同邊垣，詔罷之。時議修築大同邊垣，總督尚書樊繼祖以虜勢
闕不能築。巡撫龍大有謂外邊遼遠不可築，內
[illegible]低矮復停止。宋本兵張瓚覆言大同地[illegible]

[illegible]以界限華夷，尺寸皆
金湯也。今宜[illegible]不修，恐醜虜窺瞰，永無恢復之
日。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河棄而甘州多事，
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鑒
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一時權宜，但地方廣
遠，公私匱竭，果難為力。上曰：修築邊垣，防禦
要務，但去歲醜虜深入得利，今秋計必復來，
宜以整飭兵戎防禦為急，修築姑且停止。

胡守中論斬。刑部尚書吳山等會鞫守中納結
權貴，以攫頭榮妾，選軍攻擊開武
科，侵盜帑金，橫索部將，又造違禁而遺獻勳金，
誠以入權擅伐邊木，自撤藩籬，啓虜勇夷奔突之
患，毀邊疆制禦之防，法當斬首。密雲副使段續、
張晃、李文芝，薊州參政李允升，參將周楫等，畏
賊河勢，共心聽從，俱宜治
罪。獄決，守中竟死于西市。

附錄：[illegible]使科給事中王𤪌上言：山西巡撫陳講
[illegible]虜入而講張皇請兵，虜既入而[illegible]
[illegible]嘉靖[illegible]
[illegible]放，東使石天爵[illegible]
[illegible]有觀望，宜罷不即次任。薊州巡撫徐嵩無
一善狀。四年設撫都臺，遼東巡撫孫禬節運未
遼遠，勝嚴韜計邊境大臣，若斯是可不為寒心
耶。總督尚書樊繼祖擁百萬之糧餉，運四鎮之
甲兵，坐視虜猖，任虜出入。古之以身徇國者，顧
若是乎。乃若山東巡撫曾銑、山西參政於敖、副
都御史張景華，原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皆
嘗試之而小有効者，小不敢厚誣天下之無人
也。乃宜用者不用，宜去者不去，是以未免此顧
之憂耳。章下兵部，覆格不行。已而有發徐
嵩乾沒帑金者，亦逮繫赴詔獄，論戍邊。

一月，樊繼祖罷，陳講、史道俱削籍。時言官交章劾繼祖縱虜
深入，殺將喪師，宜加罪譴，不聽。
惟令罷歸，陳講、史道削籍為民。

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卒，謚文端。

三月以翟鵬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保定山東河南戎務。時邊臣奏報虜衆復至乃命鵬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東河南軍務

承天府督工尚書顧璘進所輯興都志。因疏陳興都禮制三事一定舊邸之官掌言當與南京內府相同二正廟祀之樂章言當以皇上大符山陵聖製詩歌製爲樂章以享陵廟一謹祠祭之供事言當以供事責之奉祀祀丞隆慶殿晨夕上食責之司香上報可

詔進夏言特進上柱國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參贊機務。時言九年考滿上賜勅獎[illegible]部以先年楊士奇劉健勅褒[illegible]諭命復勅階如舊賜勅褒諭

四月詔建大高玄極殿于西苑。以奉祀上帝也

詔松江府增設青浦縣。南京巡撫夏邦謨巡按舒汀會議請割華亭上海設青浦縣從之

以工部尚書顧璘爲南京刑部尚書。

山東都御史曾銑討劇賊劉儀等。剿平之。時儀等嘯聚魚臺之獨山鼓衆倡亂銑檄兵備副使金清等捕剿擒其首惡衆皆潰散乃上其事上嘉其功賞銀幣加清官級

祫享祖宗列聖于景神殿命成國公朱希

忠代[illegible]

掌都察院事毛伯溫請申飭憲綱八事。曰禁諂諛[illegible]勤革騷擾懲豪勢省煩文明職守正士風備建造上嘉之曰振舉綱維切中時弊悉令允行既而言撫按所屬官員六品以下罪狀聽著即自問黜不必聚劾給事中沈良材言通判推官知縣職在親民若聚列六品例不得劾恐欲問黜則罪惡未顯欲指劾則于例有違宜令一体舉劾部議處分其罪狀深重者照例問黜不必劾奏。上從良材言

清紀郎周鈇論補外。右清紀郎周鈇上言虜必再至乞早爲防禦詔不聽謫補外任以爲廬州府知事

詔進兩廣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加安遠侯柳珣[illegible]

衍聖公孔聞韶以毋喪乞家居終制。允之。

五月提督兩廣蔡經等討思恩九司之亂。勦平之。先是思恩軍民府既改流官分設九巡檢司用土目分理之興隆司巡檢潘良者貪虐殘害爲衆所怨恨上民劉蕙盧廻等因誘衆作亂聲言欲盡除九司之官復流爲土冉顔緝撫經會通總兵安遠侯柳珣議遣總兵張經參政翁萬達等督田州各土兵勦之副使陳茂義撫輯其衆二千餘人至是且三年九司悉平巡按御史何贊以勦上諸臣功次詔蔡經加職獎勵仍各賞銀幣[illegible]

詔遣官存問大學士毛紀。紀家居二十年至是年八十山東撫按以

[illegible]輔臣。年登八十。德壽並茂[illegible]
賜以羊酒。令[illegible]撥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illegible]
夫以示
優眷。
詔革周府將軍安㴔爲庶人。河南巡撫魏有本
上言河南諸宗人
狀。祿米三百萬石。請將軍安㴔等五百人。詳推
行臺門。凌逼撫臣。安㴔遂坐。並爲庶人。既而王
及宗人獻白金六千兩助修太
廟。上命賜王帑一團衣一襲。
詔加總漕河兵部右侍郎王以旂俸一級。
先是徐呂洪涸。漕舟膠不行。遣以旂督治。至則
究故道。視泉脈。循經流。塞分役。自徐洪南抵
頭。增置閘。又相地形。引水塹。築土壩。凋流時
[illegible]如期達京師。攷上寧陽之閘有水櫃四
[illegible]毀。勸德州豁灌溉。爲私利。以斫上。高水
[illegible]河[illegible]以瀦湖河[illegible]
[illegible]史[illegible]本深河南御史趙繼本上言黃河[illegible]
[illegible]
曰。李繼高曰。風運曰。但已頤通徐呂二洪水勢
通行。糧運無阻。上悅。詔加以旂俸一級。餘
洛賞
有差。
六月。夏言罷。勅言欲固寵結中貴言高忠代獻玉
器。又令忠代獻女子。上初責忠
不之謝。言又于禁中乘肩輿。上亦聞之。一日
言入內直。上遣內使以香葉巾皮帛履賜之。
言曰。時人正睨目視我。此不可受。上聞之。怒
命言出。言曰。即別下吉。乃可去。且又因 上不
視朝。言亦不入閣中。上大怒。爲諭通切責言
命左都御史毛伯溫刑示臺諫等官。其略曰。朕
承皇天眷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仙用夷
羞昧之爲。止一早朝。終始不一。耳然君逸臣勞
先賢亦嘗言之。柰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衆難
[illegible]不可得。言職不勤。惡犍不成。往往歲令高[illegible]
代獻玉器女子。朕許忠曰。祖宗家法何如耳
可交結文臣。那又聞言屢薦。禁中。召引者討之
對曰。非與橫拔。升之近。朕以香葉巾。頃刻㝵衣
帛履便啓處。即其內查賜。言彼並不受。朕聞之
令出。惟行言不奉命。此非交訴何。自朕不早
朝。言亦不起。內閣一人。在第其二三人者。難入
亦不知軍國重務矣。上言愼密。豈宜人臣視知
藏。具此等自惡言官。豈有不知。而貪生竊竄。不
聞。斜發。併出此論。擺之中外。于是御史喬佑等
給事中沈良才。俗達汧。勍言。上以臺諫爲朋
延耳目。而結合欺罔不思。蓋職 命吏部都察
考覈以聞。于是言上言自劾。遂削職。去。
七月。禮部右侍郎呂柟卒。柟高陵人。甡敏篤
確力學。篤古與馬理
康海皆有名。關中以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逆瑾以柟同鄉。欲引附已。僭以入閣。柟絕不與
往來。瑾藏之。且欲中傷之。會瑾敗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進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嚴
嵩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仍掌部事。上以夏
言罷進
翟鑾少傅謹身殿。乃以嵩入武英殿同鑾辦事
給事中沈良才御史童漢臣等。上言嵩貪淫猾
惡。皇上洞見而以爲輔臣。是小人而棄君子
之器也。其背公營私。變亂國是。必將無所不至
南京給事中王燁等。劾嵩險詐奸回。貪婪久著
以貝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墨也。且其子世蕃
究玩彼猖。同惡相扶。寔之政本。必爲國禍。南京
御史陳紹等。亦劾嵩比昵匪人。貪贓貨賂。言官
房形論列。莫逃聖鑒。令以機衡之重畀之。必不
能回心易慮。公爾忘私。俱不報。
九月。復餘謚法。吏部尚書許讚請復開餘謚。以
足遺用。下戶部議。尚書李汝圭
覆奏從之。
餘謚復行。進大學士翟鑾少傅謹身殿

江西御史沈越既舉遺廢以備任用。上言帝王用人莫切求舊人臣効職莫重薦賢蓋以老成宿德之臣涉体多練而除晉遺佚之义祇儲必深[illegible]此旅士取録用必能會起事功感恩图報與新進初學之作為自有不同。皇上詔舉遺逸誠克舜學求治之心至切体明命恒切験求所撰邵邑癈置官員如原任刑部尚書周用塞兵部侍郎简胥右都御史萬鏜左贊善羅洪先給事中曾杭鲁洪御史曾孔化郭弘化副使江以達王豐叅議王臣知府倫社或因自陳或因註誤各罷家居沈淪既久動忍益堅是皆適用之器雖猜之才宅勅該部察訪録用庶幾有用之才不終于無用之地而于治道亦有禆補萬一章下所司知之

十月郭勛瘐死于獄[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嚴嵩為乞依不許[illegible]時[illegible]動當不已四川御史謝瑜亦上言天下之人皆謂堯舜相繼臣有四十年其至治可名在四罪而天下咸服也皇上数月之間轉移之頃殆幾堯舜百年之治蓋謂堯舜誅四凶而 陛下千四凶已誅其二矣所謂四凶郭勛翊守中張瓚嚴嵩是也至若翟鑾起于廢棄之中授以行邊之寄乃靡費供億縱宼遺佚邊卒重困眾損國威取輕夷狄今日之宼亦伊有以致之也伏望少遲脣思奮乾斷亟將此輩譴黜庶豪傑與起而羣策畢舉矣不報于是嵩上疏乞休 上勉留之嵩復上言臣蒙 陛下知留感激流涕莫知為感維聖断不拔而謗議為羣何非 聖明委曲保全臣闔門不知死所矣夫豺獺尚知報本臣豈忍負恩私敢于求去願臣之心跡雖自信無媿而言者或聰慧使或修舊怨日復一日轉相積忌恐乾重高遠何由盡知獨有一去可以塞衆讒之

[illegible]宗有瀆擾者重治不宥

宮婢謀逆伏誅及貴妃曹氏。時 上幸曹妃宮宮婢楊金英等怨 上共謀行弑以組經 上頸以叔服后其囊 上幾不免監宮者知状亟走白 后中夜開變曳福驍至為解項經 上蘇 命亦收金英等翌日 上病不能言 后傳 上命収曹妃及金英等十餘輩俱磔于市籍事起卒妃實不預也 上後知妃冤念之已而金英等家次第定宮變詔諭羣臣

以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先是給事中徐[illegible]龍見大速有屬患復劾張瓚貪鄙無為因及職方郎中楊博俱宜罷免不蓄卒于官乃以伯溫代之上曰卿陞[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刑[illegible]論伯溫因奏薦楊博才識通練[illegible]曉暢軍情何[illegible]輔臣翟鑾恐歷九邊遂偷知夷情今年皆已深例宜遷轉之勛吏部仍晉供職續有勞勛不次躐擢 上從之

以南京吏部尚書聞淵為刑部尚書

命安南夷目莫福海為安南都統使

十二月 命陞掌太醫院事許紳為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進藥餌保安 聖躬兼視東宮功也

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黄帝配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能貳季天師岐伯伯高鬼[illegible][illegible]雷[illegible]論以俞跗少師相君太乙雷公馬師皇

[illegible]以外[illegible]隨入，并予葛張儀華陀王[illegible]

皇帝醫蕭洪、葉元方、孫思邈、韋慈藏、朱玉、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牲用大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

以兵部侍郎王以旂爲南京右都御史。以旂以虞父[illegible]之邦，特重法，乃務屏騶從，猶廣嶽出入稀簡，謂諸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爲法也。後以疾頤辭解任，温旨勉留。尋瘍亦瘥，復召入工部尚書。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正月朔。

給事中陳棐請行大閱大射禮。棐上言請舉古老大閱大射禮。上命姑[illegible]

[illegible]南京刑部尚書周用爲工部尚書，總理河道。[illegible]臨而工部請用加宮職，廢便行事。上以祖宗時總治河道原無兼職，已之。

詔廷杖御史來聘、鄭光溥，降調外任。時當啓蟄，行祈穀禮於玄極寶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是日光祿少卿陳叔聯等四人陪祀不至。上怒，具不恪，各降三級外調。乃以聘、光溥職糾儀失於查糾，廷杖之，調聘四川丹稜知縣，調光溥陝西遂城知縣。

二月，詔改南京禮部尚書張璧爲禮部尚書，趙令

勅建二忠祠于山西。先是丁璋、周宇指揮宗房死之。

勅賜都督梁震祠名愍忠。以漢以安化王變故也。

上如天壽山。初謁[illegible]陵，上告完歲，[illegible]詣陵舉春享禮，從之，乃卜朔日[illegible]京師戊申奉安神位，行時享禮。

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以黃白術結郭勛，干進，授紫府宣忠高士。既而改羽林衛百戶，復改紫府宣忠仙人。之技窮，因驕恣，勛略捶死，勛家斯役張瀾復訴讀奏。上怒，收送法司論死。

三月，保定都御史丁汝夔請實邊儲。言國初邊粮悉徵本色，以故倉廩盈餘，近來改折，軍士多不得實惠，復存蓋所以往往不支。今後宜于豐歲徵本色七分，解倉積貯，以後貴收本色，賤則收折色，則士卒可以終歲無饑。更部言各邊事体不[illegible]

[illegible]叛。召起萬鏜爲總督副都御史，率兵[illegible]

先是湖貴之間有山曰臘爾，諸苗居之，蓋古苗遺種也。山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筸南屬筸子坪長官司，隸湖廣辰州府；西屬銅仁府，西南屬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司。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百二十里，苗雖土隸兩省，蟠結窟從，貴相藪匿，然各去宮[illegible]轄有戶籍，梢輸賦，與廣西猺獞不同。其屬鎮[illegible]者半，與盧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盧溪田，供[illegible]後雖時小寇竊，未叛也。有筸子坪土官田興[illegible]以事繫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獻贖求吏，[illegible]許脫深盟，苗寨主奉之，興爵反言苗多求索，[illegible]苗妻女，諸苗怨，遂之，激其公署，遂叛，日相[illegible]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仁苗則土官弱，不能[illegible]而有司又不能撫恤，其屬時有叛苗不納糧[illegible]官以逋欠責見戶，見戶並多逃亡，官府撥督[illegible]宣平頭長官[illegible]諸苗悉騷然，叛其[illegible]

[illegible]
事上聞。上欲遣官勘[illegible]會鸞鐙時鑾家[illegible]
就家召起爲副都御史闕府辰州。令
湘撫勦鐙乃檄諸路漢土兵討之
四月。嚴嵩辭部事。 以張璧至也。嵩既入閣。凡
弄威柄。諸司建白。必先白
而後敢進。銜于宰。副封苞苴。騈塡戶外。而大
土翟鑾從以位次先嵩。實孤且輭。猶以階亂
嵩御之。二相
遂因有郄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入貢。 時福海謝恩修貢。
上令賚使如故。但歷
賜宴稱歲供饋
以示非階臣禮
兵部尚書毛伯溫條陳總督事宜。納之。 伯溫言
屬者勅
壘總督大臣是宜久任。而臣猶有過慮者四
[illegible]寄閫外之[illegible]假此權。[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
經復奏請。必至坐失機宜。可慮者二。近年邊務
廢弛已極。非旦夕可以責成。恐言者隨議其後
可慮者三。總督大臣得專生殺。諸將不遵約束
即加以罪。可慮者四。臣請文臣同心共策共濟
時艱。軍中一切機宜不從中制。雖有小失。議宜
諒其心。邊臣亦當盡心展布。即有人言。宜自省
待命。不當緊束引避。所轄自總兵以下。有所抗
撓。即許論斷如
法。 上納之。
五月。詔奪文選郎中王與齡爲民。 初內閣嘗
以親厚者
漏文選不以爲異。與齡過文選。執法不聽。嵩深
選監生錢可教知縣。不從。翟鑾屬調刑部主事
張椎一于吏部。又不從。嵩屢欲言官劾奏與齡
又遺書御史沈越。越于衆言官前裂其書。逆發
其圖陷文選之奸。嵩大恨與齡。知爲二輔臣所
狙。乃因尚書許讚白屬託事。翟鑾嚴嵩辨令

[illegible]
爲民。
六月。詔禁士民冠服之詭異者 時爲凌雲等
巾。競相號[illegible]
僭擬多端。禮部上言。巾服有
乖禮制。乃詔中外所司禁之。
按吳瑞登曰。惟王盡制。代有所易。而臣子恪遵
罔敢或違。我 大祖革胡服胡語。復中國之舊
家等威有辨。士庶不得僭擬。嘉靖以來。浮華漸
盛。競相夸詡。不爲朝冠明服。務爲唐巾晉巾。金
玉其相。錦綉其歸。揚揚閭里。豈徒識者鄙之。其
得罪朝廷多矣。宜令有司嚴禁。市易游可挽回風
俗。追復醇
龐之舊矣。
詔逮繫給事中周怡于獄。 時大學士嚴嵩翟鑾
搆郤。怡乃上言風教
文大禮讓爲先。禮讓之先行。自朝廷爲首。朝廷之有
[illegible]
[illegible]下臨御以來。二十三年于茲。求治銳[illegible]憂民切
宜乎太平有象。四夷來王。今 陛下日事禱祀
而水旱災荒未銷。歲開輸納。而府庫未充。嚴飭
租賦。而百姓未蘇。時命選練。而邊境未寧。由
陛下勞心焦思于上。而下未有將命之臣耳。爲
輔近者宜同心協力以佐 陛下。而嵩鑾愚籍
寵靈。特恩修怨。閣在內閣。違言失色。人見
陛下。各私陳背訕。是二臣已不和矣。安望其事
上而風下也。嵩之威靈氣焰。感通百司。凡有陳
乞。雲集其門。先受其意。而後聞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畏嵩鑾。則依阿典忍。僅能自持。勢不足
以驅人。而名位先嵩。又足爲嵩之妨礙。吏部尚
書許讚。世掌銓衡。小心謹畏。而宜氣正色。不能
銷權勢。要求之心。陰褫陽抑。互相詆訐。視
陛下爲何如主。臣恐大臣不和。則險邪乘間。黨
比嫉妒。非國之福。日者抗論輔臣。如御史謝瑜
童漢臣。皆以他事罪謫。夫伊擬注喻。時苛亦[illegible]

[illegible]守[illegible]諫臣之口自是箝閉雖有[illegible]
雖欲誰復言之可懼甚矣即今秘閣會存[illegible]
勇敢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不相和同
喑啞失機甲可乙否其不債事敗謀吾不信
伏乞　陛下明離照奮乾斷飭輔臣無修怨以
竊威福戒吏部無依阿以怨黜戒樞臣無聽
將佐以離士心戒將佐無緣小故以敗大謀
陛下更優容言官傳採群策先務和衷于上
大臣公忠為國虛已忘仇各務和讓于下則
之隱之綏和且平　上曰紛論臣不和負君
禍其言良是第其心主于誑上誣朕曰事壽
不務和衷于上觀夫朕事天禮神多荷昭鑒
于四方之慶豈得盡無水旱若爾有位果能
公鋤忠修和盡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諸臣
和即時奏劾至今方言何也其諭心復奏
以聞怡復奏上詔廷杖如錫爵例謫聚名[illegible]

詔[illegible]尚書楊守禮巡撫[illegible]

[illegible]長城于寺處我師[illegible]追[illegible]
前後斬虜首七十級事聞　上嘉諸臣功故賜
金幣有差既而守禮乞致仕　上以疆圉數擾
守禮不念人臣從事之義乃負恩求避命
降俸二級該部不行恭奏切責而宥之

詔復致仕大學士賈詠原官 詠初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致仕會車駕南幸承天詠出迎謁于途失誤[illegible]
見詔落其散官以尚書大學士家居至是年八
十守臣以聞　上曰詠耆舊重臣年踰八十宜
德速茂其賜之羊酒令河南御史及門存問
賜月米車夫以示優眷尋又
以守臣言詔復原官如故

秋七月御史洗越疏請革戚畹冒襲從之 先是
論武職不由軍功不許承襲係祖宗舊典今
戚親子孫無得冒濫世襲越因上言臣[illegible]

[illegible]部主事[illegible]
幹濟[illegible]道世代有遠近情義為感誠族屬有
異事体有輕重故情以展愛孰非難絕之恩
以制情有不偏之則臣等查得數內產及所
司矣而或以及同宗之侄尊及毋寡可矣而
以及兩姨之親甚則乳母微品亦受栄推既
謬恩及究永世亦非所以昭明列聖大制[illegible]
方來也乳予推名與器不可假人陛下曰名
應而予之恩為重由是言之則裁抑之法在今
誠不容已因將合革人員具名上請　上允行

上禱雨有應示輔臣感雨詩 時久旱　上禱
于雩壇是日雨[illegible]
官廳賀　上曰天降甘澤朕心感仰輔
等其竭誠贊輔遂製感雨詩頒示

禮部尚書溫仁和卒謚文格 仁和華陽縣人
事三朝以醇謹[illegible]

[illegible]聚山慈湖[illegible]學[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
度克塞仁義後進[illegible]如完[illegible]

十月詔革順天冒籍中式舉人 初順天鄉試歲
多冒籍中式者　上念
科給事中陳棐劾奏之歷陳京闈之弊
冒籍生員從提學覈實具奏將被論者十餘人
而鄭夢鳳陶大壯沈謹丁子載陸
可成翟鏜王弌六名以冒籍迴籍

十一月以許穀為文選郎中 穀自考功歷司
郎於是改文選時[illegible]
行取官候選日久俗弊後任者至多反前所
而低昂之穀曰此不肖之心也亟白于許讚
之讚曰大觀伊選須視後行穀曰觀官叢至
一有甚節別行取者雖為去留請避其言竟
定日畢房選事[illegible]調公而[illegible]
[illegible]

詔復大廟合享制。[illegible]禮工二部臣頃會議皇考于孝宗廟[illegible]有宗第同室之義。然題扁各殊，終爲未安。夫禮非從降，乃起人情。祖宗列聖雖聚一堂，其實[illegible] 太廟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廟，仍復舊制，前爲 太廟，後爲寢，又後爲祧。時祫時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成祖及群廟我 皇考同堂而[illegible]享獻既畢，則奉主各歸于寢，庶昭穆不紊，世次以明。勅行之。

詔奪貴州御史魏洪冕爲民。時試錄亦有訛姓，令洪冕削籍，布政侯鉞以下降謫有差。

十二月詔旌表孝子張鈞。初石州人張鈞正德間舉于鄉，以親老不仕，讀書奉養，孝行著聞。勸父赦太學生[illegible]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驍騎入虜[illegible]父[illegible]流矢所中，裹創前往，至則父已死，哀痛殞絕，少甦，盡歛父血而死。至是撫按上其事，詔旌之。因旌石州同時死者孝子張承相、烈婦白氏等十一人。承相，州學生，少孤，虜至，負母以逃，爲虜所得，承相抱母叩頭，虜怒，俱殺之，抱母首而死。于傳生二歲而孤，母居村舍，傳從城受書，虜至城下，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道遇之，取石擊賊，賊剖其心殺之，母得遁去，傳死，年十八。掾史張永安父爲虜所逐，永安持挺走殺之，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後護之，被數十創死。安勳妻白氏蜀被人塞，從夫匿土穴，賊攻穴甚急，度難俱生，令夫逸去，罵賊不辱，身被十餘創死。牛宗近妻李氏，家貧，隨夫傭作，夫爲賊所得，伏夫身求代，賊俱殺之山下。侯景儒妻吳氏，賊至，走山下洞穴，旁女皆已掠去，度難獨免，乃推兩兒山自投水，賊曳出，載馬上，遂自刺其面，不辱，賊殺之。[illegible]妻郭氏母家甚大，而夫甚貧，奉公姑

[illegible]呂氏前典膳張堰妻李氏年老寡居，張蘭妻馬氏年二十而寡，守義三十餘年，俱罵賊不屈而死。烈女賀氏，父仕，已未嫁，被至，從夫匿山洞，被執，罵賊死。聶氏年十六，與母俱被擄，伏地不肯從賊死。汾州學生聶繼宗貧苦而孝，父沒不往葬，虜寇邊，城勸入城避之，不肯，賊至，與叔父淵等力戰，擊殺一虜，虜吹角大至，中矢死，父抱旁。至是皆旌表之。

直隸提學御史謝九儀薦奏順天等學冒籍生員有罪逃回者十四人，逮治，本無他故但冒籍者十三人，削籍爲民，族屬頗遠至京未久者十四人，發原籍入學，籍貫明白者一人，肄業如故。禮部因上言國家開設賢科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故解額[illegible]而畢至于會試則分爲南北中卷取之，各有定數，所司不得增損。柰何法久禁弛，遂有遊學嫌詐之徒，規他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爲流移，冒籍入試，至有脫逃罪犯，變易姓名，奔走營求，靡所不至。至于會試舉人報籍印卷，亦有假託族屬，改附籍貫，以南作北，國法罔存，士風大壞。乞于明年會試嚴加覈實，但係先年冒籍曾經恩赦者，許其首正，其他籍貫不明，妄報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黜退，仍行兩京各省，凡遇鄉試開科，提學考選生儒，不得將流移附籍之徒一槩濫收，以玷科目，違者奏請治罪。

原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冠帶閒住夏言以元旦恭上起居。命復舊銜致仕。

詔改順天府治中嚴世蕃爲尚寶少卿。世蕃嵩之子也。

[illegible]嘗以治[illegible]爲[illegible]款仍言于[illegible]故文。

命查武學冒籍者。盡黜之。戒後有賄緣濫入者。事覺重治不貸。從兵部覆給事中陳棐奏也。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正月　朔

兵部尚書秦金卒。諡端敏。金無錫人。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範。士論重之。

附錄　南京御史包孝、劾翰林編修等官袁煒、童承叙、諸世臣、郭希顔素行汚濁。乞勑禮部勿預會試。禮部覆題宜令各官痛自砥礪。俟大計裁處。報聞。

詔覈查武職衛所授陞官旗。時[illegible]

[illegible]既而管[illegible]奏[illegible]司[illegible]指揮同知崔王等亦疏請。兵科給事中戴夢桂劾其劾尤妄。奏部議。仍行科道官遵照前旨。清查給事中楊上林、御史沈越各會同查覈。因言嚴衛類奏之弊。率多含糊乞請。朦朧擬陞。連署姓名。虛張勞勳。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遂使市井之流。立登朝籍。斯養之賤。亦濫官班。若止憑據摘擬之詞。不嚴其賣。恐無功者多冒有功之賞。今後請將嚴衛人員。令兵部嚴會選才力堪克任使者。二三百名。分註五城。如果東城擒獲西賊。不得牽以爲說。南城擒獲北城。不得剿爲己有。所獲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關憲典者。令法司鞫明成獄。給與緝捕人印信票帖。抄招署節。候類奏陞賞之日。執以查照。[illegible]係重大事情。遵焉羅織。誣法司從公執奏。[illegible]發落。事無遁情。民無冤獄。而[illegible]則陞者。不得以[illegible]其奸。[illegible]人納之。

會試天下貢士。命禮部尚書張潮、右庶子江汝璧爲考試官。取瞿景淳等三百二十人。

禮部尚書張潮卒。潮四川內江人。是歲主會試。入院疾作遂卒。

給事中楊上林等議上查革冗食。言錦衣衛南北鎭撫司象房額設見任管事俱有定員。今多溢原數。兵部欲以停傳乞註擬管事者章奏。管事不爲無推擬。臣等請照舊制革回原衛所。司帶俸。錦衣推補請旨點用。廢人人各以功能自濟。御史沈越因言祖宗朝非軍功不授。以武職非異才不加以流官。蓋酬功獎能。振厲之微權。查得該部推用各都司及參遊總兵等官。雖愚保薦考語。但亦有偶切一薦即授重銜。及不勝任。旋議罷黜。則名器已褻。臣願重惜此典。不輕授人。比給武舉會議事例。非有揮功夫勞。難邀[illegible]設[illegible]在會典。但查以推[illegible]之科目補[illegible]言武舉用舍。或違其長。遲速視乎所進。則新者未用。舊者已湮。大非朝廷選將掄才之至意。乞勑該部將新舊武舉人員通行查出。其年資才望尚堪策勵者。酌量地方加以署職。在內地者限以五年。在邊境者限以三年。若無功能。卽住支加俸。不許指尚武舉名色。豫擬奏用。至于各邊參隨。多係貼統。不諳韜鈐。倚使權門。皆送贊畫。無事則多占軍下。糜費年廩。要挾主帥。僨有司。遇徵剿則奉頭鼠竄。氣索然。驛人莫敢緝功。豈賞。此弊因襲已久。乞勑兵部轉行鎮巡查覈。有無指陳方略。建立軍功。年終分別等第。時議[illegible]留奏請。廢諸邊頓多有棍勞伐之上。上俱嘉納。章下所司。

賜策士奉天殿。賜秦鳴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戶科給事中戴鉞程陳守禦之策五事。一日量敵調以措折衝寬法制以便間諜擬胡服以備掩襲懲規避以堅戰守廣推擇以備將選上曰所言觀爲禦守奇策務舉行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諡文襄。獻夫南海人立朝議論持存平恕人以此多之

詔右贊善浦應麒削籍。應麒主鄉試顯天受賂私其鄉人給事中呂時中論劾罷之。

秋七月加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傅兼少保支正一品[illegible]

以萬鏜爲兵部侍郎同部管事。

八月逮問提督江淮總兵官楊宏于獄。以私役軍舡送迎過客瀚少軍人故也。

內苑嘉禾靈黍。禾一莖雙穗者六十四黍五出者一

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許讚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張璧爲東閣大學士並叅贊機務。

以熊浹爲吏部尚書以費寀爲禮部尚書。

翟鑾并二子削籍。鑾子汝孝汝儉是歲俱登第給事中王堯日等劾試官江汝璧彭鳳歐陽暎高節等阿附通賄上怒收汝璧并孝儉付鎮撫司鞫問已而按嚴有弊削同榜進士等淸議[illegible]彭鳳[illegible]一中俱以通[illegible]上大怒鐫鑾官令爲民汝璧等照例[illegible]有差汝孝汝儉焦淸等俱奪名。

進嚴嵩少傅兼太子太傅。

九月給事中萬虞愷疏條江防事宜有四。一正体統南京守備職司機務其操江不過時賜視雖係提督尤非專職令乃以提督操江大臣比之坐營等官遂致近來每遇閲操都御史則先期出廵廻避其守備叅賛操江武臣照例兼強了事序坐行事且有成規宜查復舊例一兼節制謂南京各衛俱屬兵部而沿江一帶軍屬操江所以專統屬重江防也令新江近在城外則屬操江而瀚子口遠在江北反屬兵部操江則編迫行守新江營而不行于瀚子口營形勢[illegible]遠則安慶下[illegible]爲要害鎮江以下即爲海洋塩徒竊發近總兵楊慶奉旨革任宜令操江都御史于鎮江又駐安慶次之二謹墩臺江洋上九江至蘇州盗賊出沒無常故十里設一煙墩瞭臺設軍瞭數名近因無事廢弛宜修復以便傳報兵部議謂正体統無節制二事宜行南京多官會議再經久可行其鎮江把塞要柵仍聽推用總兵至于修復煙墩瞭操軍士守誠爲要務俱得報如議。

進廵撫僉都御史許論爲副都御史乞休許之以朱方爲廵撫薊州都御史。時有叛人白通事導朶顔會侵薊州塞論伏兵擒通事斬之乃進論副都御史論乞致仕于是以朱方代之。

命嚴嵩督視太廟工程。

冬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逮繫總督尚書翟鵬及巡撫都御史朱方于詔獄。杖都御史朱方殺職方郎中韓最于闕廷。毛伯温削籍。上以朱方請徵秋[illegible]兵太早致虜深入。翟鵬不能禦。韓最等不應與。逮治下獄。鵬削籍。方最杖于闕下。俱以伯温削籍為民。乃以翁萬達總督宣大戎務。

附録 是月朔監生黄如錦等百餘人搶[illegible]徽禁中。上怒詔下刑部鞫。刑部尋以獄轉福建司。不能决。刑部尚書聞淵特調福建司郎中江以朝。日猶可援片言要以朝。于是具奏黍如錦等見曆降廷中。春恩來天上。查君頻賜耀。足浣葉不勝欲羨之盛。濃露[illegible]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南京兵部尚書張邦奇卒。諡文定。邦奇鄞縣人。好學篤行。以母老屢進屢乞休。累官尚書。年六十餘而其母尚存。至百歲而卒。人稱其孝養所致云。

吏部右侍郎歐陽鐸卒。諡恭簡。鐸泰和人。有文學。操履修潔。上論重之。

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時大同順聖川水[illegible]伏現捦叛不孩部下曾目王三三本刻人叛附虜者。磔之傳首諸邊。上曰。朕獲奉玄威保民伐逆。仰上天垂鑒。叛惡生擒。固義勇之効力。寔鬼神默戮其魄也。遣告郊廟社稷。陞仲文少師。餘官如故。

淺鄭曉曰。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内閣五府衷等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踰崇伯領三孤云。

十二月。以戴金為兵部尚書。因條上備邊十二事。曰利武才以責成効。稽分頭以別勤惰。實戎伍以備夜守。選民兵以備行陣。修戰事以禦勍敵。發富厚以養馬匹。修關隘以固藩屏。重堅壁以羽鋒火。謹驛訪以杜奸細。處降人以收亡叛。養死士以探虜情。選土兵以备調度。上令如議行。

詔禮官議大臣祭葬贈諡。時禮科給事中周宗上言祭葬贈諡宜著為國爲畫一之法。因下部議。尚書費寀等議以爲國家定制。優卹臣工。計品論資以爲隆殺。明貴賤之義存。而賢者勸。程工課實以爲予奪。則辨劳之議存。而倖者書。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有[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自者懲。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撲位之義存。而親論者息。規制非不甚備。而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而言侍臣者必嘗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徑之正。報干例不可拘法當報罷者。條列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受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特恩非己侍講讀親屬行陣及東宫官親奉出閤講讀有劳者。不得祭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華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議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考滿者不分在任致賜。俱賜祭一壇。其夷賊告贈謝則用及閒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須不許重封

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議上[illegible]
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illegible]
一禮大臣之意。
詔如議行。

萬鏜班師。初鏜受命徵兵討湖貴苗攻圍四年不能克鏜用鎮溪所土官指揮田應朝爲摘盜官應朝者陰黠子也饋挾苗以市我及得捕盜所益編賂苗大恣奸利故久無成功鏜誘致苗師龍某來見龍請得賞乃出鏜令一千戶往龍果來鏜執之奏殺之苗亦殺其千戶鏜爲恤其家乃遣諸監司被所誘土目諳巢撫之多犒以牛酒魚鹽且人給粟二三石復官其魁龍許保湖苗雖撫貴州苗尚觀望未肯靖鏜遂奏苗平請班師從之朝廷論功賞賚有差召鏜爲兵部侍郎。

以南京刑部尚書唐龍爲南京吏部尚書。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朔。

恭錄 皇祖列聖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大全二十一史諸書成。

加總兵咸寧侯仇鸞太子太保任其一子。夫多虜寇甘肅總兵官咸寧侯仇鸞與總督三邊兵部侍郎張珩巡撫趙錦禦却之鸞等疏上言臣等聞虜入寇即督兵出禦追至梁蘭峽及與虜大戰一日凡五捷斬虜首百餘級及斬[illegible]于狼合吉且謂爲讀虜王又寬其見李斷炎奔姪名手韜中俱頗有功疏上兵科劾鸞奏捷語多過構意涉矜張仲各錢望日暑短極之時虜夕財五時耳自鎮開報發兵迎斷至沙河大戰又至梁蘭雙莊遄行不啻一時也乃于三時間兵戰且捷得首功百級何遲速如此且往歲伏黑山等處之捷謂滅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禦鎧辭華謂爲狼台吉濫冒將士之意封侯之勳不知果何所據也又寬見[illegible]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illegible]上曰鸞獲既多敘功可免其加恩[illegible]所鎮撫張珩進右都御史其衆卒功於今次撫官覆覈以聞。

詔中外嚴禁侈靡。時禮科給事中查秉彝上言風俗侵侈始于戶部之家[illegible]作無益崇尚靡麗以爲民心四方無紀之俗家黨盜食以愚黔首誠以勸諭比數之處[illegible]聚之態臣竊以爲欲下太平在息盜賊以息盜賊在保良欲保良在明禮制禮制明則人知節儉節儉則無求無求廉恥立而禮義心生奸盜原塞源入。詔中外嚴禁之。

巡按山西御史陳豪疏請擊逐套虜。言北虜三犯山西掠宣大諸鎮此不可以常寇目計賞賚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不知何以此六百萬費爲諸臣建議動稱屯守不知虜衆內侵不用諸道皆據坂巖絕壁據險[illegible]又何以待之諸臣[illegible]皆不殺[illegible]彼此譯語互爲和同待虜深入然後舉[illegible]降[illegible]轉走蓋不止一日一處爲[illegible]之虜頻多叛民亡命爲彼嚮導[illegible]諸人咸足爲彼爪牙[illegible]入如驅牧途無復忌憚且今以後恐[illegible]乞廷臣集議爲全之策斯于必戰盡復套地庶可弭其內擾之患而邊境無虞矣章下兵部議以行。

二月。革帝王廟元世祖祀及其侑享五臣。

兵部尚書戴金罷以唐龍爲兵部尚書

命續纂大明會典。嚴嵩等請續纂大明會典先年纂輯已完外自今合嘉
八年至二十三年止一應事宜照前凡例
附入以成全書報可乃命嚴嵩許讚張璧爲總
裁官吏部侍郎兼學士
孫承恩張治副之。

吏科給事中厲懃等陳愼考察四事。一集衆見以昭大公
通行兩京堂上官將所屬各官用心精訪備諸
事蹟俟會考日親攜赴部以憑參酌一去留一核
衆議以昭大法請于欽天監太醫院一体考察
以清冒濫一除曖昧以全人才一正援引官保行
之事戒加考察其未任之前及閒門群之事
一切弗聽一禁奔競以正士風各官累有所勞
依權勢緣鑽刺者照不謹事例黜退無容倖進
得旨太醫院官照例考覈欽天監已之餘令部
院如
議行

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兵部侍郎張漢條陳備邊四事納之。漢言虜不畏吾地險而所畏者將勇不畏吾卒衆而所畏者兵精兵精本乎賞罰之當因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之宜疏下部議俱依行

二月大計京官。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薛應旂補外任
初嚴嵩入內閣南京給事中王燁首劾嵩
奸貪諸者遂諱起嵩慊燁不已是春大計
京官嵩令所私尚寶丞諸傑者賄書應旂使黜
燁應旂就傑使白尚書張潤欲以參闕潤止之
釋其使先是傑爲南京兵部主事以貪鬭于是
尚書潤及都御史王以旂覈傑黜之又黜前留
臺御史出守常州符驗等若干人疏上上從
之嵩乃蔟同鄉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常
州守符驗者
命補外

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先是尚寶司缺卿吏部疏世蕃并附□部
郎中趙文華名以請上曰世蕃原係伊
父奏改別職者
遂特命之。

四月詔申飭諸司賑恤。戶部尚書王杲上言近
來各處災傷業已奏請
蠲恤第諸司多玩愒虛飾民不受惠臣以爲守
令親民之官守令得人民受其福宜
之時所在撫按加意督責效果能先事措畜及時
賑貸全活衆多者奏薦陞擢其或廢職誤事者
劾斥治罪貪殘有假病
消少蘇上令依議行

楚世子英燿弒其父楚王顯榕。獄具上告于
皇祖斬英燿焚其骨

致仕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諡文簡。紀掖縣人
受遺迎上
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
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
卒輟朝
一日。

詔以河南歸德州爲府。增設附郭縣爲商丘割
睢州及考城柘城二縣
隸之其原轄寧陵鹿邑虞
城邑仍隸從巡按官奏也。

罷大禘禮。

七月。太廟復成。復同堂異室之制上自景
神殿遷列聖主奉安太廟
布詔天下加嚴嵩太子太師許讚少傅張璧太
子太保升翟鑾少保唐龍太子太保費寀太子
太

詔逮繫御史周冕于獄。初禮部尚書費寀等建言。太廟告成，宜舉帝廟禮。上命卜日奉安神主，序昭穆。皇太子攝行祀禮。冕上言數年以來，祭于景神殿，至孝心弗安。今新廟告成，祖宗列聖淳復其位。睿宗與宗列聖合享一堂，非非陛下之誠孝，無以孚其靈，通其志。臣恐攝者之誠孝未必如陛下也。六乞聖明一親享焉。上以其違命，逮下詔獄考訊。

詔逮繫總督尚書張珩、巡撫延綏都御史張子立于獄，謫戍邊。時套虜二萬餘入榆林塞，殺掠人畜數十萬計。延綏遊兵將但微赴官。大防秋，故虜入無復禦者，其禍最慘。乃逮繫珩、子立詔獄，訊治戍邊。

詔序倫理，定太廟世次。太祖居中，左四序[illegible]

[illegible]大享殿三字，原係欽定，及太享門字樣，合先期製扁書寫。因言先年圜丘藏神位之所，初名大神殿，續改為皇穹宇，即今神御版殿，亦係奉藏神位，合題請欽名，為復仍舊。上曰：門名已定，殿名恭曰皇乾，俱書製如期。

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祿。仲文請贈蔭。上許之，追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敍為國子生。

晉府永和王知㶏得白兎以進，賀萬壽節。上喜而納之。

張璧卒。贈少師，諡文簡。

詔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于獄，尋復逮繫。初爵與怡先後繫獄，至是命釋之，赦其罪，從回原籍。嵩以工部郎中楊魁與爵等事体相同，乞一体寬宥。上並赦之。既而復逮繫之。

諭立京城義塚。時上諭禮部曰：朕思京城九門地大人衆，多有疾喪貧難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旅不能歸者，暴露屍骸，朕甚惻焉。命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該官役，以義地收瘞之。

命成都府祀漢廉范、宋崔與之於四賢祠。從巡撫王大用請，故有是命。

虜寇大同塞，叅將張鳳、生員王邦直赴戰死之。時虜以數萬騎犯大同中路鈇裏閤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鴿峪，叅將張鳳率屬各殊死戰，鳳捷身陷陣中，流矢死，餘衆盡[illegible]殁。磁州生員王邦直初以武力之士應詔，至是見虜勢盛，衆寡不敵，守者從之，且激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敵不殺？邦直趾之，遂大呼入虜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繼援，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虜果勝，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兵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奬，復陣亡殺兵孔鳳原官，贈王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戶。

九月。秉一真人領道教事陶仲文奏請泰和山建醮，祝延聖壽。上允請，賜勅給驛以行。

建秋報大醮于朝天宮六日。

命修以四孟朔日時享于太廟。

詔奪吏部尚書熊浹等俸。先是刑部提刑部郎中翁大立調補文選吏科都事中楊上林劾論大立傾險不職宜罷自令吏部封狀于是浹等謝罪上曰爾等既司用人乃不行審察選用失當以致人言令奪浹等俸三月大立不准調用。

詔起原任大學士夏言于家。上遣官賜勅令馳驛前來以副眷倚至意。

冬十月。皇太子千秋節，賜百官宴于午門外。先是詹事孫承恩等言通者皇上以皇太子冠讀且近習禮禁中固慎重大禮至意臣惟近侍左右朝夕與居易于玩狎不可不慎惟皇上有渃之尊有父之親就進皇太子于前[illegible]以面諭兒聖德之至一言一動莫非觀法尤易達化至近侍諸臣又勅諭之俾各事以正道使俚言褻語不入于耳戲侮玩好不接于目斯可端皇太子蒙養之功副皇上佑啓之意。上納之。

[illegible]

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祖訓。查秉彝條陳宗藩事宜言令長史教授等官日侍王左右善惡之趋視其所以道之請自今于舉貢內選補賢能優異者許撫按官保奏叙遷仿放古宗學之法親王年十五六長史率其屬授以經義祖訓待其十歲方許保勘請封賜入下所司覆可從之。

十一月。許讚削籍。讚乞致仕。上怒，削籍爲民。

錄許逵樂陵禦寇功。先是巡按山東御史鄭芸上言逵正德間爲樂陵縣知縣剿寇劉六等流劫山東郡縣官民望風逃匿逵獨以計設策卷錢保障有功爲查所枉奪議罔劉雍以擒礦寇功廕子入國學生逵乃止錄出雍之節予其子于場爲錦衣正千戶而樂陵之功猶未論及似爲缺典下兵部覆奏進場官一級從之。

纂修玉牒成。

詔罷吏部尚書熊浹削籍爲民。先是浹諫止仙箕。上疑浹阻仙以示嚴嵩嵩言浹非敢沮詘意以仙箕之隆民間多有恐後不驗有負皇上崇奉之意上切責嵩嵩以強解嵩引罪乃釋及子陶仲文恩蔭又上疏力闢異端留中不報上屢以事督過奪俸者再浹不自安至是稱病乞休上大怒曰熊浹前比張孚敬藉以干進茲不追治令歸衣官校監送原籍爲民永勿叙用。

詔以兵部尚書唐龍爲吏部尚書，以路迎爲兵部尚書。

太常寺卿魏校卒，謚恭簡。校崑山人家居周憲起爲廣東提學副使丁憂服闋補江西尋改河南擢太理寺少卿改國子監祭酒兼經筵講官以進講不稱旨改太常少卿本寺卿疏乞致仕許之校幼有異質諸通諸家言析衷于六經醇如也魏朴訥簡重言動以禮世稱爲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十二月。召夏言復入內閣。初召言命至有門下士勸言勿出言不聽竟出應召。

詔瀋南京後湖，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麻城人，字度弘，亮有[illegible]應不殆。為御史，以法裁太監廖堂，詔獄謫金壇縣丞。後起撫陝西，造輕車鑾弩，總理河道，手製乘沙量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詔進嚴嵩少師。

丙午，嘉靖二十五年，正月朔。

上行拜天禮于玄極殿，出御奉天殿受賀。

群臣表賀瑞雪。時，上方禱雪，元日雪降，輔臣嵩等上表稱賀。上以嵩言正殿端闕，荷天眷瑞雪應禱，朕心感荷，覽奏已知。

諭御史周冕邊方雜職。

三月，詔補蔭南京太常寺卿穆孔暉子衍為國子生。

吏科都給事中楊上林等連疏請錄用遺逸。上命吏部擇才果堪用者，詳具覆，悉以聞。于是吏部覆奏原任工部尚書[illegible]、兵部侍郎劉源清等二十人，上以探薦俱先年黜官，其罪而無罪者，又言老非才，報罷。

衍聖公孔聞韶卒，詔子貞幹襲爵。

詔賜韓王融燧皇明祖訓、皇明典禮、洪武禮制各一部，以從其請也。

兵部尚書路迎上防秋八事：一曰預有事，言告虜方渡河併青山後，若越天城陽和而南，則紫荊危矣；閻總兵宿山後，有虜在數，若越龍門長安人而東，則黃花鎮驚。宜預訓團營兵，部署諸將，遇警調發，隄賊所向，用奇角之功。二曰團結堡寨，以言邊民多有驍健者，可編立保甲，遇賊截殺，後以功官之勢。三曰閱禮兩閣，言國家定鼎燕京，以黃花鎮以東為密雲、馬蘭、太平寨、山海為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為龍泉，為西關，設以重門也，以重兵察保定，瑞蠢然天險，往復加以斬削盧離，防禦宜令御史起視補塞。四日預防孤鎮，言薊州在天壽山後，兵力單弱，萬一虜何薊震驚陵寢，騷擾邪嚴，如傳大學寧合三鎮之兵，并宗營人馬合擊之。五日召尚武勇，言草莽之中有精通武略、膂力過人者，咸下所司多方廷訪，不限名數，厚給衣糧，送各官出力報效，保有功之日遞討陞賞。六日免勘廢材，言邊將健敵不宜以一眚終廢，諸可原者請以名聞。仍圖厚資降人，言邊人陷虜來歸者，將士或言[illegible]其違心，宜行禁約。八日量移邊塞，日者本部徵山東、河南民兵戍守[illegible]德二州聽調，而奉省上令本省練卒，尚有不虞，恐從千里[illegible]前議。上從之。

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請復原任考功薛應旂京職。言大計黜陟，上在部院大臣而條其行能，預其詳審，考功郎中[illegible]其責司之[illegible]者。應旂[illegible]任事不避怨尤，乃以[illegible]所以勸忠[illegible]。吏部議尚書唐龍復[illegible]，就遇御史[illegible]，[illegible]在人[illegible]役京狀以勸後之當事者。上乃從震得請。

三月，詔逮治湖廣御史包節于獄，謫戍邊。初，承天守備太監廖斌擅作威福，節劾之，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恐中之，于是使節謁陵時故激將鑑遂使徵去，而詆稱節屢出之，祇奏已發節始奏。上怒，以節懸竊罪，逮繫詔獄，摩[illegible]

坐大不敬。
謫戍邊。
刑部尚書高友璣卒，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友璣崇清
人，安重有操執，不避權
要，職不撓，士論重之。
起張經總督三邊戎務。
命何卿分守松潘等處。
四月　命曾銑以原職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先是起用兵部尚書張經總督三邊，給事中劉
起宗奏經前在兩廣科斂軍賑不下數萬，士民
咨謗，痛入骨髓，惟知干進，罔恤官箴，乞休經別
選忠良有才望者任之。疏入，命廷臣覈實以
聞。吏部尚書唐龍議謂經可任，得旨：張經既經
論劾，不必用，令更推堪用者，乃用銑。[illegible]

議立招降賞格。時邊臣言沿邊軍士招致降人
宜立爲賞格以昭激勸。兵部尚
書張瓚等議上格例：大邊外招男子一人賞銀
二兩，婦女加至十五兩止，幼男婦女三兩至十兩
止；腹邊引入一男子賞二兩，遞加至十兩止，幼
男婦女一兩至五兩止。又議嚴禁邊卒毋擅
人出境，毋取邊人詐偽
降人冒賞。詔如議行。
諭禁凡被論官毋得攻擊論者。時給事中羅崇
奎言：近年以來
諸臣被論，多強辯飾罪，反詆言者而輕排之。如
戶部尚書閻批負節有聲，給事中萬虞愷劾
宗論之，崇乃反訐虞人，亟圖陷害，
銀兩之弊，公爲中傷之術，且彼湖
支有額，給乃過數不止此，假手報驗，亦
嚴加勅諭，以後凡被論諸臣宜杜門省愆，不得
論辯，亦無得輒攻擊言者，請如所臚，令
都察院遣御史一人考查後湖銀數，庶得其實。

五月　詔錄磁州故事生員王邦直子化爛爲磁州[illegible]
守禦所正千戶。
安平侯方銳卒，謚榮靖。命其子承裕襲爵。銳妻侯氏以其子襲爵請，吏部言：國朝封侯
爵非功臣不得世襲，銳前以恭和[illegible]陳萬言，乞其孫
書止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承裕事例宜與書
同。上已[illegible]言[illegible]今日中宮不同，功存濟
難，況銳受恩不久，承裕
准襲伯爵，第不爲例。
虜酋俺答遣使進貢，乞和，邊卒殺之。時俺答阿
不孩遣夷
使保兒塞等三人投番文，稱有白駱駝九頭、白馬
九匹、白牛九隻，及金銀鍋各一，求進貢講和，自
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墩卒納
之總兵家丁董寶，效石天爵事，殺三人，以首功
報總督翁萬達，因上言：董寶么麽賤卒，壞法貪
功，彼執物示信，許款卒遽，即不許，猶當善詞
以遣，乃誘而殺之，此何理也？[illegible]天之罪
負不容誅，宜亟正法典，梟之塞上，預得其警怒
搆兵之謀，即不可解，亦當撥兵待戰。
詔下[illegible]既而又請，今各邊有殺降人
冒功者，兩按得實，不必解京，令巡按梟
斬以示衆，庶以杜將人邪志之心。報可。
良鄉琉璃河橋工完。詔名其坊，北曰天命仙傳，
南曰利民濟世，已復命北
曰仙積德，
曰永明。
六月　兵部尚書路迎致仕。詔以陳經爲兵部尚
書。
詔逮繫武選郎中高簡于獄，論戍邊。劾簡爲文
選郎中亂[illegible]

用私書〔…〕中楊上林苑〔…〕藏弊積困。大壞〔…〕

規不報。既而簡出積弊，故御史陳九德等覆劾其徇私殖貨，引用匪人，何遷等坤等。上乃命逮宦遠繫至京，下詔獄，論戍邊，何遷等坤俱謫外任，其餘都守無過等俱削籍。

吏部侍郎董玘卒，謚文簡。 玘嘗稽人，博學能文，性崎直，始為吏部主事，貌諱託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吏部尚書唐龍罷，尋卒。 龍以文選高簡故三黜乞休。上以為稱老忘君，令削籍為民，及出都門遂卒。龍蘭溪人，性疏樂，有文學，經累閱中，大著勞績，一時稱為才臣。久之，詔復原官，贈少保，謚文襄。

秋七月，以左都御史周用為吏部尚書，辭，不允。

詔增設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撫按官王學益、蕭端蒙言本省人才加盛，近又附湖廣鎮遠、偏橋衛軍生，乞量廣解額。詔增至三十名，遂為例。

詔錦衣衛捕繫大寧寺通法師等眾訊治。 時禮科給事中李文進言：通年宣武門外大寧寺中廣聚生徒，輒建壇場受戒說法，誘以盛導以鼓吹，四方緇衣集至萬人，晝張〔…〕蓋眾夜散，男女混淆，甚有遁罪黠徒髡髮隱匿，因緣為奸，故四月以來京師內外賊盜生發，竊之下豈宜有此？又富民豪族盼連結黨，倡為外護，愚民無知，破財捐產，爭先布施，因而乾沒盜託民財。大者甚亂，小者導俗，皆非細故，乞捕其致為首者數人，及通法師者，按治其罪。諸部色名山古刹，如有僧子法師假以講經聚眾至百人者，一併禁止。如此則邪說不興，異端自息。疏入，詔錦衣衛捕訊，餘下禮部禁治。

總督翁萬達請倣古製造火器。 兵部議：萬達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銃、鈀棒、雷飛，俱便利可用，則宜多造；其火獸、布地雷、砲，用之昏夜攻營則可，用之行陣似非所宜，似應量造。疏入，報可。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部督馬昂獻既振文第一抗疏請誅昂，逐其黨，交之浮譖。歆歷中外，考績甚著，至是卒，年七十有四矣。

收山場湖陂河道稅濟邊。 戶部尚書王杲上言：國計匱乏，宜預為措置以濟邊餉，因疏條收復山場湖陂河道等金。上曰：漕輸歲四百萬石，故事俱輸本色，通乃任情折減，累朝積貯支費無經，不聞時有措置以救〔…〕空乏，歲出不敷，爾戶部職司邦計，責〔…〕議設所隸出場等稅，姑行查處以濟邊餉。

八月，加封真人陶仲文為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吏給誥印，陞工部帶俸尚書，盛端明、顧可學俱禮部尚書。 以萬壽聖節加恩也。

詔修京城九門城垣。

詔旌表嘉定烈婦張氏，建祠，賜名哀貞。 嘉定民汪綬妻張氏，其姑陸氏淫縱，惡張諫止，乃與所私乾殺之，恐火焚室，欲滅其屍而不得。至是獄成，獎拔南京御史王言以聞，部有司建祠祀之，名曰哀貞。

虜入陝西。總督三邊兵部侍郎曾銑。請復河套。時套虜三萬餘人入保安塞。犬掠延安府。至于三原涇陽。掠殺人畜甚衆。以聞。上謂今年失事頗輕。不必查覈。銑乃上疏請復河套。言河套古朔方地。漢武帝命衛青逐虜。因河爲塞。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即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地。後二城內徙。套爲虜穴。守禦頗艱。二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臣嘗較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分而守。則虜勝。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春乾霜寒。春深陰雨。彼勢餒弱。我力彊。支矛藉具火器。任乘其敝。時則我勝。今不乘其敝而用吾利。足以藉功。請以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于春夏之交。水陸並進。直搗巢穴。歲歲送擾。虜勢必折。而遠遁。我乃并河爲塞。修築邊垣。分置衛所。修復屯政。轉輸可省。形勢益壯[illegible]其[illegible]斷[illegible]因條爲八事。一曰[illegible]二曰立紀綱。三曰審機宜。四曰選將[illegible]。五曰任賢能。六曰足芻餉。七曰明賞罰。八曰修長技。詔[illegible]餘言指據明悉。詔下兵部議行。

倭寇浙東。以朱紈爲巡撫瑚之

以楊博爲巡撫甘肅僉都御史。

九月南京給事中張思誠請禁問刑深刻者。從之。思誠言在外問刑衙門明知明文。競爲刻深。如殺人驗傷。互異輕疑。抵死盜贓賊證未明。竟坐強劫。故誣遽禁。不曰官。不早決。一繫于獄。則歸咎原告。比以誣告。致死之條。積年擱沒。不曰互相容隱。一觸其怒。則搜剔隱過。按以久戀衙門之律。擒捕私鹽者。未出行鹽地方。而緊引越境查盤倉糧者。不論多年。遞盤而緊引侵欺。諸如此類。不可殫述。乞加嚴治。部議而恐傚言上令。嚴行撫按。嚴加禁戢。弁會同吏部嚴究。怠者。大計黜治。

修復河西屯地。河西屯地。以水利久廢。特請于朝。墾荒若干頃。以次修復。若干年而租復。貸牛器穀種于佃者若干。又以[illegible]水既疏。龍首渠故道分派支濆。望田萬餘頃。尚飭立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覘。至秋嘗一入寇。諸將士拒塞上。不得入。斬首虜四十餘級。擢輜重萬計。士卒何進傳右副都御史。

冬十月逮繫河南御史侯度。及守巡府衛正官俱詣京訊治。時宗人天皇莊銀解至衛。輝新鄉縣爲盜劫去。掌解內使奏聞。上怒甚。奪巡撫柯相俸。載罪捕賊。械繫巡按御史侯度等至京。度以而戮餘各降二級。又之獲賊。或以爲非其實云。

敕建昌侯張延齡。侍郎胡守中。棄西市。時嵩[illegible]四[illegible]延齡守中[illegible]罪狀[illegible]

十一月代府奉國將軍充灼等謀反伏誅。初充灼等八人與俊桐等聽惡少張文博等。從史謀誘虜酋小王子至大同爲亂。事泄。總兵翁萬達上其事。上怒。械充灼等至京考訊。有據充灼等八人俱勅令自盡。焚其屍。俊桐等讁爲庶人禁錮鳳陽。張文博二十八人皆斬。有首傳梟者大同塞。

詔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都御史。詹榮兵部右侍郎。以獲充灼等功也。

兵部侍郎陶諧卒。贈兵部尚書。謚莊敏。諧。會稽人。剛介不撓。歷事三朝。奉公守正。始終一節。

詔議復河套。兵部尚書陳經等覆議曾銑復河套疏及先所上修邊諸事。上曰
虜據河套久為內患連歲深入。今銑所奏其策甚
深勝狀倖前日邊臣無有以遂勇[illegible]
所奏具見忠猷屬部內日久方為報[illegible]
見還令銑暨同各邊鎮巡官悉心圖之務求長
策其邊垣千里沙漠與宜大地勢不同止可將
要害所修築茲暫發兵部銀二十萬[illegible]以為
一邊餉并造軍器
兵部勿得疲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正月朔。
楊守謙疏請經理營田。山西都御史楊守謙疏請經營田以足兵餉凡
[illegible]器具牛種糧米悉條
議[illegible]上命行之
左都御史朱景卒諡莊靖。景江西奉新人練達國體而志行剛方
[illegible]
[illegible]雅重之
吏部尚書周用卒諡恭肅。用直隸吳江人端亮
紬方望其手不釋卷有節操當[illegible]
有所建白七論重之
詔以刑部尚書聞淵為吏部尚書。
二月敕諭天下朝覲官。時官陛辭賜之敕曰朕
十六載于茲任大責重[illegible]
圖豈予一人所能編[illegible]
理者其惟諸藩臬郡[illegible]
守員除不職者已令部院以[illegible]
選舊職其各卹民本天保民[illegible]
惟仁以愛民勤以建事忠以休國[illegible]
為稱職無覬貨以肆無濫刑以逞無阿諛以干
進無[illegible]詐以飾名有一于茲足以傷和害治國

有嚴[illegible]不貳其勉之戒之。既而給事
中陳棐等稱勅諭行次官箴十章上之。上曰陳
棐無[illegible]文墨輒欲將此並勅令風示[illegible]臣
工甚為狂僭乃令陳狀棐引罪[illegible]
詔以工部尚書王以旂為左都御史
會試天下貢士命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孫承恩翰
林院侍講學士兼禮部侍郎張治為考試官。
取中胡正蒙
等三百人。
詔南京刑部尚書屠僑為刑部尚書擢工部左侍
郎文明為工部尚書。
給事中陸杳[illegible]疏陳利弊七事。一曰事權不一[illegible]之[illegible]同有
[illegible]
[illegible]冊[illegible]儲[illegible]侍[illegible]兵備[illegible]重矣乃又有諸
事關撫按[illegible]務員須[illegible]者釋[illegible]者何冗也除
者宜一切責守巡[illegible]法大而其可以
國朝律令[illegible]不易至見行條例多出臣下我朝大明
建白令宜嚴改人之條[illegible]誣告之律[illegible]過前代
毋得牽引法官問刑止于用律勿[illegible]杖
深文之[illegible]三曰稽查須[illegible]之[illegible]
巡按而間歲一舉之今[illegible]查[illegible]之[illegible]設行
之守巡各道[illegible]又行之至有一人而三四[illegible]
而三四招一事而株連數十人[illegible]
當其[illegible]四日[illegible]律[illegible]
部降用須專以守令[illegible]亦[illegible]
贖至百兩以上者[illegible]
甚至有給散人家產者又有勒從民[illegible]
貧者宜明律令[illegible]贖以懲贓濫[illegible]
其今財賦所出[illegible]重東南宜定限輸[illegible]
收入官而官總其數戶糧長者不[illegible]其里無估者罪

人僉解[illegible]者[illegible]官[illegible]錄[illegible]鎮撫以絕弊[illegible]
賠之弊。若府州縣官類解者，毋得攜帶一弊[illegible]
逃需索。六日催役不以國制，差役十年一役[illegible]
年休息，法至明備。邇來州縣苦于紛更，年年編
役，臣至拾索幼十審編餘銀，以克私家，如兮兵
責其賠補鹽斤，十級責其賠償耗米，宜中州絕
役舊法，使勿爲民七日供給過修州赤有坊里
之供，辨其初以給賓旅。上官而今州官吏支費
芭直結納，悉從倚辦，宜一切禁革。
章下部院覆如其事。上從之。

三月。立邊方官選用陞遷格。諭吏部曰：近年西北邊方防虜多事，任用要在得人。爾部內須留心選用總督撫按官，不時科舉，以憑黜陟。西南蠻夷邊方亦用此例。其別立選用陞遷賞格以聞。

策士奉天殿。賜李春芳等及第、出身有差。

[illegible]提督南京提督糧儲都御史。初，南京有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提督京儲。至是僉都御史楊宜提督京儲，糧儲沸騰。給事中張汝諫劾宜，因請裁云，提督下廷臣集議，從之。遂革都御史，以南京戶部侍郎總督。

命修兩京國子監學舍。

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爲世儒宗。

命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忠，詩曰[illegible]。[illegible]善爲首。取元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命吏部左侍郎敖銑、翰林學士張治、右侍郎徐階亦兼學士教之。

罷郭宗皐，令回籍聽處。上曰：郭宗皐[illegible]歲庇張[illegible]，虜警亟請京兵，今歲輒

[illegible]上諭且京兵原不專爲[illegible]州而設，扔乃飢餉
賞餘爲募兵費。若夷人汎動，國有常典，仍違例
溢陞賞，亦輕肆不堪，選寄令革職，虜餘銀嚴
實以聞。

五月。曾銑襲虜勝之。初，春中銑督兵出塞搗擊，虜拔師，敵續殺傷甚衆。旣不敢鬭，至是復出塞襲擊虜，虜衆拒之。我師與戰得利，擒斬一十有六人，生擒一人，奪馬牛橐駝九百有五十，夷器八百五十二，以捷聞。帝下吉，會虜連年深入，如蹈塵地。大捷國威，銑能率兵出塞，擒斬有功，其陞銑俸一級，賞白金四十兩，紵幣二襲；巡撫謝蘭、李士翱，巡按盛唐及兵備等官，各賞有差。

特授夏朝慶爲尚寶司丞。初，夏言二品再考，陰一子中書舍人，以無子，未承恩命，至是請以[illegible]繼[illegible]朝慶承蔭。

[illegible]加陶仲文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一品俸，任一子尚寶司丞。仲文以正從一品，滿六年，吏部尚書聞淵題請考核。上曰：尚書陶仲文歷俸年深，忠勤懋著，加進特授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給與誥命，仍蔭一子尚寶司丞，以示獎勸。

鎭守雲南總兵官太子太保黔國公沐朝輔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保，謚恭僖，賜祭塟如例。

七月。象 ，人陶仲文請度天下道士。從之。凡度二萬四千人。

八月。大學士賈詠卒。贈太師，謚文靖。詠臨潁人，以大獄謫

謀引疾乞休居 卿以醇厚聞。

九月以左都御史王以旂為兵部尚提督團營軍務。

詔逮繫戶部尚書王杲御史文朴及總督太倉尚書王暐于獄論杲朴戍邊暐削籍。 給事中馬錫奏劾杲朴並受兩淮運司解官王正大賄勒郎中余善繼收納不足銀色 上怒逮繫杲等廷杖之下獄給事中厲汝進等復劾總督尚書王暐等皆有請託宜加窮治復逮繫暐廷杖并詔訊之鎮撫司廉得運副張琭與群官侵弊以聞 詔行巡按御史捕論杲朴戍邊暐削籍為民後杲竟死戍所 論公論 寃之

詔罷巡撫雲南都御史應大猷 時給事中鄭大同論劾大猷所屬藩臬有司有舉無劾避忌長奸詔加罰治 上曰撫按舉劾冒濫循舊例雲南遠在萬里外會官酷吏倍甚他省大猷居任日久豈無一二人堪劾耶違例廢法大傷憲体罷職不叙用

冬十月樹 皇考聖製碑亭于小孤山廟中 先是 皇考舟次小孤山詩一篇留祠中至是刻詩于石建亭藏之以故土民私建為小姑神女像不應祀典命改用木主題小孤山之神賜廟額曰小孤山廟令有司春秋致祭又 聖母先年舟過遺致洪果西龍腦三錢靈丸即用所留鹽定式龍盤一素食一麥餅絲醬菜五蔬四加牟一豕一爵十帛三著為令

延綏巡撫楊守謙請重賞格從之 守謙言激勸邊事惟在重賞賞不踰時則士心競勸今令甲斬虜一級者加陞一級不願陞者予三十金為賞已輕而又查勘支移動逾年凡以故人心不勸近以宣大事棘增賞格四十兩猶未足懸賞請增為六十兩令即時給賞蓋陞級賜金利于官旗有力之人窮邊之卒所斬在賞彼既得功者即時持赦十金出轅門有不指願也已損忘其敵者乎部議宜通行九邊 上令亟行之

十一月宮中火詔釋楊爵于錦衣衛獄 爵繫獄凡七年人無敢為言者是夜宮中火傳詔急赦爵家富平及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其死矣乃自為墓誌未幾果卒 按支大綸曰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于名譽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遍從進爵方飯几有麥飯一盂蔬二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既畢官校入繫之爵即與 官謂曰 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蒿曠之氣可輕擬我此予令之原按臣者

曾銑疏條復套方畧 銑會同陝西都御史謝蘭延綏都御史楊守謙寧夏及三鎮總兵官恭酌復套方畧及上套與地圖各一帙 上曰覽奏具見忠畧朕心嘉與下兵部集廷臣議言銑先後疏可行

殺甘肅總兵官仇鸞詣京 曾銑劾鸞十罪曰欺罔朝廷曰擅作威福曰殘虐故殺曰貪淫壞法曰服削卒伍曰侵牟造餉曰祖役成匠曰騷動地方曰容養奸回曰地敗察服各踞指揮拔干百言 上命以仙總兵官王繼祖代爲差錦衣衛官校逮繫來京治訊

十二月。皇后方氏崩。上即日發喪，諭禮部曰：皇后北狩時……難翼衛洪賛，提朕躬，終不意遽逝，痛切……其以元后禮葬之。既而諡曰孝烈皇后。

曾銑條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騾，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孳畜。上令兵部定議以聞。

附録

巡城御史陳其學劾掌錦衣衛事都督陸炳蠹亂，擅收及擅禁小錢諸不法；復劾崔元容厲養余三權取官鹽諸貪肆狀。大學士言欲從中下捕治炳。炳懼，行三十金求居間，不得，乃長跪言，涕泣輸罪，乃已。于是下吉，收捕徐二等，送鎮撫司訊問，令炳、元各自言狀，沥俱[illegible]罪免黜[illegible]釋之不問。